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八九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B21/1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八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3.1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八九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午坡文集四卷

〔明〕江以遠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六年黃鑄刻本

一

少泉詩集十卷

〔明〕王格撰
原北平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一四九

穀原文草四卷

〔明〕蘇祐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明刻本

二八七

穀原詩集八卷

〔明〕蘇祐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七年樊秉德刻本

三六一

念菴羅先生集十三卷(一)

〔明〕羅洪先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二年劉玠刻本

四七三

午坡文集四卷

〔明〕江以達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六年黃鑄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江午坡集

四卷》提要

午坡文集目錄卷之一

詩五言絕句

曉別黃生

七言絕句

東沙過學署觀緋桃偶盡興約子再過取餘
尊封識而去竟以雨不果者十日貽詩誚之

二首

春日牛洲樓寄蔡中丞

二首

雨後二曲泛月

二首

武夷和文公擢歌十首

午坡文集

卷之一

一

夜宿九僊宮不夢詩以嘲之

揀塘與東沙松下投壺予散步東沙隔簾

于百步之外

感贈王少山同年

謝光宇送酒走筆奉答

三里灘別以宣以道二舍弟

三首

贈別胡子中

三首

江上憶貞齋兄侍講

寄楊克實

東平期訪張正哩叅政不遇

東揚汝春日湖寺承見訪

毘陵留別張行吾太守

湖上晚歸

贈郭淮

雨中極高明臺上送別莊子仁入楚

贈陳敷疇有序

贈李翁

溪行見桃

山中答友人

贈相者方生

月夜泛舟歸贈人

詩送汝瑞弟入京無訊貞齋兄長聞兄長議

廟制動聽故末章及之二首

黃生藩自戴長沙來率爾贈之

沙上別汪直齋

歸赴家宴老親方秉燭危坐以待奉壽一絕

春日宴于吉弟別室即事成詠四首

春日過裴竹村二絕二首

春日君從見過詩以贈之

正月十四夜聚塞樓張燈宴留翁叔父奉

二十五

詩送開道長參政歸朝就請華在國難師之

三首

此世無事不為公役公役山中止

贈王

送王及公還南還

五首

五首

贈王

春日出遊感懷詩

中觀文集

贈王

贈王

贈王

贈王

贈王

贈王

贈王

贈王

贈王

贈王

懸崖觀水簾瀑布二泉二首

茶洋聽泉

春日偕林二山登梅峰絕頂

三月幾望舉人高昭

西署訪陳一期張二不至二人移竹亭酌清

胃散而飲談坐竟日

洛陽橋留別莊石山吏部

劍池宴楊比部有贈

遊鼓山四首

得王道思書

得曾汝誠書

贈陳省菴

予衙齋時菊數本

李公子秋夜見訪酌而有述

吳通府乃尊晚冊

十月十日子迂齋中適與荆盛開謝子光宗

携酒見訪而有述二首

寄谷嗣典

宴于夏兄南園同于春兄二首

贈陳三峯太守

觀大湖

遊沈家洞

贈劉孟才推官

別劉孟才

別唐子鎮

寄別來丹陽子雨

江上逢李兵憲談遊事

十五夜李邦良寺中見訪

五秋感懷二首

曉張中翰二首

牛坡文集卷之一

送陳子載決獄畿內得便歸省

送錢曹決獄畿內得便歸省

走筆和李邦良目病見之作

送王駿封道思之常州別駕二首

奉謝桂洲大宗伯分惠 欽賜脯醢

至前朝天宮習儀

賜曆

感述二首贈李邦良

深溝逢曾御史習之

魯橋觀月

寄張濟甫

寄郭以亨

寄胡用夫編修

寶應湖贈別林執中赴官長沙

放歸四雪寶應湖逢蔡道卿同舟至高郵次

道卿韻

寶應湖阻雪逢蔡道卿林執中舟中同榻

渡江登金山絕嶺

繫舟別蔡道卿二首

毘陵贈張以學太守二首

牛坡文集

卷之一

木

毘陵雪中留別郭平川

偶到淨寺作

聞生章白閣歐陽涑

送學生

子表士漳南

出山二首

郊外晚興

病起讀書臺小坐

伯良將子奉寄

雨後袁史君見過

五月見木芙蓉

得咸亦舍弟以宋

箋

欲展薛家洲先壠

上清祝 聖逢孫默齋使君感贈因期同陳

牛江枉顧山中

上清祝 聖逢陳午江使君感贈

自草堂夜趨流溪赴 少司馬東沙張公

春夜經王河橋馬上分韻得層字

屠大升宅觀料絲燈

牛坡文集

卷之一

下

春日君從見過詩以贈之

七言詩律

元日述懷

春日榕江宅燈集

月夜劍池賞梅贈張都閫

春日登拱辰樓

春日荷亭送客張都閫

贈別龔修撰鳴治

高紹夫所得任元朴詩音

奉陪中谿侍御遊一線天用白洛原韻

大王峰坐張仙巖聽石溜飲楊柳藥止止道

人限韻得容字

崇安瑞午日得家大人消息用韻報平安

湖邊觀舟

病中屏諸公過訪不能出見

秋日借楊比部陳憲使集平遠臺

被射臺城西山寺示知府王訪

子衡齋時菊數本

予以至日校士順昌因扁其堂為陽春堂取

杜子美冬至陽生春又來之義作詩一首

平坡文集

卷之二

八

席上觀岳飛故事

南塘泛舟

奉贈大中丞王公操軍康郎山二首

奉酬三司諸公宴滕王閣二首

江上贈李都閫

宴白賁府感述

三里灘別以宜以道二舍第

鷺沙

雙壽榮封

王國琛得子

大風竟夕不雨東張春坊

端午卅中述懷

端陽問訊張春坊

和韻奉送南谷湯先生還安慶

秋日同李邦良崇文門城樓餞別

侯駕

駕入朝奉天殿

正月十四夜宴桂洲新宅即席有賦

送李子之湖州無訊劉孟才

崇文門城樓留別

平坡文集

卷之二

九

聊城訪任元朴御史二首

雨後追田朱三使君不及

陪陳約之過南泉山庄

謁楊文敏公墓

詔逮過黃河作

已亥放歸至浙中卧病湖寺守歲

庚子元日湖閣命酌

予放歸至浙中暫憇湖上

春日借以道第奉老親出郊觀秧作

奉和老親見示觀槐有感之作

楊月泉晚過池得亭字

野老送酒

奉酬蘇允吉秋日見懷之作

乘月上太華山二首

奉送尚書毛公收欵安南赴召

無題

春日奉老親出郊作

春日袁令公見訪

夏日流口展太夫人新壠

次韻奉酬袁令君見示

千坡文集

卷之一

十

送客

草堂述懷

秋夜自西溪步歸草堂不寐

與君從道隣舍道尔有述

次韻奉酬李愚軒見賀生子之作

次韻奉酬畢陸原先生見賀生子之作

寄上介溪相公二首

臘日奉老親東塘汎舟

月夜泛舟歸贈人

山中除夕

春日借裴行村書少白曉東曉溪至莊家山

宴集待月雨齋

樓上見梅

歲暮登

歲暮歸隱惟孝

歲暮書懷十韻寄謝諸公作詩味之

歲暮書懷十韻寄謝諸公見示同舍方伯聯

句之佳

少峰羊山二兄兩宿中泗草堂少兄報誦近

作平遠大夫之威感而賦之

不卷之一

土

歲暮書懷十韻寄謝諸公

歲暮少見南窗中泗草堂之作

歲暮奉和桂翁相公見示歸還桂舟之作

次韻少兄將赴閩書懷之作奉送少兄

雨赴上清宮祝聖二首

秋暑書懷十韻寄謝諸公

小居

贈張汝賢

春日小樓吹笛命酌

人日中四樓勝

山中幽興二首

得羅念菴吳雲泉二兄書示

于一兄奉先公遺像至自白下春日挈諸兒

展祭涕泣成味

過舅氏感味

有序

病中謝客久矣石生申卿千里見顧甚慰館

之池臺雨夜添論詩以贈之

元日公所識集曉色甚霽學士家兄為談夜

所得新夢大異詩以紀之

連夕同對山桂原二兄春讌甚洽即席有述

中坡文集

卷之一

十一

省中見鴈

約訪方高伯大風不果

病中書贈丁閬山水部

東山新卜

春日諸僚過學署觀俳詠戲筆

疊韻奉送中谿侍御遊五老峰

予方哭子旣山一月舉二而室中文有養子

懷者嘆而紀之

歌行

吁嗟行贈吳桂洲都鍊

揀塘以

皇太子生將秉八賀乃出張老所畫海山圖示予賦

以別之

二生行贈別郭元定陳景春

洛陽橋留別常驚沙太守

汪楊二兒歌

朝天島為吳侯作

二郎行

燕市上元歌

七首

星士閑東昇梅軒別說

中坡文集

卷之二

十二

金華太守行贈姚在明

詞調

減字木蘭詞

沁園春

大江東去詞

南鄉子

浪淘沙

古風五言

十四夜都司席上餞光祿屠公分韻得青天

言有月來幾時賦

七首

夏日借東沙赴揀塘北園之遊二首

王國珣得子二首

桃源曉思

詔逮九日過湯陰縣撫時感事想動老親之懷述以志慰

外弟黃裳甫北征雨夜就山中言別

山中辱汪直齋司寇垂芳

寄題李大和城西書屋

送小石兄赴潛山知縣

擬曹子建贈白馬王彪七首贈胡子中

牛坡文集

卷之一

十四

古風七言

歸宗岩赴范侍御之約

丹鳳朝陽圖

揀塘

河路逢陳德孚郎中

河西務十里阻風東談地官

子曩出 詔獄瀕死承志軒望湖仲季目持

美飲食食子玄寧觀中心常德之

子屏卧空林而應台應樞二姪往葉南雍

來告拜請得一言為訓

午坡文集卷之一

曉別黃生

山中無俗客枕上時聞鳥送子出朝扉白雲猶未稀

東沙過學署觀俳挑偶盡與約子再過取餘

尊對識而去竟以雨不果者十日貽詩謂之

綠纖題封十日餘花前何事獨行予未緣三迓荒蕪

甚自是表羊跡大疎

又

雨後桃花色更明賞春何必問陰晴本無雪夜王猷

無不少銀鞍杜甫迎

牛坡文集

卷之一
春日半洲樓寄蔡中丞

碧水清江白鷺洲中丞家在水西頭洲迴正抱門開

處江遠直從天際流

又

隨意落花將客到乍晴芳草愜春遊浮雲直北長安

是萬里思君一倚樓

雨後二曲泛月

紅鏡臺前看月時碧溪清影照娥眉風波莫問牛郎

渡夜半愁心玉女知

又

玉匣纖纖寶鏡開傷神獨泛影徘徊仙人何事竟蒙
漁翁道剛行暮雨來

武貴公文公權歌十首

瑞雲漢漢漢仙居有列俯太清一曲紫芝

不覺雲間吹落洞簫聲

其二

羽衣金節大蘭船羽客脩然影在川石室獨留丹竈

冷洞門深鎖薜蘿烟

其三

粧鏡臺前王女峰淡雲香霧藹蒼容空魂不遣裴王

到可是巫山第幾重

牛坡文集
卷之一

其四

一水盈盈更進船僂僂機名扎扎弄何年尋源或是裴

羅客牛女相看意總憐

其五

說骨相傳大藏巖東風吹草綠卷卷金鷄名聽徹洞

中曉一片白雲搖碧潭

其六 文公勸舍所在

綠蘚蒼苔一迳深洞烟崖日雲霜林遊人只解求精

舍誰識當年卜築心

其七

蒼屏在天邊西轉碧沙灣浪說天遊有名始開一

望諸峰三十六無心花發鳥聲閑

其八

潑潑靈龜石名上碧灘天壺巖下正且看壺中日月入

何許鐵笛一聲雲色寒李道人寄此火鐵笛有穿雲裂石之音

其九

鼓樓峰環鼓子名開靈龜聲望萬山迴移舟竹聽密

賓曲何事倦翁去不來

其十

牛坡文集 卷之一 三
路盡桃源益惘然僊家鷄犬隔秦川雲巖一線誰

到不道人間有洞天

夜宿九僊宮不夢詩以嘲之

白水青天照藥官尋真直到萬山中瑤壇未換金

草紫殿空懸碧玉峰

揀塘與東沙松下投壺子散步東沙嘯聲微

于百步之外

投壺深倚石門松得道心閒問牧童山葉滿瀟雲

起一聲清嘯入雲中

感贈王少山同年

我愛同年王少山門庭清寂高聲閑牙籤種種圖書

出盤折雅雅子弟還

謝光宇送酒走筆奉答

美人攜贈太慈慈洗杓尊前撲鼻聞綠醅夜臨池上

月黃柑春滿洞庭雲

三里灘別以宜以道二公第

自別嚴親種遠憶相隨暫爾未要然離筵忽漫青山

下春夢依稀白髮邊

又

楊柳依依夾岸垂沙頭欲別思遲遲門前生草綠應

牛坡文集 卷之一 四

綠正是看雲憶汝時

又

慇懃傳語風流叔老父晨昏好過從白石磯頭書

畔相親同作釣魚翁

贈別胡子中

裊裊遊雲拂去旌暉暉旭日照離亭玉河堤上千楊

柳無語條條是我情

又

楊柳條條是我情行人翻却送人行人行不道長沙

遠宣室何年召賈生

我賦秋風入武夷可應君到嶺南時
愁心不共啼猿合兩地相思擘荔枝

江上憶貞齋兄侍講

孤雲終日望南征對此憐君憶第情
獨有鳳凰池上草春風頻向夢中生

寄楊克實

嗟君文獨似相如萬里誰當賦子虛
玄理不談奇字遠天邊空識子雲居

東平期訪張正哩參政不遇

一從霄漢惜離群十載音書兩不聞
逐客茲來尋地牛坡文集

主紫薇花畔不逢君

東楊汝春日湖寺承見訪

白果青蓮湧貝宮野人來寄白雲蹤
相看若問風波事與在春湖一葉中

毘陵留別張行吾太守

欲別維舟且盡歡故人雙淚未全乾
相逢已是生還日別去休疑夢裏看

湖上晚歸

彩扇輕搖舞袖迴夕陽春裏送餘盃
亦有閑中獨醒者六橋撐出小舟來

贈郭淮

郭淮種藥西湖上芝草琅玕春復春
我欲買田種湖上傍君長托病中身

雨中極高明臺上送別莊子仁入楚

春雨瀟湘春草深相思何處登臨遙
知黃鵠磯頭望萬里長江一寸心

贈陳敷疇

敷疇門下高士飲目水口一別者五年矣
昨始得其都下所抵子書纔多有客技刺及予

門者視之則敷疇也已而出其近所為詩請

牛坡文集

業子喜其合而嘉其學之大有所進也與之

坐至夜分而別

昨日問君尺素書春風相憶五年餘
那期一坐春星密分夜論詩得答予

贈李翁

卜居深傍白雲隈盡日柴門盡一開
獨有山翁心不老為予頻過草堂來

溪行見桃

紅桃開間綠楊津一入桃源春復春
花片莫教流水出此溪世覓秦人

山中答友人

年來夢道不憂貧未必文章果誤身杜曲已分荒草
地於陵甘老灌園人

贈相者方生

莫道清時早廢官山林標格本清寒逢人莫作樵夫
拜畏爾猶將豹隱看

月夜泛舟歸贈人

一曲新詞舞袖班佳人香霧濕雲鬟誰知彩鷁波中
出抱得驪珠月下還

詩送汝瑞弟入京無訊貞翁兄長聞兄長議

牛坡文集

卷之一

七

廟制動聽故宋章及之

開口掀髯兩碧睛幾年長揖對公卿慙知赤驥烟霄
上人說江家好弟兄

又

貞齋老兄曹子師文章親結九重知千年禮樂開清
廟一日聲名動赤渾

黃生藩自歎長沙來率爾贈之

一見黃生鄙不關賈生詞畔幾登堂憑君莫道長沙
事只道山陰訪戴逵

沙上別江直轄

沙上汪汪千頃波相看無奈別離何秋卿欲別無他
戀兒女慙慙屬外婆

歸赴家宴老親方秉燭危坐以待奉壽一絕

江上歸來春宴殘絲衣猶得奉春盤家翁一坐如山
定南極光中北斗看

春日宴于吉弟別室即事成詠

綠柳周遭復道通綉簾何閣隱房櫺只緣小謝經綸
客浪說規模出漢宮

又

翠幹粧成白玉條玉娥纖手闌珊瑤誰言一曲梅花

牛坡文集

卷之一

八

落日春風出絳綃

法水新開羅漢松將軍身坐翠微中琉璃一道香烟
合咫尺春迷羊肚峰

又

醉餘春展白雲篇張旭虛將草聖傳詞頭獨愛東坡
老一字珍藏數百年

春日過裴竹村二絕

一冬錯訝天無雪忽到名園雪滿枝為愛君家石
半落梅香散空傳危

又

陶令園中歸去來行行松菊手親栽池塘不斷青山
接一日還來醉一迴

春日君從見過詩以贈之時君從方有信出
之行

朝來微雨作春寒擁膝長吟戴鶻冠十日柴門人不
到與君綽一詠椒盤

正月十四夜聚奎樓張燈宴賓翁叔父奉壽
二絕

星滿危欄月滿臺仙翁高閣醉蓬萊春來得借光風
牛坡文集卷之九

力萬朵金蓮一夜開

又

春風一曲後庭花故父風流老更加萬物竟中春似
海今宵沉醉阿戎家

詩送聞訓導入楚集訊楚中諸生勸進師之
誰道同時老伏生君治一官仍向楚中行君治知得得

談經處白首青袍綠帳橫

又

黃鶴樓前江水平秋風君到武昌城誰言江上風波
惡在處風波陸地生

又

秋風吹散洞庭雲秋水長天一鏡分寄語相從陳蔡
者微生今荷 聖明君

世德堂宴別汝賢歸山中

絳蠟通宵鶴焰重設勞奇字問楊雄山空歲晏歸何
許且醉梅花一笛中

贈丁子某一向屏卧空林都無應酬一日丁
子某不偶西還忽從間過予中泗草堂丁子

者子年家丈丁閣先生之季子也予不暗閑
翁久矣茲得見某如見閑翁遂留酌竟日復

牛坡文集卷之十

為二絕以贈之兼東閣翁雅談仙故未戲之

云耳

桂林驚送一枝秋鄭生桂林玉露凝芳翠欲流種得
靈根何處寓天香吹自閩風頭閩風寓生且翁道

又

憶別尊公十四年絕憐標格總依然憑君一問遼東
鶴何日飄飄弄紫烟

送進士乃翁冠帶南還

銀冰千片玉河開綵服春江一棹回到日鄉人看盡
錦承恩過羨關邊來

方生

天涯空斷白雲魂
白髮蕭蕭正倚門
指點故園春草色
歸期終日念王孫

五言律 贈諸村

昔憶含香日
同為蓋省郎
那知今十載
後此對馮唐
藥已丹砂就
身應野鶴忘
道成心自足
不必問行藏

春日借諸僚遊林棲雲園亭二

今朝風日好
並馬去郊來
愛爾能留客
看園後上臺
雲霞芳樹合
天漢小塘迴
萬象春光裏
詩懷未易裁

又

午敘文集

卷之一

十一

負郭三山外
荒園十畝開
密樹成蔭竹
為有能來
藉草憐芳逕
移尊即絳梅
風香輕點點
雙入掌中杯

贈別陳修撰兄和因簡龔修撰鳴治屠侍讀

文升三首時兄和使自蜀聞鳴治亦自朝鮮

還闕且有建白而文升報自其尊兄以書抵

予

吾憐陳孺子
窮巷席為門
自覺蘭同臭
真將玉比溫
乘槎犯牛渚
杖節俯崑崙
合有西來事
封書獻至尊

龔修撰

問訊龔修撰朝辭幾日還
獨將丹鳳詔親過白狼山

遺事封章得書生
將畧開懷慰報明主
萬里尉候

屠侍讀

邱重數行書
三年一到平
故人天共遠
病子日蕭疎
翰讀中朝貴
文華北面初
平生格心素
致主定何如

署中咏獨鹿

野性誰能狎
仙曹獨習傍
人長款款得
食轉呦呦
霧立文於豹
言疲烟似鷗
懸知霄漢侶
春盡碧雲求

田藩參西麓陳憲使首卷將表入賀

卷不別而去予心恨之奉送西麓因東省卷

八葉兼階平嵩嶂並列卿紫微春不減馳馬意何美

午敘文集

卷之一

十二

錄奏千秋鑑樓閣五鳳城紅雲鮮採處瞻切有書生

予與李仁甫侍鄉張惟靜參政同遊武備署

極諸勝未至天遊觀耳李別去張見惠禮

屬子尋尋九國予至是擬造天遊用畢前志

因東惟靜

不到天遊觀茲遊亦設
千峰垂几席一逕連烟霞

香樹幽能粒
蟠桃意作花
峰頭有梅田
觀前無音通
有桃樹二故云

李耳得醉報張華

舟中送余使君不至

有約來何暮
無營去復停
雨餘千嶺白
雲出萬峰青

憶別非近日迂君仍遠汀徒然欣會合真荷慰離懷

廣濟縣訪外父故治碑刻先然悵然感述

已是雙兔去猶登葉令堂夢回清淚落瞻想白雲裏
碑尚無新刻官應守舊章試詢諸父老私切丈人行

其二 外舅嘗力薦正廣
海稅民今賴之

烏啼官舍清山縣少逢迎自得征繇豁因之微訟平
大賢於昔日致理不要名獨有循良傳傷心屬館甥

懸崖觀水簾瀑布二泉從者黃希白為蕭生

林大璋阮文賓陳同人陳學周為儕遊生

絕壁臨無地尋泉合有源千峰迴馬道雙劍關龍門

牛坡文集 卷之十一

散落珠簾掛空明瀑布翻悠然坐危石相對欲忘言

其二

深山病骨微山霧重霏霏載酒穿松逕焚香導羽衣
心懸青鳥下意引白雲歸未識桃源者相從路不違

茶洋聽泉

立石關幽事聽泉倚夕陽下同環珮遠轉作匣琴長
世與塵俱隔言將靜者忘如逢惠施問吾意在濠梁

春日偕林二山登梅峰絕頂

躡屐臨丹嶠分床坐翠微猶憐暮春候已盡百花飛
古木流清梵殘橋背落暉離群故夕夢應繞群麋衣

三月幾望舉人高昭張應鳳具梓謝明最從

予三峰待月而諸子林諭鄭東白黃譙林曉

林懋植林觀化侍

展席全依草張燈半在松登臨挈諸子待月坐三峰
似拭空中霧遙聞谷裡淙病餘幽意愜茲夕故從容

西署訪陳一期張二不至二人移竹亭酌清

胃散而飲談坐竟日

作客吾何計耽朋爾獨尋竹深三逕似坐久列峰陰

消渴身同病拋茶藥但茶所歡期不至惆悵白頭吟

洛陽橋留別莊石山吏部

牛坡文集 卷之十一

碧海三江入虹橋十里平樽開莊吏部碑識蔡端明

島嶼烟中滅樓臺屢忽成危欄猶暫倚欲別待潮生

劍池宴楊比部有贈

風檻畫冥冥芳遊島嶼青竹分凉到坐栗翳翠為屏
曲水明官岸孤槎引使星聲繁秋色裡搖落不堪聽

遊鼓山 絕頂觀朱子天
風海濤石刻

白日香飛昇蒼蒼俯大清旋標朱子刻遙瞰越王城
雲從千峰失潮生匹練明東山觀海處親望魯諸生

其二 中禪寺

古寺蒼山半藤蘿逕轉通諸天雙眼盡一定萬緣空

楓密烟長翠霧輕葉未紅祇應窺色相長咲彩霞

其三 活木藥

路忽青山斷巖因活水聞尋源窺石罅認刻瓜首紋
隱映千峰日虛無萬壑雲松間衣袂冷空翠濕紛紛

其四 下山

乾坤俯仰間落日已千山風急後聲發人從鳥道還
瀟瀟聞木葉寂寂閉禪關記取烟霞處青春好重攀
得王道思書期十月盡始至貽詩讓之

與君期白露十月定何憑豈不懷桑梓能無畏友朋
篇章誰共理愁病况相仍子方兄見女之悲却怪山陰興獨

牛坡文集

卷之一

十五

依雪後來

王于誠雪夜訪然安道思十月盡始至則其時矣

得曾汝誠書

憶別何耿耿此懷誰得開故人千里外隔歲一書來
道直存封事時危屬草萊不知游子恨翻作逐臣哀
贈陳省菴

年投嶺外復此寄微官試聽閩人語猶稱陳惠安
雲霄身落寔詔徵事辛酸直道君應守何憂行路難
于衙齋時菊數本揀塘東沙二君子嘗過予
視之曰此菊種瘦而雄花不盈朵既予行部
無何菊花盛開而揀塘乘興獨造菊所撫玩

終日又折數朵爲遺東沙予喜而作詩二首
蓋幸二君子能復賞予菊而又嘉予菊之能

自奮不幸受枉於二君子云

見說齋中柳枝枝色勝金不蒙清眼再幾負歲寒深
折贈勞知已芬菲想至今題詩君載酒新臘慰知音
李公子秋夜見訪酌而有述

公子故求予盤飧夜只蔬自緣居近水不味食無魚
肺病惟高掛秋深強著書茂陵聊暫擬敢托漢相如
吳通府乃尊晚冊

亦有王侯貴其如高尚身典刑成故老江漢有斯人

牛坡文集

卷之一

十六

王立傳經子銀章別駕臣風流今不忝恍惚對精禱
十月十日予迂齋中適寒菊盛開謝子光寧
携酒見訪而有述

不到書齋父舍情尔自芳清凝當十月羞澁後重陽
裘裘搖風翠輝輝襯日黃殷勤摘盈把爲贈白衣郎
其二

豈是楊雄宅勞君數問音朋簪一以盍肴核動相隨
秉燭須當醉看花不厭遲滿頭欣共爾真插歲寒時
寄谷嗣興

與爾觀音寺題詩盡日長風烟一揮手岐路各蒼茫

勾漏何須覓宜與且偷嘗遠因弄山水暫得慰清狂

宴于夏兄南園同于春兄

仄逕繁廵緬深林入杳冥開樽竹逾翠嘗果栗還青
日落激幽谷雲殘倚斷屏相携餘興晚灌足到前汀

其二

拚醉眠芳樹分床坐夕陽為憐金谷勝一任步兵狂
春草池塘夢秋風鴻鴈行相看青眼並最爾白眉良
贈陳三峰太守

贈陳三峰太守

吾憐陳伯玉作郡香滄洲訪古心情洽于今賢達流
韓仍前已媿阮實仲容憂忽漫論交地相看意自投

年坡文集

卷之十一

十七

觀大湖

落日大湖幽湖光天盡頭地分吳楚城山入洞濤浮
積水連蛟館晴雲結蜃樓會取鷗夷共扁舟縱所求

遊沈家洞

恣意尋逾遠窮幽跡大奇側身危洞入秉燭更人迷
宵窺前仍却盤旋出更移祗應探虎穴不必問猿羆

贈劉孟才推官

白水吳江郡青年劉長卿相逢元意氣藉甚已聲名
剪拂吾何有騶嘶人自驚底須愁擬上早晚過都城

別劉孟才

相送一何遠情深為別難即窺茗水月已隔暮雲端

我丟長相憶君還強自寬莫作俱寒澗青霄見羽翰

別唐子鎮

三月水西頭孤村素事幽投箸君未得抗疏爾何求
道在身還重家貧計自謀著書今幾卷一一會前修

寄別來丹陽子兩

落日漾舟去水清搖晚窓川原一回首咄咄思難降
霧隱丹陽樹潮生揚子江相逢誰似爾意氣本無雙

江上逢李兵憲談邊事

節史東行近長江下軸驅軍中新備沛潁上獨分符

年坡文集

卷之十一

十八

謝國心雖遠談邊氣已粗書生三尺劍何日効平潮

十五夜李邦良寺中見訪

嘆世難諧侶安身且傍禪人曾千里別月共此宵圓
鷄舌懸名位貂裘顯歲年飛騰無限意對爾不能虛

立秋感懷

繁慮中宵積勞人亦晤歌商風河漢度木葉凋庭滋
老漸馮唐是悲如宋玉何無端任搖落只自慰蹉跎

又

坐使紅顏歎徒然芳歲深慙無變蘭芷定不愧蕭森
去時曾聞此情須來樹林園空處妙境超脫世緣快

輓張中翰

遲暮嗟何及相思未敢言
萋萋對芳草杳杳竟王孫
坐失青雲器誰堪白首論
殷勤三尺劍蕭瑟九原魂

又

公子懸經濟憂端托盛時
深謀社稷在微語相公知
世或收遺事誰能檢舊詩
羽毛今已矣悲切鳳凰池

送陳子載決獄畿內得便歸省

欲行行未得翻却送君行
八月遠霜雪帆帆出洞庭
瑞舍恩錫並絳服舞衣輕
長咲燈前語應憐漢法平

送錢曹決獄畿內得便歸省

雲南西碧山畫錦有人還
鶴髮顏如玉秋堂甫正班
光輝瞻渙節肅殺自秦關
不盡哀矜意餘仁洽百蠻

走筆和李邦良目病見之作

落鴈罷秋聲風塵愧獨行
正暫穿壁問忽枉捷蛟騰
白眼誰當識青萍氣已橫
須知瞿方客生死是豪情

送王驗封道思之常州別駕

讀宦何足嘆親時還自寬
故人盡零落吾道屬艱難
翼以雲間鳩將軼下安豈
以局促少信美非善歡

又

朔雲咸云晏夫君那可將
良時同燕婉此別重淒涼

暮宿天邊樹朝發何處霜
誰能羞別駕曾得尚書郎

奉謝桂洲大宗伯分惠 欽賜脯醢

茶饌隨中使嘉遘脫秋宗
報慙青玉案恩竊紫雲峰
未識益梅理翻將鼎食從
書生能既飽何計吝銅龍

至前朝天宮習儀

貝闕樓丹地瑤臺接紫清
雲和仙樂動風碎玉鏘鳴
郊鄭迎長至高呼屬太平
威儀漢官肅結念存承明

賜曆

舜政璿璣察軒皇寶曆迎
千春歌帝力萬國奉王正
只益唐馮老其懸杜甫名
君恩十年事飄忽壯心驚

牛蘇文集

感述二首贈李邦良

未必青蠅點居然市虎成
沉舟元積羽折軸亦群輕
只益丹心苦真將白首盟
行藏君莫問一一付君平

又

落日悲黃鵠高高天路難
雄飛思海外垂翅向雲端
世漸虞羅密身還燕雀寬
深林木葉靜擇爾一棲安

深津逢曾御史習之

戚戚我逾邁悠悠君獨逢
埋輪都甸下傾蓋夕陽中
執手此為別憂時誰與同
相傳一箇疏宜奏大明宮

魯橋既月

會橋江上月相見此回新汨汨伊流水悠悠圓向人
中宵不成寐獨坐轉宜親何處高樓婦雙蛾翠影頻

寄張濟甫

最愛張平子耽思取興長明時談藝苑獨爾似登堂
白雪誰同調青雲我一方音塵慰岑寂莫負四愁章

寄郭以亨

郭第最清狂風騷毒擅場為儒君不磨濟世我何長
半落燕山日提携漢署香飄飄江漢裡一別意難忘

寄胡用夫編修

載筆胡安定清朝太史公從容六館內議論幾人同
午夜文集

病以文心苦名因著述雄却教滄海上瞻切五屬中

寶應湖贈別林執中赴官長沙

爾向長沙去先從漢口過懷予詢往事擊楫看風濤
吾道身猶在江湖憂轉多楚天寒望裏相別意如何

放歸阻雪寶應湖逢蔡道卿同舟至高郵次

道卿韻

相見淚仍潛相逢不意間逐臣無死所而我竟生還
艱難非蜀道雨雪似藍關慰爾同舟楫冷然戴王山

寶應湖阻雪逢蔡道卿林執中舟中同榻

春近寒逾厲南來東轉堅那知水雪裏翻是交朋緣

夢散良非偶悲歡各自宜三人一榻共終夜不成眠
渡江登金山絕嶺

迥立青冥上低垂鴈影過乾坤一砥柱江漢幾風波

自古英雄士登茲感慨多浮雲迷北極惆悵意如何

繫舟別蔡道卿

相見已非偶况復同累日興添冰雪生情轉余稠密
嘗增遲浪湧今苦順風疾離舟不可繫繫近蛟人室

又

繫舟竟何如欲別仍躊躇亦知終是別且復立斯須
樹木何蕭條洲渚亦繁紆子行山勢旆吾黨在歸與

午夜文集

毘陵贈張以學太守

天下誅求盡蒼生實可哀常懷今日郡端乏古人材
善政非鉤鉅脩行是草萊全牛應汝付曾試武城來

以學當令
諸阮有弟

又

鷄舌舊含香新符虎竹長官今到轉吏君豈薄淮陽
財賦東南鉅田廬水旱荒催科與撫字何以荅封疆

毘陵雪中留別郭平川

高明而少柔克天而求之有
餘師焉一詩識別藏以為好

平生郭有道看處尺和平自是令人愛因之感性情

相逢處忽遇別轉淒清白雪紛紛墮盆中亦送君

偶到淨寺作

湖日晝涵虛扁舟縱所如悠然到淨寺不住返香廬
跡已入群避心空色相餘重來主僧舍定卜藕華居

閩生章日閨歐陽深

林臥寂無營條然枕簟清閒門惟鳥雀忽爾到柴荆
夜雨悲歡永池塘春水生微軀聖明賜得慰魯諸生

送李生

春芳骨法殊汗血已從駒地絕龍為友河清馬賓園
驪黃初辭爾剪拂豈因吾王勒長鳴裏青天萬里途

軒坡文集

卷之一

廿

又

李生幼而孤懷抱識之無百代仍慈母三遷最鉅籍
文章非汝技忠孝乃吾徒況有旌麾在殷勤慰老夫

子校士漳南王生惟恕猶在總角郎下筆未

你稚子語予心異之而生已衰然高舉予入

楚即以罪見放至是省其父別駕君於辰沅

逸而求我子樂其成而將大有所就也賦此

別之辰洲故予所得士未得云爾

漳南曾一行總角爾聰明十八羞文賦三年忽盛名

相見無他語多才學老成卿家賢父子併是舊師生

出山

路出望仙臺行行重重回林應語鳥送客是採芝來
搗藥和雲杵燒丹借火灰顏顏吾寄此饒得奚毛催

其二

茅屋數家村悠悠度石門身隨流水遠心與白雲存
脫屣非難事偷生戒昔言無逢聖明日未敢入桃源

郊外晚興

落日照林丘東郊春事幽寬田宜放鶴近水不驚鷗
地僻無人到身閒頗自由平生棲遲志不為稻粱謀

病起讀書臺小坐

牛坡文集

卷之一

廿

病起怯登臺傷春獨坐來鳥鳴移白晝花落點蒼苔
盡日重門掩焚香一卷閒知無奇字問不是草玄才

伯貞得子奉寄

不用苦傷悲人生信有時萬事應足多男我未遲
飽煖須防毋晨昏若過慈寧教英物是啼處一聲知

雨後袁使君見過

春雨在桑麻池塘春水加使君能出郭問俗到貧家
逕濕花雞掃林空景易斜盤餐無一味清坐醉閒鞋

五月見木芙蓉

五月寒塘靜秋英爾獨逢無心泥朱夏偶耳逐東風

色避群芳妬情深萬綠中清雲開爛熳醉荷初

渠成示舍弟以采

四十終耕稼三年舉桔槔渠成人共得水足向使勞
飽飯真吾事安貧對汝曹何如張仲蔚畢志在蓬蒿

獲稻

容易吳牛力收成楚澤田水聲開白粳霞氣入紅鮮
偶爾幽棲處均逢大有年滯穗從渠利無勞問十千

少兄欲展薛家洲先壙余亦將定先公宅兆

于漳源之合璧山顧山中又疫欲往未得數

日天氣始肅病且甦息徐可一行詩以訂之

牛坡文集

卷之一

廿一

並有松楸浹山深往未由情懸漳峽水夢繞薛家洲
氣已冰霜肅天應瘴癘收提携雙拄杖何日萬峰頭

上清祝 聖逢孫默齋使君感贈因期同陳

午江枉顧山中

憶別無今日生還有歲年那期千里合相見一潛然

往事秋雲外幽懷落葉前何時與同好方駕枉林泉

上清祝 聖逢陳午江使君感贈

三木囊頭地孤臣泣血時深文從吏訊微中頗為該司官所著門

幽耿故人知高誼存煎沛微生荷聖慈誰言楚澤放

重觀漢官儀

自草堂夜越流溪赴少司馬東沙張公公勝

以平蜀之績被召

白馬楚江寒青天蜀道難中丞親仗鉞萬里獨登壇
露布展飛捷天書夕拜官從來方叔許今日壯猶看

其二

三秋黃鶴使萬里碧鷄人詔自雲中得棹回斗上秋
相如親諭蜀賈誼舊過秦便可收長涕安危已大臣

其三

松月漸離披松行道轉迷襄羅驚為伯出谷聽接悲
興淺山陰雪情深劍閣碑誰知今夜訪不為尚書期

牛坡文集

卷之一

其四

欲問野人居山空谷最愚去城三十里雜樹一千株
性比鷗還逸形將鶴並癯平生知已在未可絕交書

春夜經玉河橋馬上分韻得層字

翫月兼踏水深宵喜幸朋蛟河沉晶晶鳳閣照層層
立馬遲清漏揮鞭引玉繩綠尋張處士歸路隔年層

屠文升宅觀料絲燈

石室烹雲母瑤燈襯水晶光輝春不減羅綺夜分明

蛛網窓窓透皎絲縷縷輕莫識良工苦空懸織女情

春日君從見過詩以贈之時君從方有信州

之行

自是南華老隣非北郭生相過如不數相見若爲情
等酒能留客琴書却送行浮橋燈火夕君到信州城
主律元日述懷

鵲鳴鎮說掖門風紫禁蒼蒼曙色通萬壽新呈元會
曲千官齊入建章宮傷心漢署含香遠隔歲堯階拜
舞同西北高樓還極目蓬萊清切五雲中

春日搭江宅燈集

早春華屋不勝情羅綺春宵似上京雲母屏開仙子
洞蓮花燈滿化人城光分斗極台星合色助階前王

午坡文集

卷之一

廿一

樹明一曲何妨清宴永年來歌管樂昇平

月夜劔池賞梅贈張都閫張淮陽人也

月出烟消池水平風簫吹徹彩雲生旋移綺席臨幽
迳細撥瑤梅嗅落英極目星辰頻倚劔側身天地幾
沾纓興來好逐揚州伴跨鶴凌風上大清

春日登拱辰樓

女牛倒出星河天閣道窮攀樓磴懸百尺樓臺雄海
甸萬家烟火控郊鄣潮生夜觴冷江破雲起天將碣
石連落日登臨重懷古不堪春色正蒼然

春日荷亭送客張都閫雨中來無以酒平

我行送客無路青新年一至城西亭東風轉急花片
片細雨欲密春冥冥有朋盍簪且共飲作意呼盧誰
獨醒金杯不用添野水都護能提雙玉瓶

贈別龔修撰鳴治

十年載筆待承明花裏重聞劔珮聲天遠鳳凰池獨
到日斜鸚鵡賦還成江亭欲祭愁旌旆等酒相看惜
弟兄已辦勲名耐壯志不將溫飽負平生

高紹夫所得任元朴詩音

南來曾訪水西居四壁蕭然月共虛詩律細評三謝
後交情深稱十年餘一從避地空相憶幾度逢人失

午坡文集

卷之一

廿一

寄書高適幸逢君不起對翻詞賦哭相如

奉陪中谿侍御遊一線天用白洛原韻

故穿陰洞席層雲別曲清簫洞裏聞千里獨追文字
飲十年三謁武夷君光從一線天逾滿悟入真機世
總紛石髓往傷狂客遇瑤壇今合紫芝分

大王峰坐張仙岩聽石溜飲楊梅漿止止道

人限韻得容字

大王之峰峰上峰萬峰迴合一溪蹤空岩石溜晴亦
雨蛻骨仙人春尚容岩有張仙王容在下視已無塵世界上
頭仍有太清宮此山頂有仙所瑤漿一滴紅顏動羽

翰選生第一重

崇安端午日得家大人消息用韻報平安

黃石峰頭望白雲白雲深處好音聞
家貧幸倚親能健道直全知聖有君
課第讀書寧草草與誰携局對紛紛
三年蒲醪歡遣捧今歲茱萸插定分

湖邊觀舟窻

九鯉湖傳何者時臨川仙子竟何之
閑行流水尋丹龜忽聽空山歌紫芝
中散素書終落窻莊生人世亦支離
分明夢裡華胥國萬里神遊路不疑

病中辱諸公過訪不能出見感時無懷因束

牛坡文集

卷之一

九

東沙

半月稽康髮不梳蕭然伏枕嘆離居
體羸却怪常多語衛外病羸肺病那能強著書
客裏重陽秋欲近

甲何地菊全舒張衡合有新詞賦勝日清尊訂所

秋日偕楊比部陳憲使集平遠臺

未落天高河漢秋晚烟斜日澹悠悠
城中選勝無遺此病起尋君得散愁
改席故當松下石望洋仍上海邊樓
即逢令節俱青眼趣取黃花未白頭

較射畢城西山寺示知府王訪

射畢西山聊出郭攬衣千仞佛青雲
蕭蕭木葉風僧

點點陰晴畫不分目盡侯封三楚接
荒流僧閣半空聞爲貪形勝成憂討
太守無逢王右軍

予衙齋時菊數本揀塘東沙二君子嘗過予
視之曰此菊種瘦而憔悴花不盈朵既予行都
無何菊花盛開而揀塘乘興獨造菊所撫翫
終日又折數朵爲遺東沙予喜而作詩二首
蓋幸二君子能復賞予菊而又嘉予菊之能
自奮不卒受枉於二君子云

四海交游陳揀塘別來高興太清狂
空齋漫枉秋全予弄菊微吟月半墻
一色好留青竹伴幾枝曾折

牛坡文集

卷之一

十

薇郎殷勤勸與花神在管領香心引歲腸

予以至日校士順昌因扁其堂爲陽春堂取
杜子美冬至陽生春又來之義作詩一首

陽春新扁至公堂至日掄材喜順昌座引星芒
塵欲聚線添宮影刻初長江湖白水心逾赤
勲業清朝未霜迂腐獨慙吾道忝可能無事報君王

席上觀岳飛故事

層軒倚碧流綺羅春宴曲江頭青山相揖如相
笑下來還自收偶爾逢場追宋事盡緣此屬爲
心一袖餘難淡西向中原獨未休

細竹橫塘晚更幽暖風纖月畫船遊斜穿綠嶼輕烟散忽送清尊碧樹稠寂寞魚龍窺醉語留連花鳥放春愁香然身世蓬瀛在不道人間有十洲

奉贈大中丞王公操軍康郎山

康郎山立鄱湖上昔日高皇龍戰時廬嶽雲連羅虎豹洞庭波落見旌旗千秋聖武華夷在一代雄圖日月垂重鎮向來仍覲竊大臣今已屬安危

又

皇華獨仗忠臣鉞白纛遙分大將旗十萬樓船橫海

牛技文集

卷之一

廿一

上清霜鼓角動天涯長城真喜龍圖得密院還應豹畧推宵旰只今勞聖主大同消息正驅馳

奉酬三司諸公宴滕王閣

群公好事頻開閣多病離居始上臺平落正懸中令客登臨還憶仲宣才不妨文字深能飲最恐笙觴急易催寂寞謳歌傷萬國孤臣哀切詔書來

席間適報使臣書

皇太子親臨且至遂轍落故云

又

孤城萬木歲瀟瀟極目無設晚更潮積水漸昏彭蠡鴈落霞斜遠赤城標臘偷江閣傳梅蕊凍合津堤淨

柳條帶子已徂星檻在獨憑詞賦接英僚

江上贈李都閫

見說將軍李二師曾麾十萬羽林兒腓腓塞草橫朔飊獵獵胡沙道月支王帳遙分唐節鎮銅符新領漢車騎長江不浪仙帆靜風日悠悠自羽旗

宴白黃府感述

王孫好事名不虛我亦王門蚤曳裾忽漫論心千里別殷勤回首十年餘歎爐炙炭園彫閣蠟炬開尊席正除一曲鳳簫人不見月明清寂自樓居

三里灘別以宣以道二舍弟

牛技文集

卷之一

世

三里灘頭爾並歸白雲深處是重關經旬舟楫春猶戀故國江山此漸遠臨路斷腸惟執手無端欲語更沾衣花開總憶家園麗滿起長瞻碣石飛

驚沙

憐君正憶沙頭鷺顧我新辭海上鷗獨立乍窺如有羨忘機隨處本無求班行密序仍難忝羽檄中原飛未休白石青苔秋草淨淡烟斜日共悠悠

雙壽榮封

仙郎年少富清機三十焚香踐省闈他日喜傳毛義檄比年真擬老萊衣獨看春晚龍章爛並倚秋風鶴

髮稀報主消埃何以竭顯親事業小應道

王國珣得子

旭日蒼蒼烟霧開與君同上最高峰樓閣臨風
倚一水棹謳空翠來寂冥林祠仍俎豆嶺岼岳墓長
蒿萊傷心莫話當年事極目中原首重回

大風竟夕不雨來張春坊

荒原日落江山斷竟夕風生虎象聞不謂土龍能作
雨却教神女獨行雲樓船百隊黃河隘禾黍連城赤
地分涸轍自應閑底事為霖何以荅明君

端午舟中述懷

牛坡文集 卷之一 世
沙村滯纜無逢節謾嗅菖蒲亦惘然病父江湖貧藥
裹眼穿鄉國斷書傳青尊白髮同誰事採藥看花憶
去年徙倚樓中應念我計程遙指五雲邊

端陽問訊張春坊

苦憶春坊無那情端陽楚俗迥燕京閑殘瑤草思公
子浴罷蘭湯聽午鶯實怯登樓鄉土異不堪臨鏡歲
時更倚舟有計隨張翰投黍何因吊屈平

和韻奉送南谷湯先生還安慶

木落天空河漢秋相逢忽漫思悠悠官同劉禹經年
摘關負何蕃一疏番史隱蒼江君去櫓行藏白髮

銷憂長安不作舉高軒誰處黃花倚碧流

秋日同李邦政崇文門城樓餞別陸選之憲
副因與邦政為九重之約

鳳凰樓閣紫霄中百一山河錦繡重望入蓬萊心自
迴身依牛斗氣還雄如雲冠蓋續紛合侶水車書輶
輾同悵別可緣邀落日登高相直傳秋風

侯駕

地轉天旋大駕迴星陳霧集羽旗催金輿日晚龍
度鐵騎風嚴豹尾開雲謁忽忽圍御幄徐轡香輿入
蓬萊甘泉不少揚雄侍長簡誰真作賦才

牛坡文集 卷之一 世

駕入朝奉天殿

我皇冬至至迂園丘衮冕親垂十二旒片片雲生鵲
觀蒼蒼日抱鳳凰樓香含綵仗烟初細曲奏鈞天響
易流再拜齊翔千萬歲椒觴頻泛紫霞浮

正月十四夜宴桂洲新宅即席有賦

綠戶彫櫳巧蔽虧瑤燈千結繡羅垂綵雲春近諸王
館瑞氣宵通栢子池桂醕浮觴催急羽梅花繁吹落
新詞自綠桂郎醉官傳喜理恩竊聖私桂洲有新
勝雙恩堂

送李于玄湖州無訊劉孟才

湖州早濕似長沙曾阻南遷莫怨殘關傷春體細

吳門到日定飛花尋山晚宿歸隱院載酒晴開
浪橙知爾劉郎歡賞並獨能無思向天涯

崇文門城樓留別呂從野通政華子潛屠文

昇二修撰

新晴高閣淨浮埃細草春城曲宴開一別重傷舊
侶不堪臨眺鳳凰臺宮雲象象紅難盡花樹離離青
欲來獨向南閩輕萬里還依北斗望三台

聊城訪任元朴御史題水西別業津庄書屋

憐爾獨棲水西岸釣竿長月弄春湍柴門亦種陶
柳莢曉偏宜楚澤蘭一卧經綸看別業幾年朋舊隔

牛坡文集

卷之一

七

清歡含情欲奏相思曲直道翻悲行路難

又

野烟津日迥幽虛爾合聊城此結廬憂國未銷燕
箭閉門真擬魯連書已聞鳳詔徵巖壑不遠漁樵老
孟諸寥寞滄江愁獨問題詩忽漫意何如

雨後追田朱二使君不及

江行五月淹塵暑一雨條然涼氣清
沒遠蟬高柳夕陽沉消除旅病
斷吟絲繭翩翩渺何許渚長汀曲費追尋

陪陳約之過南泉山莊

南泉汪御史

草堂新卜倚幽崖未老投簪我不如問主為隣居有
竹邀賓寧味食無魚人懷中散千秋後瓜種東陵五
色餘楚水陳湖廣金聞山俱惜別嶺雲江月共躊躇

謁楊文敏公墓

公名傑文皇帝師父榆木川

謁勇曾厓百萬師文皇親秉白旂旂天驕北走陰山

斷日較西扶冠老隨碧野蒼梧龍竟香舜楚符廟于蒼梧之野

玉門金匱虎誰司風雲不動還諸將神器功完列聖知

詔逮過黃河作

五百年來河一清大明八葉聖人坐山瞻襄漢飛龍

牛坡文集

卷之一

六

地昨日風雲大駕行魏闡傷心馳北極漢家樂善想
東平孤臣萬死真何憾惟有天王托聖明

已亥放歸至浙中卧病湖寺守歲

盤入椒花歲欲新異鄉猶作未歸人為耽裨寂宜多
病偶爾滄浪寄一春採藥况逢瑞草細志機因與白
鷗親聖朝自合容擄散不是江湖有放臣

庚子元日湖閣命酌

佳晨病起怯春寒鶴筆脩脩稱鵲冠高閣正宜湖上
凭遙山况是雪中看悠然獨酌微成醉久矣無朋自
作歡不向乾坤自蕭散此身那識聖恩寬

予放歸至浙中皆悲湖上適馮子仁得寄至
自嶺南城中邵仲德仲才兄弟載酒相就感
今道故愴然傷神輒窮竟日之歡復訂來春
之約

相逢先各問客顏喜極翻疑夢覺聞我舞君歌三嘆
息北來南去一生還殷勤勸酒非爲別歸到寧親更
出山湖主不妨頻二仲與君重醉碧雲間

春日借以道第奉老親出郊觀秧秧作

雨過春郊風日清捧親攜弟踏春行家貧力養惟躬稼
稼主聖微軀托耦耕扶杖醉時黃犢健立苗看處綠

牛坡文集

卷之一

其

雲生田隣杜鼓村村合共擬豐年樂太平

奉和老親見示觀槐有感之作

四月陰風冷若霜三槐亭午匝陰長蟠根故作龍蛇
蟄翠羽時寒鷺鳳章宅傍水雲偏遠樹地分城郭總
疑鄉君恩未報親仍健高卧新耽一草堂

楊刃泉晚過池得亭字

萬里歸來一草亭曲池幽篠傍鷺鷥氣披落檻雲常
白忽漫逢君眼畫青坐久不知連夜雨別來相憶幾
秋螢如今學已揚雄就怪底談玄似大經

野老送酒

長吳江村客到稀白雲叢竹暗荆扉道人散髮行
徑對老提壺覓翠微乘興便尋流水曲欲眠因傍釣
魚磯不知身外渾何事醉數殘鴉度落暉

奉酬蘇允古秋日見懷之作

相思終日對斜暉迢遞清秋望不分窓前碧草長似
我隴上白雲難寄君江清木落聞猿嘯風急天高入
鵲群寂寞山中無一事著書多擬長卿文

乘月上太華山

悠悠山月半輪明天路盤盤上太清石漱寒泉哀玉
珮雪殘陰洞老黃精微生久結烟霞分病骨俄看羽
翼成相逐如聞王子晉傍雲騎鶴細吹笙

牛坡文集

卷之一

其

其二

仙人家在白雲中躡屐穿雲鳥道通夜拂星榆歌比
斗晴分碣石盡飛鴻輕身倘接浮丘伯學道來尋河
上公猶憾向平婚嫁晚何時畢影太華東

奉送尚書毛公收欵安南赴召

昨日天書下紫宸天南銅柱勒功新兩朝方叔歸元
老諸將中與第一人路擁雕題隨翡翠安南前此圖
人不通貢
分儀觀上麒麟徐班禁祇台司靜密忽從容主德淳

無題

郎病滄洲歲月深
雲岩烟壑阻幽尋
懷人幾夜情無
那忽爾扁舟喜不禁
載酒定穿青竹迳
題詩先采白頭吟
休之學士焚魚早
萬里江湖有寸心

春日奉老親出郊作

遲日野田春菜香
野寬春服詠微涼
千畦水綠鳴蛙
合一片花飛乳燕
忙杖外青天移晚席
盆中白髮影霞觴
君恩未報親能健
未得長歌學楚狂

春日袁令公見訪山舍予偶返出既遠令公

尚見待不去相與花前談坐至夜分而別

佳晨好客款柴關
杖屨無心偶出山
門字未題凡鳥

牛坡文集

卷之一

七

去野人剛逐片雲
還花深月色侵堦
動風細簫簫在

竹間不是夜遊閒
東燭夢時同得髮
毛斑

夏日流口展太夫人新壠同徐二裴六姪於

竹下悠然對局待月而歸

輕陰漠漠水田田
綠柳藏鴉驚映田
步入平林開迤
照望中佳氣鬱新
阡春來芝木綠充
腹竹長兒孫不
記年便可忘歸極
幽興月明基局萬
峰前

次韻奉酬袁令君見示流口枉駕先大宜人

新壠之作

一林松栢杳蒼然
去郭瀕江十里田
未得忘憂嘗百

草堂因流涕咽重泉
月生珠浦光分夜
春醺蘭鼻聯帶烟
漫說茲區頗形勝
幽題無重長官傳

送客

窮寇松門晝不開
農夫朝出暮知還
空庭獨坐心如
水盡日無朋面只
山野逕垂帷藤蔓
合沙田新雨桔槔
閒病餘一抱青藜
杖送爾臨流到竹
灣

草堂述懷

白茆青檣帶沙平
灌木陰陰永晝清
寒和只應來鶴
子避喧翻愛得溪
聲無營擬著閒君
賦多病真成犬
瘦生四體不勤垂
白在家貧何以代
躬耕

牛坡文集

卷之一

早

秋夜自西溪步歸草堂不寐

夕陽閒立釣磯平
一曲滄浪孺子纓
偶爾臨湖非有
羨澹然塵世已忘
情人歸草閣秋初
透月到梧關夜
轉清惆悵幽懷不
成寐年來端坐學
無生

與君從道隣舍追尔有述

茅齋深寄白雲堆
古逕蒼蒼引碧苔
谷口自慙躬稼
處墻頭端為卜隣
來青山綠水人同
得細竹寒松手
自裁為道忘機渾
是昨年來虛費海
鷗猜

次韻奉酬李懋軒見賀生子之作

一樛幽結野人居
戶外啼聲入聽初
自覺年來宜堯

簾敢言今令大門間算表業亦良工後清白家叨賴
慶餘米可鄰疾生計薄縹緲新蓄五車書

次韻奉酬畢陸原先生見賀生子之作

偶鋤荒逵即成三三水交流宅向南敢謂丘園新
菜耶關川撒應生男圖書幸托宋聲遠耕鑿都忘世
味甘為愛丈人詩律細朗吟高味倚清酣

寄上介溪相公二首相公初得故次童專翁
之

平章獨坐中書省密旨親調袞膝前盡說謀猷皆聖
主只將忠孝答皇天磨歌人在唐虞上幽谷聲聞雅
牛坡文集 卷之一 早

其二

早趨丹禁侍宸旒出入三朝未白頭一代宗臣關社
稷百年餘慶引公侯阿衡世卜殷王後康樂詩併
傳流怪底奎華千斗次鈴山新起御書樓

臘日奉老親東塘汎舟

蘭舟新汎水中央八十仙翁薦鳳章竹樹分林翠
幄笙歌斜日動牙樯迴穿綠嶺迷方丈曲引滄浪生
壽觴稍待寒梅消息破春風爛醉百花香

月夜泛舟歸贈人

玄法曾將老吏輕手書三尺素八明如天共識
大率土應憐漢法平應破月從波底出夜深提榜
間行清尊忽動蛟龍喜一雨池塘春水生

山中除夕

開軒星漢夜迢迢剪燭虛堂不自聊家獲稻梁終卒
歲手裁松相待千霄未緣卜菜開三徑且為安翁寄
一歌流落自傷青髮改瞻依真為玉繩遙

春日借裴竹村李少白汎舟流溪至旺家山
宴集待月而歸

春雲多裏翠屏開一曲春江匹練迴勝日舟能同李
郭看山人得到蓬萊題詩欲動蛟龍窟酒空傳鸚
鵡杯向夕清流敢吹發宮袍乘醉月中回

樓上見梅

獨立高樓暮景斜玉梅水幹鎖烟霞幽閒亦弄青
色貞白偏宜處士家風定寒香拂曉袖月明疎影
恣紗山中不覺流年換見爾垂垂五作花

咏珠燈

天然規出水晶盤一掬明珠掌上着誤入瑤池迷彩
鳳乍疑粧鏡舞青鸞晴分縹緲香雲細坐影清輝
月寒萬顆勻圓春一色夜深風動碧琅玕

春夜謝汪惟孝見李值樓頭梅花盛開以適

花燈綴梅復携酒登樓賞之是夜雷忽發聲

夜深携酒復登樓花華樓前唱落梅王樹動搖星欲

墜金蓮翻向雪中開偶緣節物酌昂季敢說光輝被

草萊醉後忽驚山嶽動萬峰春送一聲雷

牆頭苦株十圍枝葉如蓋作詩咏之

漠漠春陰覆短牆重青蓋倚朝陽盤根故作龍蛇

勢翠羽時驚鳳凰萬壑冰霜留苦節百年橫幹在

明堂幽人卜築真緣爾日對蒼然意總長

癸卯冬奉和桂翁相公見示同合溪方伯聯

午坡文集

卷之一

聖

句之作

歸來窮巷席為門卒歲無衣只負暄放逐敢言非我

罪孤臣不死是君恩芳盟老與青松結幽谷寒將宿

霧七山斗具瞻黃閣老台星光動紫微垣

少峰辛山二兄南宿中泗草堂少兄輒誦近

作予有先大夫之戚感而賦之

天寒誰復到茅茨第勸兄酬秉燭疑悵別幾逢春草

綠相看俱失少年時田家薄宿晨炊黍風雨連床夜

醉詩最是夢我新廢咏醉餘新咏轉與悲

山中醜禮華蓋君記予往年訪道入華蓋山

下山有遇頗聞秘語已而輒馳寄謝華蓋君

學道曾尋華蓋君下山仙語我親聞分明一咲成丹

壑回首千峰是白雲脫屣未能從羽化還家猶只戀

人羣瑤壇星斗虛無夜恭默名香手自焚

奉次少兄兩宿中泗草堂之作

結苑栽竹俯清溪幽獨于人頗自宜盡口空林無客

到亂峰深處有筇隨農家但飽三厨飯世事從渠一

局棋記取弟兄風雨夜對床孤燭話相思

壬寅冬奉和桂翁相公見示歸還桂舟之作

萬壑蒼山一水通支願曾看王芙蓉

壬辰春劉至桂州觀山川之勝

午坡文集

卷之一

四

天寒秀色青冥上日出晴瀾滄海東定識危樓當

處好前古新起青雲樓上勝處甚勝偶緣多病阻相從是日翁夢歸

芳洲玉樹今何似結實飛香五桂同

次韻少峰將赴閩役書懷之作奉送少兄

武夷泉石帶嘉林十里花源九曲深蕩入蘭橈人映

玉弄回明月夜搖金磨崖刻認曾題處憶第雲留不

住心稍待松欏雙淚拭相從八極放春吟

又

一從長嘯入山林卧病渾忘歲月深厚祿故人希不

素頻傷高柳折黃金江齋準下留徐榻雪夜原無訪

戴心多識總添離別恨相思聊寄短長吟

雨赴上清宮祝聖

雨條然涼氣深萬松空翠洽幽襟多年不識雲霄
路盡日行穿虎豹林別島烟霞開福地上清宮闕俯
秋岑嵩高不罄山呼祝葵赤遙傾寸草心

又

子夜丹書奏玉清玉皇雙導綵鸞笙霓旌正擁三天
界錫燕翻卑五嶽盟露濕金承仙掌曙星環紫極泰
階平紛言寶曆齊玄運歲表禎祥荅聖明

秋日奉送大理卿東崖虞公赴召北日始得

牛坡文集

卷之一

四

見公於上清承賜文教兼為說經義數條皆

前輩所未發故末句及之

溪懸秋水碧冷冷漢上秋峰挿漢青共指法星歸紫
極獨懷卿月照彤庭于公陰德惟三尺子因文章在
六經却憾腐儒相識晚半生辛苦錯囊螢

卜居

白水青山此卜居水光山色澹幽虛門前亦種先生
柳地僻能來長者車日落兒童隨杖屨夜深松月
寒書偶因消渴文園是浪得虛名谷口如

牛坡文集

璚生昂藏身七尺愛爾文章有筆力讀書人只說三
增閉戶蕭然徒四壁洛陽思婦嘆蘇秦新陳猶終
賤貧為君剪拂追風驟自有千金買駿人

春日小樓吹笛命酌咏唐沈佺期春日望春
宮應制之作輒次其韻

葭灰已動春陽律草閣頻傾綠酒杯霄旭高深千里
出浮雲西北萬峰開歡餘暖吹初調竹醉裏輕香忽
送梅却憶望春春味好頃令春自日邊來

人日中細樓觴內第汪惟行昆季因憶往年
惟孝第嘗以是日觀賦詩共觴于此而今此

牛坡文集

卷之一

四

不可作矣輒次杜韻法然成章

山中人日誰能到諸弟聯翩一笑看尊酒青春開意
氣樓臺蒼壁倚高寒忽思棣萼情何限却對梅花淚
已彈珍重而曹好風骨讀書客易瘳時難

山中幽興

年來家住萬峰陰白石青泉領道心世味又能甘澹
泊病軀猶只愛登臨秋風溪上冷浪曲夜月松間綠
綺琴木自閒中尋樂地更從何處覓知音

又

小結菴齊傍水隈齊中無語獨徘徊開門日見青松

對倚扶餘徐白鶴來但使群嘲同樂歲任從三徑滿
荒苔昔賢不合風流甚萬事都將付酒杯費香朝滿
賢地于酒

得羅念菴吳雲泉二兄書示在顧草堂走詩

奉訝

久已離群嘆索居忽傳天外錦雙魚開緘不覺深痾
云失喜觀將小徑除宅傍花源通窈窕夜深松月頗
清虛百年恰值中秋是待爾尊前一啓予

于一兄奉先公遺像至自白下春日挈諸兄

展祭涕泣成味

午坡文集

卷之一

四

立壁嚴刑想像看斗間星色動芒寒徒然骨法三分
肖莫狀靈臺一寸丹萊舞傷心餘綵服椒觴和泪滴
春盤孫謀賴有諸雛出鳳日龍霄見羽翰

過舅氏感咏有序

予以嘉靖戊申來吊舅氏之喪因憶前此壬
辰曾侍先公一至今一十七年矣舅行政老
僅存一二而中表兄弟漸有瞠然成翁者感
今道故愴然成味

短牆修竹重來地惆悵青山一倚門相識弟兄非少
往向時斑白幾人存聲懸絕壁寒流駛翠擁千峰宿

霧屯却憶渭陽曾別處許多情況不堪論

病中謝客久矣石生中卿千里見顧甚慰
之池臺雨夜深論詩以贈之

綠窓晴陰數株槐僻徑陰陰淨有蒼名姓久併人不
識開牆誰道爾能來奇非識字無勞問詩到成家別
有才南歌不知寒漏末一池新水浸樓臺

元日公所讌集曉色甚霽學士家兄為談夜
所得新夢大異詩以紀之

昨夜聞君步赤墀瑞函長跪捧多時神霄咫尺高皇
觀天語丁寧學士知皆兄弟夢已有椒觴酬雲旭合裁

午坡文集

卷之一

四

春夢入新詩正元絲筆應誰健薄思分明五色垂
連夕同對山桂原三兄春燕甚洽即席有述
無懷少峰辛山二兄

畫堂深處玉為人絳蠟通宵簇燕頻少日漫拋詩節
共中年翻覺弟兄親微風曲度梅花落瑞氣香涵柏
葉辛却憶天涯鴻信杳兩方詩草喜春春

省中見鴈

寒鴈翩翩影不稀殊方見爾欲沾衣巧從白露先南
去恰到青春解北歸松竹故園三徑在行藏終日寸
心遠燕雲明月輝輝動徙倚空階掩石扉

約訪方高大風不果

二月關風吹不斷黑雲黃霧滿長安中原白日關山
暗近郭青春草木殘楚客飄零悲宋玉燕堂寂寞念
方千衝沙不少銀鞍便實怯于今行路難

病中書贈丁閱山水部

日暖晝長春可憐長安客旅何蕭然家僮市藥久不
至病子閉門常獨眠中散一生真學道東坡四十解
參禪丹砂信有延年効莫惜金針爲我傳

東山新卜

東山山下草堂開綠水池塘上下迴此日清音聊自
牛坡文集 卷之一 兄

遣他年高卧不須栽花邊已有三春約竹下能無二
仲來最喜晴光合乘興柳烟梅雪併相催

春日諸僚過學署觀緋桃試筆

上客春尋白玉曹春風開滿露中桃題詩細葉豈清
翰穿迤濃花濕綠袍香暖欲迷蜂自趣色新翻訝爾
初纔莫言門館昔私植四海明時屬俊髦

疊韻奉送中谿侍御遊五老峰

西望長江隔楚雲楚長雲濶鴈空聞三年病裏同爲
客五老峰前獨去君日出爐烟清裏暮山前石空
蘿月翠紛紛瓊瑤此別如相寄倘是丹砂一粒金

予方哭子觀山一月舉二而室中又有若子
懷者嘆而紀之

殊方骨肉幾相親四海飄零老病身正恨年來虛費
簪却從天上識麒麟銀河八月秋光滿玉樹枝連瑞
色新鵲鵲之間看不足聞君還有夢蘭人

歌行 吁嗟行贈夏桂洲都諫

吁嗟武皇之季難重陳鵬冠燕服紛屠戮五狐爲
十鼠密太倉月來如沙土蓬萊宮中勢何熾閭閻公
郡俱蕭索七貴更數十萬庄五使西奪千家宅臺榭
負子無處懸風雲書隱天門黑皇帝中興初改元君

牛坡文集

卷之一

再

爲給舍星琅嶠前慷慨受詔書誓不奉詔如此其
金銀貨貝盡山寸土尺地歸民間亦知此輩意
測朝廷名虛傳陸無陸一日章壯士三千失
顏色群僮盡聲教救天王明聖那可逃竟使擊鷲
完風毛由來黑物自有鬼神護區區禍福誰能操去
年青羊山諫卿遙誦翰赤眉黃巾遍山谷山西一半
爲魚肉君時念之獨抗議萬里相如親諭蜀父老携
漿遶馬拜及側投戈攔道哭招安要爲良善計斬除
寧使國威辱便宜從容六七疏廟謨盡協朝臣服歸
來鞍馬速流星大細都人識姓名至草檄手喜名星

立命中官分御膳自此殷勤頻識面無事常趨白虎
門有時密對披香殿昨日新街天上出百年盛事人
希羨眼前余子何紛紛看君磊落貞絕倫男兒有才
苦時不我遇如今有時亦有具鵬鵬乘秋恣風翻騰
臨得路舒天步時來李廣不封拜老去馮唐空獻吁
向君前拉君髯我有寶劍雙龍泉縮光秘采今幾年
長安市上估一錢君手君手城之白馬黃金驕驕飛
雪照芙蓉鮮彩艱不敢橫道前坐令九州四海掃蕩
無烽烟於戲贈君之意何纏綿贈君之意何纏綿

揀塘以

午坡文集

卷之一

五

皇太子生將表入

賀乃出張老所畫海山圖示于賦以別之

聞君昔日官山東夜半長登日觀峰峰頭坐看海日
出海霧歛吸扶桑紅含聲欲動金銀闕倒影正射玻
璃宮天吳作浪翠蛟舞萬頃一碧千山風孤根齒齒
石龍從砥柱花立波濤中俯之已恐坤軸折仰探要
與天關通海水有潮汐虞淵亦溟濛何如此石萬古
常不改直與天地相終窮君本天目士因之盪層霄
東靈氣與岱嶽會操筆賦比玄虛雄三年不波海潤
重大明銖照離層空似水車書幅帙同一如江漢齊

朝宗君平君千萬里之行自此始張老圖之良亦上
看取柱石明堂功

二生行贈別郭元定陳景春

郭生十八青雲姿安吉陳春差少之風前皎皎兩玉
樹白日照耀珊瑚枝意氣而翁各蕭爽獨來與我心
相知善善何妨易子教多病却愧為人師予觀元定
志不小奎山四日何草草孔門好學回如愚終日沈
潛恣探討春也好奇漸成癖為文耻似富世格比家
意恆會有神每一覽之三嘆息龍媒比足驥中野冀
群紛紛材盡下郊魯仍慙振鐸餘由求已是升堂者
陳將東去郭西歸昔何會合今何遠丈夫立身業
早學道蹉跎空是非

洛陽橋留別常鷲沙太守

使君意氣凌蘇州吾邦太守歌賢侯相逢投劍不相
識且復還珠滄海頭我來泉中覓豪彥三年別君今
一見觀風攬轡洛陽橋看碑餞我端明殿今日與君
湏盡觴坐間有許無有在許方仲素許子豈不偉
者生未得皆荒唐倘來亦自有真宰達何必聖
何狂君不見颶風吹天海蛟吼天吳失宅瀾夷走瀕
東海是風恬否鳴呼眼前得失爾何有丈夫自樹

不朽

汪楊二兒歌

俱甥姪同
日來詩

汪兒九歲方瞳清秀骨神髮雙眉橫沉疑不語思香
香童烏侶覓楊雄經楊兒颯颯動英意如珠走盤光
隆地當遶大嚼傍無人八歲真有食牛氣吁嗟二兒
並神物淵流山峙情非一玉階新茁紫蘭茸清廟均
期璵璣質我舅二女道蘊資蚤歲能歌舅氏詩王門
王門斯者奇東床坦腹雙義之君不見伯樂要有相
馬訣驂駟駒中識汗血

朝天圖為具侯作

牛坡文集

卷之一

五

五雲飛花白片片雲中簇出蓬萊殿高冠端笏誰
見吳侯燁燁開生面熊羆虎骨領雙燕玉漏蕭蕭
箭催金門沉沉魚鱗開文輝旋蹴履聲上輕橋清切
玎璫響琅玕風動萬年枝芙蓉露濕雙仙掌細觀此
像顏色異不疾不徐有深意遑遑似抱憂時策香杏
如存經國計男兒讀書破萬卷一朝到此非容易懷
忱欲吐承明帝嗟侯生長湖南陸洞庭衡嶽鍾英
早聞壯志空七澤幼有英聲振九嶷一從謁帝館
組千里分符判茲土三載偏勞撫字心六縣不聞蘭
絲苦河南治平誰第一無屏姓氏超前古伊予坦腹

卧江烟渚鷗沙鷺相追旋覽君此高忽飛動高歌
劍心茫然致君不聞杜陵語長安卿相多少年為君
拂拭清廟弦使問長安向日遙

二郎行

霜清燭明宵未央主人對客情何長尊前驅展金
鐙為我翩翩見二郎大郎七歲眉目揚小郎精神
歲強僅讀中庸與大學問之朗誦皆成行而勁氣
誰可當晚年得爾生輝光吾邦前輩說爾祖功名
廟今琅琅靈運祖德要有述譽譽傳者茲其芳伊
番歲能文章只今三十空行藏吾兒早晚解蘭華特

牛坡文集

卷之一

五

南同登清廟堂

燕京上元歌

璧月珠星綴洞房綠蛾紅粉閉新粧君上樂事宵無
極海水將添宮漏長

其二

教坊新曲奏霓裳國昇平庶事康長樂宮中春似
海大明門外月如霜

其三

寶馬驕嘶金絡頭當軒下馬出吳鉤紫貂脫下黃金
魚笑擁花姬上酒樓

北四

自是百戲六街極萬戶千門徹夜開怪底梅花吹落
盡隨風一片踏歌來

其五

芙蓉清月鳳樓斜宮使傳宣向主家帶月直趨深禁
裡軟紅塵外七香車

其六

梵王宮殿佛輪張出海明珠面面涼金粟影中天界
淨玉毫光裡雨花香

其七

長安花月可勝情羅綺春宵照玉京雲母屏開仙子
洞蓮花燈滿化人城

星士閨東泉持所得於諸公之詩見予山中

予頗通五行家言而不與之談賦十韻為體

梅軒東昇別號

冉冉歲云暮咄咄手書空志士苦不逢君子寧園籬
爾本江海客胡為見我寒山中自言談天屈郊子其
安多識卿與公新詩彩筆富珠玉展卷白日拿蛟龍
使我恍然失心疾一目萬里開層胸落魄何須怨貧
賤得志豈必皆豪雄造物小兒偶拙弄其質倚伏將

無同就中此意合了不用交談錦當軒一樹
梅花禁為看幽人冰雪容

金華太守行贈姚在明

春江花柳夾岸春太守彩鷁穿鳥鵲金華郡郭傍山
引太守朱輪集熊羆金華地亦善太守官頗尊男兒
二十腰辭銀二千石祿身不貪漢卿半守令淮
陽豈得生悲辛君行越水南我望燕山北越水燕山
幾萬重相思後夜無終極越南三月桑麻青遙知間
俗到蘭陵蘭陵美酒不計品嗟君性苦不好飲李白
一傾三百杯何如寄向黃金臺擲地狂歌一醉後新

牛坡文集

卷之一

詩

詩好縱百篇才

詞詞予得放潛避病臥海邊旅中太守邵君夜

亟枉視致而館之所以醫藥予甚至經旬辭

去為製減字木蘭詞以別之

孤燈旅店榜人錯擬文星占忽聽鳴騶深夜門傳五

馬車庵留父許藥裹關心皆地主此別難忘一曲相

思調更長

沁園春一闕奉壽予一大兄

艾葉成人榴花結子又是端陽喜新浴振衣蘭湯香
滿佳人續命金縷絲長昔日五言當年胡廣並眉滿

華引事觸泥如君有蕭蕭鶴髮具慶高堂○追思少
日鷄窓觀黃卷幾夜共螢囊看修忽弟兄都成老大
踈此事業各自悲傷北斗遙瞻東山高卧贏得蒼生
付廟廊伏元方好崢嶸雄劔早拂秋霜

秋日展大夫人新壠登旺家尖後龍山也和
蘇東坡大江東去詞一闕

登臨何處天宇淨極目高秋雲物不盡長江環似帶
萬仞孤峰左勢奪高尼晴分吳楚一鴈遙飛雪神將
嶽降名世篤生豪傑山中玉露秋溥幽蘭叢桂馥馥
清香發一陣天風吹萬籟林下不教寂滅身外浮沉

午坡文集

卷之

五

人間寵辱不上潘郎髮中秋節近廣寒擬將明月

野泊掃茂陰席地而坐假寐獨時既覺吏人
掬澗泉飲之忽野老自栗田中鞭黃犢而去
者作南鄉子

隨意泊蘭舟綠樹陰陰席地幽假寐忽驚山鳥喚悠
悠落日烟橫古渡頭不是戀沙鷗濁飲冷冷一掬秋
野老急驅黃犢健休休報道山田粟未收

陰坡兄治陂上流每大水陂輒壞輒復修治
已而竟成作浪淘沙以美之無訂私約

以上好盤桓分付蛟龍明年春漲保平安呼我一尊

陂上生同聽潺湲誰說補天難煉石功殘江湖磨
正相聞何日中流看砥柱獨障狂瀾

聖恩風才四夜都司席上餞光祿屠公分韻得青天

有月來幾時賦

林廡修高會長進列朱纓浮觴無緩筆一曲三四行
不誠歡娛之子懷遠征握手一為嘆東燭猶攔盞
攀條摘荔枝枝葉何青青

其二

古言荔枝樹漠漠繁陰連扶疎蔭華母終席坐屋邊
皓月流素波金疊漾青天惟往會已促良辰情更延

卷之

六

姝姝難重持舊紆誰當宣

其三

我懷鬱以紆微涼盡瘴牖開襟向北風仗劔倚南斗
舊情傳修翮萬里亦何有良無金石誼豈必同杯酒
憑君五色絲繫我雙瓊玖

其四

瓊玖相要結光輝比明月佳期修夜望昭簾圍歡
雲裾振丹陛章甫帶諸越忘年感綢繆揆子傷薄俗
所期峻明德離合弦與括

其五

明德豈不施負翼希天階扶遙迅長風萬里從東來
致理在今茲皇英蜚九垓明堂荷隆棟宗工萃群才
肅肅振鴻儀馳猷懋方來

其六

歡懋端在茲達人驚修軌黃鵠狹四海那能獨嘶羽
周容諒匪度磬折咀餘子不見處禪中生死風與蟻
此理難戶說持贈知者幾

其七

相知良獨難相見復何期朱明曜南流浮雲羣西馳
蕭艾變芳草青黃悲素絲衆人憫好修貞心重隨時
午坡文集 卷之一 先

矢歌不能長愛子千金軀

夏日偕東沙赴揀塘北園之遊

佳辰恣行遊以我心所賢來登山上亭共聽風中泉
嶠嶽展瑤席蒙茸藉芳荃蟬鳴高樹間涼葉墮我前
脫巾謝塵鞅箕踞臻忘年摘文陋建安尚論窮義料
緬彼域外觀息此區中緣

其二

爲歡日苦短選勝猶及宵帶月出松門歸烟鷺蘭橈
槩入菱荷側實採芙蓉漂露氣襲芳蓀風香暢新蒲
湛湛玉宇清熠熠金塘搖綠樹漫波底遊魚戲星杓

伊予二三子撫志良逸迨今夕念有永志返曩所嚙
依依丘中廬咄咄塵外鑪

王國球得子

我生三十生蟬正忽忽竭壤江上遊與君話蕭瑟
充間見佳氣啼聲聽英物爲爾桂林中新挺一枝出
一身那得輕萬事從此畢起視黃鵠樓光景猶未沒
春日偕胡用夫編修曾汝誠給事魏師召王
邵張濟甫儀制出城訪李邦良

佳辰眷良匹結駟理輕策朝暾升木末夕雪浩廣陌
物意通駘蕩人情轉悽惻悠悠園象運忽忽年感隔
午坡文集 卷之一 卒

豈無同心人將爲遠行客已茲睽拆嘆矧伊川途道
紛紛楊朱淚多岐竟馬索

又

古寺帶通阡望近行逾轉下馬展歡觀連揖道情款
開樽倚雪砌布席臨風館東燭繼宵長揮戈惜日短
長咲豈殊孫窮愁謝嗣阮至人物不嬰大道基仍坦
智愚同一盡棄賤誰能迢如何賢達士威威常懷慙
鉅能離別難所恨知音遠

桃源曉思

曙旭隱東渚宵櫓橫晨岸荒城魚鱗散不屋雞聲散

遠昏樹如蒼群起鴉已亂汀香雜蘅杜中集危與鴈
傍徨候吏出踟躕漁人看予方起蓬垢束帶展微幔
嚴程飭行役因之騁幽吟努力在王事夷猶日將晏
詔逮九日過湯陰縣撫時感事想動老親之
懷述以志慰

九日湯陰縣孤城爰里偏

爰里在縣北五里

沾衣非峴首演

易是周年拙薄名為累孤危繫合纒不容寧道大相
識幾人全楚未淮南似朝應長孺賢天威動地下霜
履惜水堅報國仍厯有微軀忍棄捐凌晨隨馬逐入
夜傍對眠病與愁俱積時序屢遷川原誠邈矣風

午坡文集

卷之一

五

物轉悠然蒙難惟求志安常即奉天但能齊得幾何
必嘆也還梁獄書終達度廷任生還侍主聖死
不受人憐氏益川心迷憑誰多傷力孱猶強飯衣
薄已裝綿憶別處行定勉旃故依南極望長
賦北征篇

外弟黃棠甫北征兩夜就山中言別即席授
贈蕭訊貞齋少峰二元

積雨滯空林頽然卧愁寂依微遠山暮四際烟如織
忽聞有車馬漸近蓬蒿宅開門走相速而乃遠行客
客濕綿袍泥履更巾幘登堂叙契闊炎炭展促膝

家貧近力田頗能具黍稷高談劇中夜東燭失旦夕
天寒歲將晏之子涉焉適三年下帷勤不破董生群
奉臨軒問工射直言策揚葉無百步一發輒中的
來朝捐寬博去通金園籍伊子存老醜于世本何益
龐公入鹿門久矣無交識時危抱經濟貞兄萬夫特
沉浮在留務隱隱重南北昨聞拜祭酒幸迓陽山醺
況復小司寇文章已稱伯同聲復仲氏相間搤翰墨
茲行二三子聚首同京國清機各白面列珍在瑤席
綢繆倘子訊僭羅尚猶昔所居泗漚坂近已通溝洫
太平付公等報稱各努力悵然或盡上何時展良覲

午坡文集

卷之一

五

山中尋汪直齋司寇重訪即席贈三十二韻
寒鴉歸已亂落日猶在屋棲遲衡門下青松伴幽獨
會心豈無侶結念勞中曲誰知足音喜是然得空谷
顛倒走兒童揮霍潛虞鹿無端諸宿好有客成不速
家貧市復遠咄嗟惡酒肉薄收南山豆言採東籬菊
澗泉鳴白釜茶烟起青竹臺臺留宿飯舉爵寒玉
月色皎如練霜華白於燭坐久不知末凍寒寒飢粟
史君自何方仗節隣巴蜀萬里觀碧鷄一舉凌黃鶴
襟臆驚老吏引經折疑獄禹泣灑皇慈湯網疏荒隩
歸來無長物手持恤刑錄干必大門閭世泰通細屬

守也木蠹人其行理傾覆懷昔因緣鐵道義君獨為
敢言非其罪幸耳完初服所恥匹夫諒白頭於溝瀆
僥倖把犁鋤薄能具饘粥頽然或一室形骸餘未本
感無窮斜書奇字尚能讀頽然或一室形骸餘未本
豈不懷榮名惜折非所欲為備守貧賤寧死義不辱
殺浩且書空君平難預卜綢繆感新締慷慨悲陳躅
丈夫志不朽濟世非干祿早策要路津君行慎高足

寄題李太和城西書室

雁落李太和妙年志不分卜隣啓東觀大和居隣擇

里居西門矮義拆一字下帷破三墳故抱直言策將

牛坡文集卷之一

酬明主恩窓留舊溪月榻引靈峰雲惆悵東華者而
能長憶君

送小石兄赴潛山知縣

江流浩浩橫沛天地中紆徐九派入萬里歸朝崇
我祖家胡陵開鑿肇萬功長橋亘百尺晴天跨飛虹
巨石撐仙人按地摩蒼穹中流信砥柱元聲在黃鐘
摘下有石名仙人石形如後鐘而先伯父中丞公取以為號所以能靈代不乏
英雄伯父大中丞歲立華與嵩七尺偉軀幹百怪羅
心胸若有一个臣休休有餘客至今公情同嘆息道
此翁吾兄儕家學東哲自兒童珠將咳嘆成字與

科通風神既醜藉詞承復冲融揮秀良何難身功
為工况當全盛世諸父三四同赫然布中外一一皆
人龍而我弟與兄三十充洋官蜚英袞振藻聲華擅
江東兄數獨何奇流落守三冬抱璞傷屢別散裝經
幾縫宜盡工拙殊要自有達第創聞大老言兄不忝
父風杜南相公報書貞兄云大率文采磊落不忝鍾翁可重也潛山且一試宰割
親儒雅丁寧保障我慎勿薄花封道行志不乖何必
卿與公天子重守令三途並登庸何時報政來便道
桑榆從起居大夫人徵書下宸楓努力忠孝繼榮名
以為終

牛坡文集卷之一

擬曹子建贈白馬王彪七首贈胡子中

我友晨在門駕言理車轍難迅行前嘆饒積雪

春交氣候異半月寒猶烈攢攢路傍柳榮華未堪折

其二

折柳意何如念子即長路高原厲驚颶悲風忽如怒
豈無並命為翻飛不能顧靡靡騰行惻惻勞心素

其三

勞心兩夷猶弭節微行勒登高一還顧冠蓋傾皇州
白日曜朱纓風馳若雲浮如何同心子去去不我留
世俗競周容周容將焉謀嗟今良獨難感此百

其四

憂翻不能言念于心所教始謁承明應待詔青銀門
紉蘭結芳蕙齋封奉明君常恐鴛鴦鳴百草徒續紛
遊意忽不愜舉叩天閣飛燕扼中樞赫赫雷師與
風波一失據迥片南江濱昭質苟不虧幸與晴昔論

其五

晴昔漢賈生抗身薄伊管一朝登漢廷萬事俱懣懣
迢迢治安策為策良非緩謬被絳灌徒諍言日損
孝文恩豈薄宣室情何款君心倘終察長沙詎云遠

其六

午坡文集

卷之一

室

云遠長沙謫子行近鄉國人生天地間亦如遠行客
轉蓬逐回風飄飄任所適仙人王子晉茫昧信匪測
區區倘來物得失豈真則

其七

真則所思忠信德之軌君子重天躬知士量伊始
所不愧前修九死而無悔常聞哲人言禍兮福所倚
子行良栖栖努力完王體庶幾崇令名千秋昭仰止
吉風歸宗若赴范侍郎衡材之約同汪侍讀東苑

方都司益齋

歸宗一丘歲萬壑元氣誰將泥池鑿窈窕中開碣石

門虛無倒倚飛雲閣况是風蛇山水癖忍能不顧

書約百年此地到豈多三人更我歡非索將軍仗劍

狎猛虎謫仙把筆騎黃鸝曲磴真輕鳥適欺諸天

與人蹤逸石壁陰岑有嶄嶄珍珠滴亂無清濁

一掬冷然洗心處五月翻教暑氣薄丈人言於白日

高芒鞋晚怯青苔弱小方依依思不淺知我翻翻興

猶昨范江二公別携手獨上香爐峰決去方獨過分建

郭碧海玄壑賦映澤大野莊生懷廣莫緩步移床坐

暎暎得勝時茶蘼還却湖水清從寺裏來東花黃向

僧前落夕鳥一聲山更幽幽人何不終焉託

午坡文集

卷之一

室

丹鳳朝陽圖

蘇侯錦軸一丈長暇日手携登我堂丹青煒燁千朝
別白屋展玩生輝光細認作者誰乃是建安王建安
能書亦能畫早有賢聲傳數下信手烟雲無毫髮能
令匹練增高價瀟湘之南衡嶽連貌出昆丘如眼前
威鳳獨立翺其羽彷彿正在岐山巔和聲竄竄屬天
地變變日東雲扶桑春海海水沸忽忽騰騰流萬氣
詠如大臣擁冠劍蓬萊獨對承明帝霜毛皎潔志不
移老鶴長鳴子和之夕隨定飲瑞池水朝哺戲得奇
四芝復有青鳥在深樹金衣客持雙雙語細聽雙雙

棟塘

世情對面不相識每於大道栽荆棘亦有東園桃李
花不言成蹊人共誇我翁如蘭忌當戶含馨屏臭懷
貞素野塘幽深風景暮手植亭亭雙棟樹勁質那憂
霜霰零苦心獨抱烟霞處有時結網羨雙魚適意還
將蔓草除竹下真同蔣翊逕柳邊只擬陶康居臨水
渺渺滄洲遠芳桂馨華歲應晚他時脫遽度門遊東
翁同結三台伴

河路逢陳德孚郎中

送君憶在城南陌燕山雪花白楊柳青青沙日
照四月相逢潞河側會稽穴赤城探窮司馬後
賦與孫興豪西湖晴日野烟宵歌舞同誰過六橋月
色定棲靈隱寺春風幾度浙江潮看花昔日長安道
三百人中爾年少麒麟曾將老吏驚雕虫耻作書生
調十載西曹畫省郎手持三尺辭君王詎爲頑民試
鐵鉞要令中朝存紀綱天威祗肅罪人得萬里星槎
泛南國星槎昨日渡天河海若天吳靜不波已知中
國聖人出况親威儀漢使過扁舟歲月我蹉跎此外
千載文集

河西務十里阻風東談地官

沙黃日白天欲暮長河簸濤風力怒遠樹全分薊北
門行人正滯河西務緘書寄與地官郎可惜相逢不
盡觴扁舟兀兀共離理回首故人空斷腸

予曩出詔獄頻死承志軒望湖仲季日持羹
飲食食予玄寧觀中心常德之還山十年望
湖一日訪予東山別墅而其仲業下世久矣
感今道故愴然傷懷輒申長句投贈望湖因
奉訊其尊翁清湖丈人更寄微訂翁去歲

生子故未備戲之

憶瀟淮南蒙禁錮虎閣畫中雷霆怒獄中不報鄒陽
書天王明聖臣當誅覆盆何意垂幽照金鷄忽放生
還詔是時道路但以目掩泣仍妨開口笑投身屏息
寄玄宮歲晏陰陰吹烈風寄食往往腹不充逆旅二
仲煩能從締袍豈忘范叔惠一飯頗恤王孫窮回首
十年如一夢而今痛定翻思痛鑿飲惟知澤不偏爲
文敢說窮難送忽漫相過非有期兄弟君家爾白眉
感今道故忽惆悵爲爾廢誦原鶴詩奇毛獨覽德輝
起逸足早奮青雲衢世間萬事一反掌福禍相因互

牛坡文集

卷之二

六

來往大允區區蛇頭何足爭雄長男兒生不流芳與
電滅說書緋袍無繡蟬殷勤寄語清湖公七十徒飯
鬚眉慈孫曾繞膝重復重去年老蚌那又開珠叢眼
前福緣嘖能同病子久不愜頽然卧雲松秋高欲泛
剡溪棹登堂忽拜鳳雛翁以翁綠玉杖躡景蒼精麗
聖廟望湖子爲翁一登天柱之高峰滄溟直瞰扶桑
東

事屏卧空林而應台應樞二煙桂業南雍並
來告拜請得一言爲訓乃無論平拙走筆書
數百字與之因便訊徐向客于博

野夫肺病秋山裏高齋獨出商飈起風塵又息漢陰
機烟霞迥隔長安市二生比翼來翩翩拜別欲買金
陵船自言克嘗入大學便當卒業居成賢我聞阮家
南貧北常富赤兵威也稱諸父就中子姪誰良竹
林曠達驅今古幾薄悠悠事不前只今四十無聞焉
如予白日多拋却稱爾青春各勉旃世道更翻疾於
馬富貴誰知倘來者試向烏衣巷口過聲豪何處追
王謝爾曹衣馬戒輕肥五陵惡少非光輝閉戶好尋
中首寺間遊希上驚見磯古人藥石爾知否貴虎不
成翻類狗取士裴公先審識教家柳氏垂忠厚題詩

牛坡文集

卷之二

七

送爾江之東此去先逢徐句容故人厚祿如相問道
我功當課上農

奉贈大中丞應臺傳公巡撫陝西

雄關九道開邊處翼然天表尊神京大半安危屬全
陝固原節制兼中丞烽火遙通黑水外氣運幸值黃
河清上聖宵衣屈群策推轂肯使邊臣輕中丞氣與
衛霍會八九雲夢胸中層衣繡曾爲直指使按劍宿
備洮岷兵況復威名甘與爾爾落不問知旗旌比年
借寇撫江右坐見列郡甦疲吐一朝經畧付西事詔
書授鉞仍專征知公爲謨自宏遠耀武耻勒燕然銘

豈必降王蓋河龍要使悍卒知朝廷大抵足兵先
食各處果草充盈吁嗟也政廢不講舊管千里誰
共持之朝廷運本自耗臨變難買良策經古來邊助
有難難中豈得無常程者吳金牌又寂寞吳馬不
至善能行國家利權在在實堅廷得操奇贏中丞
雄果雄軍伍遠老老後劉麻城茲行報國存至計少
小不用誇長纓等前從容白羽扇指揮坐側單于情
妖氛一洗施頭落漢月萬里邊笳軍中興良弼帝所
寄傳說無乃星之精中國行當召司馬西賊久已聞
歸刺至事杜絕合等在犯人鼓腹詭昇平

午坡文集

卷之二

主

午坡文集卷之一

午坡文集目錄卷之二

序

成化丙戌同年世誦會錄後序

送劉子德遠奉太安人還吉水序

送魏子監稅蕪湖序

送許子之順德推官序

送丁子知東陽縣序

送崔大夫守順慶序

送右司馬養齋徐公歸武進序

送李子序

午坡文集

卷之二

一

寄萱通祝序

寄方侯序

寄西川四十序

寄丘翁序

送蔡進士通知歸晉江序

別屠公序

贈徐長公序

贈徐公提楚藩左使序

贈胡大夫序

贈郭長公權晉藩右序

送都御史陸公序

送藩左使陸公入

覲序

送陳大夫考績序

贈憲副吳君備兵威茂序

壽太宜人序

贈余武選序

刻崇正辨序

歲考錄叙

壽夏相公序

牛坡文集

卷之二

壽袁令君叙

贈周令公叙

送袁令公赴 召序

贈何君序

相國嚴公壽序

贈郡太守少溪盧公序

叙賢賦贈蒲山尹侯

贈谷翁序

贈石居子叙

武舉錄後序

已亥應陳道長鄉試錄序

張東沙集序

送黃子判齋林序

送崔大夫守順慶序

牛坡文集

卷之二

午坡文集卷之二

成化丙戌同年世講會錄後序

世講會何會世講也何會乎世講世以好講也會也講之好使世也講為時達先大父丙戌同年之子若孫也時尸之大司成許公函谷暨其仲氏大司寇公松臯也許何以得尸成衆志也何成乎衆志許之先大夫冀殺公於社稷功最豐今嗣之通顯在丙戌無出許氏右者函谷於會貴而長貴貴而長長志無弗同也達與乎不及也何以不及從王事也不及何以錄所知也所知而不及於會凡得錄者二十有三人

午坡文集

卷之三

示嗣是而有知焉義皆得錄也錄何叙叙年也二十有三人何以不叙弗知也知其人弗知其年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必以年何從先君也凡為先君者有兄弟之誼則凡為其子若孫者皆兄弟也使夫凡為其子若孫者無榮辱聞之者皆是以與念厥考勵自樹也君子曰是舉也見父子之倫焉見兄弟之誼焉見朋友之交焉情而道久而不論

送會子懋遠奉大安人還吉水序

大安人之撫有懋遠也視其性慧測其向尹而確曰必大會氏使之學少而有聞長而肆力焉既擢甲科

即迎大安人如京師會將有遠白以請贊之力懋遠果之詔落職更即賜環畢竟以寢遷得推其封於大安人居無何大安人謂之曰爾父母無擔石之儲賴先人寡大不答也而生爾今爾於荷受用及於我二人我二人之頌足矣寒且退爾等京師盡誅我西歸懋遠曰非存仁無能為從必奉之表其情於上許去之日江子以其屬追而餞之園門之外懋遠揖而謝曰存仁之不肖二三子所聞也以二三子之惠獲率其襁褓之訓以奉

天子不及於讎而蓋其殃

午坡文集

卷之三

天子慈聖復與存仁得奉毋西歸死且不朽二三子其勉出乃力以競舉厥官尚無好我君明威食曰懋遠歸其親不忘其君而規及我友朋是行也其允臧爾乎江子則執懋遠之手曰二三子謂子也則有辭焉管敬仲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子之請天子曰人情之欲事其親也如水之走下也其誰能壅之明王不庸人之子而置其親是以歸子則子歸也以親也亦以君返而吉大安人將語子曰君子不先時而計官亦不後時而替業明君在上爾安得長此暇逸必速去我則子來也以君也亦以親不亦可乎且今

省十三而不用兵者六河決濟浦而耦此度土者三
然豈在明不見是圖以今之變明若觀火詩云心之
不皇暇寐寐之不遑而從康乎予懼子及於家
而遂懷宴安也於其去輒以家要子懋遠曰詩云豈
不欲往畏我友朋其此之謂子花時而往及花而見
諸為子約之江子曰諾賦白駒衆賦菁菁者我懋遠
賦伐木之三章乃行

送魏子監稅蕪湖序

魏子官於都水暮年而底績司空以為能居無何蕪
湖主事牒來請代於是司空登魏子而告曰蕪湖阻
川帶湖關金陵而閩豫章三鎮之材惟茲出焉東南
之要津而天地之利數也惟我王官咸揀一人以往
釐其稅事國用賴之是役也惟爾實行廉而能勞可
以無煩遂疏其名於

上遣之魏子有難色詎江子曰某之業其替乎上士
貴道中士貴名貴名者將嫌是務遠弗辭於亢率其
忡忡擇而從之猶懼或即夫惱惱也以速官謗矧宅
於利乎利猶淖也不可鄉邇入而賊之鮮不汚矣誰
能察之孔子之歎不及盜泉惡其名也名亡則實從
之矣歟泉猶歸其名矧身犯其迹乎江子曰有是

我則誠淺之為夫也水之溺人也人實溺之夫勢非
利淡也乎國之張官各有司有其致一也無低昂焉
敬而從之鮮不濟矣先子而事事者盡非其人乎而
率是嫌也必遂請於

朝以求罷其役可也是欲天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
也山有木工則度之我有才人則使之子以能見使
而威以承之及其類矣受知於人而獲使之而弗克
終之不可謂信擇事而承之不可謂恭畏其難而遂
輟不為之不可謂勇不知迹與已之不相及也不可
謂知恭與信人之大閑也知與勇事之大機也而一
去之將不免矣可得名乎敢布腹心子實圖之以自
茲克顯厥聞也不亦可哉其勿示人不廣也魏子啟
容謝曰善哉吾子之言盡而忠約而有章二月魏子
如蕪湖

送許子之順德推官序

七年春王正月許子至自翰林之役
上嘉其勞召大宰氏葵之乃以許子為順德推官去
之日江子集同官於司寇氏者觴之燕丘許子執爵
作而言曰迺

余天子冥視而迷聽唯小大康官亦罔不濂除厥志

惟懼危懼若將隕於深淵以共承天休予不佞以先
大夫之靈獲從二三君子之後茲役也匪不殷是徵
惟刑之微憫泗訛亂實沉中疚乃不良於圖將罔克
利於我有躬矧曰其克有樹於官敢微惠於二三君
子以光臨予不然亦唯是二三君子之僇辱焉茲多
不穀其何重輕之與有袁叔吳仲顧江子曰都厥知
艱哉有不往往必濟矣愛莫助之其此之謂乎江子
曰艱徒知也艱而已矣其何能康遂語許子昔者先
王之為郡也有守與貳若伴守尸之貳承之伴分之
料其卒伍美其錢穀以時布之而守哉成焉若厥小
大獄則實惟子之攸司執之勢如鈎之淵如蟻如鬼
如不可得如是故君子之盡心於茲也不先而逆不
後而遠不斤斤以聘察不悻悻以恣威不居君以徇
獨不仇仇以誅微乘其空持其平綽綽俾俾克威克
明以尚於中行在呂刑有之德威惟畏德明惟明吁
念之哉予唯鑒子夫慧而貞愿而毅寬而有制剛而
不激簡而無所漏憊則通愿則民信寬則各得輸其
情簡則不煩剛則不憚五者德之興也事之基也而
艱以終之鮮不濟矣厚其與崇其基以樹吾子之不
朽其在茲乎且吾聞之拓疆固圉定傾保大功在

在廟謚曰襄毅者子之先大夫也詰邦國糾萬民簡
帝心命以司寇者子之伯氏也則夙夜匪懈懷伯氏
之勲以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吁念之哉在大
雅有之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許子撫然曰命之矣今
之好我者其誰與予在小雅有之人之好我示我周
行
送丁子知東陽縣序
東陽令缺浙守臣疏於
朝下大宰氏選於衆丁子往感江子見之曰子難東
陽乎曰劇邑也步也聲任重轅而駒負之使致之遠
庸可幾乎江子曰異哉子之難也我則不難而難東
陽其為用之吾聞越西之民深中而數化群而黨
訟而堅君子之事於茲也必知其情而審其習俗調
其政令以時播之而董其弗若父而決焉服諸如鑑
信者如著懷者如乳無弗革也往往治用休暢協於
上下吾子緣情以經俗則政和矣至誠以孚豚則幾
動矣除惡以務本則震興矣政和則宜誠立則感震
興則備具在我矣以達於民如火之燎于毛寔無待
之東陽之民皆子弟也為吾子者不亦難乎丁子曰

諾吾往矣必筮之筮之吉其卦遇屯江子曰神告矣
雖盤桓利居貞也利建侯大得民也貞而得民吉孰
大焉是為密雲未敷雷動其機聚其絲縮如芬如
經之綸之君子只且神告矣是月既望丁子如東陽
送崔大夫守順慶序

郭之勳尚書隨崔大夫不可

天子聞之奪尚書官而直崔大夫會天官氏籍崔大
夫竄逐擢知順慶府事于時天官氏述

天子意旨致崔大夫而告曰嗟爾守臺試爾刑辟爾
周勤恪慎惟我先王之常憲是明是式罔有攸貳以

千城文集

卷之七

七

好我天子明威天子嘉爾爾是以有順慶之役迺順
慶逃在西土俗標好仕聞地多阻民鳩劇孔利輯之
實難爾其敬揚明天子之意畢布乃心力式別利器
以篤前烈順慶底績天子大究爾乃弗續忝厥命其
於爾躬有戒崔大夫曰惟力之弗舉其弗能益惟克
濟瞻敢不惟嘉言是服載除舊而行別於江子江子
者崔大夫同官於司寇氏也則謂崔大夫曰子以進
士為郎一年而聞三年而放放不脫六年而裂土五
伯里休茲往矣其若之何以從政崔大夫曰民指也
力則力財則財惟屈伸其弗敢肆必以道小大之神

各有攸司犧牲三帛惟國有常事某弗敢瀆必以實
上官執殿最迂其第毒肅其民周旋惟善則不失名
譽某弗敢蹈必以則民之有奸宄猶苗之有草草易
滋蔓蔓而除之則難某弗敢蔽必以法武國之藩也
禦藩啓寇練甲兵繕城郭某弗敢惰必以時江子曰
若此者可以從政矣愛民仁也禮神知也事上禮也
除惡嚴也讎武勇也吾子強志而植學偶才而習事
志強則堅學植則遠才偶則達事習則精而仁以體
之知以出之禮以守之嚴以行之勇以備之如農夫
之治田也耒耜具矣是穡是藎歲其不獲

千城文集

卷之八

八

送右司馬養蒙徐公歸武進序

歐鎮鎭華檄書晨夜至機務旁午

天子于是

詔貴州巡撫都御史徐公問入為右司馬佐本兵之
務子謀也鄙至是甚喜幸米公公至則

廟謨既同孽克獻誠公則條陳大事大要布威德明
賞罰勵兵選將以遏亂源與左司馬然公添計周畧

裨予不逮予用不歷不悖克率揚

天子威命飭靖諸鎮

皇心載寧若無何公杜門註朝籍人意公之暫暇息

也已而旬日不出已而越月又不出已而遂奏上其
畧曰臣少小孱弱多疾病誠被錄用周旋四方之役
者三十餘年遭遇

陛下致位卿佐不虞分過苗生沉病與作防於食事
近以問醫醫曰殆榮火澤而脾病也不攝將防於躬
折其天年幸

陛下恤臣之私故歸田里少延喘息臣不勝大願

天子應公志決乃俞公歸于是九卿百執事群往視
公則議者曰人臣年及去疾去不得其官去三者有
一然必一疏再疏三四疏迴得去公年及耶不得其

年幾文集

卷之二

九

官耶而公願請去果疾耶而

天子以一疏辭俞公去皆衆人所不識也公曰不得
其官而後去老不已晚乎若年及去疾去是二者則
去就之大較而辭所以盡大臣之故也不有嫡子乎
家以之承也父以之屬也非甚不得已不能一日置
其家而不之理也是所謂應門之子也其次則綽綽
然矣大臣者亦視其責之專而君之攸寄與否也責
專而君寄耶是所謂嫡子也則是不得乘以其年與
疾論去就也不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乎願子則猶
綽綽然者也而况果疾耶予以疾請

天子推誠恤隱不虞臣之有他故也一疏而俞
聖恩之厚也若謂

天子去留大臣必俟其三四疏而後俞之為得也則
是於其一二疏而嘗試之也是以之乎窺

聖人也乎曰其矣公之勇於身而不知於君也是舉
也內不謀於妻子外不開於僚友見數而作不俟終

日

天子應公之深恤公之至而竟不以彌文留公是蓋
礪砥臣節風示天下遂一人而抑揚進退之微權也
不然則拾唾握麈而不知止者皆藉一說以為之辭

年幾文集

卷之二

十

其無乃廢

天子之命而臣幾賴乎九卿百執事食曰然謂予公
僚長也且知公深宜序次其言而重公之行

送李季序

李季者家賢人也矯矯尚氣節予益李季二歲聰明
他才藝弗李季逮遠甚李季願先事予人意氣弗予
當者即弗常李季予起而赴闕也已李季為祠部郎
名聲嚴放教出予上而大宗伯者自其在庶僚雅愛
善李季至是予大慶李季得請大宗伯將大究李季
所得為而恨予之竟為遣也無有惡李季於大宗

伯者大宗伯若弗之有聞也時

天子好禮咨大宗伯皆且至大宗伯以屬李于李于
操筆無弗稱

天子淵懿

天子益賢大宗伯大宗伯于是信李于益堅惡者則
更其端謂大宗伯曰為人臣者無外交李公之屬吏
也多外交私其事於人將為公甚不利為剝以厲時
時激怒大宗伯大宗伯乃訕訕然疑洄洄然不覺其
言之入於左腹也則拾細小劾繫李于於獄予時為
司寇即當鞠李于則讓李子曰今之即官事尚書有
午坡文集

卷之二

士

不磬折而趨睢盱而視乎有不唯唯而是屏氣而聽
乎有不於尚書所親愛懇懇款款而異其朝夕道達
已乎子之事大宗伯也衆疾趨子徐徐上衆俯離地
不以寸子微俯仰視直顧鉅鉅然荷案與大宗伯論
可否不問其所憎與愛介介焉務臧否之為得大風
有應貪人敗類子則有隱何貪人之尤乃當其不應
事理具獄書報

天子天子重大宗伯言出李于於湖州李于感而自
訟曰甚矣相信之難也日某之承乏在部也大宗伯
於郎官中獨見禮信而今伏辜者竟某也予官之向

乎不見彌子乎方其見信於衛君也矯駕衛君之車

食桃不盡以奉衛君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

及者之說行而彌子之愛也則曰是嘗矯駕吾

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夫大宗伯之禮信吾子也無

亦曰其堅剛之器可與刺解非如餘子者盡諾諾為

也今則曰彼實慢而無我蓋亦矯駕其車而嘗食以

其餘桃吾子何憾於大宗伯哉曾參之不殺人雖疏

能信之說者三至則其毋不免投杼而老吾子之賢

孰與曾參大宗伯禮信吾子不過其母惡吾子者又

奚啻三至是無異乎大宗伯之投杼也然吾子伏辜

午坡文集

卷之二

士

而見也大宗伯實謝曰其聽聽於人之言則是大宗
伯竟反持安緘而吾子果未嘗殺人則是禮信吾子
卒無若大宗伯而吾子之賢無恙也難軒者事預昧
者時為吾子者故其舉而時之俟耳又何惑焉李于
曰吾聞之君子得其時則為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
吾請自此蓬累而行矣

寄萱遙祝序

寄萱遙祝者謝君其母陳孺人而作也君楚
產也學廣而才諸嘉靖戊子舉於鄉已丑試於禮部
銓司尋籍其名於

天子授除書為求豐縣學教諭樹儀飭規標道車
辛卯應權聘校士於關中關中現瑋魁奇之士輒看
得之君獨快快踴躍憧憧然若不知所以自解者問
事者俛而異之曰君何微而感也曰感於母也曷以
母曰某月日母陳誕辰也自其鞠於外大父衡水令
陳公敏甫也有女則公愛之甚不輕所當笄而歸我
先君信齋先生乃克相我先君有成已而先君官學
正官通判官同知于濟于憲于麗江所至皆被教有
名譽其得專意宦學而無內顧之憂者以有吾母也
生不肖於漢州也携以周旋宦所者二十餘年東吾
牛坡文集 卷之二 三
如東務其課吾業與吾業之既習而通也先君尚不
與聞知不肖慎乎其訓不敢失墜以至於此今而誕
蓋七稔矣顧不肖率於斗筭之役不及一再拜承歡
於膝下其何能自宴於中同事者曰君之感誠矣君
第慰將孺人是圖于是各競為詩詞以壽之為之命
曰書童遙祝君既還求豐也乃列其詩以示求豐之
士於學者于是求豐之士又再拜稽首而誦曰碩為
先生終圖所以不朽于是介鄭生於海生特超不遠
二百里走貴溪徵文於予予非能文也矧不朽以固
辭喻年上饒周生浙後持諸生之請三及予門雖然

予未君識也然得君之衷而通之矣君雖雖也慶其
求於囊中取遺士蓋穎脫耳僅一蹶而還甘心焉蓋
仕不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者矣其識明而見定要
非中人之所能勉為之直以孺人之賢其所為君勗者
必遠且大恐有不在於區區菽水間也范丹之賢與
孟博並傳者以孟博也微求叔雖歐毋恐亦泯滅斯
盡無聞矣設君而庸庸人也於孺人無所輕重雖日
侍孺人之側君以孺人為樂乎父母賢屬望於其子
也莫大乎忠於其君以人事君忠之盛也關中之役
君是踐之孺人而克遂其子之忠於君也即甚孝哉
牛坡文集 卷之二 古一
而無所於侍酒東海以為觴者恐無以易之在君可
以無憾矣在君可以無憾矣為諸生者何不從而祝
之曰楚之水湯湯兮抑孰為之量兮與海將兮孺人
之福其無疆兮楚之徽爰兮抑孰為之尺兮與天
極兮孺人之壽不可即兮周生浙曰約而重先生之
祝辭孔嘉于是再拜稽首受以歸求豐諸生求豐諸
生于是再拜稽首以致於君君子是再拜稽首授佩
而歸以為孺人壽
壽方侯序
方侯為邑之三年政通人和盜賊息風俗厚饒

與山川杜稷百祀罔不散享譽用休洽泝於上下是月二十九日為其降生之辰士祝于校農讀于野行旅歌于道與臺胥皂百爾僚役踴躍坎坎于解于衢于舍其日高別駕仲儀合共鄉大夫石亭宋子白泉徐子城山周子即侯于庭江子使人往焉禮也于時宋大夫洗觴再拜酌而獻曰惟天臨我民錫我賢侯我侯勞心焦思不遑寧處務輯寧我群黎百姓上天降鑒三年之內風雨節寒暑時五穀繁登疾疫不作民無夭凶賴予小子亦獲少延喘息拜於下風惟我侯之惠冀我侯自今遵耆老耄耄百歲未艾也獻之

午坡文集

卷之三

主

酒侯酢酢已宋大夫酬酬已賦南山有臺于時徐大夫後洗觴再拜酌而獻曰禹之治水也啓辛壬癸甲呱呱而泣禹不能視我侯惟我群黎百姓之故不遑旦夜太人之占用選厥男子百姓瘁之盈不聰不慧之子侯乃訓之迪之以有知識死且不朽冀我侯自今公侯哀哀千億無笑飲之酒侯酢酢已徐大夫酬酬已賦麟之趾于時周大夫復洗觴再拜酌而獻曰日時望之承乏在餘也侯之譽言日至吏民固之甚弗忍不冀爾敝邑賢者不鄙夷瀝于其土于茲三年矣豈惟百姓賴之惟周氏實奉有宗祀焉冀自今若

談議若卿若公惟我侯之陟歛之酒侯酢酢已周大夫酬酬已賦洞酌仲儀曰備哉三大夫之祝也雖甚願望茂以加矣予何言于時亦洗觴再拜酌而獻曰請願如諸大夫之祝賦假樂于時侯肅而起再拜稽首而謝曰諸大夫之祝我茲甚其實不德若之何以堪之敢拜執事之辱賦旱麓江子聞之曰降矣在旱麓有之豈第君子福祿攸降

壽西川四十序

十五而朋張喙東曉驚然踞講堂而短長乎令者學士也予少而愿不樂聞人過士於學學之士乃爾也心異之曰士合乃爾耶允令之弗減耶逾年予得解又三年予釋褐又三年予奉

午坡文集

卷之三

主

天子命主福建試事便道以歸嘗同為士者咸得與狎故舊劇談耳目事時方侯蒞予邑未月也食曰侯也野乎殆得之晚也予再報天子命逾年遭內制又歸嘗同為士者得復與狎故舊劇談耳目事侯至是蓋蒞予邑三年矣食曰賢乎侯也而或去我離其繫之子滋異之意侯何以得此也無何予族若叔若兄弟若子姓青衿而過予者若而人授予月日肯予曰侯生而四十在今茲也侯惟

言願索一言以為壽子曰自子邑之有令也
士而無相詬病者或寡矣願聞侯何以得此也余曰
侯之蒞我也無日不討我學士而訓之曰予不佞重
辱茲土編氓之務實細亦二三年是董振之豈惟二
三子之故予實多闕幸朝夕討論無相蔽也又曰二
三子尚勉滌而應必敬必一無棄而箴

天子孔通而怠而二而無所底惟予之咎又曰予逸
而後恤而家而無相及者無奸予官予罔有攸昵已
而優我庫庫察我鰥鰥我費舍勤我者曩訂我文
字能者勤之而董其弗若士用休集不借不忒如父

牛坡文集

卷之三

七

師之聽比及三年俗用淳固作或後又倍於他日就
中為族若叔若兄弟若子姓者蓋十人而三也侯之
暨我不獨滋多乎予曰噫嘻吾黨之士一變而至道
矣鄭人議於鄉校然明請毀之子產不毀而與人卒
誦之我有子弟子產誨之侯其似矣壽也言之不可
以已也然伯父中丞公在曰是噤壽侯之母也家大
夫遠於宦矣其廷尉伯氏乎曰戚重於子司業伯氏
而將歸也盡待諸曰無及矣予曰予非不文也文忘
憂者也予不能忘憂故不欲文無已請捨諸君之語
或曰江巨擘也前唱上而和者嘯嘯矣

壽丘翁序

丘翁者又十年是為明年從子進士汝良旅京師借
汪進士似以翁子民仰同貢舉相率詣江子謀為壽
江子曰何以平曰壽翁以觴吾與子勿登其堂壽翁
以裳吾與子勿克承筐在小雅有之人之好我示我
周行曷不抽子之秘思聘子之文章以為翁不朽者
安克稱量江子曰若知壽翁矣未知翁所以壽也曰
願聞翁所以壽曰商丘之木葉毒而不可啗大根軸
解細枝拳曲自拱把而陰庇牛乘之駟於麗輶傍之
代舉不相及焉犧牛布清滌豈剪駁一旦被文繡而
入廟門吾見其形之豐饒也夫不胥為犧牛者則寡
也吾見翁為商丘之本也雖雖肝肝塊如茹如欣戚
不入其心壽敗不攻其慮居常賸焉以夜其耦頽頽
乎其欲醉而終日也餘然若素其生而不訴也視役
役乎營而審其有求於世也閑乎其若已數也任乎
而弗迎也而弗還也而亦弗悔也從子曰則翁之材
不適斧斤乎曰白額之牛充鼻之豚不可以適河涇
祝視之也自神人則為大祥也担黎補拙不折泚
者曠哉若翁者是為含章是為葆貞是為縹緗以為
經莊子曰綠蠶以為經養身長生之術也從子曰噫

嘻微子言吾不知翁所以以是微之翁壽可箕子注
曰是所以壽翁也

送蔡進士道卿歸晉江序

己丑秋七月

天王歸進士道卿何以歸從其請也何從其請重婚
媾也其日其同門二三子於江子之宅止道卿而觴
焉食曰噫嘻言出乃閤言遵乃渚之子于歸寔以其
侶是行也友朋其敦矣乎有頽其冠有章其衣之子
于歸拜于庭關是行也父母其順矣乎琴瑟且張鐘
鼓且鐸之子于歸簪纓則降是行也伉儷其偕矣乎

牛坡文集

卷之三

序

江子曰誠如言于時道卿避席而進曰其也冥於物
無所領辱先生之知獲二三子之與處惴惴焉弗克
終之是懼先生將無指不肖於道俾不肖無所迴亂
江子顧二三子曰有是哉夫敏而能學學而能思思
而能中者寡也道卿少而誦有榮名不弛於裏可以
觀志矣道卿問志江子曰志之也至也之則至不之
則不至夫至有四則焉有六賊焉崇其則毀其賊事
脩厥德敢問何謂四則曰謀曰尹曰虛曰教謹則不
載尹則不他虐則不溢教則不四者則之大者也
而之焉若之何樂之敢問何謂六賊曰驕曰滿曰佚

曰情曰寃曰疑驕則忘人滿則忘已佚則醜態情則
罔功寃則無寢疑則敗成六者賊之大也有一焉存
者鮮矣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少而弗則其賊滋
多吾觀吾子之志度之言寡念之矣將崇其則而毀
其賊也至也吾不可以盡道卿曰先生之言若發朦
也敢不承教二三子曰亦敢不奉以周旋

別屠公序

落桑權落桑合兵司之言贈禮也言能言是微頌而
則頌而不淪其義私其旨遠是以成禮而行有耀也
無已則又咸述睽道故遠滯宣舊各畢其私而罔有

牛坡文集

卷之三

序

攸擇屠公之卿光祿也微書至予在行部適促已務
自晉安來會至則落桑合兵司之言燐燐爛矣諸大
夫則謂予曰日虞君之勉於役而不旋返也衆重以
言尼公而亟圖之罔君待而君卒惠來也而君之情
既憐然釋乎予曰光祿貴卿公顯行合落桑兵司之
言而贈之盛甚予人鄙子秩銀青其曷言即言勿懼
即予向日逡巡於諸大夫之側也無所辱命然予之
情不能遂憐然釋也誠綴綴哉蓋自公曩遊南雍也
我導君實通旅舍云每日必過訂文史盡杯酌相
歡子時髮未燥在侍弄問猶惓惓憶也已于為諸

世有御史按于省聲甚聞之則公也已而我人復入臺為御史與公尋盟締誼共宣

帝紀者幾年比于承乏而聞也公業為藩左使于沾沾喜私幸公之必罔子棄也已迺踵與抗席日周旋院司間果大見愛善予亦獨師信公見公氣溫而色和中并井理也遇大事不可奪而其從容微婉卒以濟變有古大臣之風焉規知公之必

朝廟而弔

辟也蓋公之於予也有父之執焉有官之治焉有師承之理焉鵠藩渠而累長度大第適會其故耳予茲

牛坡文集

卷之二

主

不能慷慨釋於公之行著誠綏綏也且吾聞之貞事而慎細者士人之上夜也存體而容衆者大臣之弘業也張安世漢純臣也其為光祿勳班固獨載其致上設細故免却罪而其致可知也茲行也斟酌元氣調燮大和服大官佐

天子養賢以及萬民而日登天下於含哺也公規之於公世有顯閥季孟奕奕表表于時而其先公太宰克大樹於

孝廟海內至于今誦之不棄于其流而溯公之源蓋

繫也因得修其家世

贈徐長公序

子讀管子而嘆其為識治體要云曰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四維不禮義廉耻也聖視之與治理甚相遠也何絕而覆一滅國中人之情苟可以塞志舉喁喁思嚮顧有所畏沮而不肆然動於欲要以其有禮義廉耻耳不然則務得而輕僂辱利趨勢附棄是非而誣善敗類然靡所不至何國之足亡嗟乎嗟乎此誠治亂之幾識治體者所重審慎而哲士或

牛坡文集

卷之二

主

忽於其甚昭灼較著也今天下之維張耶絕耶於戲難言也吾猶幸今之天下傾危之習成而遠於覆滅者猶有如吾臬長公者流也臬長公者徐公也公骫骳不習脂膏已嘗為從吏不偶輒棄去已而徵復就前備兵於廣也予尊大夫尸海防焉黃秀山之變會城且撼尊大夫密籌督府討平之督府上捷許張諸編者顧器器忌公獨謂尊大夫曰張矣慎君之明年孽餘復振諸忌者偵督府志在苟覆鼎也即希督府旨曰亦前賂之甚耳蓋救之公曰不然危人不治危尸况不越樽俎而代之會尊大夫解職諸忌者之說

行而衆賀其功諸忌者顧施施居不疑公笑曰是何
異吸人之餘而嚙其舌古之惠慈醜惡憂未歇也吊之
不寔又何賀為夫利害者一人之私也安危者國家
之勢也最之勢豈盡聞於諸忌者而公獨智哉督府
急就利耳諸忌者希督府旨又可以擠人而攘其功
殺人以媚人而有利於己則為之而顧變於一機哉
管子曰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恥不從枉若
是者蓋蕪耻道喪自進而不必其踰節也何有於國
家人各有能有不能蔽惡而從枉公豈有所不能耳
誠非有私於尊大夫而輕遺諸忌者與督府也見於
牛坡文集 卷之二

國家之勢爾也故

祖制監司與監察體相軋而今之天下知有監察而
不知有監司者自失其紀而偏重之勢懸也公之長
臬也監察曰是公曰非監察曰可公曰否危言顯面
不少徇僚案並生氣知法守而偽族者顧謂公顧頑
不善宦也而不知其存體而連

制也禮義定於中而利害輕於外耳子思曰君出言
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
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於戲君曰驕而臣曰諂
上下承比無復蕪耻是非之心國之滅亡無日矣使

如公誠掌臺院信道明紀以繩官邪其請嗜利無耻
依阿泯忍之徒必隨伏鼠竄自惹其影響之不端坐
巖廊與聞位理必塞

主違明國是賢者有所恃而立必不肯取古所謂唯
唯悠悠者効之顧以資右於藩使佐錢穀關案署隨
行而入遂隊而趨是無咎乎公之碌碌也

贈徐公擢楚藩左使序

人曰報至藩右使徐公擢楚藩左使江以達曰於徐
公之擢而知用人者之有經也夫外吏之軒輊無有
不御史出也而用人者常因之先是御史之察於閭

而歸跡其賢於
天子也顧首蔭公人病之曰何舉之佚也賢如某而
其自絕於莫之知也至是

天子顧有擢公出御史意遠甚嗚呼人情之不可強
而合也譬則規矩然矩之不可以為圓亦猶規之不
可以為方也公直方人也咬之不甘據之不勒不善
以言語顏色承藉人其所遇落落輒坐是然亦以此
大有聞於時前之御史其所自待與其所以取待於
人者何如哉公以直方聞而顧不為齷齪者所絀是
必利方以為圓而公之賢未可知也是故公不能泰

御史而公之賢益彰御史不能公而御史不為病何者公履其素而御史者亦安於其品耳必以此病御史而謂其何不脫去已以伸公之賢是欲以方底而承圓蓋責駁者之不大趨瀾武也豈不誠愚謬人司馬光之賢聞於契丹蒲宗孟雖庸庸豈誠不知知神宗舉而問之要不獨欲知光也而宗孟顧短之神宗曰蒲宗孟趙不取司馬光耶不盡彰司馬之賢而宗孟至是為何如人哉屈子曰昔為芳草今為蕭艾言世變之驅人也

聖天子知今日之故無有如好脩者之為害若曰以

牛坡文集

卷之二

五

其之賢而名不登於薦書中人何恃而為善哉用即日手擢公不少待以示人臣果有守道不變如某者上固未始望聞過繁有徒舉以御史之故倘規矩而改錯無為也豈非取在欄而立障之是公一擢而聖天子勵世之意淵乎博也雖然左使署外之標本末也藩臬諸長貳作止唯諾惟左使視往來秉衡之士能不失峭直於其卑狹時而迄為左使則嘗忍心熟諳以為苟須臾即可入內取高貴何不姑少徇而萬一速顛躓以隳垂成之官哉諸長貳視之以為尊如左使尚長顧迴爾此必當官之體宜爾也而爾何

得為是子子也則是溺人心喪士氣而驅世道於不可救也為左使者當執其咎耳予於公之行也竊以是規之

贈胡大夫序

胡大夫參閭藩之政者二年吏式人理盜賊伏風俗厚獄訟罕興戎伍不軼績用休懸布于上下

天子燕其寢擢為蜀臬長或曰大夫之參於藩也職釐賦也非有激揚之權緝靖之寄教化之司訊鞠之典戎兵之備也是何其體卑而勞博也江以達曰苟藝而程能者小人之事也達本而興理者經國之猷

牛坡文集

卷之三

五

也大夫有周公之思乎周公之經國也井邑丘甸以制壤賦比閭族黨以制役賦蓋定本也于是乎以聯民人以樹政紀以興禮樂以靖法比以均祿秩以作軍旅一以貴之如麻紵然是故上無旁歛下無橫輸兵食足而治化長美大大率

璽書而至也即喟然嘆曰催科徭務參政上秋

天子屬上秋專徭務非故謂其能日鐔鐔然與二三箕會者速得志於民也令審勢誠便宜不匱民而國用足也然今上不加取而民輒告病者患在弊積滋弊積滋在改籍級改籍級在點齊之齋好齊齋好在

與民規田而免稅而靡然者鍾歛日息民日貧歛訟日煩盜則日斥而溝壑相枕藉無歲也適即日下承弛禁薄罰後征已黃移入郡之籍羅群胥而通覆焉又下令爾壞踰則者爾尹追調者爾時通而客海者自發其狀贖必怙終適有常刑于是先避其累依伏其威昔亡而今後稅石萬而噉後戶千而呀積百年之蠹一朝而盡滌之而靡然者不覺沉岸之去體而生意匪匪也于是官有得民有則刑不煩而爭奪息士賴卒盈農棲穀登積內番滋于是平生敦龐淳固于是乎成求理道之不無不可得也是故脾不濡而牛坡文集 卷之十 七

骨爪毛髮堅且澤者其氣流也賦就養而德禮刑政犁然舉者其本資也大哉誠達本而興理者也行矣謝錢穀長集令矣然所貴乎臬長公者非謂其能下同理吏斤斤然得一情銀一微之為武健也貴其清訟源法守綱振紀肅而民不入於亂也孔子曰必也使無訟乎大夫直而不割廉而不刺光而不耀其發好尚伏雷勁電掣而其從容博大渾渾悶悶之意又未嘗不行乎其間則予以為丈夫之於於藩也非能塗賦也能塗其病賦者而賦塗也長於臬也非能悔亂也能轉其所以致亂者而亂轉也

贈郭長公擢晉藩右使序

江以達曰大道隱而險人孽堅敗績毀成者盈天下云于尊大夫之靖嶺海也嶺大夫士至于今能言之會督府鄙而振功者喁喁嫉尊大夫克坐是免官迺予聞而後知險人孽堅敗績毀成者益盈天下也往予以

京朝官來主試事也擢晉藩右使郭公時臬在副公沈而毅又於予有尊大夫之好予心屬之予得士還報

天子無何聞有徵變次聞

牛坡文集 卷之十 八

朝列震異虞閩之亂自此猖獗無已也已御史竟上捷而所謂定難者則公也然公僅免謫過岡公功又十年予視閩學而公則復來長臬予聞舉社獄賊事問公微之口遠遶不欲軒比予按連度北嶺道出飛鳥背傍懸無底之壑若俯而落也心成甚造雲嶺關草樹陰翳見一刻隱隱剝崖中剔薺讀之則公嘗破賊至此所為詩迺嘆曰敵前而背險豈兵法所謂死而後生亡而後存乎已而連人夫士能憶往故者則予語曰曩之變賊衛御史府屠大吏者二後入屠御史喻牆走得不死時公亦赴集御史府會未至而難

作公亟轉車橫巷中戒卒曰第無走賊且亡命耳有
頃賊斬北關潰市死人相枕藉公亟下令召卒士符
數千人集公不復還衙舍身甲冑趣兵乘賊後賊窘
急不得食僅巨谷已望見我軍旗賊將腹走計亡
入海公曰是可剪滅此而後朝食也軍亟進及其未
升而擊之賊且盡伏屍蔽海俘婦城中父老及搢紳
人爭持牛酒犒公菜街之首相屬也時細小人不樂
公專備盛饌薄損公功公竟不言論曰於戲亂者小
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也方難起倉卒也小大吏其誰
不神泣膽落各驚走無完息即圍城屠縣有也迺有

牛坡文集

卷之三

三

公立計瞬運呼吸之間芟群兇如鼠狗然未嘗有一
鏃之亡十鍾之鉤也杜稷城郭晏然如故此其功可
遂泯滅漸盡無聞哉時監司有以能察獄稱震家駭
遷者迺決戰功於毫芒之間定傾已亂而反猜缺不
記錄英雄豪傑其誰不解體談時務者所以輒掩口
而笑也公長者也求自靖而非有覲於人耳向為吏
部郎也樞貴人忌其地要出為提學則就提學又忌
其尚清尊也收提學獨衙副使則獨就副使惟所註
置而居之若一未嘗有幾微見於顏面直若萬斛之
舟增之不重損之不輕出沒於波濤洶湧之淵而演

潞於安流容與之際其所挾持者固大而定乎天者
固密也是權也九三推始得衆方晚之而公獨退然
若重負之加諸其身而莫之能勝也小心翼翼行則
履矣險夷利鈍又曷論焉

送都御史陸公序

京師處天下北居庸關京師北左犖山海右控紫荆
守三面而制一面譬則人身然

京師天下之頭顱也背負居庸紫荆山海分臂而捍
然臂之運動常右先而左聽之是故

國家要害亦多在西北紫荆直京師右臂關於真保

牛坡文集

卷之三

三

之間斜筋倒馬橫絡飛狐宣大延寧諸鎮環火盡明
羽書宵至息動瞬運緩急反掌是故常慎簡重臣有
石畫併文武材具者一人假便宜之權專閫而寄至
是

朝臣會疏所宜授

天子葵之乃

詔福逮左布政使陸公鈞入為副都御史巡撫保定
諸府授以提督之鉞兼紫荆關而鑰之報至公則大
惴語諸大夫曰鈞遠巡無所度越諸大夫所知也顧
遭遇明聖幸備位藩臣惟旬宣寔缺而遽有茲艱大

躬微位尊是集于木而臨于谷也提學江以達曰予
白面生也其何足與聞將相之事然竊有以為公告
者吾聞國大者非攘外之難而安內之貴衆微者非
无難之患而土崩之憂是故文武天保以上治內來
徽以下治外漢徐樂謂禍難卒作不足畏而其本積
壞深可慮者欲武帝觀化原而銷其萌也夫今之為
撫臣者二不在腹裏則在邊圉腹裏先輯綏之政邊
圉重金革之務保定諸路畿輔郡也而三關捍馬
督邊權也而撫臣兼焉則是役也公蓋兼將相握中
外繫生靈而維宗社其為權顧他撫臣埒哉竊謂諸
牛坡文集

郡實則三關守三關守則關以西諸鎮即有警急示
師不易撼而動如手足無恙而頭目捍也公謂今諸
郡之疲孰與外郡甚外郡之民不盡克帖者兼併不
制而賦歛急也公謂兼併賦歛其在諸郡者又孰與
外郡甚五侯七貴希請割奉蠶千里而食無不耕之
地而有不耕之民又軍有所必需官有所必給析骸
炊骨而賦歛不已故往者赭衣白日剽行都市猖獗
跳肅震聞

朝者是胡越不遠轍下而莞莢接軫也允若是三關
通有恃以為固哉公為計何不威先貴勢而息改細

小點倉皇平賦歛聚齒積食乃按屯籍脩馬政閱軍
實繕城堡明賞罰而鼓聃弛之士基無土崩之患國
有內安之實乃挾坐鎮之威而收遙制之績是社稷
之功而文武之業也公文武才也今第往有不樹迺
丕績哉易之所師也丈人則吉詩載南仲建旄設旄
憂心悄悄美其能臨事而惧也公變微亂源而常極
理要卒然大拜不動秋毫意氣而慄慄危惧若將隕
焉要非無喪而感者識微而圖大是易所謂丈人也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公以安社稷為
悅故以不勝社稷之任為憂文武之業始於憂勤終
於逸樂公則審矣在六月有之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送藩左使陸公入

觀序

天子廟帝紘恢皇綱廣明勵翼人誠于理

詔明年戊戌坐

朝貢序

觀于畜牧迺藩左使陸公敬述職事爰祇于役江以
達曰程公而獎治者綜實之君也展案而報政者餽
度之臣也是故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
以庸古之制也公行矣

天子將試而庸之矣其何以對揚休命曰其不敏不通于邦國之務顧惟今

聖明在上而理道不興其患在守令之賢不肖清次今言者率務文具鮮理實天災民病常壅關而不徹上聽即徹罔周盡次今海內經生學士不明行術競好勝習支誕言施于有政用無忠厚惻怛之實民罔攸賴夫今之為督察者其守若令亦非不賢且不肖之也顧常私其所幸好少翫體持直道即卓茂下考意迎機中貪墨竄矣子奏言閩守若令某也賢某也不肖聞幽明微必當其所宜受不敢徇今天下民力

千坡文集

卷之二

五

竭矣內興工役外召師旅子奏言閩自五月至于八月不雨大無麥禾聞西南諸省郡匪旱則澇民罔粒食請急省軍實安內政毋動搖國本閩士故迂腐不務去陳言稍一變則又軋茲畔法則海內風靡皆作倘為顧今場屋士迺盡典則通經術有古渾渾風子奏言請詔天下文體如閩士式子撫然曰正士術清吏治也清吏治恤民隱也恤民隱答天戒也告君有體體有大小經世有務務有先後公其以大體急先務乎顧公豈嘗試者哉公誠世臣也已公尊君蓋嘗以御史按閩大有聲于弘治間今御史來踵于是者

惟尊君故迹謹師信先十年以司馬郎奉

天子命來視閩試事者則公之仲氏也士詵訖變已司馬郎即又為監察副使又克揚其章君之烈比公復布政而至也公業以家視閩閩民士亦視公為御史司馬也父子兄弟心通而道壹陸蓋世有大造於閩也謂公為世臣非與公器然德執浩浩屹屹海濤山立望而知其為民之具瞻國之輔弼也是行也求其不庸不可得已公與子尊人同舉進士而司馬即之首事于此也子不佞實位於下風則知公而能道其家實者宜莫如子蓋子與公為世讎云

千坡文集

卷之二

五

送陳大夫考績序

予嘗得觀乎往故九諫官直言落職者未始不隨蹶然以起而盡償其所失也夫非諫官之將欲取之而姑舍之而有所要於其後也

主怒平國論定與其言必錄其人要以勵天下而風臣節也

今皇帝二年陳大夫以楊清令召入臺為御史居無何即抗疏忤

旨事且不測已而竟為合浦主簿乃直聲於族動天下已而簿合浦者五年稍遷新喻令即又如新喻

三年稍遷大名同知即又如大名又三年稍遷開拔
祭食事即又按察四年而當考績即又將考績而為
大夫患者則曰以大夫之忠於人國少不如意肅御
吏如涕淫然而竟以是陸沉不大顯庸也信矣其事
之左而名為身累也江以達曰甚矣非大夫之心也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人獻魚而不受曰夫欲嗜
魚故不受也受魚而免於相則不能自給魚無受而
不免於相長自給於魚此明於魚為已者也為諫官
謀者曰緘口而免於禍則不能飲火欲道直而禍不
免乃將獲於有終則是以人主為奇貨而終南誠捷
午坡文集 卷之十一 五
徑也是公儀之欲求給於魚而不受也甚矣非大夫
之心也大夫知死其職云爾也而毒者則又曰即大
夫未嘗有關於君父而坎珂阨塞也累級而升計勞
而食以其日力與餘子者相盈縮亦不宜若是之寸
寸也噫是又可謂工於謀人而拙於謀世也宋人資
章甫而適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而不有祝鮀之
佞朱朝之美自孔子之世而已難矣矧今所取當於
天下之士者何如哉大夫孤介稍絕時然後言擇地
而蹈之而咎世之不吾偶是範我馳驅而咎一朝之
不獲十也雖然樂貴富而惡貧賤大夫豈異於人哉

天下之朝日以不理而國用匱者患在人避險而
難不事其心而述之徽徽也避險而畏難則惟便安
之為計不事其心而述之徽徽則九可掠名于述而
彌絕乎其人者將不顧其心之所安而為之矣夫人
情莫不欲利亦莫不諱言利而國卒亦不能終去利
也利害之伏也人所欲在利所諱在害噫末矣義利
之辨在心不在迹心果義利不利也心誠利矣不利
利也不事其心而述之徽徽末矣
聖天子恢宏
祖謨大工叢生內藏不繼識者請壽於坑冶於是在
午坡文集 卷之十一 五
福運則有古田之役而人吏鮮樂味之曰孔子不飲
盜泉之水惡其名也而謂利可通哉况與利之臣君
子所不道也而藩大夫吳君則曰夫若是其自為謀
則善矣所以謀國則吾不知也周官非人掌金玉錫
石之地而為之厲示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
國而授之巡其禁令此其承蓋不賢人哉使取而上
濟國用又下紓民力也則何憚而不為之取而不應
則可具實錄
天子
天子知財力無所出而沒是用綬是未可知也人臣

計利害有大焉而已不與也迺獨歎然往事事編徒而鍾積部而爐身晝夜作不及竟

天子聞君賢陟授憲

勅備兵於威茂子作而賀曰西蜀其歿哉何也兵凶器也害莫集焉喜功者往往得已而輕用人命友未有不求利於害者人臣求利於害者攘利於身而顯害於國計害於利者寧國無利而身害是遠也人臣計利害蓋若此為其君者不亦難乎蜀去京師萬里為蠶叢魚鳧之國而威若茂三面阻江左緣劔閣右控石門所謂咽喉於蜀而臂視諸郡者也所守匪親

牛坡文集

卷之十一

三

化復與豺是故嘗慎選群臣之練達而知兵者往備之然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西人習慄易煽動是故備兵者非趨警撲利之便而勞來安輯之難公慎選者也則練達而知兵者也苟利於國既不嫌其迹之不趨而害之為計則利在身害在國者必不忍輕用人命而求利於害也知柔者剛知翕者張此哲人之妙用而能臣之上祥也君往執西蜀其歿哉韓嬰曰利為害本福為禍先惟不求利者無害不求福者無禍故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予不廣知致嚴於心迹之辨而猶不能不嬰情於利害也往聞蜀有嚴

者能為人死則其計於天下中人亦可以束心而革命也君試求之有復如其人者毋以遠而不我告焉

尋太宜人序

予親聞學者二年劉大夫以

京朝官來副於臬大夫同年友也又與其邑中同年友魯汝誠者雅厚善予至是既得從大夫後則兄事大夫大夫用締往誼益堅會有塲屋事予愿而輒輒廷御史旨大夫則卑卑調護予不使隙大夫竟與聞塲屋事其品拔皆予所高士予心服大夫之明已

牛坡文集

卷之十一

三

大夫則以其藏中丞歐石江所為哇樂翁者誌銘間予示哇樂翁者其封大夫也予諸翁因得其所為太宜人予喟然曰以予所聞太宜人豈非所謂順而健安貞而吉克合坤德哉太宜人胡舉也字而願翁也翁幾四十矣翁顧瀾名倚大志不事銖兩事用濩落而貧太宜人輒自中運用時時佐翁出翁不意已有大夫則私謂翁曰是兒也測其性慧而尹宜允劉氏乃晝夜力辛苦以大夫學輒矢大夫曰而賢其成而父之志而不賢而父已矣大夫感泣益肆力學迺大究已舉進士拜南曹郎大夫欲迎致翁與太宜人養

翁曰而官中孰與吾睦樂不就太宜人亦不就比大
夫闕秩崇而祿豐而翁棄棄大夫者五年矣即又迎
致太宜人太宜人即又不就曰課而第治而父睦足
吾蔬食吾終不欲及而翁死就而富貴則遺其少子
應接者視大夫于邸遺大夫語曰而知所謂孝者乎
曾子曰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又曰事君不
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不遂
於是裁及其親而父寧流輩人顧阨塞弗庸資志以
歿以其澤頌幸而而今獲免於負稽忠而君敬而官
信而交朋施及其親母雖不即而養樂且孔多吾即
牛坡文集 卷之三 早

龍章之誥登之繡軸應援者歸為大宜人壽已而
太宜人即又以其觴餘之菓實馳啗大夫大夫不敢
私即又廣諸僚友人諸僚友人訝而謂予曰若母吾
母是何可以母壽壽也言之不可以已也君於大夫
人且輕其國之予適次其所以作壽太宜人序

贈余武選序

孝廟來大臣精忠體國毅然以天下為已任者蓋如
靜菴胡公云子逮事公於刑曹時公磊砢不徇然諾
然畧細小重得人存主脂常巧世者疾入骨顧猥以
國士遇子適予實瑣屑無他材能予侍公則見公日
牛坡文集 卷之三 早

稱說余文甫余文甫不置時文甫官南曹未予識予
走王事公已引文甫為北刑曹即公轉大司馬即又
引文甫為司馬曹即予識文甫於司馬曹友人陸選
之齋中語稍稍意駿駿人也予與文甫尋各以慶去
予起而復副刑曹即則文甫已正武選即忽有
詔下文甫徵則知文甫疏武選所當釐正者八大不
便於武曹因忤貴勢入

天子明聖竟白文甫於徵還其官無何予亦調副武
選即得侶文甫則知文甫謬予恭猶予文甫察也察
其坦坦爾聽其言侃侃耳視其才猷綽綽爾則殆

取文甫所疏上者八而流觀之大較謂今亟儲匱而國勢日輕者名罷不惜而糜費殫也顧其弊皆積於武選為今計莫若明

祖宗之法令酌事勢之輕重立為體例武官本絕吏襲者五世斬益級非由軍功者革首功視屬勢輕重金吾尉以襲捕益級者不重擬年及例者必替奏帶人不報効黃無世襲者官流體例定題請揀諳練選法者預清黃選以待免假手吏胥人予三讀而三嘆之嗚呼使文甫之說行豈惟玩愒與人爭自建使名罷重而國家之勢尊於九鼎不出十年將戶有紅腐牛坡文集 卷之二 聖

刑無黑獄協氣召而薰蒸大和之治不難而竟沮格不用幾構禍以殆豈不惜哉嘗惟後之人輒輕議漢賈誼痛哭流涕激驟取疎之過不知誼言皆中國體使當其時無絳灌諸臣從傍短之未必遽見疎於文帝以今不可謂無可痛哭流涕之事而求一激驟如誼者可得哉賢如文甫而使我

聖天子猶有遺聽此子所以不能不致恨於絳灌也文甫航骸人事不依理即品毀不屈子脆弱不類文甫文甫顧心屬子豈予他有合而公先得哉文甫之參議鎮南也予亦闕予以言諾文甫而未償者三年

矣至是文甫復來同臬予喜曰是償文甫處也或曰君何償之晚也予曰李少卿有言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季札返徐歸劍於樹曰是嘗心許之矣季札不負人於死生之際而予迺負文甫於聚散之途差池之迹哉夫今之言微而輕應者責也未必皆自其心出也言惡其不心耳者生於其心則士有曠百世而相感者而遠三年哉文甫知予心予心許文甫者也則予今日之償猶近也曰是所以償文甫也

刻崇正辯序

崇正辯者宋儒胡明仲先生取沙門仁贊之所論述而為之辯者也莫辯乎邪正何辯乎猶不雜薰亂苗者莠黑不淆白奪朱者紫為其近似也邪不害正邪而近理者害之 害也辯之不可以已也周道衰刑名功利之徒馳騁乎天下而孟子闢之獨先楊墨者為其疑於仁義也然其說猶畔援易指切至佛氏明心性老氏談道德則其說愈高其事愈誕顧賢者樂其高而不暇為辨愚者惑于其誕而不能辨迺其說卒蔓延膠固與吾儒之道鼎立千百年而不窮非其邪而近理哉故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關佛老莫力於韓退之而原道諸篇滯明

平理而濶于事所謂明先生之道以道之也先生專
闢佛而辯劫辯戒辯幻辯空辯棄舍辯呪度辯前後
生則按事以質理通其所莫悟而動之以其所不忍
奪其所必趨而引之以其所易從使可緣以入如食
烏附者必先有以滌其腎腸而驅其蘊毒之所在而
後可易之以安和之劑而厭之菽粟也是書嘗擇而
縉紳間希有之子督學而閩也家兄論德從南海論
司成得一快轉以授予曰第反經事也已而閩人苦
崇信佛事而熾於邵建之間先生建人也為是書將
以教天下後世而其鄉人且不及聞知予竊悲先生
年坡文集 卷之二

歲考錄序

歲考者歲一考也何考考文也考其文已乎周子曰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為其實而藝者書之是不足考
乎然則是錄也其實為而藝書者乎未也藝而不佚
其實者也國家之以文取士也謂文真足以得士也

謂真足以得士者謂實為而藝書者也亟經嚆道本
原深矣崇論宏議規模立矣審勢等物經緯明矣以
措諸用誰能藝之是故支離而險側者畔道者也時
似而暗合者望道者也畔者已矣望猶未也韓子因
文見道文猶先於道也非周子篤其實而藝者書之
也

壽夏相公叙

聖天子沉情大道寤寐良弼積有年所精神所通上
帝斯賚迺嘉靖庚寅公自吏科都給事中披
特旨拜翰林學士明年拜詹事拜禮部侍郎禮部尚
書明年加太子太保

賜玉已而拜大學士入掌機務存極三少階上柱國
特進光祿大夫三代而下人臣之遭鮮有儔矣古之
言曰君子之仕不為宰相當為諫官夫豈以宰相諫
官之為尊顯貴近乎幾幸自九卿百執事下及群
縣吏非不可以隨其勢而行其道然皆各尸一職而
不能相通至天下大利害大失得繫生民關社稷者
獨諫官得言之宰相得行之耳公自我
皇上登極列為侍從于時國家承積敝之後精神命
脉盡係於更化之一

詔而其大莫難於裁武職公首任厥責馳迅川決而
嘉靖之勢赫然中興

帝心固于是簡在矣已而耳踐鎖闥尤殫忠畢慮知
無不言其授于

帝心而莫逆也若手戶樞而轉圜也已而陳經考禮
首發天下之大難

帝外不密於群臣內不謀於媒近一旦拔之庶僚之
中而置之具瞻之位公不懼天下不疑居嘗所學既

於諫官時得言之諫官所言又於宰相得身親行之
矣是故親鑑籍田之儀

年坡文集

卷之二

聖

郊社宗廟之制鴻經鉅典朱子所致憾於千五百
載憚莫能理會者

聖君賢相相與闡幽索隱考衷析義一舉而修復之
而禮樂之化沛然達於天下夫自古中興之佐莫先

於傳說周公之盛以其制禮作樂耳公登庸之職幾
迹夢卜而發明典禮板皮制度往往出乎事業文章

之外其於作者之聖可謂善述而師其意矣公執政
之六年也為艾又十年鄉校之士與其師首肯耆我

之化者謂不宜以私自遠迺相率圖馳為公壽江以
遲曰公之壽獨于其身乎哉洪範曰皇建其有極

時五福用敷錫厥民宰相者佐天子建皇極錫福
于君而錫福于民者也則天之壽公也從容密勿潛

沃帝心高拱穆清以迓天保壽在二人進賢退不肖
廣明勵翼以隆積幹壽在國家順四時平庶政斟酌

元氣調燮大和風雨節而寒暑時疾疫不作人無天
凶壽在兆民日行順軌三辰七曜不虧其度以時

嶽以流四瀆壽在天地豐功茂烈以勒景鍾以銘大
常以照史冊壽在無窮壽在萬世謂公之壽獨于茲

身乎哉保又有教此天之所為壽子格也不出乎此
而區區於耄耋期頤之祝則亦淺之乎其為願也

年坡文集

卷之三

聖

已矣雖然衛武九十而警于朝伊陟象賢復相大成
古今賢聖人為國元龜以不樹勳勞于天下未有不

黃髮鮐背而澤流子孫者也詩曰樂只君子遐不作
耄樂只君子保艾爾後是則天之壽焉而公所願

者天何祝焉鄉校之士與其師食曰之言也大矣則
是以壽公矣

壽表令君叙

吾稱燕趙多感慨悲歌之士嗟夫以子所遭豈得
無趙哉日子之承乏在楚也會章聖附顯陵事

午諸大吏日助勸走境上子以提學總三司之

似江漲親藩顧夜制城門鑰自啓閉予不可餘軍吏
歸鑰申警禁王怒時梓宮尚朔安慶已而籍亂欲先
期艤下沅百里許予曰親王出入有典章在王冒險
遠去國留帶騎從非

祖皇帝訓請按欽定儀注迎祭如禮便王復大怒厚
文致予罪飛章怒

天子

詔逮予京師至威甚予悉然就械繫

詔使盛居為奇貨厚徵

王闔城洶洶撫公而下皆屏息無生人氣於是楚之

午坡文集

卷之十一

四

士數百人期集曰事亟矣群排闥見

詔使語

詔使曰我師執禮守正觸忤

親藩致勤

詔使幸詔使善完其軀於

天子道路事設有他虞諸生義死不默

詔使悚然動旁群小窺伺操僥禍者益狼顧相失予

共豺虎眠食十八晝夜走數千里竟獲生致

闕下者寔楚士之忠聲義氣有以衛之

天王聖明窮治血他狀竟待予以不死予過外因

紳先生未嘗不昌言楚士之忠憤而高其義也天下

之士有所興起也已而哀令君者授除書蒞予邑君

楚人也比部汪克敬往教言其賢予既感楚士嘗急

予之難至是復樂得楚之賢者父母予子妾錢有所

恃而苟田里也顧自以罪見放日杜門戶聽其聲光

不敢旅衆抵見令君遇令君能忘予之賤輒循例造

予予獲一再見溫祥惻惻有古循吏之風焉與論當

世事至不可人意輒為之扼腕暗噫愀於頰面為政

務存大體不煩其令嘗曰貴溪之民若瘠土之蔑牛

羊牧其上而莫之能茁也吾不能操切愚陋以要赫

午坡文集

卷之十一

四

赫仙源之役中貴人坐而重者踰年需辦百出不抗

不撓而動之以誠尤身自節縮至出其俸以助供享

中貴人感屈戒群從謹避老令君而百姓陰受其賜

矣予喟然嘆曰士窮有親上死君之心則達有憂國

愛民之實遇變有仗節死義之勇則展順能成尊主

庇民之功左氏傳春秋之賢多楚之大夫以予所遭

則令君仁賢與楚士他日之義相因而見豈非岐鄧

之都教化素洽而昔之賢人君子沅風餘韻猶有存

者哉燕趙間誠輕死重然諾多豪俠之士要未必盡

學問知義理居父民彝之際動而輒中也按進士書

令君以是年而強仕子生之年同月又同其日又同
尊大夫異而命曰公瑾少伯符一月講為兄弟令君
長若漏八刻耳四海之廣郡縣之多而吾土適惠
令君與若聚首是豈偶然之故哉然孔子曰四十五
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若自考孰與令君賢
予聽而進曰四十者孔子不惑孟子不動心之日也
行年而至於終身所就大畧已具令君素從事乎
知言養氣之學天下之事彪分著列而解又器
洪力定如萬斛之舟選充其量載之不為重庶幾乎
當大任而不動心者不肖駭聽人冥行却步聞於先

午坡文集

卷之二

序

物而又悍然不顧於死生利害之閒是猶俱未得為
告子也安敢望令君賢尊大夫喜曰若之言是也次
其說聯族屬書之為令君壽請終其身得兄事令君

贈周令公叙

百姓之不象其理俗之不與非必吏盡不肖之故庶
而能者與執其咎天子神武樞筦之地錢神不行監
司得布其紀綱于外不肖者將無所因而託即倖而
託焉亦不得肆于民上以從其滯頑無而能者士人
之上效觀風者所采以為賢而薦之天子者也然有
今吏治莫盛于漢漢史所傳顧不曰廉吏能吏而皆

公之為廉則非出于砥礪也冲乎其中泊乎其無所
於起又非獨于其已廉也其節民之財也若出于其
家然其重民之力也若出于其身然其先民之欲惡
而與罷其利病也若甚于其情然撓法者懲非介介
然日索索強之孰撓吾法也疾呼者極非照然日
令細人之必吾德也事去而不留物來而順應不自
知其為能也方且虛心退聽惴惴焉恒恐過之不聞
而謗厲之叢乎其身也則是令公之廉廉而不劇也
令公之能藏于不能也廉而不劇而人不愛其割藏
于不能則其能不窮是故君子信之而非有以制之

午坡文集

卷之三

序

也小人懷之而非有以忌之也令公亦樂而安之語
于人曰人言黃溪為難治者妄也知令公者不究令
公與俗之原得人之本第曰賢哉某不畏強禦且有
守則亦淺之乎所以待令公也而古人循良之意遐
其邀矣觀政者求諸野江子者中泗之野人也食力
艱而息機久故于觀令公也為獨詳令公且赴開二
三文學徵言及于野人不敢倡一談以得罪令公令
公非可說而野人非能說人者第惧夫人之知令公
者或淺也獨闢其幽以從傳循吏者攷焉

送袁令公赴 召序

董諫缺吏部以聞

詔徵天下府從事縣長吏改成而整飾者二十有一人入我表令公考奏長吏第一于時貴溪之百姓悄然失其父母士大夫失其師帥若薄若尉失其朝夕所嘗稟令而江以遠者縣之草芥人也嘗從大夫之後丞若簿若尉以士民之情造其廬而請言焉江子曰是無以威威為也賢如令公而欲私為貴溪有耶令公入

天子大庸令公令公將得盡行其志謂貴溪不役與有令公耶頌天下之事吾願與令公一發其天難也

午坡文集

卷之二

董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在知幾者能識其重而亟反之古人論天下之勢常不患其瓦解而患其土崩蓋以禍難驟興為瓦解以基本積壞為土崩瓦解之勢可畏而易見土崩之勢常積重而人不知秦發適戍三十萬北築長城以備胡已一呼而亡秦者乃繩樞甕牖之子禍積重于海內而人不知故也今海內全盛國家之患常在西北北虜騎直入河套如履無人之地而鴈門偏頭幾於不守有天下之慮者未嘗不當食而投箸也然

天子神聖一二五畫之臣祇奉

廟諱天下之勢猶未至於瓦解曲士之愚以為今

培植國本為宗社生民至計者難於安內而不難於攘外也何也民怨於下而上不知吏肆於上而下不得訴環天下皆是也然今之肆於民上者蓋其性本然哉形勢之途有以之耳上下相疑賄賂公行廉耻道喪中人何恃而為善何所畏而不為惡哉天下之人皆以為善不足恃而惡無所畏欲民之聊生不可得也率天下而驚然其樂生之心是洪河之岸日浸淫汜濫囁嚅其趾而居其上者岌岌乎不自知其為土崩之勢矣令公身雖一邑而志在天下者也

午坡文集

卷之二

董

其為貴溪也適會至難之日力行教化而后誅罰而姦究無所竊充身任利害自上非則之令不及于民至事不可意輒喟然嘆曰吏尚可為哉猶紆情曲運至捐其俸以給公需而常乏給其郎中人蓋嘗輕而天下之勢而察熟於幾微之際矣今進而立于朝廷之上得與君相議可否必究極其治亂之原以盡天下利害之實必不能緘口養望以貽牟臣之誦亦不當毛舉細故聊出一語以塞責也至於無益國事以致君有拒諫之名而臣獲盡忠之禍吾不顧令公為之普汲長孺不拜淮陽願為中郎出入禁闥黃次公

為丞相功名損于治郡時黜志在補過要非真薄淮陽者次公摠綱紀不及丙魏則差怠於官成耳令公他日且得君坐政府公卿間知不復聞神雀之議今入賤禁閤一朝天下榮聽聞

天子改容而禮之臣者必令公也于其行也請以是

贈公

鄉先輩有泰和先生者天恩主簿侯官自署其廳事曰祿薄儉常足官卑兼自尊予提學檢閱八閩通志考論人物則見其所載二語深竊歎服以為名

午坡文集

卷之二

書

言而太宰鈞陽馬公嘗為福建按察使即其時已有古大臣風節予即日檄郡有司具公與侯官主簿並日奉入名宦祠祀之夫鈞陽昭代晉公鳴聲駿業激盪區區侯官一主簿耳一日抗非其偶並登俎豆堂風教者蓋錄人以賢不以崇晦克侯官二語雖鈞陽俊偉之業其樹基厚壟要必出此即其言想見其人殆所謂卑而不可踰者也錄其言於誌書登其人於祀典庶幾好修之賢不幸而淪於下位謂天下後世自有知乎之人不當以其官卑祿薄而簡于自待也向容何君以太學生主簿貴溪始至退然若無能者

而其長官今御史袁子貴溪之賢令尹也顧獨禮敬何君已而府從事尹子坦夷靖直為民所醫而至則又禮敬何君上官允錢穀之放獄訟之劇與夫事之繁糾而不得其緒者輒付何君而百姓赴愬于上乞下之有司者亦樂得就何君何君何修而得此執子生還以來剗跡城府何君造予廬歲一見然視其儀觀甚飭測其人殆行已有耻者也殆不以其官卑祿薄而忍一日自洩忍其冠裳者也不然何其卑而能尊也部使者以常賦告登最其屬之催科而民不擾者何君與焉何君之僚與幕微一言為何君信乃取

午坡文集

卷之二

書

常所誌侯官二語以貽何君蓋所勵于何君者甚遠也何君向容人也予友人徐子慎方砥礪為向容令而大司徒克齊王公博厚安貞天下皆以鈞陽目之何君其鄉人也異日後先而見請以予言贊之

相國嚴公壽序

嘗讀相國嚴公日鑒堂記而知公之相業與天之所與壽平格者不可誣也詩曰天維顯思日監在茲公曰日鑒言

皇鑒如日也言

皇上之視聽明威如天之於君歟日而不照臨于此

也夫既以君之視聽明威無日而不監臨于此也則雖欲玩而不畏不可得矣畏者戒慎恐懼君子慎獨之功天德王道之所自出也夫人不可無所畏君相直可畏之甚者耳然臣之於君則月之於日也月陰魄也受日之光月與日遠則其光盛猶臣遠於君則威名重也月與日近則其光歛宰相者固日愈近而其光愈歛者也自古人臣身在君側而手其國柄者必誠積于中動不違理慄慄焉明威福不自已出夫然後位極而無偏上之嫌勢重而無專權之跡此君臣之幸社稷之福也公夙稟至性神於髮趾既弱冠官翰林究極墳典洞天人之蘊餘響時出一時能言之士含豪弄氣咸宗伏不敢矜一語已而教成均銓少宰登宏簡踐秩于宗伯副寅清之任鴻儀遂創立宣律問化裁響答靡不克叶神休允符

天旨已而拜大學士入掌機務極於三少反躬窮焉若無能之士冥視而逃聽一介之善皆得以自通而戒門掃軌凡訐謔石畫所以仰贊

皇猷數千赤縣者嘗一切遜而勿有公之心何心哉孔子曰君子有三畏而天命居其一周公元聖其處已也常懷憂然日鑒之微公益責愈重而心愈畏憂

斐然顧誕天之明命者也用能彌縫玄覽動運者不徒令國尊拱

一人于穆清之上而其貞襟粹屹然

宗社之身留

聖眷如一日者固有以迺天休于茲至也故翰林諸君仲聯公門下士也謂公耆且十年而撫提所臧屬在王正之首謀一言以為公壽竝以達者感公國士之知義不得以放逐自遠故於公之微言格訓所辱得於長林豐草之間者直有以想見其憂勤惕勵之心于青天白日之下而無間也詩曰樂只君子天子

午坡文集 卷之二

美之樂只君子福祿膺之固不待松栢岡陵以為祝而純嘏之錫在其中矣雖然衛武九十而儆于朝冊書之戒老公一紀古之聖賢終日乾乾以為祈天求命之地者老而不息則日鑒在公猶為作聖之始遂持此上壽于公知必不以為生諛而非頌也

贈郡太守少溪盧公序

予曩侍先大夫考論前輩長吏則未嘗不曰荷亭盧先生云先生以成化間令貴溪五六十年的貴溪縉紳先生與鄉之老長人至于今誦先生之賢不衰然先生之賢其大者在奉職循理使貴溪之人翕然回

心而嚮道至其修廢舉墜式新一時以貽末遠此免
生之餘而先生之賢不在是也已而天子不鄙夷下
嘉靖丁未而少溪盧公惠守吾信公於先生為諸
孫于是六縣之人嘗側聞先生貴溪之風至乃共以
其郡得公咸刺刺心喜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
伯所茇蓋古之人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復得其諸孫
以為其郡之太父母乎仁人孝子於父母所愛且敬
者亦愛且敬之况為其太父所嘗子牧之地而今又
得踵其轍跡以廣其志於其一郡乎則吾信之樂得
公與公之樂得吾信皆人情也而紅以達者當世之
牛坡文集 卷之三 堯

愚謬人也既以罪見放逐屏息而耕于野尚無由一
識公之面而人之殘膏餘潤往往得之于長林豐草
之間蓋公以謹重醇厚之質金華之學得於家承故
於修己治人之際能識其大者遠者故其為政也以
至誠不欺為主本以無事處事喜怒不形擅其屬吏
之賢者而渙浚者日陰悔其所為不靳峭以拒物而
士大夫頑鈍無耻者自漸不至乎其室六縣不聞急
捕疾呼之聲而奸宄息殺賊登獄訟以理老氏稱太
上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
盜賊多有太史述其言而信之曰奉職循理可以為

治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是故古今
吏治莫盛于漢而其鈞鉅刻轡赫然振布者皆不登
于循吏之傳而所傳酷吏如鄧都趙禹湯周由之徒
要皆齷齪直勁褻勇於鉏耨非必盡脂膏不肖人也顧
其所為上操下急猾賊任行其一切而使民無所措
其手足耳大率公之作用皆善師先生之意一廢幾
乎古循吏所為非如今之吏治若救火揚沸也公治
信之明年也御史察其屬長吏之賢者而獎其尤乃
獨首公御史代天子巡狩者也漢二千石有治理效
人子輒賜以璽書勉勵之則天子之意以行其激揚
牛坡文集 卷之三 李

進退之微權固御史所得為也乃其勸不於當世所
尚豪鷲敢悍之吏而公獨以魁然長者被之不獨循
吏在公而御史之賢亦可知矣黃若者鉛山之賢令
尹也在公屬吏中受知獨深以其績當赴
闕乃不遠數舍走壘上索一言為知己答于既公之
賢又多御史之能賢賢也故重卻鉛山之請輒推本
先生之政有合於古循吏者以告之

叙督賦贈蒲山尹侯

史稱揚通州賦稅不登數為觀察使所誚讓而通州
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夫帝王所以臣一

君穆然有深思焉已而部使者集其督賦吏對樂而
與之丞若簿若倅以請于江子於侯也見侯無通賦
吏未聞侯之勤於督賦也蓋侯既以忠信平易通乎
百姓之心又身任利害自上非則之令不及乎下上
下公私通洽一體故民之急于公家如冰之赴壑不
決而決輪運之徒肩摩數擎而不自知以為督者侯
為深體道州之拙以為勤而道州先得侯之勤以為
拙也所幸

天子神聖樞筦大臣方以節用愛人之道率先天下
侯之矯枉無所用其為道州耳部使者獨在督賦故
牛坡文集 卷之二

徵侯于其所見不知侯于賦實未嘗督賦然乎不督
乃侯之所以為賢而部使者未必能知也此五月至
六月不雨也苗則盡仆侯誠索見神祖衣使後教擇
行之衆相與大雲於炎風赤日之中其憂形可掬也
已而庸寸之雲沛然千里耕者始有樂生之願是感
通之際益可見常賦所由登而奉職之吏要不貴于
其能督也江子者中泗之老農也嘗手握三司之篆
於楚徒持法得禍無一毫功德在楚人披救而歸乃
又得楚之賢者託其餘生是楚蓋有大造於予也而
諸君之請又適當喜雨之後故樂道侯之所以得

侯之賢者不誠于其督賦又輒引道州之事以明侯
之督賦其諸吳平人之督賦也

贈谷翁序

江子既以罪見放杜門省政不敢從縉紳人齒日素
其年大夫斗峰先生于校履間力耕而養意相相然
適也三年而具諫議自謫起來為邦君崇論宏議士
大夫頑鈍無耻者化之顧猥亟問江子不怠乃江子
守野人之分入林益密諫議則夜取數舍視江子
山中江子義不得置輟耒耜旬見之謝曰小人餘
忠仁賢在上身不識荷安之役得竭力以養父母邦

文集

卷之二

序

君之賜孔多諫議異滋甚接為主賓之禮已得聞其
草南陽谷翁起居狀與夫縉紳先生所為翁崇且壽
者受而讀之而知諫議之源蓋繁也雖然蓋未有能
深知翁者翁仁者也孔子曰仁者壽豈不信哉夫仁
元裕而有常功深惠博而形體不露也翁起布衣以
醫術事數皇帝官至太醫院使已而感帝夢于行在
遣中使疾召見之賜蟒衣玉帶力辭不拜人第以為
翁之至崇極遇而不知翁于此有杜稷功而自藏其
用也帝之南巡也強虜在邊國無主器一二奸人之
難其肘腋于時太后不能留群臣之諫不入崇社

之事危於累卵臨淄之召感於高者吳矣翁一見偕
帝君臣相對至於泣下而乘輿遂北茲固祖宗在天
之靈有以相之其哀誠悽惻遽動武帝輪臺之悔而
返穆王八駿之轅者幾微之際要必有以深中其所
畏而裂其肺腑也已而九廟不驚元兇巨憝駢首就
戮手挈神器完付

聖天子一時貪大之臣掠為己賞卒未有能明從新
之功者翁終不言而翔于寥廓矣功在社稷而人不
知翁仁者也非哉洪源滴沍流於既溢不十年而諫
議登崇為天子司直糾官邪以肅朝著宣主命以威
午坡文集

卷之三

古

西夷鴻聲駿業如川之方沛翁且清神健武逍遙與
赤松子同遊仁者之報豈獨于其身食之諫議忤當
道左遷也翁寔命之曰矢心服辟臣之分也利鈍寵
辱非所論矣爾益嗣率勵以克卑官是為能成而父
之志諫議奉以周旋不敢失墜至是則符專刺惠先
疲瘡之郡而放臣逐士獲於長林豐草之際復觀天
子禁闥之臣殘膏剩馥翁之暨乎人者博矣老子曰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緣督
以為經固翁之所以全生而盡年之壽翁者多其榮
遇而不察其仁之隱微則于觀翁為不詳時翁年與

斗峰先生相上下先生嘗功在橫海而排奸嫉之世
未有能白先生之功者而江子者復歎落無所於用
故于諫議之請聞翁之微以見志云

贈石居子叔

弋陽與貴溪接壤言郡邑者率曰貴溪多士大夫不
重請謁以得行其意與可否人弋陽應酬差簡顧俗
囂而武一二奸人之豪時舞知敢持吏短長故二邑
者常揭左難列謂必得鉅博政悍之吏居之宜噫是
果信然與抑亦存乎其人也石居子者故臺中之名
御史也棘棘持直道不容於朝黜無何稍遷為弋陽
午坡文集

卷之三

古

今弋陽之人曰石居子挾雋才弱冠即脫穎侍詔禁
庭已為
天子法從茲鬱鬱不得志必且負氣翫骸其安能折
腰為我來耶來則亦必鄙夷其民人教然拒事閉閣
養望數月日待還以去不爾又將必峻自標著凌厲
振聵任情以裁物漫然而洩其胸中之磊塊吾見弋
陽之人且重足而措也石居子已而不然受除書赴
日就道至則孳孳為問民所疾苦嚶咻而拊循之一
切破去崖岸終日坐聽事聽民之曲直即委瑣不厭
上令焉而非其則者自身關之不及於民至事不可

意其怡然居之若水之消於夏日渙然釋也已而是
心通政立威宣惠流民則大和向之窮地曲嶮憑
而嘯含沙而伺影者皆聲銷跡滅化而為人石居子
久而樂之若將安焉殊不見弋陽為難治弋陽之民
其安石居子也若家父母然曾不見石居子之常為
貴近而于民有所不近也石居子至是居弋陽者三
年當以其績赴

闕而沈學論者浦東之老儒也嘗言弋陽乃為其
縣之丞簿尉抵于草堂謀所以為石居子重者予謂
石居子之賢豈待言而重哉夫今朝藉問豈誠乏好

牛坡文集

卷之二

李

修之士其初有不矢心砥礪欲以其忠臣孝子之身
倖能而有樹於天下碩一不幸而蹶顛頓厄塞失其
所措則不免陰悔其初漸至於改步易御以幾幸其
詭於獲屈子曰過時而不採弓將為蕭與文也悼賢
者之節不能不推移於世變故耳石居子之不容於
朝然猶為其矢心砥礪之初誠賢矣其終或來可知
也一黜而為丞再遷而為令使石居子有不堪于此
少滑稽以行其速化之術其自動於謫居直隸國也
顧石居子既不嬉直以自果又不改路而多岐堅忍
靜散雖顛頓至於三年而不悔迺卒以報政行是乃

所以為石居子也邇來

天子神武公卿大臣惕然政王國所以進君子而退
小人會臺臣方交列石居子之賢于

朝則在廷之臣今必有能為石居子推轂者使君子
有所恃而必為善也終非石居子與予未見石居子
而耕于其鄰之壤夫耕于其鄰之壤則其所以知石
居子者為非誣而石居子雅無還往于予則予言之
不為阿私所好也如是則謂之能重石居子亦可也

武舉錄後序

武舉錄何錄武舉中武者之名氏與其文之優以

牛坡文集

卷之三

李

獻也舉武也而文之錄何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
備說禮樂而教詩書此晉人所以帥卻縠也是故斯
舉也武也而實以文也舉也何拔胄之英儲材之良
以待

天子他日推轂而遣者也呂尚之載也以釣獵掛牌
如漢文顧于李廣又惜其不逢高帝時英雄之相遭
此其偶然之故哉我

皇上聖文神武德侔廣運通者改鎮不靖惟戰罷修
意卒藉寧謐庶幾乎舞干將而格有苗矣而武科武
試繁重度急益奚啻頗牧之思謂必有王霸之輔出

乎熊虎龍影之外而應卜以見者也然古今之將其不相及也久矣大都古以德義勝今以才智勝德義勝故天下無事之為措才智勝故動則利已之有功此安危之機而國家之故也易稱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而系其辭曰小人勿用詩人于吉甫薄伐而歸也則曰侯誰在矣張仲孝交夫易之所謂小人豈其盡不足於才智詩人之美吉甫而獨歸重於張仲之孝友可見吉甫之賢固在此而不在彼也爾諸士皆鳴劍拔策奮臂而起功名之會者也勿用之戒豈不克念之要之以數難克亂為材以植本安民為智又

牛坡文集

卷之三

下人

忘身殉國而忠以畢之此古所謂德義將也其或忽微以養亂嗜殺以貪功習便以趨利若是者將親於其躬有顯罰於社稷何賴焉不幸爾諸士萬一有此也臣不佞與司校理實其事之竣故乃與爾諸士共矢之

已亥應陳道長鄉試錄序

嘉靖己亥

帝幸承天其年

章聖皇太后于

顯陵從

孝思也明年庚子屬當賓興巡按湖廣監察御史陳某稽典攷度百爾咸恪于時教諭某某與應禮聘為考試官迺復進提學食事劉某所簡士二千五百有奇者而三試之其言多平正通達而根極理要其實遂其情質厚其致沉鬱而有餘思風氣之養養乎蓋仁義之餘而孝弟之所克積已其作而曰今之人士夫非能言之為難言盛而道日以漓之為患也迺全楚之文一變而復于古詎非其積化致然楚南方之國也文王造周始于西北而化行於江漢之間賢才所就雖兔置之野人亦可為腹心干城之用矧鄧

牛坡文集

卷之三

李元

帝之潛邸也荆湘鄭漢率環其湯沐之邑則業者聖德涵濡首先衣被非若周南之化必漸漬於北而後及之此者追切

先帝寢園復

幸故都卒

親裁吉壤以寧

二聖凡在物觀咸有以仰窺

大聖人所以位天地育萬物超軼百王而獨盛者要自其一念純孝之地有以為之躬行實化觀感淪洽士之負空言而闕於實用者同莫不考其身心結諸

或履收視及聽務為根本之學故其發為文章不出乎人倫日用之常義利公私之際而炳炳鑒鑒皆可論說而天下之巨麗莫尚焉正如衡嶽之秀青冥杳緬不可攬結而渾渾淪淪未嘗為崢嶸孤削之狀又如長江巨浸渾渾淪淪百怪掩抑未嘗自露而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常使人望而却焉於戲盛矣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迺多士幸而生于王國親沐

聖人之化以成賢才其為遭成不偶矣自茲出而効忠宣力為國損幹以成

聖天子

文集

卷之

聖天子文明之治而載寧之非爾多士之責哉夫古之欽才者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然而孔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而不以辭盡人者有言者不必有德也爾多士之言固蘊之為德行而將措之為事業者也不必其德而靜言庸遠以貽主司不明之累吾知免矣吾知免矣是役也同考試則教諭某某失心於內提調則左布政使某監試則按察使某協恭於外而御史某定監臨之維時巡撫都御史陸某保釐茲主事修文教提督

大工工部右侍郎顧某祗揚

聖孝夙風多士君子部右侍郎潘某撫治鄭陽都御史某提督南贛都御史某總兵官新寧伯譚某皆惇化崇儒克贊其盛者也而參政某某議某某副使某某會某某都指揮某某各後先綜理防

登進之者凡八十有五人文二十篇

張東沙集序

余嘗怪古之文人何其徂於用長而底於觸類也杜子美長於詩然遂以詩為文故文不逮詩韓退之長於文然遂以文為詩故詩不逮文徂於用長者過也

牛坡文集

卷之

主

歐陽永叔不取杜詩蘇子瞻不取司馬史記夫歐蘇不杜與遷類即欲類之而不能也甚明迺各召其是而不相通此其偏有以底之明與治定道洽弘治來文人學士駸駸思古而北邵李獻吉實張其幟獻吉蓋體詩於杜而未食其精構文於遷而幾入其室者即其文力已出歐蘇上而其與何仲默論文也則閉關絕立持堅白而不下而古人營道大同之意絕矣以余觀友人張惟靜則文人之鉅蓋非獨才之過擅不可幾及亦其道深而見徹心所蘊括有大過人云惟靜生而穎絕弱冠攻賦頌落筆成聲不作今人語

已登朝籍拜南儀而迺益繇群言傍激六籍收視
聽精驚八極于是至道真詮綺辭爛益公卿先生樂
睹其面而倒屣者蓋無識不識也于是鳴名振于白
下豹文蔚于江右公卿先生樂睹其面而倒屣者蓋無識不識也籍伏草莽一觀心納即顧托
未交而未得已督公卿先生樂睹其面而倒屣者蓋無識不識也閩惟靜業公卿先生樂睹其面而倒屣者蓋無識不識也之政余自惟
無陋文質無所底作公卿先生樂睹其面而倒屣者蓋無識不識也惟靜蓋奚嘗蓬蒿之於九萬
也而惟靜輒卑論就而起余曰詩有全體衆美具焉
物性鮮融常工其一今之言詩者非寡也然輒以其
所工遽欲懸衡天下而稱物者又何多也侈濃縛者
陋冲淡貴剪綴者賤質任喜流麗者思沉鬱媚纖婉
午坡文集 卷之二 三

所不能以今立千人之門牆而自矜堂奧者非所儼
已惟靜既莫余逆也寔余謂曰蒙惠廢言牙期絕奏
誠見知音之不易而痛賞心之難遭也然某之佳惡
非子誰定余憮然曰昔丁儀之文就思王正之思王
猶遜而不敢惟靜之才十倍敬禮如余短長孰與思
王非南威而論淑媛其亦不自知也已余方眩心奪
目神姿骨驚輒論次古今之大較因以讎言云爾

送黃子判薈林序

梧負海阻江襟五嶺控百粵去京師萬里壠坂造天
枕御窮日艋窺洞而晝甯程據峯而晴語人風物候
午坡文集 卷之二 三
迥焉絕特中土之人往往重居之至是黃子有薈林
之命人意其無往除書出脂車秣馬赴日而就道江
子聞而壯之別之郊因詰之曰若往矣安取道乎黃
子曰傳我予之道也開天門波彭蠡畧康即以望匡
廬則群忠之遺烈先賢之遺址猶存也溯潯陽下武
昌汎洞庭以登祝融眺九疑徵七澤則列聖之玄宮
在焉渡沅德吊湘羅上合江以開衡山則屈賈之詞
賦昌黎之文章可誦也入桔林歷宜陽以達蒼梧則
南粵王氏之故疆矣江子曰吾聞有外遊者必有內
觀大哉子之觀也觀大則志適志適則神怡神怡則

將越筆拍之語而獨觀乎昭曠之道矣為判已平昔
子曰知我江子也

送崔大夫守順慶序

鄴之獄尚書隨崔大夫不可天子聞之奪尚書官而
直大夫無何下之官氏籍崔大夫寢遂擢知順慶府
事于時之官氏致崔大夫而告曰嗟爾守曩試爾刑
辟爾周勤恪慎惟我先王之常憲是明是式罔有攸
貳以察厥官以好我天子明威天子嘉樂爾是以有
順慶之役迺順慶逃在西土幾叢惟國俗標好任闢
地多阻民雄據紅易輯之實難爾其敬揚明天子之
牛坡文集
卷之二
五
變畢布乃以力式剋利器以篤前烈順慶底績天子
大寃爾乃弗績忝厥命其於爾躬有政崔大夫曰惟
力之弗舉允而能益惟克濟疇敢不惟嘉之是秋載
除書而行別於江子江子曰休茲往矣子以進士為
郎一年而聞三年而殷殷丕馳五年而衆有廣土休
茲往矣若之何以從政崔大夫曰民吾之子也財則
財力則力惟左右允不敢肆必以道小大之神各有
依司犧牲玉帛惟國有常享允不敢瀆必以寅上官
執馭最迂其窮毒痛其民周旋惟善則不失名譽允
弗敢蹈必以正氏之有奸究猶苗之有章草易蔓也

蔓而除之則難允不敢後必以法武國之藩也掣濟
啓寇練甲兵繕城郭允不敢玩必以時江子曰此五
者可以從政矣愛民仁也禮神知也事上裕也除惡
嚴也講武象也吾子強志而植學疏通而從事而仁
以休之知以成之裕以守之嚴以行之勇以備之如
農夫之治田也耒耜具矣耨而不輟歲其不獲

平坡文集目錄卷之三

書

答張靜峯

與霍渭崖

答田豫陽

東張行吾

與徐少湖

與蔡鶴江

答王道思

奉省璫

平坡文集

卷之三

與張靜峯

東許石城

答翁東崖

東廖洞野

奉嚴介翁

與唐漁石

答張東沙

與陳閑山

與郭淺齋

與歐石江

與馮午山

答霍渭崖

答張東沙

與唐應德

奉毛東塘

與霍渭崖論文

與李監察

答吳郡守辟主教南嚴書院

記

松巖記

平坡文集

卷之三

大田縣儒學記

福建提學署碑記

大田縣記

題草

共二稿

說

字象懸聞說

平坡文集目錄卷之終

平坡文集卷之三

書

答張靜峯書

曩者先大夫之戚極俯尊慈遂成永感草土餘生絕意當世乃明公不以其爲愚不肖復過採人言板之駕刻懷恩膏報慙負多年卻卧空林忽縣中人致到公所頒書惠始知樓船西下

朝廷復以林蠻洞蛋爲事竊謂明王修內以攘外天雄之出虜使怪望重者不在中書明公廊廟真儒爲士大夫卜進退矣方幸簡召乃不即坐而論道以

李樂文集

卷之三

一

尊政本而軍旅之事數以煩公豈舞干之化尚有待於班師之後而廷臣中文足以附衆武足以威敵信非尹吉甫不可耶僕失怙以來家難種種病與愁侵尚賴先人遺澤比年間幸而有子是可少道不孝之罪以薄荅明公之拳拳耳昔祈吳賢叔向于晉擬向不見折吳而歸不肖之賢不及叔向而明公知已之德過於祈吳繼見無由可勝瞻瞻輒緣陳謝一畢其私伏惟等省

與霍渭崖書

以達庸衆人無他行能微時厚幸誤被錄用輒自

材微分過計無可爲明主絲毫稱塞獨矢心夙夜其愚朴不敢擇利蒙便以奸厥官顧志苦而術則疎法守而計愈左卒然忽然大與禍會

皇威孔赫惟倖首帖耳以聽大戮即倖而投諸荒裔以禦魍魎非所敢望迺明公玉葉親貴窮望極而以達疎遠下士雅無拔援之舊徒以嘗辱從賢紳後牽綴文辭浪得微譽誤勤明公國士之知遽履新異令人之恤紆情曲恩密勿調護卒觸

天子好生之衷以成其

神武而不殺是明公奪不肖之命於操刃者之手明

李樂文集

卷之三

二

矣昔之感恩者曰成我者恩與生我者等明公則既生我矣洪福大造豈復有可與等哉其時尚有奸人傾伺于側者潛形去國不一蒲伏門下懼以小人私仰于明公大嫌卑終荷尊庇竟完狗馬返於里寧親日取明公恩顧次第陳說閨門稽首感極涕零無不願爲明公驅者遠隔之君子達則究其用於當年窮則隨其所至著書立言以希不朽於來世達冥行却步進既不據眉於天下以奉公之末耀退將自託於一壑杜口謝事取先王之冊書而誦說之以其暇日宋太平紀洪躋臺擬擬拾爲一家之言藏之名山

終期有以不負知己乃為報耳家兄去教上謝悃悃
申野人千里一芹之獻明公察其誠心而寬其鉄鉞
不勝大頌

荅田豫陽書

一別十年兄道日脩文日有名顧無因緣會合一承
緒論徒深嚮往耳比歲見貽手書辱盛有所稱引僕
愚不肖迺不見鄙薄于兄私心幸甚已得讀所試諸
生策目及南行賦味之辭宏深巨麗眩目奪心輒三
四過猶不盡通曉知兄已登壇定霸矣因循銷沮又
不具書為謝蓋官罪廢以來即潛深伏隍日惴惴惟
牛坡文集 卷之三

恐一露其聲光一功之交荅問都廢此故臣慙往責
躬恐懼脩省之道自當如是非敢自絕於兄也兄厚
善僕而僕顧獨與兄濶非人情也僕顧曾求而亦信
兄之能亮我也閩中黍稷悔憾種種兄承弛廢之餘
不議其後而彌縫其闕又曲譽以文其所無有盛德
之至既感與愧并惟是二三子者出于幽谷得日聞
聖賢于兄聞駸駸乎已有回心而嚮道者千里私淑
有餘暢矣王生德者僕嘗有負於其經尋顛沛中卒
賴經尋以不死故嘗以為石竹兄告而兄卒行之不
疑是一舉而愛不肖風士類也註疏舊板原無儀禮

顧有儀禮圖經在內僕謂儀禮宋人所作不當與諸
經抗而十三經乃進儀禮而黜圖經然圖經豈可黜
乃于是欲別刻一書以為儀禮之翼顧其時無善本
可校耳兄所見或同為成其志幸甚坡石君當就兄
所然坡石益未企一見偶一力疾一布其私附錄律
詩二首聊徵近况云耳兄其教正

東張行吾

相別無何遽成隔歲感時懷故使人怵怛野人萍跡
去住無心既至西湖之上而烟雲水月因以留我古
云無官一身輕今有之矣有子萬事足方此圖之行

牛坡文集

卷之三

四

吾明識達才而心復夷曠足以動常談劇郡豈當
出劄一割哉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古人
剛毅壁立者無如孟子孟子豈教人苟遠罪於巨室
者蓋欲心和政平先有以服巨室之心而後能取信
於國人耳方今為政者於貴家世族陰依厚結以苟
邀旦夕之譽者則誠下矣而過者則又洗瑕索垢借
為題目以希不畏強禦之名其謬豈相去甚常多巨
室而行吾亦非過者偶二論之耳海內知交制行高
向道篤為予所敬服而敢自辯於其下風者莫如唐
應德是非可以常州之產文章之士目之行吾雅享

善而今又在其父母之邦凡有意見所欲施諸百姓而猶未之或決者便中一往來其議論而商確之當自有益劉孟才過亟促之入楚不可令其復萌過家之念孟才聰明過人而意思懶緩若不復抖擻恐不足立事觀其近日於子豈不戚然在念然以懶而幾夫事幾之會者亦稍見之渡江西矣奇禍不死天意可知行吾毋我戚戚歸而屏居卻跡讀書明農終期不負故人乃為相報來軸畫上而無須辭外寄郭子者為我一致之行吾文筆摸樣極工而多牽合附會之言少深長博大之義非能文者而輒詆評亦午坡文集卷之三

與徐少湖書

去夏秋間將范三峯人返命奉附手狀當入記實事遺純德粹為

天子計謂執事必召還講幄

帝顧以江右士風文體為念復簡執事西來古人謂得經師易得人師難執事人師也是豈惟諸生以之凡我衣冠實增瞻企僕向巡劍浦郡邑之士尚有能私淑執事之教者又見大賢所過深長惠渥自非通

聲口耳所可量度聞敝郡首賜甄陶矣顧小第以道少從家居于宜知學不足仰承明德慙愧僕入春有肺病三月終強按部而人昨聞說駕于省冗劇久稽賀問專人馳上

與蔡鶴江書

達無似通籍門下辱推我尊人之植所以教訓而誨植之甚盛承乏惕厲深懼以不肖之身流錫多士重貽公羞顧豈敢矜其未嘗學問竟于人才驟然變化轉移之故莫得其端惟日夕引首望公不棄管翮聞達曠職有所規誨惟公道純德粹古之良弼

午坡文集

卷之三

六

聖天子方興禮樂誓二公秩宗正所簡在承帝志復臨古耳天下幸甚竊惟今書史之切要專於經籍然自宋儒之說行而漢唐註疏經生學士鮮復聞之此中舊板廢滅脫落已不可讀而海內別無重梓恐古人全書漸此不傳於後世達僭不自量校而刊之註為魚字以別於疏嘗遣官走吳下四購善本不得乃竟於近處草莽間無意得之則真宋本也惜其頭尾散逸今不及校補者尚百之一三耳謹具全節奉聞新架脫簡別具倘賜圖之墨刻一幅附上伏祈無任惶悚

卷王道思書

敬來知兄入西動靜故廬在重意在家居灼艾之後必成癰慢而老妻亦久在恙中故不及往勞嫂氏止遣女婢耳僕始致室人於閨也本為生子計會有科舉之務疲神於外者半年既自度其力之不及以用乃又自老妻而下不服安水土呻吟之聲半在床褥故復一切遣之還鄉免為身累也所論提學官以考滿行不多見良是顧僕三年不省老父兒女之計輒復憂心病客孤懷又值此機會安得不與桑梓之念而雙為息有之圖內顧既切亦不得復問職事耳李中溪以面目遇我久識知其故而至以挾持當道此其說可大發一笑所謂當道者豈謂今樞貴人耶是在京時知樞貴人之所以過僕與僕所以事樞貴人者何如哉此李邦良之所俗嘗而汝誠予之所熟得也大凡善謗人者不必其所真有然必以其過與與人平日性行相似者而坐之則亦可以誣人而亂人之聽者僕之粗淺迂僻則誠多過而今所云云又或者與其平日病痛矛盾不似耳昨於東沙所見陳所之所寄與中溪共遊廬山詩計其日月中溪在廬山也兄將抵任不知曾一通音息否李五石之以僕為

年坡文集

卷之三

七

年坡文集

卷之三

八

僂驚人也蓋在數年之前是行也必又有以難相慶之說入之今相處數月僕亦僅六七見雖形迹未著而其心已大不相容大槩謂僕在建寧時不合以繡服相接又謂僕故令師生怠而慢之蓋此公蓄心如彼則其竊鉄之疑固隨處而是僕雖欲極其謗遜挽而回之有不能矣所幸僕秩滿在即業已束裝行期不出秋盡即可拏舟耳昨得汝誠書以兄不得分道吉安不遂觀聚為憾意兄必遣人往視之矣兄新部既得九江而饒州亦在其內若按節安仁則與曠邑接壤僕之會晤猶或可期此中新刻註疏之外有杜氏通典皆兄所必欲得者今以註疏全部奉寄使而通典待僕歸而還賀時上之此外有史記通鑑乃李中溪所刻而楊用修所批點而評論之者其書大不可予意見可有無也此外又有班馬異同其體簡其為力易不難致之朴溪想已復任與少湖二公煩兄道意亦各宜具註疏一部容徐辦之少叅秩稍尊而其體與權恐非提學比世道如此與時推移亦知者之所不廢兄其思之僕亦將不免為此官而當事者猶斷不遂與耳僕灼艾在腹背三里間瘡勢正甚力疾作此殊勿莊兄其亮我

奉省塘書

一別改歲以僕於兄知兄之不能忘情於僕也聞南
郡歲饑人餒明公所至救死扶傷憂形於色是故屬
邑之民災而不害方歎吊慰而手書見及至以漳南
甘露上關國運下微當道爲可傳頌一時則非鄙人
之所敢知春秋不紀祥瑞宣大有年而孔子書之程
傳曰紀異也言宣宜致異而返以得祥乃所以爲異
耳茲者甘露之降不在他郡而在海濱多盜之區不
於他時而於凶荒溝壑之歲其爲祥爲異不待知者
而能辨之矣而當道一見居爲奇貨即驛而獻諸

牛坡文集

卷之三

札

天子亦如往年四方獻甘露白鵲者云云則深爲中
溪公惜此一舉議者謂賢如省菴奈何不一勸止之
予謂甘露之獻當道已在漳南非我省菴陪從之地
即使省菴而在當道雖甚禮敬省菴而省菴之於當
道恐未至爲忘形之好即責其以當道未必樂聞其
言而竟回其意之所不可止則亦不近人情之甚既
竊詳手書語次則又有以深得吾兄之心其前一則
曰撥粟施粥如痼瘼之在身甫及甘露即改而曰一
時休瑞萬里歡呼豈省菴之言先後不倫首尾銜次
一至此耶災祥對舉憂喜並陳使識者觀之自有以

得其祥爲異喜非宜喜而今日之憂正未歇豈有
之意淵乎微矣至又以方此黜幽之期適爲意之
嗚夫狂悖如予招愆積累則不敢自謂能免若果
侯命以受不任之教素譽如公衆抱沉淪之憾而
爲此過情之言恐非所以語不肖也如教遺問申
所申別來之意兼布所以不可稱德之由近詩一
附以請益

與張靜峯書

往者驅馳海內竊仰明公舊矣生還投身湖寺再奉
光儀博厚安貞蔚然廟廟之具已而

牛坡文集

卷之三

十

天子不鄙夷其民竟數節鉞撫我西土明公微見風
采遽使吏民改觀而易聽益私賀所以歸衛明公者
不誣茲前驅所至分當蒲伏道左復覩漢儀爲憾
罪廢餘生義在屏息又適家公疾甚僕方寸已亂不
能斯湏去側專人祇告謂者伏惟明公哀而亮之

東許石城

以達章澤餘生絕意當世曩者荷明公不以其爲愚
不肖過採人言收之薦剡懷恩昔報數年比明
公行部葛溪慨惟公校士之初地嚴體重不當以私
常觸禁於公漠然若不相維繫者公幸收僕僂僂

公濶非人情也僕固自求而亦信公之能亮我也公海內名儒中朝彥碩過化之地雖殘膏剩馥其誰不耳而襲之顧廟堂所須即當入踐中軸以專政本非大江之西所得專而有也小人私懷鬱鬱良久度前驅且至適卧病不能出山謹預題尺牘候之江滸兼上薄賀殊不盡景想之私瀆冒威尊惶恐無已

谷翁東崖尚書

以達庸衆人無他行能獨抱骯髒之懷常觀微一倖施其尺寸于世不謂志若而術則踈身勤而事愈左危行孤立卒與禍會生還以來一向潛伏深隲與時

年披文集

卷之三

十一

世都不相關往者交南之役時時竊聰明公威望則不無慨然願留爲執鞭之志顧身在草澤自無因輒通記室又匿影屏息乃放臣恐懼修省之道自當如是而非溝壑之賤即妄自菲薄甘心自絕於竹帛也忽傳北使來致公所枉書翰此古之高人逸士所絕望於厚祿故人者公有取鄙賤人竟然之音胡然而空谷也乃知公身都將相而心存巖穴之士今之大臣一人而已讀三鎮併守碑文具見公戮力邊圉爲國深長思之實在小雅有之

天子命我戍彼朔方赫赫南仲儼化于襄可見朔方

自三代時已爲邊地而程子曰禦戎狄之道守備爲本不以攻戰爲先則城朔方而儼化之難除此詩之所爲善南仲也後世邊臣習爲苟且者惟徵倖虜之不來而喜功者又不過求快心於一創古人一勞永逸之備已久矣茲乃有公殫忠畢慮循南仲之績以爲成國家千百無窮之至計豈非宗社生民之大幸與比

聖天子留意本兵特召公於閭外蓋我行求久乃吉南燕喜之時而韓范入相俱在經畧西事之後公自此坐而論道祇廟謨安內攘外收其全盛以勸景鍾

牛坡文集

卷之三

十一

而銘太常三代而下定于公僅見之罪廢餘生冉冉將老感公存念輒因還使稽首陳謝錄附近所爲文一首詩一首聊獻景想之私長沙公嘗同曹務知其沉毅有畧今即其文字詳雅古質數鑒乎足以炤今而垂後海內能言之士未易及也便間借重寄意瀆冒威尊罪罪

東廖洞野

僕茲行無所樂樂得見洞野公耳至則首問公里閭即圖居起會有國事僕遂越樽俎而代庖人日置身於都布按之間而學校正務逐一切廢置而莫之

致稽問候中心悵悵迺手書珍集遽厯長者可謂倒
行逆施矣爲之感愧連日伏枕首岑欲碎力疾附
謝踵有馳上殊未卒所欲請

又東廖洞野

僕流輩人無他行能顧誤辱公收許因緣階卒與幸
會閭中之役自無毫髮建著虛負月日將不敢隱其
罪狀待命闕廷

天子慈聖迺不奪其官而復使之承乏於楚是某小
人厚竊明惠而卒乘君子之器也夙夜省循懼以不
肖之身流誤多士重貽公羞迺承不以謬陋遺其曩

午坡文集

卷之三

上

詎手書所及無慮數十百言惓惓以學政士風爲急
詐徒教不肖私全楚哉可見明公一念憂天下之誠
洞徹原本雖在苦塊而其奮然復古之志要未始不
欲與豪傑之士共之僕當何勉竭方陳後効以報塞
大君子萬一顧分茂德莫知所以爲承耳奏對百篇
無非格心之業不當求之謨訓之後乃知洞庭衡岳
其崇深之所積孕雖如數公亦嘗稍洩其秘而明公
身實際括之聞旦夕即吉矣

聖天子方興禮樂才如司馬恐不得留滯周南朝天
之期而承可得謹專人馳候動定書儀不勝薄言將

之倘不以咎見錄幸孔幸孔

奉嚴介翁書

客秋附丁山人舟生當入訖室達入閩即未有詞奉
春未得家君書知輶軒始北迺輕屈重命先驅以顧
不掃之廬寒原草木有餘榮矣今之大臣敦故而忘
勢者其譏如公銘刻銘刻即報中知公復總史局
謂公道純德樸古之良弼海內注仰區區編年之事
何難煩公然

天子輕銓選留置公左右正須日聞謨訓耳宗社
甚天下幸甚連承乏惕勵懼以不肖之身流誤多生

午坡文集

卷之三

上

陸公之教重貽公羞然蚤溺鉛槧漫未嘗學竟於
材風俗變化轉移之故莫得其端意輒咄咄惟以
望公不棄管蒯聞達職職有所規誨又惟公應圖翊
聖時俊休塵達甚不肖然素親且暱乃送藐焉遂經
雖乘鴈之集何加渤海而大賢之門無已之述古人
所恨遠獨何心能不依依即辰想道體平吉張主政
去便用布襟惻專候起居奉去朱子文集一部武夷
詩一冊望附千昌鈇鉞罪罪

與唐漁石書

以達紹年即誤辱公剪拂自非風驟其效長馮厚孤

隆德庚寅春別公都下歸而屏迹者五年甫就職公
業受鉞焉

天子虎臣折衝樽俎捷書晨夜至乃惟公嘗提西學
今舊邊之績復章乃爾松賀今之大臣所謂文武吉
甫萬邦爲憲者獨有我公宋之韓范何足比數嘗西
方有奏事者來達於選司特覓一武職憑授之屬附
上公狀卒給取憑不待狀而去無何達即外補西望
轅門每懷靡及比讀邸報知春夏之交微車赴關達
謂公道純德梓古之良弼海內注仰區區邦禁何延
煩公然

午坡文集

卷之三

十五

天子輕屏翰召置公左右正湏坐廟堂聞石畫革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達承乏惕勵懼以不肖之身流
誤多士墜公之教重貽公羞然蚤溺鈴繫漫未嘗學
竟於人材風俗變化轉移之故莫得其端惟日夕升
首望公不棄管蒯聞達曠職有所規誨又惟公應圖
翊聖時俊依塵達甚不肖然素親且暱乃返藐焉邊
絕雖乘鴈之集何加渤海而大賢之門無已之迹古
人所恨達獨何心能不依依山西助蔡生克瀛達所
舉也清才美器真所謂希世之珍又得侍公左右達
曩所未聞者漸得聞之矣比劉卻之獄繫不決者三

年豪傑憤懣公首政辦此體完法正立可見當太事
者通王心持國是要自有道顧猷猷者不會機宜耳
道貴色得親伏謁祖夫人膝下清神健語永綏福
祐而汝揮第亦得留舟中訂文字者移日即展想道
憲平吉但不審就留京師奉省定否張主政志選者
去便敢布懷惻專候起居奉朱子文集一部近詩十
首附呈千冒鈇鉞死罪

答張東沙書

甲辰秋得兄楚中一書時斬然苦塊之中草狀附使
當塵記室尋家兄江一壅著兄門下士也于其入楚

午坡文集

卷之三

十六

又附一書爲問歸而言兄會有疆圉之役不果與別
已去年六月則又得兄所附此齋書儀考其月日別
兄良父蓋此齋旣入廣其子後於半年之後始克致
到耳山中正爾深念乃重勤千里之使手降尊慈惠
均存殒此古之高人逸士所絕望於厚祿故人者達
顧何人乃得此于兄若是其晏晏也感德懷賢惟有
沾洒連薄惡不爲天所仁失怙以來哭第者一哭子
者再痛若餘生形神雖具其實與槁木死灰無以異
矣尚賴先人遺澤比年來復連舉二子幸神氣深穩
云此於田頌之家饑飽寒溫一切付之今室中人又

將有一二就館者差可少進不孝之罪以薄者故人之憊憊耳竊復惟念同時俊彥間已凋謝存者又多不為時所用漸日頽月廢以至於老獨兄負卓犖之奇才蓄雄剛之峻德鴻聲駿業風流日新

天子欲效唐虞之治行且入踐台司霖雨天下一隅之蜀豈當久留節鉞哉比再承珍集增入續著益見洪浩天風海濤誠莫知其淵源之所自也使人讀之如餘雷所撼山仆谷裂又如聽項王之叱咤不覺其顛顛而自廢矣約之二刻既行於世復得兄一傳可以不朽但聞其兄頗不念約之今不審其身後之

千秋文集

卷之三

十七

事竟何如耳岐山金玉君子僕靜中所睹記郡縣吏能有才始終不持一錢者僅見此公然又高朗純白廉而不劌可以大受達故誠心愛且敬之今為御史復得兄與之撫巡天下之事吾見其濟矣數日前為亡弟所遺孤女又及笄而死中情摧楚而來使告行甚亟溫溪草草不盡謝私野人無以為報近詩數首錄上寄意兄其原照

與陳蘭山書

第極陋無他材藝藝質性迂顛過輒落落而兄獨賞識謂弟有可收者弟吹簫弄柳無所不至真可謂

學拘而馳觀域外者矣第實何長乃得此於兄中心藏之無以為報久不通記室者兄地分嚴密非甚事便不可達也承乏以來頗以正士風變文體為務蚤夜惕厲懼以不肖之身流誤多士重貽兄羞然病軀每瘡頗費馳策眼前情況逐處作惡有不可盡語兄者草草一出偶不得已而今乃謬甚命也何尤孤根漂泊無所底止而卒登我於岸者伊誰是望感舊懷賢能不依依暑大卿去聊布懇悃近詩呈覽不我遺棄九有所聞率終教之臨風無任馳想

與郭溪齋書

千秋文集

卷之三

十八

閩中尋教辱愛逾於骨肉一別經年神馳心往丁酉冬亟欲有所相聞顧閩晉遠阻絕無可覓之使事今往矣可以無論而此心之精亦非面不可盡也達軍鈍劣又孱弱多病此公所知不効於閩而今復承乏於楚掃分則過曠官之罪增而積矣向以尊人之戀遲回故里夏中始就道至則公賜到帙札已數日矣何公之不遐遺如此感刻感刻妻妾俱酷暑未隨生意寂然至情虛負奈何大郎君英資舊志僕所致者不淺比來充積必有奇抱批點史記蓋僕少時程母足開助近歸亦欲檢致顧大半為舍第第所

失祗增懊懣耳二勿俱斬然頭角山妻賴顧之餘
一念之輒爲顏公資深望重太無父注而迺以左轄
幾及二年何也旦夕萬一得借重於楚則二天之幸
僕且終庇矣草草布附不盡別私書僕寄意伏乞鑒
存幸孔外班馬異同舊無傳刻僕比得寫本於東麓
先生因而梓之此書蓋取史記漢書七千餘葉之書
約而盡之數百葉之間精確簡約甚切學者煩轉致
賢即留意又續刻二冊新刻崇正一部併附

與歐石江書

以達竊伏海內知有明公舊矣顧疏賤之蹟莫覩先
午坡文集

卷七年

七

儀徒有神往閩中迺速承珍翰賜與溫慈仰見講光
下逮國士之遇莫知所以爲不計以秋滿赴

闕當取道于真州瓜步之間圖一覲見庶展疇昔之
誠而發汶汶之懷也嚴程不遠即迺謬有茲補分緣
所限益用悔憾輒復自惟以達木流輩無他行能微
特厚幸誤被錄用然前輩標格所師信惟謹者非明
公其焉取之適廣德州夏守之便率爾附問兼布下
懷王事方殷殊未卒所欲請刻工部併上于昌鈺
悚惟悚懼

與馮午山書

未緣面對已有神交夏廣德來益詳執事道德文章
之盛畿甸人士誦誦丕變遥想風神爲之增懷僕本
流輩無他行能微時厚幸誤從君子之後慙且懼甚
倘以全楚之故未遽鄙絕將無進而教之緣便率爾
布上王事方殷殊未卒所欲請新刻二部附覽伏希
尊照幸甚

答霍渭崖書

自留都來者致到公所賜手書展誦溫慈如奉几席
辱示各優卷失得所以爲人文士術計盛甚閩士故
迂近不通古與一變於汝捕生而效顰學步畫虎而

午坡文集

卷之三

二十

狗者則誠有之達始至固多妄意伺嚮計嘗達以所
好達奉公之教惟謹裁抑之餘竒而不法者即試優
等亦必痛懲明示責限歸正而後已未嘗遂一廉之
迺今人士果駸駸然變高者率還穀率而中人芝材
亦盡免於庸腐迺場屋所薦頗有精深古雅聲韻大
宏儒之器數輩一二年間公自得之公俯就南宮首
正科道引避之儀良是比來大臣庸懦保位寧裂冠
毀冕以自結於科道科道欲爲已地則視權勢所在
又甘心俯首陰爲大臣之鷹犬而不辭公獨立客倚
而中外臣僚者有所恃而無恐惡者猶有所制而

不得盡肆今之大臣一人而已達奉職錄比緣兒女
札獲愁痛種種形骸骨立幾圖棄去顧未有絲毫建
立卷公知遇猶自棲遲耳相知比來書有謂達督學
過嚴者數教以寬達實未嘗昧此又有以達不善事
御史爲問此其咎誠不在御史夫御史者本易與耳
其所取是不過進止疏數之間與俯唯議之際是在
至庸鄙者明優爲之非有甚高難爲之事也顧耿拙
之性偶不習此態返難於其所甚易耳竊意今之天
下所少者豈謫謫人哉達身爲人範而首喪士氣恐
非

牛坡文集

卷之三

十一

朝廷命官之本意必爲識者所醜寧即以此速廢
無悔也達以公之教立身海內非一日矣猶不足爲
人所取信顧勉強求合而寄輕重於一夫之口哉此
中註疏舊校磨滅已甚而他省別無重梓自宋儒之
說行而漢唐之言經生學子鮮復聞識及今不圖忍
其全書漸此不傳於世僭不自量校而刊之註爲龜
字以別於疏嘗遣官走吳下四購善本不得乃竟於
近處草莽得之則真宋本也惜其本派落已久不無
殘缺故今所不及校補者尚百之一二耳爲帙頗繁
陸難畢致謹奉書左傳一部餘覓便嗣上黑刻一幅

刻錄三冊于胥台嚴無任隕越

答張東沙

往者節鉞東上沙頭一晤未罄積懷別後領所寄和
章益重耿耿竊意公即自此踐台斗雲泥之蹟不復
得窺探其聲光不謂

聖天子迺眷西顧而舊邦之人復觀漢儀之盛輒復
惟念自公之名在海內也業嘗試之於學校又試之
於憲章試之於錢穀試之於軍旅茲又奪公於萑菲
之口而重試之於兵農之上

聖天子微意得非欲使公歷盡天下之地閱盡天下

牛坡文集

卷之三

十二

之人熟盡天下之故歷試諸難而後相之他日迺能
惜才容衆節用愛人長慮卻顧以爲國家畫千百
無窮至計與夫一言取相即謬自矜泰遽以天下之
事皆不足爲天下之豪傑皆不足用而卒以自取甚
業者萬萬不侔矣僕幸辱交不肖于公最早每追念
少日雖未嘗一日自棄其身於名教之外然從前你
用太半不自德性中出故雖謬爲大君子所齒錄而
偶儼之徒誇詡之輩則不免常非而姍之是豈必盡
人之過歟靜言思之悔憾種種僕前此積憂勞耗
損心血年來膚髮漸變讀書掩卷即忘不復能疆記

年楚文孫

蘇軾

判

樂府詩集

午坡文集

卷之三

文選

集 89—94

指腹之許恐兄再食懇欲獲就中一實以爲其要兄
其以爲何如竊見何大獲作詩美其兄云云長道人
上近里兄也固多矣大夫然得賢如兄者以聯
泰晉之國固不可取又聞其毒君以醫術顯武宗朝
所全活人甚衆則其後之必昌無疑也君子以理爲
兄女計如是而已兄其自此定之兄掌中美物計已
出樓僕室中二三人尚未有萌聲者奈何諒兄之見
念莫有先於是者報附以聞

奉毛東塘書

生選以來杜門省政不敢從縉紳人齒獨念當時鉅

牛坡文集

卷之三

廿六

公心事榮華不任喜怒孜孜以薦進良士爲已責屹
然負荷天下而不懼如明公者一人而已交南之役
初縉紳談及神泣色淚

朝廟持其議而不下者數年迺明公無二鐵之遺十
鍾之餉呼吸之間鞭撻四夷而赫然駕中國于風雲
之表英謀石畫粵若稽古功無與二古人生不顧封
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荆州罪廢餘生自分無後親漢
儀之日故于素庸東還嘗破除例戒一候明公于流
溪之許實快瞻先戎車徒之盛蓋畧聞壯猶以少塞
平生願爲執鞭之志祈明公察威登進坐而語之

所棄借至輒以征南碑文見委喜幸錯愕失其所措
達辭雖讓未敢直任中心實以不爲明公所鄙薄
爲至榮極遇竊願奉拔擢拾籍手屠龍之技附于不
朽顧茲役係我

聖天子恢宏祖烈中興第一績必紀事錄實詳明公
帷幄獨運之神與諸文武將吏受成宣力之次迺可
以照今而垂後非文人墨士所可駕空鑿虛自出管
窺之見者承許寄征南奏刻日久未奉賜到又不敢
因人爲請入山五年未嘗一見即報一切交際又都
斷絕無從覓問展轉慙負以至今聞陳子產歸省

牛坡文集

卷之三

廿六

泰和將往書索之尚不必其有以應否前此有鄉人
至自都下者竊聽明公往往申不肖於縉紳間而故
邑袁令長謂明公至京干樞要之前屢及不肖是在
日夕勤勤懇懇交踵門牆之士所不敢遽望于明公
者伏念達自早歲因緣父兄得躋門下實至愚極陋
無他材藝獨抱區區之志欲微時幸有以自見願
志苦而術則踈道成而計愈左危行孤立卒與禍會
負知負愛任使不放謂明公必且涕唾棄之不復顧
迺明公用人薦士不計成敗又汲汲比數達於人如
恐矢之誠大非小人覬覦所及非大臣公視其聽殺

然以天下爲己任而一毫私昵不入乎其心者其誰
及此達雖在屏息一旦聞之竊自生氣自震動心忍
性之餘雖于其所不能無所增益而龐豪喜事之習
刮磨殆盡若尚復驅馳行伍必不至抵牾僨事以傷
明公知人之明昔折奚賢叔向於晉叔向不見折奚
而歸達之賢不及叔向而明公知己之德過於折奚
安敢輒自附於不見哉感恩思義誠不自知其厚何
如報比令孫之奏名賢書也士大夫一日相愛以爲
大臣休休有容以愛材惜物爲心者天固厚其後
如此盛甚汪刑部赴

午坡文集

卷之三

廿七

關私計明公宴見之餘或旁及不肖輒錄陳說一畢
其私伏惟明公垂省

與霍渭崖論文書

達聞之警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警者無以與乎鍾
鼓之聲公不以達爲聾聵而施之黼黻納之東序始
則優俸然優然既則傾以徹昭昭然若衆以發也
竊嘗聽覽今世之士操筆伸紙動稱古人而其增進
湫潤綴英剪綴奇獵富搜冥扶寂緩調急節靈蛇
之珠荆山之玉圓人握而家抱也然模形者神遺斷
句者氣索景者意脫蓋繁者考衰譬諸畫地爲

以較則難刻木爲人束之衣冠非不肖然似然與之
酬色咲而施揖讓則不可也近究明作鑿焉希觀蓄
學者決沛持滿者發疾出之無心而成之有象達性
命之源究理亂之故盡得失之變縱橫上下恍惚變
幻不遷而遷不左而左不訓誥而訓誥秦視之秦漢
視之漢即之甚似而索之無迹實無倚著而動契先
法譬之玄造播物色相種種至於羣章大什靡不合
輒雖擊輶之歌有應風雅噫嘻白雲一揚是何已曲
之彌牢也稷下之談一朝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
身杜口吾見和公者寡而自茲杜口於稷下也詩曰

午坡文集

卷之三

二

維其有之是以似之似出於有似似也無有求似
似不似也以有求似公則得之達才同季繡說齊手
達而好詆訶文章摘櫛利病是猶無龍泉而斷割
也然蘭茝蓀蕙自非逐臭之夫則誰不知好尚之不
然何墨翟過朝歌而迴車也委命來快校勘詩文各
一間所標識有以質耳彙其餘者爲外集各又一表
果然之玉好瑕者指之即不瑕固無損於玉也淵然
之珠多事者擇焉入自失珠耳固無病於珠也管之
窺蠹之測亦好瑕而多擇耳公之果然淵然者蓋自
若也幸毋過焉部務戒嚴未緣面首對使絨附不

所裁悚懼悚懼

與李監察書

江瀨浩治長馳展別中心惻惻伏聞自劍浦往勞大田之後涼暑未分山中氣候絕異平塘道體尚藥誠不宜深披叢菁衝冒毒霧海來音耗杳如過聽愚計武夷山水清玄宮觀雄闊移節暫駐養靜完神為天下王不勝大願以達職在文字禮嚴分絕不敢僭有投贈謹取原和文公擢歌十首呈上為武夷君將命之辭干冒鈇鉞死罪死罪

又與李監察書

牛坡文集

卷之三

廿九

拜命祗役自劍浦倍道夜行瘴霧沉山陰寒襲骨振將樂遂病作不可支以公之福藥不借經幸完狗馬入閨始興疾而汀伏聞星輶東矣山海之國氣候絕異惟蚤息晏興厚善服飯生民之軀為天下王不勝大願謹專員上起居伏乞鈞照不勝惶懼待罪之至

又與李監察書

以達素木強人無他材藝常不為流輩所樂而高明同志者顧極收許遠深內愧比承平論溫慈併頒示屠漸山贈行之作仰見讓光下逮國士之遇莫知所

以為報薛給事慶吉領專旨達未有以對者薛在途雖為門生而其托交於尚未忘爾汝恐意未悉及露形聲耳公諸凡舉措光明俊偉固學問老蒼之純要本才力村界之厚諸司長貳無不中心悅而誠服者區區場屋何足煩公但司僚果張若陳入賀則公誠不免有獨任之勞聞江西行者捷復進未審何似竊意臣子忠愛之情雖不嫌承致然此等慶賀關係

朝廷典禮恐未有人自為意無所承奉而行者該部久不題請得無有所待耶病軀狼籍承慰勞勤奉休

午坡文集 卷之三 廿九 其職事公誠愛之欲其生矣昨強敷藥而東緣尸曠已父塲事孔棘轉難於帖席故耳別有呈請事干學

校大體而或者所施似非處已處人之道尚冀寬其斧鉞而察之無任惶懼待罪之至

又與李監察書

差官回伏奉手示伊與南江書畧情踰分溢顧達何人而得承此於公感激之餘敢不承教所呈求定體實緣下情迫切無以應之有民守官之論悚息慮息公場中文事豈煩餘力為公計者恐妨校閱耳所情陳陳之行正謂其可節公之勞然司中事體無如

何矣而公之美意彼二人者已於言外得之達雖荒
落誠宜掇拾聞以為公萬一之助比來病勢日劇
自此至七月二十以前計無息肩之日至彼時則又
恐氣窮力竭雖欲為之有不能矣又此事嚴秘未聆
面語大槩意旨又非達所敢擅擬以期必用者公稍
留神一旦夕而就倘有餘緒臨時屬一二郡縣能文
者為之達苟有視息當復知正定以備裁擇泉事且
竣所力疾服勞非不愛死為賢事重誠恐付託不効
傷公之明然徧見陋識必多齟齬不無待訂於公所
謂未盡於辭生者蓋此心之精有欲請教非敢別有
牛坡文集 卷之三 三十一

嘗有纖毫責備之意於此也有則達必聞之不敢蔽
也此中口語極能寫空際虛造為形迹近而雨陽會
林返齋亦舉齋中一二事為問皆絕無影響者此
可見閩人之不靖而好生異論一至此也幸公亮之
恣之若使公之舉動果過於操切令人不堪而諸司
者亦嘗有一言之迹則達雖不敢正論受公知遇亦
必迂辭自牖以冀公之從善如流也苟離彌縫人闕
而覲以諛辭試公則達所以事公者皆貌而不心而
達之自待公不遠於此而可得也公以義造命者也
義命之說迺所以為教耳所不敢不盡其愚者欽公
牛坡文集 卷之三 三十二

廣太空明之體常湛無一物又恃公高遠不感區區
狗馬之忠必能深察而不虞其有他也謹專軍吏一
員奉候起居伏乞鈞照無任惶懼待罪之至

又與李監察書

歲晏陰寒徒旅正肅不奉周旋豈遑寧處承差自留
都來謂仲初有傳貞齋兄挾死

闕下者為之駭喪但徐計其被逮月日如前消息其
時不宜遽至白下也且疑且釋涓崖公書極稱善聞
錄云五策皆好但首篇語大粗恐觸忌諱竊謂首策
其語拙直不文則誠有之而至謂有所指切則鄙陋

之所未踰敢聞以請奉別時移殊方氣異謹專員馳
問興餒不知所裁無任惶懼待罪之至

荅吳郡守辟主教南巖書院啓

大賢爲政志在作人老師明經工先著已猥煩明辟
謬及匪人竊念以達反身多闕上無以往繼乎前脩
見道未明下無以開示乎來學範不範摸不摸此之
謂也愚蓋愚聖蓋聖今豈然乎敢昧自知之明苟逃
方命之咎仰干電徹曲照愚蒙幸斯文之在茲即餘
生之有淑以達無任辭避戰慄待罪

記

午坡文集

卷之三

三十三

松巖記

夏五月旣望予渡淮至廣陵黃子祐持松巖卷屬予
記何以記曰記松巖也何記乎松巖曰新安之南有
嶼區焉中有石如踞高數十丈三面齒齒豐上而缺
下樵者不得緣而攀也遊者不得登而眺也其上則
平衍曠蕩徂徠之種羣者矢者舒者曠者墮者腫者
走者來者盤而擎者倒而倚者吾不知其幾千章也
小枝戔大枝麗蔭滋千乘之駟根食五畝之宅含霜
飲露又不知其幾千歲也飄風時至前者于後者萬
音響成韻參差如廣樂之奏鈞天也西晷呈彩容光

墮地錯錯落落如文窓之結綺疏也風恬月落齋
翠蠅披雲如西王母之降瑤池也其樂其慶結廬其
下因自號曰松巖云予乃作而美曰噫嘻吾子善自
况哉夫巖巖也樵不可往遊不可至匪松則塊結石
已也其焉取之然松不生於巖而生於平原大麓之
間吾見其不拱把而折泄也善哉松之善托根於巖
吾子之善取况於松也遂援筆黃子記之

大田縣儒學記

大田縣者裂尤溪而縣何裂乎尤溪尤巖邑也廣輪
廣民阻遠習負固討輒平輒復叛至是議扼要害而
午坡文集

卷之三

三十四

縣于是乎縣大田縣也何監察御史白公貴之按節
而閩也惟我民昨之故冥視而歎賦屬郡吏以尤
盜事來聞公亟集藩臬長揪然問所以長久安輯之
計僉曰是嘗議即其處設捕盜館辨果或曰其移近
所千夫長軍守禦便公曰不然漢渤海盜起葉遂往
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絲緩迺治首勅屬縣悉罷逐捕
盜賊吏爲今計顧益捕且守禦是治絲而焚之也謂
斬竿揭木者故無良心哉而甘蹈死地者戮其地遂
絕而茂聞教化也從盜易我則使然長民者將德是
以亟釋賊於亂民其誰與我必善後其如縣蓋縣

學學斯教則民知禮義爭奪息而人樂親上賞之
竊弗竊矣故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潘吳長金
曰允哉公勿疑公迺于是屬分守參政張公時微分
巡會事孫公翁詣悉召彼鄉里井諸耆老人諭意鄉
里井諸耆老人爭曰果吾其廖子迺于是各爭指陳
所宜縣守若巡迺從鄉里井諸耆老人歷厥險要
至大小田山四塞中膺膺廣原濕飭土井有溪以流
其惡曰是不可縣而學乎以復于公公盤之吉其卦
遇屯曰雖盤拒利居貞也利達侯大得民也是謂密
雲未敷雷動其樞影影其絲縮如焚如經之綸之君

午坡文集

卷之三

三十五

子只且迺于是悉便宜以聞

詔可曰其以縣為大田縣公即日如大田登厥群吏
而誓曰是役也豈畿疆是封亦化導之務是急其先
學其盡厥制毋簡于時迺殿迺廡迺亭迺祠迺堂迺
號舍迺庖漏燕養庶民率作官程費縮三閏月而新
廟翼翼而宮墻屹屹迺稍稍悉厥髦士而青衿踏踏
于是深山窮谷人爭率其子弟翼如至輒反首內面
聚而轉相語曰不圖聲名文物迺如此乎何見之晚
也吾儕小人而忽怙然江以達曰吾觀於是而知仁
人之功遠也孔子

六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孔子豈誠不開軍旅者惡夫
當時不務化導而殘民以逞者相屬也苗民逆命帝
誕敷文德七旬迺格詩載魯侯既作泮宮淮夷攸服
可見天理之在人心無擇而植也顧誠務德而明教
化以服夷狄而列音故良赤子乎虎之壑磻木輪
而離奇而為萬眾器工倕而斧斤之也尤蛇虎之壑
也頑民輪困而離奇者也迺輕置絕弗復導是使懷
生之物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宋楊龜山羅豫章
李延平者非沙尤間入哉匪賢人之居若此其近也
去賢人之時又若此其未遠也窮則變變則通迺氣

午坡文集

卷之三

三十五

數更然教化行而君之澤漫漶衍溢將無有出而賢
者嗣萬世道學之傳而弼成我

國家仁義禮樂之治是則學校之設而仁人之功也
爾迺化暴為良投戈劍而未耜之迺其效甚淺迫不
足述故曰吾觀於是而知仁人之功遠也公出謀發
慮雖甚細故不苟目前計輒類此學縣偏左山陰隆
下前一岫銓拔起水濱樣遶龍角周丈尺費工興止
月日悉勒諸碑陰公以屬作大田縣儒學記

福建提學署碑記

提學署者提學食事江以達因廢而改王者也福建

藩臬職巡守兵穀者各專有署廵提學顧獨無專署
署貢院歲大比所司欲新院提學官則束書藉以其
掾典牘徬徨覓所空署止已不便則更覓他空署已
又不便則就浮屠氏之宮嘉靖十四年冬予奉
璽書來至

廟既謁掾若卒告入予於院予訝曰廵提學不專有
署耶止踰年心決其非制而城中會有中貴人廢所
二一爲市舶所御史業改已院一爲鎮守所巨且麗
顧獨存而予措意焉或以白于御史曰第無動中貴
人旦夕來予聞而笑曰御史哉

牛坡文集

卷之三

三

武廟時政在闡豎豎四出股天下至酷也而縉紳人
其誰不扼腕顧莫可乘已而今

皇帝神聖卒用大臣議裁之如去湯火中興之政于
斯爲烈廵御史可提學無署而虛室以待若曹噫天
祚我

明必無此事即不幸有之非忠臣所忍莫也且以市
舶所則改以鎮守所則不改以提學則不居以御史
新居之禮也制于廵於是即鎮守所軒其突與糞除
其惡而去其次靡之不當物者益日謝院奉

璽書而臺焉進即邑有司與其學官第子員而告之

曰更化滌蠹炳文闡

聖子其出學政於此於是郡邑有司與其學官第子
員踞而進曰舉盛甚惟吏士之心而第子員則或予
告曰此其玄武寔爲嵩山山城之中故曰嵩右附鳥
石左揖鼇峯曲水前紆參差而恭布者並爲學官天
殆是設以造海濱而振鄒魯之風也予作而曰謫不
敏不足爲諸生先顧我

牛坡文集

卷之三

三

唯惕惕昔也恨顧而今也鳳附美明年丁酉得士之
瓌奇而碩大者章日闡等九十人登于

朝得人之盛前是莫並焉嗟呼嗟呼洞於化原而始
知提學之不易以稱也夫天下之治亂不人才係哉
學校者人才之所自出也而提學者實握其機于上
則

天子之以是官之也固與之以治亂之原而屬之甚
殷也欲其體肅也官之憲臣欲其權專也

勅御史藩臬不得侵其官欲其采展也俾得以列
隱而糾官和夫非姑以一事一職寄之彰彰明也

其易稱哉是故其大莫先於明學術敦士習正文
體學術不明則和說行而周公孔子之道晦士習不
敦則忠信薄而奔競挑閭之風成文體不正則軋莖
劾而輕薄詭異一流而不可收拾是三者之微於治
亂也如手其梓而響答於鼓也然學術之所由以明
也士習之所由以敦也文體之所由以正也其機蓋
在一而不在下也反而求之是三者有一於我哉是
故洞於化原而始知提學之不易以稱也而正不敢
謂予之能免於不稱也于其有著也輒述其艱大而
碑於廳事之左以為來者告焉然來者鑒往者也又

午坡文集

卷之三

序九

通予而上嘗提學福建者得十有八人迺鐫其籍

姓名

大田縣記

嘉靖丙申秋七月

詔縣大田從民志也縣裂尤溪之幅尤郡延故大田
亦延事經始而巡按御史李公元陽至則曰暴秦蠹
滅古制其為制迺有不可易者郡縣是也縣限也
限百里而治者也又縣音也縣灋象觀之民俾不惑
者也譬則有家然父母之於子也無所不用其情而
子蓋無不知有其父母也分疆而制張官而理亦使

民各得從其所父母而子之是故上下聯屬而身不
渙也是故雖要荒萬里畿疆一畫而民無逸志迺大
田往尤支里顧逖甚山谷豁舒動毛而植阜民生不
聞師帥老不識象魏蓋父自失其身之攸堅也

天子不讐其不用命就而縣之曲為之所實惟安民
至計于時諸未有成畫獨學苟具公曰首事者洞於
化原矣亟美之遂于是稽其版籍圖其形勢測其日
景辨其土壤諳其物生而究知其聚落稱功而約費
神經意畫井井理理而分巡副使屠大夫應坤受厥
成焉則圖所以董是役者大夫曰同知館武健而勞

午坡文集

卷之三

四

可以集事公曰然使之鋪迺于是新木通道鳩工植
役大夫披叢箐冒毒霧月一再視庶民以來公則使
人和之曰姑徐徐毋亟亟欲以勞民吾不忍也民則
大感泣曰小人是所而重憂君子乎爭踴躍子來復
益力不數月而堂廡門觀縣然縣矣曰是所以灋象
我也公則又使人休之曰何縣之速如此也吾民得
無病乎民則又大感泣曰吾瘳之晚而僨病焉又爭
踴躍子來復益力不數月而樓櫓雉堞嶙峋然城矣曰
是所以保障我也公則又使人勞之曰縣且城矣而
力殫矣莫厥攸居曷為其私民則又大感泣曰既度

我公又恤我私乃葺乃堵以其家翼如至不數月而廬舍充斥鷄鳴犬吠達乎四境矣曰是所以生聚我也于是士誦于校農棲于畝商旅出于市而大田之民百餘年間蓋至是始知有生人之樂也于是銘上其成事於大夫大夫上於公公以其事屬予記之曰所貴記實無虛妄予曰春秋凡用民力必書朔安國曰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為罪矣雖時且義亦書堯勞民為重事也大田之民固嘗於吾乎抵牾者也天子知民情頽治而惡亂非必大田殊也顧未有以得其勢而導之耳是故縣之縣之也教之也顧是役也公則審慎以程功紆徐以和衆恐恐然若將亂之復集而

牛坡文集

卷之三

四

天子之澤不終究也豈其舉不時而害義也民可與樂成而難與慮始治亂持危舉事一不當民且見勞而不見逸謂佚道使民即無施為次序哉故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公達於周公孔子之道巨劇雄斷而動必師古用民不見勞而事有成緒是役也經始於丙申冬十一月民裕繁縮其年而底績為廩宇四百五十六楹為民室廬二百五十一廬為城垣六百八十丈為倉郵為壇墠為橋梁

巨細細議開設定圖里諸詳見學記中茲不載

題草

刑部河南清吏司

題為乞

特降

傳旨明法守禁姦惡以詔臣工以昭

聖明事臣聞之匹夫匹婦不獲自盡則臣主罔與成

厥功臣誤蒙

聖恩列迹比却法惟求是在志在不欺至於事干權貴

命制堂官苟且因仍妄塞

牛坡文集

卷之三

四二

詔旨則不得不忘其禍業救忠昧死為

陛下獻焉竊惟人臣為人主守法而後人主之勢尊

人主容臣下之守法而後人主之法信蓋法者

人主與天下共非一人所得私也人主不得而

私況臣下乎法當與而奪是為私奪當奪而典

是為私典與奪以私是盜人主之法而市也人

臣為人主守法嚴盜其法而市焉其罪可勝誅

哉臣雖愚昧誠不能苟徇權貴受制堂官自安

欺罔以冒

陛下不可勝誅之罪該太子太傅武定侯郭勛與

御用監太監等、明順等各奏卑地土事下本部光
屬湖廣等司、問理二年之內、七易問官、事轉使
尋奏抄日續、近復送調本司、該臣署掌司事、所
率制束縛不獲、自盡其心者、請確具要領、明據
法令折衷其大較、以脩

聖明裁擇焉、臣反覆詳大槩、勛所奏以贖買伊
原賣地土、為詞相順等所奏、以護守丘聚墳塋
為重要之二、臣者皆稱名以濟實舉、其一而欲
遂撥其二也、臣備查勛在舊年、問原賣與故太
監丘聚券內、止載葬房一十四間、地三畝、該價

平坡文集

卷之三

四

銀一百二十兩者、此勛之故業也、勛而回贖業
固止此、至丘聚陸續置買民人、張曉等地土、近
以萬計、蓋造房屋一百八十餘間、亭臺場園、花
石果木、約其成就、蓋幾數十萬值、此固與勛
斬然迥絕、風馬牛不相及也、併以是為贖可乎
若曰贖彼買此、則就勛故業計之地三畝、莊房
一十四間、已為值一百二十兩矣、今以萬畝百
堵為值數十萬計者、欲以三千兩之價、併而有
之、有是理乎、墾人之田而奪之牛、勛之迹、蓋明
甚也、臣又備查丘聚墳畔、還有延慶寺一所、召

僧居住、承奉香火、所與聚墳為久近者、可係止
此、其地土房屋、在今日順等方協心、惟始已有
如丘聚者、竊而賣之、今政使後歸順等、安知順
等之後、獨少一丘聚乎、皮將不存而毛之求、傳
順等之愚、蓋不足破也哉

太祖高皇帝欽定大明令曰、凡戶絕財產、果無同宗
應繼者、入官、夫無子、絕嗣、固宦官之常理、而太
監丘聚、原係苗人、別無同姓族屬、正典前令、穩
合其家人、丘聚原係乞養異姓之人、先年曾力
分有財產、房屋、養贍居住、前項地土、非其養分

平坡文集

卷之三

四

所得而任意變賣者也、今除丘聚墳寺外、勛原
賣地三畝、莊房一十四間、准令照數回贖、其餘
地土房屋、俱照令盡收入官、造冊開送戶部、估
值變賣、以給邊儲、後有似此、俱照例施行、其立
景等原領過勛價銀三千兩、除應得銀一百二
十兩、抵勛贖業之價、其二千八百八十兩、仍於
各名下追足、悉以歸勛、此法之正也、前此蓋未
嘗明法、據令斬截其事、而使之纏綿、構結、卒以
生姦、金勝本、臣刁慣、詎先為勛買地、作中、後因
向順等求索、不遂、連次奏訐、內干

官禁外涉

親王事屬矯誣詞多隱約先該本部抄送山西司立案訖及調前事界臣掌行尚書聶賢即謂臣與本司主事陶廉曰牆內地土盡與武定侯罷不然事且立至未幾勛果謫錄金勝原奏隨奉封

進奏抄到部賢神色俱喪即謂臣曰勛權臣

朝廷方知寵用可急將地土善處隨該本部覆題奉

旨批問賢又謂臣曰金勝所奏不必問但將地土盡

與武定侯金勝自然相產臣謂金勝所奏情煩

牛坡文集

卷之三

四五

一重使果實耶則當窮治胡順不當苟以地土遂

勛而弭金勝之口果不實耶則當返坐金勝不

當受其劫脇而昧地土之斷竊料金勝一介微

人志在規利順等果有要求嘆之足矣恐無以

其不法事情倘向金勝稱述之理且其先後奉

詞不一夷考其後勝時在監不知其事果孰從

聽之而其奏果孰代爲之耶隨將金勝連次奏

鞠金勝服誣併前地土照依律令處斷具招呈

堂賢投揭帖於地厲聲張目曰

朝廷要與他地土你有什么力量要與他抗臣曰非收

抗武定侯蓋不敢誣

朝廷律令也時召集郎中等官陳策等與臣會議會以聽臣據令爲是右侍郎楊志學亦謂據令是論爭連日竟惟賢意臣謹按漢文帝時張釋之爲廷尉有人驚乘輿馬捕屬廷尉廷尉奏犯罪當罰金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乃止罰金即釋之曰若方其時

陛下立使誅之則已今旣屬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方勛之奏地土也

使

牛坡文集

卷之三

四六

陛下立

詔與勛則已今旣屬之法司刑諸招結則雖不毛之

產寸朽之木法有攸在爲人臣者豈得依違轉

展而委曲以徇人哉且明法據令一介不以與

諸人者法官之職也恩賞予奪時出

特恩者

朝廷之事也勛以勳舊入臣總提兵柄勤勞多勳簡

在

聖心

陛下欲親之則貴愛之則富寵私優渥何所不至臣

區地土本部如法處斷歸之

朝廷明日

陛下即降

特旨以賜勛用昭恩資誰曰不然如

陛下不欲為此無名之賜又不欲竟奪勛已成之業

也則入官之後即聽勛仍向戶部照依時值估

計承買又誰曰不然急小惠而乖大法恐非

陛下意也且奉

明旨這所奏着法司從公問明具奏即便來說大

王言公之一字恐不欲臣等於律令外求之也蓋律

令者

陛下以付法官而俾之執也

陛下以律令付法官而令臣等不得執律令以從事

是使之操舟而奪其楫也臣謂

陛下之愛律令必甚於愛勛賢惟狗

陛下之所愛而忘

陛下之所甚愛是欲棄楫而為

陛下操舟也傳曰君子善謀小人善意

聖心虛明本無偏倚賢身為大臣處事謀國自當

道守法不計利害乃私橫已見妄愆

聖衷以君子而為小人之事殆非所以率屬官而

衆庶見也原賢之心非敢於欺

陛下也蓋為近年以來刁風大熾姦人欲挾私中

人者往往架擗一切之詞觸犯忌諱上搖

天聽下駭人心

陛下少不加察微見喜怒詔獄立興尚書郎官重足

而立各司遇事小有利害即轉相遜避習以為

能凡此皆

陛下所不及知而金勝等得乘之以望風投姦効尤

特甚者也賢本以衰年起於罪廢風采消索知

牛坡文集

卷之三

四

慮漸昏致足傾耳救過不給欲望其為

陛下明目張膽詰姦慝而刑暴亂也蓋亦難矣竊謂

聖明在上中外一心既有科道等官職司糾舉又有

緝事衙門密切訪捕苟有意外必無遁情何致

一切刁徒得以挾其無賴動肆矯誣欺誑

朝廷肅制官長俾大小臣工臆度疑懼毀棄法守此

恐非

陛下所樂聞與盛世所宜有也伏乞特降

明旨自今一應軍民人等果有陳奏不公不法之事

者須確具實蹟以便窮究其有專事不干已懷

私憾為誣罔指切忌諱如金勝等者請
窮追究及其主使之入從重問擬奏請
使大小臣工曉然知

聖心廓然本無先入而

祖宗明明憲法不為權姦而少貶也勝勛營內小軍
也不足誅也勛為國大臣首先將領叨被

眷注特出尋常方

陛下靜攝端居怡神養性而乃以區區求田問舍之

事掇拾麾下矯誣不道之詞再瀆

宗聰重傷國體勛平日自負忠愛念不及此誠可太

午坡文集

卷之三

四九

惜人言藉藉僉謂勛之於勝表裏相因此等舉

措蓋欲連環而成計也縱不盡然迹涉疑似

量加省諭以息微嫌夫司寇者使帥其屬而事

邦禁以儆王刑邦國者也

陛下既以賢為

先朝舊臣特畀委任則亦乞開示溫渥堅其執法之

心作其既衰之氣俾屬司承式邦國有刑不

則優以恩數聽其辭免亦所以全君臣之義為

賢保令名於終始也堂堂法司一地土之事兩

年而不決卒長姦招累瀆

聖誣民且實恥焉臣實懼焉昨該本部具題矣惟
愆負疚米靖厥心遵堂官而欺

陛下不忠也徇權勢而毀律令不法也不忠不法其

焉用之

陛下以無我之心權有法之事偏私迎合一照而破

則臣欺罔之罪死不足贖熟若先服妄言之誅

於今日也惟

陛下察微臣不獲自盡之心

祖宗不可厚誣之法大昭

宸斷事杜姦欺則法度昭明群心肅敬

午坡文集

卷之三

五十一

國體重而

朝廷幸矣天下幸甚

崇杜幸甚緣係為乞

特降

嚴旨明法中禁姦惡以詔臣工以昭

聖明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親齎謹具奏

聞

湖廣按察司提督學政副使臣江以達謹

奏為群鬼攪草

親王陷害憲臣乞

恩辯明誣枉事該

楚王開送巡撫都御史陸杰揭帖內稱臣不遵

明旨差指揮陳恩姚庚於城門當阻不答迎奠

梓宮幸得僉事孫雲在門帶出此後風聞輒以上

奏孔子曰君子可欺也不可罔也釋之者曰欺謂

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是則

誠可謂昧之以理所必無者

陛下明見萬里幽隱畢徹必寧可罔但事關禮制分

屬

親王不得不及今辯明以防陷害臣於本年六月

午坡文集

卷之三

五一

二十八日到任恭遇

慈孝貞順仁敬誠一安天誕聖獻皇后

梓宮將祀

顯陵七月初六日撫按三司俱預赴龍坑地方迎候

會議省城係

親王重地又城池庫獄不可一日缺官管理坐臣

留省署掌都布按三司印信其府衛縣正佐巡

捕大小官員各奉差委於各該地方分投供應

及武昌三衛官軍俱一時調遣空國而出臣一

人留守夙夜戒心又值地方分投附近盜賊不

時竊發今日江夏縣招申強賊曹欽等三十餘

人殺擄商貨明日黃州府呈報強盜程大儒等

四十餘人流劫鄉村又黃州府黃梅縣黃陂縣

旬日之內三處及獄省城門禁視舊加嚴屬

楚府方有營造差護衛千戶顧言赴司說稱本府

夫匠數多欲將保安門弛禁任其出入臣即喚

本門官分付本門早啓晚閉取便

楚府隨該武昌左衛指揮姚庚等赴司稟稱一

楚府夫匠不下三千餘人每日四更開門點進至

一更以後點放不盡城門不得開閉誠恐早晚

午坡文集

卷之三

五一

奸細混入致有他虞臣看係地方重責乃出牌

定示保安門酉時開卯時開以便

楚府夫匠出入把門官不許因而故弛門禁以致

疎虞本府積怪謂臣固守門禁不任其便本月

十七日本府承奉張慶王憲到司傳稱

楚王欲預出陽邏驛以下地方使接

梓宮臣答曰此極是

致下

尊君親親至意但近奉禮部勘合

梓宮經過有

王府去處許

王素服山迎致祭該府官預設祭物于水次夫所

謂出迎者蓋自

梓宮將至山城附近而言非欲先期涉江湖而遲

久於外也本司節差探聽

梓宮今尚在安慶地方相去二千餘里即今城中空

虛副使一人勢既不得陪從又江水方漲地方

多虞恐無使

親王獨行以外之理合先將本府祭物差官前去

漢口陳設候

午坡大集

卷之三

五

梓宮將至本司即啓請

殿下先渡漢口二承奉亦以臣之言爲然此管大

工食事魏良輔偶給假回司所親見者也隨該

把文昌等門百戶彭鑑等亦赴司稟稱

楚王殿下托迎

梓宮要先遠出遊戲各門官干繫重大請乞明示臣

將各官當堂叱出吏卒共見次日本府又差書

辦官二員仍致前說臣對復如前二十七日未

時都御史陸杰行臣急撰漢口迎奠祭文是以

報

梓宮已至黃州臣即將祭本撰說次早下船前去迎

候行五里許見北風大順度已午前候

梓宮當至陽邏即差千戶張教承差余鉞馬上飛報

啓請

楚王出渡漢口隨又差司吏彭選承差將東陽繼

之臣隨於青山巡檢司地方

朝見

梓宮說是日酉戌時分

梓宮方至漢口

楚府帳殿先已畢陳祭物而

午坡大集

卷之三

五四

楚王業亦久候江汭矣是晚臣護侍

梓宮畢以

楚王近在祭殿禮應便謁

楚王厲聲叱吃其言卒褻至不可聞臣愕然不知

其故但徐徐啓曰

殿下此出專爲

梓宮今慈聖聖恩不出拾步之外願且霽威存誠以

奉祭祀果副使有所以得罪徐圖未晚

楚王復厲聲曰各把門官明日都問罪回報不然

奏你臣應曰謹受命俯首而退次早本府與撫

一、三司前後祭畢都御史陸杰即謂正印信
務合就此報

辭急撰承天府告至祭文送用臣當

叩謝

梓宮回省將前項祭文撰送去訖即拘把門百戶彭
鑑等究問各官辭稱昨早

梓宮雖輟至黃州相去尚二百餘里各官妄意逆水
而上未必本日即抵漢口恐

楚王獨宿江上不無戒懼各門官因請少待的報
隨該本司差千戶張教司吏彭選各即至啓請

牛坡文集

卷之三

五五

楚王出城臣仍將彭鑑等各痛責發落訖本日申

末

楚王始渡江而還臣仍預出保安門迎候

楚王怒猶未解着指揮李勇傳

令旨曰各門官着按察司都問了罪回報臣查得
累朝見行事例凡

王發放一應事務所司隨即奏聞必待

欽准方許奉行若不奏聞及已奏不待回報擅自承
行者一體治以重罪其在京各

王出府之日去司即查前例通行長史司知會

行看得百戶彭鑑等止是恪守常憲不知變通
致怒群從然亦是嚴重

親王過於畏慎之意本無別項故慢情由本司既
已決罰足償其過况係軍職官員未經奏

聞遽難招問即奏奉

欽依問罪仍合奏請發落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豈有
聖明在上按察司係奉法衙門輒奉

親王令旨提問軍職復取

令旨發落之理果爾則是臣何承結納志已無

君而致

牛坡文集

卷之三

五六

親王轉擅威福陷於不臣矣臣彼時署印僅二十

餘日到任甫一月有餘與本府無一毫干犯止

是先因不遂其夫匠夜分出入自便之故繼因

反復勸止其預出陽邏之行終以各把門官雖

經本司責治卒未奉行其問罪回報之旨遂聽

信兇邪輒構臣關閉城門不容迎

莫臣雖愚陋然遭遇

陛下誤忝師儒列職風憲既非狂病喪心豈有當阻

親王不容迎與

梓宮之理情非有故理不難知

天鑒俯垂一照而破况

楚王出城原係臣差官啓請千戶張放司吏彭選

俱各見在可審而質

楚王於當日未申已渡漢口

梓宮昏黑方坎早行祭從容暇預未嘗致本府急遽

廢禮止是

楚王於

梓宮前將提學官義言叱辱少失敬

君之儀既而再傳

令旨着法司將各官問罪回報似異藩臣之體今

牛城文集

卷之三

五七

復多方藉口重欲致臣於罪不無聽受候置

害憲臣今其構臣之辭臣亦未能悉度但據其

開送撫按揭帖一則曰

梓宮至日承奉張慶到司傳

楚王欲出城迎

莫臣高坐忿言說何

明旨張慶王憲之到司也實在

梓宮未至十餘日之前臣與相接言語禮貌愈事

良輔見在地方可証也一則曰

楚王出城臣差巡捕指揮陳恩姚庚帶領軍士

阻城門混搶金爵打毀祭器然本府祭物已於

半月之前預陳漢口有司官守安得至此始有

金爵隨行

親王駕出儀衛兵仗亞於

天子官校騎從不下萬人即有金爵豈指揮軍伴所

能混搶况指揮姚庚原未巡捕陳恩雖嘗巡捕

然於臣未到任之前已經都御史陸杰差往富

池驛一帶地方管理

梓宮船原報至閏七月後方始回省豈陳恩一身乃

能隔千里而二用哉今都御史陸杰見在地方

牛城文集

卷之三

五八

可証也一則曰

楚王出城城門關閉幸得食事孫雲帶出夫食事

孫雲總管廩糧又分巡武昌通地方安得於

梓宮將至又復在省今孫雲見在地方可証也一則

曰向在祭殿將臣責在臣抗言理對不肯輸服

夫

楚王係

陛下宗親雖至無知識者皆知敬事豈臣爲提學而

獨無忌憚一至於此况其將臣叱辱之時鎮守

太監張大毛王祭次今張恭已奉

言回京可証也茲事也撫按三司知之湖廣聞之

民知之而

陛下欽命三大使亦倚知之

陛下倘以

親王重事賜一召問恐未必遽枉其是非之實臣

伏讀

祖訓凡王迎接詔赦拜送表箋俱止離宮城門外五

丈許

皇祖用意淵微固非臣愚所能窺測若漢口去武昌

府已有長江之隔恭殿所在以爲此非地

午坡文集

卷之三

五九

真而必欲於半月之前預出百里之外始合

明旨

陛下淵衷當有以鑑之况臣職提學校門禁鎖鑰自

有專官當

楚王出城之時正臣在青山巡檢司地方朝見

擇宮之際太監鮑忠在船親見橫誣駕陷究抑甚矣

晉已故兵部尚書胡世寧曾任江西副使宸濠

素其欺凌

宗室離間親親橫被奇禍不數年間其事即白

楚王質性誠是終惡但此親信累犯不俊知巧

栗指揮甘玉海爲之心腹任用狼戾按尉張

王昂爲之牙爪又有罷黜知縣是實爲之主文

密畫承奉張慶又以狡獪兇嚙之性從而佐佑

之群兇虎口掉舌禍福立應即今郡王將軍儀

賓之被其賊害者不爲不多護衛指揮之受其

毒痛者不爲不甚橫侵肆噬欽怨於楚民者不

爲不深今復恣行撥置上誣

天聰害及憲臣侵霜堅冰漸至其極

祖訓凡王國除類設諸執事外並不許延攬交結奔

走巧佞知謀之人王雖客之朝廷必正之以法

午坡文集

卷之三

六

又軍民人等本不會侮慢其王左右人虛張聲

勢於王陷害良善者罪坐本人凡以杜奸邪而

防其漸也

聖心虛明本無偏倚伏乞據事度理

留神裁斷日月之光不爲覆盆所蔽使遠臣不受無

辜之戮而

親王亦獲全樂善之名天下猶知有執法之臣而

宗社永保無疆之福臣愚伏地顙天不勝激切待罪

之至

說

字表懋聞說

江子耕於水西之野袁令公者忘其賤而友之厥子
袁九臯甫童有巨人志令公政成而召入也遣問字
於江子江子曰令公命之矣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
于野又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令公命之矣子其
厥聞哉字之懋聞江子曰聞之時義大矣哉孔子
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
聞焉斯亦不是畏也已孔子于聞達之辨嚴矣非教
人急于求聞者求為可聞耳天下未有實天而聲不
宏者也鼓鍾于宮聲聞于外言實之不可掩也鍾非

牛坡文集

卷之三

六十二

求聞者鼓鍾而塊然不聞其聲不可以為鍾矣古之
聖人堯舜禹以揖遜開湯武以征伐開周公以制禮
作樂聞孔子孟軻以傳道聞漢董仲舒以儒者聞賈
誼以陳政事聞嚴光以節義聞諸葛亮唐陸贄以相
業聞杜甫李白以詩聞韓愈柳宗元宋歐陽修蘇軾
以文章聞周程張朱以道學聞其他以一節一藝聞
不可勝數雖其所聞有小有遠近要無不自其實
有諸已有以聞之是故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終
日乾乾夕猶惕若懼其老而無聞也注焉而不滿酌
焉而不竭含章葆光懼其聞而過情也養之於蒙懷

之於獨辨之於遠耄千里之間懼其聞而異乎吾所
為聞也嗟夫老而無聞猶可言也聲聞過情君子耻
之矣聲聞過情猶可言也聞而異乎吾所為聞則自
古愼夫壬人亂臣賊子蓋嘗一一取譏當時遺臭後
世雖善惡不同要不可謂其寂然而無所聞矣是故
君子求為可聞不欲其不聞於聞猶慎其所以得聞
惟物亦然蟲以唧唧聞鵲以攫攫聞虎豹以咆哮
聞是非不各有聲而可聞者類非得於正大和平之
聲耳是故翰音之清徹而高亮者莫如鶴其鳴于九
臯至深遠也聲聞于野聲聞于天則舉天下之聞莫
能過矣而其所以得聞者則不在野不在天而在鶴
也中孚之爻曰鳴和在陰其子和之在陰者九臯之
義也而其子和之則其聲聞可知矣故孔子繫其辭
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
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君子必慎所出也慎所
出者慎其所以得聞也吾今四十而無聞行且老矣
可畏者子子尚懋厥聞哉作懋聞說

牛坡文集

卷之三

六十三

牛坡文集卷之三

祭文

祭舅父澹庵汪翁

祭進士林生

祭高母

祭曾大宜人

祭汪封君唐孺人

祭先公

祭先公柩出止於合璧山

祭慈孝貞順仁敬誠一安天誕聖啟

文集

卷之四

祭妻氏程孺人

祭內弟汪惟孝

祭吳山泉文

祭先公斗峰先生

祭先公生忌之辰

祭誥封汪宜人

除夕祭先公文

祭仲弟于充文

祭尚義冠帶九伯父文

祭程百丈山人母舅文

祭顯妣汪宜人

祭祖妣文

祭先公神主告文

祭祖妣文

祭丘民牧文

祭冬狗文

來誓

墓誌銘

明故江公孟陽墓誌銘

石城府前六鎮國將軍墓誌銘

午坡文集

卷之四

明鄉貢士費君墓誌銘

明故大中大夫廣東布政司參政丘公墓誌

石潯軒先生墓誌銘

江應斗墓銘

明故孺人徐氏墓誌銘

仲弟于充墓誌銘

江母聞氏孺人墓誌銘

故江君于德墓誌銘

女姪鵝墳誌

邵婦人葉氏墓碣

明故江婦人陳氏墓誌銘

百丈山人程翁墳誌

明故江母危氏墓誌銘

裴君汝水墓誌銘

禱疏

禱九仙文

禱神山疏

禱嗣文

告熙家山文

禱鳴山尊神文

牛坡文集

卷之四

朝仙疏

禱本境畢侯文

告關將軍祠文

造自吾書院告土神文

牛坡文集目錄卷之四

牛坡文集卷之四

祭舅父澹菴汪翁

維嘉靖十七年歲次戊戌十月癸亥朔越十有六

日丙辰子婿江以遠謹以牲醴庶羞之儀祭告於

舅父奉訓大夫承天都二澹菴汪公之靈嗚呼澹菴

之於達也分雖翁婿恩猶父子子髮未燥誤以賴慈

聞翁借子伯兄孟陽訪子尊人於師巖書屋乞予視

子時方病目然口則能吃吃誦文史屬七字句翁心

異之以子封安人決子女為子八歲適翁之館翁尚

弗子則子子甚無何子等人為京朝官子又失太宜

牛坡文集

卷之四

五

人伶傳寄立至不能給衣食翁致而撫之課子業時

子寒煥子踰前子性顧濶宕不受人羈制輒復情棄

詩書耽弋獵狗馬樂翁察知子不徐不激忍諄諄調

習子子竟卒翁之教不出童年學以不墜子舉於鄉

也翁業令於湖湘之間子上春官翁入覲聚子尊人

御史邸舍父子翁婿作歡竟夕然自此別去者三年

而子舉進士翁入選為泰州牧翁遭太母喪不果赴

予奉

天子命柄闔之文便而即翁于家時子浪得名譽顧

不善居輒為時輩所忌翁則又諄諄誨子翁之補

刺澧州也予已為武選郎翁復入覲即予於邸予與封安人獲旦晚之留是為嘉靖乙未已而予有提學之命先翁而南翁亦二承天歸聚首焉予奉璽書而聞也適翁微恙拜翁於室還回縷緒歎歎而別嗚呼謂翁執手之間遂為永訣哉始予行部而建也聞翁有疽背之恙予憂甚乃亟遣視還報也傳翁症詳翁之言然予心獨未之能釋也不一月而翁計果至跣足哭既予封安人復以書至述翁遺言悲辛酸楚予讀之再不覺其五內崩而裂也予秩滿而必求遂於茲行也實欲視翁宅兆之事無取翁諸孤悲而廸之

午坡文集 卷之四 太

與其有立予及武夷則聞啓殯有期而伯貞內史業為翁卜吉矣予實四晝夜馳六百里展子導人僅一宿而即翁于險峻之源而茲兆竟未可為翁厝也往聖人云成事不說自常情槩言之耳翁於予為何人哉而忍不盡言以告翁諸孤也然事之果與否則非予所得而有之嗚呼澹菴之於達也分雖翁嬌恩猶父子乃達於翁卒不視含歛之事遂不與執紼之求達之於翁負且孔多矣惟將諸孤服翁之訓得各底其所能至斯為翁之不朽而達其以是答翁於地下翁其鑒之

嘉靖十七年歲次戊戌十月癸亥朔越八日

舉學江 東菊醞酒奠

故進士林生懋植於建溪之濱嗚呼懋植爾與應魁此也見予於大觀之堂別予於晚對之軒一時二妙如鳥比翼有飛必群然應魁猶稜角壁立常使人敬而不欲適爾則溫然玉潤和粹可掬故予常戒應魁曰爾不患不能文藝獨慮爾將不能下人為時所忘耳輒舉爾以規之至於爾獨無言而二生者竟登上第聯璧而耀聲譽藉甚予喜而欲狂不啻看出予于

午坡文集 卷之四 七

弟也耶私計二生者必且合疏以請歸而畢娶秋冬之交當我冠束帶並而見予而謂爾一疾竟死哉應魁未遽為時所忌而爾乃先為造物者忌而奪之耶予始聞爾訃哭昨次茶洋遇應魁來見不見爾又哭今次建溪爾父渙扶爾柩至得問爾所以死乃撫棺而奠之又哭嗚呼予於爾師弟也何不可割於爾而為是過情之慟哉非夫人之慟而誰慟蓋至是始深有感於夫子之言爾其予鑒

祭高母文

維事親者以移忠為孝愛子者以能教為慈即

予如范滂而母非滂母則顯禍在前曠言逼咄以滂
滂之私入剛腸而破裂之雖欲為大過人之行不可
得也使母為滂母而非其子則竹筒錫飯僅比數於
西家之老嫗而止賢哉之稱何以至于今傳之不衰
孝慈各足子母相賢此在天地間有數乃范滂氏而
後今益於文溪御史得之御史始奉教忠之命罔敢
越淪大獄之興也御史與焉方其時御史所自分者
有死無貳也而

孺人不留私者亦樂其子之從無難意也

天王聖明弗忍加誅又使其子母得相將以退暇救

午坡文集

卷之四

八

飲水考終餘年忠臣孝子初俱無猜是天以完事付
御史也為忠臣之母而不失其名為孝子之母而不
失其養

孺人之食報于天者抑又范滂氏之母所不能兼而

有矣

靈如不昧可以瞑目

祭曾大宜人文

嗚呼宜人作孺子儒爰自蚤歲式虔中壺令質金相
惠問蘭敷以燕以翼以鳳以雛迪之尹之于詩于書
宜親執教宵則辟繭啼飢號寒茹淡收瀛令子克明

穎脫而殊躡迹天衢超景過都畫省含香春官大夫
宜人于邸官箴劬劬曰爾忠君乃孝之符爾惟不忠
時予之辜春官尺寸守而弗渝古貌古心盛德若愚
抗疏危言得禮是圖以我友朋範我馳驅實惟宜人
有師有模云胡不淑望八而殂惟堦有萱惟庭有鳴
春官抱萱倚庭嗚嗚河水東泮旅餽南扶涕泗無從
瞻望須臾薄言莫之絮酒生芻

祭汪封君詹孺人文

午坡文集

卷之四

九

於乎凡人上不得致其君下不得成其身教子渠渠
沒沒焉而無所於聞又夭折之見值而匹敵乎中分
是皆慶宜之上關不能無恨乎其為人若乃秉德而
處霜潔蘭薰一鄉高其行誼萬為藉其群禁而又英
英之子郁郁之孫龍章寵錫豸繡續紛光生乎閭里
喜動乎簪紳又而蕭蕭白髮偕老如銀生則同倚死
則同寃如鳥比翼于飛必群噫吾未見其人也公與
婦人兮獨云連生也晚猶獲聆公之議論挹公之精
神侃侃者不死煒煒者如存况於令子為同年之雅
為累世之姻誼均欣戚道切比鄰聊申薄奠用告誠
裡

祭先公

孝男以達將以嘉靖二十五年三月十五日奉先公之柩就享於合璧山新堂以待吉厝前一日辛未偕子婦女兄弟撫

柩大痛仰天而訴曰禮葬不踰時踰時而不葬在春秋謂之不克葬茲近大祥而

先公之柩猶暴露在殯孤之畔禮棄經不可以為人子明矣是雖孤德綿力薄不克如制然亦謂

先公在堂猶旦暮之間有所憑即是以逢回眷戀姑以妄塞悲而不忍遽致死於

先公也今以求遷之禮靈辰不留將奉

牛坡文集

卷之四

十

柩車式遵祖道終天之痛惟有崩摧

祭先公柩出止於合璧山文

維嘉靖二十五年三月十五日既奉

先公柩車就享於合璧山新堂以待吉厝痛惟先公之疾且革也寔命不肖孤曰爾其蓋吾於謝家山孤

叩床哭已而又曰不然且攬之異洲待年啓爾母殯

合葬之孤又叩床哭孤謹守先公之命卒哭而即

謝家山為事是年子月朔夜家婦汪氏寢夢

先公之所以命不肖孤者始疑謝家山非

先公所宜葬而直壤有在也因穴謝家山驗之果不

吉今卜去謝家山數有武而近而適當其背夢中并命如指諸掌顧委心非類返先為奸人者幾而有之誠所謂藉寇兵而資盜糧也孤不愼不知罪從何辭幸以

先公成靈神呵鬼護竟還吉壤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茲言審矣茲言審矣然茲卜之未兆也尤以寧實語孤曰夜夢隨

先公登一山甚適徐見三婦人參立盡屏間是為去年正月二十一日也已神告於未卜一年之前矣則

此山為我

牛坡文集

卷之四

十一

先公所宜厥者天也而奸人者又就其間得襲取其餘亦天也痛原

先公之意必欲孤安常順變而豈可復違天以奉數哉孟獻子之孝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

政是不可能也彼奸人者非

先公門下客哉孤所以堅忍而曲處之者正不忍絕

父客於三年之內以得罪於獻子也茲兆坐辰山向

戌推陰陽家言年戌申始得葬日爰於宅兆之前擇

所宜為享堂者苟完一區暫奉

先公去喧耶寂以寧體鬼人子之撫

先公一日之柩如見

先公一日之在也但孤既為

先公卜一定之吉于此傾於流口之治命相遠歎合

吉流口則

先公所見於家婦及寧兄之夢者不一而足又母夫
人安厝已久一旦震憾山靈又恐非深體

先公變通求是之意中心憧憧意持兩在尚以待天
之自定而

先公陰啓默示必使不肖孤之疑久而能決也於

先公即享堂之次日捐肝瀝血薦熟以祭而述其迷

牛坡文集

卷之四

十二

裏寶峰叔及寧兄等寔共聽之

祭

慈孝貞順仁敬誠一安天誕聖獻皇后文

第一祭 富池為入境之祭

維 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七月壬申朔越 總兵

官平蠻將軍新寧伯等官譚綸等於富池驛地方謹

致祭於

慈孝貞順仁敬誠一安天誕聖獻皇后尊靈曰於穆

慈元誕

聖

宅中

持載億兆

功德至盛

吳天降割奄棄

大養悲纏率土茲者

禘衣南

祈萬里

皇情軫輿臣綸等駿奔風夜莫效微勞恭率從官

奠諸境上伏惟

聖善猗有攀號

牛坡文集

卷之四

十三

第二祭文 漢口為經省之祭

維 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壬申朔 總兵官平蠻

將軍新寧伯等官譚綸等恭奉

慈孝貞順仁敬誠一安天誕聖獻皇后

神宮至於漢口臣綸等伏惟

蜃衛紆徐望澤陽而咸慎

龍帆飄忽候江漢以

朝宗蓋

皇上孝思所積

志已通於神明而

忘聖博厚之功

振不洩於河海是以百靈效順三湘不波既終

安不疾而速陟彼祀子差

諒陰之遐慰維其時矣

陳慶心

聖鑒之倘

第三祭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七月壬申朔越

官平蠻將軍新寧伯等官譚綸等恭奉

年教文集

慈孝貞順仁敬談一安天誕聖獻皇后

神宮至於承天

佳哉鬱葱已瞻

王氣

居然形勝再表

神都

衣冠昔受手

先皇

宅兆親裁於

上聖奉

忘靈七月而葬

禮不貽時渡江湘千里而來

孝將迫遠巨綸等

洪深有賴無勞翼翼

新宮謝幸危而耶

吉蒼蒼平楚黯告

至以增哀

祭夏氏

維嘉靖十五年歲次丙申十月己亥朔十有五

女甥廣東按察司副使江良才率家兒福建提學

年教文集

事江以達次兒縣學生江以道謹以牲醴之儀致祭

於

大母夏氏程孺人之靈曰嗚呼孺人之撫有息而歸

我也為吾先宜人吾宜人之相我而有子也為提學

為以道為以進吾宜人死而孺人猶強進受眠食而

撫系綸者二十年以齡則望九矣以子姓則四世矣

以吾與兒曹則金紫而顯庸矣孺人何憾焉惜吾宜

人之先孺人而逝而昊天不弔又蚤歿拆吾以進也

悲哉孺人其如何孺人其如何

祭內弟江惟孝文

內集汪惟孝既卒之七日為嘉靖二十四年之八月初八日其姻元江以達既連日撫棺大痛至是乃殺牲酌酒復為文以祭之嗚呼世有如惟孝而夭者尚可言天道哉惟孝安相豐端風儀娟皎喜怒不形洞然靜好乃人皆叔度之賢遽天奪顏面之早何世之妖星厲鬼猥得陰矯或舞智操機而欺視乎甚長上或淫克怙勢而甘心於其弱小往往天有遺罰而白首以死者不少橫經環珞珥嘉禾瑞草賢如惟孝人所共寶而迄不得以臻夫耆老豈天之殺常在善人而不肖者是佑大易福壽禍淫之理有不足準信抑

年表文集 卷之四 五十五

莊周以為人之君子乃乘之小人茫昧顛倒又自有不可曉者耶嘗延觀士大夫子弟風聲氣習家自為俗習俗移人賢不能獨汪固多豪傑然其習在負氣用壯多疑窘幅稍不如意輒返唇掉臂而容易傷其

肉子疑我質我言子最自今以往更復從誰吐其心曲我向弗子惟孝是屬乃惟孝竟為我買妾於白下而今有子矣果不負惟孝一念之誠與其多男之祝與思及此使我崩摧墮越雖欲自禁其悲不覺涕泗漣如將百其身而何能贖者也嗚呼惟孝已矣榮然寡妻何以卒哭所幸室中有遺在腹雖胚胎一妾而由此千枝萬葉生意具足此正未定之天而仁者之後如綫必續是可以理信其必然而不待卜者也嗚呼惟孝已矣臨絕之言琅琅可錄二仲所聞以及令叔我何為情天祚惟孝遺孤我鞠必與我子均其教育必成惟孝身後之福所不踐言有如此燭惟孝有知其以告尊公于冥冥

年表文集 卷之四 五十六

祭吳山泉文

嗚呼朋友之墓不宿草公墓且宿草矣吾不自知其何以為情豈縞紵之匪心負良交于幽冥憶在兗時公為諸生時提學關西李公才氣雄一世一時及門之士得其一言之許如丘山重顧周旋郡邑獨以公為首稱自此飛檄文日有名余逮弱冠即誤承忘年之契而公之冲翼不有也曾不知人之不足以為弟而已奚啻碑然乎其為兄已而輒同試於禮部復旅

送乎明庭余主刑獄公曹於兵連牆而寓有酒必傾
公見予浪得名藝死輒相戒善藏其圭角予見公魁
然長者未嘗不朝夕取以爲儀刑蓋簪無可修忽變
更中間出入或離或併公在乙未言歸于京于時方
振鐸爲聞之役已而

天子不圖其不可以造主改服晉秩載命而刑動
祖訓淮南是嬰

帝赫斯怒疾風震雲械二十一晝夜走數千里人皆
度其已死孰辨夫清渭之於濁涇顛危百折出入幽
圖竟宇端息

年表

卷之四

十七

天主聖明公于是時爲我紓情却計凡可致一生於
我者當無所不用其誠生還之日墮第都亭碩言保
愛執手叮嚀詎虞公之馬足竟不回聲於東魯而予
乃爲掛劍之延陵嗚呼公則往矣想見公靈公言侃
侃公色顚疑公之聯姻於相國也不知者以爲公但
笑梯取富貴而不知公在相國九其深謀密議有所
諮度公未嘗不持論棘棘約諸理道相國嘗改容而
聽之是皆公之微勞隱懿利攸往而能貞者也嗚呼
樂哉斯丘兮公藏孔阜山林蕭蕭兮山風冷冷子旣
泫然以不可止忽惆悵而怔營我酒公醉公靈我

公有以死王立諸英生芻一束以洩吞聲

祭斗峰

維嘉靖二十三年七月初二日不肖孤以達抱孫
孩華佛保薦新于

先公斗峰先生之靈嗚呼我

先公燕不肖孤而逝者三越月矣是爲七月初二日
也嘉穀登塲香飯在案而我

先公食不及新耶號天掘地無所控告不肖孤席

先公之庇長於詩書不耕而食者垂四十年比歲家
千斗南也始近農畝與二三力作身親稼穡之事凡

年表

卷之四

十八

燥濕種稂之宜陳塘桔槔之用皆

先翁一一指授僑于先事是年風雨時若飲用大稔

鄉中父老皆以爲自有泗漚坂以來厥田稱下下今

不肖孤卜居之始遷茲有年穰穰之區變爲沃壤非

偶然之故也食新之日

先公喜而祝曰此我子孫蕃盛之兆

天其有意大我慈土乎食之飽是年八月十七日華

佛保生今年秋入土自五月連六月不雨四外雨穰

十穗其五而斗南居之左右實賴實粒不減去歲此

禱非

先公之澤乃食新且再而

先公非在日耶往歲但食新

先公必召客與常所往來者共飽為歡今獨

几筵在孤雖欲勉強侍食五內崩摧不可下咽矧食

而知其味耶往者

先公在養孤則情不耕今躬耕矣

先公不得養嗚呼木欲靜而風不寧子欲養而親不

待昔嘗誦之猶未覺其言之悲也乃今以身從之無

益矣天平天平復何言哉復何言哉時不肖孤養父

斗南居制子動履炊米熟饌抱孫孩華佛保就

千枝文集

卷之四

十九

先公遺容哭而薦之仍將米街居屬男婦汪氏炊饌

薦諸

招前前三日丁酉以道室中人幸舉一子是又可慰

先公于地下者

先公之靈百年一日

先公必哀而享之

祭先公生忌之辰

維嘉靖二十三年八月初二日為我

先公生忌之辰孝男以達以道拊棺大痛仰天而叫

曰天平天平何忍使不肖孤至此極耶茲晨何晨而

我

先公之聲容嘆語不可得而耶耶往歲茲晨必先發

日戒酒兵酒食素鮮擊庇窮水陸于其力之所能得

子婦魚貫而稱觴

先公膏冠而正席已畢召宗黨族服與城中父要之

交肺腑之戚張樂高會喧呼劇飲繼之以夕率每歲

以為常而何今悄然其闕寂耶古人不以三公易一

日之養自平時未必盡識之假令不肖孤今猶得追

養以繼一日之孝三公之貴其可易耶去歲茲晨孤

兄弟俱弗子猶不免為

千枝文集

卷之四

二十

先公薨已而八月十七日華佛保生今年六月三十

日以道子塔保又生今華佛保將及一週業已調聲

作語每指示

先公遺容輒能張目審視曉解人悲歡之意而室中

人生意又各且津津在腹此皆

先公向來切至之懷久而未釋者使今為在日則

先公快心抒抱作懽耐縱必百倍他日而皆不及見

之此尤不肖孤撫膺跌足裂肝涕腸欲以身從之率

懼有傷於大孝而無益者耶天平天平何忍使不肖

孤至此極耶嗚呼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孤

一自此抱憾而終身矣尚復何言苦塊餘生苟延一息

祭誥封汪宜人文

維嘉靖二十三年歲次甲辰七月二十日為繼妣誥封汪氏宜人五十之辰孝男以達時養炎中泗草堂屬男婦汪氏次男以道幼女雲英招孫謹以牲醴庶羞之祭于先公斗峰先生先妣誥贈

程氏宜人

繼妣汪氏宜人之靈嗚呼我妣宜人以嘉靖庚寅春背棄湖今十有五年而妣宜人之年甫及五十以妣

牛坡文集

卷之四

章

宜人之年則未老而妣宜人之去世則不為近矣不幸

幸

先公又復見背日月不屈承歡無地可勝悲感以

先公在殯故出二宜人遺容展于先公左右敬申哭

奠不復耶

宜人墓下者從

先公也惟宜人俯賜哀亮奉

先公其饗之

除夕祭先公文

嗚呼是為嘉靖二十三年除夕也而先公何在哉云

祭

先公以華保始生重其冢器命不肖孤就中泗草堂以守歲蓋

先公能得孫雖不肖孤不侍側先公之志固難也孤亦以為身不侍先公之側而先公之志則養矣孰知吳天不吊遽蒙大割使我今夕父子幽明永隔至此極我往歲茲夕先公屹坐如山奔走僮僕燒燈炙炭張宴設樂窮歡劇飲乃罷今一旦不復見之不肖孤其內以為生耶其將無以為生耶嗚呼卑逆餘生奄經時序攀號踴跌五內崩摧一觴之進先公必哀而

牛坡文集

卷之四

章

聽之

祭仲弟子充文

維嘉靖二十四年歲次乙巳三月癸亥朔越吾弟

既卒之六日為是月十二日甲戌哀兄以達謹以牲

醴酒饌哭告于亡弟弟充二官柩前嗚呼昊天降罰

于吾至此極哉吾先公所出三人季不幸蚤世爾先

喪以王事遭難幾危

閣下生還以來杜門屏跡有爾得共侍先公以盡菽

水之歡不虞去年

先公見背曾幾何時爾倏相離舍我以去使爾兄一

且舉然子豈形影相吊彼蒼者天何忍荼毒至此
我兄拍地籲天無所控告念吾之子終二週尔之
子尚不及一週深惟先公付受之重與吾弟寡妻弱
子之託只得割哀強食以保羸然之身壽吾身者乃
所以壽先公與吾弟也爾既卒之七日尔極出止
於新橋之龍坡精舍以待吉厝惟爾遺言是遵爾之
精神眷顧想未嘗不朝夕于此也嗚呼吾弟平日遇
酒輒痛飲今有酒盈尊爾何不為我一舉杯平日於
肉能大嚼今有敎在俎尔何不為我一舉筋依地悲
號肝腸摧裂爾其知之耶其不知之耶

年坡文集

卷之四

七

祭尚義冠帶九伯父文

嘉靖二十六年歲次丁未閏九月己卯朔越七日乙酉從姪提學副使以達謹以牲醴虔羞之奠致告於尚義冠帶九伯父抵前禮葬不時踰時踰而不葬在春秋謂之不克葬伯父棄世者二十三年今始克議窆安之事此固諸兄拘忌陰陽之過而以達讀書秉禮為伯父猶子不能深諭而時正之在春秋脩責之義在以達實安所也孔子言孝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伯父葬既踰時而諸兄又致飾於儀文之末性往非分所得為而使伯父不得葬之

以禮者皆以達之過也以達在襁褓中受伯父之慈獨厚然所以酬伯父者實缺然也故於伯父啓殯之前掃地設奠而復為文以告之

祭程百天山人母舅文

維嘉靖二十七年歲次戊申十月壬寅朔越二日甲辰前中憲大夫湖廣按察司奉勅提督學校副使男甥江以達謹以牲醴酒饌致祭於母舅程翁之靈惟翁為我太夫人介弟翁髮未燥即侍我先公迤往白下情甚骨肉中歲我太夫人棄世而翁與叔舅仍更番歲時不棄以達每見二舅即如見太夫人比年叔舅不祿達方執先公喪禮不得吊然猶幸有翁在而謂翁亦相繼竟耶四月間翁臨先翁大事時翁已有脾胃之疾乃謂翁竟坐是而劇耶嗚呼翁六十望九不為非壽卓立諸子翁有以死所不愜者渭陽之情升堂不見有涕沾纓豈力疾之得已躬一奠於明靈靈其不爽歟我惟馨尚饗

祭顯妣汪宜人文

維嘉靖二十七年十二月初六日丁未孝男江以達謹祭告於

顯妣汪氏大宜人之靈惟我

太宜人因舊曆謝家山不吉於去冬啓擴殯之堂
時將為先公襄事遠私心不寧不欲使大宜人暴露
于外是用倉卒于二月內奉大宜人之柩權厝于先
公享堂之後似受氣大急恐

尊靈未妥今取十二月初七日戊申乃始克卜葬於

舒家山與享堂密邇與

先公世世享有祀事今前一日丁未開墳奉遷持申

祭告惟

太宜人其默相之

午坡文集

卷之四

五

祭祖妣墓文

繼嘉靖二十七年十二月初十日辛亥嗣孫以遠

謹用牲醴廢羞之儀祭告於祖妣張氏婦人之墓惟

我

祖妣宅幽于此者六十餘年子孫守奉弗度玉位傾

塌失其方向頃乃鳩工聚石爰擇吉日一取塋域砌

而新之水口之前疏為等級以便展掃視舊改觀爰

于有永以平山川之靈以昌大我子孫百世無疆之

祚工竣之日特申祭告惟我

祖妣其克饗之

奉安先公神主告文

繼嘉靖二十七年歲次戊申十二月二十二日甲

子孝男以遠謹就合璧山享堂祭告於

先公中憲府君與

先妣太宜人神主前惟我

先公選勝即吉者數月于此佳哉鬱鬱已瞻旺氣我

妣程氏太宜人雖遠處流溪而在天之靈耦俱無間

繼妣汪氏太宜人又新自謝家山改厝于此則廢幾

爰先考妣于地下而不肖孤之心亦藉是少慰矣謹

筮日具先考妣主奉安享堂坐戌向辰永享祀惟

午坡文集

卷之四

六

我

先考妣其鳩靈發祥大昌胤祚俾子孫世世衍無

疆之慶以尊廟貌以揚先德則不肖之以孝告也惟

先考妣其默聽之

告祖妣祭文

繼嘉靖

年 月戊午朔越二十一日戊辰

嗣下孫 等謹以牲醴酒饌祭告於

始祖妣孔氏婦人之墓惟我祖妣宅幽爰靈享有祀

事百年于此中間鳩靈發祥福我支裔亦孔之盛願

還來煥指漸繁賢愚異慮草皮樹地日麗月窟山無

完土塋兆傾毀失其方向剝床以膚及今不圖將為
墟壤揆厥所由皆以達等不能積誠動衆以興幸壞
厥罪無辭是用惕然于中受鳩工聚石一新塋域分
明墓道豈觀美為是圖實杜漸防微以詔來世者甚
遠也惟我祖妣其永庇之

祭丘民牧文

吏部進士民牧丘先生之靈其辭曰嗚呼民牧而止
於斯乎豈附贅懸疣于寔厭之抑大運修短真宰是
持其變若桑窮窮寔寔非區區者所得而窺也壬午

午坡文集

卷之四

三

之秋吾與子同鄉薦雖忝姻婭茲始識面形不滿四
尺而文章燿燿如錐處囊中其穎畢見吾昨將事聞
歸於京克有吾語與子同征子履弗坦沉疴是嬰惟
昊天之重棄子出百死而得一生已而舒翹乎藝苑
逆旅進乎明廷吾意其必有以大受子胡遽爾掛劍
於延陵嗚呼悲哉子三十七齡三子一孫庶幾平為
人父矣白髮蕭蕭有偕二人人子之事何以終身嗚
呼悲哉燕雲慘兮白日冥朔風淒兮江水泓丹旌兮
耶路祖墓兮在庭潛清溪之浪浪兮攬茹蔥以不可
掩聊生藹之一束兮吾與子之能靈

哀冬狗文

哀哉冬狗予自庚寅有母夫人之喪而歸也爾即
旋予爾善楷書又小心畏慎不妄作言語予少佛意
爾即面發赤無所容爾是予赴

爾爾即赴

爾予福建爾即福建凡予小大札記無不自爾書之
予每作詩或文必脫三四稿一真一草惟爾之事去
年六七月同予校士爾偶感寒作嗽體晝夜熱一再
月不愈予歸爾就醫如失左右手日夜正運爾復來
而爾竟死也哀哉予檢故籍殘章斷紙逐目皆爾迹

午坡文集

卷之四

六

予覽之未嘗不心酸淚下欲復得似爾者不可也爾
死矣爾父母兄弟與爾之妻予皆為爾撫之小三去
特令其以牲菓酒饌奠爾於墓爾其知予之懷

來誓

來誓誓來也曷來吾弟藏吾不忍或乏其祭祀將須
吾來者爾之也何以誓慮遠也何慮乎遠吾無慮乎
吾之子若孫也孫而子子而又孫而為世漸遠矣世
遠則親盡親盡則情辭情辭則有可知已勢也吾慮
夫勢之必至於遠也故詳往以誓來卒而碑之一樹
於左列其誌銘碑吾弟聰明艱苦之狀來者讀之無

不嘆息而流涕也一樹於右以吾所不能釋然于來者乃與吾來者共誓之曰昊天不弔傷我門戶用棄奪吾弟吾籲天自殞所不能為吾弟用情者惟一死耳嗟爾來為我孫子為吾弟嗣者與不為嗣而支屬聯綴者或聽吾誓命爾必虔必虔慎有此墳墓母荒怠爾祭祀母往來下上過而不顧戒爾芥戶毋犯爾一草一木毋萌不道惑於庸術謂茲可附藏求福利塗壇之外震動爾山靈母謂前可居止惟克拓之務議及爾碑亭簷留尚慨然以思曰吾祖父之用心若此其苦也是必有不可解于其心者吾何忍背之背

牛坡文集

卷之四

元

之不祥父以是語其子兄以是語其弟子第又以是語為其子若弟者服之守之是則為能繼爾祖父之志述爾祖父之事為爾祖父孝子順孫世世享有祖父之澤昌大勿替其有不能讀父之書而禽獸為心者生不習聞吾弟之名至死不知其墳墓者若越人之視秦人雖過其所不一拜而揖者墓木而拱也曰是可據也是可梁也晚其左若右曰是可墳也度其前曰是可屋也心疑之卒曰是非果吾祖父墳墓而能禍福乎吾者也吾何恤焉若是者非吾子孫吾孝子順孫尚率吾子孫共攻之無後吾弟體魄在地精

英在天吾天地鬼神將用勑絕其命殲其子孫罔有依矣夫既嗣吾宗而主其祭祀也則吾弟所得有者罔嘗界之也居人之有而遺棄其人是為不仁祖父者用心若是其若也而子孫翫焉若不聞知又從而甚之是為不孝不仁不孝為祖父者將首顯極之天地鬼神又何愛焉吾又慮夫子孫之不仁不孝而獲罪於天地祖宗其甚若此也嘉靖甲午二月辛巳刑部主事袁兄江以達作來誓

明故江公孟陽墓誌銘

江氏自吾高祖徙居港西也吾兄弟同出高祖者三十人冢兄為君吾後父太學生諸良舟為君父吾從

牛坡文集

卷之四

廿

太父諸琳為君太父吾曾太父封工部主事諸漢為君曾父太君與吾固又同出曾太父也吾在群兒中君吾識別君時以冢孫先入侍我繼太父中山公於少方伯之第吾備居港西也君歲時返室廬墳墓必索吾美飲吾梨栗極為歡卓木伏啓吾對偶旣去族其吾輩札吾心德之猶未知其意之盛屬望吾也君配汪氏吾舅父今澧州刺史其兄也屬其歿於澧州言吾不凡吾女為君與吾遂復為姻屬家大人嗣公也挾吾與俱得與君合巹舍君蓋吾維係在如君

吾學不墜漸有名譽君則大喜已吾舉進士為官人
君則又大喜母夫人之喪也吾杜門謝賓客曰與君
與君東山別墅成始間去君君三日必一再過也至
是不幸以疾卒君未疾惡聞食氣吾視君色涸肌肉
瘠骨四肢立候其息急手其脉冉冉蝦游曰君得毋
脾病乎君諸言之不踰月疾作氣上喘腹膨膨起醫
曰此榮衛並絕水干中脫其名曰鼓術單莫售吾時
灼三里將別墅中努瘡生竹與令人手吾造榻下君
執手嘆曰吾休矣氣氣欲絕者悉以累卿淡菽藿下
吾跌足盤跚泣曰敢不如命又曰卿雅察地理吾處
牛坡文集 卷之四 三
堂欲因攻卜吾先有君今不果吾死幸汝藏吾骨
又曰吾生無聞於時死無傳於後審吾藏所銘吾墓
示吾子孫吾死且不朽吾又跌足盤跚泣曰亦如命
是夜偶續君既卒之二月山人丁稚與君厚善哭君
至自豐吾君曰事濟矣乃具與焉暴狼挈丁走教舍
外道方村吾假寐輿上移時若吾覺忽一山遙運而
入吾懷也當吾心焉乃與疾走山上已丁亦棄焉
來會丁曰是殆天謫官人目手曰亦吾人之錫耳非
吾目力所及也召其主而得之以是年十一月已
酉乃即差而君諱以南字孟陽三歲母聞孺人卒祖

母王氏繼洪氏洪敬翼其繼母汪氏如洪孺人十歲
失其大學府君公自河南棄官歸致君膝下生而
慧目敏行下公鍾愛之少稟涼氣怯體么眇人謂可
賊而患也洪儒人以君孤重遠去君遂不令終舉子
業尋輸粟於邊得其貴冠服而非君之志也性坦夷
不虞人詆然卒不可用前章有姻族官翰林者審美
為子弟員值學官缺謀諸子弟負共往戲君迎致君
視學篆者知其已戲也陽諾之即具冠服擊鼓為講
堂集諸弟子負封其象以歸遂不往亦不歸篆諸弟
子負計鑿以正諸君曰諸君戲吾吾戲諸君耳笑而
牛坡文集 卷之四 三
夫之年遠中子多孫殤亡而廢連舉連又殤若膏无
弟連弟于族有垂涎者君益泰然或感氣加之然不
與較有公芥其林木者守以白此曰根株得無在乎
無何寘其根株又白矣曰山不可耕而去也有我則
有吾何屑屑為樂施與遇瘵疾痼者若棄涕嗟然
古肆指樵管豫入繭買之貧不能收其骨者叩之率
稱所欲尋歸一女婢年四十六舉一子汪平繼徐氏
連舉二子人以為福善之報嗚呼君少失父母中齋
兄弟復脫於嗣人人意君必遠享其孝以嘉靖癸巳
七月二十五日距其生成花戌九月十四日辛丑

十有六而猶歎於下壽傷哉文二汪出長汪王宋朝
王鉛山費少師公第卿進士完之子懋尹弋陽汪宗
伯公第翰林侍讀東麓先生之子績其婿也子男三
長應張必奉君志次應軫次應箕雖皆在襁褓而眉
宇炯然神俊遠發識者知共必顯君於地下君讀書
好禮孝謹意愛出於天性雖難直簡畧鮮可人意然
人望之而識其心也其端立公致不吳詭隨哀然為
兄弟要領而今不可作悲夫忍披其槨而為之銘

銘曰

有來別子 筆繁我支 五世而傳 曰家伊誰

牛坡文集

卷之四

三

如冠有綖 旋以綴之 坑孤攝影 知雄守雌

彼德者眷 吳天靡遠 而胡不奎 竟與爾隨

一我言幽宮 我心孔悲

賜進士出身承德郎刑部福建司主事袁兄江以達

撰

賜進士出身承德郎南京國子監司業從兄江汝璧

篆

賜進士出身文林郎南京大理寺評事從兄江以朝

書

呼呼吾忍銘汝耶汝忍吾棄而吾汝銘耶然惟吾藏

汝性行不吾忍而忍汝派派以朽耶汝吾季弟也請
以進米冠而卒故未字追字于漸第固成人也字之
也成人之也家大人諱良材廣東按察司副使母先
太夫人程氏繼汪氏母夫人吾姊二始吾生後十年
仲弟以道生別室明年為正德壬申三月初六夫人
寔生吾弟吾弟為吾母斷乳子生時日在巳俗產難
者吮木符加于地上以斧撼之時大人居吾子樓肆
禮記至王制天子命之教一章至是棄書走樓下覓
斧授吮木符者已即聞呱呱聲弟生而骨肉豐勁披
額不類毛兒三月便款款語再著手指之魚字一日

牛坡文集

卷之四

三

大人抱置膝上戲二字對號之即應聲而出大人

恐禁家人曰此兒慧覺特甚慎勿可多動其真也性

好食雞首殺雞輒食之一日食客雞在釜以頭觸母

夫人腋下急如欲母夫人不欲傷其意以他肉哺之

曰甚於鷄首乃欣然握手曰無始我欲食客耳請食

客顧無食母夫人喜曰解事吾兒四歲而母夫人卒

哭之哀時大人久宦京師無擇家者家日地就村姬

鞠輒半月不得肉食姬脫簪相市鹽魚間日一食

之每食輒涕泣曰無以為也無母子耳即不魚能飯

遠汪夫人繼而母也即依汪夫人善承汪夫人意有

所欲求無固人稍有石三軒號解或叩之終隱忍不
一言言及母夫人淚數行下常自嘆曰吾天養也六
歲塾日授千餘言每暮一學兒所受書耳過輒成誦
已偕仲兄侍大人走京師道道呂梁今雲南按察司
郭公諱持平以虞部主事理洪事於舟中見而異之
語大人曰恐更出大郎君上時吾已浪有名譽露頭
角矣以顏真卿法帖遺之大人因具語真卿即聚即
喟然曰夫也其書法果相類耳則遂學真卿書法常
竊自為舉子文吾昔得視之說懸河直肆慢不多著
耳因即授舉子文法度則遂有法度間見吾所為歌

千坡文集

卷之四

五

詩大人以御史按滇道安平鎮舉吾兄弟避者止瀾
亭上第邸席拈筆有老栢青青拂草亭芝蘭此日喜同
情之句時年纔十一也自是漸刺刺吐鋒鏑吾益朝
夕刮磨之與仲兄師事吾吾急之甚則語仲兄曰伯
兄亦速吾成耳乙酉秋吾上春官意扶與俱行心釋
之則慨然語仲兄曰京師吾輩所從大人舊遊耳伯
兄去吾輩無所敵憚將舉吾輩即束書偕仲兄執纜
先登辭家人無婉孌語嘗夜泊青陽驛三鼓燃火促
吾膝受禮記夜大寒手執確炙酒煨鷄卵以進忽隔
河有火叫盜劫殺其人者舟人驚亂一河舟皆驚大

亂笏曰慎無出出則逐相相賴耳盜即來奪吾有
之當無見傷也有頃盜果不來舟人徒帖皆為聞鍾
詩有古寺送寒鍾之句或難之曰何意下一送字曰
詩眼也見吾伯兄多此為耳吾舉進士官京師尋遣
其仲兄詣大人宦所婚既行第哽咽不能食者累日
嫂慰問之曰細哥去脫吾大岑寂耳自此侍吾留京
師者三年吾所有書無不讀微與義多所自折學
乃大究戊子秋吾奉

千坡文集

卷之四

六

命主建試事俱至信別吾將其嫂以歸將遂詣省舉
子業家無何而一疾竟死矣年僅一十七耳嗚呼痛
哉吾竣試事而歸也偕同者游武夷舟中心忽刺痛
輿悄然不一再曲而罷至分水關計果至一哭絕去
良久蘇血綫綫下復自愚曰是得非醉夢中耶趙簡
子死七日而寤果死今得無寤耶驗世之天法多輕
怯削薄跳捐骨不束者多面滿如鼓神短氣不接者
多性獨成感意量福偏者吾弟輔骨隆隆起髮際巨
口豐頤煥視闊步且仁厚寬靜不妄見喜惡淵沉而
山峙有一於此皆可以不夭而竟天汝耶吾歸汝於
信也汝揖吾於浮橋上為七月二十四日吾囑之曰
此歸也吾盛屬望汝後死以八月十三日距此二十

日耳馬呼謂浮橋效語即與汝末該耶吾與汝俱也
也汝仲兄自東來見吾於德州又數日與吾共拜
大人於河上馬呼謂汝於大人訣竟以河上與仲兄
訣竟以德州耶汝治疾人疑汝自舟中歸目為夜鮮
青視之雖汝嫂亦以疾歸汪不視汝死吾心憾之骨
肉惟伯姊與殖奉汝汝父汝兄病不施一劑死不殯
一帛裂肝沸腸終其身而能釋此血涯之憾耶嗚呼
大化無常誰手測哉骨輅脩文於地下長言記於
王棧然皆不若是天甚何獨汝天耶汝已娉桂氏不
果娶而汝竟無嗣嗚呼天其身後奪其後耶天乎天
乎獨何慘於吾若若此耶始吾不忍遷葬汝已改卜
葬夫人謀葬汝於側不果葬汪夫人卒又謀葬汝於
澤夫人側又不果葬至是嘉靖壬辰十二月二十九
日忍以汝葬於北鄉鳳山之陽坐辛向乙真可長久
汝骨向也亭汝碑汝吾有子嗣汝千秋萬禩必血食
汝嗚呼痛哉嗚呼痛哉銘曰
人有父母母極汝撫入有兄弟汝奉吾季不室不予
汝何以死人曰汝才汝寔天錫胡昇之良胡奪之亟
寔照乘之珠夜光之璧假於途人不越宿而棄耶嗚
呼汝迫汝由汝墓歸汝今已與我又何求我封汝

丘我銘汝幽天子天子我又何本
石城府前六鎮國將軍墓誌銘
前六鎮國將軍石城恭靖王子也恭靖父曰寧惠
王惠王父曰寧獻王獻王父是為
太祖高皇帝恭靖六子妃吳氏子成化庚子十二月
初十日實坐前鎮國子次為第六諱親鍾六歲而孤
讀書通大義封鎮國將軍夫人杜氏喪年妃盡毀
約已奉訓額日治具與四方賢士大夫遊習聞持盈
守勢之道會年庚人刻錄宗室虎噬浪獲淫于積產
寧庶人敗竟弗能自白坐所脅奪鎮國廢幽廢中嘗
語其子曰而父叩戴玉腰無他材行尸於宗室又不
幸親遭大劫幾斷死墓崗之燭生有餘僇尔等其祔
自抑畏務損聲色狗馬衣裘之樂親詩書禮樂循率
名教以不負
聖天子敦睦之仁死不憾矣嘉靖壬寅四月二十三
日以疾卒子男四俱封輔國將軍文一封江夏郡長
輔國宸濬婚夫人吳氏早喪卒次輔國宸濬婚夫人
江氏三輔國宸泗婚夫人鄭氏四輔國宸認婚夫人
舒氏俱會城人孫男子六人文子五人而次輔國者
卒其諸弟服父命惟謹以嘉靖癸卯十二月二十

日卜南昌灌城之原又痛其父之不幸旅陷於不韙也輒求諸海內之能文而傳者為之銘

銘曰

於皇我祖 配天作京 嶸然江藩 宗子惟城

六世而童 自跋其平 動于天紀 顯亂國經

燎原之禍 延及宗盟 爰坎玉石 清渭濁涇

考終庸下 天王聖明 灌城之原 首癸趾丁

鎮國者墳 茲焉永寧

明鄉貢士費君墓誌銘

君卒之二年父營膳郎中完產之月五而江以達者

牛坡本集

卷之四

七

君室人從父也君第少鄉貢士懋文以嫂氏故請于營膳公狀而徵銘予固雅重君度君固欲得銘于予者遂不辭君諱懋尹字民覺營膳公有子十人君其仲子也資不踰中人顧自少即夙夜強學有遠到志稍長侍營繕公遊京師日聞縉紳先生言識益進文益達營繕公心許之歸而失其妣丘安人哀毀不欲生時伯父文憲公再入相君伯仲日讀書潛里中城府人罕得見其面即見不知其為執政子予弟補學官弟予提學試報首君顧累困不第益勵志不為舉命其軒以見志輩行人稱好學者必曰志軒志軒云

君為文務簡古力刊落陳言人頗以枯寂少之獨聞以示予予獨深賞之又間以質予從兄學士公汝璧學士公又深賞之君自信益堅不遇時為好甲午秋試文已入教當道忌其門第擯不錄遂發憤充賞入大學與四方賢士遊虛中取善得人寸長輒筆之便面即往來驢背上不釋手茶酒關西呂公深器重之已亥冬予出

詔獄君手其所為文示予予則大驚曰君殆非吳下

阿蒙矣明年庚子俱少弟懋文聯璧中順天鄉試式

辛丑試春官下第歸癸卯春過予合論文一晝夜是

牛坡本集

卷之四

四

年冬復上春官至京營繕公已謫永平即卑騎起君永平已復入京行一舍忽中寒甚亟與疾還永平竟卒營繕公為之棄官歸君失性徇急不能容人過事營繕公則極愉悅兄諸季怡如也江氏舉二子一女皆不育側室詹氏舉一子祖年慧甚江氏育之踰已出予從弟鄉貢士進卿許女之文一會英許嫁上饒余氏君生於弘治辛酉十月二十二日卒於嘉靖癸卯十二月十二日葬於乙巳十二月十七日首午趾子營繕公所自卜云銘曰豈其賢而奮其年 崇何乎天 坎離之交 月丘之

而大昌 鴻靈發祥 以莫不然

明故大中大夫廣東布政司叅政丘公墓誌

嘉靖十八年閏七月二十一日明大中大夫廣東布政使司左叅政丘公年五十二歲于官其友人江以達者以提學副使 詔逮詣

閔在械輦中聞之驚曰噫丘兄遽死耶公母老嗣幼既歸視之四年歲在壬寅正月二十五日始克議寢夢之事先時大淑人屬其從子民節曰而兄雅信重毋若江子今幸在里君而能惠徵其一語納之幽宮是而與而兄不朽也民節用致命其戚按公行並應

牛城文集

卷之四

四

銘法其奚辭公諱民範字汝中其先餘于人也六世祖惟政徙家貴溪贅於周因冒周姓訓長于旭鑑起刀筆史至大官為 英廟所識記贈浙江左叅政迺後有廢州府知府諱祺者其兄子為以都御史總漕江淮間適合奏復姓憲宗朝於公為大王父時都御史高公明勲望重一世通獨材廢州公之子珮婦文烏顧卒困不第貴其子九仞贈儀仕郎南京禮科給事中諱鉅者徵仕公之長子也與徵仕公同月生大夫山東左叅政實娶于華是為大淑人而生公公切須持矯健目數行下嘗持筆畫腹總漕公見之援

不能脫撫其首曰是兒也必亢壽宗長補弟子會姚源亂從間道出入賊衛完其父母已邑豪家有乘亂掠殺新民者公曰撫而殺之亂將益矣遽詣當道白狀治之變是用教初涉獵好泛濫百家言鉤章棘句劇鉢心目每提學試輒首公已悟其非學迺收視又聽沉精理要咀其高才嘉靖壬午舉于鄉終未登進士第授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一疾甚醫藥莫售恍惚見金章人入其室詔之曰第勿藥忍洩便即不死已而果然大禮議起議者應 召而北公與別徵引宋事諷之魏國家臣姚經者不法亟捕係之不少

牛城文集

卷之四

四

貸將疏連魏國大司馬止之曰豈可因之失吾剛正士也大司馬每廷舉將材輒先進公議之公按冊指定曰必某某可名上毋不人人稱塞戊子鄉試大臣議復舊典盡用京官主之公與簡分考應天得雋為盛已丑遷邵武知府或以壞僻不足煩公公笑曰吾薄邵武耶至則勸學興禮一吏軌民澤稿蘇枯墾其廢徧五年之內府中不聞急步疾呼續用大起御史列其案于朝無何擢山東左叅政督理糧務公曰賦役不均版籍不明故耳力斷舉大量事不擾而民業有經益市耕牛鑄鐔鉏鋤以給流民之新復業者

丁壯興運數歲五種俱無公無遺租尋與治運河
有功蒙白金彩獎之 賜賞表入賀見賄賂公行
官無闕限大發憤開口不顧忌銓司思之戊戌改廣
東參政林贊洞蛋便其條要不踰年遷卒士大夫曾
不識面者咸惜之公短少精悍每持論棘棘不阿與
官者事滋久愈謹而終為僞柄旅者所蹶遺憾大中
公未逮稔養毋病焚香籲天求以身代竟得愈天情
清約雖高顯如寒素時效之曰曩無餘殮公鮮兄弟
中弗子大淑人曰若世以忠厚聞而無後於丘蔭者
懼矣飭一女婢屬之曰是宜有子踰年果舉一子曰
于枝文集

卷之四

星

本長六歲聘山東副使吳公道南之孫舉人泰之女
二嫁士人畢守望公好談陰陽家言而非其術得今
墓在仰天湖之良隅銘曰

止于東

而坎其中

是隆是封

吉兆是後

良齊之宮

委社其豐

吁嗟乎焉窮

石潛軒先生墓誌銘

一

晉江著石氏自石英始英子訓訓子璣是為直齋慶
士慶生先生諱恭字敬夫諱芳至乾之初九有昧於
潛命其軒以見志學者稱曰潛軒先生少強記博聞
作為文章其譽滿鄴補學官弟子提學輒試輒肯先

生顧卒困不第嘉靖初貢入大學得縱觀廟朝制度
與四方賢士游嘆曰吾不負此生矣耶高視無仕進
忘年五十當選授輒從諸老生有所陳乞吏部尚書
喬宇目先生可用強官之先生乞益力卒受蘇州府
吳縣縣丞冠帶以歸攻苦食淡泊如也時子華嶽生
十歲先生知其必亢石氏終不督課而華嶽日勃勃
吐英銳嘉靖十四年子提學至晉江得三士佳甚稱
千人不能置華嶽其一也無何中丁酉鄉試式而先
生無所驚喜第戒之曰晉江不少才也不庶靖貴行
檢耳吾先人無大功顯獨積善累德義以有今日爾
于枝文集

卷之四

星

不刻苦樹立為知已稱塞徒負其謗謫之技指取青
紫幸富貴無為也華嶽服其命惟謹予所厚友人蓮
嚴王慎中門人蔡克薦雅重許可每手書至必曰石
生石生云嘉靖壬寅七月二十九日先生卒享年七
十有四九再受室三側先配洪氏先生生卒再配林
氏男三長耶華嶽次春嶽次中嶽皆側出女子五二
配三側皆有出一歸史昌述昌述之父于光故嫉惡
持狷介有聲給事中餘皆與士族而華嶽子鍾和喬
嶽子鍾英鍾秀鍾靈先生之後雲仍盛矣先生孝友
出於至性處士性狷不容人過又耽狗馬樂不事家

人生業用落而貧先生委曲其間泯其尤于人奉
處士必極其肯處士不知所出處士祖尚色目遺令
身後從本俗處士卒先生棺殮葬系悉依於禮族入
化之所家四壁立至不能舉火販賤營其取贏以
自活日與洪抱薏灌園共負薪行里中不為耻中歲
卒準諸弟妹畢其婚嫁各如志家亦漸起則又好施
與或負至數十金不取責須至呼酒舉鮮累數日不
厭盡不復顧問卒之日家無餘貲然先生之不仕與
不畜財皆卓有深意蓋古所謂班周列禦寇者流不
以事自累而逃世者耶卒之明年十二月某日葬晉

牛坡文集

卷之四

聖

江某鄉某原附洪氏其域而史朝臣者故晉江三士
中華嶽亟其所為狀自徐山人來抵予書涕泣請曰
吾師之言傳孤不肖圖載先人于遠以累吾師願不
得違次不克既以請幸吾師哀而賜之閱月又戒使
者從蔡君走貴溪貽五言律三百字道其中甚感予
益重華嶽之能子而不忍使先人不自我聞于後也
遂銘銘曰

三

豈其告身	必濡之沫	一命者丞	以釋禍
豈其貽謀	必貨之封	彼貨之封	彼守者奴
孰者其終	不仕不畜	使其不辱	匪身不辱

後嗣之數 載其徽音 以昭潛德

江應斗墓誌銘

江應斗者提學副使江以遠從父兄秀士君以翔之
長子也先是秀士君失其配危淑人應斗哭且絕且
復甦血縋縋下傷其五內四年為嘉靖癸卯二月
二十二日竟不可藥以死秀士君幾不欲生而應斗
之婦方氏嫁且百五十日達強執手慰籍之曰是不
可為應斗計耶後百五十日方氏舉一女又百日子
母相繼竟死傷我天乎天乎何慘於吾應斗若此哉
達同祖之兄二人獨秀士君讀書秉禮不墜祖訓而

牛坡文集

卷之四

墓

宜蒙此大割哉達母弟以進年十七前不幸死至是
應斗年二十二不幸又死應斗之聰明記誦肆於文
詞若少遜以進而其謹愿重遲恂恂然家無子弟之
過則無間於其父母兄弟戚王之二子者俱不食其
實而後先相望為造物者所奪豈吾祖之積善崇德
行猶不足恃耶瑞退之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
難明矣應斗死之七月秀士君忍舍其夫婦于祖墓
西北隅五十步蓋之是為癸卯十一月初四日也母
弟應象視定封惟謹泣手其石曰所不為兄血食者
有如此石從父達忍誌而納之墓中銘曰

從爾祖

歸骨于土

殤子為壽

冥天於彭祖

聞諸古

明故婦人徐氏墓誌銘

江甯人者伯兄諱以南之配也伯兄先失其配汪婦人時伯兄年四十餘矣尚弗子而婦人繼入其室明年長子應張生別室廼婦人即又連舉二子不數年間入飽出嬉家室如火兄以稱愜無何伯兄卒而提學副使江以達者其從父弟也雅相交善受其教義之託過婦人則既才且賢手拮家政條務總總達時從中秉其大都內制群細外寢冠電用卒事諸孤登

于成立嘉靖丙午三月某日婦人不事以疾卒通先

公方啓殯而達猶走耶婦人于床哭之哀內外咸獲

無不頓踊慟感失其所恃明年丁未十月二十九日

葬紫霞山之原茲壞也達嘗親往視之山因水駛倚

極險惡而諸孤必以肅術為非欺悍然葬之嗚呼為

叔父者知而不以告是不仁也告而責其必聽是不

知也求無憾于心而已矣婦人有知其持此義伯兄

于地下我婦人姓徐氏父夢麟母吳媼以私治庚戌

某月某日實生婦人距其卒年五十有八子男三子

應張娶張氏舉孫某某次應軫娶吳氏次應某娶徐

氏而應軫以讀書克弟子負女子二汪出一適貢士

鉛山費慈尹一適山西行都司新事弋陽汪績並當

世華胄云銘曰

祖龍從考

次其中考

最而封考

婦人之宮考

其為達考

仲弟子充墓誌銘

嗚呼痛哉吾尚忍言哉吾兄第三人季不幸蚤夭嘗

忍誌而銘之矣忍復銘吾仲耶天乎天乎忍茶毒我

骨肉至此耶仲諱以道字子克子先大中府君為

中子蓋先太夫人舉不肖者十年庶毋劉舉吾仲明

年太夫人又舉吾季已而太夫人曰幼然震房之

蕭弗老於稚子也乃稚其季子人而取其仲自稚之

數冀照滯甚於已出四歲而太夫人卒仲哀哀目呼

索太夫人不已稍長就塾師季授書輒成誦仲顧不

善記誦顧善做書又善畫紙為鳥獸草木狀又輒覓

小刀鏤寸木肖人時時美袖中塾師嫌得之輒復鏤

其悟入諸零細動出人意知外予患之曰是將驚其

心而不歸者也嘉靖初先府君按滇予當走京師即

挾仲季如京師數墨讀旬日東之邸舍中不及程輒

朴之亦其庸作嬰兒啼語其季曰何伯兄見若知此

久之忽大悟曰伯氏誠若我耶收視返聽止其述美
仲季相磨礪專意詩書事已而遂下筆能文章每說
書能設疑時時問難予予私心獨喜已而先府君學
家赴官山東取其妻桂氏從于是仲乃自京師就婚
桂氏于東泉自此侍先府君遂道越嶺南者先後
九七年日稟教訓又多接見縉紳先生志益廣識益
長進嘉圖書購重費不惜顛倒涉獵不究切舉子業
及歸而見予能為予疊疊道古今興廢事予所為詩
若文與人與予詩若文為予所稱賞見執手錄之獨
掃一室淨几案陳圖書拉花卉其前朗吟低咏若將

牛坡文集

卷之四

六

自得者丙申先府君納之縣庠欲遂令應例入太學
予時提學閩中乃跪謝先府君曰伯兄方以文行重
于時兒不肖不能自取青紫重破產以苟他途無為
也且伯兄宦于外安有齒白在堂乃可舍朝夕之養
而遠去數千里以就區區哉先府君從其言身頃然
倜儻豪邁善大書又善作八分書結構整密非予所
及予見放而歸也業于星橋之南俯田治龍坡精舍
夏春之交風和日鮮輒治具請於予奉先府君雅饌
嗜射酒半輒執弓要目矢跪而前曰請以為六人懽
一發破的輒連破的徐置弓洗爵為先府君壽先府

牛坡文集

卷之四

七

君復自與射射中飲其一生必盡懽乃能性懽
予世故無不通了又約已折節人不問不知其為貴
家子顧若嗜酒從二三酒客縱譁浪為長夜飲夜分
酒客盡倦而其興愈酣先府君屢戒切之不止甲
辰先府君疾且革命不肖曰汝母可慮者以道不止
酒吾死不暇目矣予叩床目仲曰如何仲亦哭曰謹
受命而病已寒其膏肓矣既執喪益哀毀不能勝已
日漸羸弱氣上逆火炎炎起予涕泣悲之曰而不蚤
受先公之命以至于此奈何已更數十醫不效是年
子僧保生明年疾益甚予抱而哭曰誠忍棄兄而長
逝耶乃瞠目視曰弟已矣兄受先公託至重慎毋以
第故過自摧損第死不足惜但襁中之孤與先公大
事一以累兄第不慈不孝無以見先公于地下言訖
而屬纊矣予頓踊觸窆一哭而仆良久甦伯姊強執
手慰藉予曰更不為其襁中者計耶予先是已自傷
其一子至是不越月子華保又殤又越月仲之孤僧
保又殤予伏地大叫曰天平予則可為者吾弟然
之孤而忍奪之耶仲卒之明年為丙午十月二十五
日莖精舍東南隅去百武而近從遺言也生于正德
辛未九月二十八日卒于嘉靖乙巳三月初七日

僅三十有五妻桂氏蚤卒繼娶吳氏女子一桂出聘
邑人汀州知府汪公依之子生貢一桂嗟乎自吾仲
歿而十六弟飲泣五內崩摧時復忽忽如在醉夢然
猶幸有吾仲之孤在天顧已甚而又奪之于復何所
用情哉雖強念先公付託之重百譬以自釋然沉憂
看人拒而後集將何時而能釋此終天之憾于吾仲
耶賴先公純明之澤數窮理極天卒悔禍去年夏予
室中人業復舉子浹旬之前業又舉子並神氣深穩
可謂宗祊之託日蕃以碩可以慰先公于地下嗣是
當以一子後吾仲又嗣屬一子以後吾季予所為一
牛坡文集 卷之四 四

第用清者如此而已如之何如之何哭而銘曰
痛原文考 擇地而蹈 誰之不淑 迺令汝天
謂非汝兄 獲罪寧吳 裁其手足 匍匐顛倒
後其形神 顛賴枯槁 幹蠱之禁 以業卑眇
天乎天乎 良不可曉 沉憂自殞 傷孝寧小
我何為情 強自貞葆 汝嗣汝墳 以昌未造

江母聞氏婦人墓誌銘

聞婦人者提學副使江以達叔父實翁之繼室也翁
先失其配裴婦人業舉子三已婦人以名家子入室
先嗣微音母有多子無形體之隔我先大夫之入後

中山公也實翁與俱婦人則與我先大宜人比有而
事其姑周太夫人恪盡孝養逮喪祭無毫髮遺憾于
婦之事畢而後孺人佐翁入山營王家壩而居封殖
殷裕寔其里中孺人拮据之力為多已而生齒蕃息
既眾且仍入飽出感家室如火孺人日共翁頌之而
已夏日翁納凉水樹孺人輒治羹飲食出翁不意時
與翁美黑白子更勝迭勸相對如賓交富壽多男子
享怡愉之慶有如翁者蓋寡然多翁者又輒歸助孺
人云壬寅秋孺人忽病疔翁徧徵諸名醫醫之不愈
翁憂懼甚夜至十起忘其瘁孺人輒謝止之曰妾不
牛坡文集 卷之四 四

幸不能終事夫子命也幸毋以妾故重為翁憂翁勤
益力乃嘉靖癸卯十月某日竟卒翁伏之哭其子婦
而下凡數十人又左右環之哭觀者曰若孺人者可
以死矣父其毋朱媼以成化戊戌十二月二十三日
實生孺人鉅其卒得年六十有六卒之又六日葬之
月山坤隅坐未向丑翁自卜也凡子男六其為舉出
者長以年監生娶王氏次以容娶丘氏夫婦繼孺人
卒家以定娶詹氏其又次日以寵娶陳氏繼娶張氏
曰以宜娶夏氏曰以宋娶詹氏者婦人出也孫男子
十有七人應庚應台應宿應寔應賓應完應樞應電

應縣應泰應極應壬應春應機應乙應丙應柱應宿
樞監生孫婦娶而在室者張氏許氏葉氏范氏汪氏
畢氏譚氏聘而未娶者朱氏夏氏邵氏汪氏孫氏子
二一歸桂沐滋一歸立某曰二德世德又德明德報
德積德四德五德實於孺人為曾孫曰德容為曾孫
女乃二德業聘李氏女為曾孫婦矣嗚呼於孺人使
何憾哉銘曰
一哭而封一婦人是從一委祉其豐一無成有終
寶翁之寶翁

故江君于德墓誌銘

卷之四

五

提學副使江以達從父兄曰江君以容借其兄以寧
並受學於先大夫時寧兄熟爛禮經業且就緒君學
稍晚迺不善彊記顧善屬文能空繁虛若將欲赤
手而補長蛇者先大夫輒加意許可之君益勵不息
補學官弟子輒試輒入高等顧卒困不第中歲益頓
頓負氣時嚮人作生破語然多出忿激恚懣諷然而
洩其胸中之氣相信者諒其無他也乃又能攻苦
茹淡忍人所不堪平生無一介妄取與人天性孝謹
蚤失恃聞孺人繼而母也君立小失意於姑君庸
自起責務曲盡其情卒婦姑完洽渾然無一迹師交

以是多其行誼為觀風者聞而禮之嘉靖丁未十一
月十三日不幸以疾卒年僅五十有二子從父寶翁
生六子為榮孺人出者三君子次為第二所舉三子
一女長應靈娶范氏次應霖娶朱氏次應龍聘夏氏
女子一歸桂沐滋皆立出也立先君二年卒安閒靜
肅克全婦慙而應靈砥礪自玉似能償君之志者以
君卒之二年己酉十月十三日合其父母葬之古塘
山而先以期告予於君垂髫硯席兄弟也忍不誌而
銘諸銘曰

物理之恒

有信有誠

君胡不試

賁志以歿

千秋文集

卷之四

五

人也何尤

天者寧必

合而藏之

受于其空

厥貽孔良

子孫其逢吉

女姪鳩壙誌

女鳩提學副使江以達故仲弟以道之嫡女也未婚
而死死之六日為嘉靖丁未二月二十日從其母桂
氏葬於縣南碓前石山下天乎天乎於吾弟既夭其
身復奪其孤而又斲於其一女以從人於異姓謂天
道已甚一至此耶吾痛不可忍而冊其月日子后

邵婦人葉氏墓碣

婦人姓葉氏於邵翁親為庶室少閒靜重迂歸邵翁

事其嫡裴孺人降節抑志服其則惟謹裴孺人安之
輯于閨中若婦然已而生子弘仁娶江氏為廣東
副使斗峰江公子婿而提學副使江以達者則江氏
之同母弟也弘仁生十五歲而孤孺人以江氏名家
子委心屬之姑媳相枯樁幹中助外卒弘仁登於
成立封殖殷裕寰其里中嘉靖十三年不幸以疾卒
卒之十六年為嘉靖二十七年戊申十二月二十三
日始克塋之大禾源附裴孺人之兆坐展向戌從吉
卜也自其生于某年某月某日享年六十有幾弘仁
之嫡適萬年聶某者亦孺人出也孫男子一伯龍烟
午坡文集 卷之四 五

明故江孺人陳氏墓誌銘

孺人姓陳氏未及笄歸我從父兄諱以寵者莊嚴重
遲閑女史一訓又攻苦茹淡卒佐夫君克有成立乃
不幸以嘉靖二十九年四月二十九日以疾卒距其生之
弘治壬戌八月初三日僅得年三十有九既卒之八
年乃克塋之黃耳嘴去祖塋數百武而近坐西向卯
從吉兆也子男一應庚娶張氏繼娶張氏孫男子三

長世德張出次又德又次名德張出塋之前一日應
庚請于其叔父提學副使江以達者謹誌其生日死
之某月某日與其大較而納之壙中

百丈山人程翁壙誌

翁諱琬姓程氏其先婺源人其上祖有之簾先生者
從家黃溪之程源正德初程源之版圖又裂萬年故
今為萬年人予外祖侃祖妣夏氏所生二子一女女
婦我先公廣東副使斗峰先生是為我太宜人翁則
我太宜人嫡弟也為人謹厚重遲不妄然諾先公
愛之中歲挈其從我太宜人周旋四方嘉靖初予舉

午坡文集

卷之四

五

進士官京師復致翁如京師其歸也予繪圖屬文製
為百丈山人歌以送之晚歲先公居東山草堂常歲
一致翁後先杖屨留必數月請數四乃得去去必旋
致之先公卒翁撫先公棺哭之哀比及喪事翁不遠
百里就其山視之已而得嘔逆之疾予知其傷在脾
胃也心患之留藥之一月稍已乃與之歸不數月竟
卒是為嘉靖戊申九月初四日也距其生之成化辛
丑得年六十有八是不可為非壽矣配張氏先翁十
年卒子男三長祿娶陸氏次祚娶李氏又次裕娶聶
氏繼娶某氏皆恭儉朴茂克世其積孫某孫女某許

聘里人聶某卒之三月為十一月十三日甲申葬祖墓松山之麓首甲趾庚從吉兆也其甥提學副使江以達者據其槨而納之墳中

明故江母危氏墓誌銘

予世父江長公之子曰以翔者嘗以俊秀補邑弟子負顧蚤孤未婚母方婦人聞有所謂危布衣者之女賢求室焉是為婦人婦人少婉惠不類群女子既歸俊秀君即平家政不累君又時時佐君讀書出君不意君中倦欲謝棄舉子業婦人快之君曰毋春秋高吾不欲一旦夕去側故乃爾婦人悟卒從君志則服

年坡文集

卷之四

墓誌

其姑孟處服惡攻苦至幸賓祭則極豐潔不具鉤索入積君以大鏡君之伯兄死其二雛者業先失其母而孤婦人撫之踰已子遇賊獲慈而在居常閑紡寂不出言咲周旋妯娌于于如也江氏稱賢婦人者獨歸孺人予喜大夫亦嘗嘆曰古人有言道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索莫不始乎閨內觀其婦者吾以翔其昌矣謂天竟君而奪婦人之還我婦人避疾而駕也君率其子女拜床下哭蓋哀欲與俱絕孺人種張目視曰死生命也奈何以妾毀君又執其二子之手而囑之曰若曹勉讀書克有樹以竟成而父之志

母死不憾矣其生以弘治己未十月初四日至嘉靖己亥四月初八日為其鵠續之辰年僅四十一耳子男二應斗性溫克有成人志廣才亦復通警女美矣在幼俊秀君以婦人既卒之十有五日為嘉靖己亥四月辛酉坐西向卯葬孺人於同辛塔之原予時奉

墓書提學入楚暫省尊大夫於家故得取婦人之槨誌而銘之銘曰

嗟死生 亦草草 婦賢而人 恐知乎天道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湖廣按察司副使奉

年坡文集

卷之四

墓誌

勅提督學校江以達撰

賜進士出身左春坊左諭德江汝璧篆

賜進士出身大理寺左寺副江以潮書丹

壽九仙山文

維 神搜玄宅陝選勝鳩靈至誠前知沉幾先物以達蚤聞顯應昔在殊方疆域阻修疑謀竟當今者祗奉

明命承乏海隅身繫斯文職專風教雖蓬萊俗况莫獎冥衷而瘡痍真風已非一日是用驅馳殫骨再集陳詞不敢瀆以末微惟是敢切身已疑謀不能自快

耆開列如左敬祈於我

九仙山諸位之神祐我九思澄我躁慮遂至感應因

人示

符昭

布明微罔俾滋惑不勝虔告之至

禱神山疏

尼山應禱實生孔丘嵩嶽降神實生申甫蓋五嶽四

瀆與九山川之攬勝境內者無不於生人乎發其靈

秘而古今賢聖人與夫文章功業炳然在天地間者

未有不本於源遠而鍾萃正氣者也惟我神山峙貢

牛坡文集

卷之四

五十六

溪西北端然為信州巨鎮其及龍於龍窟之興應息

於陽尖之岡中間盤迴頓伏者百有餘里至是始接

地而起高數十百丈橫亘十餘里凌霄碍日狀如阜

蓋其鳩靈蘊秀固與魯尼嵩嶽異地同神支分而為

二其一自西北稍折而南斷而後起新然峭絕狀如

砥柱者為我白石峰峰之隸蓋而為港西則吾祖所

卜宅而今子姓百指聚焉者也其一自東北稍折而

南斷而後起連峰疊嶂端真卓特而列為三台者為

我北斗峰則吾曾祖考妣與吾祖中山公考妣暨焉

合而觀之白石峰吾之大宗北斗峰吾之小宗而神

山則吾之始祖也往吾門食蔭不為不盛而吾父子

又甲第蟬聯世其金紫雖吾父未究厥施而以達德

以秉忠持法中道擴廢然山川消息盈虛之理要未

可以目前之近易而測定者顧以達年今四十竊伏

草莽者三年于此而胤嗣未兆上無以慰老父之心

下無以為宗祊之托夙夜惴惴忉忉知攸措是用整竭

齊精辰某月某日遣齋香跪求嗣子我神山我白峰

我北斗峰之神而室人汪氏惻室徐氏陳氏奉老父

良材于所居之後東北 于熙家山望而拜

焉以達先以是日朝謁福地華蓋山將歸而躬叩時

牛坡文集

卷之四

五十七

禱以申願敬竊惟華蓋齊雲皆遠在異郡以其山靈

丕顯尚不擬分限微其福惠錫我子孫我我神山我

白石峰我北斗峰本皆祖宗一脈於子孫喘息呼吸

氣無不通豈有禱而不應應而不速者哉而况其子

孫又方疾声以大呼之者哉伏惟搜靈挾秘於室中

宜男之婦降下其神以童蘭夢以繁不肖以達之胤

嗣以昌大我祖我父之業以世為行山白石北斗主

則豈惟江氏之慶惟山神其是大有耿光

又禱嗣文

伏以尼山應禱而首孔丘嵩嶽降神而生申甫名鎮

鳩靈待人以發真仙妙感無遠勿違竊念以達往迹
孤危重經顛沛幾無死所荷佑生還幸垂白之在堂
領應門而未子孫作文思誰感矣願尤積愆實自
貼之塵竭齋精默禱以冀擇取其月某日躬叩其
仙山進香朝謁隨瞻等吳申雪譴殃備和氣以發祥
即天心之悔禍茲繫嗣嗣薄衍本支敢忘黃畏之誠
求蒼居歆之眷再祈眉壽錫福嚴尊貽厥孫謀以繩
祖武

告熙家山文

惟我黃溪之山神山為鉅其分而為白石北斗二峰
半聚文集
也聯枝共幹如兄弟然白石之幹盡於港西高祖宅
為遂為以達肇生之履港東數十百步而近為西瀝
橋橋稍折而北又數百步為熙家山者北斗峰之所
蓋也滙四水於明堂控兩山為門戶平洋一突居然
天地之中其儲精孕秀醞釀尼嵩蓋自光嶽伊始達
寔寒薄顧不為神所厭棄乃得選勝開具寔寔相與
往來其精神者二十年于此爰於是月丙子始鳩材
召工苟合居宇期衍胤作以為百世昌大之基惟居
神陰擇筭鑰久典茲土一旦舉之昇諸不肖達數值
理歸誠非偶然之故用先期一日明心齊祓以告始

事惟吾神共終拒之

朝仙疏

至誠無息有感必通維夢寐神不疾而速君子齋戒
以神明其德大道發旨而峻極于天竊念以達往迹
永兢之懷緣切宗祊之托遊神冲漠寤寐仙風爰發
誠於某年某月某日齋香躬叩福地
謁常月凌風望雲天之縹緲瞻星蘸斗儼笙鶴以徘徊是日已時恭辭仙壇午時下及山半憩道傍石磴
俯瞰綠竹諸峰忽一蒼蒼老人約年六七十歲許自
後散手緩武羣集而不睜目視達曰得非黃溪江提
學乎達給之曰非也曰君誠江提學為求嗣而至何
言非是然予頃披仙籙知君有子君第歸君
生子矣生命之曰華佛保達惘然久之下山徐恍然
悟曰此必異人告我也明年壬寅以達一冢斗南君
是年冬
妾浙江上虞徐氏果孕明年為癸卯八
月十七日戌時果生一子達一向秘其語不敢泄至
是始聞于先君斗峰先生告于家廟命其乳名曰華
佛保以丕顯華蓋君之賜至是一週有奇矣頗骨法
昂藏神氣深穩知信為嶽降而生者已而
六月舉家仰戴鴻恩天高地厚願以達

方守重報不得遠次又衰服非可以覲于神明者幾
虔誠齋沐遣義男江某齎香於某日代詣仙壇用稱
下悃又卜取於本月某日虔請雷司子家修建謝恩
醮禮昭答靈貺伏乞

仙恩永垂麻鑒務保男孩華佛幼庚順利關然開通
一廡輕稀百病消却永作山川之主屹為邦國之禎
再保見孕子胎氣安和山靈毓秀誕辰協吉英物
呈許再保室人汪氏姜陳氏 龍熊疊夢瓜瓞延
綿期福祉之駢臻近天庥於滋至

禱鳴山尊神文

牛坡文集

卷之四

本

維 嘉靖二十四年歲次乙巳正月乙未朔越十月

日前湖廣提學副使里人江以達謹躬禱于自
鳴山至尊之神惟神威靈顯赫宅鎮茲土翊聖佑民
享有祀事是豈惟神之聰明正直值萬古一日抑亦茲
區惟深遠固磅礴扶輿之氣完萃于神以聞英烈以
肇我宗社無疆之休以達廟貌未展稽誠有年比年
徙居斗南以為嗣息之計彌年于男江應徽生而室
中生意比各且津津在腹是其潛通默運皆神之賜
顧身稔惡逆不自死域以禍先大夫哀毀痛毒無以
自塞所力以養入子大事者惟吉壤是圖然出入草

萬周覽不獲爰顯期跣足躬赴廟庭俯訴哀衷仰干
洪造伏乞垂憐為以達搜靈扶秘明示方嚮以指南
于冥察之間使以達奉以周旋心遠目明罔有迷悞
是豈惟神之所以教孝也再申應徽方在襁褓伏乞
餘靈時時呵護俾克成立屹為國之禎祿是惟
神之大造我子孫也神其聽之
神其聽之

禱本境畢侯文

維 嘉靖二十五年三月初一日在市仁惠坊信官
江以達謹禱於本境

牛坡文集

卷之四

本

顯應畢大靈侯之神惟神休人惟人事神 我侯廟
食茲土久矣而尤為愚父子所敬信先人存日有難
必禱有禱必應今不肖孤為先人產地奔走經營者
三年于此欲奉先人遺命合厝派口則毋宜人安葬
已久恐不無震動山靈驚煩體臬故就新卜高公原
奎之昨者開穴出色未稱中心營營惛惛迷迷於
歸常謹先期一用與疏託山人鍾某代禱於
侯侯其為我駕風鞭霆周覽形勝確定所宜詣朝以
達懇叩
廟八百拜 神座以奉靈藏明章報應

侯其哀而聽之

告關將軍祠文

維 嘉靖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孝思鄉新進里陂後下社前湖廣提學副使江以達遣義男某謹用牲醴香燭祭告於關將軍之祠惟將軍義勇為古今名將第一雖相去千有餘載而英風肅聞至今想之猶有生氣然將軍有廟於吳山也不知始於何時顧待倚宮之一隅心嘗怪之謂非所以祀將軍而專廟貌也以達將卜建書院于此徙禪宮使其西向而專祠將軍于乙辰之方蓋不獨廟有常尊且異水後

牛坡文集

卷之四

六

俯聽之

造省吾書院告土地文

維 嘉靖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前提學副使江以達謹以三牲酒醴祭告於 吳山土地之神惟吾山風氣完聚水城遠密毓秀儲精肇自兩儀開闢之始乃不有賢人達士擇而處之又為禪林所占山川蘊醴其靈秘以達不覽頗通今年夏始選勝搜奇忽契于此遂獨斷不疑置佛宇使之西向就其中

建省吾書院一區以為讀書成賢之所謹於是月十九日監柱爰先期六日甲寅布礮定向因穴其後祭觀土色以為將來用舍之宜然指迷用休則于山神之助有望也故特由祭告請所有事惟山靈其默相之

牛坡文集

卷之四

七

牛坡文集卷之四

識午坡先生文集後

午坡師以家學傳授弱冠登朝其雄才直氣前無古人又以其餘暇作為文章名公鉅卿爭競傳而文之嘉靖戊子秋柄闕試事

今司徒蔡可翁寔入穀焉丁酉督學並泉會臬林象川公與余偕為賞識歲之乙卯俱先後從事茲土

午坡師已棄化物外仰其聲光而不可得矣廼相與求

師之遺得其序文詩歌若干篇若獲拱璧盥而讀之見其辭嚴義正格高調古若親承而面命也廼謀梓之而以屬余於今梓成矣昔人論文謂美則愛愛則傳

師之文信美而足傳矣而寔不繫於此刻也

師之可傳者固自有在即無此刻天下人其不知有

午坡師耶而猶刻之者固以

吾師之遺亦二三子謹書備錄之義也前後序以

司徒象川二公未脫藁虛梓以待特書此以識歲月

嘉靖丁巳孟秋之吉

進士出身知撫州府事晉江門人黃銓頓首謹識

江午坡集四卷

江西巡撫
孫進本

明江以達撰以達字子順號午坡貴溪人嘉靖丙

戌進士官至湖廣提學副使

按千頃堂書目作福
建提學誤福建去湖

廣頗遠不至
忤楚藩也

以忤楚藩繫獄後放歸病卒明史文

苑傳附見王慎中傳中朱彝尊靜志居詩話曰午

坡以北地文出廬陵眉山之上又謂昌黎詩不逮

文尚染習氣云云今考其語見集中所載張東沙

集序然其與霍渭崖論文書云模形者神遺斲句

者氣索景會者意脫蓋繁者衰衰譬諸畫地爲餅

以餒則難刻木爲人束之衣冠與之酬色笑而施

揖讓則不可其於正嘉之時剽竊摹擬之病又未

嘗不知之而趨向如是何耶

少泉詩集十卷

〔明〕王格撰

原北平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少泉集三

十三卷》提要

詩評有序

夫詩之品誠有高下篇目繫代運下
繫人倫則大體攸分矣波指擿字句
之間校量工拙者豈不猶塾師之于
童子未窮大致姑課諸屬對之乖合
哉未可與言評詩之方也孔子於詩
曰刪固去取乎其間矣此評之所由
始也今觀四詩之旨其義安歸所不
貴於字句之細人知之矣秦漢無言
之者魏文典論略及其人詩賦之能
否厥後鍾嶸之詩品王通之續詩始
皆因言觀人因風觀國而商定之大
都豈不略可窺哉至唐以詩設科主
司進退之格不得不求于文字故議

論日繁而殷璠姚合之徒乃攘臂伸喙于是矣宋詩不逮唐風遠甚而評品益富大抵遺忽命脉而洗索癡瘕宜其綴輯逾勞神情逾喪益見其不逮也今之論者顧諉曰宋詩尚事實而略情景于唐為劣嗚呼豈確論哉不見夫雅頌多陳實事漢古詩無風雲月露之辭乃今獨稱絕藝何邪蓋有說焉夫歷代之詩猶之風氣三百篇唐虞之醇也漢魏夏商之忠質也晉周之文也六代則靡矣至唐之盛則能去靡還醇故彬彬文質焉何怪其表後世乎誠不在乎情景事實之異與夫字句之末而已觀夫李迥杜

雄同稱詞傑高岑王孟並駕先馳而體裁各殊舉茲鏡鑒斷斷可識矣苟不得其大而徒剪剪焉雕琢模擬以希之譬諸刻木以求言咲剪綵而興生活終身豈可得乎或曰大烏乎在曰其入也雅俗其成也淺深過此以注非余之所知也余客承天有三子者曰王汝化氏顏唯喬氏王稚欽氏楚之傑也皆以文雄海內聘纂郡志會于賓館數與言詩意合各出一編授余品定余玩繹之又反復之皆所謂得其大不屑其小者也雅而深者也竊不讓著論以効鍾生之勤俟文中者出采而續焉

少泉詩集目錄

卷第一上

四言古詩

喜哉行

飛龍篇

勵志五首

雜言樂府

效如張

戰城南

臨高臺

豔歌何嘗行

鳳笙曲

野有農三章

古別離

五言古詩一

秋胡行

升天行

門有車馬客

怨歌行

木蘭詞

君馬黃

柳溪篇

重慶詞贈雙橋倪子

廬山行

菽田子行

思親二首

燕都夏日有懷一首

夜飲三石子宅分韻五首

卷第一下

五言古詩二

病居遣興六十二首

卷第二

五言古詩三

釣竿

過九龍潭

送西野張中丞北歸四首

上留田

遊仙詩二首

結客少年場行

雙鶴篇

沈氏雙壽詩

感懷十六首

見一篇

望終南

泗池會盟堂

燕山雪

干謁

志悔

許氏輓詩二首

除夕

贈斗南黃侍御

過蘄嘉

真定道中

午退公署

和潘安仁懷縣之作并序

思兄

唯雄樹

古鏡吟

銅雀硯

懷中雜詩十首

過韓湘墓

夢孔子

愁雨

遣興

秋懷

晝寢

秋霽

寄兄

至日曉起

和顧氏哀曲十三首

六言古詩

送西野張中丞北歸二首

春日雜興二首

卷第三

七言古詩

採蓮歌

孤雁篇

金陵行

從軍行

長門怨

草池山人歌

杪秋同馮三石吏部鄔南厓湯篤齋戶

部遊靈公寺賦得悶字

送呂涇野先生考績北行

金陵赴召別李子明同年

貴遊篇

秋夜歌

素屏

送王伯選同年守泉州

李子壽詞

奉和翟青石中丞韻為翟太夫人壽

送西野張中丞北歸

叢臺歌

柏臺漫興

河陽憶潘安公

謁韓文公祠

登溫縣城望洛口

五憂歌

角里先生歌

放歌行

題王北淵憲副金山圖

送以菴張憲副遷陝西大參

晨起書懷

十月八日作

風夜

飲酒歌

得泉北公詩

桃源歌贈李編脩

長灘漁樂歌贈楊子

贈林生

四言律詩

元日淇門道中同樂木亭南行二首

早春言志

懷舊五首

初春對酒

衛城元夕

高村愁風

聞鴈

出郊

黃河水渡

思楚

阻雪

夢故人

鄴下追改歲寄中

自憫二首

早發

酌客

河上懷李石疊憲使

河上逢傾雅里督學修爾言別

卷第四

五言律詩一

安薄命三首

關山月二首

紫騮馬

擬唐諸家詩并序

送青門山人還越

送海庄陳副郎入賀長至

內苑

春日遊靈谷寺用韻四首

送林黃門赴楚憲副

遊天界寺

春日遊盧龍山分韻四首

過米石吊李白

次南厓諸子遊靈谷寺韻

奉和呂涇野先生遊盧龍觀韻

送靜樂黃子致仕還儀真

報恩寺即席分韻送谷思興

送湯篤齋出守德安

送孫塘吳秋官入賀長至

聞 皇子生二首 夜會李中溪

送朱維江監稅淮安

送王桂東監稅杭州

贈西園吳子九首

春暉草堂贈李子明二首

懷南厓二首

送柯肖海監稅揚州

送包城寺 早春遊如意寺

春日寓直西曹

題袁太尹褒典光潛卷

段都閩西溪隱居

送喬升之別駕赴寧波

銅雀妓二首 蜀道難

折楊柳 送恒峯葉子赴齊

送白坪高子督稅杭州

對月 竹里為王詹簿作

育野為牟秀才作 潯浦五首

送冠山夏子還蜀

奉謝沈鳳峯副郎談感之惠

奉謝謝與樞堅筆無致高作

朱邦憲同年二親受封贈之榮丐為賦

之 望闕山二首

夜過郭漸齋欣然有李郭仙舟之想

卷第五

五言律詩二

送夏非齋正郎中逮宰

送王陽湖副郎赴閩兵備兼憲

送印岩王正郎守邵武

送郁水軒正郎守温州

燕雲 秋日遊城東寺

上陵

上陵回晚憩國山功德寺

遊香山寺 遊翠雲寺

秋日值免朝

送陳朗溪同年論回北畿

秋夜同馮貞所宿署中

南虞為范昌國作 上元夕泊李陽河

姑蘇公署園亭

過黃浦望海率爾有作

嘉定道中

嘉定旅亭

吳中春日偶作

暮春旅舍獨坐

春日哀求之桃花別業燕集用施憲副

見贈韻

春日陪郭似菴侍御遊虎丘三首

奉和袁永之見贈韻

春日泛舟訪汪使君

觀二子夜讀

懸當陽王泉手

贈當陽守口溪張子

次巴東牛口鎮

巴東系獄

巫山道中用龔參政韻

雙門關

憫行

偶成

得罷安南報

錄德

直隸天生橋

重縣舊橋

懷遂溪宰余子余時有外簾之夜

再贈余子用韻

登陳子昂書臺

過二教堂

秋夜聞砧

觀蜀榜

觀榜官院使君督學

送西野張中丞北歸一首

十月八日

柳邊驛石洞

楓樹驛

寧羗道中

寧羗詒上州守

鷄頭關

青橋道中

松林驛

寶鷄

岐山

扶風

馬嵬二首

甘茂

濟涇河

新豐

驪山溫泉

望華山

分陽故里

潼關

出關

閩鄉道中

魏野草堂

函谷

上仙洞

鄴都

龍頭水

得泉北公擢淮安報

淇縣逢至日

扁鵲墓

安肅望京邑

宿安肅興國寺

涿鹿道中

涿鹿守陳君席上

入朝

戊戌元會二首

風入松

元宵二首

白溝河

麒麟塚

定州同李少府登開元古塔

涓川道中

宿天寶宮

過首陽

登懷城

春雲處處生

春園夜坐

聞笛

有所懷

卷第五下

五言律詩三

偶坐言懷

脩園

小軒春坐

立夏

希濂殿下席上觀張中舍諸君讌集之作率爾成詠

聞鶯

過衛

閉門

殷墟

牧野

磁州道中喜雨

姜里

磁州同王北澗憲副張西津少叅蒞郭

氏園林

經淇門

偶酌

羅敷詞

自朝

孟縣偶病

單懷驛送東川段僉事捧表入京

登吹臺

懷州秋日

七夕

寄平陽太守南涯鄒子

題書寄家有懷

秋夕

行部

於覃懷趣鄴

經脩武吊稽叔夜

經胙城悟真寺

山陽九夕

行部歸觀菊

夜坐

月食

偶作

夜陪維少參宴集

晨起見官屬

晚眺

遷客

無雪

湯陰值雪

人日

紀歸

獨宿

代贈周百戶

月夜坐田家

池中月

九月雪

送李師孟入京

寄吳孫塘太守

贈方指座少參移居新署

送談中翰還京邑

贈徐道士三首

恩詔許復冠服

病中言懷

寄王夢澤

聞華鴻山隳官東歸

詔周子

懷秦子

憶袁子

思楊子

壽黃夫人

過楊南湖壽域

壽長沙錢推官翁母八十

述祖德四十韻

七言律詩

觀駕出祈穀二首

咸陽懷古

洛陽懷古

鄴下懷古

梁園懷古

寒食駕幸天壽山遇風余南行至真

定有懷賦此

貽陳方伯

醉興

次韻荅謝崔少石祭酒

奉和桂洲夏相公九日邵園韻四首

奉和序菴李相公考秩閣中咏蓮之作

二首

送余草池副郎監稅揚州

杪秋同馮三石吏部鄒南厓湯篤齋戶

部遊靈谷寺賦得門字二首

送秦雙山出守曲靖

八月十五鷄鳴山夜集用韻

送丘湏野黃門赴楚少叅

送陳練堂正郎赴楚少叅提督太和山

弘濟寺用韻二首 燕子磯用韻二首

蔣廟

送淮野胡子守萊州兼歸省

夏日遊清涼寺分韻

次南庄諸子遊靈谷寺韻

奉和呂涇野先生遊盧龍觀

九日同樊南溟湯篤齋二同年遊鳳凰

臺兼過徐氏西園二首

送鄒南厓入賀長至

過黃州

湖口縣前松壽山晚眺

遊白鹿洞奉謝王太守漆見陪

題陸太史舉之春塘咏別

題白貴殿下堽雲卷

宿元道觀

春懷四首

懷伯先泉北先生泉北時謫居鄧州

陳則溪公署譙集二首

奉和陳省齋侍郎走筆四首

扇上水墨

用王雪崖韻贈趙東竹副郎四首

用陳侍郎韻輓張中舍

秋日登燕西城樓 雨後早朝

登鏡光閣 秋夜

黃陂旅舍除夕 宿無象寺二首

過屈平祠用黎內翰韻

卷第七

七言律詩二

館試玉堂賞芍藥限韻

館試秋夜聞砧

皖城旅舍七夕前一日

銅陵江上用前韻 漁家

次蕪湖

雲間公署亭子用韻

上海公署游息亭子用韻

奉和袁永之見贈韻

南歸渡漢江中流馮三石吏部遣人以

遊洞庭詩見示舟中用韻奉酬

奉陪蒙明山節推遊如意寺

再用明山韻 巫山道中

夔府道中

廣安道中懷王相山

發岳池

宿青溪用楊二樞韻

射洪道中用韻 古店驛小酌用韻

發漢州 新都贈楊玄洲

抵蜀

蜀城外館中竹亭小坐

用韓飛霞韻

送西野張中丞北歸二首

江上九日 雨夜宿覺林寺

栢林驛次陸布政韻

送勝溪張僉憲入賀 聖旦

新晴對酒 孟縣趣溫縣

獲嘉公館作

於脩武餞中川陳方伯赴山西

秋曉東木亭樂大參二首

冬日登望言志 冬夜即事

鄭殿下出郊 贈樂大參

寄石疊李憲副

覃懷驛餞以菴張大參

武陽觀題

送岱西袁會憲同年函表赴上都

送三峪雒少參捧表入京邑

聞 詔書得改贈先人

和湯陰李尚書卜瑩之作三首

湯陰同樂木亭守歲

同樂木亭渡河 渡河入汴

亢村督營 行宮 放歸偶作

奉和高鹿坡見寄韻十首

竹枝詞三首

子夜歌

螢火

枕

漏鼓

禽言八首

病中元夕

幽居四絕

端月六日逢立春

立春後一日逢人日

四愁詩

寄馬子

友人春酌二首

山茶二首

正月晦日二首

懷先在亭

雲生

聞鶴

曉鍾

月出

漫興二首

萱生

少年詞二首

贈別

卷第十

七言絕句

南巡歌十首

興鄧謚十一首

壽辰詞二首

慕幽園讌集四首

塞下曲十二首

呂涇野宅對菊用韻

鄭子西行歌十首 雙橋吟十二首

東園歌四首

過殊勝寺贈凌山上人

咏扇景

紀夢

巫山三首

西溪

梁山八歌

中江用陸儼山韻二首

送西野張中丞北歸七首

觀漢源

馬道驛用韻四首

渡汴河

濟南

望大室

經少室

禮達磨

行經嵩山見花

題新鄉行署屏風

獨酌偶題

溫縣院中月下獨酌

聞蟬二首

彈背鳥

羈揚

戲贈

偶題

夢登黃鶴樓有作宿而怡然成咏八絕

終夜曲三十首

終夜曲三十首 終夜曲三十首 終夜曲三十首

戲咏二首

寄德安周二守 九日

麗人詞二首 雪夜

春曉 漢宮人

幼兒讀書

少泉詩集目錄

少泉詩集卷第一上

京山王

四言古詩

善哉行

香餌雖美龜龍深藏爵羅雖巧鸞鳳高翔爵祿雖貴巢許倘佯脩身累行萬祀垂光解力田逢饑所遇則然履道遺禍其咎在天周公遭謗仲尼棄拍良賈折閱中心安焉解二伯夷死名盜跖死利傷生雖同用志則異駕我輕車聘我長轡解雖不止千里可至解三越舟蜀艇無水不浮解舜雖聖憑彼九州一夫千敵汙萊不脩任賢舉士乃成厥謀解四形弓驅烏衣負薪下士笑道不識其真嗟彼老生古之至人微言五千以遺解五斯民解五堯濟舜黑地平天成桀紂荒情夏放以傾成敗之績勞佚所生慙無寸牘以告丞卿解六齊以明消漆以光割嗜欲不節本實乃撥百年易道計無可脫忘言點智乃稱賢達解七天下中規地不中矩四氣運行萬物鼓舞嗟哉曲儒屑

然區懷惟波孔公凌厲今古

秋辰曲八首

帝在在燕勅身秉德嘉弘大群生孔殖豈矣
昭明受壽無極我歌且謠以詠休哉

其二

帝在在燕克暨師章禮樂成備經緯煌煌假於
青玄轡此百祥我歌且謠以詠休哉

其三

帝在在燕理侯孝思所祈坤養椒闈是嬉爰應
壽祉與天為期我歌且謠以詠休哉

其四

帝在在燕樹侯高賢百職承宇庶事無愆祗用
辟隱萬億斯年我歌且謠以詠休哉

其五

帝在在燕案撫回國顯道加寵戎變承德譯來
致福師象山則我歌且謠以詠休哉

其六

帝在在燕穆御天閭桂華輝輝六龍金章露零

瞻遠宛觀警黃代歌且謠以詠休哉

其七

帝在在燕聖辰維秋黃龍吐步朱鴈賓遊酌波
湛露禱祐是適我歌且謠以詠休哉

其八

帝在在燕萬邦未賀纓帶紛員輿驤孔那以拜
以舞曰明是佐我歌且謠以詠休哉

飛龍篇

朝駕白鹿遊波崑崙忽遇仙夫殮霞佩蓀要我

山側飛觀重軒授我藥方妙道不煩煉形永壽

與世長存

經黃梁廟

盧生偃蹇邯鄲道中逆旅邂逅仙者呂翁膚腴

心憊烏睹玄風黃梁一枕遊於太室策名通籍

位躋三公肥甘歛口緋紫被躬歌鍾甲第宛與

世同奄忽四紀寐覺榮終吁嗟人生譬彼蜉蝣

何途為塞何遇為通蟻聚非強山水詎崇貪夫

踐躒貞士守冲

勵志五首

尺蠖蒼黃從所自食衆庶哲愚從所自力戴仁
履義超於聖域皓首為期靡有不克

其二

習者閉門巧匠迴席愚者炳燭聖夫歛衽嗟爾
庶士胡不自策分陰是寶庶其有獲

其三

殘朴成鐫設玉成埴堯禹之賢後夫可齊夙夜
欽欽庶幾罔迷如波陟山仰高而躋

其四

齊餓夫仲尼逐臣德義既尊譽垂千春
後死秋草同塵慨焉念波憂來無垠

其五

積斲為工積貨為商禮義之積於人曰良慎爾
遊涉散爾出王勿曰晷短秉燭可長

雜言樂府

艾如張

艾草為防黃雀不可以飛黃雀飛四時和何為

張羅皇帝陛下猛士去多荒蕪不治將柰何為
此倚樂誰以食雀

朱鷺

朱鷺飛樓建鼓建鼓咽咽朱鷺拉沓以舞我思
美人千秋萬歲長欲與君相親雅樂陳嘉觴熙
熙樂無垠

戰城南

戰城南追郭北胡兒之肉烏欲食為我謂胡中
國多豪野死諒不歸烏欲食汝安能逃靈積
塵沙飛飛冒頓沒驚馬天子垂衣衣將軍何
以賞士何封銷兵而居嘉無窮願為羽林百歲
翁

巫山高

巫山高高以長我欲西歸漢水無梁朝朝暮暮
隔水遠望男兒生不封王與侯不如里門學飯
牛嗟嗟胡為遠道心懷憂

臨高臺

高臺高無極下有清水波香草離離黃鵠高飛

飛不可過彎弓莫射鵠我主明如玉願令子孫
三萬世且臨此臺臣亦世世執金吾相保無窮
亦誠哉

有所思

有所思乃在漢水涯遺君雙繡段聊以結所私
君有他心不裁佩之不裁佩之何不摧燒之反
以遺他人自今以後勿復相親明月皎皎行人
過門父母當知之大吹籬東方須臾紅日熹
熹呼婢起知之

豔歌何嘗行

何嘗憂常獨快快樂令人適憂患令人憊解天
長而地久人生寄如客美酒可飲肥牛可炙解
非我厭貧賤王侯假上遊戲誠足歡小小分惠
何足惜嘆但當與君博六博終日樂盤解富
貴人所歆兄弟俱貂裘苦何不足先民有言知
止無辱服藥求仙事多拘束今日優游且相樂
無為坐嘆風中燭

行路難

羊腸推我輪孟門折我摧輪推摧折未足驚世
途如砥翻難涉君不見李心相據秦城國天下
強禍來悲嘆東門大父予相泣死咸陽又不見
韓將軍功高封繁齊王印一朝被譖伏鼎鑊淮
陰市中無歸櫓行路難難如此張良豈足赤松
徒魯連非好東海死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而
得已請辭陌上塵驅馬歸主人車懸杖掛掃柴
戶誰問東西南北津

鳳笙曲

王子晉好神仙吹鳳笙遊九天豈無青宮貴妙
道樂無既豈無紅顏子長生惡用此九轉一粒餌
腹中千秋萬古身無窮世人役役室爾為富貴
驕奢曾幾時

將進酒

身前不用榮身後不用名榮名俱芻狗豈如一
杯酒請君上高堂為君陳樂方家本良家子東
鄰有杜康一杯憂可減再杯憂可忘痛飲至百
杯世事皆茫茫今日與君試一乾黃金為竿玉

為案燕趙佳人奏歌舞陽阿宛轉廣陵散千金
上壽樂未央一筋萬錢進無美願君劇飲勿停
觥此酒一醉千日醒庭前青陽不可駐百感如
蝟沾人纓但令臨斷接離倒莫待蹉跎玉池平

野有農并序

王子適野眠穡之茂知農之有秋也賦野
有農三章使童子正而歌之

野有農其穡苗兮波農也嘻其生聊兮荷天之
錫兮其亦饒兮

其二

野有農其穡秀兮波農也嘻其生茂兮荷天之
錫兮其亦厚兮

其三

野有農其穡實兮波農也嘻其生佚兮荷天之
錫兮其亦吉兮

沁之瀏

沁之瀏歲官也懷之為域左沁右行帶河
襟濟蓋樂國也牧民者撫而輯之民可使

殷矣故作沁之瀏歲為凡四章

沁之瀏兮居者懌以綢兮波其之子庶幾無慄
兮

其二

行之岼兮居者懌以勃兮波其之子庶幾無伐
兮

其三

河之活兮居者懌以達兮波其之子庶幾無奪
兮

其四

濟之泚兮居者懌以美兮波其之子庶幾無毀
兮

古別離

念與君相知白首以為期君去不我顧淚下忽
如絲口噤鼻酸不能言入門掩袂空自悲願君
且復立斯須問君遠行將安之身問羽毛已成
鵲君行何處有南枝

五言古詩一

秋胡行

秋胡出已久五載方歸來驅車行負金官中所
遺財本擬奉慈母朱顏在路隈芳心不自持避
近無良媒下車前致意力桑多草萊我有囊中
資願以贈子回何意桑間婦貞心不可摧力作
養舅姑黃金如土灰入門叙契闊汚行良足哀
寧投中河死不登國卿臺悲哉此烈媛立節何
崔嵬

秦女休行

秦氏有女休教人都市頭腥血染衣裳親刃上
山丘獄吏來呵問為宗行報讎昔為燕王婦今
為囹圄囚傍人見女休嘖嘖各悲愁兄弟見文
休涕泗交頤流女休自慷慨堅詞無所移殺人
誠當死吾志良已酬而遠來復命斯須留
天子念奇節赦歸舊鄉州鄰里共驚嘆借問所
因由女休本兇悍荷蒙陛下赦

升天行

六區多穢濁結精遠行遊行遊安可極倏濟天

漢流翕習排氛霧居然凌斗牛始知閭閻近複
道連金樓神皇擁翠蓋群后鳴蒼瑤羨門處左
側秦女侍鈞謳登階文昌殿問我將何求俯身
前致詞寄生於神州素心遺世物願與喬松儔
雙童傳玉旨闔廬延我休紫幃曜朱光芝房玄
氣浮佩我青毛節被我絲雲裘王母進水碧漱
之忘煩憂徘徊九陽外綿紀億萬秋

登樓引

獨鳥不成行獨木不成陰人生須結交結交貴
結心少年多意氣投情得所欽肺肝指白日一
諾千金歡好未及終翻飛各浮沉昔為膠輿
漆今為商與參以茲懷感嘆嗟然守故林驛我
青雲翰彈我素絲琴但恐虛良辰不患無知音

門有車馬客

門有車馬客四牡側朱輪問客從何方云是故
鄉人開門迎客坐長揖叙苦辛少小辭鄉邑去
遊燕與秦一言動主聽收為執戟臣離家二千
里別家三十春黃金雖滿篋不見秋風尊借問

宗黨中多為北山塵東鄰少者老西鄰富者貧
親友半不識門庭生棘荆傳與宦遊士無為守
迷津當貴而他鄉不如蓬蒿民

槐花蕊

庭前有奇樹婆娑蔭房廊開花黃如金隨風生
馨香始始東鄰子姣姣好衣裳朝來攀其條暮
來掇其芳采為淡中茶顏色何焜煌被服出門
去道上士生光昔為枝間秀今為身上章雖蒙
佳人愛枝葉自憐傷同生不同瘁翻羨秋草黃

怨歌行

美玉蘊石中明者識其寶哲士處下位賢者貴
其道玉石既紛亂良邪亦顛倒孔公糗靡給卞
生足馬保荆臺寡明月周道鞠茂草良木易以
萎陵陽苦不早麒麟困野獵真龍落窮島桃李
下成蹊靈松抱枯槁世塗良俱然浮雲蔽青昊
吾欲竟此曲此曲傷懷抱今日樂相樂無為坐
憂老

上留田

百大不獨食三荆不分榮况乃連枝親安忍獨
無情堂上泣父母堂下遺孤乳慊慊寒與饑釋
幼誰為營兄嫂既不顧日夜室悲鳴悲鳴徹鄰
里行道皆不平斗粟發哀謠燃箕與怨聲在古
良已然為君心一怦

木蘭詞

生兒重生男生女慧亦慙父母生木蘭當牕理
雲簪織機不成字焉辨北與南一朝遼塵起百
戰方未酣天子按劍怒將軍抵掌談羽林大點
典騶姚親注戰軍書下旁郡催促至再三簽名
已在籍爺行非所堪長鞭手自執駁馬身自驂
朝發黃河渚夕宿陰山嵐積雪滿沙磧百草何
氈氈一心代爺役誰論苦與甘彎弓入虜陣刀
劍如素語木蘭本女身封侯不敢貪歸去報父
母風塵染朱顏六郡良家子聞之空自慙

遊仙詩二首

域中穢如帑去遊玉清墟八風控我駕十天縱
所如大帝親授道絳簡赤丹書金璫佩其體琅

膏餌其虛五濁不足嬰三尸諒可除

其二

日月有重輪江海無迴波百年如瞬息人壽能
幾何駕波兩龍車北遊崑山阿璇臺表高閣紫
珠簾嵯峨我虛皇處其中飛裾艷雲羅餌我玉芝
英沐我丹泉河五形歛變化九氣齊柔和帝鄉
永可居人事焉足多

君馬黃

聞君遊八極廐中君馬黃道遠念將躋臣有臣
馬良願君試同逐從君適何方驄騶不同槽新
步不相當佳人千金資安用冒垂堂

結客少年場行

生年不再盛白日易西虧那能守窮巷甘隨草
木萎平明盛結束出門要所知金鞍裝塞馬玉
珥光陸離鞘中荆卿劍腰下博浪鉞朝過朱家
飲暮與郭解期殺人不亡命報讎惟恐遲邊城
多故急羽檄忽星馳天子徵餘勇將軍大出師
此時意氣激厲馬分一麾遂北陰山道轉戰交

河涯長纓繫日頃輕策驅鮮卑捷書報明主封
賞良不貲衣冠處大朝金印如斗垂賜第東都
市朱樓間玉池奉進鏗趙瑟羅帳嬌燕姬食客
常滿坐結交傾郭賊歸車拜父母如何里中兒

柳溪篇

西北有高山結廬臨山岑山岑之峻下有芳
樹林清川紅杆匝平岡何陰陰蘚蘚迴浪繁
葉棲鳴禽之子懷昭曠杳無希世心被服芙蓉
衣山曲聊汀吟清瀟瀟樓上月鏗鏗几中琴蕩潏
理情志營道隸以深感波輕時意使我厭瑤簪

重慶詞贈雙橋倪子

野鳥何翩翩將鵲飛上天人生俱有親不似倪
君全解老翁還有母老姬還有姑翁姬仍生男
白馬遊京都二河清亦可俟年命亦可留子母
兩三人相扶皆白頭三長安數百郎倪郎最都
雅手持三玉觴遙送白雲下二八公傳要道王
喬奉藥九休祥彌戶宇闔門皆喜歡五遊子常
苦思孝子天所護堂前正多祉郎卿且莫顧六

庭中亦有仙室中亦有仙千金起為壽相期保
億年解壯漢漢天上雲照此椿萱臺椿有八千歲
萱後王母裁解他家願富貴解願惟樂康者子
斑斕衣福慶方無央解共山看解臨水水流似桃
花仙人無數隱都在解倪卿家解

廬墓行

驚風吹顏日重雲蔽層岡白楊夾道隱衆鳥鳴
以翔中有孤兒廬野草蔓垣牆哀聲何慘惻解
辭推中腸朝露誠易晞人命亦有常誰似孤兒
苦母死悲無央憶昔少小時嚴父委高堂母死
正盛年寂寞中室房辛苦養孤兒形影何傍徨
幸得孤兒長母亦壽而康孤兒六十餘母逢耄
耄鄉孫子滿堂惟羅列自成行母死雖非促母
生還可長人生百歲期何為遽摧傷

雙鶴篇

佳卉統清川通波激脩堤中有雙飛鶴羽儀一
何奇借問此珍禽棲身無解遲早云是比翼鳥揚
聲崑崙垂珊瑚棲瑤趾白玉交幽姿光彩耀時

人忽遇陰山兒彎弓出玄圃矯手如相疑奮翅
起高翔願言依南枝擇居良獨難集此埃塵涯
恩情誓不絕一雄還一雌悲風鳴蕭蕭歲暮欲
何為珠樹日以遠有時夢見之豈不念故鄉但
使身無危

菽田子行

矯矯田中客衣帶何陸離盛年執高節貧寒誠
足悲三旬九遇食薇蕨常無遺越國多平原願
言事鍾犁種菽南山前仰僥任胼胝春畦膏且
長菽莢時相隨青牛肥野草黃犬戲遊絲賴有
風雨綠菽熟子累累採拾茅簷下聊可以禦飢
豈無稻粱策所志良在茲寄言誇毗子莫與莫
相疑人生各有願榮華難久持

沈氏雙壽詩

南國有幽人逍遙坐華渚令德偕佳偶福慶流
孫子孫子何翩翩中有青雲旅既承三徙教還
聞過庭語舉翅仰天驤遂登鵷鷺序榮命及而
生持向白雲處光彩照桑榆碧玉青絲紉重福

正歡譙綿壽以容與

思親二首

伊昔我府君卓犖負奇姿弱冠營世業志欲步
天池而遊文昌宮遠翮竟低垂拂衣守貧賤歸
耕綠野近衡門矢探道嘯歌行採芝于今已下
世令我造傷悲

其二

穠稷我母氏操持多苦辛夙夜植家樹女紅咸
自親解佩佐君子斷機鞠吾人懷羹未及獻歎
為泉下塵景景北山墓松柏空嶙峋嗟予羈行
役無由羞一蘋

感懷十六首

解薛遊清塢貴身奉明主津途限遠遙緩步
無脩武涉海揚漁舫斷輪運鉛斧十載冒緇濁
雅琴徒自鼓豈無犬馬心安從託肺腑蹉跎歲
將晏念之淚如雨

其二

少小罹孤獨託身兄嫂間家本文儒族籍章猶

未開幸從棠棣教薰習破其頑青青挂枝樹一
朝遽美攀爰抱杞人策遂升閭闔閱君恩與
友于二誼俱如山

其三

客遊多憂思不如歸故廬故廬有佳趣乃在荆
南墟平田統長壠青山橫碧渠楊柳鬱堪憇瓜
蔬密可鋤親朋或送酒沼池自擊魚八口四時足
九歲三年餘世事不經慮筆門常晏如

其四

噲昔承末光東遊入吳會吳會多美好江山盡
如繪平生好行樂顧此聊足賴歡娛未終極軒
車忽已戒北登太行坂黃塵汚我蓋主人恩未
酬傍徨滯襟帶

其五

漢祖定天下約法祗三章蕭何採秦令民偽乃
滋張咄哉後世吏操割非其良赭衣滿道路死
者橫相望釋之顯當世于公後代昌天道苟如
此何為自戒戕

其六

仲尼厄陳蔡周公避流言何況於衆庶焉能長
貴尊哲士營大道小人慕華軒身名並顯晦沒
世方可論

其七

炎暑何埃鬱中夜起披衣繁星列層漢明月鑒
我扉清風拂櫺軒芳槿垂依依步遊室庭上寂
寂心如飢援琴發新響但恐知音稀

其八

北遊燕昭館因登郭隗臺高臺千載餘落葉空
蒼苔慨昔燕昭日詎論郭隗才千金市馬骨終
致樂毅來報讎青齊國霸業何崔嵬功成賞不
稱感嘆令人哀

其九

猛虎欲攫人世人齒其皮精衛欲填海海水浩
無涯人生各有託富貴焉可期娟娟繁華子儻
忽垂皓眉何用懷苦心空為知者嗤

其十

鳴蟬響高樹大火將西流炎夏雖云暑倏忽及
素秋駛哉時節易有若隙駒遊吉士志功業說
日信可憂隰朋期軒帝仲尼思東周聖賢豈天
性所貴及時脩梓材廢丹漆終與惡木傳

其十一

茵芝不可採蟪蛄不可依舉足遊五山仙聖相
與飛棲止金銀觀青龍護我幃鯢鱓日供釣沆
瀣安思歸返視寰中子但如朝露情

其十二

秦帝徠函關并吞六強國銷兵咸陽中築城沙
塞北功成還自侈傳世期萬億豈知攻守殊鉅
緩亂其域白馬繫軹傍立雖不可得由來神器
重天命歸有德

其十三

少年好結交周遊君子行一諾重千金賢雋相
翱翔履仁志所切攜手期升堂豈無孔墨儔凌
落不能將浮鯁羨滄海鷗思高岡中心苟未
已何懼羽鱗傷

其十四

老馬辭齊途市偷釋楚戰况乃英賢人報主肯
為殿浪高舟楫危雷迅風雲變不見漢家帝止
禁受人善

其十五

昔有西施女浣沙越水傍一朝蒙顏巧實侍
朱房春風吹綺袖明月照迴廊在賤豈知貴既
貴亦相忘當時同浣女效顰徒自傷

其十六

道傍有奇樹終歲再敷榮朱華曜朝日燦燦若
星明行徒息其下妖女摘其英容色雖云美結
實竟希成不聞上古椿千載秀芳莖

燕都夏日有懷二首

炎暉何烈烈照我織羅衣羅衣薄且整統扇不
得揮長衢策駕馬曖曖緇塵飛終朝苦歎掌日
暮方來歸引領西南望中情多所違惻惻長太
息淚下沾雙扉

其二

綿綿朱景長馥馥丹榴芳駟車雅遊眺倏仰內
悲傷念我同袍友乃在天一方而會安可期思
愛而不忘有鳥翔南適哀鳴過我傍願欲託飛
翰馳音想中腸

夜飲三石子宅分韻五首

朔風動江澨嚴霜淒以寒我心何結束驅車尋
所驩振衣陟華館徘徊高樓端對酒苦晝短白
日忽已殘東燭起長嘯酣歌夜未闌與子聊娛
樂嘉會誠獨難

其二

美人何窈窕贈我金琅玕命駕往從之報以雙
玉盤齊心結所好宛若鳳與鸞人生寄一世戚
戚常辛酸要路難可登虛名如逝瀾且復持美
酒痛飲令心歡

其三

東南有一士容華若秋蘭左右佩芳卉白玉飾
其冠借問子安居乃在城西端嘗虛臨委巷躬
昧送所安斗酒日歡娛衣帶一何寬願我每長

嘆含意難自宣

其四

薄暮遊城隅，林鳥喧以栖。
北風號野外，凜凜一何悲。
感時愴中曲，念子興我睎。
駕言臨廣除，嘉賓四回躋。
中厨理珍膳，烹魚宰肥鷄。
夜分猶未旋，樂飲醉如泥。

其五

馥馥秋生蘭，結根清江渚。
與子為同袍，振翻奮高舉。
攜手雲霓間，相顧常欲語。
志士寶令名，立身苦不巨。
白日正東升，勿以山川阻。
棄置何足陳，四荒俱鼯鼠。

少泉詩集卷第一上

少泉詩集卷第一下

京山王格撰

五言古詩二

病居遣興六十二首

并序

余病居也，遇感輒綴，無論工拙，日月既淹，卷帙彌繁，使兒輩書之，聊以志境焉爾。

炎橘不渡江，朔鴈不踰衡。
大塊莫斯世，華戎關亦明。
黠矣元氏貊，豺豕恣從橫。
建號據中土，黔首不敢爭。
烈烈我聖祖，提劍拯群生。
天戈奮淮浦，一掃掃擒清。
神功照今古，億載隆昇平。

其二

蛟龍非魚鼈，神聖豈稠類。
厥初我太皇降產，一何異天地。
吐秀靈江海，毓祥瑞赤光。
起中夕神祠，驚避地至今。
盱眙中丈土，草不遂譬彼古哲人，歟契而敏素。

其三

真主起不偶，名世生亦奇。
高皇昔龍躍，佐贊咸蛟螭。
中山萬人敵，誠意帝者師。
一時文武士。

各具英雄姿
攻刺鮮堅陣
密畫擬蒼龜
三傑漢所起
凌烟唐亦資
今古遙相方
頡頏誠無訾
帶礪盟封賞
于今猶蔽虧

其四

大道浩無際
人心涵其真
義盡一以闡
賢聖代相因
鄒魯逮漢洛
懿旨逾彬彬
聖朝啓瑤錄
斯文煥維新
英英吳陳輩
滄海遂問津
亦有王新建
嗣之揚清塵
吐論雖微異
大義咸可珎

其五

滄海江漢流
襟帶此邦垂
中有神龍宅
靈巖鬱參差
萬人夜鳴柝
永冠紛陸離
皇心每南顧
恩私降靡期
世祖翔白水
明皇登臨瀛
湯沐咸所眷
千載同一時

其六

六籍如帝王
百氏為之輔
相與運兩間
經緯畢萬古
秦人燎以亡
漢祖棄而取
爾來數千載
莫敢喻其矩
吁嗟此道珍
人代諒無伍

其七

荆襄彌陰塞
歷代每龍爭
既構秦楚怨
復貳孫劉情
趙宋及胡元
夾漢仍交兵
賊煥俄賣國
二張痛無成
長江遂失守
千里盡虜營
神戈起東海
一戰乃無征
陳旻化為燼
七澤歸農耕
烟火網被野
夜犬鮮吠聲
幸生此樂土
負喧謳太平

其八

滄江一高臥
奄忽八經歲
南畝事躬鋤
口糊聊可濟
袴帷銘在心
悵望猶天際
皓髮垂雙領
未老身已契
良時寧再與
念之但流涕

其九

懸壺非木實
被裘非脊毛
吾人一軀外
百物咸偶遭
錦衣笑鶉結
肉食矜薇蒿
古今稱達者
寧曾是此曹

其十

大雅久不作
肯人蕪長嘆
矧復大曆來
斯道益以散
聖代復元古
群公起相贊
西涯振其端
李何遂登岸
醞釀百載餘
海內乃星燦

其十一

鷗鵬一何大鷗鵬一何小靈龜一何長蜉蝣一何夭品物萬不齊造化提其兆愚者較尺寸晝夕徒紛擾天地有初終世人自未曉

其十二

糾糾者誰子駿馬遊城隅被服何鮮麗頭上千金珠弓刀插左右呼擁數十凌寵豪入酒市一飲百餘壺醉指東南去疑是執金吾

其十三

嚴霜下寒夕華菊慘無光嗟此孤貞物胡亦遽茲殃春風吹桃李片片飛山岡此物雖失時枝葉猶相將

其十四

維北有鑑旄維南有三苗烽燧時告急邊境為動搖至尊養鷹虎膏肉飽且饒馬革不自奮奇功何由邀燕雀安處堂空負聖明朝

其十五

寒日度高城寂坐意無賴起步庭柯涯悄馬聊

自嘆人生百年內烏見百年外龜刻靈為圖象焚齒生害修身以俟時吾心庶可泰

其十六

夜行佩美玉都光照路隅君子處末位粹行衆所趨仲舒諸侯相文中布衣儒聲流異代瞻之如明珠彼同何人斯吾其勵矣夫

其十七

有客晨入門遺我一函書書中數甲子日君與月諸四序相代謝五行遞盈虛嗟我閉柴閭彌曠且歲餘冉冉老將至省已慚堪與

其十八

伍子覆楚國申生哭秦庭忠孝豈二道相去乃渭涇智拙接輿子徃征祗自離千載素風歌魯語遺芳馨宣尼雖至聖棄刺俱靡形

其十九

漁何必滄海樵何必五嶽仕宦而將相詎非心所樂人生有大分素定關飲啄薄田腹可充清泉足可濯內鑒誠無愆朽姿即荆璞

其二十

昔自原思子仲尼優其行云何端木貢憐貧以
為病我亦嬰沉痾終歲苦無竟四體雖靡舒中
心良自勁感彼趙生言有志無時命

其二十一

人區渺無垠君父誼斯大顧彼晉楚間孩童各
自昧東市列白刃須臾露肝肺禍孽乃身擬重
為斯世慨

其二十二

大虛何寥廓自然妙象有伊我與萬類一氣噴
所受養秀良靡齊幸列斯人後居華而且朕所
取亦已厚彭殤為足論但恨植身醜

其二十三

東方有羽士塵土污其面行乞市肆中真機秘
不銜一朝聞至尊車馬入金殿知遇誠則委
於身竟未便翻美負痾者依然臥鄉縣

其二十四

金多莫如躋位高莫如養盜竊有汗名遺臭於

天壤咄矣悠悠徒甘心此塵網朝市一駐足恣
意相雄長沒世竟誰悟上下怍於兩

其二十五

日暮遊西園采采花盈把馨香桂與蘭持之不
忍捨豈無繁華株懿茲貞且雅驪車滿春城世
俗知者寡

其二十六

遙夜靜無寐耳中雙角聲我屋臨大道知是達
官行嗟爾擁車蓋而我閉柴荆榮素誠異趣
遠亦分情彼此寧相易寔命由稷清

其二十七

三閭辭客祖瀛溪儒者宗二子俱楚產百世欽
猶龍山川躋不改伊人遠靡逢日殄數升粟我
輩何大庸

其二十八

山城逼歲晚夜夜管鼓鳴年豐足梗稻時清寡
戢兵九歌猶舊俗四禮有餘情尊酒互斟酌街
衢咸惟聲唯有於陵子柴門看月明

其二十九

喬木利廣厦巨石利營壘範世鎔群品吾道亦
良材走奔騰周孔聲彼班郢才結構綱九州萬
古恒崔嵬斯市倘有會俯視皆塵埃

其三十

青林鬱蔥舊岩嶽高峻峭崿荒麗誰近鴻門清
澗澄十室曾無斷松栢僅取登晏興上朝日劇
譚明夜銓遊日即皆典開心間友朋虞卿書漫
著希夷以或能慎勿草封禪人疑是茂陵

其三十一

毋灌城中狐母投器邊鼠狐鼠安足恤託身淨
處所黨錮禍既熾甘露變亦巨為其寡中庸鮮
不事齟齬明哲保天命何遽非吾仁

其三十二

鳳凰飛南嶽依倖兩相愛一旦失其儔遨遊徧
海內豈無高梧枝所思良不在此希世物羽
毛遂欲碎

其三十二

矯矯鐵尚書鏖戰濟南雲校技方學士麻衣哭

舊君愴昔靖難甲守死固紛紛雨子乃巨擘慷
慨尤驚群世誰竿金石義有山毛分奇節在數
公百載警人間

其三十四

土木事何遽白龍困漁子萬方徒痛哭一劍為
誰死桓桓于兵部大義後中起心於社稷重力
可長城倚九鼎屹不搖八駿終旋軌俄睹金輪
麗瑤圖億千紀

其三十五

閣瑾昔憑恃濁亂我皇紀紳裾盡禪風包心
遂不軌禍漁天所烈駢木剗中市發謀雖自迄
運機云有始事成人無稱奇矣石淙子

其三十六

逆濠往稱亂闔閭蔽江下戈甲耀朝日勢若無
中夏王伍三數公義旅遶東野束之彭蠡中聊
小狂夫也

其三十七

南山鬱孤亭惠政紀自昔傳是王臨川尉茲有
遺澤嗟嗟臨川子所為一何偉新法俟蒼生字
說離聖籍能令一邑惟翻使四海瘡乃知非適
人盡美難可責黃霸善治郡相漢鮮嘉跡士元
蒙驪稱百里曾無益

其三十八

漢家昔中衰諸劉起南陽偉矣昆陽戰百萬如
灰揚于時新市兵猛者鳳興正莽賊既授首兩
將爵俱王惜哉更始庸弱輔咸倡狂功名遂不
終雲臺跡靡芳

其三十九

素業在城東距城六十里平生抱微尚幽居頗
足侈碧岑互迴合青楊垂旂旄花葩四時春亭
含一池水命筆多親知款門或金紫經籍見古
誼瑟琴播新喜寧復子年心祇有巢父耳一自
取喧塵寤寐恒在此

其四十

宋玉非賢者作賦媚襄王章華事已侈乃復導

之荒傷哉離騷經一變而高唐宜城有古塚不
如魚腹藏

其四十一

病夫清夜起開門已飛雪道風入庭戶嚴威何
栗烈坐擁黃絳爐苦茗聊自啜膝前幾男兒咲
言相娛悅雖無兔園興頗有袁安節生年如此
日於心亦何能

其四十二

百虎讓一麟百鷹讓一鳳鷹虎豈不武於茲失
其用吁嗟麟鳳稱以德不以武凌武不釋德
鳳而鷹虎

其四十三

余憐孫中丞章江昔開府城中有逆王倉卒美
戈斧當庭發禍端綱衆愕相睹伊人乃從容執
義折驕豎蹈刃死郭門觀者淚如雨壯矣天日
言至今激寰宇

其四十四

烈哉許觀察秉性七剛勁解帶撻狂賊奮不顧

身命白刃已在頸罵口如無竟義聲留代間聞者猶起敬

其四十五

稷滿好遠遊瑤池事竟謬漢武好長生文成遂從售仙道杏山曠虛心焉遂遊人生愛景光善積乃天佑未聞克高華羽翼生白鳥

其四十六

靜居窺神理悠然見天良太初布一氣復始如環循百生紛受象纖巨惟所因上聖握元符創

十書其來者下

上

制扶人倫有無罕滯迹執中斯為祿如何老韓章譚語誰時人玄虛竟何究舉世乃沉淪浸漬千載來儒者徒口噴根株已云固撲之愈益於斯謬苟不珍王道何由純鄙夫抱區區稽首我大君

其四十七

幼也負愚蒙淪心更榮利誦書美楮墨但為青紫事駕言謁明主章縫陪下位中歲傷失路歸來親農植素志寡定持行藏俱如醉數仞曹中

門未能一窺視年已五十鄰無聞信可愧疊疊圓象運為我能少遲

其四十八

東隣有兩叟抽簪自己已越慙動些好懷飛書向我謁念我謝朋儔獨臥淹辰月青陽布初暖庶品咸勃勃東泉湛清泚北嶺秀萃岷輕風解脩楊細雨抽肥蕨良友二三輩相與命軒輶竹垞扶可穩羽觴飛無歇何為坐岑寂嘉時易起忽深謝隣叟言匪我甘汨沒沉疴未去體心神猶恍惚行遊豈快情風日能侵骨感君細經書焉然聽七藝技此為報章仰天空咄咄

其四十九

落日遊城西路逢一狂客散髮曳短袍兩鬢已斑白行歌竹林邊瑩瑩篴手自拍腰下一錢無途人但啞啞長揖前借問何事此落魄兀傲向我言生長非童翁少年師孔丘仁義頗探賸心知今古事口談皇王策獻書龍樓下天子甚悅憐朱紱照當年公卿遍相索金鞭揮紫駟冶遊

十二陌出入雲臺觀米姓平津宅開心樓嘉謨
庶幾庫虞跡野鶴終踰時人共指摘使氣便
解綬十載至今夕語罷往拂衣聞之感余額良
士病每同把手坐盤石美懷當杯酒相對話宿
昔

其五十一

至尊南幸時朝歌豈駐輦列燭起中夜行宮一
時殄六龍倉皇發大官不及膳羽衛驚無容
從臣奔欲喘寶器成灰燼金珠碎如剪紛紛幽

中人間亦身不免天怒乃雷震金吾馬上遭

小臣叨秉憲檻車臥徒跣身首關三木顏然不
敢辯爰從詔獄對亦聽司寇獄萬死固其宜放
棄循輕典殘軀伏中林荷恩豈云淺

其五十一

管仲仁義假仲尼仁義虎春秋二百年刑賞竟
何如唯有三五世道化似有餘我欲往從之事
遠空趑趄

其五十二

海濱有巧士故與遊俠侶心慕梁寶貴欲進無
人舉北遊幽薊問琵琶學趙女一日得召見承
恩入禁衛揮金如泥沙甲第千萬礎貴客相經
過歌舞尚尊俎昂藏東舍生行年五十許讀書
不知數種爪無處所擁褐愁出門見人走如鼠

其五十三

當昔周昭王南遊荆楚間膠舟液中流萬衆遂
不還我惟天王出旌旆搖江山安有漢濱人設
爾美其奸嗣者穆天子當時何閑閑

其五十四

南山有愚谷愚公居其涯不知愚是病直欲愚
到癡兀坐竟長日茫然無所思口中野蕨根身
上山木皮魯人遊豈風渭水釣真隱更嘆陶家
子乞食不忍飢

其五十五

郢中有二士効忠俱本朝姚公始蘇守興兵
出叱咤人生各有志寧論首與朕周子豫章集
壯氣凌九霄苦戰陷山冠父子死一朝節慙思

已濯蘇州猶寂寥吾賤不能議斯事恐滿條

其五十六

馬遷奉詔問申救李將軍片言不當音厲為掖
庭人膚體雖已缺文章固有神百卷當時史法
程千載新

其五十七

驛使晨造門擲下一緘藥言是王孫丹綠我伯
氏索走馬已千里封題猶似昨異香滿室聞香
之病如却嗟我何為者有身不自惜多遺長者

求醫慰寂寞春池草已綠何時叙三樂

其五十八

負杖出衙門登城望絕巖林疎鳥未繁山寒草
猶淺去水有來舟故原見新墾牧笛誰家村樵
唱春風極忽聞屬度初因念客行遠緩步歸茅
廬惆悵不能飯

其五十九

春得故人書緘之自京縣談波目所經俱我舊
未見物故有相知要津皆時彥石渠文格新

樂酒價變不聞隱士求多說胡兒戰惟有 聖
天子萬年坐金殿

其六十

百慮絕俱易難絕讀書心一或開尺籍不復顧
千金有詩有喜已無時無長吟飯罷惟筆硯夢
中皆古今自哂已成癖敢道是知音餘生誠未
測持此老中林

其六十一

喧卑厭市井鑿牖對村墟遂有屋裡山不接門
前車往來三徑熟寒暑一年餘栽花只草草策
杖獨魚魚甕中那問米床頭唯見書心慕無懷
氏君看如未如

其六十二

春來仲蔚宅寂寞奚所為有酒之酒興無花室
花時蛛絲結絮絮龍跡跡時時窓推子寐晴
機懶婦離不識箇中事但愁多藥遲病大時楚
語仍喚屈原魂
少泉詩集卷第一下

少泉詩集卷第二

京山王格

五言古詩三

釣竿

釣竿垂河濟河濟水潺潺魚食芳餌乘波出
淮湖虞舜隱雷澤姜公棲渭川異代而同心嗟
我胡不然

秋日蜀江南泛

巴水鬱秋光南鷺縱餘艖朝氣迷獨棹暝浦逗
寒橘渚禽恣容與岸菊競芬芳山雨常飄慢河
颺易透床潛陰數程駛川紆覺路長榜人談幸
苦關縣識迎將靜久聞驚戚病存訪療忙徒以
貞心赤翻驚頽貌黃暮武既黯淡乃重從傍徨
行行尚孤感何處是江鄉

過九龍潭

潭水名三蜀石磯盤九龍甲光莫燦耀雲氣湛
手茸過艇憂撓弱浮鷗畏浪春古木踈寒葉脩
筠響亂蛩壁裂雲端洞山傾水底峯差余懷宿

尚欣此星遙踪所期歷覽營何為不沒容

送西野張中丞北歸四首

中丞鸞鳳姿弱冠擢瑤詞言采燕山桂遂升
天帝墀綉斧肅廣殿馳鞍四域馳邇來三十載
敬歷何盛滋

其二

盛滋難具陳神皇懋其勲當軒賜華鉞開府已
江濱驅除五丁健澄清臥龍神嗟哉西南國千
載逢斯人

其三

斯人不可久宿志薄纓綬朝納承明封夕解金
綬紐運珎響南風離駉驚北斗儀光日以遙衢
路空延首

其四

延首望京邑京邑風塵翕中有仙人虛講講青
霞集黃金拜中賜香社自相揖回睎綬見士但
如朝露濕

見一篇亦為西野作

朝市富璫纓山林寡蓬華顏風既靡蕩岐路多
四通如何宦遊人飄然今見一我我足懷首燦
燦帶當膝要津祗反手高足誰相尼魯叟重當
道漆園負仙術南山慕豹隱北渚遵鴻逸抗章
承明廬卷旆委業驛燕昭有崇臺依之結瑤室
拱坐嘯林泉娛心理瑟瑟九丹春貌駐萬卷驥
兒述不要纖腰寵那顧蛾眉嫉試語貂蟬流計
身疇得失

望終南

晨望終南山白雲曉以閒仙者四五人遊戲
巖間顏色何鮮好羽衣各翻還我欲往從之山
路阻且艱長曉遙問道靈藥一丸願待余羽翼
成來會九陽閑

沔池會盟臺

羸秦虎狼國三晉天下樞耶耶固伊邇况乃握
明珠危哉沔池會禮筵羅戟久徂詐既莫測禍
變在斯頃矯矯相如子意氣雄萬夫當庭騁高
辯視之目若無求瑟雖云鼓西缶亦與俱兩主

竟頗願終會不敢圖

燕山雪

燕山昔日別白雪沾人衣今日燕山上復看白
雪飛白雪送我去白雪隨我歸詎是陽春少白
雪多清輝

干謁

出門事干謁意氣虛不揚長安多貴宅街陌紆
且長達官養冲素閑人很如狼侵旦徂昏暮一
接生輝光仲尼遊楚衛孟軻滯齊梁車轍維無
輻高輪輕侯王斯道倘可珍何為空傍徨

志悔

宿昔昧珥攝積病彌歲年言謝纓綬志結念棲
雲烟郢門富幽巖京源有寒泉陰陰桑竹蔚灼
灼桃李然資茲誓永棲欣與拙疾便兩岐戰未
勝中情遂改遷貢公榮詎絕子牟心猶牽既枉
巴渝駕復紆幽薊鞭撻霄徒自奮曝鰓誰為憐
終當返舊服重尋丘壑綠

許氏輓詩二首

三秦多彥士伊人信獨賢束髮懷耿介驥首薄
雲天冀北騷襄空江介驚鷺聯粉署流英譽籍
籍二十年一朝厭疲茶華纓那足牽高揖謝朋
侶返軌棲林泉年命何窘迫奄忽隨化遷朝堂
睠孤績士林有餘憐爰茲積德慶箕裘蔓以綿
榮榮鸞鸞羽矯矯清溪遶亨衢正寥郭盛美光
來先

其二

伯鸞有令妻子與賴賢母在昔良已然于今罕
所睹婉婉明淑姿輝輝振芳武結髮從良人持
操多辛苦蓄旨谷風心解佩鷄鳴矩夫君既搏
扶布裙亦翫黼如何白頭望竟從中道竄斷機
鞠遣孤採薪植門戶天道若有識焉養終膳膳
優游桑榆年方歸泉下土婦道與母儀芬馨照
千古

除夕

今夕何間寂異鄉復歲闌都人欽佳節士女紛
相歡行子豈物外所親在天端音聲曠萬里情

素何由報對酒不能飲臨飯不能殮百憂愴心
曲咽焉起長嘆

贈斗南黃侍御

京華帶經率街巷懶羈泊邦族既已邈交遊遂
云薄豈無金張館亦有許史閭負此傾軀安愧
入與諸宗甘心謝輪鞅淡然守玄漠如何鴻鵠
吳拆倫鮮然雀蒲蒲兩僑廬左右相倚着千頃
叔度皮飲我以糟粕盍替締歡好斷金申然諾
朝聯四街鑪夜並三冬幕常設稊生醴善戲衛
公譚感茲慇懃意俾我心顏忭令德諒難酬錫
之於營魄

過獲嘉

漢帝昔東行城邑多改變新中獲嘉首賜名遂
為縣王者本耀德之人乃好戰海內竟虛耗奇
功豈足美

真定道中

傲駕辭皇邑侈官題魏城于時維仲月春色正
晴晴墟園紅桃馥郊原芳草生雲端儼鴻陣樹

表散鳴聲青山稍鬱鬱暖水復盈盈愁來尋野
酌病作採山精通鄉南鷺喜蓮湖北啼鷺孟軻
遊沼上平子賦東京薄霄雖負翮懷祿豈嬰情
匣中有寶劍真觀濁河清

午退公署

白日在高樹公庭初散午草案設粗食獨坐誰
與伍野禽穿竹鳴蝴蝶當花舞壁間有素琴取
之聊一拊清音滌中懷恬淡忘今古

和潘安仁懷縣之作

并序

昔安仁為懷縣令避暑登城抽毫發咏觀
其命詞大抵傷閨庭之睽別慨驅役之淹
留情逐幽閒藻華郁麗真詞人之英調逸
客之雅標千載而下餘風可想余何為者
虛薄乏用幽憂在躬內有勞生之嗟外抱
迷方之嘆雖職忝分司寄當一百方之安
仁若不同軌然而形以心牽事因跡謬域
有曠代而同符者自公多暇命駕東郊聊
因佳侶畧叙中懷庶以貽之將來用存談

塵云情

汎舟長河渚魚鳥大行車芳春值曉候朱火布
初曉端坐苦愁思人共歲年移望出近郊濯
足臨脩池平旌曜日暫留任風吹平原富桃
李高隴饒田穡菱荷分一作年年鬱鬱吐山川
雖信美焉能別離况以病餘才與名俱卑
分且臨列郡暫離一作所一作章綴徒赫煜中情不
在斯生本立堅性與離其宜恒欲振高翮去
茲常若枝

思兄

羈栖饒暇耽馳念難自禁憶我同胞客高駕淹
淮潯懷寶昔失意還珠未遂心馳蹄扼險路驚
羽失喬林曰余阻宿疚坎壈亦成今千里勞飛
夢雙魚斷遐音奄忽經四載有如商與參漢南
春草綠河渚白雲深沉憂念將老脊令聊悽吟

雌雄樹

并序

公署左側有老樹一本而兩幹枝條特茂
每開花結實惟一幹戟然其一無睹也余

疑其雌雄感而賦焉

芳樹生何奇一株分兩幹枝葉相因依本根相
結絆嗟此無知物連理雌雄判繁實垂纍纍左
右絕不亂緬思乾坤理陰陽岐夜旦靈智維斯
人男女亦各半玄化溥萬類茲物一以貫

古鏡吟并序

客有贈余古鏡者磨而明之皎如也余病
廢而起有契斯理詞以見志

青鑑藏泥中居然變其質故人持贈我磨之光
照室朝夕而顏顏醜老不自必吁嗟此珍器正
與我心一宿昔遭疫疴偃蹇臥蓬蓽常恐先朝
露豈復顧祿秩殘軀荷天佑三歲逢迪吉朱輅
珥雲轡玉素載霜筆死灰欣復燃何敢忘暇逸

銅雀硯

銅雀硯者銅雀臺遺瓦之所作也有自鄴
中來者持以餉余余受而存之因感魏氏
銅雀之事慨然有懷古之懷遂著斯篇
魏帝寵女色冶銅為屋瓦築臺清漳濱聚妓耶

邨下生豪鄰宮觀沒望西陵橫雄圖一朝盡陵
臺委中野野人獲遺礫雕甍作硯寫熒熒文理
潤輝輝顏色赭皎皎白毫揮渥渥玄液瀉蘭牕
侍君子芸閣親文雅昔與朱顏狎今結青雲社
猶似歌舞人周旋每難舍

懷中雜詩十首

河陽羈藩生山陽鍛嵇子余亦吏隱者棲茲協
所喜棘庭有雀羅槐堦寡鞭筵區中工巧事吾
心淡如水

其二

大行有白雲昔人望之哀今我舍其下朝夕與
徘徊露濕湘君竹月冷荆王臺欲飛無假翼安
得不心摧

其三

三十六洞天王屋居其一瑤草遍青山由來列
仙窟嗟余忝乘軒於茲假蘭室寄語山中人吾
堪授靈術

其四

河水無時清濟水無時濁人生秉遊氣焉得無
純駁刑罰鋤其頑禮樂雕其璞聖王有明矩作
余非先覺

其五

昔有王子晉乘鶴翔雲空至今緱氏嶺誰不跂
玄風茲事倘可追捐家脫屣同形慢而神穢空
羈此寒中

其六

醉客慕酒泉外崇豈心樂我本幽憂子來採中

山藥北遊涉淇衛南臨瞻宛洛浮事日轉掌虛
此舊盟約

其七

伊昔李氏子掛瓢盤谷山韓公吐心素高篇暇
代間瀟條千載下誰復窺清關唯餘谷中月始
娟照心顏

其八

漢帝經河內父老借冠君為政得人意有如大
旱雲嗟我遭明代清司亦此分雖懷素飡誠尚

寡福星聞

其九

吾愛李商隱藻翰何崢嶸卓卓西崑體矯矯中
州英凌厲叔唐間至今有佳名幸遊君故里無
由作九京

其十

魯齋儒林表仕胡不足疑中原薄胡毒焉知非
所詒跡謬而心是用夏以變夷高風流異代逸
駕杳難追

過轉湘墓

步出孟東門遙遙越數里慈家喬木茂鬱鬱
墳起墳端有高碣云是韓湘子憶讀列仙傳伊
人事頗侈素習飛昇術妙達金丹理九陽列瑤
籙八洞儼雲軌但道生無窮詎言終有死始悟
神仙事徒為妖妄耳百年誰能度且從吾所喜

夢孔子

吾衰亦久矣胡為夢夫子悠悠終永夜欵欵侍
文几宛蒙互鄉遇不見取瑟鄙玉體何頎然德

客仍莞爾依稀領四教髣髴聞五美平生寡志
意遺此良足喜既匪蝴蝶妄敢與周公擬豈伊
精爽烈猶存樂育理翩翩屈元聖循循顧曲士
禮慚束脩上身在門墻裏家手一貫訓回也四
勿旨後生雖不敏請事送茲始

愁雨

楚客一駐旌懷州五越月報上心徒殷惠物改
所關黔首亦何辜皇天此降罰三春苦焦旱一
雨遂無歇積潦淹晨暮驚濤衝野成渠
洞川潰象溟渤道阻行旅各城隍郡縣咄果核
皆爛委禾黍紛滅沒陰陽有恒度咎徵豈虛繁
嗟此一方人胡為兩見伐租庸力不任廩帑時
告竭沉沉抱殷憂惻惻痛心骨陳辭想有昊天
路杳難越

遣興

涼雨滴秋夜瀟條生早寒閉門解襟帶中堂羅
玉盤三杯發高興意氣何浩漫天地為芻狗九
州不足安一醉達永夜撫枕笑叩卽

秋懷

平生多秋思况復太行下涼風從西來雲起疾
如馬梧桐感肅氣一葉飛中野揮杖出門去尋
波山栖者山高不可攀雲蘿室幽雅

晝寢

清晝志意昏撫枕就東床左右寂不喧魂夢歟
飛揚宛從三河側還歸九江傍釣輪迎主人蘭
草拂衣香黃鶴載我舞飄然臨瀟湘歡未失
笑驚落在他鄉頃刻千萬里豈必蒸黃梁

秋霽

原野佳新霽秋氣何澄爽密雲散西郊初旭熙
中壤潦落川流安煙銷山色朗試起南樓望豁
然雙目廣浮垢淨高郭清風擊平莽穫稼開秋
場操衣驚繁響客心久不悻對此耽幽賞

寄兄

昔有淮南子服食綿遐紀亦有河上公道德開
玄旨兄今淮南遊我復河上徒寵榮雖不足冲
素各自矢

至日曉起

鼓鐸喧門巷燈燎集庭墀半月正東挂清夜何
遲遲肅衣起危坐坐待東方熹紅雲滿西北天
威不可違憶昔厠駕鸞東笏趨鳳池朱衣侍中
殿左右披羽旗至尊端冕立萬國齊致詞竭
來奄幾載朔風空夢思幸逢大夫後三舞此天
涯稽首聊當祝延年萬歲期

和顧氏家曲十三首

淒雲蔽層崗重泉見無因人生百歲期何遽逢
茲辰斯珮委虛室羅紈不及身昔為蘭與玉今
為灰與塵揭轡一匍匐惻惻動我神

其二

女生本陰質孝誼難所兼嗟嗟此淑子婆寡當
盛年舅姑事既畢父母養亦獨苦空悟玄理恬
淡順素顏天道苟無爽年命宜可延如何更脆
促一注形不全

其三

南國有淑媛籍籍多懿稱薰膏易消歇雲巫遂

云崩哀聲揚中野四序慘難聽曖曖漢水涯第
妹宇昏燈悠悠金陵側妯娌望歸旌顧余郢鄙
士一漂無由烝登龍感上宰淚下難自勝

其四

萬劫素所空千慮更自釋逝水無由收朝陽歎
已夕花寢伊威生鈿釵埃塵積靈樞寄他鄉孤
魂翔故澤何時黃金陵重為闕芳魄秦淮有清
波長以奉貞白

其五

我昔遊金陵徘徊雙闕前賢哲識士女龍虎見
山川今聞之子逝使我心煩寃生年不稱德皇
天有其愆無乃吹簫去九陽凌紫烟楚人羅里
春吳姬輟采蓮寶劍良可贈道遠無因緣

其六

春秋更代謝嚴霜委蔓草念茲蘭蕕質馨香未
衰老如何九畹滋一旦遂枯槁故鄉渺何許愁
雲迷遠道招魂不可得敝詞悲有吳

其七

鉛華久不御，養素事飛仙。教典攻昕夜，性靈何
惘然。神皇授道要，身與契心玄。三尸雖祖化，藥
珠諒攀緣。綠井旒旌人，代白榆種在天。

其八

盛年執高節，潛心在內篇。如何松鶴姿，奄忽隨
物遷。南枝悲越鳥，其風厲楚天人。命固有常茲，
變大相煎羅袂。寂無聲與世，長相捐靈輻。託漢
裔，願得少逢運。山傾梁木萎，造化良舛偏。

其九

自古皆有死，伊人獨無怨。藉手見良人，靡他獲
所願。婦道及女儀，凜與天地建。所悲堂前翁，麟
傷抱長恨。達士識大道，諒不守尺寸。我歌薤上
露，聊以解憤懣。

其十

羅幃生紅塵，虛房閤幽戶。明月鑒前庭，落葉依
後園。我聞淮水曲，高原何膈膈。墓木一以拱，萬
古遂長暮。悲鳥叫中林，口噤不能哺。賴有烈女
篇，燦燦遺所樹。

其十一

端居觀元化，為爾一悲鳴。國風咏鳩詎，仲尼傷
麟情。誰謂漢水永，流助我戶誰謂天地寬。淒
風為我驚，後道通天枉。大運有戟矣，撫心起長
嘆。涕淚同泉傾。

其十二

健婦持門戶，貞婦市脩藏。女生豈丈夫，無儀乃
其常。茲人已陳死，孤蹤永難忘。拓舟誓皎日，婉
靜不易方。玄默禮金聖，掃室坐焚香。朝露視區
代，萬慮俱滅亡。磬折府中趨，有似處糟糠。何意
忽隕化，營魂寄他鄉。皇佐撫孤嫺，焉得不懷惶。

其十三

步出郢東門，曉霧何霏微。還望顧氏樓，清夜罷
鳴機。中閨振鼓鐸，齊聲蒿里辭。言采漢濱蓂，欲
薦無由施。生死固有分，嗟爾罹姦危。靈輅雖暫
滯，骨肉慘已離。日月有重輪，江海無歸時。但遺
內中則燁燁，皆可師傳與。後來人逸範，且相追
六言古詩

送西野張中丞北歸二首

祖帳鵷絃並促烏軒國老言歸三巴短艇秋霧
八水孤驂夕暉郭隄雲前雲蔚幽燕山下蕨肥
印扶鹿車可樂何必好爵依依

其二

建節天南宿德回車塞北高標宣父鳳衰息轍
庖丁牛解休刀風長嘯心豁湛露重臨首翹
東山謝公永陋九域蒼生焉聊

春日雜興二首

澄湖春水生波芳樹春花自多湘渚騷人長袖
漢濱遊女紅羅黃金散盡不惜白日易馳奈何

其二

暖日三春展色芳禽百轉嬌聲野田新雨初足
別語青苔始生木屐山車自好傾杯覆盞怡情

少泉詩集卷第二

少泉詩集卷第三

京山王格

七言古詩

採蓮歌

越艷吳姝二八年江南水曲摘新蓮紅潭露曉
花含日綠嶼風生葉捲天昨夜閨中安寶髻今
朝江上理蓮船金綃倚楫嬌難把玉腕衝波弱
不許玉腕金綃安足惜蓮中風景嘉無射雙雙
比目互揚鱗兩兩鴛鴦交戩翼黃綃綃綃
綃青楊陌裡望夫石南中今歲好風雨更
絕勝昔大朵長莖疊水隈枝枝葉葉近頭
前江泛艸步華滿浹渚氣氤氳氣采低而索
纓顏色奉絲尤恐觸根菱相逢女伴多相識日
暮行歌盡未回錦袂華襦紛作陣餐霞拾翠應
忘體爭將蓮葉蓋輕舟共把蓮花折兩鬢後有
長干俠少年楊柳洲前笑相訊家本金陵貴姓
行奕奕青樓大道傍爺娘兄嫂佩金紫夫婿將
來侍中郎此日風光非可樂詎肯輕身出洞房

孤鴈篇并序

十月之交涼秋既徂偶有孤鴈翔於天邊
情其慘傷失侶尚有雲霄萬里之意作孤
鴈篇

秋風淅瀝動遙空
孤鴈南飛霄路通
萬里寒聲
憚月下十行清影
肅雲中孤云六翮無子趾
孤意雲霄生林杪
鴈門胡兒白羽調
并州使客金丸起
同時侶伴爭前飛
驚隨孤群泣晚暉
野水漸冷毛羽
鐵塞沙徒憶
稻梁肥舉翼長
振關山迢遞飛
難進途人不寄足
問書弔影空
尋天外陣北歸
燕雀群相疑
西去伯勞寧見訊
傳聞彭蠡春草生
更道衡陽春月明
無數雄雌
俱樂土但須一
勺慰離情
扶搖九萬搏
希有何不吹
嗟咫尺程

金陵行

君不見 高皇矯矯飛淮浦
手把金戈靜戎虜
十年寶鼎卜三江
百二雄圖開萬宇
羨我城闕
迄中天金陵形勢古
來傳城因虎踞
千峯繞闕

倚龍璽石火懸丞相列侯臺
並建王孫公主第
相連三條翼翼開新市
五劇遙遙布錦塵
憶昔高皇初御極
金陵王氣歸龍德
鳳凰臺上柳千條
烏鵲橋邊雲五色
日日鍾鳴雙闕下
朝朝朝散金門側
舟車輻輳滿江頭
交戟陰森十二樓
四海同為供賦地
百靈齊護帝王州
風物誰言吳草樹
人文不數晉風流
風物人文真可羨
千秋萬歲還如見
城中美麗王為階
陌上繁華花滿郭
有官排轡拽流雲
十貴鞭馳連紫電
妖童綺袖舞金吾
嬌女羅裙拂地長
玄武湖邊紫雲紅
巧三山門外關龍忙
綺食雕盤芳樹曲
清歌妙舞落花傍
此時共喜乘輿近
此日同瞻日月光
只云駐蹕常千載
只謂承恩奉百王
山川景色年年
在唯有風光不相待
自後天子向燕臺
玉輦金輿駐北海
虛都宮館盡蓬蒿
昔時人事一朝改
五營七校何滿然
旌旗不列未央前
尚食只供高廟馭
樓船遙進四時鮮
江水冷冷花柳淡
市中那復舊人烟
願得君王還眷顧
二

京長戴九重天

從軍行

將軍校鉞西擊胡不惜千金募勇夫平生輕薄
好擊劍手捷八百金僕姑攘臂欲試不淨地常
恐落魄此生孤一朝係籍在麾下金鞍玉勒紫
騮馬五道雄兵當一面橫戈直出交河野男兒
顧忘不顧身日中此時無胡人胡人百萬如野
豕奮呼千里惟奔塵凱歌班師軍勢舉軍更上
功當第一低頭獨屏大樹下一戰要名心所擬
願假精兵十萬餘盡將胡虜為掃除吾君高拱
坐明堂小臣長作陸拾郎

長門怨

君王愛妾如愛花花開那得長芳華一朝拋落
容顏改棄置長門空咄嗟長門宮中何寂寞青
苔綠蘚繁幽閣水晶簾下金屏冷雲母寒前鶯
被薄春風秋月每相憐不見君王是幾年年年
只羨昭陽殿夜夜紅妝照管絃管絃歡樂無窮
已綠衣自謂長如此君王若肯一回春却恐新

人似舊人

草池山人歌

君不見蜀山高我唱千仞虎狼號又不見蜀水
清錦江萬里蛟龍驚草池山人騎赤鶴迴然向
此間樓閣日月照稚洞天明繞垣更作歸墟壑
壑中千尺水光浮却似桃花春碧流沙嶼紫迴
路不定青蘿綠草生綢繆山人學得長生術時
時自入蛟人室春風拂袖噴白雲採秀行歌趣
非一忽然仙氣射九霄漢家天子來相招手賢
紫芝扣閣閣遂賦長楊稱帝先勅賜天孫二雲
錦至今絳組行飄飄西望蓬池不可及夢裡還
看草色嬌世人誰識東方朔更隱承明心不濁
當朝事業驚人群我知爾意如浮雲

杪秋同馮三石吏部鄧南厓湯雋齋戶
部遊靈谷寺賦得閑字

秋天欲晏金陵城朔風吹客心神悶江頭買酒
杜車傍悵然出郭思遠道鍾山山下黃雲深梵
宮紫閣胡藤蔓西海仙人吏隱者囊中數斗青

精銳身騎白鹿招同侶矯手扣隨吾亦健煙霞
千里動瑤室遙望天門高九萬若把芙蓉為余
舞余持綠酒為君勸爾時隨意恣經過巖巖飛
絕那知因忽然明月生東海歸倚雕鞍懷繾綣
占來萬事俱塵土人生得失何須論幸同夫子
汗漫道瓊瑤瑤華亭畔願君不見賈生年少居
長沙抱才咫尺無山獻鵬未作賦嘆途窮坐令
白首將誰然

送呂涇野先生考績赴京邑

夫子昔居西雍州手握元符追孔丘揭耒上策
明光殿天子賜袍正黑頭輕珂纓帶金門裏談
經論道誰為比一朝坎珂出皇闈十年流落金
陵市金陵市中花鳥殘差我宮闈舊長安五侯
七貴競馳逐夫子一官冰雪寒春風幾度吹楊
柳世事悠悠成白首那肯推眉事權豪心中富
貴如芻狗涼秋八月金風淒寶馬却向江頭走
借問此行更何處劍珮還當朝北斗北斗天高
大帝尊銜牛紫氣人知否我欲化為雙飛鴻隨

風先入承明宮為問貂蟬盈紫宸誰是當今第一人

金陵赴召別李子明同年

憶昔同登驀裏場黃鶴樓前杜酒香一別十年
稀見面刺芒漢水雲空長嗟君詞賦金門客公
車幾上路循隔挾策還為萬里遊散然會我金
陵陌看君志氣轉豪雄匣中寶劍夜光紅鴻鵠
豈同燕雀志鷗鵬却行扶搖風此時分手休相
憶襟期應在承明宮

貴遊篇

長安貴客何續紛金鞭寶馬燁如雲丹鳳樓前
鴻鸞列銅駝陌上綺羅分朝來拜謁金張館暮
出經過趙李群廣坐開觴意慷慨盡堂發笑口
氤氳盡堂驕奢仍相競甲第歌鍾互輝映豐饒
濃膚饜肉梁九州四海殊心性一一生為豪富
家人人身奉君王命別有才雄稱握權力能
轉日勢回天東廷論市灌俠絀內寢抒謀穰相
遷寵貴已開金谷盛勳名還畫麒麟自古榮

華人所羨風光但恨有時變生年百歲本為期
世事悠悠那得見試看只今多少年年蕭瑟
晚風吹竹有疏聲淚痕千點紅

秋夜歌

綺樓中婦悲秋早夜來却憶交河道交河孤月
照沙寒萬里行人行路難胡天八月風滿瑟胡
兒飲馬長城窟渡遼將軍行勒兵海畔飛塵暗
白日可憐幾載還邊疆故却記衫怯曉霜龍塞
悠悠那可到珠簾寂寂空自傷鴈足疎稀斷音
信寒衣欲寄川無梁長廊且報更深擣擣聲還
復斷人腸去倚羅帷不忍垂幃南斗正鳴時
西鄰促織遙相伴鴛鴦機歷亂錦文絲自古別離
俱可恨誰如今夜苦相思

素屏

素屏如雪散幽輝仙客坐忘言南窓不受
驚塵擾北方那知苦霧昏北戶南窓相對列朱
光照耀喧秋絕腹自羅幃障錦衾以翠几轉金
丹訣案前經籍委如山或時拂袖捲簾看白日

羲黃還可到神情那復是人間

送王伯選同年守泉州

五川南風吹燕山故人匹馬東出關萬里長途
接滄海問君此去何時還憶昔同袍誦明主
招徠賦詩酒如乳十年上省君為郎声名籍籍
滿朝宇虎符黑綬新承恩今日更知五馬尊看
君意氣慷慨豪邁過昔人郡中不見古來
用人如用器三帥聊為賢者試丈夫得意貴功
勳潁川之相至今聞

孝子壽詞

君不見海南孝子負奇好少小騰飛青雲道中
年彈劍入明光一官却佐五馬堂錦袍照耀秋
霜烈英聲美政何洋洋竭來苦作羅浮夢李康
不使歸故鄉角巾野服弄海月披雲自採山中
蕨有時騎鶴遊蓬瀛學得金丹鍊性情行年七
十鬢眉俊宛如飛仙地上行昨夜極星中天起
光芒直射高堂裡酒造詞客繞華筵四座歡聲
喧滿耳喧滿耳意何長願爾昌而大祝爾壽而

康脩身為寶黃金賤子孫千億詩禮香

奉和瞿青石中丞韻為翟太夫人壽

吾昨釣鰲遊東海海中之山何磊磊青泥白石
隱琳宮紫芝煒煒芬可採復有仙人海外歸驂
白鹿以容輿擁赤霧而依稀云是王妃金母南
宮親挂壽圖來珠幢寶蓋疾如飛雲中青鳥催
龍轡月裡紅霞映羽衣青鳥紅霞照耀多蓬萊
方丈並經過仙遊何汗漫玄氣正暄和安期浮
紅絡繹下中天遙聽步虛歌更聞王母瑤池宴
瓊漿水岩蟠桃澱更看錦綵常逢舞長袖續翻
飛綵線君不見黃鶴樓鸚鵡洲夜來江水亦朝
宗我今遂作飛仙傳世人但道孔丘孟軻聖且
賢唐虞舜禹垂衣裳而天下治何如此仙齊南
山以無變

送西野張中丞北歸

四座且莫誼聽我燕歌行燕有才雄客東髮事
功名穿袍舊直谷龍殿金印重開白帝城萬里
雲霄搏鰲鳥三巴民物見神明神明不出世驚

為自超逸一朝素質欲緇塵擲棄冠紳似蓁蕪
錦官城外蕭鼓鳴峨嵋山前歸馬度峨嵋錦官
亦解愁鳥啼猿嘯不飲留其瞻四望集平子共
消重九悲涼州之大山處自有誰世人那得知
其山古有廟身奉明主白頭迴夢憶滄洲本
來賢哲皆如此那可治治任急流君不見范大
夫五湖烟月一扁舟之不見梁伯鸞海濱噫嘆
輕王侯千載至今猶欽仰我公心事直同游

業莖歌

邯鄲女兒年十五生長邯鄲善歌舞自矜嬌冶
艷容粧日暮嬉遊業莖塢業莖花柳踈地垂攀
條把柔不堪悲昔日業莖妾不見今日妾見業
莖夷趙王宮妓盡傾國金尊玉柱希顏色雄圖
一盡不復返花樓蕪沒生荆棘

栢莖漫興

棘垣數仞此虛館黃塵漠漠青草短惟有婆娑
而喬栢翠枝如蓋烟霞滿借問庭中居者誰荆
南拙士人所知鈞袍十載通仕籍不能巧宦官

獨遲昨夜春風起河渚無端吹夢歸三楚楚中
芳草綠如烟滿湘美人夜在船把手問余何日
返同向江天醉月眠

河陽憶潘安仁

新承嘉惠向河陽河上春花拂地香停車一問
栽花客云是當年美貌郎風流才調稱時傑百
里知非心所屑每向花間發嘯歌眷念南枝思
情結遺風千載尚繽紛花枝一歲一迴新此日
春陽嬌四陌誰知復有看花人

謁韓文公祠

韓夫子安從生相傳絃邑之南城伊昔唐代盛
文雅就中誰復如公者雄篇大賦藐時輩六朝
以前和皆寡直道那能作趨趨相門室號為不
如青雲蹭蹬苦難進摧眉巧宦術所踈一朝天
子拜佛骨縉紳卷舌莫敢發獨公出論詆君王
旦納封書暮南越勅身窮海化夷氓撰文驅魚
如手掉吁嗟如公詎可當達道已升魯叟堂千
載世人空山斗欲往從之終望洋河海孤丘秀

枌櫨開中猶以韓名庄延陵解劍來已憂悲風
滿眼塵壘素殘碑剥落生苔藓問之子孫亦彫
散空塔聊肅橫經禮眇默無言增憤慨

登溫縣城望洛口

溫縣南頭望洛水洛水清清北入河洛陽自古
帝王州此日荒城空黍禾十年寂寞騎牛帝幾
代蒲條定萬土乾坤萬古長若斯人生真如蝶
蝶聚君不見汴梁城楊柳堤梁園家閣皆成
蹊又不見鄴都舊倒漳河側銅臺百尺生荆棘
世事若祗由人心秦皇子孫帝至今身被袞衣
尚如此何況區區三尺爾

五憂歌

嗟我生兮苦復苦生年十歲失恃怙憶我兒時
父母憐讀書就傳猶飲乳高堂何曾見白髮一
時齊作北山土人生有祿不養親此恨世間誰
比數我懷一憂兮憂以嗟桃李為我不開花

其二

吁我生兮有兩先憐我孤獨輔我生長兄教誨

十餘載夙夜異我收功名仲先力稼供口食使我坐飽餐藿羹一從今離各異處東淮南楚室復情我懷三憂兮憂以吁太行山高脊令呼

其三

嗟我生兮惟一婦少年同難旅糗囊室中早晚相因依終我衣裳昔我後出嫁十年多苦辛露冷幽閨蘭草死有淚不得灑曾立愁雲惻惻室蒿里我懷三憂兮憂以噫杜鵑血染木蘭枝

其四

咨我生兮生多病寢瘵三年幾絕命探醫採藥積歲年始得精神稍健動茂陵幽居聖主憐令我重服中州政出身陳力頗辛苦世途險巇多鴟繞我懷四憂兮憂以咨楚山在眼長攢眉

其五

咄我生兮逢休明兄弟連翼躋雲程長兄衣綉御史府小弟校書學士瀛只言忠信可貫石詎意眼前皆棘荆無才屢出固其宜十步一顧戀主情我懷五憂兮憂以咄世人視我休胡越

角里先生歌并序

角里先生者四皓之一所謂周術元道者也本河內人秦李隱於商山高祖求之避不出出昌后以子房計與三叟同迎至長安卒定太子余居河內日慕其風節故作歌焉

角里先生棲商山採芝療飢岩谷間唐虞往矣世途艱駟馬高蓋憂不閒寧為貧賤老山關嗟天發歌嘯區寰赤蛇之帝不能拔白首却為儲宮還遜知子房非漢官松子石公相筆班尼書能回四叟顏心輪誼契來無難

放歌行

我今行年三十七黑綬纏身不得佚一官別却鳳凰池萬卷室成靈魚室黃河北渚太行東此時把酒對秋風道左埋輪虛孟浪茂陵多病已疲癯放歌行歌意欲長歌聲短一歌一愁魂應斷商山採芝豈為飢嚴陵垂釣非關嬾嗟余慕此心尚違腰間長鉞何時歸舉頭一望荆江浦

但見月明正肥

題王北澗憲副金山圖

金山屹屹當江橫上有朱宮凌紫清蒼壁巖嵒
芝草秀白波吼激蛟龍驚憶昔為郎忝時後扁
舟曾此尋幽跡爪步秦洲曉速討海門夜月揚
歸席別來忽復五六載眼中青山常如在側身
東望室白雲此時談笑相逢君君家圖書幾百
卷就中愛此江中嶽欣然為我陳華堂派水高
山歷歷展聞君昔達使者蕭草履遊遶東南曲
此圖所傳真絕奇癖在篋笥比金玉吁嗟我輩
出門轉盼已蕪穢平生回首皆堪惡君遊我不
見我遊君不知看君此圖憶我遊便欲續地天
南頭請君酌為君飲醉來擊髯登仙丘當時殊
跡已不一此日歡娛復何恤

送以卷張憲副運陝西大參

昔君割竹汝水陽後於春風肅於霜我家伯兄
謫作吏身曾幕下瞻清光馳堂憲府君還去處
崑龍伯手自馭來往河源三萬里鯨鯢為駕風

為御高亭所鯨鯢除吾知神禹亦不如黃金
赤紵拜中錫天子親降玉璽書秦中佳麗舊
京國紫薇花開照顏色臥轍板轅傾兩河況於
我輩將奈何憶昨捧檄觀察堂感君意氣心相
忘有時把酒坐清夜片言皆作蘭茝香揭來屈
指幾越月誰能離別不驚肯嶠路迢迢秋木紅
君行有書頻寄鴻

晨起書懷

城頭日出何先寒下照進子秋風顏秋風吹人
令人老况復紅塵大行道耗耗落木覆高樓
組紉章綰足憂丹立羽鶴杳何許紫閣青雲空
滯留夫夫生無稷契時日餐萬鐘不樂飢俯頸
未敢越階序胃中有奇誰得知君不見簞歌曲
肱樂不改千秋萬載芳名在紛紛達者據當路
一迴一盡草頭露昨夜有人江上來傳道江南
秋正開蘆花覆地藕絲蔓可以持竿上釣臺五
斗束腰不得去使人意氣如死灰

十月八日作

荆南遊客私自憐浮生三十今七年全家千里
寄河外歲暮相看何悽然床頭俸錢不滿百持
之沽酒何今夕塔前羅拜稚兒女堂上歡呼嘉
賓客人生百年如一朝邂逅莫遣虛良宵霜清
月白好風候看我形容醉欲嬌興來拂衣起自
壽世間百福非所邀生無喬松度紀術駟馬高
蓋令心怵老生道德成土梗孔公仁義變刀筆
小山一畝滄江濱夢着松蘿千萬尋何日更須
理烟月坐聽年年青鳥音

風夜

長風吹沙晝日昏公庭無事早閉門寒鳥相伴
下高樹枯葉如霰沒草根居人對此已惆悵况
復思歸湘水上耿耿夜職愁不寐床頭空有春
滿盞憶昨東風吹柳枝耶郭道上花拂旗兒童
竹馬逐新客錦韉駉鞍光陸離流華如水去何
處抵今又見飛素雲中原滿眼瘴不瘳東手坐
看憂更烈君不見函中鳳書 天語尊去年玉
閨親承恩扁舟雖好時未宜芳洲綠樹怨王孫

飲酒歌

懷州美酒非如飴漢陰狂客新相知清夜月明
白露滋手携玉壺終青絲雕盤送羞蒼頭兒青
簪雪梨枯荔枝三杯沉醉不自持按劍高歌向
月嗤世人幻化如蒲萐唐竟不誼許由癡我生
錯繫黃金龜鳳羈龍蔡去無期金門隱者真吾
師數頭割肉引滿卮為爾沉寢亦此時誰能終
日慊慊悲

得泉北公書

河側孤懷若不憚淮陽尺素居然至千緣萬緣
相思情一札十行新題字沒點有才世不容陸
雲好笑人多忌此特長跪一開顏頓使悽涼頻
下淚

桃源歌贈李編脩

山東李白謫仙人生長桃花春水濱桃花春水
森何許乃在青海之西津蓬萊方人路非邀奇
巖詭巖紛嶙峋平度城北岡山莫岡山山側雙
髻分百尺雲臺披闕境千秋文豹擁貞筠竇然

一洞開層嶂丹崖玄石何璚瑤憶昔秦人初避
地來向此中作居民桑麻雞犬幾年代西漢魏
晉絕音塵首陽二客本傳侶商山四子心相親
武陵漁郎蠢無識釣竿直折清溪澗山中信宿
始知別一一出向外人陳奇踪自此還幽蔽逕
途蕪廢經千春陶公亦非奇僻者長歌欲泣竟
無因 天明主世歲唐運一朝神界敞以新君
家族代伊人後躬稼讀書孫子殷仙源自是少
凡骨超騰却在君之身弱冠才華驚海內兩枝
仙桂一齊芬青絲白馬長安市玉佩金簪大
帝宸日日校文升廣內年年染翰侍絲綸金蓮
夜燭承鴻渥清平推調回龍顏大鵬由來無局
趾高賢出處自有神嶽生中南星為說俱能達
世立功勳君今萬里初發軔螭駉虬駕詎息輪
不見昔時華胥客姓名圖籍傳語真至今歷歷
如左券願君努力勿沉淪

長瀨漁樂歌贈楊子

長瀨漁客清且才扁舟頻向長瀨開手中蘘簞

一竿竹鼓柁乘流去復回白魚入釣手自割岸
頭呼酒釣絲脫夜深醉折蘆花眠月明長嘯汀
洲澗借問釣客何許人閉門草玄楊子雲青雲
萬里心所厭且共烟霞棲此清君不見呂尚父
漢遼垂釣應龜告腐揚一奮造姬錄又不見嚴
子陵瀨上披裘物色放足加帝腹動星文君今
高臥豈終然有時來昂貴林泉試將東海釣鰲
子笑談洗口向虞淵

贈林生

爾中著族世猶林出門謂 帝皆華纓纓獨何
為無知音年過四十尚青衿口中唧唧譚古今
落筆滿紙琳琅森鼓篋辭家事遠尋座間崢嶸
由與參耒未邂逅郢山岑雄詞雅貌驚我心我
家小兒髮未深手持毛詩嘯嘯吟感君不惜砭
且歲廣場突前行駁駁別君思君意不禁草中
有酒聊一斟楚江桂樹何陰陰君行采采盈衣
襟傳公服禁為商霖呂叟持竿姬文欽如君豈
合長埋沉由來陵骨且千金

四言律詩

詩有律體本唐初詞人所造至今作者遵
習蓋於五言可謂燦然備矣惟四言一
體乃賦雅之遺軌詞賦之淵流而律法竟
未議及不其闕歟余生千載之下昧道情
學述而不能敢云作古獨竊以文章公器
沿改由人輒因古製折以今之法度始創
斯體標榜九丘之前以與海內勗管之
家試商榷焉倘有以同志者拓而演之
亦庶手補上世之遺志成詞家之大備者
夫不知而作之愆則固不足誚焉爾

元日淇門道中同樂木亭南行二首

玄冬云邁青歲言歸車馬遵路風塵滿衣髮
嘆短心未知非何以怡念金尊可依

其二

洪河北界馳馬南征春酒盈竿谷風在旌年華
可樂客夢多驚與子同執相將好情

早春言志

我行河曲寒暑環周短劍生礪壯心未酬流波
總浦客鳥思立世路如棘云胡不憂

懷舊五首

懷京邑

昔我通籍金華玉堂周遊禁闕供奉君王六
膳分鼎三階引行一麾出牧回首心傷

懷豫章

昔當逐客謬忝為郎金印懸肘璫琴在堂三江
虎渡百里花香雙屐歸去中心靡忘

懷金陵

金陵佳處粉署雍容白鷺分水塔龍作峯衣冠
蛟冶歌舞丰茸勝地難再思心業重

懷姑蘇

姑蘇樂國憶昔淹留朝宴閭閻夕登虎丘吳王
館市越女花樓夢想如見何特再遊

懷成都

往秋轉帆率爾西馳山勢刀立江流錦明歌逢
杜甫卜問君平一別三載心魂若驚

初春對酒

四序相輝絳紫信
珠河冰解臘沙草
春禽類
榮暢單人苦辛
謂鳥水寒時以對醉

衛城元夕

發春始和滿月流波市燭宵
炳途歌曉多酒樓
衛上花遲陳娥樂市如此客憂奈何

高村悲風

我計其野風靈蔽天山川晦色花柳藏妍車頓
難起僕驚不前當誰見惻抵自悽憐

聞鴈

春鴈流聲旅心夜驚緇塵滯魏芳草思荆片議
難合雙毛易明不能矯翰空負平生

出郊

寶騎臨輓瑤琴被絲罇澄美醉郊燦芳艸履日
舒野綠波映濯佳人結手春樂何為

黃河水渡

投車孔棘我濟水河驚渚成坦亂流不波寒光
凝劍凍氣侵珂忠信天佑誕登在俄

思楚

悵然不樂思見昭丘七澤芳芷三湘暖鷗輻軒
既滯桑竹誰脩延首遐望沾襟靡收

阻雪

今夕何夕瞥然沍陰梁園霰集楚澤雲沉凍節
愁秉寒尊厭對閉門塊坐百慮驚心

夢故人

伊人入夢行子增嘆執手何喜側身見虛爪時
有約屬路無書維爾之故不寧啓居

鄴下逢改歲寄中

遊役云久忽馬歲遷感時爾念曷月予旋已嘆
同旅更嗟各天魚書手破承睫潸然

自憫二首

我非善宦維節影纓不逐名利翻逢棘刺潘年
欲老梁路多驚辛苦卒歲如魴戢頰

其二

少小結東懷金遠遊徂年易邁始願難酬路苦
悲墨心慚夢周誰令乏節詭此多憂

早發

寒燭催曉綠，殘成夜靜銷。斷心折風塵，南故
耕伴東溪釣。偷願言不復望雲津。

酌客

嘉茲美貽，聊以娛賓。日霽清嘉，花嬌上春。燕閑
誼舊，情新與子。酌我於心，始申。

河上懷李石巖憲副

嗟予所知在波河，有一第難濟中心自悲。淇園
竹綠，洛浦花垂。與子之隔當誰共嬉。

河上逢顧雍里督學饒爾言別

瞥然河許逢，予彥先笑言。若夢頃刻為年春，柳
盈路晨星在天別。君此地能不心牽。

少泉詩集卷第三

少泉詩集卷第四

京山王格

五言律詩一

妾薄命三首

妾生真薄命，宕子作夫君。忍別閨中婦，長送塞
北軍。風霜摧燕領，戰陣損龍文。待得封侯返，高
樓日已曛。

其二

弱齡理盛粧，嫁得羽林郎。一去為征客，十年不

見鄉音。書衝紫塞金，枕怨青陽玉。色凋應盡，塵
龍虜心征。

其三

柳陌春風麗，河源苦霧深。因君鴻鵠志，負妾鴛
鴦心。白髮生青歲，紅啼染素襟。歸來但及早，不
必印黃金。

關山月二首

今夕關山月，朦朧照戍樓。軍流霜角冷，影落塞
垣幽。戰馬嘶如畫，歸鴻去及秋。征人一回首，南

下是秦州

其二

玄光城南月黃花成束人十年九出塞一望幾
傷神上角金河曉青苔綺閣春無由似飛鏡終
夜彩輪新

紫驢馬

汗血紫驢馬擬令出鴈門一心隨俠客萬里報
君恩漢月明輕甲胡風拂短鞭長城去不飲直
為取樓煩

觀唐諸家詩 卷序

昔謝靈運有觀鄴中八子詩江淹有雜詩
陵諸家詩皆極其精妙不異各手雖由
思之相當亦以企仰之有素故爾神會
契異代同工不但祖襲其指相撫其影
響而已也余非有康樂之才耳文通之夢
筆然而嗜痂之癖頗亦非淺爰於暇中取
唐人諸名家倣其風軌亦各擬製一首深
知燕拙詭穢前英惟以寄尚友之遐思存

效顏之末跡而

王參軍勅答劍南

餘裝玉京路奔策劍門關峯葉凌飛軫山花照
去顏錦川秋月今魚浦暮雲間堪草何年拾悲
涼愁歎班

楊盈川州邑中書懷

將邑成兵別花城荷茂德憂危懷閣下五柳憶
門前翰墨三餘廢關山四望懸寸心惟自植窮
達任皇天

盧主簿照鄰居大白山

歸休尋閔府臥病待玄明孤館無人至空山聽
鳥鳴幾年丹藥術常日紫書情為問浮丘鶴何
當下太清

駱主簿賓王在靈隱寺作

青山盤地軸丹閣抗天台石壁含鐘隱松門玉
笈開日從滄海浴鶴向赤城回誰念勞生客真
成歆死灰

陳拾遺子昂初拜拾遺

宿志在林丘君王謬此收文章傳鳳閣奏草積
芒屨常畏青陽晚室語紫綬蓋丹經應已失感
嘆獨悠悠

杜司戶審言吉州對酒

秦川歸望客楚水宦遊情風候傷春晚關城對
月明清尊留野色孤舫弄江声只覺心魂帶那
能懸綬纓

沈詹事倫期頗南故歸

九重拜背日萬里得歸人丹慙依明主緋衣賜

舊臣月憐塗浦夜花觀洛陽春皇恩應如海
辦未殺身

宋員外之問登封告成應制

翠微披帳殿紫府列天營野默吟鍾石峯霞拂
旆旌瑶池開宴罷王檢告封成四海同瞻拜千
秋仰聖明

杜工部甫蜀中悲秋

天畔涼風起秋來愁眼新萬方猶有戰一室總
依人落日催黃髮寒江老白蘋安危至尊在吾

道宣終貧

李翰林白遊仙

仙人綵雲裡招我遊上清日月投靈境烟霞謝
世情金膏難竭酌天樂鳳凰鳴暫下經蓬海青
囊採石英

王右丞維憫川雜興

追耕魚外市烟雨輞川深鷺下春田水鶯棲夏
木陰白屋談經閉青山載酒尋蒸藜運甕稼來
往憩幽林

岑嘉州參議西鄉思

三年懷渭北一劍滯安西天盡踈鴻足風高裂
馬蹄醉憐沙磧月夢聽灞橋鷄敢道勤王達私
從暮裏啼

高常侍適贈別

淇上聊沾酒城南一送君行杯浮落日心馬帶
秋雲客路青山遠交情黃鵠分相看莫惆悵雄
筆易功勳

孟隱居浩然登岷山

螭頭非吾願峴首聊行吟
叔子碑邊淚山公醉後心
松風拂長袖蘿月照孤琴
此地足依止誰能効展禽

送青門山人還越

爾採三江秀飄然千里還
詩篇得漢閣雲物護吳山
玄浩鶴應舞青門花正斑
龍光從此望長在斗牛間

送海庄陳副郎入賀長至

故人別我去千里向明光
馬渡黃河水旗翻紫陌霜
霜錦囊三禮賦魏闕萬年觴
歸路家山返晴雲滿洛陽

內苑

先皇遊樂地臺館尚參差
紫竹依危岫青松抱曲池
石看龍起處亭憶駕來時
玉殿今滿索西風空夢思

春日遊靈谷寺用韻四首

幽郭春心動看山野色多
瓊崖流紫霧石運堪青蘿
對酒欣見苑援琴欲楚歌
日斜真興發騎

馬更揮戈

其二

畫省冠袍暇郊祠樂事多
露餐傳石乳羽蓋駐藤蘿
天險長陸上金聲猛士歌
况逢熙洽日海內靜兵戈

其三

山連江色好愁擁客心多
偶逐樵夫路閒尋洞口
蘿雲深迷遠眺日暮起高歌
此入曾陪三妙習池未許過

其四

禪心隨地靜樂事入春多
玉笛吟晴澗綠衣挂綵蘿
妖嬈醉後舞羞澁病中歌
幽意吾憐汝長隨鳥翼過

送林黃門赴楚憲副

天子分龍轍仙人下楚臺
瘡痍憐此國安撫備高才
玉笛樓前月胡床雨後苔
劍光遙射漢江漢起雲雷

遊天界寺

石林天上界開傍水邊城白日松蘿靜幽人羽
蓋輕看雲顙中酒貪佛本遊名却似蓮花社陶
公亦愛盟

春日遊盧龍山分韻四首

驅馬北城邊登高眺遠天歸雲低浦樹飛鳥沒
村烟杯酒歌遊地衣冠少壯年不才吾獨愧偏
得伴諸賢

其二

聞道仙都勝雲林不記年酒杯春日好玉簪風
蟻聯花暗清江側鶯歌芳樹巖與君歡未敢揮
袖埋朱絃

其三

幽人訪瑤山杖屨吾能從瞻望水天長高吟草
木重亂雲飛欲迎好鳥声如頌須此翦榛荆結
廬與爾共

其四

石才過屈宋顧形開河重天遠眼殊明山深玉
可種角巾漉酒來錫杖尋詩用一曲金陵歌清

絕使人頌

過采石吊李白

吾憐李太白詞賦有仙才一夕飄然去千秋永
不迴長江空皓月古廟自蒼苔若吊爾今來此風
濤起亦哀

大南庄諸子遊靈谷寺韻

山樓夏日好驅馬共追尋鳥弄花間影泉流竹
裡音懸崖不受暑佳樹自多陰笑傲應憐汝風
流動古今

奉和呂涇野先生遊廬龍觀

星樓凌四險霜轡狎三秋野靜驚鴈遠山深落
葉稠斷雲樓迥磴踈月繞寒流今日風光好瓊
筵海作甌

送靜樂黃子致仕還儀真

寶劍疲行役緇塵斷客心校簪丹詔許招隱
白雲深家有黃香扇囊無暖廣金官遊滿天地
見爾入山林

報恩寺即席分韻送谷思與

送君江上去今夜宿誰家王子雙飛屐潘郎一
縣花江門莫停轍竹馬待歸車思隔不能置秋
風落日斜

送湯侍御出守德安

與子知東陽別在官其最我留吳閣下君向郢
城東別後相思隔江遠曉風相思應未已夜
雨風

送孫侍御秋官入賀長至

三秋遠建閣萬里向燕臺人對寒江別舟迎旅

屬關銀符絨錦字玉殿捧金杯前席應相問還

憐賈誼才

聞皇子生三首

北闕絨書至東宮喜信傳重華知協帝萬

寓更瞻天桂傲銅扉上詔宣小臣惟忝

躍億載慶元年

其二

遙聞赤帝子誕育素秋辰宸位神光燭壽宮
瑞氣新瑞圖占萬葉彩日見重輪應想傳呼夜

天顏動紫宸

其三

十載蒼龍兆千秋彩鳳生正當熙運合忽親少
陽明喜動三宮色歡騰百辟聲懸知開博望願
得侍蓬瀛

夜會李中溪

萬里經年別一朝促膝親金尊良夜會玉署
時人鳥落南枝遠花開北院新那堪更分手風
露隔江津

送朱維江監稅淮安

仙繹鮮白下錦節指淮濱旅舍索津柳關門鎖
暮雲雄才已國望舊政楚臺聞唯恨同聲好還
為把袂分

送王桂東監稅杭州

吳越曾遊地輜軒再度心人知王粲久花發洛
陽深野館斜臨水湖舡遠繫林鳳臺江月好何
日更披襟

贈西園吳子九首

擬芳徑

玄圃多斜扶紫渚足扶藜春風苔蘚合夜月薜
蘿垂錦華依紅結金帶遂移只今雲路潤還
憶鑿坯時

集香亭

窈窕園林畔新亭結構成四時花自媚百和氣
長清捲幔巾袍濕開軒日月明塔前常不掃香
與野鷗盟

適閒窩

幽棲愛汝閒結架水雲間草閣黃塵淨柴門白
晝關地深疑鄰谷臥穩似華山吾亦端居客丹
梯擬共攀

靜觀亭

乾坤萬里眼世事百年心造化悲天地興亡憶
古今著書多閉戶習靜欲抽簪果谷空談譎何
如此地深

聽泉亭

玄石開松逕鳴泉漱草堂波濤連戶牖日夜切

笙簧華嶽流堪曲沙鷗泛更長清歌時一曲獨
子濯滄浪

飲鶴橋

獨倚珠樓古鳴度石橋向人梳皓羽踏月憶
青島外飛還住花前啄可招君行逢石乳藉
此今扶搖

棲雲崖

平野開青嶂懸崖樓白雲氤氲迷樹色掩映斷
峯文神女衣囊冷仙人樓觀照欲從崖下還深
處一招看

喚魚亭

野老能馴物池魚不畏人纖鱗翻極浦紫鰓動
青萍吹浪浮鱖側聞琴到水濱來遊真可喚都
笑渭川綸

萃勝樓

翠樓臨小苑萬石一樓中越水千重繞吳山四
望通拂簷花爛熳照檻日玲瓏還羨登樓客風
流王粲同

春暉草亭贈李子明二首

剪草向荆塋
暉暉春日來
桂枝殷地發
萱草榮偏堂
閒門外懷美
入尊前舞袖
日會看鍾鼎
錫慰爾洛陽才

其二

結構在東隅
林亭日卡闌
桓桓長作柱
驥子正承歡
芳修湘流出
北從鄧州蟠
還知祿養近金

紫照門側

懷南厓三首

百朋欣接遇
二載沐綢繆
束省分襟直
南樓結騎遊
琴尊蓮葉晚
風雨菊花秋
那意勿勿別
還為兩地愁

其二

自我登蘭署
伊人意獨傾
續貂欣並命
雕藻構同聲
五陌通家第
三齡執手情
如何當此日
耿耿惜離旌

其三

之子在江潯
悠悠烟霧深
鴈行中斷日
鶴轡遠

遊心對酒泛歌靈
何人更斷金
風期應未卜
鳴咽一沾襟

送柯肖海監稅揚州

並序
若蘭省欣瞻杞梓才
江邊誰授節
海上爾觀梅
畫鷁秋風送
靈闌紫氣開
路衢不可滯
空佇白雲隈

憩包城寺

息徒尋寶地
倚杖歷珠林
菊塢飛寒片
松庭墜晚陰
東瞻吳樹遠
西去楚雲深
征騎臨衢路
生

懷齊隱心

早春遊如意寺

寶地控青岑
蒼蒼烟霧深
松膏注仙島
石瀨瀉鳴琴
雲護三天碧
花垂兩岫陰
白蓮誰結社
黃雨薄朝簷

春日寓直西曹

華省輪春直
重門候曉開
鳥鳴入戶視
早葉鋪臺獨
楊衣余冷寒
更鍾漏催侵晨
隨鷺列深愧釋之才

題袁大尹褒典光潛卷

驥子悲義日龍章賜錦年傳經誇奕世錫命慰
重泉天語碑間勒官衣寵上懸幽室如可作
笑拂鄧門烟

段新州西溪隱居

沙塞橫汗龍蘭草結構新檻園馴鶴渚樓俯戲
魚津憩月披三經看花訪四鄰勿忘記戰苦西
北有邊塵

送喬升之別駕赴寧波

曾遊橫北郡今入海邊城長足看新政論才越
舊名雲山十里道風雨十年情去去悵何已相
期在玉京

銅雀妓二首

銅釵粧曉慢玉鏡照秋房歌惜朱絃促舞憐絳
袖長空城愁賣履遺令憶分香日暮西陵望松
聲響路傍

其二

蘭蕙芬銅雀松楸掩玉魚自憐歡宴地翻作怨

悲區紅鏡臨風冷歌屏映月虛誰云顏色改俱
是為恩疎

蜀道難

西瞻萬里道已蜀最為難曲棧連雲起危峨積
雪寒五丁造迥鑿八陣隱飛湍行者曾無怖王
尊重漢官

折楊柳

園林依綠水楊柳散青絲萬里人猶滯三春妾
自悲樓窗愁破夢疊葉恨羞眉非惜一枝折迢
迢寄阿誰

送暉峯葉子赴齊

江津一相送泛蓋去傍徨蘭署芳塵隔驪歌別
恨長劒文猶射斗岐路未忘羊會見還珠日歸
來補舜裳

送白坪高子督稅杭州

振衣遊百越飛轡出長安自有貞心烈何憂世
路難荷風牽別袂蟬露滴征鞍此後相思夜唯
看海月圓

對月

侵月坐南軒風光接禁垣御溝鳴潯微宮樹落
鳥喧地即桃花運人開竹葉尊夜闌翻楚調妙

寄押蘭蓀

竹里為王詹簿作

王郎懷耿介種竹滿幽莊密葉交巖戶新枝覆
石床人疑棲鳳鳥地似入瀟湘溪此栽長笛龍
吟響玉堂

育野為牟秀才作

俗遠煙霞隔樓深岩壑清門疑楊子宅地即蜀
王城野色三春合村光四望明知君懷奇藻龍
臥且躬耕

冒浦五首

隱給何處所冒浦結高廬泛舸時垂釣閉門長
著書海鷗依岸狎沙月映憲虛常日踈籬外還
開長者車

其二

幽人新草閣沙浦舊漁磯岸樹圍牆發溪雲傍

砌飛看魚開竹檻馴鶴眠蓬扉極此熙情志何
須緇素衣

其三

閒宿幽棲處蘭軒竹石長竿垂綠澗孤嶼絕
浮埃耿介嚴光隱清世望才 聖朝多物色
恐有後車來

其四

幽莊臨釣渚流水正淙淙亭倚川光靜園開野
色濃絳霄雙驛子丹詔五花封白首忘機事風
流世所宗

其五

結架水雲鄉悠然野趣長漁歌門外轉鳥影澗
邊翔素沫連東海繁花映北堂詠尊時一醉高
臥散羲皇

送冠山夏子還蜀

勸益辭京邑仙軀指劒門江花紫別路瀟水映
離尊彈鋏無知己投簪有故舊亮君慷慨石
折氣猶存

奉謝沈鳳峰副郎談歲之惠

嘉此魚鰕美煨然五色文珍藏開寶舊惠好及
驚群舒卷吳宮錦繁華春日雲結思慚穢拙報
李未慙慙

奉謝謝與槐堅筆兼致高作

三篋蒙恬筆金陵謝眺詩白毫鋒正銳飛兩句
初奇已里慚無和梁園擬共持論交欣已舊從
此更心知

朱邦憲同年二親受封贈之榮丐為賦
之

當里青松古萱堂白髮新昔時同課子今日果
榮親碑勒銅龍 詔觴開錦水春無論生與死
俱是受恩人

望西山二首

朝朝送北闕隱隱望西山千嶂晴雲裡 諸陵
瑞靄間龍源開漢宮虎鎮抱胡關林谷知無限
何由試一攀

其二

燕關規模勝城臨代北山峯文青漢外樹色紫
霞間遶草連峰成胡塵避鉄關秋風稍已冷未
得一躋攀

夜過郭漸齋欣然有李郭仙舟之想

練省衣冠狎天街邸第聯彈茶欣夜過醉酒欲
秋眠耿介郭恒直風流王仲宣同舟即此地何
處更尋仙

少泉詩集卷第五上

京山王格

五言律詩二

送夏非齋正郎守建寧

北闕論才子西曹羨大夫
海邦人借寇銅虎帝分符
曙月明沁野秋帆帶落梧
看君露冕日聞越盡歡呼

送王陽湖副郎赴閩兵憲

建水昔論心燕臺更復深
忽看東海節遽折北風襟
層雲連青綬柳花拂素琴
知君能憶我還上武夷岑

送印岩王正郎守邵武

天上銅符下津頭驛舫開
越人誇畫錦閩吏近秋臺
郡簡高簾落堂深舞袖迴
武夷山色好暇日樂徘徊

送郁水軒正郎守溫州

五馬繫朱纓翩翩出上京
鄉心季子國官道越王城
海氣迎秋益江雲拂曙旌
理人知有策浙

水會澄清

樵雲

羨爾懷幽興山中樵白雲
芟衣晨月照松路晚霞薰
攬博招仙侶吹簫下塵群
幾時楊策起作兩奉明君

秋日遊城東寺

梵宇瑤城曲松門一逕通
平沙遠度馬漢野正飛鴻
露甫萸房紫秋高菊葉紅
良朋秉物外結綠萍空

上陵

君王敦孝理陵寢虞時極
神署脩新祖天墀遣侍臣
聯翩西郭騎難還北州塵
何幸從紳佩仙丘一捧頻

上陵四晚憩西山功德寺

迂轡諸陵道西山越幾重
晚風淒谷響秋露淨峯客
虎穴千年卡龍鱗百尺松
香堂一徙倚隱隱夜聞鐘

遊香山寺

高嶺凌青漢疎林隱絳宮騎送斜磴入門迎斷
巖通風日三秋孟開城四眺中松亭陳桂醑延
賞典何窮

遊碧雲寺

碧雲依岫結紺殿盤山開陰洞臨針逗飛泉帶
迴崖幽蘭迎蓋發香霧逐人來慈雲難回轡應
愁落日催

秋日值先朝

紫陌聽鷄鳴朝 天入禁城涼颼秋心肅殘月
曉猶明候漏永冠滿嚴更鈞戟橫 玉宸還整
輶徒此抱愚情

送陳朗溪同年齡回北嶽

總轡遵燕關論因歷冀城秋陰彌去路殺氣擁
汗旌更羨皇華使還兼畫錦榮武陵春心碧重
捧壽堂觥

秋夜同馮貞所宿署中

仙署陪寒直華簪屬靜遊展星欣永夜酌醴帳
深秋霜落烏桕樹風清鉞紉樓與君還對寢高

論釋福慈

西虞為范昌國賦

上邦濯海際仙構倚虞西豎樹交蔭密峰雲入
戶低川深恣晚釣蹤迴仰春躋彈缺欣初起天
衢作鳳啼

上元夕泊李陽河

旅亭今夜泊令節上元逢孤月明寒浦疎鍾度
遠峯滄江春作侶巨鏡病為客獨有長安夢猶
看火樹濃

姑蘇公署園亭

開軒恣憑覽景氣鬱氛氲竹鳴喧晴日松樓結
晚雲花枝繁戶發鶯語隔林聞乍覺羈情解端
君忘夕照

過黃浦望海率爾有作

放鷁驚春曉沿流即海邊飛花迷曲浦芳草竟
長川浪吼全疑舳舻虛半似仙蓬瀛不可見還
望忽悽然

嘉定道中

我行殊艱掌路寡煩囂樹繞千村秀花分兩
岸飄漁舟橫狹水口合接平橋探覽都無厭何
心促去鑣

嘉定旅亭

嘉禾何錯落聚石亦崔嵬樹色搖荒徑花光照
山堂地僻人不到春霽月還來今夕孤遊客一
尊誰為開

吳中春日偶作

翩翩鳳初使眇眇客途賒行遍三吳水看逢二

月花病懷遠望關春夢屢還家替綏何時謝

畢美晚霞

暮春旅舍獨坐

北客淹南館春風條暮時花殘沾席片藤長刺
簾枝酌酒催催賞橫琴寫怨悲歌驚如有會調
頭過東籬

春日來永之桃花別業燕集用施憲副

見贈韻

芳園欣聞畫瓊筵慶聚星花枝分塢麗竹葉映

池青攬博開珠幌飛觴就綺屏平生跡縱恣不
覺此時形

春日奉陪郭似菴侍御遊虎丘三首

戒旦陪馳馭乘春上虎丘星旌披鳥路法酒醉
雲樓四野桑麻富三吳井邑稠使君兼問俗不
比孟陽遊

其二

昔日吳王劍殉身在此丘金精俄化虎玉氣尚
連牛洞壑含靈液樓臺俯沃流千齡遺跡在臨

望獎懸愁

其三

綠樹三春晚青馳十地遊看花霜作面張宴虎
為丘遲日淹談席清風豁望樓夜歸還倚棹人
指郭仙舟

奉和來永之見贈韻

綺園花徑闌蘭館飛簷開表約迎賓至王戎問
友來柳烟薰晚席竹露滴春杯不惜雙旌滯唯
愁斗酒催

春日泛舟訪汪使君

命舸出通津西郭送晚春
脩堤前柳暗狹水芙蓉
荷新扣枻爲和停棹花可茵
賞心已無限况復訪幽人

觀二子夜讀

二子燈前讀三更猶未眠
輕霜侵薄幕孤月映寒
穗富貴非吾願其來賴爾傳
但教爲善樂窮達任皇天

憩當陽玉泉寺

祇樹巒參天朱幢白晝懸
松樓遺宋址香鼎燼隋年
金佛三層殿玉泉十里田
息驂聊一憩疑是武陵川

贈當陽宰月溪張子

西蜀張平子幽居枕碧流
青雲已搏鳳明月不驚
鷗水鏡用秋浦冰蛾上
曉樓雙鳬今萬里委照入東州

次巴東牛口鎮

曉鐘遠道渚停驂宿野城
戍樓更吹發江市晚

燈明峽暗已舟少山鳴楚客驚
無由託鄉屬東望獨含情

巴東早發

山亭晨促駕曉色正熹微
松雨滴汀蓋溪雲上客衣
玄蟬夾路響白鳥掠江飛
無那南天遠室瞻北鴈歸

巫山道中用龔參政韻

久作荆臺臥今爲蜀道行
寒風吹病客秋雨散遙旌
回首思鄉夢身報主情榮
城幾千里彷彿望中明

樊門開

百里樊門道崎嶇不可行
旌旗常掛樹旌旄盡梯荆
秋日風霜變空山猿吼鳴
王陽固孝子此池却于証

憫行

百曲夔州路千回巫峽波
驅車登降數倚棹縱橫多
饑饉甘清澗羶駒戀綠蘿
平生黎庶念勞止將如何

偶成

去去勿停已，絃遊興亦濃。
峨眉青萬尺，錦水綠千重。
沽酒頻呼鶴，抽琴時撫松。
應令杜工部，不撫草堂踪。

得罷安南報

聞說越南事，停兵出紫宸。
喬戎新悔過，聖主重勞民。
郡邑無邊餉，丁男自隴耘。
天威只一霄，戎夏盡回春。

錄愁

自我辭鄉縣，長途多苦辛。
鷄犬懷佳路，日夕想行塵。
三徑室成夢，二毛俱欲銀。
誰能無別恨，嗚咽樊沾巾。

萬縣天生橋

平石橫溪架，奔流暗壑通。
天留不斷地，人涉自然虹。
鵲羽填牛渚，秦驅到海東。
今朝三楚客，亦此渡江蓬。

渠縣喜晴

渠縣曉鳴驕，已天雨正收。
劍光搖始旭，旌色繞

殘流平楚山。鷄彝清潭水，鶴浮鄉書應。
欲寄新漲過荊州。

懷蓬溪宰余子余時有外簾之役

蜀都花縣宰，楚國鹿鳴群。
文陣當時雋，牛刀此日聞。
旅懷同峽月，鄉夢共江雲。
寄爾瓊瑤贈，明時莫為身。

再贈余令用韻

曉城樓落月，秋戍響寒笳。
翠嶺樵夫路，清溪釣叟家。
正郎新賜履，潘令始栽花。
相憶不相值，空聞採玉華。

登陳子昂書臺

拾遺讀書處，高臺尚宛然。
名高三變始，調出六朝前。
雲樹樓遺宇，英華燦舊編。
我生千載下，學步愧懷鉛。

過三教堂中有先聖像

高嶽在雲端，何年闢孔壇。
山中無禮樂，座上有衣冠。
紫霧薰松路，青苔繡石欄。
當時小天下，登處或絃絃。

秋夜聞砧

余昔讀秘書閣中以此命試偶有斯聞愴

然成咏

八月巴城晚千家砧杵鳴記衣秋未製旅思夜

偏驚益女長節月荆人短竹繁還憐麟閣上當

日有歌聲

觀蜀榜

清秋丹桂榜平旦紫微懸劍外青雲士人間白

晝仙鹿鳴開錦席身府薦瑤篇快親慚羈寓因

思忝竊年

觀榜呈仁使君督學

今日香叢國侵晨虎榜開金天垂紫桂玉壘振

晴雷地錫峨峨秀人收楊馬才選知七十子俱

向孔門來

送西野張中丞北歸二首

錦浦丹書下燕關綠野開恩光留玉壘松菊滿

金臺帝遂暫侯請人榮疏廣回休歌織素曲

送日命三台

其二

雲節何續翻中丞別劍門輪埋已子國冠掛

漢皇軒鍾鼎高勳列丘園至道存超然出典處

世俗豈堪論

十月八日

小春當此日客子值生辰行役傷千里劬勞念

二人芳年馬上度華髮鏡中新賴有清尊酒聊

憐慰苦辛

柳邊驛石洞

嚴亭隱喬樹石室陰長曉照戶疑寒月當軒燭

彩河夜遊還秉燭行役且停軒頓覺心情裡中

清素多

槐樹驛

寒山風霧合荒店草萊多設榻惟青篴行盤但

白醪關河猶阻滯歲月且蹉跎獨有陽春調清

霄時自歌

寧羌道中

始作峨嵋道俄為幽燕行敝裘頻雨雪遙路幾

開城百感心
遠折九平腸
自素琴聊一鼓
調苦不成聲

寧羗詒王州守

此邦何隘僻
上郭控崎嶇
其於秦作鄙
南與蜀為鄰
能棠雖漢制
留仁風霞連
亭館逢君一覽
春

鶴頭關

雲峯開鳥道
關石鶴頭亂
棘當巖合長河
背檻流七盤
通蜀甸
限秦州
尹吾何年值
青牛空澤
皆

青橋道中

行行棧閣陰
望望客心悵
寢石疑蹲虎
高峰似關鷄
山川出地遠
雲日照人低
何處燕都路
風霜萬里淒

松林驛

山徑苦嶙峋
經行日已勻
披逢背負客
驚睹項瘠人
由檻扶危巖
偏憐津夜投
棲宿處板屋宛相鄰

寶鷄

棧閣危途上寶鷄
平野開成京雲外起渭水掌
中迴唐路
長旱有旱梅
驂駢應不滯直
上郭生堂

岐山

岐西遙望岐山下
晉王居瓜磧絲絲舊山原
臨應初風鳴
空翠獻龍尾
自清渠千載城闕曲人
循郭市餘

扶風

言逆西水許
來宿右扶風
日落寒山瑤城開
夜火紅關梁
臨渭北邑聚阻岐東
浮客直蓬轉明晨又武功

馬嵬二首

紫塞飛胡騎
紅顏盡馬嵬
西風金雀冷南海
荔枝來雲雨恩中
斷君王恨未開
容華何處所香粉尚成堆

其二

明皇寵妃子
六宮粉黛空
驚鴻驚諸被底胡馬入

關中河北塵應滿梨園曲未終
公呈馬嵬下腸
斷落花風

其茂

秦王昔圖霸控劍有身生木及曾參孝先為息
康盟三軍無內制一戰有高名何似鷹揚將班
荆時瞻仰

濟涇河

濁涇流渺渺遊客昔行行
龍霧凌舟起黃溝擁
蓋生泣珠仍卞子懷劍豈荆卿
聖后方求舊

終選麟閣名

新豐

昔日新豐道頻年望翠華
村醪皆內法野樹盡
宮花渭水浮橋近青門上
路斜市朝今幾變墟
里但烟霞

驪山溫泉

咸陽無雕韋驪山尚浴泉
湯池同野壑水殿祇
寒烟月冷新豐路沙沉渭
浦田行人設投足誰
識濯龍年

望華山

太華高無極諸峰削不成
上盆天半捧仙掌日
邊橫古樹標寒影晴鍾度
遠聲會須扶九節紫
府問長生

汾陽故里

唐京失守日克復賴汾陽
北極歸新主南宮返
上皇論功真薄帝賜爵且
為臣
我華陰里人
猶指故鄉

潼關

四塞秦中險潼關不可當
渭川環右懷西谷阻
東鄉太華三峰近洪河九
曲長清時猶擊斗恐
有効鶴郎

出關

三秦東向客萬里北歸人
欲濟祈河伯當歌賦
洛神薊門黃葉晚楚水白
梅春一首雙馳顧愁
懷與日新

閩鄉道中

閩鄉何處是歲暮已黃昏
狹路迷人去寒雲送

日奔河流三晉舫沙暗五關門夜間桃林宿山書
擇竹尊

魏野草堂

魏生負奇節大隱此河濱不赴丹書召還接黃
閣詞貞松生野壑幽鳥集高枝山曲草堂在清
風動我思

西谷

西谷限秦梁由來百二強山河今險阻道信著
文章入漢懷終子逃秦笑玉管青牛從此去紫

氣滿承光

王仙洞

飛鳥仙人去脩丹洞府存溪邊尋石運山後得
烟門鶴舞吹簫院苔深看奕軒待余謝纓綬尋
爾問還元

鄴都

洛水夾精暗漳河王氣未鄴城開寶鼎銅雀起
珠臺黃屋三分國青雲七子才造風不可問原
野但寒灰

隄頭水

可憐隄頭水絕似軍中人脉脉一愁緒悠悠兩
地分飢書疎漢塞龍劒吟胡塵願作東流沫歸
逐上苑春

得北公提軍安報

千仞梧桐客三年枳棘中淮南新拂檄海上舊
乘馳小試蛟龍雨還餘萬軍風池塘春正好歡
笑幾時同

洪縣逢至日

陽取方南至羈人正北征候從葭管聽愁對雪
城生未獻春鴈書驚聞夜鼓声三雲曉處近三
舞不勝情

扁鵲泉

扁鵲醫中聖孤憤隱林叢能生號太子不棄香
靈公大書根元命黃帝顯上二真精但自保方
技有時窮

安肅望京邑

荒城聊聘望燥閣見依稀楊柳連馳道雲霞入

禁闌愁兼行共盡春與客同歸誰謂巴南遠鳴
珂又玉并

宿安州典國寺

客道無定跡旅舍借香宮寶月臨窓白慈燈照
榻紅闌城暮管下時片雪霜中不寐參宵半神
情惺色空

咏鹿道中

驅車承寵野遊見鳳城寒水思荆子高臺憶
郭生悔舍殘宵山鴈帶晚霞鳴蜀道五千里今

朝近聖明

咏鹿守陳君席上

燕句此雄州羈人愛滯留陳蕃能下榻王粲且
登樓綺館張寒宴雕盤送異羞沉沉霜月夜楚
奏雜燕詠

入朝

重城遙候漏五夜更朝 天絳節披三殿青袍
俯八軌洛陽人已老宣室席應前不盡瞻依念
躬携滿袖烟

戊戌元會二首

孟月年光轉初春景候新二闌宵剪勝九寢旦
開裡 龍衣瞻青帝勅班肅紫宸嵩呼聲振地
簪笏染香塵

其二

北斗貞寅位東皇東木行九重申漢令萬國仰
神京聖製格裙集鐙鐙石鳴幸承恩吹木率
舞恭階平

風入松

清風起林薄作此松間聲翠葉飄難下微香拂
易生亂觀平地舞琴瑟半空鳴安得同樓鶴常
臨此景清

八宵二首

帝苑張燈節春風不夜城 君王賜恩詔士女
所宵行萬戶樓臺然十街絃管鳴萬人當此夕
歌舞亦平明

其二

春宵三五屆 宸賞九重開玄兔天中滿六螯

海上來星鑄雪內苑燈火照層臺
明老秦已催

白溝河

遼宋分疆處傳聞即此溝
臨州禹服無燕地山戎有漢州
海城全副

麒麟塚

麒麟久不出茲塚何龍龜無復周人嘆
聖哀紫葢封斷碑翠柳覆香臺有道歸
為禳擬更舉

定州同李少府登開元古塔

九級芙蓉塔三合珠宮登珠樓
蓮承懷仁表王紱為邦借李膺憑高共一望
柳匝平陵

消河道中

甫涉蓮河浩鳴鑣出消渚平阜參浪湧曲塢青
花垂日曛初歸鴈風和乍散鷗驚情當此且酌
酒看春宜

宿天寶宮

昔日仙人館今晨旅客來
元開御月樓松戶松風繞法臺
夕幾徘徊

送首陽

軍前和馬客山上採薇人
當結生涯

登懷城

高閣駐瑤旌幽郊氣候清
望一屏營

春雲處處生

春氣最芳妍嬌雲滿四天
飛烟嶺斷芙蓉出村空錦繡懸
玉向青田

春園夜坐

頻跡悵何定依依復此邦
頻跡悵何定依依復此邦

南窓倚幕燒銀燭
花倒玉缸月來仍可望
若箇是三江

聞笛

烏庭聊夜坐
龍笛忽春声
月下吹偏響
花前聽更清
落梅空自然
折柳贈誰行
客裡兼聞此
能無別恨生

有所懷

陌上春將曉
天端人未來
無槎問河渚
有夢到荆臺
高樹頻占鵲
虛堂設掃苔
何時一握手
花

下捧金杯

少泉詩集卷第五上

少泉詩集卷第五下

京山王格

五言律詩三

偶坐言懷

端居聊自問
吏隱復何如
病後詩情減
忙來藥街疎
卡名一十內
歲月二毛餘
唯有貞心在
當令不負初

脩園

官居職事少
閒日汗營園
移樹惟因舊
栽花不用繁

地偏三築還
亭小四開門
沿壁還施素
頻來寫五言

小軒春坐

棘舍頗閒靜
况逢春景催
穿簷竹笋出
映戶石榴開
舞蝶飛還住
鳴禽去復來
寄言曹相國
此地可銜杯

立夏

花送三春晚
天迴九夏中
黃梅初染雨
絳蕖始宜風
南陸專陽令
東皇禪歲功
應嗟人代理
光

景隙駒同

希濂殿下席上觀張中舍諸君譙集之作率爾成詠

皇華天上使帝子苑中遊仙謨芳瑤席徵歌滿
玉樓陳王多愛敬梁客喜淹留返策當關夜高
城落月幽

聞笛

竹亭閒酌蟻蟠馬乍聞鵲灼灼金衣舞戶聲風
管吹微行桑正穉中谷當應移恐有逢西夢還

演打起老

閉門

閉門常理盡關苑自裁芸客難東方朔人嘲楊
子雲丹經多為病青綬未離群時一揮霜簡街
恩欲報君

過衛

茲郡由來美登車復此年太行西限晉衛水北
通燕綠竹掃晴日清泉映晚天羈心稍為盡巧
笑一嗟然

牧野

牧野天何屈殷王罪已深歸人崩若角會旅矢
如林太白終懸首忠臣苦剖心遙知甲子旦四
海共謳吟

殷墟

淇上山河美殷都昔此移維升彤日鬻牛飲酒
宮池總為一夫紂能令七廟夷道傍有墟郭愁
見黍離離

美里

紂聽崇侯虎王囚美里城六州孔遁望八卦演
天成豈失包爪素空傷卷耳情聖人有天命弓
矢復事征

磁州道中喜雨

甘雨應時飛滂沱滿近畿三農俱鼓舞萬物有
光輝道左炎氛歇花間淑氣歸行車不敢避終
晝濕征衣

磁州同王北澗憲副張津西少參遊郭氏園林

旅次殊不樂導酒聊行遊庭榭臨花向芳辰
麥秋委填無俗事談笑有良傳不覺歸來晚疎
星點戍樓

經淇門

淇水流無極殷商此故都如何玄鳥代化作綠
水宮廟惟禾黍城闕上踏澗誰能為此孽應
恨夫過

羅敷詞

昔日秦氏女採桑岐路間綠條明素腕紫椹難

朱顏夫婿千人望使君五馬還但云美似玉調

道節如山

偶酌

平生多惠酒一醉暫忘憂况以花邊酌兼之月
下誰勸酬無外客雖列有中虛寧羨東方朔沉
寘赤帝樓

孟縣偶病

出門初一舍抱病即經旬久集偏離初山顏本
一以醒清縣午坐憂山道竹葉飄然意茲

時更覺饒

自嘲

昔忝金門籍今分烏幕司引經折諍訟罷草事
刀雖未習一法空歌畫一詩素餐良可愧心
與白雲期

重懷驛送段東川僉事捧表入京

平生段十才不見已經年走馬送西蜀西辭向
北燕相逢此逆旅並坐一開筵明日山陽道看
君又杳然

登次臺

梁土歌吹地寂寞此空臺我輩復何幸芳尊一
為開流光春爛熳清興夜徘徊欲作登高賦慚
無枚叟才

七夕

今夜雲間女停梭候阿郎銀河架鳥鵲玉窠戩
駕鴛鴦遺風波惡堪憐使席忙明朝又分手依
舊斷中腸

懷州秋日

七月初流火三河已覺秋綠楊疎古道白露肅
平疇為政曾無阻驚時或有憂郡城明月好載
酒一登樓

題書寄家信懷

半歲叨持節重寄鄉秋風成餐飯春草夢
池塘時此中則其如南路長殷勤送飛鴈流
涕嘆清棠

寄陽太守南涯郭子

平陽佳麗地之子握劍符太抵夔龍草宜居堯

舜都條山橫境內汾水帶城隅為政知多暇看

雲興不孤

秋夕

涼風何飄然惆悵此秋天合昏鐘發闌干夜
斗懸年先催髮髮塵事失心玄忽忽不能寐鄉
關雲霧邊

行部

四牡結朱纓忽手吾欲行月能磨集弊頻使孤
泥驚薄領併多病風塵宿情絲才還盡瘁

明主急昇平

於軍懷鍾郭

嗟我安居少秋來偏別家去年三峽杪此日清
潭涯素領懷霜露白駒感歲華故叢湘水曲空
自夢烟霞

經修武吊嵇叔夜

中散山陽隱曠然其類心浮生聊寄銀漢迹
為琴懷慨絕交語悽涼幽憤吟至今日中奏猶
自有悲音

細腰城悟真寺

驅馬入招提秋風日欲西披襟坐古樹摘茗煮
清溪野徑稀人跡空門但鳥啼暮心正執掌羨
清品中機

山陽九夕

風景何匆遽客心悵未還霜飛黃菊候月冷白
雲山斗酒陶佳節刀圭保素顏淵明五柳在落
葉夢江關

行部歸觀菊

三秋無暇日十月對黃花寒吹騰香遠微霜墜
影斜籬邊初命筆河上始回車漫作陶潛舞類
齡傲歲華

夜坐

柝館何森沈寒鐘咽夕陰淡雲薄扇漾微月映
疎林客路大行遠晴心和水深誰云衣繡美辛
苦一毛侵

月食

寒月挂中天清輝喜正圓如何當此夕亦自損

輝娟瑤海明珠玷理甚劇鏡懸嫦娥有靈藥頃
刻即依然

偶作

楚水昔高臥淇園今薄遊鄉關千入夢世路四
生愁竹牖寒蛩咽槐塔素月流乘馳誰謂美襄
風自為語

夜陪維少參宴集

風月今宵好與君聊一尊秦山連楚水栢府對
薇垣促柱流雲過行杯落葉繁夜闌猶未去清

寒風歸軒

晨起見官梅

曲房殘曉燭高樹起寒飈火啓重門鈴人趨五
日微露紋浮仙葉暎色映庭花多姚諸曹客官
庭蓬及水

晚眺

地僻稀人務天寒劇薄陰鳥啼野樹落日下
城樓客鬢催人老風中草草雲中羨征鴈新
往洞庭浮

逢客

六郡良家子十年大漠行捐軀思報主辭靈石
選名白草霜連劍黃沙雪作城秋來南鴈度厭
寄鳳樓情

無雪

河北寒應早今年雪獨遲單衣猶在體落葉未
辭枝喜與故鄉似翻於病客宜由來三白瑞翅
首遍郊岐

湯陰值雨

杪臘飛霜騎孤城見雪花沙驚千里節冰隔九
河提中馬受時役功名惜歲華日昏獨掩戶凍
樹滿樓鵲

人日

經年長作客此日媿為人鴈別湘陵曉花驚洛
浦春風雲曉獨滯序律喜新何以陶芳節青
錢換綠醪

紀歸

我歸三楚日正值暮春時野鳥啼幽逕山花老
故枝簪裾成遠別松竹幾佳期犬馬有餘戀杜
門室所思

獨居

明時謝米綬永日閉閒門抱藥頻呼僕看花屢
涉園病軀甘豹隱世路笑波翻舊事空回首悵
然恨觸藩

代贈周百戶

年少羽林郎提戈出建章花城紆劍騎龍邸候
君王客夢湘雲遠歸心楚水長番君不可駐把

酒一沾裳

月夜坐田家

村月冷中宵澄澄夕氣調蛙吟新水曲螢映綠
葉標野老心相媚田家路不遙山中酒初熟扶
杖過溪橋

池中月

明月映清池澄波光陸離地疑雲表出天似水
中虛逗清蟾栖窠乘流桂濯枝我心淨無滓臨
泓慨幽期

九月雪

南中寒忽早瑞雪杪秋飛芳菊銀粧染酒鴻玉
點未凝風殊易集映日已難睇野客朝慵起驚
看滿竹扉

送李師孟入京

白馬黃金勒春風紫陌期送君好寶劍携手上
彫胡英妙時人羨才華聖主知長楊新賦就
白日鳳鳴岐

寄吳孫姬太守

百里勞相憶雙魚苦未通
經不悔我拙擁節美
居雄撫字人歌德經營
帝念功鄧門秋月好
尊酒樂時同

奉賀方前庄少參移居新界

龍印持新節薇垣啓別臺
他分江漢勝人檀股
朕才甲第同室臺名題
聖主裁令辰琴鶴入
三楚仰星台

送談不泉中翰還京邑

天書臨帝里星使出皇州
暫輟絲綸侍薄為
江漢遊鄉心美苑夢歸邑
鄧門秋長獨有封事
須陳廣殿頭

贈徐道士三首

南州徐孺子西入楚王宮
妙達飛仙理居然高
士風囊深丹粒重談劇紫書室
婚嫁何年謝相
嬉海島中

其二

閒君遊海上親見安期生
胎息黃芽滿雲遊白
鶴輕八公相論道五嶽盡
知名待爾冲飛去同

余訪上清

其三

野鶴潁川上往來漢水濱
杏林多隱姓桃逕屢
逢春丹藥遺知己仙才似世人
聖朝方訪道
真訣及時陳

恩詔許復冠服

忽報金鷄詔衣制賜野人
微軀重釋褐寒谷再
生春已覺容顏改應慚錦繡新
江邊須罷釣難
與芝荷鄰

病中言懷

我懶適時用壯齒已抽簪
門只陶潛柳家無陵
賈金乾坤一轉眼骨肉幾傷心
閉戶仍年歲時
時淚滿襟

寄王夢澤

與君非異姓昔日余
龍吟賓師位芸窗
翰墨林別時襟有淚
寶戟無音倚曉西遊約
余舟在漢陰

聞華鴻山蔡官東歸

可驚華學上解綬去皇闈吾黨嗟零落人言豈
是非花明江岸驛雲護錫山扉以子平生氣多
感笑拂衣

詒周子

周子當時俊少年思有仰焉其倚馬十上不
逢人身未驚華髮名自勳紫宸大才看曉達指
日是青雲

懷余子

吳姓有同胞憐君少小友祖德敦倚玉情是添

投膠同輩推瑚璉先登愧斗筭歲闌思把手幾
望郭東郊

憶素子

素安真靜者抱膝向山岑授受王門履殊無城
市心釣殘花映水醉處月窺林知已余叨舊時
聞采葛吟

思楊子

念子璣璫器狂歌漢水邊帝鄉曾載履楚苑
樂懷鉛柳覆楊雄宅花明范蠡紅相思空夢寐

經歲各風烟

芝山曲贈魏子

梁木懷高壘夢我起慟言送紅淚滴化作紫
芝生天錫靈山寶人傳孝子名鬼神常守護千
古此崢嶸

哭仲兄近泉隱君

詩酒吾先跡風流亦楚狂百壺方荷鍾一夢遂
燕梁鄉里思人際家庭失雁行弓裘舊業在繼
志有諸郎

傷顏繼喬

苦憶隨顏子平生多可親一送別我友忽已慟
夫人學古能如意當官不愛身遺文猶在篋讀
處轉精神

人日前一日逢立春

春日與人日相偕到九區參差惟隔夕次第若
連珠四德元為長兩間我是夫人非二道更
此顯同符

其二

人日今春此立春東皇司木始西母戴
造化雖無意陽和自有如歲事吉淑

偶爾告人日聯翩大地春家區一何幸信宿兩
嘉辰中三陽應幸甚新欣欣余喜色美

景更開身
亦諸子

汝草余形既中情似明珠幾時看樹立終日掛

賢愚所願家聲振母令我意孤犂牛心有愧驂

角爾能無

客過

懶性不迎客同心却在門看春逢綠暗銷日到
黃昏易宿城盡樹人歸山下村興情如未極明
發候王孫

謝人相餽

中林甘落莫禮賜忽輝光貨取非計因食云有
亥唐山廚窮欲送翁徑拜應征不謝休言簡類

然醉在牀

友人見訪

臥病歷寒暑故人相見稀忽聞林外騎亟啓竹
間扉對話忘四座番餐旋採薇感君不遺舊松
菊盡生輝

春日偶成

村野生顏色吾廬方見春暖風舒木氣細雨促
花晨繞樹鳩求友街泥燕識人端居亦成趣起
踐綠苔新

責客見過

俗事嬰情少蓬門寂寂春忽傳金紫客過訪草
玄人問柳貧家好來蘇惠政新笑談淹永日沉
痼似離身

閒居即事

幽居傍水濱四面少風塵低樹藏馴鳥深房宿
故人道書隨手開藥餌不時親誰笑生涯懶龍
棲舊逐臣

贈同年雲溪戴少參惟本省憲副四首

秋日轉正輪喧喧郵路塵遷官仍境內候吏滿
江津誰不榮新命余方別故人立中樂搔首漸
覺遠陽春

其二

與君非遠別使我獨悽然續在潛龍地情深
附驥年知無三仕喜愧受二天憐把手欲有贈
囊中無一錢

其三

馴雉勞皇邸遷雋出紫微武昌魚樂食觀察
意鎖鑰借新樂
身重衣僚吏看俱是官階認忽非明君有深

其四

栢臺新執法榆里舊宣司戴聖名知禮羊公績
可碑佐堯深帝眷借滄慰人私祗恐台衡召
余心有所思

秋日雜詩十一首

病起身猶憊秋來思轉繁承家集千壯入室向
誰言白日駒過隙清持瓶觸藩壯心仍竊發紙

共典墳論

其二

我生本丘壑遭世奈紳裾得非翻心好願痾瘼
體舒文章供浪迹山水護郊居年歲倘吾與微
縱亦不虛

其三

狂子大任且浮生靡所如無能非在野呼馬一
從渠食少宜家齒居深與客疎抽毫時自課心
鄙大玄書

其四

一生真潦草萬事逐芬華坐覺凋青鏡行圖殮
紫霞赤松傳道訣玄鶴舞山家從此人間世看
如糞上花

其五

幽居養殘息忽復幾經秋繞巡惟啼鳥開門每
應牛姓名當世忘城市為家必獨有寒簷暝時
時念鳳樓

其六

一臥又彌年灰心豈復燃人情任秋葉家計付
山田塞馬誰能測梁鴻古所賢平生俱夢幻今
日始醒然

其七

少年不自意執戟偶明辰一斥慚知足孤栖事
養身避人無雄憤代食有魚鱸日月嗟將暮終
然草莽臣

其八

曰余從解綬幽思日依依犬馬餘年在夔龍始
願遠見人驚老瘦同草豔輕肥腐草何年化舍
光繞路飛

其九

十載罷朝簪棲遲舊竹林姓名誰見齒芝朮老
經心已分甘懸磬何須悔却金年來機益息遁
處轉看深

其十

古人傷日遠後代喜雷同嗟我生何晚徇時術
未工言多風世放道以露才窮莫遣回吾駕顏

湘昔晏坐

其十一

秋雨巖山郭林虛南氣催花搖傷歲晚樹立愧
年來甘寵渾昔事清尊偶爾開醉時愁暫遣松
徑幾徘徊

偶詠沮溺

昔余覽古籍沮溺最高蹤心慕兩賢者躬耕任
老農曾何帝力有章與聖人逢避世津頭語垂
名萬載濃

寄宗茂姪

每因思小阮長自夢清都帝闕鄉心少官曹
人事殊文章誰繼體骨肉我殘軀努力崇明德
家門賴汝扶

歲餘

未果休耕願應懷儉歲憂明農猶有患措大本
無謀世後誰吾恤人將父子流陶潛羞乞食飲
水臥林丘

對鏡

曉起握青鏡團團明月光那堪貧病日對此髮
毛霜時點心猶在年衰消去影更堪嗟世事長
書掩山堂

秋雨

可惜三時雨都從昨日零杜門客徑綠開閣衆
山青新漲湖枯則更聲落晚亭野人塵念少隱
几讀書庭

登城

閒來獨負杖稚子與登城流水心俱適看山目
未明樓臺含夕氣砧杵送秋聲忽有雲中思高
天數鴈橫

對酒東鹿坡子三首

茅屋從高臥秋風幾度新對花時中聖起草不
驚人海內誰知己城陰有舊鄰文雄余所畏把
手莫辭頻

其二

與子蕭牆隔同歡節序新雨聲寒陋巷花色媚
幽人遁世心無事因君德有鄰登高憐尚病落

帽未能頻

其三

可堪風雨日值此物華新花事能為主秋光恐
負人掃門迎上客送酒賴東鄰況有登高賦金
聲擲地頻

九日

生年堪大息風雨又重陽寒近報止客秋深燕
別室醉書驚草聖病舞為花狂更笑河汾遠為
儒偶姓王

秋日張憲僉先生見過

驅傳君初入垂綸我獨貧忽逢青眼顧共笑白
頭新坐久沉秋日談高憶古人門前車騎繞幽
谷遂如春

鹿坡子見校余集賦詩投謝

嗜好平生少典來祇嘯歌如何驚馬步邊有魯
魚訛覆詭人皆是讀書子洵多楊雲知不久載
筆向奎坡

園中

榮祿心灰久林園足跡多白雲供遠眺黃鳥答
閑歌行處身成蝶疲來杖倚籬門前時有事臨
路一張羅

寄督學憲副三石喬先生二首

江上喬夫子關中舊省元人文時雨化師道古
風存佇作鹽梅出先開桃李門斗山余素仰何
日奉清言

其二

藝苑舊稱髦文旌此暫勞三江欣道泰二華凝

人高盡日搜荆璞閒時反楚騷持衡知不遠萬
類仰鈞陶

寄泉北公四首

一自心車發幾看秋月圓郡城桂嶺外鄉夢菊
花前喬木常猶滯長天鴈不傳幽夢余未醒何
以慰潛然

其二

兄行方到郡余病尚端君手足經特別關山萬
里餘幾年猶出守昨日有來書遙想秋齋靜多

應念舊廬

其三

念兄于後去使我意何如遠道秋鞍馬經時無
鯉魚逢人多嘆屈然吏幾曾書檢或明君哲行
看召使車

其四

書錦雖無幾春池喜共群何知熊首去頃使馬
行分海上猶歸愈山中况陸雲相思各強飯蕙
草俟時芬

同年竹坡任憲長見顧病未出迎

草堂秋雨合龍節晚城經感子惠然顧逢余病
未能門應回長者心獨念良朋嬾嬾知無違題
詩報茂昇

聞征苗

有苗誠匪茹平世敢稱兵未可虞干格源憑殷
武征乘時神策定計日鬼方平銅柱看銘績十
年楚水清

五言排律

送孫穀齋侍郎還京

皇情嬰故國，祿事屬宗臣。整輶金華草，宣開玉
殿蘋。螭頭函紫詔，漢渚近朱輪。奉使當人選，
精誠似帝親。掃除懷雨露，辭賦擬陽春。東觀
英才舊，南州山斗新。乘槎方計日，轉試忽茲晨。
來見黃花秀，歸看素雪陳。燕臺虛上宰，鄧水別
高人。去去催琴鶴，依依盡綰紳。中朝聞至哲，下
里為離羣。如奉明君問，江干有釣綸。

叙感

軍懷分上郡，觀察啓清司。駕步非時選，驚班誤
帝知。川西曾暫駐，河洛遂中移。鳳策銅符剖，花
紋錦綬垂。登車霏雨露，按劍憚休遲。星氣驚千
里，霜威折五詞。人知心似水，道有口為碑。執掌
朝初暮，淹留歲已移。南雲遮返路，朔雪舞征旗。
玄髮應無幾，彤墀未有期。先人牛馬走，明主稻
粱私。須使麒麟閣，芳名繪及時。

同彭給事遊凌雲寺

蒼岑開秘苑，玄石啓羅門。九獻排空列，三江吼

地。空放生碑欲斷，大佛首猶存。絳巖巖峩起，丹
雘宛轉縈。清淨逾逾老，子冬雨滯王孫。秋色分樓
閣，花蔭結手欄。興闌移野席，談劇下山猿。勝地
復知已，片然慰旅魂。

送南漢工部入賀長至

去年南至日，漢殿北開時。天子迎春氣，仙郎
休慶詞。去從龍虎關，行指鳳凰池。曉月明芝蓋，
秋風拂桂旗。稱觴三陸喜，獻賦九重知。但
恐留宣室，居然遠別離。

送劉教齋光祿還江陰

滄江浮梗客，碧海種禾侯。弭棹淩新漲，停撓覽
舊遊。春心頻夢蝶，劍影更衝牛。抗月睇淮浦，披
雲坐石頭。錦囊餘漢策，鵲服繫吳鉤。荷氣沉襟
濕，榴芬映舸幽。賓朋迎鳳蓋，冠佩想龍樓。行嘆
江津柳，懷忘水鷗川。涼銷晚夏風，肅入初秋
共此期。歡賞何知惜，去留征衣牽。秋岸別遙俯，
蘭洲短曲繁。絃促清尊綠，蟻浮遙運分。遠望去
去涉安流，願得馮空翼。後君歷九州。

十五夜同鄔南厓茅少塘登報恩寺塔賦詩觀字

龍宮開梵塔寶地藉奇觀一逕杳然度三花或可餐開窓臨曲陌拾級盡危欄風物初春麗關河四望寬月華凝苑外燈影綴雲端魏闕衣冠盛都城七女歡管絃風杪聽羅綺霧中看歸問瑤城路鍾聲夜未闌

晚節堂秋官錢子取勅封之詞以壽其翁西瑤山人者也山人曾仕為州佐

中年而勇退蓋有高致者故並擬於舊

碧嶽倚天西山居不可梯東籬花正發北海鳳初啼雲錦宮中賜奎文屋裡題地疑洛社隱人似伯鸞栖歲晚神情愜名高福履齊誰云巢許紫懷玉老荆藜

七月二日 聖躬就豫視朝兼聞南都

太廟災有脩省求言之詔

涼颼回鳳宇清禁豫 龍顏三陸開宸幃千官綴曉班綵旗秋照碧仙掌曙雲殷朝政當軒奏

天言遇事領過災勞 聖慮服渚訊時艱
聞初復仙輿且遂還

壽鄭在鄉同年乃翁上舍六十

森森龍川上重開鄭子真青雲遲驥足白首尚儒巾不羨毛生檄那憂原憲貧北堂猶負耒南澗且垂綸谷口三秋日人間六十春仙庭翔彩鶴異組摘芳華甲子重光慶乾坤待用身還憐陟岵望應是舞班人擁珮依天側懷美寄海濱跋瞻明主詔珪組並楓宸

壽黃夫人

三已開瑞節八座慶長年北斗瑩惟貴東曹驥子賢榮增天上誥福是女中仙青鳥傳桃會朱陽照寶筵繞堂簫水泛潑地植花燃還羨幃軒使旌衣舞膝前

過陽南湖壽成

福地倚雲間蒼林間瑞峯皆曾臨嶂巖飛澗繞峰末石嶺山頭出桃花洞口戔川原連嶺里接觀擁新壘龍虎千秋爽風煙四望迴長生知有

贈此地郎蓬萊

書上沙錢里堂

湘川五馬佐南其西堂開白髮梁鴻偶班衣賈
誼才由南來難地杜若春春信鳥符舊至食
魚止日米歲後折甲子人似再嬰孩會見歌鍾
錫記封降上合

述祖德四上韻

昔茂初工父宗源自有周家祖漢接武世代富
名流述祖元丞相北鄰魯孔丘運雖逢喪亂志

卷之五

七

豈失弓製胡季要綬綬郎中簿宦遊紅巾俄擾
國繁綬阻歸轉遂棄東人習口從南楚留傳家

曾未幾遭世復多憂山寒爭推王問問共合謀

非能圖大事但欲保同儕 聖帝當陽登宸極

一統收華心却版籍幽事農疇縣界州東畔

鄉編邑左限大洪丘地清溪接大浮巒僻平

皇沃澤濟江氣通耕能下畝閭俗擅一方優盛

室交桑梓村岡被馬牛後軍功上成保甲里中

蕭美世積云久分門漸以稠宗人八九殊食結

數千頭十代傳方溢一經誦未休青衫終在泮

芳桂幾時秋先後一春春聯酬五鳳樓旁抱梓

王叔寧 擊鼓州官令饒嘉結監司張興善北

開遠方 州南入嶺頭州人老能龍蛇兒童解偏

僕棲其無地起詞賦有人修隨今堂前出梅家

留上相征征知我計能解貽羞 昭代碩長

發微門上可伴毛晴難道穢德謹宜速宜虎

須愁向權剛却是素衣身甘言樂守口寡言尤

易東明風火詩人成快水生涯中長物經史乃

嘉猷小子生誠養承家事未楊茂陵憐病廢阮

籍捨窮愁經歲門猶閉何時志始酬春言懷上

世務首奏長謳

少魚詩集卷第五

少泉詩集卷第六

京山王格

七言律詩一

觀 駕出祈穀二首

王輦平明出未央，青郊蒼壁薦東皇。
春歸社柳含烟綠，日霽鸞旂拂露黃。
萬國奉琛陪黻帳，百靈効職儼蘭場。
微臣旅食調饑日，佇待西成足稻粱。

其二

上路風塵淨不飛，鑾輿雷動瑞雲圍。
五營容衛爭春麗，百辟簪裾共昭輝。
蒼玉告裡神罔怨，紫螭騰駕滌忘歸。
萬方此後嘉無極，地久天长草木肥。

咸陽懷古

咸陽大道風塵多，望寒烟渺灞河赤。
帝祖龍無處，所餘錢倫英滿山阿。
空聞漢漢誰金谷，古塚累累似石鮪。
日暮絲過狹斜裡，少年猶自唱迴波。

洛陽懷古

洛陽城外草萋萋，洛水橋邊野鳥飛。
臺觀尚疑周象魏，市廛何處漢宮闕。
北邙墟墓豪華盡，南陌流塵車馬稀。
薄晚月明垂柳暝，綉羅猶是看花歸。

邙下懷古

魏武經營大祿日，河函伊洛總塵埃。
鄴城新傍中山築，銅雀遙臨漳水開。
漢室三分真擅盛，陳王八斗最稱才。
獨憐王氣沉銷易，五虜群來玉

魏氏

梁園懷古

昔日梁王恃駘寵，梁園奢麗甲諸侯。
一朝漢代山川改，百尺高樓狐鼠遊。
鴈洲池無綠竹，鄴枚文雅總青丘。
行人繫馬垂楊道，祗見清清水流。

寒食 駕幸天壽山遇風余南行至真

定有懷賦此

紅塵佳氣曉凌空，法駕乘春幸別宮。
黼帳朝

斜雙閣下金吾夜駐五陵中日綠寒食開溫景
天為高歌起大風臣獨南行向定洛無因執戟
獻河東

貽陳少伯

與君重有結交絲絲酒青燈夜雨前中秘英聲
曾夢想外庭未識此非懸賞無白璧酬知己狂
有清談接大賢明日人尊上座去相思獨上孟
津船

醉興

落日沉沉留晚暉公門未夕已雙扉秋風蕭瑟
羈心苦世路崎嶇開口稀伊呂名高非所慕唐
虞世遠將安歸尊中清醕同萱草夜夜高堂莫
遣違

次韻荅謝崔少石祭酒

駐馬東林訪隱居金尊醉客發春初城隅綠野
開三徑架上丹經富五車已幸龍門分几席更
慚魚目引瓊琚祗今宜結滄洲約楊柳陰中看
月疎

奉和桂州夏相公九日邵園韻四首

蒼龍閣下邵平園叢桂幽蘭承酒尊九陌競看
黃閣老三秋來集白雲村調梅暇景澄林薄落
帽高懷縱野軒明日上方春星聚 君王詔問
有殊恩

其二

仙家愛客開芳園上客聯翩携野尊九冬寒花
檀左里五城佳氣入幽村調元已屬重熙日作
賦新披四望軒萸華芝盤應盡興共欣霄漢沐
君恩

其三

紫鳳樓前金谷園相公暇日此開尊主人酒掃
青苔逕導吏傳呼瑤樹村遊愛步屐花滿地坐
憐遙夜月流軒欣娛復是傾朝野一曲陽春歌
帝恩

其四

奕奕亭池披綺園未遊況是上台尊菊花媚燭
金為苑槐幄纈紛錦作村落葉行杯無輟歡玩

荆促膝不分軒醉餘更奏登高唱滿座齊聲

聖主恩

奉和序薈亭相公考秩閣中咏蓮之作

二首

樞閣沈沈散花風池新吐夏蓮紅繁香並學

調羹巧色遙同浦衣工上宰圖麟當瑞旦

明君錫馬出瑤宮更歡海宇逢清太閒美虞琴

頌帝功

其二

黃扉朱景豁清風的的蓮花照水紅種倚金墀

宸藉地開臨鼎掖化為工幾齡劬履盟香社此

日勲勞奏漢宮內使忽傳珍賜下天邊飛詔

禮成功

送余草池副郎監稅揚州

梁苑故人生別愁錦帆烟水下揚州霜前白鶴

隨芝蓋陌上紅梅對酒樓雙闕獨懸淮海望

幾時重與鳳臺遊秋風天末多鴻鴈莫惜新篇

寄石頭

杪秋同馮三石吏部郎南屋湯蕩齋戶

部遊靈谷寺賦得門字二首

江上風煙靜遠村山樓與爾對清尊青袍在苒

惹南園舊雨參差憶故園落日霜寒猿促嘯高

天雲淨鴈鴻繁夜深車馬散明月回首滿條空

石門

其二

東郊一逕開雲門此日登臨驚旅魂淮浦秋風

深歲月鍾山紫氣滿乾坤墩綠安石薔薇吐社

有陶公道葉蒼對酒莫辭今日醉五陵鷄犬似

桃源

送秦雙山出守曲靖

故人東別鳳凰臺銅虎遙從南極開五嶺雲山

家欲近十年京洛夢初迴省中共惜少游去天

外新傳叔度來萬里相思鴻鴈闊秋風落葉繞

行杯

八月十五夜鷄鳴山夜集川韻

江上樓臺風月清扶藜獨眺鳳凰城千家砧杵

秋山暮萬里關河故國情
倦鳥遠投珠樹宿青燈
白照錦袍明側身天地
憐衰病愁聽空林落葉聲

送丘頴野黃門赴楚少叅

使君綵鷁開三楚送爾憐余亦楚才
愁望白雲連郢國喜有行雨下荆臺
馬頭鳳勅傳千里江上春樓眺九垓
他日衮衣歌滿地翩翩黃鶴共飛來

送陳練堂正郎赴楚少叅提督太和山

使君西入青牛洞萬丈丹梯手自扶
但使煙花供悵望不妨衣馬對虛無
山閒紫氣連秦蜀江擁滄波下楚吳
倘到仙宮還把酒可能東望憶潛夫

弘濟寺用韻二首

花落江皋春氣深天時人事苦相尋
金闕久繫滄洲夢梁苑今陪白雪吟
野閣山空雲欲駐高林風急鳥多音
須携五岳盧敖杖一息千崖萬壑臨

其二

洞門白晝薜蘿深此日烏巾載酒尋
王粲風流頻悵望屈平憔悴強行吟
差池歲月雙蓬鬢窈窕絃歌大雅音
渭北江南思萬里丹梯回首不堪臨

燕子磯用韻二首

清潭春日浪花浮千里風煙鎖翠樓
檻外石門黃霧宿磯頭燕子故巢留
釣竿省識荆南客玉珮那驚海上鷗
世事百年真夢寐高江湖急使人愁

其二

萬里關河嘆轉蓬江干對眼又春風
高天遠水鴈鴻影遲日青山桃李叢
吳苑丹霞浮曉岸燕臺紫氣映春空
清時未有滄涯報却愧終然白首翁

蔣廟

將軍祠廟石城隈喬木森森聖代培
一戰勳名千載烈列侯俎豆四時開
階前落日鳴孤阮

運口經春長綠苔幸藉芳閒尋勝跡月明歸
馬蹄催

送淮野胡子守萊州兼歸省

春花灼灼照離筵送爾分符向海邊共喜同心
皆楚客那堪分手此江天暫時舞袖南州麗計
日賢聲北地傳一郡豈應淹驥足微書會下
紫宸前

夏日遊清涼寺分韻

清涼樓觀枕天街此日來遊動客懷江上閒雲
遙閣閣林端幽鳥自啾啾六朝王氣依然在秦
帝黃金何處埋與爾一杯須強進夕陽鐘鼓亂
丹崖

次南厓諸子遊靈谷寺韻

杖藜遠眺北山岑萬里風煙接上林天外浮雲
江樹沒城邊積雨野池深謝安不倦著微興諸
葛聊為梁父吟
愁心

奉和呂涇野先生遊虛龍觀

日觀峻嶒寶地偏秋來爽氣正條然鸞鶴騎
徘徊處江草若花探歷便九陌風飄雲色淨三
山波映月華圓幸隨珠履開芳宴孔瑟虞琴振
遠天

九日同樊南濱湯雋齋二同年遊鳳凰
臺兼過徐氏西園二首

仙臺秋色畫陰陰九日來登淨客心城闕千尋
佳氣鬱關山四望瑞雲深林間設坐苔為錦菊
裏開筵酒映金薄暮江風吹帽落高歌遙逐鳳
凰吟

其二

王孫樓閣俯瑤臺上客翩翩鶴騎來碧葉每當
巖戶落黃花應向錦筵開信陵豪貴鋪金地宋
玉風流作賦才晝日歡娛猶未已月明遙繞鳳
城回

送鄒南厓入賀長至

仙槎遙向五雲開柳色梅花途路催春捧六龍
宣室啓辭絨千里賈生回金門擬獻吳都賦玉

節應登燕特登幸到長安休計日待余同醉紫宸杯

過黃州

三年飄泊竟何嘗此日孤舟楚塞長西渚白雲悲郢國東風憶周郎竹樓苔蘚江城古海鶴翻飛野夢一酒未酬明月興暮天霞霧蒼蒼茫

湖口縣前松壽山晚眺

縣城東面俯澄湖况對青峰把玉壺山接匡廬齊瓦老江吞彭蠡下三吳金陵紫氣憐猶海向浮雲望欲無渺渺鄉關隔楚塞歸來松菊恐荒蕪

遊白鹿洞奉謝王太守湊見陪

幾年去國江湖遠此日看雲杖屨閒虛館苔華憐白鹿炎天草木臥青山眼深彭蠡愁余病花老匡廬識汝傾琴酒好懷欣繡綬追遊日暮不知還

題陸太史舉之春塘咏別圖

陸家寶樹接長楊兄弟十名海內香漢署冠袍憐異域燕臺風雨臨水地堪夢醉歌棠棣旌節春深別建章把劍未須重涕淚鵬萬里各飛翔

題白黃城下望雲卷白負父舊以宸濠故建幽鳳陽後得釋歸故白黃追憶而為此

昔時多難悲江國千里孤雲繫海天白日蒲條仁傑淚青春隔絕老萊遊恩波忽慰南歸夢菽水翻愁北望年几杖可憐人未老龍筵鳳管盡金錢

宿元道觀

江草年年與客愁偶從桃水問仙遊春山日落千崖暗蕭寺雲深三月秋古樹東風啼老鶴青燈孤榻夢神州未聞明主開宣室誰念長沙萬里流

懷春四首

江城春夜雨聲寒虛館孤燈獨倚欄萬里浮雲

憐宇宙一言華髮夢邯鄲泥塗尚阻王喬鳥老
大誰彈貢禹冠卡信海天長寂寞濟時猶負寸
心丹

其二

霏微春雨迷江國爛熳春花動客愁霜髮窮途
虛歲月吏情多病夢滄州七元未遇巴人議賈
誼猶懷漢帝謀楚水燕山思萬里愁看天際是
皇州

其三

落落風塵意未如嫺將逢暮曳華裾孤雲獨鶴
心猶在乳燕鳴鳩歲又初幾載淹留吳地客三
江斷絕楚天書寄言石室先鳴者司馬還能賦
子虛

其四

春雲日暮滿南山紫燕飛隨返照還江海未收
遷客淚京華遙憶美人顏孤城衣馬三年暗寶
劍風塵萬事難聞道漢皇開白虎班生惟念玉
門關

懷伯兄泉北先生泉北時謫居鄧州

燕臺千里連襄鄧每向高樓望白雲東海波深
魚漸問中山路阻鴈分群青蛇詎點神霄翻聽
馬還懸映上文淵日煙塵胸次絕西風吹淚落
紛紛

陳朗溪公署燕集二首

輕簾曲館靜朱暉檻外花容照客衣殘雨不妨
仙騎繁高遙長促羽旄飛楚天春夢還誰共燕
市交情似者稀此日更欣陪妙集尊前歌笑有

光輝

其二

四天飛雨畫冥冥挾客還披樹裡亭高棟徐開
歌扇影疎花遙送舞水聲飲多醉解芙蓉劍興
發歡題孔雀屏日晚歸鞭過長樂上方已識聚
賢星

奉和陳省齋侍郎韻走筆四首

青袍長侍錦帷前仙署光輝屈盛年短劍終慚
區冶造鳴琴初見伯牙憐丈人結轡三台望

明主垂旒億載賢萬里雲天應未極凌風刷羽
令誰先

其二

陳蕃名在漢官前侍 帝金門白首年海上樓
堂賀未起天邊挑李富悲憐濟時正倚皋陶法
補衣還歸仲甫賢他日功高畫麟閣中朝簪笏
定應先

其三

法曹遙枕 帝樂前紫陌風光歲復年拂地青
槐宜騎入繞階白鶴使人憐羈閒仍似東方隱
病拙空懷定國賢獨有台階陳曲逆清時勳業
已開先

其四

王喬本在五嶽前留滯風塵忽經年海外青霞
杳難及雲中白鹿驕可憐金門操斧常願割玉
殿承恩恐非賢嫋嫋烟蘿滿廬里何時明月相
後先

扇上水墨

盡日寒磯坐碧流長竿直抵鰲龍頭露濃別渚
晴花濕雲擁前峰古木稠清渭何人陳虎旅富
春有客着羊裘焚烟簞笠西風起吹擲沙邊懶
不收

用王雪崖韻贈趙東竹副郎四首

聞爾昔時別未久結廬青甸仰鳴蜩海邊莊月
開仙氣雲外烟塵薄 帝鄉寶瑟不辭春晚醉
驪珠時起夜中光只今強著長楊賦蘭署猶傳
水碧香

其二

龍鱗鳳翅惜明時共謝門前五柳枝鄴下欣為
曹植父河東羞獻子雲詞仙垣夜散追綬騎金
鞍春朝戲彩鳥每把朱絃陪燕笑獨無新響助
瑤思

其三

煌煌京洛爾遊便騎馬金鞍白玉鞭冠佩豈淹
西省地經綸行前 大明天十年耿介三遷夢
五字黃巾萬選錢愧代征歌南楚客秋風長缺

為誰彈

其四

漢宮秋夜賦明河綵帶相看愁更多
赤帝未開東觀綸綍飽寒風北門河一江路迷雲迷樹
五岳山深月照蕭瑟把酒同隱大丹臺相訪
復如何

川陳侍郎韻慨然中舍

白馬翩翩遊上京
為喜鶴鳳毛成相門驥子
江東茂王署仙郎
郭下名明月照樓人已去悲

風滿目淚徒傾
長安五夜驚鴻列顏色猶疑見
爾生

秋日登燕西城樓

城頭高閣俯通衢
旅客秋登望八區
易水東流遙帶闕
燕山西去迫臨胡
風吹晚樹蟬聲澁
日落平沙鷺影孤
把酒相看更惆悵
江南此日正肥鱸

雨後早朝

燕城驟雨溢堦渠
珂馬衝泥赴玉除
帝苑樓臺

三伏凌天門鍾鼓五更餘
雲間半霽明仙仗
風擁新涼護寶輿
朝罷火閣求教諫
扣關欲上賈山書

登鏡光閣

崔嵬梵閣出三天
四壁星羅寶鏡懸
雲磴平臨西掖樹
石闌俯見上方田
晴湖積霧沾蘿幌
仙島流風遠蕙蓮
日暮虎溪聽講法
性空還復作青蓮

秋夜

徹夜微霜下
離離燕山肅氣正
淒淒雲端塞馬嘶
行滿月裡官槐影
多萬里
望懸南去夢九
天長
滯北遊珂更後
青歲愁衰病願以朝簪易
芟荷

黃陵旅舍除夕

寂寥旅館歲華遷
喜見春光尚楚天
雪滿關山懷驛路
風傳笙鼓憶椒庭
回頭忽討垂楊變
鏡裡重嗟短髮懸
誰信相如名未貴
上林獻賦已多年

宿無象寺一首

古寺荒涼堪此中，
山僧休沐紅江迴彭澤。
悲陶令地接江寧，
思公解思已悲荆樹杪客。
臣初指海門車，
月明此夜誰為上堂見梅花繞。

其二

辭舊林林化城終樓東，
中湖霞生梅村向晚。
霜華可憐，
新晴月色明，
山後馬疲南去路春。
來鳴此，
北歸聲，
那堪寒落樓山館獨臥胡床旅。

亭驚

過屈平祠用黎內翰淳韻

澄江淼淼誰招魂，
古樹陰森祠廟存。
漁父不知新沐浴，
楚王何意霸乾坤。
高名長共秋蘭發，
宗國已隨湘水奔。
又向離騷仰芳駕，
今朝此地謁龍門。

少泉詩集卷第六

少泉詩集卷第七

京山王格撰

七言律詩二

館試玉堂賞芍藥限韻

玉堂清賞集儒宗，
芍藥花開喜正濃。
檻倚瑤城通御氣，
影連黃閣競新容。
踈枝裊露香初度，
嫩葉含烟翠欲重。
聞道宣皇曾手植，
榮枯今歷幾春冬。

館試秋夜聞砧

滿庭秋風散晚涼，
涼家清夜搗衣裳。
丁丁過處踈鍾響，
數數還如落葉忙。
明月有情留小院，
征鴻無數挾輕霜。
不堪客夢湘雲遠，
獨對寒燈思渺茫。

皖城旅舍元夕

皖城今夕四門開，
士女歡遊盡夜迴。
綵樹連江春始霽，
珠燈滿縣月初來。
綺羅競向倡樓舞，
絃管遙從酒市催。
惟有客愁長不散，
依依獨抱月中臺。

銅陵江上用前韻

白波千里盡開歷風帆
爲浪迴連業晚潮
乘月至浮陽春馬滿天
來雲山一舟前數簫
鼓聲聲水上催到處
蒼葭楊柳岸不知那是望
鄉臺

漁家

短棹輕檣傍岸年年
結束在江湖春風浪拍
桃花浦暮雨烟生柳
葉蘼潭底魚多移網入岸
頭酒熟繁紅沽平生
最厭磻溪釣獵火西來夜

月歌

次蕪湖

長江渺渺接天迴盡日
陰風拂面來烟象平蕪
開鴈叫雲移遠岫見
花間春愁擬醉蕪城酒
畫裏先過建水壘欲
向磯頭吊李白問渠
誰復是仙才

雲間公署亭子用韻

迴軒曲榭蘚苔封一
鉢瀟瀟此暫容青海
月來看鶴舞赤城霞
起望仙蹤吳宮幽樹
春風暖湘

渚芳揉曉夢濃客病獨勞
搜藥錄芝田瑶草幾
時逢

上海公署游息亭子用韻

萬里軒車役未休孤舟
直沂海邊流誰將池館
開三徑坐覺芳菲解百
憂柳翠花紅偏自媚魚
游鳥轉各相求此時
琴酒招明月不羨盧敖
汗漫遊

奉和東水之見贈韻

桃水游海開島門驅車
排闥一尋君亭池窈窕
棲玄鶴竹樹參差隱白
雲萬里暫低揮鳳路雙
龍何換射牛文相思十
載重相見尊酒還愁
袂分

南歸渡漢江中流馮三
石吏部遣人以
遊洞庭詩見示舟中用韻奉酬

漢江南接洞庭湖一望
烟波混有無鄂客挂帆
排浪渡仙人橫笛隔樓
呼白蘋紅蓼鄉關近明
月清風曉夢孤忽枉故
人湘水贈還如照夜得
驪珠

奉陪蒙明山節推遊如意寺

平明綵隊出花城，滿路歡隨節府行。
草露不沾騎鹿轡，野禽遙集看山旌。
珠林月出三花覆，松磴雲來五馬輕。
獨愧病閒陪妙躅，尊前歌笑有餘情。

再用明山韻

畫閣雕臺枕碧紅，霜旌暇日試清遊。
阮郎嘯烈風岑響，松子琴清月谷幽。
南澗採花晨駕鶴，中庖理膳夜烹牛。
興闌歸訪桃源路，野老扳車且願留。

巫山道中

杖劍聊為萬里遊，空雲江月路悠悠。
二齡獨抱相如病，四望空含平子愁。
巴國山川迎鳳轡，郢門花鳥笑羊裘。
山人何意貪榮祿，南顧新聞聖主憂。

夔府道中

巫峽秋濤稍澄清，水光空色相映明。
沙邊泛泛浮鷗狎，潭底瀟瀟落木輕。
家遠不逢東去鴈，路

難孤負西遊旌。行行又覺山中晚，獨上高樓望楚城。

廣安道中懷王相山

北來烟雨暗山岑，南望仙郎住石林。
玄擬楊雄新著草，哀同曾子尚操琴。
銓曹清席今虛左，玉署高懷昔黍深。
欲放小舸尋譙笑，巴江秋色苦蕭森。

發岳池

雨城芭葉曉聲寒，客寂初驚夜漏殘。
倦嗜枕檀愁命駕，病貪藥物畏加餐。
魚門野霧迷行李，湘水青苔上釣竿。
巴客不知遊子意，開門爭睹漢郎官。

宿青溪用楊二檀韻

山館蕭條俯碧溪，迴沙曲嶼薜蘿迷。
雲開遠岫看依下，日落高林聽雉啼。
絕國自欣楊策度，野橋非復棄繻題。
獨嗟筋力衰殘後，愁向秋風馬首西。

射洪道中用韻

岐路緇塵染客衣東山應與謝公違霜深劍閣
嘶寒馬雲遠荆門望舊扉北向葵花猶愛日南
飛鷗鳥已忘機中懷欲為明君想地過衡陽
鴈影稀

古店驛小酌用韻

病後衰頽不可看西來况復此迂鞍夢魂常繞
滄江月旅食虛陳白玉盤長路經秋雙鬢改故
園無主百花殘不堪愁極憑尊酒醉舞狂歌且
自寬

發漢州

月曉山窓起獨憐客行常日聽晨鐘錦江八月
秋千里蜀道三旬雨萬峯形管空題平子賦青
銅猶照馬卿容自憐二載西南夢明日江干拜
臥龍

新都贈楊玄洲

不謂西州楊伯起三年嚴譴始飛鸞公聞玉殿
仙班遠建水秦關舊草存雪滿汝南曾會面秋
深錦里得登門送來三楚棲賢地還有河東秦

帝關

抵蜀

山盡風旗萬里行重黃落盡見已成全天氣肅
梧桐片錦水烟迴楊柳營五噫梁鴻先覓暗七
律上止烈心驚寄聲報爾山中客早晚歸來醉
吟詩

蜀城外館中竹亭小坐

小川空窈闔清池菱葉荷花映秋水沼野鳥飛鳴
還自適山人行坐偶相宜瑤簪別館琅玕簾翠
柳晴林錦繡垂但須此地棲閒散何必朱軒列
鼎萬

用韓飛霞韻

風塵蹴踖未投簪慚負東臯習靜心錦水新逢
雲暎暗荆山舊種玉苗深馬卿論蜀室持檄屈
子懷沙強獨吟羨爾久從赤松子藥爐飛火到
于今

送西野張中丞北歸二首

二載雕戈控蜀關星軺一去柏臺閒巴山傳鳥

牽衣送易水烟雲捧旆還五柳譙娛常命掌四
時朝請暫直班承光早晚思良弼便向彤墀擁
珮環

其二

鵲軸龍旌去不歸心岐遙在九華樓解珂欣綴
松喬侶彈劍羞同許史儔洛浦風光秋晚釣瀾
橋花影月中遊徒客更奏西南事野服安車顧
一優

江上九日

蜀河九月初明霜滿汀洲夜色清懸標葉落
因菊鼓病中綠酒和黃傾玉嘉落帽歡仍照宋
玉悲秋志不平綠樓那堪遙夜坐衝風鳴水難
續聲

雨夜宿覺林寺

嵩崑山閣絕浮埃旅客飛驂向夜來淨土重經
香雨潤好懷新為覺花開諸天燈影爭流電半
夜鍾聲應薄雷一飯胡麻心不捨何緣結社遠
公臺

栢林驛次陸布政韻

北闕休書違素心欲依明主一為霖桃花未
向玄都種棠樹應慚蜀地陰邱路懷歸三峽阻
漢宮飛夢五雲深箕風烈厲秦關道寶瑟瑤琴
空好音

謁沔縣武侯祠用杜韻

諸葛祠前木幾尋風雲千載護陰森渭濱不復
熊羆陣沔上凌閣猿鳥音十倍曹丕真將畧三
分漢祚失雄心秋風此日空山暮梁甫歌成一

秦襟

過武侯墓

丞相聲名今古傳漢臯瑩墓草芊芊南陽廬在
長吟地西蜀城高偏霸年猛士千群空渭上大
星一夜落軍前苑邊朽骨當時莖雄氣猶疑向
翔天

三岔道中用韻

關塗北去正迢迢况復霜氛變柳條山下清溪
常虎渡道傍古驛但烏荒素衣無那縞塵染斑

鬢誰憐雪霰飄長樂曉鍾清夢遠計時應及早
春朝

東河驛偶題

憶昔君王分一麾詎憐今日此悵其渭濱開塞
霜飛早江上音書鴈到足寶篋光寒明月劒錦
囊堆繁白雲辭此身何處方栖定鳳翻龍鱗但
自持

出棧道

千里從龍不斷群瑤花瓊樹鬱氛氲虎關對鐔
巴秦隘龍壑分流漢渭濱九道星河臨紫岫萬
家烟火雜青雲我行新扣閭闔下又向蓬萊謁
聖君

迴文閨辭

秋露白時君憶我陌楊青處我思君幽花照浦
橫明月迴鴈衝沙斷乳雲脩字錦絲梭弄手掩
簾珠淚粉沾裙樓高望盡心長恨塞遠征深念
永分

茂陵

旭日暉暉照錦標東風塵起茂陵墟關門舊是
長卿第野老誰欲封禪書雲裡川原遙隱映路
傍榆柳幾涼疎行人室擬上林賦烏有先生對
子虛

渡孟津

濁流平且擁帆開萬里寒氛動地來榜子棹歌
三疊唱旅人鄉思九腸迴白魚遠憶周王緝野
鳥聞過漢帝臺矯首王京應可望燕宮紫霧
鬱崔嵬

潘麈中陳君書上

南冠行子投寒策北道主人開暮筵玉案克座
盛水陸瓊尊俯醉繁鏡絃已欣襟帶叨同里况
對風塵並異天明月滿庭憺忘去共吟采芻夜
疑年

得補河南報

江臯一病臥經年採藥荆南擬學仙懸闕子牟
心未定彈冠貢禹機仍傳舊時旌旆空巴國此
日軒車更洛川河曲尚陽陽幽院不妨吏隱習

雲煙

別京師

二月長安氣色和，都門弱柳送行軻。
春情詎忍燕山別，旅夢先從汴水過。
腐草重榮銜感切，福星未試負慚多。
洛陽此去唯千里，應笑前人吊汨羅。

保定道中

迂馬駢駢別帝京，錦囊新捧玉符行。
行驛途乍發清明柳，旅飯頻開寒食餚。
冀北風塵催病色，江南雲樹繫春情。
歌鍾孤白終非意，會向芝田聽紫英。

新樂道中即事

平阜南望渺無津，匹馬行行惜色分。
北岳清宮生紫霧，中山官道起黃塵。
春過二月風逾發，地近三河柳漸新。
解劔東樓聊一醉，野花村鳥漫隨人。

入大梁

十載風塵憐楚客，三春車馬入梁園。
魏侯城堞

黃埃滿宋帝宮垣，綠草繁虛損五轡。
遊沼上不逢公子駕，夷門杏花柳色洪河渚。
一曲紫芝且玉尊。

過朱仙鎮謁岳武穆王祠

岳王忠勇古今聞，北伐曾屯此地軍。
無那金牌回虎旅，空使汴水望燕雲。
六橋烟月朝廷小，三字刑書身首分。
五百年來猶廟祀，春花秋草幾繽紛。

汝州喜雨呈王北澗臺長

秣馬西來若亢陽，春風忽送雨聲狂。
空濠初過嵩山麓，颯沓仍飛汝水傍。
擁葵離披遙逞秀，林花沾濕暗聞香。
自慚薄劣陪仙馭，並喜隨車慰此方。

初之河北

干戈子出河津，河水流澌晚照人。
剖玉叨為三郡長，登車遙念一方民。
庭前雀少風猶薄，境內狼多政未新。
柏府馳裾懷愧切，依依獨有寸心真。

較武

春郊戈戟畫森森親擁貔貅此警臨志在報恩
持一劍家能養士散千金河陽初變旌旗色漠
北應寒對不心聞道盧龍猶轉戰長纓何日奏
邊禽

詩孔文谷書兼惠諸作因以寄之

河清初歸春日鴈濠梁近報孔融書清淮路隔
應憐汝明月珠生更寄余烏巢十年猶舊秋風
樓三策見平居幸從鶴序論心素獨恨藜燈夜
雨疎

初發單懷憂旱

孤驂凌曉出東津早氣蟲蟲滿四晏朝雨泥塵
難破塊凱風扶火不吹薪相逢菜色皆逋客無
處花村有醉人安得天河容手挽陌頭重見黍
離春

望太行野寺

谷口清泉帶草堂春風終日水花香幽僧定後
鳴山磬旅客愁來夢石床異域緇塵憐病拙炎

天車馬愧行藏何當解綬歸蓮社閒英仙人臥
竹房

神仙驛寄李兵憲

朔雪飛飛絕去塵烏啼猿嘯共愁人臨邛遊客
初辭蜀洛下才人欲過秦遙路五千何日到重
關八百與雲鄰却憐東道同心侶尺牘慙勤慰
所親

淇縣喜雨

沁車此道逢時雨四野騰聲憶有年淇水閒花
紅漱澗太行古樹綠新鮮青驪豈憚疲宵路黃
犢初看滿夏田日晚東樓還命酌俯尊應有武
城絃

觀舞

美人挾瑟出洞房調笑華筵逞弄晚粧鬟髮龍盤
金爵髻纖腰弓曲紫羅裳尊前宛轉韓娥起掌
上低回飛燕翔自是秦樓多妙伎淹留宋玉侍
襄王

小亭燕坐

小亭花樹肅陰陰養拙惟依鶴與琴架上丹經
聊問病龜頭酒足娛心詎將青綬邀時寵每
結玄精坐竹林秋月春風無限興那能空唱白
頭吟

重別大梁

朝來轉軾別河宮駿馬驕嘶楊柳叢梁地川途
靈雨浚楚任旌旆凱風中天臨北極龍顏近雲
去南山豹霧空漢曲草堂明月在將因臥病理
微躬

少泉詩集卷第七

蘇詩
蘇詩
蘇詩

少泉詩集卷第八

京山王格

七言律詩三

送勝溪張金池入賀聖旦

烏巢方欣得所同忽驚此別思無窮萬年天子
開堯旦八月仙槎入漢宮汴路旌旗秋映日燕
臺劍珮曉迎風千金壽畢承恩幸前席送容問
賈公

新晴對酒

高庭雨後媚晴光柳色陰陰竹氣涼臺上霜
新節使城頭花發舊河陽簿書未擬閒情斷詩
酒偏宜白晝長醉舞却迷身處所飄然漁艇在
瀟湘

孟縣趣溫縣

孟州東去盡幽林蕭蕭騶馬送所尋河內雨殘
沙氣淨村臯夏晏野光沉朱輪按部驚華首赤
日驅車感昔心向夕一尊聊坐嘯半徑孤月候
鳴琴

獲嘉公館作

尚城瑤葉鳴秋雨旅客青燈坐夜寒湘浦鴈來
誰繫足大行雲起獨凭欄望中離別三荆樹夢
裡芳菲九畹蘭紫綬金符虛忝竊居然臨飯不
能餐

於脩武飲中川陳方伯赴山西

搖落梧桐覆衛津那堪斗酒醉離人紫薇花發
交情舊黃鸝風高別夢新三晉雲山迎馬首兩
河父老臥車輪聞君素習汾陰路桃李其棠滿
地春

秋曉東木亭樂大參二首

高城月落曙光寒萬井鷄鳴鍾漏殘秋髮不堪
臨曉鏡北塵何事染南冠愁來尊酒尋花懶客
遠鄉言附鴈難獨有相逢薇省使追歡日近
芝蘭

其二

攬衣頻日聽鷄聲辛苦風塵白髮生道左甘棠
虛旅夢天邊紫綬歸情明珠別足誰能辨長

缺無魚抵自鳴鶴喜登堂同樂後過遊河洛有
光榮

冬日登望言志

寒山蒼翠擁城樓樓上遙看河水流楚澤誰堪
千里望梁園已是一年遊潘郎驚夢人空訝楊
子玄成世未投心事生涯兩落寒夜來清夢但
滄洲

冬夜即事

河城寒色晚蒼蒼戍鼓林烏送夕陽秋盡黃花
猶吐藥望前明月正生光彈冠空羨梁園好像
出誰憐郢路長終夜青燈不成夢鷄聲啼落滿
庭霜

鄭殿下出郊

帝子鳴鑾出桂宮太乙真人駐曉龍旌旗盡繞
千山樹鏡管遙喧五夜風鶴下吹簫縹緲上雪
來置酒鬼園中何人獻賦誇遊樂過詫還逢亡
是公

贈樂大參

聞君昔隱豫章間雲臥烟樓十載閒滄海獨傳
青鶴夢黃林重拜紫微班秋風攪戀酬明主尊
酒逢人念舊山我亦江皋初罷釣歸心日夜阻
河關

寄石疊李憲副

半從坐路卜芳鄰綠酒清談憶舊春汝上旌旗
頻入夢洛中山水最宜人秋來河廣緘書少月
下嵩高得句新幾上太行遙望汝孤雲落日不
勝頻

重懷群舍錢以菴張大參

沁川冰色映疎梅野館燒尊小宴開栢府故人
欣促席成樓初月伴銜杯漸看秦樹心應喜下
別梁園首獨回西去驛程湏計日吏民遙待使
輶來

武陟視賑

霜淒月冷客愁多謾向燈前學醉歌何事孤宵
重嘆息此邦一歲四經過青山極目憐三楚白
草連天悲兩河惆悵驅車逢世疫歸心無那簡

書何

送岱西袁愈憲同年函表赴上都

汴橋楊柳曉生塵德水維舟踐別人結綬同為
梁苑客看花長憶曲江春忽驚玉節揮驄馬却
捧金函上紫宸一入知承前席問焉遷何處
拜恩新

送三略維少參捧表入京邑

千里緘辭入建章歲闌分手此河梁隋堤梅柳
催行色魏闕簪裾綴舞行新啓明堂中嶽

峙舊遊青瑣紫薇香遙知聖主臨軒顧猶憶

他時拆檻狂

聞詔書得改贈先人

四禮初成肆膏多金鷄銜詔下三河自憐疾
蕭索纓冕又奉明恩慰夢我西掖擬裁新鳳
詔北山應換舊宮羅先臣含笑無能報唯遺孤

兒擊壤歌

和湯陰李尚書卜堂之作三首

揮金故里白頭餘心事俄存輿地書丹藥已成

尸飲解青山先卜意非疎秋後不叫原中道夜
雨時鳴柳外非寧似西陵歌舞後銅臺漳水共
立墟

其二

疏窗歸來無有餘閒明盥手讀金書雲移北斗
心能決日薄西山髮未疎自是文章宜白玉先
栽松檜傍清溪篋中詩卷備疑昨顏色真成九
地墟

其三

心是倦遊蝶夢餘却尋福地寫銘書龍墀元老
恩波渥馬鬣高封榆柳疎日落玄雲樓石牖月
明白鶴舞芙蓉定知蘭玉千齡萼替并年年掃
舊墟

湯陰同樂木亭詩

天迴地轉既春初雨雪霏霏噴噴家居髮髮欲從
新歲變紅塵不共萬年除四郊多事愁飛軫五
斗羈人倦曳履幸同同心對青苔勝花林酒坐
非虛

同樂木亭渡河

黃河曲渚通千里紫蓋今辰借一舸
漁唱暖蘭橈撲雪水花高長堤弱柳嘶馬平
浦輕烟潤寶刀況是同舟結仙伴畏途風露詎
言勞

渡河入汴

開歲南征涉廣川春水千尺引蘭船
騎重踏隋楊道市酒慣看梁竹烟夷監賢家公子敬馬
卿落魄諸侯憐蕪城古殿虛凝想夜夢金燈徹
御前

元村督營行宮

築館欽承大帝臨絳萼紫條結森沉
將茶小鳥拚瘠口獻曝野人抱苦心
龍輦擬經一夜駐鳳樓寔在九河陰
沙垣一自傳丹詔仙氣熒熒照至今

放歸偶作

倦客歸來春事殷鶯嬌柳媚
花芳黃梅風雨年華留綠
菱亭池午夢欣北海移文空
志恨南

山種豆自耕耘白雲芳草餘生計長樂鍾聲詎
復聞

其和高鹿坡見寄韻十首

布袍木屐白雲鄉夜夜春風花柳芳閒情已結
柴門約清夢滿閣上音音江上晚烟樓舞鶴山
中流水映垂楊南憲一榻稀人務時把丹經問
古方

其二

歸去山中是故鄉長林春晚百花芳清時未寶
龍文劍廣殿空街鷄舌香楚國騷人悲綠芷漢
庭詞客憶長楊同聲賴爾青雲士早晚飛騰入
上方

其三

仙客巖樓卜此鄉春來何處不芬芳風生古木
黃鸝語水繞晴洲杜若香野洞青霞嬌瘦鹿山
亭明月照疎楊有時琴酒邀同侶白雪歌成並
大方

其四

紫紱金魚謝帝鄉歸來松菊滿庭芳青雲偶
折天門翼形管室餘玉殿香謝客山中多樹檟
陶潛宅外紙垂楊山來暖衾從金少相馬何須
問九方

其五

傷心貧病臥江鄉久見春花此度芳露濕竹潭
青幌淨風生蘋浦釣臺香東陵瓜已真疑邵西
面玄經更擬楊開道長安多貴客黃金滿篋帶
他方

其六

蘋踪那復恨他鄉一畝園林萬卉芳南浦柳枝
風外轉西池荷葉雨中香琴隨明月過紅院酒
滿扁舟紫綠楊巢父嚴光千古潔可令心事許
相方

其七

青春作伴我還鄉故國鶯花處處芳豈有二賢
金可醵獨存三逕菊猶香九苞鳳翥空思竹百
步鳥號不射楊老去生涯應落莫交遊新舊得

元方

其八

荆楚萬頃水雲鄉
藜藿生涯亦自芳
鵲鵲慣送山月冷
鹿車偏逐野花香
屈原江上悲芳草
宋玉祠前種白楊
何似蒼夫輕脫屣
赤松傳却養真方

其九

昔年射策紫微鄉
春滿長安花正芳
東觀讀書青上案
中尊賜酒鬱金香
銀魚橫繫仙宮錦
伏馬螭嘶上苑楊
豈謂一麾成結綬
世人驟爾笑東方

其十

伏劒狂歌歸楚鄉
楚天春色競年芳
仲宣樓畔花爭發
蔣翎庭前竹漫香
漁艇踏歌依綠渚
巾車挂酒逐青楊
但令松菊成三益
豈羨瑤名擅八方

夏日閒居

叢林鳩語夏光沉
草閣薰風坐晝吟
五柳先生

頻中酒四知夫子不謀金
玄經閉戶楊雲癖
滄海乘桴魯叟心
世事如波寧足問
故山泉石且相尋

秋日詠懷

歸來而見故山秋
每向秋風嘆白頭
木落東皋霜氣勁
鴈飛南浦歲華遒
十年簪弁同芻狗
三徑松蘿且釣遊
見說輕肥滿京洛
緇塵染面不勝憂

秋日奉陪東橋顧司空諸君子泛艇漢

江三首

秋夜樓船泛漢津
楚天明月淨如輪
尚書斗映澄波近
御史霜飛別浦新
帝里山河非舊日
巴人詞賦擬陽春
相將莫惜清尊醉
老子胡床跡已陳

其二

雲山鬱鬱鄧江秋
落魄聊為秉燭遊
好月對人明達旦
畫舫載酒醉中流
每送東觀歌虞帝
誰念南冠作楚囚
獨有司空最知己
仲宣且為賦

登樓

其三

氣肅江皋月色清
放歌十里水盈盈
郢門風物連三楚
帝鄉樓臺似兩京
共喜明時登上宰
不同今夜有諸生
蓮花柳葉開尊罍
露滿衣襟酒正醅

寄泉北公

一官五馬帶南遊
霜雨霏霏入帝州
白首昔年唐進士
緋衣今日漢諸侯
江頭錫宴花相識
袖裡彈文章尚習
莫以凌行愁旅鴈
聖朝竊寐想伊周

寄姪宗茂

鳳樓憶昔忝連珠
汝更翩翩入帝都
海內聲名曾二陸
天邊詞賦且三蘇
上林花色輝春駭
別浦虹光映日徂
但使鵬鵬能九萬
不憂病子臥江湖

寄熊賓鳴馬南麓二十

情親二妙總當年
今日分飛各一天
花發熊郎

閑却雪深馬子立
程隨中州茂宰誰
稱最大學諸生
汝獨賢唯自漢陰
王叔子病來頻歲
只高眠

寄唐天門

憶昔昔作三秋別
金闕重驚五月還
驢足不知何地
低風毛已見貼天
龍九衢樓閣看應
遍七澤烟山夢裏
歸骨肉江干香鼎
切幾回翹首上漁磯

除夕

心驚萬事總蹉跎
轉盼流光此夜過
柳色梅花開淑氣
椒盤柏酒送狂歌
亦知春意年年好
無那衰容日日多
華燭滿堂渾欲寐
明朝隱几面庭柯

病中改歲

百齡忽渡此長天
蕭條誰能鼓曉十
柄新移天左界
梅花濃發楚西郊
萬年明上開周曆
七尺閒身繫魯匏
昨夜一瓢醒未醒
以看庭樹日盈梢

新年貽縣諸明府

芳年佳氣滿春城，四境歡聲盡楚聲。
縣有劉昆山虎去世逢周鼎，海波平東風梅柳傳新艷。
中夜星河改舊符，縣相如長伏枕草堂車馬懶逢迎。

乙日樵劉二廣文兄過賦此投贈

星迴律轉此家中，濟濟青衿拜兩公。
庠序衣冠真外翰，文章歲月又東風。
春生魯泮芹先發，日暖程門雪盡融。
最喜好懷無世態，街南下馬問。

楊雄

改年寄潘敬伯

忽憶城東潘孝廉，平生親誼有誰兼。
鼓盆憐我中腸絕，念姊看君兩袖沾。
帝鄉十年名已驥，雲霄萬里步應蟾。
歲華又逐春風轉，佇共梅花咲此簷。

歲旦偶題

東風又到聖明朝，大液池邊見柳條。
酒映後宮鷄戶巧，香生前殿火山遥。
雲邊鍾鼓催雙闕，

伏下衣冠引百寮，誰念江潭憔悴客。
簾門五夜夢唐堯。

七言排律

冬日訪青門山人不過得青字

驚驂千里駐青冥，採秀尋仙意未停。
闕下我懸高士榻，江邊誰是少微星。
乾坤共爾雙龍劍，萍水相荷一草亭。
終節翩翩何處去，洞門寂寂對人高。
寒城物色迷踪跡，白晝烟霞映戶庭。
顧我緇塵終日在，思君懷抱幾時醒。
悵然紫陌迴雙騎，迤爾洪崖虛翠屏。
落日赤雲浮近市，遠天偶鶴下孤汀。
黃花酒綠同誰醉，白雪歌長只自聽。
南望客槎仍咫尺，令人長憶劬光青。

少泉詩集卷第八

少泉詩集卷第九

京山王格撰

五言絕句

自君之出矣四首

自君之出矣月下幾沾衣月缺還應滿人行獨未歸

其二

自君之出矣園花歲歲開常將朱戶掩愁見落花來

其三

自君之出矣閨裡不知春忽聞君欲至出訝柳條新

其四

自君之出矣寶鏡掩粧臺試拂飛塵看朱顏半已摧

昭君怨二首

合鞍君王寵千金賤妾軀如何欲見面却使畫工圖

其二

萬里望長安琵琶馬上彈單于不辨曲翻謂得情慳

夜潮牛女四首

二曜遞來往五緯行不絕如何牛女星脉脉經年別

其二

炎夏已將變新秋應復來相逢可計夕兩岸莫徘徊

其三

河漢清且淺風濤即晏然相看豈無意特以夜為年

其四

天地無盡時雲陰亦超忽但愁相會少不畏繁華歇

左東井夏官清黃公署雨痕如畫觀而賦此

急雨翻朱幕斑文點素梁自然山水列不數畫

工良

夜聞鄰婦彈琴

鷓鴣絃響隔暮夜夜月中聞誰賦終殊調孤心逐去雲

題小景

秋水停棹地秋風鳴鴈大彎弓非射鴈恐有意書傳

其二

行行驅獨騎踏遍郊原塵豈不愁飛雪梅花自

有春

其三

磊磊盤中石青青石上苔遊蜂似得意應是採花來

其四

無錢買金谷執此丘中草欲待芳華生採之遺遠道

其五

幽草生盤石開花滿院香春蜂何處集却似舞

寬案

其六

池露清香發臨風秀色翻一枝足春意何必洛陽園

公昔垣壞

引黃垣垣壞居然見外人使君抱冰雪來姓亦無嘆

宮怨二首

春柳間纖腰春花嬌素面朝朝理雲鬢不上昭

楊妃

其二

上陽春色晚綠沼結青蘋莫向披香院驚驚愁殺人

竹枝詞三首

青青竹枝高持刀竹伐寄與軍中人吹作關山月

其二

脩竹植我庭春風莫相折豈無桃李花不及此

君節

其三

即去幾經年困中長新竹有淚不敢洒恐似湘妃哭

子夜歌

寂寂冬宵永遙遙妾思悽洞房寒月近况復玉關西

螢火

螢火映青樓春風吹轉明君心如噉日不照樓

樓情

枕

綺繡何崔嵬憂懣終夜陪夢中回首處應作望

鄉臺

漏鼓

隱隱復沉沉相喧此夜深星河耿不曙為我數

愁心

禽言八首

布穀

布穀復布穀家家驅黃犢君看布穀成不使布穀咏

促織

莫作遼西夢起織機中錦遼西天早寒征人藉霜寢

駢

朝鳴山上樹夕宿山中花相將好歸去秋雨折胡麻

鶯

百轉非為佞千喬亦偶然如何金殿客獨喜崇

吾遷

燕

高棟爵嶙峋年年一度春堂前知幾主來掃畫

梁塵

鳥

乳子上林西高高不可梯獨憐反哺後混作野

鳥啼

鴉

曉日何熹微春林花正飛
君家知有喜遠客脫簪歸

鴈

春風紫塞夢秋水洞底浮怪底天家事年年春復秋

病中元夕

三五月華生春燈滿市明
歌遊吾獨懶一上縣西城

幽居四絕

青山對我門山色春來好
莫使牛羊上中多舊陽草

其二

茅屋枕高城城邊一溪水
休教塵土濁時欲洗雙耳

其三

芳樹陰繁春鳥喧然至
切須歛弓彈恐有崑山使

其四

明月生東海清光看轉近
慎勿入浮雲把酒欲相問

端月六日逢立春

六日寔維馬勾芒此駕牛
陽春兼駉駉頃刻遍神州

立春後一日逢八日

昨日已無冬春風一夜濃
鏤金堂滿髮不改舊形容

四愁詩

愁如地上塵掃之明日有一日
掃或廢能令華屋垢

其二

愁如深谷雪朔風吹轉多
安得春來日照灼化成河

其三

愁如山上草一歲一迴蕃
縱有利斤斧不盡土中根

其四

愁如初生月夜夜光
邊剪

寄子

問爾曠人領無金
看天

友人春酌

飲門三益合計酒
此杯

其二

得酒真為寶看花不用錢
年年

其三

登樓聞曉鴈貫酒脫春貂
欲嬌

山茶二首

甚有看花興風霜惱歲華
山茶

其二

盈盈綉錦垂片片含霜烈
是雪

正月晦日二首

莫愁春去速正有好春來
錦開

其二

今日王正月功成入仲春
花辰

懷宛在亭

春來宛在亭花色麗如星
我醒

雲生

一片春雲生飄然意態舉
臺女

聞鐘

曉窗貪睡睡鶴吟居然覺
五嶽

曉鐘

何處曉鍾發風吹入我帷夢中渾未省道是遊朝時

月出

明月吐東山我屋東山下
試窓西竹春筍可盆把

漫興二首

草偏不出門巡簷數新竹
倦須三尺繩鐵索一杯粥

其二

春村飛細雨百卉咸生色
何事南窓人鏡中猶是墨

萱生

憂來大無那暫忘只萱草
謝爾北堂樹早發慰將老

少年詞二首

奇俊誰家奴彎弓膽氣
羸醉迷白日晚驟馬向城隅

其二

金羈遊俠兒尋春美百草
黃昏不歸去醉臥邯鄲道

贈別

野客清不群口譚金虎
文掉頭不肯住去美五湖雲

少泉詩集卷第九

蘇軾詩集卷第九

少泉詩集卷第十

京山王格

七言絕句

南巡歌十首

雲璿乘春問楚津，暖風晴日暗生塵。
離宮繹絡三千里，羽送淋漓十萬人。

其二

寶馬金輿光燭天，花鋪錦繡鳥調絃。
君王一日行千里，不見江南十八年。

其三

龍旂獵獵出燕關，瑞日祥雲捧聖顏。
春色爭揮三月晚，秋毫不擾萬民閒。

其四

六龍齊整漢江濱，三楚繁華草木春。
分酒獻天杯，周在鎬詩傳，岸蘆橫分。

其五

郢門春色曉蒼蒼，帝鄉樓臺勝建章。
五夜送官齊待漏，六宮睡鴨正焚香。

其六

聖主英明總萬機，百官本職慎多違。
金吾衛士如龍虎，千石金使曉開扉。

其七

漢水春生應帝鄉，松林鬱鬱萬年枝。
君王大率同虞舜，上仙陵一溪堆。

其八

賦賦山谿下金門，公老騰歡作主尊。
江漢今為湯沐邑，百城牛酒荷恩繁。

其九

綵仗紅旌繞翠雲，君王詔詩萬人看。
五雲不動龍顏近，一度瞻天一度懽。

其十

十官萬騎擁中車，花鳥爭春上錦初。
獨有鄒陽熱械繁，恰頃堂上獄中書。

典郢謠十一首

郢樹蒼蒼舊渚宮，先皇詔字造天雄。
河江倒映琉璃瑤，橋木情搖翡翠紅。

其二

虹流已見 聖人坐豐沛南陽萬載名漢水直
為天漢水石城東接石頭城

其三

翼翼清都上氣新帝上宮命兆天人至今嘉靖
中興業遠與 高皇比聖神

其四

楚江南望初陽峰白水村頭漢赤龍 聖帝五
雲扶北極思久神武一時蹤

其五

鄧穰南割大江流七澤雲波楚上游興國今嘉
天府國鄧州真是帝王州

其六

陽春白雪古時聞今代天垂日月文 兩帝瑞
編開五色斗邊夜夜氣氤氳

其七

帝陵律律枕瑤山松樹吟風白晝寒十里深盤
龍虎氣紫貂鐵馬萬家環

其八

宋上堂聖闕水光千年冷望夜光芒近來恨殺
高唐賦 帝宮英雉嘆景王

其九

莫愁花月軍門西舊羅衣風寒袖迷梅向盧家
開粉粉紅香散上五陵帝

其十

春門 草酒頻搖一月春風楊柳始凋馬灘邊
供奉曲帝華不敗夜吹笛

其十一

宮開元佑彩縵紛絳閣瑤堂倚碧雲白日焚香
玄女下我皇元是玉宸君

壽辰詞二首

北極蓬萊列九重南山秋染翠芙蓉綵看銀漢
飛烏鵲便親瑤池洗赤龍

其二

蟠桃昨夜會群仙五色雲虹捧御筵獸舞小臣
遙獻壽秋空明月萬迴圓

恭曲園讌集四首

芙蓉覆沼柳垂門彷彿梁王脩竹園况是柳枝
能作賦騰觚飛爵日黃昏

其二

蘭館嵯峨一逕通小山新入菱荷風千金壽畢
朱陽晚艷舞清生猶未終

其三

青閨朱樓俯瑤渠廣筵列坐總文裾不緣帝子
開尊坐何得王人擲簿書

其四

金塘曉露濕青蓮鸚鵡花間雜管絃思王才調
無人似月賦猶教命仲宣

塞下曲十二首

昨夜啣枚渡白狼彎弓射殺左賢王千群羗虜
須臾沒風起黃沙滿戰場

其二

寶劍明弧赤錦旌漢家百萬羽林兒單于遠遁
烽烟絕酪酒下鍾醉臥時

其三

塞柳青青黃鳥啼春風曉別灞陵西遙憐小婦
閨中怨不減金陽夜半悵

其四

天子英雄憤窮賸敢前親遣官嫖姚分兵五出
陰山道欲馬膏肓洶海潮

其五

萋萋青草八邊秋萬里雷華映戍樓莫道沙場
今夜苦蘇卿肯在海西頭

其六

龍城鐵騎陣如雲鼙鼓金鉦動地聞獨斬胡王
摧黠虜論功不數衛將軍

其七

胡天萬里靜塵埃聞道山戎已北回閒倚邊城
望明月一聲羌笛夜吹梅

其八

白馬將軍舊列侯新承推轂氣衝牛引兵直破
黃龍府捷羽先馳紫鳳樓

其九

十載漁陽戰不休，歸來金印掛貂裘。
迎門笑更說當年悔，覓侯

其十

白雪紛紛落塞塵，黑風壓地野狐哀。
洮河水止驚天上來

其十一

七尺龍文照日光，誓將戎虜報君王。
行春酒更取關氏關曉粧

其十二

秋月團圓脫賊城，蹄林鳥集又邊聲。
傳軍令萬騎先開絕幕營

呂涇野宅對菊用韻

清秋江上風雨來，北海仙人瑤席開。
忘歸去城頭曉鼓忽如雷

鄭子西行歌十首

楚西太守金陵豪，千里樓船掛寶刀。
明月夜一聲鐵笛綠雲高

其二

長轂高車不可攀，使君松菊寄三山。
連江外五色旌旗動楚關

其三

雲夢湖邊新日暎，美人西去坐彈絃。
吳公治楚國應推孫叔賢

其四

六載為郎倚建章，此行意氣滿三湘。
高堂靜春日度看舞袖長

其五

華館秋風吹白鶴，高臺春雨問蒼生。
能相憶鴻鴈飛飛過石城

其六

四牡春深繫玉珂，君王垂拱賜雕戈。
問功成日江漢風清虎渡河

其七

綺食雕盤歌酒樓，金陵子弟送君侯。
輕金楚一顧，長江水不流

其八

青袍白馬鳳城中家在荆江郢樹東今日送君
西楚去行行鄉淚洒春風

其九

仙人手把青玉杖水關山長賦遠遊四野絃歌
聞楚甸五雲樓閣憶皇州

其十

我愛金陵鄭夫子風流儒雅高南州驪歌一曲
郢中去相思日日登石頭

雙橋吟十二首

石橋雙結碧山隈春水潺湲洞口來日日草堂
花樹濕蛟龍潛處起雲雷

其二

桃花楓葉草亭幽隔塢長橋枕碧流沙上幾人
行欲盡却如河漢渡牽牛

其三

清潭一曲抱門廬學士當年水竹居試看小橋
苔蘚處依稀猶有舊題書

其四

參差石勢竹林端圯上仙人戴鶴到落日青龍
橫素艇清秋明月照疎欄

其五

昔余夢入天台去橫絕孤峰渡石橋今日看君
小隱地宛然門對浙江潮

其六

丹壁峻嶒煙霧生洞門遙接二橋平宵然一逕
跨滄海不是秦皇驅石成

其七

高柳長松掩綠池山人採藥夜歸遲忽看惠子
臨濠處更似留侯授履時

其八

石梁相對小溪開夾路雲林隱釣臺中有高父
頻笑傲秋風騎鶴上蓬萊

其九

幽棲愛爾混漁樵短缺衰衣不可招時把釣竿
尋月色東橋流水過西橋

其十

閨水迢迢斷嶺中星虹並駕往來通只今移向
平津渡王柱金欄枕帝宮

其十一

山樓高倚翠微開門外雙溪波浪迴借問小橋
誰結構海濱舊隱齊川才

其十二

武夷他嶂阻閨闌一水分流兩岫間草樹陰陰
天地別板橋重結居人閒

東園歌四首

蒼龍闕下錦園開金作闌干玉作臺我向月中
吹鐵笛風光絕似入蓬萊

其二

芳園近接鳳凰城百種花開錦繡明寶騎香輪
時競逐來遊俱是漢公卿

其三

丁巳樓臺八寶裝龍蟠虎踞控周牆小山排列
珊瑚樹歲歲年年花氣香

其四

誰家亭館上連雲舞榭歌梁樂正放遙想花前
尊酒夜豪華不數五茸君

過殊勝寺贈愛山上人

青山一疊倚雲開寶月珠林護法堂夜夜唯聞
鐘梵發山人不出虎溪平

咏扇景

月白風清暝色開何人獨棹酒船來芙蓉水上
渾難醉一夜知傾幾百杯

紀夢并序

嘉靖丁酉歲余病居里第春夜獨寢忽夢
侍上前上從容顧問余亦多所陳述

甚稱意旨偶黃鳥嚶鳴上命賦詩承制
授筆覺而書之不知其何也

翩翩黃鳥過前山睨睨一聲山更閒莫道此禽
生事薄也能望幸候龍顏

巫山三首

綺羅無數滿花宮何事妖嬈戲夢中三楚河山

天下險棄王淫樂不爭功

其二

宋郎詞賦世無倚不辭貞心為國憂楚國但須
雲雨治屈原何必赴湘流

其三

西望巫山十二重重花樹錦霞封襄王雲雨
猶朝暮我向高唐却未逢

西瀛

二瀛西行萬疊山錦城遙在白雲間王喬本是

遊仙客駕鶴還歌蜀道難

梁山八歌

蟠龍洞

巒合峯迴雙洞開石龍終古臥蒼苔金鱗不作
中天雨猶吐飛泉滿壑來

瀑布

玉瀉珠飛不斷聲青山萬古半峰明我行未慣
西川馬欲問仙源溯大清

赤牛山

紫氣氤氳大欲生月闌雲牧臥崢嶸梁山萬頃
桑麻地不解春犁一畝耕

梁山

萬尺芙蓉削盡梁烟霞最靄繡屏張青茅不剪
居民繞長為花城敗火方

萬石壩

山畦百里盡春風沃壤還歸萬石中每到秋食
登野蔬酌醪炊黍自年豐

石馬山

石馬山前雲氣飛谷平沙澗樹雲從中峰一過
瓊華滿疑有仙人傲歲暉

垂雲樓

高閣危欄俯石垣鄉雲五色見天門已人下里
食芹美每向中間獻至尊

福利山

祇林寂寞石崢嶸父老猶傳福利名駐馬欲飛
山外錫結廬青磴學無生

中江用陸儼山韻二首

玉露金風劒外行孤驂夜夜宿山城滿湘萬里
渺何處唯有秋來月共明

其二

風塵下里向西行今日依稀見錦城魚腹蚕叢
佳麗地愁心不覺暫時明

送西野張中丞北歸七首

柘府霜臺肅錦城三齡威德五溪清秋風忽動
燕山思一鶴飛凌碧玉京

其二

憶昔童年騎竹馬親瞻霜簡策花駉楚天恩澤
今猶在少小生成械櫜中

其三

烏旌龍節去如飛錦色紛綸映畫暉中國幾時
司馬相漢庭今日疏公歸

其四

林竹手非握九關中丞居傍紫楓宸聖朝詎
許明公隱直為披香締近陰

其五

濯錦江頭彩鷁飛黃金臺下白雲歸明公且謝
香山客即有天上書下紫闥

其六

二十年前按楚宮湘江機上夢業伯兄當日
曾知已賤予今側視上風

其七

鏡管喧繁紫錦中水飛鞍上燕峯寒中惟有
張衡賦馬上還提趙杜琴

觀漢源

嶠冢山中一壑翻白波千里下襄樊自憐生長
漢南國此日初窮漢水源

馬道驛用韻四首

萬丈高峰列錦屏秋風漠漠草花青山中豺虎
休宵出東國仙人坐野亭

其二

山上關梁高入雲山中寒木落紛紛行人日暮
投空館啼鳥幾處送夕照

其三

孤亭落日散青烟
浮客愁心正黯然
聊假一尊坐寒夜
滿庭飛鼠亂燈前

其四

山樊落落見民家
半粟蒲團墜片初
疑是武陵招隱地
青苔滿徑客行疎

渡汴河

河柳青青河水流
洞窺仙客木蘭舟
春風一息臨前渚
十里樓臺見汴州

濟南

春風習習濟南墟
流水潺湲楊柳疎
日暮孤舟橫渡口
令人猶憶鄭僑輿

望六室

中嶽遙開洛水濱
東風吹客度嶙峋
二十四峰春寂寂
碧雲何處訪真君

經少室

少室山中訪上仙
金樓貝闕迴青天
連磨一去無歸日
三十六峯空紫烟

禮達磨

入定參禪悟至虛
達磨亦稱聖人餘
佛心天子猶形慢
空向寒江夜折菰

行經嵩山見花

香枝粉蕊散山阿
斜日高皇迎蹕花
簞上同花何處在
空留金帶落僧家

近新鄉行嘗昇風

鼓浪聲聞一杆棋
棋對青山無返期
試問路傍車馬客
人間桑海幾遷移

獨酌偶題

彈箏陳錦世亭阜
欲酌不酌山月高
人生行樂漬及阜
領頭倏忽垂霜毛

溫縣院中月下獨酌

清宵隱几坐高臺
翠柏陰中月影來
尊酒同心阿誰是
西風一望幾徘徊

聞蟬二首

憶昨南歸驚柳色
忽今西陸聽蟬聲
眼中又是青春過
頭上誰憐白髮生

其二

東園綠樹唱秋蟬
泣露吟風聲可憐
焉得我形同爾蛻
年年枝上髮常玄

彈得鳥

秋窗庭中舊所宜
霜雲拂弄秋不奇
不知挾彈誰家子
懊惱東林借一枝

羈縻

萬里雲霄毛羽奇
秋風失脚繫藩籬
主人憐我天邊意
買向東鄰繫鴨池

戲贈

雲姿雪態兩紅粧
羅綺焚香照夜堂
雲向東鄰買向東
鄰使君不學野鴛鴦

偶題

癩病無端久索居
故人不寄一行書
可堪昨夜山城馬
盡是長安雙鯉魚

八絕

夢登黃鶴樓有作
宿而怡然遂以成咏
黃鶴仙人去不歸
獨留高閣枕漁磯
路傍多少談玄客
終有鶴來誰解飛

其二

武昌城外漢江頭
萬古乾坤萬古流
可笑孫郎魚不食
年年血戰取荆州

其三

清江泚泚石粼粼
日照當年蘇府賓
誰向胡床誇典策
西風塵起却汚人

其四

危樓百尺入雲烟
勝概相傳不記年
漫說仙人夜吹鐵
何曾直到酒杯邊

其五

晴雲芳草水東西
江上烟波日夜迷
寄語謫仙休不道
舊時崔顥又來題

其六

鸚鵡洲前草色青
白頭浪裡日曛紅
請看石棹何人骨
夜夜江聲打不醒

其七

磯頭江水浪層層
磯上樓高不可登
何事當時陳少主
西風一夜過金陵

其八

昔時曾勒碑開宇今日還登江上樓二十餘年
如瞬忽傷心城下水東流

燈夜曲三十首

車馬駢驛滿路香金燈燐燐萬輪張不須更剖
崑山玉到處人家有夜光

其二

酒滿高樓歌入雲燈光月色兩氤氲自綠化國
多舒景五漏声促白晝聞

其三

滿城燈火微明開羅綺飛香絃管催疑是玉皇
遊下界天星齊逐綵雲來

其四

轉火昏中滿月明金蓮無數一時生萬年欣覩
長春日四海同開不夜城

其五

火樹焚焚達曉光春風花柳暗聞香嫦娥欲理
新顏色特遣人間助夜粧

其六

春郊月出滿東山萬戶千門夜未關誰向北溟
開晚釣燭龍驚起雕人窠

其七

火城灼灼洞天空花撲晴街春酒紅猶憶鳳凰
樓閣下遙聞簫鼓是清宮

其八

神燈佛火照如霞南陌東城四望餘十里香風
人語笑晴雲不動雨天花

其九

練竿銀燭百光開月近中天漏未催綺閣簾櫳
乘夜捲瑞香搖映紫姑來

其十

清夜遙聞唱九歌楊枝挿戶谷風和今年泛粥
神嘉悅定取桑麻遍地多

其十一

暖風吹柳萬條輕野燒薰天曉未平何處鼓鏡
喧不定兒童齊作打狐声

其十二

昭容紫袖夜追班
水月窺窓暖殿閒
五鳳不催天上漏
六鷺遙駕海中山

其十三

繡轂銀鞍滿市場
人人醉舞不知狂
金吾且放今宵禁
恐有偷兒畢侍郎

其十四

煙火煌煌照玉京
催花喚月六街聲
懸知後殿聞神鼎
散出霞光萬派明

其十五

素蟾三五競容新
共喜春光又此辰
羯鼓闌闌催舞處
珠樓簇簇看燈人

其十六

樂事今年幾萬端
條風習習月團圓
酒樓燈綵爭新樣
歌院箏聲換舊彈

其十七

茶鼎薰爐滿市烟
畫屏綵架互爭妍
爆花吐朵真成樹
火迸飛光直到天

其十八

八寶裝臺未足繁
千金貰酒等閒論
平明結下觀燈伴
只待黃昏便出門

其十九

畫燭催明瑞鶴浮
四城魚鑰夜深留
看場東市花迎馬
對酒前階月映樓

其二十

千金一刻此芳春
况復天邊月色新
曲巷小橋隨意去
明燈何處不留人

其二十一

香輪絲騎路衢鮮
蠟炬燒盡未旋燈
下人芳歲酒月中春暖
大明天

其二十二

霜輕風暖鴈鳴時
相與行歌問酒卮
秉燭不知春夜永
揮戈猶遣望舒遲

其二十三

縷錦飄緗近萬家
烟光整整復斜斜
春風幾日山城迥
便晴河陽一縣花

其二十四

送來此夕有佳稱况是春晴景
登行樂欲教白日似桃輪
初滿更燒燈

其二十五

高臺曲障錦帳常萬歲
非平字幾行康國比
年多擊壤恰來燈市下
常

其二十六

綵送落梅歸別浦
已看穠李孕前山
春衣羽肩燈間好
縱有飛霜不動寒

其二十七

着處烟花春可憐
人人醉唱玉樓前
由來甲第第笑別
唯有看燈不費錢

其二十八

燈月交輝夜色深
年年歲歲此春心
但令長對燈前月
不省人間有萬金

其二十九

樂歲春光此夜新
草堂箕踞况閒身
三更酒盞燈留客
五柳柴門月伴人

其三十

嘈嘈歌舞動黃昏
空室誰憐只閉門
聞道出遊堪被病
杖藜散步也西園

燈夜余既賦詩三
十章鵠值陰雨更為

戲咏二首

雲昏春城黑
雲濤湧山出
燈火慘無容
玉娥自有吳剛斧
不向天邊夢山龍

其二

一冬望雨徹
春朝忽見霖
霖下九霄但使
寰區

曉樂歲寧
論燈酒負良宵

寄德安周二守

聞君為政古安州
一郡絃歌似子游
何日野人勝杖履
春風湏水弄漁舟

九日

白衣送酒過山橋
狂客籬邊舞袖搖
報道菊花湏盡放
醉醒鍾曉是明朝

麗人詞二首

誰家少女春水濱
新髻粧成金壓雲
日暮城南

閨草罷楊花點點石榴裙

其二

少婦盈盈閑且都耳邊明月一雙珠尋常道左
無人近夫婿君王前執父

雪夜

日暮天低黃霧濃山堂對客燃枯松城頭一時
平如掌明曉登樓看雪峰

春晚

落塵一不攪心岐十尺閒房布幕垂春暖睡酣
喚初醒披衣日在綠梧枝

漢宮人

秋入披香玉露濃晚粧初罷鳳樓鍾情思醉却
昭陽酒誤把紅繩戲睡龍

幼兒讀書

三尺孤童嬌且癡朝來試誦二南詩無端樹底
流鶯轉拋却開眸看綠枝

少泉詩集卷第十 佚續

蘇軾詩集卷第十 佚續

少泉集三十三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王格撰格字汝化京山人嘉靖丙戌進士改庶
吉士出爲分巡河北道按察司使僉事世宗南巡
坐行官火杖黜隆慶初授太僕寺少卿致仕明史
文苑傳附見王廷陳傳末千頃堂書目載格少泉
集十卷今考此本凡詩選十卷詩續選八卷詩新
選六卷文選五卷續文選四卷共三十三卷黃虞
稷蓋僅得其詩選著錄也朱彝尊靜志居詩話稱
其信口矢筆合作者寡今考王世貞序云公於意
非不能深不欲使其淫於詩之外於象非不能極
不欲使其游於見之表才不可盡則引矩以圓之
亂不勝靡則爲質以禦之詳其語意殆亦微詞也
歟

穀原文草四卷

〔明〕蘇祐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穀原文草

四卷》提要

穀原文草卷之一

濮陽蘇祐著

序

刻桃花洞集序

夫閑微明先發靈啓梓神之能也顯幽潛隱示遠邇
來文之徵也是故肖形商求應卜周載匪兆匪髮其
吉何知匪人攸能其惟神乎若乃傳巖已蕪遠播方
今確谿益高上輝往古不有信史二三篇架日往月
邁遺蹟奈何是則文之不可已也抑予于桃花洞集
有感焉嗟夫洞有桃花異代之人不能逆見洞潭花
謝殊境之人并名不聞一旦吉協郡守廖報羽衣秋
關捷至果符少年桃源名彰實惟其止無思無爲孰
主張是故曰存乎其神今也李子年未三十早登郎
署進擢史館聲達實應其吉已著則其履台操斗接
踵傳呂又將何疑哉然而鴻儒鉅筆短什長篇推思
摘藻鳴金宴玉增光泉石取信來遠天下後世緣辭
晰義覽眺之思匪文胡興故曰存乎其文是集也傳
記辭賦歌行五七言古詩絕句律詩通若干首余欲
部北來李子寄我上谷稿嘗聞之因雲濤開則

公平是故校訂刻之則存乎其感也已

二佚老圖序

佚老者何無位而有幽者也二謂誰余先

生也李翁也圖之又誰大中丞劉公也

思故國之既鄉同思又何也時公守台三考不特

故思思也者有甚其何也何仰公達者也而佚老

之懷言不敢盡其意也

自也自余之在臺也始獲拜

見李翁

而見李翁

既見李翁

既見李翁

既見李翁

既見李翁

既見李翁

既見李翁

既見李翁

既見李翁

既見李翁

既見李翁

既見李翁

中丞公也將非古君子乎今余也勉遊其園顧藉其
文又誰曰前人之如世變果江河非邪則其昵怨仇
好者又何望焉李公老達世故願指其然庶吾二氏
之子若孫有以世守也是為序

蘇氏族譜自序

予嘗讀易至同人曰類族又嘗讀書至堯典曰睦族
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嗟乎族之不睦與弗類者非
教之罪也俗弊而風靡流遠而本分始塗人視族人
矣夫自子孫視之有親疎也自祖宗視之皆子孫也
嗚呼皆子孫也則皆一身也皆一身也則皆可愛也

合異而同溯流而源情通理一天下可也又矧吾宗
乃取焉而譜其族次序既定或曰迨子之身之世不
前人勝乎予曰君子無易言也何也務其外而不知
達乎中約其文而不知失其質失質則與禮日離違
中則與真日鑿方竊懼焉故譜之欲返離以合祛偽
以真而未始也烏乎勝乎而吾子易言之邪自予之
有也也見父子翼翼如也今弗率教矣見兄弟怡怡
如也今相忌嫉矣見叔姪煦煦如也今相凌駕矣見
祥從于于如也今相訕譏矣不止不塞不知末流之
紀極矣夫子安得而不懼乎是故知弗率教不知以

不子教也知弗憚睦不知以不弟教也知戕奪其兄弟之子不知以不孫教也知訕譴其伯叔之長不知以不族教也由一身而兄弟而伯叔而族人一再傳而已矣而若此夫子安得而不懼乎或曰今也譜之則分以秩定可以觀矣派以情通可以興矣可觀則序嚴可興則愛生愛生斯仁序嚴斯義既仁且義弗前人之勝將弗前人似乎又何懼焉予謝曰信如吾子則予斯懼也庶乎免矣唯族人其共圖之

宣天武舉錄序

嘉靖甲午天下復常武試之期茲合宣大之士而三

試之事竣稍倣文試登成以錄用示風勵之意乃竊嘆焉曰美哉颯颯乎可以觀矣諸執事者蒸蒸焉亦咸有得也因進曰何觀也是地也左連樂浪玄菟古控榆林葱嶺紫荊鴈門障其南龍沙瀚海接其北帶以桑乾經以媯川綴以燕山鎮以恒嶽風環水聚山靈川應固宜有瑰奇瑰偉者出也觀是在乎曰未也

可以辨方察土矣廼又進曰黃虞既降夷狄戎貊猶維慶中王是故淮夷近魯萊夷逼齊大戎臨雍陸渾在洛周伐玁狁僅及太原秦及燕趙控禦勞今也

是重轉輸是勤防備漸寧器用日精實前明信

察問固替人之手弓矢而口合變者天下莫先也固宜觀是在乎曰未也可以飭法考世矣雖然職舉其司矣若夫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颯颯乎入物物莫知也洋洋乎動物物莫禦也其始也幾微其究也廣大莫窮其際莫究其變神莫有神焉者莫風若也且夫鄒魯弗文學之貴而質雅之難燕趙弗慷慨之多而深沉之鮮今宣大之士燕趙之產也是故屢試之也

彎轂而馳也赴赴焉比耦而進也秩秩焉鉛槧而談也於戲微風也吾奚觀哉曰是統言之也若辨焉則

亢而思抑困而懷其雲中平畜而勤勞而不怨抑上谷也易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其在斯與其進與迺進多士而告之曰敷言考業固知嚮風以士進矣其毋違言改業弗以士終爾焉則余也亦幸獲所司矣是役也就試之士二百六十得其雋六之一云

山西丁酉同年叙齒錄序

嘉靖丁酉三晉之士既登名試錄矣茲復叙之齒焉錄成以告余曰齒叙何也對曰齒以昭序序以存禮禮以合義義以守信而仁之道寓焉是故不敢後也且鄉黨莫如齒言有序也世子齒于學國人觀之以

知長幼之節况其下乎非禮之著邪禮則無不和而
義可合矣義則無不孚而信可守矣守信合義存禮
于友道也不亦盡乎傳曰以友輔仁仁奚遠哉同年
也有友道也齒何敢後也所以勵今而要之後焉者
也唯先生教之舜澤子喟然曰吾其免矣何也孔子
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
言而觀其行蓋言行殊也且吾於諸士也見其文汪
洋浩瀚也沉博偉麗也溫醇典則也雄深雅健也而
取之聽言信行非欺是尚未釋子懷者也歌廉鳴往
階仕進惟行伊始乃今母名之矜而曰必以齒焉母
文之崇而曰必以齒焉可謂敦行禮讓矣由是進焉
朝著之上卿士濟濟相讓無擠排陵犯之失有和衷
協恭之美下觀而化讓路讓畔可幾也則讓匪言之
飾而同匪迹之泥義信與仁將胥此焉出顧不信哉
若曰面是背非無裨切嗟之義速化旁行以干時議
階崇遠下之陵秩尊則卑之遺不為衆所齒者何有
也是故行者言之符也進者履之初也執辭以待稽
終以初故曰可以免矣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
之謂也又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敢要質之

三巡集稿自序

不初按宣大繼淮揚繼三晉有所作輒錄之為三
巡集云余素知詩者也顧一出按部恒閱四時達四
境務則繁馬體則嚴焉談晤寡諧而情思多鬱者矣
唯閱四時則多所懷達四境則多所見繁則神苦過
勞嚴則心忌太甚寡諧則寂多鬱則病是故懷見有
時景象纒會則劑量以應務怡曠以適體游情翰墨
則罔寡和而感通託興吟咏則罔靡暢而養節孰非
取適者邪孔子曰興於詩又曰游於藝弗可已矣是
三巡集者取適多而通方鮮者也工拙計哉故曰余
非知詩者也審音者以情求之其庶幾諒余矣乎

九邊圖論序

夫易顯象示書備論辭川流山峙三畫已函則壤品
賦九州攸別是故圖肇義文而制存禹貢尚矣嗣是
聚米畫笏表見才略豈多得哉余嘗同靈寶許子廷
議氏舉進士觀大司馬之政繼朝夕見鈇聞談說心
竊鄉服再會京師間以職方時所著九邊圖論出示
延袤萬里如指諸掌關城堡戍聯絡擁衛重岡深林
掩映包阻旗鼓戈矛精明森列將領伍卒防禦應援
羽書牙帳徵遣訓發海壩河套向背周環固咸在目
中矣而龍沙荒塞青海河源亦儼然可望真使人有

封狼居胥之意思頸繫繩裘君長致之 闕下也建
平壯哉且所論各備區畫總歸樞要疊非泛鑿鑿
可行蓋兵達合變匪徒讀父書好謀能成而有裨邦
政者也既付太原張守懋德氏刻之因為之序曰辯
疆域審於勢者也研方略詳於理者也備沿革稽之
故者也合時宜達之變者也達變不窮稽故不妄
理不謬審勢不躋不躋適於政矣不謬由於性矣不
妄孚於義矣不窮應於智矣於戲圖論於斯備矣

賀楊母何太夫人六十壽序

胥江楊君僉江西憲事奉太夫人以行六月四日太

夫人初度貞以迪志靜以衍祉甲子一週家慶爰集
胥江跪而稱觴焉乃太夫人則色康體和玉珮珠翟
瑤如踰如受此榮養子婦在下諸孫遶膝碧桃獻實
青鳥和音融融怡樂哉永日太夫人既暢然以喜
曰宗大嗣昌有子實良矣乃復泫然以悲曰育孤振
弱苦心悴力豈意有今日也其益自勵以對純嘏之
集胥江亦喜以悲焉曰敢忘母氏之德之教是時臬
之諸公聞之咸願致祝頌之詞以悖察案之義而授
簡于蘇子蘇子曰噫余嘗役于吳實和夫人祝奠余
先也竊聞之也貞靜康和者壽有一足徵夫人成備

為余何如哉
江揚節佩
服頌聲以
思養有得
承魚軒周
父世稱善
順維常博
言金石則
六月傷哉
鬼神實驗
歲寒懿茲
者涵之性
一足徵壽
途懋貞履
哉節子匪
貞君子維
贈按察使
嘉靖庚子
期公長集
之義時則

贈按察使陳公入 觀序

嘉靖庚子西愚陳公憲監試事比訖事維朝 觀之
期公長集當行有期矣諸察惜公之別也竊比與處
之義時則有言者曰今之論治者不過進時退不進

雖云也朝 觀之典則豈有常 天子與眾安焉
官方岳之臣簡其賢不肖以告於冢宰冢宰定其進
退庶使無倖進無妨免者則岳臣之任不亦重哉古
者 天子巡狩既周則諸侯來朝自秦以後禮制過
嚴泰四方不敢輒奉 乘輿於是漸不復巡狩然至
今四方諸侯庶尹之賢不肖皆能聞知之朝 觀之
典不廢也 國朝官畿外者三載一朝乃述職焉諸
侯庶尹之賢不肖冢宰雖素參憲臣考核然取決於
方岳者多矣賢者猶以時舉所以去不肖者於斯為
至嚴公之入 觀君子知其無遺奸也其為監試防
範太肅及取士與有力眾服以為得人今進尚科目
賢者出是什九公進賢矣是行也豫定以鑒物周咨
以全才審決以裨化有若衡鑑無遺照爽度進拜
天子之庭退遠考功所曰某君子其能吏則必任之
某邪人其不職則必黜之公忠信動物宜無不行者
矣夫以言知人至難必徵諸事公於諸生猶知言屢
官行事者顧弗及知邪且公向然湖藩政多茂績今
上嘗巡幸楚服已 簡在公於江南事有親試之而
或以詩問者公列之一一稱 上意以暢官澤下牧

循舊典是故諸寮重惜公之別也公伯子近舉南
畿仲子魁兩浙皆將上春官也祗役過邑里二子從
之得聞所以述職之義益相自勵承命思惟不遠指
日當路亦即進賢退不肖以媚茲 一人豈不休哉
豈不休哉聞公季子才美婉伯仲需之京師宋之陳
氏有堯叟堯佐堯咨者高第清班簪笏並耀以諸公
子方之史冊光後先矣於乎公世濟其美樹德有徵
敢後言之亦以併見 天子任官作人之化之盛矣
乎

登高送遠詩序

夫述觴借咏可以觀情申言會意可以觀志懷往祝
來可以觀德余有感于薛樓之會矣維明年元朔
皇帝開明堂肆觀群后江西憲使西愚陳公恪遵
顯制輯工將行寮案循典爰申祖餞乃載譙于薛樓
借賦詩焉記興達志蓋傷離勗義不一而足也故曰
可以觀情樓俯城故益高高大之基也而視必遠遠
之期也余業已取義請諸公賦詩寓祝頌矣時
泉楊公後至乃舉觴曰登高作賦大夫事也况送遠
乎請為陳公壽于是相顧笑曰巾言有要會意有微

不約而同者乎故曰可以觀兆雖然強歌不歡強
候不甘匪德之乎式譏又歌雖矣夫異感而同應者
存乎情異體而同聲者存乎兆異辭而同頌者存乎
德故曰可以觀德是會也遐覽豪吟極目暢懷煙林
沙渚掩映參差風帆往來絲竹諧奏夕照落尊陰生
樓閣亦有懷上戀關情思沉鬱蓋不知月色漸高與
江俱東者矣詩可以觀備載卷中茲不著

贈王遵嚴晉河南參政序

初予釋褐禮部時得識遵嚴王公於京師是同年友
云邂逅晤談見其言循循然理也文翩翩然富也年
脩儵然少也竊自歎曰遵嚴誠八閩之奇士乎其志
遠矣繼予出命三吳愛返田廬服闕謁選爰授臺吏
乃遵嚴歸娶梓里筮仕春官載歷銓署左遷毘陵則
聞其政優優然敷也心于然樂也思騷騷然玄也
竊自歎曰遵嚴為一代之碩儒乎其天定矣及予暫
輟班侍按部雲中簡書赫臨再巡江北遵嚴則拜
命金陵典學齊魯士習不變文化用登探索格言終
日危坐稍暇則群諸生於湖南訂定疑義講說心學
不少休則喟然曰遵嚴為聖賢之鄉而得其學矣
山渤海不有仰止而問津者由遵嚴於是乎不可及

行至則矩矱不設山納唯謹宣布朝廷德澤延授
生徒倡明要義無異在齊魯時舉命上逮踰年而遵
嚴復陟參河南政事予時按晉謁闕叨總學憲未
達洪都而遵嚴已在行矣見諸長老大夫士猶能談
王公之政之學豐盈不倦也復喟然曰遵嚴閱藩臬
之司而一其政矣匡廬彭蠡不有增高益深者與王
公於是乎愈不可及已故嘗謂學莫病於自足道莫
成於中定遵嚴蚤登臚仕嚆嚆聖真學或可以自已
者廼修焉不替如有所失升沉即署絡繹超拔心或
可以稍動者廼愛喜不形若罔聞知非不自滿假真
見有素者能爾邪本堅者未挺積厚者發裕由是而
光輔中興主張吾道伸縮治體輝煌化機有餘裕矣
有餘裕矣周程豫學寔乏明時房杜得君未聞大道
遵嚴兩進之不其難哉方伯文峰俞公聞之曰遵嚴
曩降汴藩而未有言也請以是贈予謝曰大河淙淙
少室聳聳統宗會元北靈發社遵嚴登岸而涉顛
矣夫後何言俞公曰是固可以贈也遂次第其語以
復

江西庚子同年序齒錄後序

嘉靖庚子秋九月九日江西中式之士王生勳等
序齒之會蘇子觀而樂焉曰夫余於是信其以文取
士之驗也蓋質之義協要之信貞禮文樂情咸昭達
自然者云初余歷試諸生見其談禮樂而說詩書也
理遂而辯體簡而腴辭暢而則氣健而舒思冲而警
曰文在是矣則咸取之矣然尚慮岐于廣途而未符
玄識之鑒也乃今罔不中焉其人雖溫文雅亮重厚
秀爽之不同皆文之所由著是禮樂之器而信義之
與也於乎亦盛矣夫禮以飾異樂以統同協而宜之
義之經貞而要之信之幹也茲里異州別族分姓辨
齒序如昆季焉匪義之協誰能終日是故禮由義起
誼以情篤歌牲載書齊盟下矣故質之義協要之信
貞也非然歟且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斯和應之自然
而樂之情也至飾之禮焉乃易次以齒所以廣愛盡
倫是皆由秉之安達之禮曲而中矣夫孔子之文章
不越乎威儀文辭之間今濟濟踰踰則相師相讓辯
不失之矜腴不失之浮則靡拘舒靡放警靡具蓋集
衆美以成文又於是行焉見之矣孰非實用哉故曰
余于是信其以文取士之驗也夫余於諸生有一目
之長者也見惇是懿行也禮樂將達之天下無爽夫

要質之義樂莫大焉故于其錄之成也乃申綴之以
辭

脩水備考序

脩水備考寧都憲來菴周公之所作也寧南昌屬州
在春秋爲艾子之國迄今餘數千年燦燦而盛稱雄
豫章久矣其間人物故實無所託而傳與幸而存者
九幾郡志附載莫可詳州舊志四卷又多遺謬則寧
在今日有缺典矣吏茲土者恒末視之不思所以考
文獻備治紀之意而生茲土之君子不爲之所不重
証所自出也哉爰有禹貢職方之書後世郡國州縣
志所由昉也是故志也者志其實也志缺則籍亡籍
亡則實湮實湮則雖有郡國州縣君子將奚考焉但
州縣志地縮而事易以乏俗近而聞易以俚此有而
彼無易以偏移甲而就乙易以罔師案牘易以贅
耳目易以私求其所予不病其幸所否不病其誣屢
書不病其繁盡沒不病其略存疑不病其害信傳奇
不病其滋惑因舊不病其尚同創始不病其立異有
所諱不病其貸惡有所美不病其私親者亦難矣余
讀脩水備考見其爲圖者一爲表者二爲志者五爲
傳者十二爲文者四有小序有贊括以綱目格以義

例蔚然成一家言而無所不備信史無疑矣今觀圖以備規制疆域城郭可考也表以備分守建置沿革可考也志以備物曲星土井牧可考也傳以備人賢忠孝節行可考也文以備典籍集傳文史可考也序贊以陳要略備規美政教之端是非之典可考也寧志不備備矣乎豈惟寧山川人物有賴固治紀之所由存也君子觀其籍考其實乃知寧之爲寧矣公爲是考也同郡太史氏東白張公謂其得著述體屬以郡志且曰元禎可以見鄉先正於地下茲考之成公不可見先正於地下哉公嘗著修江世德先賢二錄及修滇南通志史學之長足懲而猶曰備考者不自專之意也然始而都憲南山公付託之重今而尚書泉坡公表章之勤家學一源世德相望皆是考見焉僭併及之

贈孫豐山陟河南總憲序

初余蒞江臬督學也豐山孫公蓋以叅藩入賀云屬有誣繫之事江藩之民私相語曰公其復來乎吾聞直而見誣忠而被讒者自古有之然終未有不自明者也公貞于官常協于公是必有辯之者已而朝廷果直公復命叅知江臬政事未半期復以資入

賀江藩之民又相語曰公其不返乎吾聞直而有爲忠而能力者自古難之然終非一方才也公道自信人亦信之必有薦之者已而果擢公爲河南按察使蘇子喜曰朝廷用人當人心有如是矣夫昔也余嘗竊寐大河少室之勝恒以未歷覽爲念然觀史傳則竊歎官河南者之難也是故質直不阿武帝擇於汲黯文武備足世祖於寇恂選任焉今求天下復如二子者按其地則孫公誠其人矣然而老成持重更事之久又不知二子視公何如吾知公之易易於河南也夫天下有真物焉試而愈堅有真才焉遠而愈方故百鍊而剛者精金也千里而健者良驥也孫公舉進士將三十年官凡九命險阻艱難寔備嘗之盤結糾紛亦已備試業經百鍊之場而騁千里之途矣本真者不外變任重者不遠辭茲總憲河南也何有哉抑余猶有說焉夫河南非侯服之中歟憲官者彰善癉惡立民之中者也中之時義大矣哉天地之中陰陽剛柔不偏其用人之中仁義寬猛不過其則故仁以勸善不失之寬義以懲惡不失之猛達陰陽剛柔之義要在司憲者慎重而酌施之耳是故君子居其地思相其宜職其官思盡其理孫公居宅中之

所司作中之權仰觀俯察涵中履和以平寃獄察吏
治正風紀布 聖天子德澤又何加焉後世有紀使
河南之杰者吾不知視公與汲冢二子何如矣方伯
俞公曰孫公擢官在行未有以賀也請書以贈余謝
曰是奚足爲孫公告哉是道憲河南者之常耳辭不
獲爰退而叙之

送潘壺南陟陝西少參序

往余讀易至雲雷屯君子以經綸仰思 高皇帝當
天造草昧業無創守蓋得諸乾道云載觀輿地圖兩
京奠峙既經畫山川並建藩臬之司爰效犬牙相制
之用于九險要阨塞又開增員府勢若分而屬分若
疎而密制若繁而要聯合條理功著經綸以遺萬世
安利又何加焉關中古都會也北臨大漠西控諸蕃
南通楚蜀東連三晉幅隕餘數千里自漢劉牧而下
論者備矣至今稱雄是故分屏建署倍之他省邇議
者復以漢中險遠政教難達騷警易動雖管陳臬公
巡相時圖治宜增置參議員駐節金州責成分守之
下銓部慎簡以往乃壺南潘公首陟今任蓋 新
云余惟變有所常通者之謂時執之以因循則壺
有所可協者之謂政運之以矯激則拂是故守而

不可語時峻而無章不可語政壺南慈祥惺惺得
天性文雅思孝本之家傳清簡寬平著之薦剡政
身身推務因時應必有新美以答群望爲良屏翰政
可知矣顧公之初考績行也衆咸願假留不可得乃
奉母太夫人便道東歸色怡怡焉樂洩洩焉真性至
樂三公不博可知聞茲 新命寧遑將母也哉吾竊
取譬天下猶堂構有當葺焉猶衣裳有當補焉豈獨
君之責邪古所謂社稷之役弗肯後也分撫新議無
亦 皇祖經綸之餘丹雘之塗彌縫之屬矣平書曰
不肯堂矧肯構可爲 朝廷頌矣詩曰王事靡盬不
遑將母又曰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徵是詩將爲
壺南奚歌哉章門之別虛谷姚公贈言盡矣余敢廣
其意三復是詩寓勸駕之私云

重刻古賦辯體序

夫體者物之質餘也凡物以有體而實無體而虛一
乎體則純間乎體則雜其於文藝也亦然體不至則
辭不貫辭不貫則意不達意不達則義不著藝場撰
次率先體裁以辯異也賦古詩之流也古詩賦之體
也詩三百篇皆本之性情兼之六義可通之歌詠者
也賦之體全山乎詩性情以爲端焉六義以爲紀焉

咏歌以爲節焉三者一不備則其體虛一有間則其體雜言文就體裁而後名家也猶物載質幹而後成物也彼侈今辭工奇字偶句散語其於性情六義詠歌之體其有得乎否也是尚可以無辯哉宋祝堯君澤氏集古賦辯體類分篇鑒蓋遂於賦學者本凡再刻而脫訛如故先是方伯海亭黃君請於侍御少谿謝君又重刻之余受而代成事焉刻既竣因附是說於末簡要之六義之在人心其本體有未泯者賦家當自辯之又奚必求合於是而後能哉

竹澗潘先生文集序

兵左侍贈尚書金華潘公所著有竹澗集古今詩奏議文賦序記銘狀說引書跋總若干卷其家祠愈憲君念手澤之存不忍忘敬託吳郡黃省曾氏校刻以傳一日以成帙授余曰敢勤一言庶觀者有考焉余受而讀之其咏歌之文感物暢懷論志托興麗以雅矣敷奏之文獻可替否辯是與非直以斷矣酬應雜著之文因言撰要準理命詞確以則矣確以則可以訓直以斷可以據麗以雅可以風炳炳烺烺各極體公之文其美哉洋洋者乎夫古之君子之于文也什于辭之謂訓典履之于躬之謂德

之謂事業如以辭而已者藝也公夙蘊內美以文章取高第讀書中秘迨給事黃門即首犯逆瑾之鋒不少沮挫其經緯之學剛大之氣固已昭信中外既而晉陟卿寺歷都臺佐司空本兵柄凡其黼黻庶政庶采者班班可紀其間若平寇之功治河之績尤稱偉暢故至今賴之其文之見于節義政事者如此是豈可徒求之辭章篇什間已也公之文闕中而肆外非邪余雖未及面公說者謂公孝友質直簡靜純慤靡所不學居常甚和易至臨大事決大疑有不可眩而奪者則知養盛氣完公之文爲有自矣氣以輔志志以悍履履以綜政政以成文文以名世斯公之大也觀者論世其尚考于斯云

鴻墩集序

夫人各有志取其適焉有甘心畝江湖間終其身以自多者要之介性所至非獨親魚鳥樂林草已也是故子陵鴻冥於東越仲蔚豹隱於西秦希夷雲卧於大華魯連烟浮於東海其吐詞發志雖片言隻字且千百世傳之况比響聯篇波屬雲委馳騁文辭星稠綺合者乎予寅友郭南孫君常稱其姻婭坡先生少絕世味未髫年即爲四方之遊既而優游里社生

乘皇越放情山水托意詠歌以自適其志殆亦其人
非邪廼觀其所爲詩冲淡典則自成一家山林中殊
難多得顧不可愛而傳哉夫役世逐時者其志紛慕
幽耽寂者其志逸靜譚不同體製亦異夢坡情遠思
雅稽調徵志其誠逸民矣乎夢坡歿于田南以詩世
其家乃搜錄遺稿以授郭南爰集諸賢袁正之凡得
詩若干首錄梓以傳因以田南所著者附焉亦以見
志繼高尚而聞幽發潛不容無述矣雖然道有汚隆
名有顯晦巖穴附於青雲清光施於後世非郭南好
詩而採錄之勤後世亦孰知有夢坡父子哉夢坡父
子世居鴻墩故稱鴻墩集云

忠烈編序

忠烈編爲故中丞贈禮部尚書謚忠烈孫公作也公
當正德己卯時保登西江諭宸濠有逆謀章九數上
格弗達暨濠叛首脅公公不屈死之語載卷中茲並
集其 詰諭章奏真祭移檄表記哀誄狀紀通若干
首爲編云嘉靖庚子侍御章丘謝先生按西江得編
爰刻諸梓亦曰西江公舊死節地遺哀未泯口碑式
徵表世尚賢于焉斯永業叙諸簡端蘇子復讀之已
歎曰斯編刻可但已邪可但已邪

四出聞覽直權蠢爾逆寧觀觀神器雖皇天悔既忠
良效謀我武維揚罪人斯得然推賊鋒於始發振士
氣於底績伊誰之力邪關防籌策寔中先機生榮死
哀無慙往詰不有成帙後將何觀哉或謂 國史有
館忠烈如公旂常琬琰炳如煥如編可無俟已蘇子
曰過湘爲賦者憂憤悲傷伏柩灑翰者歔歔涕泗二
子非不知纂修有待孤忠不泯良以義理感觸異世
同符賈誼非私於屈原王磐無要於文相也人亦有
言長歌之哀過於痛哭編中所錄豈特代長歌邪矧
天葩露藻雖管頌布臣工而 國史實錄非服官館
閣不得一見夫英聲義烈亦既宣暢 皇風乃山嶠
海隅尚或未逮興起則刻者之志抑獨爲孫公已邪
雙忠錄附蓋憲副贈尚書謚忠節許公實同死之許
公別有紀述庸謀購刻茲叙孫公爲詳公冢嗣堪厝
錦衣千戶以武舉第一今爲都指揮僉事仲埤中書
舍人季陞乙未 賜進士及第第二鳳翔龍翔蔚爲
時望傳曰盛德之士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孫氏
以之書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侍御公再範之意邇
乎深矣

編若集序

是集益都海亭黃公稿也稱編若從其所自名也余與公同鄉知公素矣而宦轍所之恒不相值歲已亥公起廢參三藩轉左右轄余亦來督學政始朝夕論聚互傾其平生然見其稿猶未悉而公尋以入覲卒于越今年春公伯子含以是集寄余豫章余始得觀其全爰命校官鄭天行氏偕陳生蘭化校將付諸梓人適宗藩既白氏雅尚文事見而愛之請刻以傳因是授焉意表公精蘊云集中所載諸體皆備古詩賦樂府尚矣律詩則步驟開元而文亦出入莊左皆非苟作者蓋公少以詞賦起齊魯既又以直道退居北海上銳意高深覃思玄遠其所造詣莫可究竟矣夫詩言志匪志何詩歌永言匪永何歌是故讀王風而悲雅讀騷而悲風讀五言而悲騷讀四愁以下而悲蘇李道隨時趨而詞由運變代有作者其至下矣若夫力追古作以永言達志直欲上繼騷雅則其人何如哉抑聞之哲士嘉言千古不廢匪徒以文藝所罕蓋崇本厚植摘英撝華載道而行之者也公平生以節義自持以古賢豪自期待而泣官行已鑿鑿有徵所至宣仁布義獎廉退貪忠存報主而膏澤潤於群生其在江西尤稱戀著至今田夫野叟言之靡輟不

倦且泫然涕也公之傳者不獨集中所為言而已傳稱死而不朽其在是夫

賀慎脩姚公余太宜人偕壽序

慎脩姚公始服官政之年即抗疏乞致太僕政歸山中于時聖天子嘉之乃進公光祿少卿歸今二十有年矣為嘉靖壬寅與余太宜人並登七十壽於莆冢嗣虛谷君方總憲江臬瞻雲愛日情罔極也藩臬諸大夫聞之歎曰美哉既壽而偕樂與榮至茲非難邪烏乎徵乎蘇子曰以祐所聞蓋優健承順脩諸身而肖諸乾坤者也徵在是矣夫古之仕者不惟其官惟其義公懸車不待老惟見可止之義要非躡蹠次且者可能茲其大者如此其敦尚行誼有義田義塚義貸義學義施所以仁其族聯其鄉者又咸有秩序敦薄起懦弘世顯訓非天下之至健其孰能與於此謂得其乾道非邪余宜人莊儉恭淑維德之行凡公與諸子之所以成義濟美又罔弗順承以日躋於盛坤之道何加焉茲咸登眉壽信非偶然而徵是在矣夫乾健也行而不息之謂健坤順也承而無專之謂順迹公與宜人之所行則人道莫先於義而義行之多寡健其集也易曰大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以配乎健矣女隋莫貞於順克助內極以成其夫
而罔有所專易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是故有以配
乎順矣夫惟其健也健則不息不息斯壽夫惟其順
也順則永貞永貞斯壽故曰公與宜人之壽信非偶
然是固有所以爲之徵矣雖然抑嘗觀諸古史若崔
母之文軒沈翁之健筆不著其並不亦壽乎借或歎
也齊德而隱者相敬如賓不著其年即齊年矣不亦
借乎子之樂或歎也斑衣菽水承歡膝下不亦有養
之樂乎至貤封駢貴榮或歎也是數者造物之所靳
而生人鮮或無之茲咸引而萃之一身是公與宜人
又不徒壽焉已也公既獲退休不盡之遺虛谷君又
能體心移孝以引其樂於無窮夫是則公之自脩既
足以康其躬而虛谷君之錫類致和猶足以娛其志
而敘之祉者進而耄耋期頤顧未有涯其爲壽孰大
於是諸大夫咸有頌言也爰僭載筆爲之序

鱗溪八景詩集序

山川之名天下者非徒以形勝必有靈秀鍾於人而
世家大姓往往稱雄焉是故地益名而景爲益奇豈
非其積至發異哉余讀鱗溪八景詩未嘗不歎汪氏
長發有目也蓋其先爲公爲王後亦多顯至憲副君

以來科第彬彬衆矣今大中丞果峰公間集諸詠將
刻以傳謬以序命余未及至其地縱覽所謂八景者
歷按嘉名想像靈境時若得其形始以峰谷之神而
終以耕讀此可以識前人之旨而諸公之詠甚詳余
將何言然寓目成景會心成名究觀其秘有昭昭至
辨往來莫測者云是故盈虛存乎天吉凶存乎地順
逆存乎人汪氏之先非保土安民知興歸順何以受
頒爵賞其後非明經力本敦行脩政又惡能世濟
厥美不替越國之舊哉鱗溪雖吉碩人斯召至于今
益光且大有交成焉蓋可徵矣古稱太上立德其次
立功其次立言是謂不朽按太史黃仲昭氏所稱汪
氏有以行義官華文學若某某者咸出鱗溪則鱗溪
者固汪氏之松楸矣公諫垣時聲華聞海內舊矣茲
保釐江右加志撫綏申甫之儔實兼前美雅志斯集
毋亦聿念厥祖而緝熙不朽者乎余不敏辱命僭揚
其前脩未永者如此不復爲汪氏之後告者二史氏
序記備矣

孫吳子序

夫醫藥治六氣之淫參朮之良金石並焉韶舞應八
風之和琴瑟之雅干戚間焉戎器制四方之變蒐狩

之講禮樂寓焉五材並用誰能去兵觀夫周易師律
之文武成牧野之誓聖入之情用見矣五兵之設夫
豈徒哉它載記不備論如左氏所傳晉楚戰邲諸將
帥所論彙備有無之言繹之則勝不可爲在楚晉之
諸將不觀彙而動失律故敗斯立明之兵法也古名
將如漢前將軍宋武穆咸好是書固非專愛其文矣
孫武子十三篇文氣高古非漢以下可能吳子六篇
言多近道要之亦有所授竊疑古法左氏有不盡載
者而二子能精其旨以盡其變耳劉歆曰棄籩豆之
禮理軍旅之事仲尼之道抑孫吳之術興其時則然
也豈蘆扁不蓄金石而夔曠羞稱干羽邪往余防秋
塞上有懸壘之役間乃取而讀之稍交其註之煩燕
輒妄意解以補未備亦不忘有事云爾三略雖稱太
公所著或亦陰符之託要之與尉繚子等書皆不出
二子範圍唐太宗李衛公問答亦二子之衍義也故
不悉爲之說云昔者仲尼遊于景山之上啓諸子言
志由志勇賜志辨黜勇息辨回志大矣嗟夫盛德若
斯余固願執鞭是途謝醫師徹群列則斯言誠贅疣
矣

蘆南詩序

論者曰漢無騷唐無選宋無詩其或然矣唐以詩造
士固靳於選哉大家稱李杜太白才高如天馬行空
時復逸群少陵無家新婚等篇步驟仲宣獨感於從
軍之興若陳伯玉常應物二子於選也奚遜漢魏間
豈人皆然哉古樂府十八篇朱鷺之辭尤難解或曰
衆音以鼓爲宗而朱鷺鼓精又曰朱鷺鼓節以後世
管磬八工六凡乙五爲譜按而習之五音自諧取其
字何義邪不可證乎要之餘篇是皆尚音達興而字
句長短莫匪自然後之作者襲其篇名乃謾無取義
甚至繆襲何承天類以五言叙它事舛哉遠矣嗟夫
嘗聞古今人不相及乃吾今觀於蘆南鄉子諸作豈
其然哉於乎三百之什本以緣情託興假物發志其
體正而和其意宛而達其節亮而遠其音雅而暢三
經四始何嘗相襲是故無不可披之管絃而古選樂
府已入變矣猶不失遺矩咸可誦習下至顏謝極矣
又選之變也而律實祖焉茲鄉子乃能軼而上之樂
府之擬并駕繆何矣故曰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貴在
得意以達天下之志若夫寸寸而校之至尋丈必差
斯模擬不足珍說詩者以超悟爲上乘殆知言矣載
觀五七言律平淡渾融亦盛唐遺音其所養並可繫

見顧止各二三首不無散逸是初不欲以是成名以故人鮮知者索之仲子慎乃僅得此校而刻之以表所蘊并授子禮氏固能繼志者也鄒子廣川人行甚脩友義尤篤余蓋兄事之蘆南其別號云惜其宦雖不達往往去後見思時命靡制斯君子之自得也論世者尚互考見焉

壽東翁翁七十有八序

東翁翁嘗爲臨江守興廢湔弊約已厚民重學興禮善政莫可殫述郡人德之建祠稱名宦焉嗣沮於衆民浮議銓部欲移之思南遂毅然東歸余之督學江

卷之一

手一

右也往往聞諸生言其爲人與其行政曰政務及民而弗徇於時守惟約已而弗究其用殆有道者不盡之施其將有所歸乎嘉靖乙巳余以臺臣出撫畿輔司寇郎泮泉錢子以監獄至語及家乘則東翁翁子也噫嘻曩者之談其亦可徵已哉乃錢子則謁余請曰家君踰七望八矣明年正月五日其誕辰也茲乘傳歸將遂省覲焉敢丐一言余因詢之乃益得東翁翁之詳東翁翁以進士起家初爲盱眙令值蘄盜流剽齊魯大河南北轉戰渡淮十城九潰翁以巡遠自任諭父老以義稽兵以中賊竟不敢入時

忱之

者有謀宿中淮之褒比考績徵補留都且卽會武皇帝南巡翁毅然抗疏入諫比至駕已發門下省不以聞翁遂鬱鬱謝病歸者三年茲章章著者如此云竊聞之也視優者考祥有德者長世古稱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余觀東翁翁歷官郡縣出入郎署咸有偉績忠存報主而膏澤潤於群生比歸則又倣周禮建祠堂置義田以贍族之貧者家居之暇惟詩酒是娛足不入公府所謂善人非邪翁歸之十年司寇郎與儀部君相繼舉進士羽儀朝著聲華方浸浸溢於上下其諸昆季業經黌校進遊太學譬之鶴馬頂或

卷之一

手一

之

所云仁人事天孝子愛日則司寇郎諸昆季得之性
生而問之過庭者又奚俟余贅矣乎

賀懷德先生偕封序

嘉靖乙巳秋七月 廟建告成妥 靈居歆昭穆秩
序 聖天子忻慰錫類廣孝覃恩臣庶右山裴侍御
以待近之臣上及其親 勅封懷德先生文林郎監
察御史其配封太孺人豸冠翟服並膺 寵秩侍御
君時按部恒山捧日瞻雲蓋兩切矣於乎積以受祉
而祉以昭應可以觀天人之際矣抑忠孝之大勸乎
夫君子脩之家初未嘗取必於天也而和氣之感自

獲顯應子之能仕父教之忠亦非能及之人也名德
之著鄉人乎化焉君子曰可以風也非歟蓋世有崇
名顯秩不能及其親者亦有及而不與與而不偕者
何限也裴封君年甫踰六聰明如常太孺人賢淑範
千壺饋並以侍御之貴膺此顯封是豈易能哉余嘗
按于晉平陽俗化之美允存唐風山川雄秀會于蒲
阪是以人才輩出聲華望于一方而裴懷德氏茂衍
晉公之慶敦履飭行雅重鄉評舊矣茲余有恒山之
役又與侍御君下上其議論以弘濟多艱貞肅之度
四境式承繁余亦實賴焉吾聞之也山川藹其氣

之則封君固胤靈毓秀其美裕後其所以得之
天者豈偶然哉由是一命以至再命三命特膺蕃庶
以躋公孤此其兆耳侍御君將得代歸有期矣豸繡
趨庭承顏展彩千干焉陶陶焉不知天壤之樂何以
踰此而鄉隣之觀咸侈艷之思以厚積顯發又孰非
翁之被哉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朝廷之所錫
於天下者其仁廣侍御之所以錫於一鄉者其仁實
廣以勸忠實以勸孝故曰有風之道焉因以為序

怡椿軒詩圖序

刑曹右堂之南有椿焉因扁曰怡椿舊矣正德間鄆
陵怡閒劉公之為大司寇也嘗為春岡先生延師受
經於斯今三十餘年而春岡公晉少司寇退食之暇
感念今昔歌以昭思一時名公巨卿及諸大夫士永
公之思也又罔不屬和公者積百餘篇乃屬畫史繪
趨庭承武二圖裝潢成帙而以序見命祐實受知於
公辭不獲命爰覽而歎焉曰美哉其孝之徵乎顯祉
永胤亦於是乎在矣記魯論者載過庭之訓詩禮攸
聞又下武之五章曰昭茲來許繩其祖武非其權輿
乎茲公以是命圖而其中諸作雖比興不同莫不

夏並奏金春而玉應焉絳情極思遠志中言炫目麗精孝思之永本之性而達之天者已侈形容之盛情之所同固宜人所樂道亦公之所宜寶也夫圖以模形即事以著象也歌以盡意託喻以章情也即事近實近實則類可稽也託喻近虛近虛則情可盡也事稽情盡高侯予言乎哉夫公中州之產也東漢弘農楊氏四世五公說者歸之陰德而賜秉震之懿矩雅範亦實副之吾聞怡閒公忠清直亮恢豁有容位躋法曹而刑惟明允完名全節爲世典刑春岡先生式承庭訓詩禮有融永言孝思嗣服芳武荅晉今秋公孤之階方切群望弘農之楊不得專美山川靈秀自昔則然踵德象賢者寔當之矣由是觀之圖也者肖形者也詩也者合情者也山川也者胤靈者也大河滄滄嵩高巖巖公之世社有涯乎哉

三關紀要序

險足以守乎曰春秋書城虎牢重設險也君子宜無弛備以啓狡焉思肆之心險不足以守乎曰孟軻氏云地利不如人和徒險之恃君子有遺論矣夫人有言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夷狄烏合獸噬然不可以無防也國初沿邊置鎮府自肅慎氏爲外藩延袤

而西者則遼東大寧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鞏岷嘉峪爰建哈密用斷匈奴右臂以貽萬世安利繁宏遠矣嗣是因時改革乃移置大寧於保定而以其地置桑榆等衛其後薊州偏頭固原改設總鎮今所稱九邊者視初加密成祖定鼎燕京密邇虜穴山海在左居庸在右則紫荆等關迤邐聯屬蓋又國之門戶云其視它鎮不重且要哉甲辰歲黠虜肆逞直闖浮圖峪浮圖古蜚狐口也京師戒嚴嗣歲余叨膺提督諸關軍務之役既勉力以承新命次第經略幸而歲事有秋外內寧謐念稽往詔來宜有載記爰攷往牘謾無左證因命侍史錄諸卷案并取諸勅諭所載及郡邑所上者授簡于栗仁甫氏著紀要十篇圖說附焉首建置稽始也政有經緯匪文莫備故次經略文武並用戡暴須武故次兵防師行糧從止資宿飽故次軍餉地有險易衆寡因之故次戍守習險既開地利可得故次險要兵以衛民不足又重兵民採時之政也故次調集偵探豫則耳目長足以禦故次警報宣大外藩也惟不固則內關孔嚴故次邊衛不遑寧處微狃之故責任可知矣故次虜系蹇夫險以制變圖以定軌說以盡言兵政其有裨乎

抑嘗聞之兵無形也唯善用兵者斯能形其形是故
險可以守而不可徒守也余也其尚免於按圖索駿
之誚矣夫

卷之一

三十一

陽孫

陽孫

龍芝記

余少也頗蒙寵遇... 年幾弱冠太極人... 知成性莫知... 安知有所... 慢相承... 已先君... 月禮倣近... 也腐木修花... 日雲空... 堊者咸驚歎... 中嗚呼則斯... 先是故萍實... 祥善必先知... 聞而懷之... 帝命誣敷... 或人言有足...

瞻覆輒避徐生則余于斯芝也豈能忘情哉乃撰次如左爲壠芝記

清丘書屋記

接春秋晉宋衛曹嘗同盟于清丘濮衛地清丘固宜在濮近者耕發誌石上有刻書臨濮之東清丘之原宋熙寧四年也熙寧在南渡先古蹟宜猶有存者北王趙集其後名云集隅之北舊有廟內肖玄武像後堂六楹時陳醴祀肆今 皇帝御極定諸祀典而天下諸非所當祀者悉當撤改乃仲兄合鄉人請于郡守曰不揚 皇靈以釐淫祀敢不奔命側聞黨庠衍序在古則然春秋報千農爲近也願以前屋棲神後屋校士唯我侯其無違二三父老之志守曰余弗汝逆汝其終乃仲兄則又曰斯土古清丘也取名書屋爲宜於是撤中扁題集族子弟并鄉之子弟俊秀者校習其中書抵京師曰事匪載紀將無示久遠以一衆志汝曷記之吾聞之也迎吉者存乎動振雅者存乎教稽古者存乎實合衆者存乎同緣情通心其衆一矣考經據志其古核矣育材勸賢其化興矣以本報始其濟鮮矣濟鮮則吉迪化則俗淳古之

之信二化
一舉而四善備焉又焉庸文
去公紀歲月可刻
屋壁爾矣

公順堂記

嘉靖甲午冬方自宣大還明年春復有江淮之役惴惴焉益懼弗勝瀕行乃請于浚川先生王公曰祐孱劣弗良干役向也使諸關外視內郡不可同也竊有請焉公曰治之不同可也幸竣事苟免干戾以爲公辱茲畿內也將可同乎願復有請也公曰同亦不可也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已爾乃再拜以行迨夏入碭豐由徐邳以達於泗千時麥穎盡脫蓮實半含矣泗視諸郡爲中郵達置傳牘貯案籍唯便舊恒歲半寓焉顧惟署制外若弘麗而內實湫隘朱鳥高翔赤雲下襲海暑方烈鬱蒸罔達迺浮舟而西止於中都既則歷于毫潁放乎英六爰及廬舒滁和東下真揚北達通泰鼓柁諸湖而弭節淮陰按歷義徧歲聿云暮州軍從事以故事請還歷于泗既止于署見稍加改闢焉則楹礎左弘屋壁內撤湫爽隘遂心目怡曠矣廼惕然省曰公順之義將斯在平何也唯茲臺署與人夫奚異也譬之弘麗則嚴厲張矣湫隘則猥瑣蓄

矣侈外適內余弗能堪威張厲施而猥瑣滯留人將
能乎夫惟外內焉則將之迎之情蕩而性滑矣奚其
政于公順也不亦遠乎雖然公無內見順無外見若
近各是懷避嫌以託其究也私且逆亦公順之靈也
爾已或曰不同之說何如曰是順應之昭也若強同
焉則羈牛鞅馬矣順乎弗順則弗公也充斯義也天
下可也是在我矣廼約其辭扁于堂楣因系之以詩
於維茲域徐揚之疆大海環之緊瞰于江河濟會流
淮泗淙淙荆塗儼望 天子是邦其沕穆 神龍乘
時御極翼真皇邑四方之則有滄雲興以輔以翼斯
土之毓其輝寔億萬 帝懷蒸民罔逸以休庶職曠
綬蔽于黠旒明目達聰遣使分州以綏黔黎以肅諸
侯其顧唯小臣被茲 簡命四牡于邁南風與競爰
歷爰止敷教覃政淵臨永履罔敢弗敬其維茲中署
隘予弗腆猥瑣中蓄曰予曷敢近取諸身其則不遠
公順攸躋忠恕是衍其維公伊何不獲于身維順伊
何不見于人寂感之常易簡之真老尚玄同易贊幾
神其皦皦近名辭陸涉水營營取容微鉤操矢和
唯同隨則以詭無惟僭允慮終以始其刑之則刑
之則生 哉恤哉載疑載矜天道是由 帝德用

敢介司節警乎執旌

按察司續題名記

夫題名者以藏往詔來非以存名已也是故臧否係
於勸懲而廢興關焉其與內史外志異事同義矣顧
不重哉江西按察司自景泰初始立石儀門之右嗣
是凡再易矣以故荐繁複而不無遺缺且歲久石隘
遷代繼至題者病之嘉靖辛丑莆陽姚公文昭謀諸
同寅續焉序官稽履補遺刪繁仍虛左以俟來者雅
稱明簡復謂有碑不可無記爰稽往石始記則督學
華亭夏公寅次古杭邵公銳廼曰茲當在余蓋余謬
以職事繼二公後云雖然如取諸藏往詔來辨臧否
示勸戒二公備矣余尚何言哉辭不獲記曰麟經著
史記不興遺夫秦漢通鑑成綱目不纂洵於是非今
茲題名亦一司之史也表儀攸係而人代遞遷紀錄
或遺則訓典罔備續固不可已也抑余竊有懼焉人
有言曰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是故或因以興亦
或以戒匪石之存後將奚取哉昔余嘗按往石是非
乎吾前者安知後日不有是非今日者乎是則可懼
也已傳有之太上立德其次以功其次以言斯三者
萬世無可議焉者也今余與諸公勅名茲石繫不朽

之圖毋亦是務俾後世無得而是非焉可矣且我國家設按察司以寄耳目振紀綱其權與內臺並九以貞度肅僚彰善而彈惡也則是非之權固非異人任者迺或不能必後世之無是非亦可謂能官乎不然名存世遠遠滋是非口實續之終懼之始矣義重相規敢因是舉為諸公盡之而併以詔之後云

進賢水次分司記

進賢水次分司成再踰年矣嘉靖辛丑徵泉寧子潤繼至乃始考其事將并題名于石彰善而稽實爰問記焉蘇子曰文皇帝之都燕也歲漕江南北粟蓋

四百萬云及期大司徒奏遣部使者授之璽書

分臨水次督運有司如期與否則糾舉如例賞罰行焉他日部使者之入也亦視此為殿取法制稱精嚴矣江西水次凡三曰省城龍窟吳城省城龍窟則南昌等衛所兌運南昌等咸江西屬地近勢臨體統一矣故咸罔不謹畏即為姦易制不能肆乃吳城則南京湖廣衛所異南昌等又僻遠居人亦緣以為姦故多寬假之罔詰問非一日矣嘉靖戊戌鄭子質夫督運至洞鑒姦弊罔寬假卒詰問焉乃群狡則譁然肆暴攘臂呶號罔知法體矣嗟乎君子慎辯之不當豫

哉時方伯松泉夏公憲長恒溪尹公偕分巡近村劉公分守杏里王公議曰天下勢而已君子有輕重之辯天下風而已君子有微漸之防勢分習玩驕肆生焉殆不可長宜遷水次以懲姦弭變於是都御史浦南胡公是諸公議乃併遷諸省城進賢門外為進賢水次云中為廳左右為隸舍前為大門後為穿堂後為退居左右為書吏室為楹各三共二十四楹周垣橫屏罔不悉備分司左右則又為倉各若干地蓋取諸新建養濟廢院并割玉清觀隙地費取諸美金守今協力不閱月而告成庚子劉子素至則補創二門

鳳鳥圖記

稱完美矣往余以文事歷諸郡未嘗一趨入也辛丑春始同方伯文峰俞公憲副蒲山張公往與徵泉會之水次見其翼翼濯濯外嚴中豁威不可姦惠不可度以興以居體暢神舒政理餘暇多賦咏焉非居之助邪乃二公則又力贊之曰是不可無記蘇子曰嗟往狡夫蓋咸懼之辟云余於是然後知辨其勢非徒崇矣所以正體慎其防非徒嚴矣所以飾法體正則威立法飾則惠流斯君子之政也已作水次分司記

初梅濱楊公自上虞令入為臺史轉茲江臬去止

餘十五年矣乃上虞人父不忘既為碑以紀去思爰復繪圖狀意不遠千里為楊公壽蘇子獲登堂觀焉政見旭日瞻瞻萬象懸朗海波晶明光彩浮動有大鳥鷄頭燕喙龜頸龍形麟翼魚尾五色咸備三文錯成蹲而中立恍聞和鳴之聲諧中律呂而小鳥又數十百群在下飛鳴宿食衍衍焉依依焉若其性矣考之詩曰梧桐生矣于彼高岡鳳凰鳴矣于彼朝陽傳曰鳳飛則群鳥從以萬數茲非然歟余有感於二三父老之意矣或曰何也謂含精以授圖邪表瑞以應符邪覽輝揚靈紀官而顯文出不徒邪非梧桐不棲竹實不食醴泉不飲與凡鳥殊邪抑文羽藻翰矜寵自顧聲音笙簫如也意何如矣夫鳳靈鳥也儀於舜鳴於文王嗣是寥寥餘千年非如鶴鵲等可日見見則天下大寧是故君子比德焉梅濱玉儀瑤彩才美並茂揚音振羽於臺中十餘年嘗南巡交廣北按畿輔聲稱赫燁信有鳳凰翔于千仞之望乃今臬使外臺也體抑而務勞異卿寺矣凡卿寺轉者恒資深望重與有不次差少庸力心皆可得顧梅濱資望已深且重時又奉命監督大工循階可卿寺也獨不肯為庸也竟辭避補外引翰翮翔覽茲匡廬彭蠡而

遊焉豈但命合度鳳固如是邪二三父老意何如矣蘇子曰嗟繪事者像形者也而其意之微也非君子莫達矣然則鳳也者具六像九苞者也信有式天地含造化與時動止而長是羽垂者非徒形也如以形神爵五鳳日集漢之朝堂謂可並舜文矣乎傳曰君子知微孰謂二三父老而無君子哉請以是解圖之意而因以為記

曾氏二忠祠記

二忠祠何廬陵曾鳳韶曾子禎二先生祠也廬陵信國公前若邦又諸公後若二公風操節槩咸可表章云信國公以孤忠大節身享邦祀且百餘禩邦又諸公亦得族之賢者祠之獨二公身往世邁遺裔流寓莫知所宗惟族之顯良者廬陵之歟六為今御史君孔化里也君以直放歸有二公風哀瓜瓞之汨沒無所嗣續乃尋訪得幾世孫于廬陵丹桂里衣食之惟是有賴因獲其舊譜益知其里是吾族某里是吾族族之人相與咨之則又得二公之像于某里某孫孔化君哭而拜曰先族有死節而不肖無以祀孔化不敢以生忠蓋未白慶澤未酬孔化不敢以死日馮馮焉與族人相於邑也耶縣師生得其事會御史沈君

越按郡具由請祀公可之命所司量貲建宇卜居城南忠節祠之右中爲堂四楹堂後爲穿堂又後爲寢堂左右楹各六爲饌房者一爲貯器房者二爲齋戒廳房者三堂下爲埽爲門總之得二十有五楹翼翼如也秩秩如也落成曾君以其事告于濮陽蘇子曰予先族鳳韶子禎二公並出洪武中鳳韶以進士爲御史累遷侍郎事觸 成祖嚼舌書裙得死妻李氏亦自殺 仁廟初特宥其子公望戍還招魂葬公于鄉之楓林子禎鳳韶宗弟也 靖難師駐江上公乃走丹陽屬畫工繪小像自題其端遺其子公銓曰我死必塋夏蜀山文肅公墓側遂自殺夏蜀屬今句容公之先曰綬嘗爲江南安撫使綬之先曰布即文肅公布之先曰略自廬陵徙南豐至肇輩以文誼稱代不乏賢逮宋尤盛二公往矣孔化得其遺像凜凜猶生監司特爲創祠且命曰曾氏二忠祠願有文勒甍牲之石舜澤子作而歎曰表忠崇先曾君有順德矣夫祀國典也忠臣之經也而人之紀也是故貞臣烈士效忠勵節各盡乃心雖一時不免饋餼事定特移世主哲王礪世磨鈍又不能不往往歎息表樹以風教二公致命遂志厚義薄死其於

祀也可少哉予嘗按吉謁忠節祠又謁五謚祠地最爽塏固已駭千百世之忠魂志相叶而宅亦依焉今二公祠爰居忠節五謚間幽響冥會厥有攸司故觀茲祠而七德昭矣致祀隆歆廟食弗替章也遺容儼雅精爽顯叩教也積世莫舉待賢而興時也訖訖燕燕昭穆群分倫也反本復古不忘其所自生仁也邇不忘遠貴不忘賤義也萃渙統同比族聯脈愉愉乎若覩百世而聽命於一堂親也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以尊祖尊祖以敬宗敬宗以明禮明禮以成化成化以達天順之至也作二忠祠記

東潭記

東潭去洪州東南餘四十里初名小潭淵涵停蓄深不可測疑有蛟龍興雲雨也又名龍潭余君夢卜家其上顏其讀書之屋曰東潭而謬以記問余蘇子曰以余所讀孔子智者樂水仁者樂山之言觀之俯仰不同誰非其性也顧其好而至于忘動靜樂壽隨之乃今即余君履之所至觀之豈不信哉夫水生之天而成之地者也昔者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焉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偏與諸生而無爲也似德其流也卑下倨句必循其理似義浩

浩乎不有似有道其延萬仞之谷不懼似勇主量必
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綽約微達似察以出以入就
潔似善發源必東似志是以君子必觀焉寧十初諸
生時已有志天下事是故屢見知於諸名公非必東
平至爲名進士宰邑爲名御史出按部興利除害非
德與法且正平其奪諸貂璫之乾折之橫也毅然無
少遲回非勇平始謫判廣德遷揚州與時屈伸而能
加志於民非循其理平方用稍遷南邱署進愈東廣
臬事期究察善之用輒又坐罷去歸則杜門觴詠以
自樂若無所動於中古謂樂天知命殆近之矣茲非
有道者不能書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則其所自號
者乃其所自信也則君無負於東潭而真爲君之所
有矣是爲記

讌叙園記

讌叙園者從弟純卒業太學既歸居之西偏建植屋
宇樹藝草木時游息暢歌于中者也堂豁室邃亭翼
坊廉徑曲而通池窈而深皆牆外周門屏內應花卉
四敷琴書中列清遠華嚴無滯礙雜茸焉蓋亦可能
取會物理樂暢性真者矣郡太守荆沙李侯偕別駕
文峰施侯憇而賞之既後之嘉名以應時令則又問

名於余乃取唐李太白桃李園序讌叙之義揭之坊
上而申之以辭夫人莫不有情情疎則離亦莫不有
義義亂則乖是故先王和之以樂而讌行者所以聯
其情焉已爾惇之以禮而分明者所以辨其義焉已
爾義辨則親疎有等情聯則意氣無拂此慈惠之示
達之天子雅歌載陳敦睦之序施及朋友禮經顯示
良有以也若夫讒生貨惑他人是崇而杯酒相歡則
爲拂經樂過逸縱口體自恣而遊賞無已是爲玩物
皆非所以協情篤倫示軌則而衍休徵也讌非成禮
何以聯情叙匪明分何以和義匪禮匪義何以示訓
唯弟其共圖之庶克範於永世乃再拜曰式服其辭
當思繹其義竊比銘盤而爲園記

羨魚軒記

余讀莊周書至觀魚於濠上曰樂哉魚乎惠子曰爾
非魚何以知魚之樂周曰爾非我何以知我不知魚
之樂未嘗不掩卷歎曰辨哉千古一人矣茲過梧岡
李子讀書之堂堂前有軒軒前有池池中有魚凭闌
而觀則見細鱗修鱗有大者小者游者泳者浮者沉
者躍者响者悠然而逝群然而集者是亦適躍淵之
性矣因謂李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之羨魚子非魚

又何羨於魚而且以名也予子曰心迹判而道存物我殊而理會是故善相馬者識其機善解牛者悟其理推類盡意者達人之大觀妙契神識者天下之至精也吾子其進于是乎予曰噫嘻子以鴻漸之翼懷鳳舉之志歲修於茲近三十年矣乃困抑長途偃仰蓬徑他人視之不勝於邑乃姑委順時化耽暢嘯歌含真自全抱璞以需澤平其容浩平其氣可以觀養矣豈非視魚之游泳嘯响方池溟渤等邪他日乘風雲之變煥龍光之祥溟渤猶方池耳齊物之見無讓漆園坐忘之功有同陋巷蓋將隘鄙莊更而可庶

卷之二

高

幾顏氏者非歟李子道然乃援鋏而歌曰何我非物何物非我兮彼君子兮無不可兮何小非大何大非小兮彼君子兮貞以保兮于是蘇子亦爲之歌曰多魚之夢維占之善兮三鱣之集聿吉之獻兮魚兮魚兮固君子之所美兮歌闕而出明日次其語俾記之軒壁

雲中事記

嘉靖癸巳冬十月大匡卒殺總兵官李瑾距癸未甫十載蓋再變矣先是八月八日余受 面命巡按宣大九月十三日辭 闕又二日至居庸代其事又七

日至宣大乃十月七日有大同之變是夜五鼓星殞如雨豈變不虛生邪又明日代王遣內使入 奏過告之故既而巡撫潘公倣使亦繼至揭云李瑾性過嚴急興工不息軍士訴不聽七日之夜激而殺之黎明解散今已寧息除具 題并首惡另行查究意蓋歸罪瑾云余竊疑瑾縱有罪非軍士可擅殺也或姑安反側不可盡憑乃具疏其略曰變雖成於激起姦實未於玩生大同地方再興變亂良由驕軍悍卒蔑視 朝廷干紀違天動逞脅制法徒羈縻略存紀綱恩屢布宣益見姑息據齋揭帖人口報巡撫大門并

卷之二

五

卷房亦皆燒燬已後巡撫消息亦不可知縱云變由總兵亦既火延都院由是觀之則臺臣之重已就迫驅具奏之詞任其指畫參照巡撫都御史潘倣知人心之將變不能弭消致禍胎之既成轉乞 赦宥事不得已罪亦難辭伏望 皇上軫念大同一鎮禍變再生安危所關紀綱所繫乞集廷議以正 國典斯宗社無疆之福若夫持守故常非臣所知也總督劉公源清亦具奏未上而代王奏已先至朝議洵洵莫定及見余疏衆論是之即日下兵部議覆則 命劉公與提督邵永將兵按問首惡且降 黃榜赦脅從

余監軍戮功罪焉遂相次行期會之陽和城未至潘
已拏二十余人械繫東來其王弓兒首惡也餘皆乘
機搶貨之人總督訊之不服因益招數十百人劉公
乃會卻先將兵而西比余至則劉公迎謂曰已張
黃榜又已出曉諭若入城則惟按兵索捕首惡脅從
固治庶恩威自上出而法足正矣余固善其一念忠
憤之心天日可對亦竊意諸逆自始變至今脅制由
已肯帖然受命乎業已行矣又明日朱振自大同來
總督露刃見之責以大義但應曰振一人何能為也
既余見對如總督追出而報者繼至云大同城砲聲
不絕是夕振仰藥死矣振嘗總大同軍務賊以萬計
癸未之變亂軍取之獄中援而立之因輒授焉賊亦
罔問後罷而瑾來代凡軍伴上下班則更候之瑾實
甚廉謀勇亦絕人獨見軍政之日廢也欲整飭之不
少縱諸軍亦時時向振告振曰不我聽奈何似亦不
善應族而殺之未有也初事之起也止領糧餉者至
城求假一日製衣裝而瑾不從七八人醉而倡為之
副總兵以下獨遊擊戴應騎馬再向前諸軍輒挽廉
馬回餘皆坐視之可罪也瑾聞變乘屋下射飛尾斷
其弦遂被執不屈但戟手東向曰瑾死 朝廷蓋戮

戮矣因并其弟殺之且焚其都察院大門及巷房時
已向辰聚者亦僅數十百人無籍者因肆搶掠四門
則效往年按邏內言不得出且要巡撫乞宥而振遂
囑轟指揮其事後議者顧罪瑾而有振失是非之本
心矣初官軍之西也諸逆罪固重且襲故變因訛言
洗城大軍今且至內一二良善雖知其訛衆惑且懼
由是一城盡變四門晝閉遂謀抗 王師前軍甫至
東關叅將曹安已死於乘城之砲南關亦即出兵接
戰復拒城矢石如雨卻永因與遼東遊擊武堂據南
關叅將段堂等據東關副總兵張鎮等據北草廠三
面攻城而城中亦時時自洞門出相攻殺洗城之說
牢不可破馬昇舊中軍時以事係鎮撫獄楊林舊夜
不收把總時為卻永旗牌官聞變後方回黃鎮革任
叅將王安郭全等故無賴遂受衆推戴為頭領凡誘
虜出戰皆其指授既而樊公繼祖來代巡撫之任居
陽和不得入見軍久無功因相與往會總督於聚落
總督方謀水攻言頗不相入初余聞城中雖迫於叛
軍日夜求生之心實什之七八千戶李春張著者兵
部差官也因其入城則命以禍福曉之又咸無不日
夜望卻則時時揚兵欲攻而城中因不信 黃榜且

疑兩千戶責已余間語總督則又曰君按臣不可仰面語賊因自思意既不合事焉能濟徒貽誚矣乃復還陽和樊公遂有請金牌入城之奏而余亦參兩節制久暴師無功乞天語戒飭羅峰見余諸奏每語人曰御史當大用及見是乃不以為然外議亦紛紛矣余因取著撰之得大過之隨竊意斷曰斯事誠大非大過人之材罔攸濟諒哉稽隨之時義坎水震木茲仲冬盛德在水木且休矣平定之期其在春乎筮史識之既而賊誘大虜至城下內外夾戰我師失利虜雖去聲言且復來又數日為二月四日節在驚蟄語筮史曰占無乃應乎門既闢果大同兩人至其一鎮撫王寧也詰之則曰城中實畏死非叛今黃榜坐馬昇等名城中以為誣諸印信結狀咸在望貸此七人以全百萬之衆余因笑曰受命西來按茲兩鎮四閱月矣今始見大同朱篆尚為賊遊說邪且曰朝廷百餘年生息何負於汝乃一旦助逆招虜若自為利獨能保妻子不奴辱乎王寧因求近案對狀既前泣訴曰城中實怨此七人恨未能即殺之得庫金二百募賞可濟實欲內應不得通亦恐不自免也願示之信余曰城存倉庫固存陷之虜城且亡矧倉

庫邪僕謀成實不吝恩信黃榜具載尚俟多言乃印給批廻使馳去蓋虜既去城中聞穿地鑿城益懼因怨此七人曰柰何駢死思圖之矣時詹郎中榮戴遊擊廉並機警軍士素不怨此兩人而兩人亦深相結焉昇微察其情求自脫乃以情告廉乞宥罪戮餘黨以應黃榜廉察其實乃語詹因縋城下見總督總督已解官東歸有期城中不知也時楚職方書李戶部文芝適咸以水攻至在劉公所劉因給曰城中惑言不信黃榜謂朝廷將盡殲之茲遣二部使察真妄回奏死無日矣詹曰公言如是巡臺謂何則又詭曰明日當自至陽和言之又曰二部使可即一至城下以慰倒懸劉曰難輕就見俟明日南城下見之明日劉公東歸楚偕副總兵梁震等至南城下見諸父老因擁之自西門入面定約楊林察其狀亦因馬昇乞死諸君許之次日東圍至自大同備以告又明日乃斬黃鎮等三人傳首東來而雙崑亦入城撫定劉公既得去張侍郎瓚時督餉在受命來代業相約至陽和及得報乃徑度而西至城下驢為已功不顧劉矣父老生儒亦相率詣陽和請曰撫臺入矣望借至以慰人心余曰撫安也按治也慈母哺失乳之

子嬰公足矣余雖不才天子法吏將由小門入乎且止此四閤月非雲中何栖栖也大門朝關則夕以入夕關則朝以入衆曰諾遂先歸既而門大開張朝入余夕入城上相望者猶迤邐也余乘馬過四街老稚俯伏左右頂水爐香者不可勝數既至院報事者告曰防護須兵幾何余曰何須若不以心誰非叛者且蔡人即吾人况一時之變乎由是聞者諭無它遂盡散去次日詰之曰黃榜取七人馬昇楊林自効死免罪可諉也王安郭全何以具奏乎是法信終不行城誰與存兩人懼乃夜斬王郭又明日具奏論其功罪本兵報曰即當有勅勅御史矣既而代王奏乞犒賞以安人心不過微福以慰軍士凡王府奏例下之禮部時桂洲夏公言爲尚書黃公綰爲侍郎綰以議禮爲張閣老所引拔居今官蓋間夏也顧深相結納由是與張交惡因覆代王之奏遣官勸議而黃得行以斯役張力主攻劉激變地方幾失重鎮爲劉罪而實陰傾張是故西來必成劉之獄雖反覆與辯莫奪也踰兩月不定蓋先意云諸勸官亦莫能與爭而招擬實不合至於邀截實封侵欺銀兩等項詞皆文致不知法鮮麗也既會奏去余與樊公奉旨處決

逆黨三千六人有定期張總督行在次日恐有變也乃累以臺劄未到爲言余曰咨猶劄也咨已備矣無庸俟也乃八月廿有六日偕撫臺至帥府審諸服辯驅之市日中而戮之觀者塞巷壓屋蓋自癸未變後無曰論刑有杖人者或吁法廢久矣既罷例爲譙張公謝不至明日亦不官而去又明日余自西門出巡塞因携楊林行歷左衛平虜井坪朔州而南自杜巡察後不塞行十四年誰與稽復轉而東至應州則去大同爲近乃呼林進語之曰爾知所以生乎叩頭曰公活我余曰否斯朝廷之忠信也汝勿疑但汝亦迫於勢非初心既已宥之又從而殺之殺一人而失大信其誰肯爲顧已保首領入陞賞與偕獨無一人怨忌乎人將它事媒藥汝難免矣林泣曰願公卒生之復曉之曰不解任固必首衛也斯無兵法可一力士縛汝出斬首矣終不可者爲大信也可語昇共圖之林復泣曰奈都臺余曰爲汝致書城歸猶豫不決樊公詰問之乃各以情告既即遣人入之調衛之命下矣後兩人輒復臨稽延旬餘迫而後行樊公致書曰彼兩人去甚難非先解其任既當遣不可留又不肯卒去則必用迫之迫之將無變乎凡此

皆執事力也古人云孟酒釋其權今孟酒且不賢矣
後漁石唐公在刑曹會奏劉正奪秩家居卻降級其
初謀逆王弓兒等諸叛亦已伏誅大同一鎮遂安百
萬生靈生息自如不知者往往猶有吠聲之疑亦輒
解之曰嗟毋庸異視同也異視則君子曰棄我矣
則怨心生小人曰畏矣則逆心生語云蛇影生疾
審聽之可也或亦有因而固陋之者歲月云邁亦不
暇悉因憶錄之用備遺忘於是乎記

重修唐叔虞祠記

唐叔虞周武王子成王弟也封為唐侯其子燹因
晉水更號曰晉有祠在懸壺麓不知朔自何代魏
地形志曰晉陽有晉王祠又志載祠南有晉王墓
北齊天保中大起樓觀後主以為大崇皇寺唐高宗
義師之起嘗禱于祠下貞觀二十年有御製御碑
在焉晉天福六年封興安王宋天聖間改封汾王
元至元四年總管李公德輝修建殿宇及宮侍衛
如王者儀詳見提舉學校文敎所撰碑記至元朝
洪武四年改稱唐叔虞之神歲以三月二十五日有
司致祭載在祠典自至元迄今二百餘年棟梁折
不蔽風雨神失所棲祀事弗虔其旁有所謂聖母祠

刻石稽弊以戎務方殷未遑克正祀典則日夜罔遺
于懷者也乃今亦克並舉利以滋養風以弘化豈惟
晉人獲樂利之休司政紀者亦將可憑藉矣爰為著
其相關重者俾刻諸麗牲之石復為迎降送神詞三
章使登歌焉詞曰春日兮載陽萬卉潔兮齊芳撫春
草兮纖露戴陽澤兮未央相群生兮永情服舊德兮
奚忘秉圭圭兮下視振鸞和兮琳琅豈吾人兮善享
懷遺土兮斯皇儼對越兮暇豫穆將愉兮樂康右
迎神 浴蘭湯兮襲明衣芳菲兮未有違拊鼗鼓
兮鳴瑤瑟陳歌舞兮揚清輝靈連蜷兮紛進橫四顧
兮依依繁靈雨兮灑塗載輕颺兮滿旂御龍駕兮雙
導紛武衛兮揚威審五音兮按節歆蘭蕙兮具腓即
光景兮可挹蜨局顧兮愴忘歸 右降神 撫川原
兮極目羗儵來兮歛往美要眇兮校服鑒群忱兮既
享鞭玉蚪兮執綬指天門兮方廣猶招手兮山間儼
遺蹤兮水上山有木兮水有蘭中有懷兮何敢言覆
我兮怙我顧我兮壘山之左萬祀兮千秋御新宮兮
夷猶 右送神

書垣曲重修三公祠記碑陰

諸公平寇安民在成化間厥功懋矣垣曲之民至今

尸祝之不衰其感之也深哉趙令仲玉能嗣修葺祠宇必知所以得民又重之虞城楊公之文益昭永永無數其葉李二公爵諱邑里已晰劉公本名忠今作世忠藩司例分守今稱分巡及考是役果無分司豈公無攝遂誤傳邪祐生也晚未能識公既長則稍聞并里間稱述及拜公畫像儀狀甚偉宦履所至廉能聲稱郁然尤篤於故舊深沉善論議時見之詩惜葉散逸獨郡中八景詩足徵筮仕御史糾彈迂 旨謫補河南邑令甫八閱月 召還舊職兩按部陞知台州滿九載起謁銓曹待久未有奏 命漠如也嘗按江北三原王公時知揚州雅相知重至是爲吏部尚書一見訊之曰何久也乃奏拜公山西布政司右叅政未幾陞蜀右轄轉晉左轄特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初考得贈廕之典又二載謝病致仕東歸歸七載爲弘治戊午以壽終 朝廷遣官 諭祭營塋所廕孫明臣卒業國子終襄垣知縣曾玄繩繩當必有事念繼武以溉公餘澤嗟乎若公者歿而祭於社先合祀典况垣曲哉抑聞是役公首發撫定之議且能以先之其入賊壘也四夫肩輿從以一吏言既而問爲新劉遂相率釋兵糧

受命茲殆不可聲音笑貌爲也其時蓋有兩劉云謾叙其略鐫諸碑陰用告方來并證疑誤庶稽政考世者可並覽焉

重城寧武記

寧武山西三關之一也成化丁亥肇修土城募軍設守弘治庚申建千戶所增拓東西南三城猶襲草略開府之署亦屬未備嘉靖丁未余自畿輔移鎮於斯思增高厚以壯永圖方有協守雲中之役時實未遑明年都督沈公俊秉鉞來臨初議斯協乃檄憲副楊君守約發守城守口軍民夫四千七百有奇以守備都指揮張文董其役增築高九尺女牆五尺共二丈七尺闊九尺下共二丈二尺上殺三之一共一丈五尺圍長一千二百六十六丈五尺重修南門甕洞二座北西二門甕洞各一座西南門城樓一座俱裹之以鐵西角樓一座樓鋪一十八座鋪房一十七間水口三道自夏四月至於六月修葺臺府工併告完月餉行糧無增於昔犒賞鐵冶等費取諸贖刑不滿二百金費省役舒完美可述爰系之辭以詔來者辭曰維晉有關寧武屹守鴈門在左偏關在右念昔草創如質如敝載衍載增仍簡仍陋其世際承平兵防少

池黠虜憑陵于時孔肆近郊多壘士夫斯耻宵旰西顧廬于天子其王赫斯怒用剪狂胡爰收群策是究是圖既具舂鉞亦舉矛戈斯彪奮舉斯子趨其神武不殺帝治內修疊嶂雲連列戌星稠載城載屯伐彼先謀徃古有程維漢與周其在周南仲在漢充國或也城方或也力穡績著凱旋永世作則疇維襄矣天子之德其相維斯城建牙開府倚之角之左右秩叙綢繆夙戒夫誰予侮萬禩攸寧永篤厥祜其

馬氏祠堂記

孔子曰書云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古之人學將以行之也抑世之仕者施諸政秩秩斤斤或可稱述及其鄉族乃大謬不然學者誦說詩書甚辨至體諸身心罔合也是故偽行敗名薄夫亂德俗散化湮陸沉名利甚至弁髦其親矧曰歿且遠者手足不悖又矧曰族之人古曹馬時應氏厚本睦宗爰作祠堂以書來曰詩云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言先德之遠也又云昭茲來許繩其祖武言後嗣之承也水木本原疇弗思服顧有不盡然者竊用是思且懼爰興是工幸告成事聚精合族時祭節薦昭穆咸在則一堂之中生

念爾祖聿修厥德暇敢謂能紹前人之緒期無忝也已願記之以告後人蘇子曰嗟孝哉馬子可以風矣既驗於學將達於政世變江河孰謂今茲而章斯教也夫仕弗能於家是岐衢也誦弗達諸行是廐車也廐車無庸岐衢罔通馬子習於詩積資待選乃能緣情盡禮而有斯舉匪直觀孝可以驗學可以達政俗化不有與哉故曰可風祠四楹并聯厦九椽神厨三間大門一間左右翼門各一器具咸備外更為義學義儲師棲正門角門規制楹數如祠而少殺云亦廣貽後之事故併載著俾刻之石

聽雨記

惟二十有八年春正月不雨至于夏四月肆予小子誕受天子丕顯命撫茲晉土憂勤細大罔敢自逸爰發告戒嗟我藩臬幕司守宰官師越我執事庶士惟天陰隲下民惟食民命攸寄雨暘孔時農夫斯慶越茲春暮風霾肆霍密雲尚往九農履郊眈眈在望食厥食敢弗同厥感以速厥罰天命不僭厥有攸司誕總庶職咎寔在予式爾庶寮責亦惟鈞宜咸有聞志尚省于厥躬其大施已責惡服損膳禁酤徙市出滯獄省冗費徧走群望既厥心禱毋煩祝史徒飾厥

妻夫親親山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

仕優游二事乃成之十年之後則所遺忘者止

之過也或曰今尚克補之矣厥義云何曰余
夢者也而君問夢乎雖然考諸字說爾笑貌攸
也旃旌也旗也通帛而曲柄大夫建旃所以表士庶
也不肖幸承餘慶實有祿位在朝從大夫之後無亦
今日之兆邪曰終將如之何曰表之以正瞻望端矣
承之以謙曲屈昭矣賁之以白樸素著矣約之身心
笑言符矣示之孫子家範遠矣竊冀承過庭之遺訓
而未能也曰沒不忘親富不忘儉貴不忘下可以承
先可以訓後矣乃余北面稽首曰倘如吾子之辱賜
也豈惟不肖及子孫獲寧宇之休繁先大夫實寵嘉
之敢不重拜於是乎記

瑞徵堂記

嘉靖庚戌夏余奉命來督雲朔諸軍事開府陽和
是歲秋虜犯關輔余既早發入援師復親抵南口虜
困宵遯過懷來標下軍士擊其情歸奏有徵捷閱
明年辛亥春戎務稍暇周視督府寢堂之後僅數武
即雜民居風氣鬱隘其鷄犬之聲歲時伏臘喧闐屬
兩未便會府中供應美金倍其償後闢如干步建堂
三楹四匝弘敞左爲書院一區堂三楹庖湑翼拱而
前廳事暨門坊併改新之邊地苦寒蔬藝鮮茂新闢

地種雜菜翦然甲往歲而黃瓜蔓葛並蒂多有三四
頭一莖者後堂適告成遂名以瑞徵余聞國瑞在得
賢頻年虜塵未靖聖天子歌大風檄嚴穴文武諸
臣一時充集闕下銳意北征虜酋震懼數上番文
求貢市聖度宏遠俯允市議雲錦遍朔野俺荅諸
酋長罔不望蓋稽顙稱外藩貢獻名馬國瑞茲有
徵矣復聞之妬之鼎含章則能以大制小而華封祝
君亦曰多男子堂堂天朝守在四夷杞瓜之義著
矣封疆諸臣仰體廟謨靜含柔遠封狼居胥繫頸
北單于無難者茲殆兆其先邪聖壽康寧發祥麟
趾宗子維城本支百世遠臣不佞敢載歌瓜瓞之什
幕府從事磐石請識歲月遂書其大都如此云

重修靈濟寺記

距州南六十里清丘之原有曰靈濟寺者古刹也先
大父贈尚書菩薩公載加克拓菩薩公歲時伏臘薦
新貢熟必薰沐而後往仍易田百畝有奇供寺之
費晨鐘暮鼓春秋報歸然表於一鄉者蓋百有餘
年矣歷歲既久風雨崩齧存圯相半而玄整者住持
僧也乃奮然興曰寺特世廢邪僧廢之邪於是募緣
於余再募緣於族共聚錢如干緡鳩工庀材度時節

力撤故易腐扶欹植頽繪望華新煥如堅如者整之力也寺當曹濮孔道整戒律清修雅好賓客凡輅車往來游觀維遯無不叩整之門者斯足知整矣或曰佛吾儒所不道者今不惟修葺其廬且重而文之無乃不可乎蘇子曰事有不可執一論者此也然度僧建官謂非昭代之制哉矧是舉也捐貲樂施無替前烈有紹先之孝焉慶茲豐稔祝延聖壽有華封之忠焉禱祀惟虔遠邇雲集有事神之敬焉若整者弗玩以墮弗斂以私身任勞瘁夙夜不遑其義焉可尚也孝以爲質忠以出之敬以行之而成之以義行

清豐縣重修儒學記

聞喜李侯以名進士來宰清豐更以儒飾殿以博濟情法無施政教並舉蓋未期年而化成濮興清豐焉隣境蘇子歸漁濮水之上見行者息於途商者貨於市自西邑者咸能談李侯新政蘇子喜動顏色蓋丁酉歲嘗監臨山西侯以魁舉稱素知云乃學博王子

志顯李子儒周子今率貢士閭學孔諸生李岱劉從一李國玉劉永貞高永春韓楷輩以幣見於水畔曰邑有學頽廢久矣李侯廉而新之願記於石以詔來禩知侯莫如先生幸惠之言蘇子乃舍綸竿倚釣磯而歎息二三子曰先生何歎也蘇子曰嗟博士弟子員爾知漁之道乎初余棄華組解戎裝還釣於濮餌不易新竿惟循舊不謀於儔侶不度其浦淑蓋竟日而不獲一魚既釣餌以罄綸竿載易老漁獻謀芳洲舉棹蓋未久而魚小者貫大者躍矣故學校者六事之所首猶漁者六物之所具也六物不具不足以得魚六事不先不足以圖治今侯廟廡既崇聖祠內易堂齋號舍煥然新興改建敬一亭於廟之東而人知尊神台建名宦鄉賢祠於啓聖之左右而人知賢賢射圃既葺可以觀德宰牲既立可以用饗更抱文牒候移晷侯不之亟而先學校焉是能度浦淑者也群聚俊髦親爲講授文課有稽士風丕變婚喪既調情義幾乎訟者紛紛於庭備具兩詞侯不之亟而先諸生焉是能謀儔信者也土俗漸澆民喜訟許侯曰是未正其本也迺躬率物命秀才分教於諸生明祀烈女位正八蜡而鈎餌馨矣邑故未有誌侯請於晁太

史文獻炳蔚足垂不朽而綸竿易矣余奔走四方求釣道而不得侯維仕一邑獲釣道而有餘諸生揚馨鼓鬣變化奮庸侯他日奏治平之最膺青瑣之選以六物佐聖天子俾海不波揚魚鳥咸若則清豐者謂非侯之渭水邪昔陽晝以釣道貽子賤曰迎吸綸餌者陽橋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良若不良者魴也其爲魚博而厚味子賤車驅冠蓋相屬者請耆老尊賢共治近見諸博士弟子皆老成俊秀知其非陽橋侯朝夕與謀政蹟偉著當與單父比方矣侯名汝寬字嚴夫別號戒菴山西聞喜人

重修濮城碑記

濮衛地舊州在今州治東二十五里正統戊辰黃河水決此其新遷云正德辛未知州事石溪王侯重修之垂四十餘年矣辛亥壬子癸丑水沴頻仍漂我廬舍壞我禾稼民免於魚者幾希風雨上摧行潦下盤城復于隍守備廢弛群不逞之徒迫于饑寒嘯聚擄掠爲患滋深癸丑八月龍厓何侯以名進士來知州事下車問民疾苦民以城告侯惻然曰斯民之保障也無城是無民也矧倉庫之儲獄囚之繫圖籍之考學校之設一可一不可哉侯慨然曰斯民之保障也無城是無民也矧倉庫之儲獄囚之繫圖籍之考學校之設一可一不可哉

與爲守嗟乎保障民命非爲之豫也倉卒且無備焉矧保障民心者可以旦夕觀乎此侯之所以用心而致力者侯知之而人不知也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豫之時義大矣哉侯名汝健字體乾南京留守衛人雄才大志潔已愛民其在一方隱然長城也修城乃其一事爾力役丈尺董工姓名悉載諸碑陰余既爲之記復系之銘曰

維濮有塘迺遷自東經之管之毛侯之功維城再修辛未之秋禦災捍患祀歌王侯日居月諸倏週四紀風雨摧剝城垣傾圯奸宄倡亂乘我無城民心皇皇一日三驚我侯至止曰城是亟版築肇興百雉翼翼書稱勤墉易戒復隍武夫宗子非城莫方襟曹枕鄆澶淵西扼襄括萬家伊誰之力風環水聚人傑地靈拱翊皇圖奕世載寧

濮州重修儒學記

武林張侯以寧化令陞知濮州事初下車弟子員若而人藍袍楚楚拜於堂願請益侯曰四境不治奚教也省刑緩稅敬老恤孤止濫訟以一民志申保甲以正民行節無益之費罷不急之征修養濟院房舍如千楹蠲免力差數百金移

浚水不爲災戶口以平頌聲大作耆民若而人髮垂
垂拜於階來報政成侯曰禮義未興奚養也以文校
諸生曰言之華也得無庸道者乎進舉髦於退食證
訂疑義剖悉微辭曰教之淺也得無有隱者乎察諸
生弱者植鬱者信貧者錄曰惠之小也得無未周者
乎乃儒學之官類以侈垣剝以途坊歆以墮類汚以
圯峰兀以夷齋舍瓦以礫矣侯亟視而太息曰政之
本也民之望也顧可後乎鳩工聚材因舊爲新頽者
歸歸平爾剝者蠹蠹平爾歆者翼翼平爾汚者淵淵
平爾兀者巖巖平爾瓦礫者井井平爾增益號舍如
干楹省牲有堂齋戒有室絃誦滿耳人文宣庶民
子來經營奏績學博士倪君李君張君暨秀才劉生
汝勤范生父陳生忠諫許生玗朱生鳳梧李生崇明
董謀采石于山以紀其事縉紳士大夫聞而贊之曰
是嘗優禮我者也蓋亟圖之耆民聞而贊之曰是嘗
體愛我者也願出一力閭閻小民歆艷其事而無以
自效也樂觀厥成焉博士弟子員過蘇子問言曰嗟
太史公稱孫叔敖教七人不訂見矣若侯者殆古之遺
愛與教以濟養則養焉有終養以隆教則教焉有始
儉所當儉則節而不吝豐所當豐則費而不奢君子

之道也余雖不文其事父老相傳有碑焉斯文公
議有心石焉嚙嚙屹立皆侯之不朽也若識歲月則
可謂云爾已矣侯名洵字子明號麟洲武林茂族丁
酉領兩浙鄉薦云余既攬捩其事復系之以詩曰岱
宗東峙澶洲西流曹博之間粵古帝丘鬱鬱新城毛
侯之力興學石文施侯孔棘以崇以峻東陽有碑
紀戊午厥應如響穆穆張侯來自武林戊午之秋厥
徵自今宗廟輝煌百官森拱威儀肅立操思泉涌焉
鵬爲鵬爲龍馬光思皇多士保我家邦

成賢橋記

濮郡學泮池之畔前知州事秀水施公嘗作亭焉士
彖淳息文化用興歲久池涸亭將就圯嘉靖癸巳二
峰蔣公自御史出判是州載新其亭復加浚築謀建
橋其中乃陶土礪石經始其事歲乙未丹泉楊公亦
自刑部貲外郎出守焉道同謀協作興并懋經營畢
集虹垂月弦亭可徑通矣爰復坊于其上扁曰成賢
郡之多士于焉蒸蒸焉罔不興起落成之日爰進
而謝曰樂無遺政无言訟以豐殖而生以弗累厥重
罔不遜志懋學以思奮庸誰能遷業以置其功邪乃
二公相顧曰興哉壹其志矣曰振德飭行率于其躬

如善而矜不能情警意勵素士

公以底于成乎曰懋哉作其氣矣曰章新

鷄縛不煩矩矱誠設巧力俟充漸漬不失優游自得
其化也不亦幾乎曰幾哉通其意矣乃二公復相顧
曰誕登道岸優入聖域其无津梁乎是故奮其志者
植其基者也作其氣者利其趣者也通其意者悟其
幾者也進而上焉道可幾矣其成也執禦哉記曰藏
焉修焉息焉游焉豈其玩愒時日乎于是重再拜曰
命之矣虛而容貞而固平而不迂方而達日由之而
弗知焉我公之大造于多士也豈惟橋哉余適還自
江淮得隨諸大夫士落于池亭之上既相與執爵旅
獻以爲二公壽矣爰著所聞用告成事功弗墮于前
修化罔湮于來哲君子于此庶有考焉其左右併建
二坊用列春秋登名之士矯如聲如是亦翼于成賢
者也得並書

明遠五樓記

嘉靖庚子歲屬大比侍御章丘謝公奉命按江西
憲司監臨既獨持風裁貞軌肅憲以振官常令斤川
下宏于崇尚文學振頽舉要用盡以人事君之義以
試期以通文周視其院章治其堂宇防亘見故明遠

樓敞且隘命所司飭工辦材華而新之四隅各爲樓
一層如翼如環爲五樓落成之日諸司百執事咸獲
登眺因私相語曰制而用之之謂法秩而示之之謂
禮法使人不敢犯而禮使人不可犯者也是故君子
貞憲示教而猶不敢自用則明且遠矣夫目司視者
也不自見其睫屈於自用而勢不達也故爲高而視
委任責成可謂明也已爲高而視委任責成可謂遠
也已茲中爲樓下而外視隅爲樓下而內視則明罔
弗見遠罔或遺足以振化風士察隱消愚可以觀
子之政矣時祐祇役臬司從大夫之後預識登明遠
公進祐督學者之責乃忻忻喜也亦私相語曰江藩
今必稱得人與茲試者且無奸成憲而憲文教以貽
闢防者憂矣蓋古之試人也以行今之試人也以言
古之防人也以禮今之防人也以法非古今創制者
之不相及也勢使之然也至厲其防而使不敢犯明
其示而使不可犯非君子經綸之其孰能與此耶
不觀諸天道乎五氣順布寒暑成歲百物生焉無相
害也五星懸幹絡繹成章繁星麗焉无相亂也五
平明遠成用多士竊比於百物繁星而或好
惟法進教以悖禮者寡矣故以應賦

文也竊視成事辭不獲已爰退而爲記

穀原文草卷之三

濮陽蘇祐著

墓誌銘表

丘母劉孺人墓誌銘

往京師弋陽汪生綱以通家故數過余縱談墳籍然尤深於易蓋得諸庭訓云其言曰婦女雖多賢然大要柔弱而寡立慈惠者鮮不妬也豈其陰性然歟是故坤之辭曰利牝馬之貞貫魚之寵剝爻拳拳焉余曰嘻易立象以盡意者也綱可與言易矣及既聞劉孺人之行因相與歎其賢及余官江西汪生復過余手其狀惻然曰劉孺人亡矣孺人性體素強健雖病不爲意亦不即服醫藥往卧病綱偕其女候之意向愈矣遂先歸歸三日乃孺人竟不起年六十有四耳壽亦下矣孺人視綱如子綱不及與訣嘗囑綱曰它日倘不諱得早塋無恨俗固泥尚風水二子又咸少不諳事今過期矣責在綱已上在某山之兆敢固請銘余聞之曰嗟嗟孺人賢乃顧壽不永邪貞不得之天而慈者罔應惠者不食其報邪嗟嗟孺人向汪生告余曰孺人性行嚴介容體雅重甫及笄歸同邑古塘丘君民望古塘固右族不甚饒裕姑邵性又太嚴

恪臨諸子婦無嬉笑容少不如意輒加呵叱孺人善順承姑意於家政又多神助姑亦愛而敬之初古塘爲邑庠生聲名藉甚三試皆北志弗克伸孺人盡脫釵釧及簪貨勸古塘就例入南雍卒業嘉靖戊子謁選銓部得推貴之石阡欲携孺人行孺人以姑老辭曰第車車往我爲君侍養併經理其家務教弱子以故古塘無內顧憂比入觀卒于京師又方能迎還其喪勤慎自持家頗益大振平生儉于自奉而厚於奉賓非歲時節序祭祀賓客未嘗殺牲蔬其性云初孺人子多不育古塘有二妾且有子孺人愛如已出茲不尤難乎由是觀之柔者寡立慈惠者不免於妬謂陰性爲然信乎茲女卜之行也乃顧壽不永邪何以表世嗟嗟孺人二子終當有立食其報者固既也是天之定也於孺人又何嗟按狀孺人姓劉氏曾大父殊舉進上給事黃門嘗應命往使琉球迨旋歷陞順天丞大父某父煥母李氏貴溪甲族也子二某其女一遺國子生汪綱綱實纂墓事銘曰北馬之貞貫魚之利嗟嗟孺人弗靡弗忌必食其報施於永世萬年之藏繁銘是視

劉母王太宜人墓志銘

余南陽劉君仕賢之爲御史也蓋與余同寮至嘉靖己亥春二月車駕南幸興楚群臣咸進諫其數先發臺中劉君當首疏曰賢有母且老顧職當言不可避乃率同列疏入危不可測繼而得溫旨聖天子仁孝錫類相感乎矣余以此心敬劉君因歎太宜人之能母也及余轉官南來劉君已轉僉關臬事竊謂可登堂拜太宜人未幾愈憲君奔喪歸蓋庚子六月四日太宜人奄棄榮養矣越兩月其孫曰曆舉於鄉則告余曰曆七歲而孤匪祖母無以有今日恨未之見也且祖母病革猶呢呢語而囑之連呼累而省三言猶在耳嗚呼傷矣已泣下沾襟乃余益歎太宜人有孫以故悉太宜人之賢太宜人生而貞靜有淑姿及笄歸雲峰君執婦事惟謹姑張歿繼姑王頗難事茹辛履厄曲盡孝愛至以服易粟務極甘旨凡內政恒身先之婢奴用睦無間言乃顧益得姑懽心雲峰君少貧太宜人則躬自紡績佐學官弟子員費它不足脫簪珥罔吝雲峰君舉進士尹平江歷屯田郎官歲罔缺謹節之風聞之中外約素之助居多接宗黨親疎長幼以禮下至僮僕無罵置聲見諸媳姪女婦大袖訓諭裁減之罔不宜人是式至人有

愛如切已儉素仁愛之意不以貴盛少變蓋其性云
一日僉憲君詣余泣且拜曰向仕賢舉於鄉歸也拜
太宜人堂下乃太宜人色甚喜已而泣曰惜汝父弗
汝見也既舉進士官中書奉使南還也復拜之堂下
太宜人色又甚喜已復泣曰惜汝父弗汝見也今亡
弟之子曰啓舉於鄉乃太宜人亦弗之見矣賢自閩
奔歸也又罔及屬續之辰茲將某月某日葬某處終
天之戚其何爲懷敢乞銘余惟友僉憲君舊矣賢又
及門之士義不可辭副憲劉君伯躍所爲狀足徵乃
爲志曰太宜人浩溪王君女也歸雲峰先生生二子
長即僉憲君娶熊氏贈孺人繼唐氏于氏封孺人葛
氏次仕貴南京留守衛吏目娶魏氏章氏女二長貴
英遠刑部侍郎朱公廷聲子紹程次玄英遠姜恕孫
黑二曰虞太學生娶郎中熊君灌孫女曰麗節鎮掾
娶趙氏曰虞舉人娶貴州參政姜君儀女孫女二球
英遠知府進賢饒君椿曾孫實樓英遠進士臨川曾
佩曾孫男三一雙層出一英虛出一蘭虞出女三牙
英層出雲英虞出聘進士臨川吳聰子 崇英虛出
武廟以雲峰君主事署郎中事考最 勅贈其父母
如雲峰官太宜人 勅封爲安人嘉靖己亥

建儲後以子御史之貴 誥進雲峰階太宜人如余
稱云詎生成化乙酉卒以嘉靖庚子年七十有六嗚
呼壽矣兩受顯褒子孫美盛是宜爲銘銘曰相宜夫
子魏科顯如慶及嗣孫亦既衍如錫寵祚加奕世罕
如壽祉履極含玉頷如斧如竒如真茲坎如

封君張公合葬墓誌銘

張公者山以西人也世家孝義自高大父守道以上
不可攷守道生友友生能生九隆九隆生義官肅
爲公父咸篤行躬耕隱德弗耀服官業儒則自公始
往余按晉與監臨得舉人艾因識進士芹還朝得交
副使芻芹艾視公爲伯父芻者公之子也故嘗聞公
之名暨余載撫晉公已不作艾持副使君手自爲狀
來請銘余於張氏實有渥家之雅銘何能辭按狀公
諱大祿字萬鍾樂隄其別號也少小從師游爲文屬
對即多警語校藝者一見奇其才充附學生尋補廩
膳缺而年猶總角也外小試一列上等乃過選輒下
積廩資貢禮部卒登成均守選得丞深澤深澤
保定僻邑賦役煩瑣民多逃亡公性雅不能下人
鬱鬱不樂歎曰丈夫不能微青紫操吏津言聽計
乃僕僕風塵焉五十米折腰耶君自決矣即自

西歸蓋是時則... 如子官自是... 考遭公母... 終喪反觀... 踰禮養不... 有二配武氏... 皆有淑德... 二十七俱... 其子然男子... 車騎士四... 銘曰文不能... 孫之振振... 維嘉靖二十... 公嘉靖二十... 余督學... 自為狀... 客歲承訓勉... 其已所有一... 銘余... 子實有一口... 惟弗可辭也乃君之叙其

世次按狀公諱一經字士用西坡其別號也世居... 州高安之雲岡里曾大父某大父某父環人所稱... 蕭先生者弘治庚戌進士歷南京刑部郎中卒於... 時公尚在冲年扶觀南歸遭家多難困不廢學卒... 朱氏詩領嘉靖上午鄉薦累上春官不第勉授浙... 僊居令其服政也省里甲之費蠲無名之征剖寔却... 之獄革積習之弊期年政成上信下服乃於邑署後... 構寶相堂蓋以節操自勵云公雖賦性易直然詳於... 法理胥吏無能干預又樂獎士類政暇每進諸生校... 文藝風教彬彬然興矣戶口版籍令甲每十年一... 登耗壬寅定當其期事竣上之藩司深加獎歎曰閱... 諸版籍精覈無如僊居者考上上它政多類此公志... 在沮抑豪強優恤貧等事有不便民者弗秋毫假借... 以故諸豪強仰之或勸以可少將順致名譽輒毅然... 曰凡設官以為民也若巧避弗民之恤將焉用令卒... 諸豪強亦無以損於公將滿再考遷連州守癸卯子... 叔祺以胡氏春秋掄魁公喜曰有子矣父居瘴鄉非... 吾志也飄然動歸來之興遂上疏致其政不允三疏... 然後得請抵家結廬藥湖之濱杜門謝客足跡不履... 城市者數年邑大夫無不雅重其賢敦請賓飲却不

冠至是卒若公者不失名退必遂志殆節之流
聖教宜乎大書歸來堂止足軒以自見也
勞其匪最無度者讓短之川是謂獲而耻不義者無
不為公加勉也詎生弘治乙卯九月十有六日卒嘉
靖庚戌二月四日享年五十有六配吳氏繼黃氏子
三長即進士君配吳氏次叔裕次叔初十某年
葬其山之原銘曰

夫老而車懸君子曰勇退之賢矣
夫老而車懸君子曰勇退之賢矣
夫老而車懸君子曰勇退之賢矣
夫老而車懸君子曰勇退之賢矣

夫老而車懸君子曰勇退之賢矣
夫老而車懸君子曰勇退之賢矣
夫老而車懸君子曰勇退之賢矣
夫老而車懸君子曰勇退之賢矣

夫老而車懸君子曰勇退之賢矣
夫老而車懸君子曰勇退之賢矣
夫老而車懸君子曰勇退之賢矣
夫老而車懸君子曰勇退之賢矣

薩公大母馮恭人極鍾愛之弱冠遊黉校有志進
乃體漸肥壯感末疾苦親膏晷遂廢業歸田家政井
井代理克勞北莊公安烏大中丞陳公鳳梧拊綏東
土務先教化悍行鄉約郡分八鄉鄉置長正副二人
郡守李侯緝乃檄公長大東南鄉辭曰疾謝膠庠故
弗克舉於鄉將長於鄉乎北莊公不可曰幸不至廢
往役義也寧逃於鄉乎乃勉應事凡鄉之事大者上
之州它瑣瑣賦者平訟者均無煩州大夫則又莫不
稱於鄉而非所好也乃力以疾辭又數年竟卒詎生
成化乙未至嘉靖乙酉僅得壽五十有二云公虬髯

虎目性良慈厚與人樂群言笑晏晏雖有少忤以理
自遣嘗未嘗出諸口及遇事經論說秋有次第至
鄉隣有爭鬭者輒和解之遠近翹翹相敬信也先業
素豐不務充拓第好治屋宇肅賓客店當衝衢凡交
遊投謁酒飯腴潔無不款洽青芻白飯下逮僕馬居
常不厭常重里正賦訟之平如其鄉以故人至今見
役者必歎曰安復有蘇長公也公雖享年不永
內無失親外多獲上背鮮曾毀歿有慨歎古稱一鄉
之善士公殆其人矣初娶馮氏通判馮公銳女生一
女病不育者十年乃娶宗氏方妊而馮且歿克承內

事以故不問髮生一子三女今亦卒詎生成化丁未至嘉靖辛亥享年六十有五云子一即淞九品散官勤約有爲足世其家娶武氏女長配馬銀武生次王自省光祿卿雙河王公紹孫歲貢生次李其俱曹人次許琳國子生郡人孫男三長集生員先卒次幼女三長許聘生員卒其先卒次許聘王其子次幼淞以是年四月某日合葬先塋之次銘曰

武鄉縣知縣澹泉陳公墓誌銘

穀原子曰余之舉於鄉也同年友多相契善德安鄉養賢清源陳天節尤稱莫逆云嘉靖乙巳余轉大理少卿過德安養賢已不作余登堂哭之哀其仲子慎送余河上不覺失聲沾衣也已酉余轉刑右造過源陳公尚無恙促膝論心相對甚懽別去閱歲庚戌夏六月雲中多事余以兵左被命簡署總督既至上谷陳生大亨者天節之季也持其父自誤行述來請銘嗟犀陳公清源夜酌遂成永別良友凋謝事誰與言其志銘云

別號澹泉其先浙江餘姚人高大父興國初以武功授兗州護衛百戶曾大父斌承蔭調濟寧大父鼎正統己巳以捍禦功陞副千戶景泰辛未調臨清遂爲臨清人父憲總角遊郡學有文名長承祖蔭天性孝友好讀左氏傳雅能詩與丘宜人甚相得生子二長璣舉弘治壬戌進士歷官太僕丞次即琰弱才四齡太母谷宜人教以拜几筵因日學拜起不好嬉戲稍長入里社讀孝經魯論語晚歸從其兄講解遂通大旨其兄兩任河南公悉從之縣齋閒寂因得肆力舉業正德丁卯公爲弟子員癸酉鄉試中式甲戌丁外艱兄璣亦罷歸嗣後子姓日繁承兄命析爨時家業頗稱殷盛公悉讓與兄子蓋以先業所遺無幾此皆出其兄俸餘義不忍專君子勉之儼兄子之居以居閉戶讀書耻爲干謁薪米時不能給意泊如也嘉靖丙戌就選天官卿得令武鄉武鄉在晉素號凋敝公既履任以文雅飭吏事以廉勤懋官箴減公堂之金章里甲之紙裁差費省徭賃理潘潘久滯之獄造縣學供祭之器摘豪猾而法網嚴辟邪巫而甘霖降一時晉中良吏以陳武鄉爲稱首歲當編審徭役公豫令里中互相評議其財產而酌定之時出袖中

所訪者呼集一證戶口遂定官既不勞民亦無枉
里胥憫伏罔敢上下其手巡察穆侍御相移文旌獎
遂通行三晉民有歌謠語多不載晉藩苦催科之難
武鄉尤甚公下車以理論之少不悛者繩之以法間
簡感服歲始足額舊通遼草數十稷矣有不悅公者
卒令取辦公歎曰然小民撫字無術已饒松菊之
思忍以催科邀上賞哉即日解印綬歸服官四年囊
不越五十金從兄奉母日有餘樂癸巳丁內艱先是
公父隨葬濟寧屯中省視不便公力貧遷葬於清源
公之歸武鄉也日銜杯酌時爲小詩拉老友課少子
絕不近聲利尤好靜養得順真煉性之書必躬爲抄
錄雖寒暑弗輟暇則默坐齋中冥會神遊因號抱一
仙史歲時伏臘兒孫迭膝歡呼勸飲真樂陶陶欲扁
十幸堂不果公外和而內方遇人有過失即面加斥
責事關利害衆所不敢言而公獨言之張天爵者公
髫年友也貧死不能葬公時亦貧乏獨爲厚賻可謂
篤義君子矣有澹泉文集詩集若干卷藏於家城隍
神佛天等辨訊風文飼豬說允傳誦士林詎公生於
成化丙申五月二十三日卒於嘉靖庚戌閏六月初
四日享年七十有五以本年九月初七日歸葬城東

六里莊視學之次配將氏百戶通之女有婦道先
詳任公自著誌中繼李氏七人安之女持家內助晚
年賴之子四長大本娶徐氏縉之女繼宋氏百戶玄
之女次大化娶任氏百戶倫之女次大政先卒娶王
氏大良之女繼吳氏釗之女次大亨州學生娶許氏
千戶彪之女女二長遠顏效次遠王雍熙孫男七世
良世功世選世極世訓世範世哲孫女五人嗚呼文
能顯於世守不失其身俯仰各得生榮死哀如陳公
者即非余友亦當有聞於來世銘曰

清源之濱舟車轉轉誕生陳公姬周甫申才不逮時
位不滿德五柳蕭條自食其力君子之交其淡若水
陳公有泉味堪與比守一抱真安貧樂道縱酒鉤玄
操觚寄傲直而不訐困而不污有斐仲子碩哉偉儒

許氏女墓誌銘

蘇許通家交相婚媾舊矣余與教授君居同巷長同
年女與教授君之子珏生同乙亥九月遂締姻云教
君筮仕淞江德清承晉直隸平谷知縣丁外艱服
無極教授者左遷徽州也女生而聰慧女紅之
即解且臻其妙賦性柔婉事無巨細訥然若
口及叩其所蘊秩如也未字時處兄弟姊妹

間十餘年無秋毫相忤事父母能孝其有所拂鬱
怒不平輒忍不以告人甚者雖其母亦不以告也居
嘗語以古之賢母孝婦即懽然承之嘉靖辛卯始館
甥玘女克遵婦道事其祖姑馮婦人繼姑李孺人咸
得其歡心玘字溫如斯夕女勸之力學以爲常丙申
溫如充弟子員癸卯得食廩餼父曰斯奚喜也世不
有科第乎溫如亦不自德色視科第可立致也乃屢
試屢不利女曰斯奚愛也人不有否泰乎溫如亦藉
以自慰溫如性不耐事日專藝業女能內助閨內一
不以預母淑人陳氏即余室也持家嚴而有條慈而
不阿女歸于許凡紡績織紉之事雞豚之畜蔬果醢
醬之宜靡不母法也伯叔諸母諸嫂姻鄰諸母嫂姑
嫜接見問遺情禮俱備咸獲勝婢衣食而拊愛之無
使失所故其歿也皆痛惜焉女素羸弱不過一孟用
是抱病卧褥者凡四日竟不起嗚呼痛哉已酉余以
撫晉轉刑部右憲便道過家見其甥孫督教內外肅
然余喜曰吾無女憂也孰意其竟成永訣也邪既殮
溫如以書抵余曰甥憂病不能跋涉任千里勞願終
愛之賜之銘余方以邊務歷雲中手書哭失聲奚忍
銘又雲心不銘女誌正德乙亥九月廿五日卒嘉靖

癸丑正月十九日卜以其年三月廿一日歸塋祖塋
之側得年三十有九子一元配劉氏國子生孫女一
乃爲之銘銘曰
其年嘉靖癸丑其月季春其日丁酉而夫而子泣送
以走嗟嗟吾女汝銘拊于爾爾爾歸藏之維斯以
永寧

壽官雙泉李公墓誌銘

李君伯承以戶部主事督稅留都事竣復

命便道省親適厥考雙泉公以疾終於正寢戶部君
戚戚樂樂既殮遣使持公乃甥侍御張君子升所爲

狀來徵銘且曰先人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
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耻也

茲有善行一二不忍泯泯日月有時將堊矣尚襄我
銘事俾有耀於幽余惟蘇李通家厥胡可辭按狀公

諱鑑字德明別號雙泉先世湖廣監利縣人本瞿姓
高祖文益者贅李氏遂從之世襲楚府護衛總旗

永樂間裁護衛軍移置東昌衛尋倭禦濮州因家焉
文益主敬祖敬祖生通通生原忠原忠生四男子曰

寬曰洪曰海曰亮五世同居海公父也與兄寬質厚
能容里稱長者寬子鎮舉壬午鎮子仲升舉癸卯海

孫有戶部君非為善之驥與李氏貴顯方擬復姓以
播遷南北譜系莫考中樞公豐容典度慷慨不拘小
節人有過輒面非之省改即止卒無較意用是人咸
憚其難犯而又德其能恕卜居城北五里大寨村建
六詩祠義取大禹謨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春秋伏膺
會父老申鄉約祈報竭誠匪示觀美為園藝植花竹
構亭於中兩泉環碧意泊如也人遂稱為雙泉雙泉
云親識招邀雖簞食豆羹風雨必赴尤喜讀古今忠
義傳說取裨益世教者類成口號吟咏自適見事有
不平者即往古亦憤快不樂雅善談諧每會飲座客
傾倒飄逸絕塵有晉人風宗人姻尚貧不能舉火者
多所全活雖家無餘貲弗恤也待子姓慈而不失其
義先是戶部君自弱冠領鄉薦屢試禮部不第公勉
之曰出處固有時然少年多上人氣盈則善不入勿
自棄也戶部君恪遵庭訓子勵丁未登進士
尹新喻新喻江右巨邑人父墳之衝號稱繁劇瀕行
公作官箴諭之戶部君佩服以行邑大治陟令官郡
大夫慕其賢數延入鄉飲回不往時論高之是歲七
月有司奉 詔例以壽拜官行將以戶部君貴榮膺
褒封餘齡繁祉未艾也乃遽不起嗟嗟易簣謂二子

曰爾等能自樹立吾瞑目矣言畢而逝顏面自若殆
有養者哉距生成化甲辰九月二日卒嘉靖癸丑八
月五日享年七十配劉氏子二長先芳即戶部君續
學能詩卓有令名娶盛氏再娶任氏次同芳郡庠生
娶邢氏女一適鄉進士葉臣孫男二如棟聘嚴氏庠
生國寵女如橋聘許氏知縣玠女孫女四長許聘庠
生桑紹美男正思次許聘國子生任永芳男某次許
聘省祭官劉逢先男某次未聘葬以九月二十七日
村居之南從先兆也銘曰
維李居漢自楚遷科第綿綿不乏賢墓中之人號雙
泉壽登古稀考終焉尚有 龍章賁其阡聚靈發祥
稱牛眠千秋萬禩茲銘傳
廩膳生宋君配李氏合葬墓誌銘
往余總角入城府讀周易即與宋體乾為友稍長縱
情書史倪鎮卿者業薦于鄉獨友畏余既體乾病死
鎮卿舉進士官御史友畏余猶昔也乃鎮卿卒按地
余視二君後如初交時士大夫謂僕友道猶有存者
余謝總督政歸之明年體乾配李氏病卒其孤允懷
手自為狀來請銘按狀君諱德元字體乾別號臨溪
居士父衡大父滋明經貢禮部通判大同府曾大父

高太夫人父克中克中父思容咸潛德弗耀世家觀城縣黑米寨元末思容同弟宋十三徙濮南孫旺村以居克中載徙黃河東城黨村子姓益繁衍矣孺生四男子體乾爲長生而秀穎有巨人志母馮氏真定通判公銳長女識節孝大義體乾受易於舅氏馮定州宗龍補郡庠弟子員時余方入學君長余一歲見所爲文輒推服伯嫂馮孺人君母氏姊妹行以親戚之故重讓余君族叔孝子顯章鄉進士橋咸齊名學校郡中謂宋氏有人矣正德乙亥提學趙君鶴校濮藝奇體乾之才補廩鯨旋命爲觀城弟子師母馮早卒

事繼母并以孝聞弟德亭瑋瑋頭角教迪竟爲名士君容貌魁偉語言莊重性不詭隨獨喜吟咏屢空晏如也娶李氏廩膳生珍之女歸君以孝謹稱常聞體乾讀書見孝子節婦輒掩卷歎息李徐謂曰此亦丈夫婦人分內事何足駭異體乾歛容謝之體乾卒李年才三十允懷尚在襁抱幾欲殞絕殉死以姑老子幼茹荼屏息體乾雅不治生祖地遺六畝李孺人紡緝薪水孤苦零丁允懷知讀父書剛方謙異足稱克肖有聲黌校中嘉靖乙卯春觀風者至郡人士以李孺人節行舉太守何君先以幣帛扁其門乃八月孺

人無疾而終嗚呼夫以才天婦以節老衰崇禮幣執謂幽谷之蘭披萎秋風哉男子一即允懷增廣生娶劉氏遺腹女一適呂東大孫男子二人甲昌體乾生弘治辛亥十一月二十五日卒嘉靖乙酉五月初七日享年三十有五李孺人生弘治乙卯九月二十六日卒嘉靖乙卯八月十六日享年六十有一將卜以明年九月初十日啓體乾之墓合塋焉禮也其銘曰安貧樂道濮有宋君撫孤矢貞亦有李孺人相逢地下敬如賓我銘碣石表義倫

太孺人趙母李氏墓誌銘

語曰不知其母視其子余每得之大江之西蓋多賢足徵云往較藝上高趙君倣載褒然首選尋領庚子鄉薦歷官太僕寺丞有聲歲在丁巳正月二十八日其母太孺人卒於家計至京師倣載擢踊悲號幾不欲生其父南山翁垣慰以書曰汝雖未爲收子亦嘗移祿爲食子母徒衰毀所冀得名筆以垂不朽者尚有在也於是倣載復悲號乃再拜稽顙肅使以幣狀走見蘇子曰先生知不肖又實承父命尚丐襄我銘事余曰嘻固因倣載而熟知其母者其胡可辭太孺人姓李氏諱智愚世家上高義官邦華之女性資莊

慧貞敏義官故維於貲其子監生璞尚幼太孺人未
字時嘗以蠶笥屬之乃謹守封識弗秋毫私由是父
母益鍾愛之及歸南山翁嚮粧甚盛未嘗自挾以逞
其與孟光裙布出汲即何相似也太姑疾躬侍湯藥
衣不解帶者浹旬至糞汚其手不忌乃太舅色甚喜
顧其舅姑曰孫婦賢而善事我必興吾家舅姑退而
私相慶曰父母亟稱新婦賢吾與汝心其順矣乎太
舅嘗作室太孺人食飲工役斯夕弗怠迄無怨言落
成之日太舅謂其舅曰茲多孫婦功因指一室曰以
此答之可謂慈孝兩得矣南山翁素力學不事生產
太孺人悉力綜理家務一不以累南山翁雅好古禮
凡婚喪刻革俗尚太孺人能不徇於習以相之以故
南山翁卒爲名士姑晚舉子艱於乳太孺人乳之若
已出舅姑既歿叔方弱冠不忍別喪異財同居者十
餘年南山翁之友愛太孺人實相之叔偶儻好客太
孺人不計勞費瞿瞿手自辦具猶恐弗當叔意外而
宗族內而妯娌下而子婦以及戚援無少長咸得其
懽心嗟嗟此在士人所難非賢而能之乎將屬續遺
命諸子曰紹而家學永有聞於世繼命諸媳曰守吾
內則罔替且死吾目瞑矣遂卒距生成化乙巳七月

八日卒年七十有二載官京朝一考乃終不
使太孺人稍延暮餘以需 封典邪其孝睦慈碩之
行固以表見閭閻矣男子六錦鋼錄鑣欽俱生員鐔
行三即倣載鎬先卒娶潘氏繼陳氏鋼娶晏氏繼黃
氏鐔娶丁氏錄娶左氏鐔娶潘氏欽娶冷氏繼李氏
女子三禮貞適生員李儲射貞適李枝數貞適黎一
棟孫男子十有二二杜生員聘吳氏鎬出漢廷生員
娶李氏沛廷娶黃氏一鳴聘戈氏一飛一鶚尚幼俱
鋼出溫廷娶黃氏潤廷聘江氏俱鐔出三孔未聘滿
廷娶傅氏俱錄出涖廷生員聘晏氏五常聘李氏五
倫幼俱鐔出孫女子六潔貞適江繼榮志貞適惟勝
全貞建貞未聘聖貞聘黃其端貞聘李其曾孫男子
一肇商曾孫女子一聘丁某以卒之某年某月日葬
於某處銘曰
媿媿孺人邦之媛兮婦道母儀僉所美兮鹿門雙隱
兩極真兮孤雄悲鳴淚如霰兮有子司僕金閨彥兮
龍章可期未及見兮年踰古稀亦何憾兮勒銘貞石
奕世煥兮

陝西按察司檢校兄子汝輔墓誌銘

汝輔者從兄璫之仲子也璫娶李氏生二子長汝弼

驛丞次即汝輔字廷佐別號左泉獻父惠七品散官
惠父亮累贈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即世所
謂菩薩公也亮父訓科府君義義父鋼鋪府君克明
其始祖云汝輔少習舉子業充郡庠弟子員後爲家
務所奪以例貢禮部卒業太學嘉靖辛亥始授陝西
按察司檢校居官以能稱署篆高陵涇陽二邑廉以
律身敏以集事及代去民遮留至不能行有泣下者
撫按交獎之且曰吾固知檢校之賢也乙卯冬關中
地震異常軍民死者無慮數萬人汝輔所居廳事其
夜磔磔有聲亟披衣出戶而傾仆無完瓦沍寒外襲
驚悸內忡因而成疾飲食漸少肌膚漸弱白於兩臺
乞致仕不許再以疾辭再不許久之乃得捧表過
家即決意不復出矣羸憊之甚藥罔奏功奄爾長逝
嗚呼痛哉距生弘治己未六月初二日卒於丙辰十
二月廿五日享年五十八歲娶劉氏生一子采郡庠
生女一適庠生李恭孫燦聘生員李保成女孫女大
姐二姐汝輔樸直自遂而敦禮向上故郡之縉紳咸
樂與之遊宦雖不達而名已著仕雖頗久而家不益
嗟嗟汝輔亦可謂不朽矣將以卒之明年三月初七
日葬於先塋之次采泣而請余銘嗟嗟汝輔余銘爾

邪遂爲之銘曰

蘇系昆吾世居於濮詩禮名家衣冠鼎族貴而不驕
富而不華洪武迄今曰大蘇家有謂菩薩鋼鋪公孫
好善如渴匪爵而尊菩薩四子散官爲季家累萬金
人稱行四嗟嗟汝輔實維孫仲筮仕幕寮陳鼎秦雍
奉公執法薄已厚施獲上有聲命乃如斯生順歿寧
爰正丘首勒銘貞珉以詔厥後

寶應尉誠菴馬公墓誌銘

誠菴馬公者余總角時同筆研友也蘇於馬好若朱
陳既長公以女妻余兒潢交好日篤余叨登宦籍中
外敷歷三十年公始得沾一命甲寅余解兵符歸田
里再越明年丁巳公以部馬過濮握手相慰勞結晚
年社志不復出居無幾疾作奄然長逝余聞之涕泣
泣如啗吊南莊見畫像儼若生前諸孤藐藐衰絰向
余長號余不知淚之所從也明日厥弟介鄧生持海
州吳令尹狀來請銘嗟嗟誠菴知兄莫余若而奚俟
請爲按狀公姓馬氏諱純敬字時應別號誠菴其始
祖名飛興者曰青州益都徙家於曹遂爲曹人飛興
生貴實貴實生彥忠彥忠生虎九兄弟一姊俱家累
萬金壽美至少者亦七十餘虎即鄉人所稱馬九老

者富於財貨尤喜剛正人不敢以鄉社嬰目之九老
娶郭郝李三氏誠菴郝所出也賦性篤厚不好嘻戲
曩同師時課解輒省作文遵矩度不喜爲奇語歲試
每首諸公而入場屋恒不利積廩資貢入禮部卒業
成均歸家村告元坐研窮理性擴充知能曰大道在
是吾不復爲舉子業矣性質直人有過面加斥責人
人畏服無後言讌會朴實圓方無異品自少至老女
妓未嘗一至其庭嘗語人曰絲竹不亂於心伊吾日
盈於耳正襟危坐其誠之爲貴乎人因稱誠菴先生
闡草堂數楹訓迪族之子弟祀先有室每朔望率諸
昆季子姓源源而來焚香再拜坐語移日因寓勸諷
諸昆季子姓無不祗服奉以周旋母老勸之仕勉謁
銓曹授嘉興簿非其志也未履任丁內艱服闋補任
寶應時宦途務爲容悅乃誠菴敦厚如在鄉校愛民
守已動循古轍稍稍人信而敬之曰安得古心古道
如馬三街者哉部馬屆期辭太府府公察知其廉它
郡邑馬併委部之長例不下數千金乃誠菴力辭謝
府公不得已減去部馬之半亦嘗得千金誠菴至臨
清約曰馬至京師倘僕卿仁慈早爲印烙可無再相
見也長例一毫無所取嗚呼可謂難矣過家銳意乞

先兆也銘曰
宦不貨取學求天知馬氏白眉舍公其誰六十有九
厥稱有壽子力耕讀厥稱有後白楊之風其葉妻妻
彼君子兮馬村之西兮

勅封戶部主事閻公墓誌銘

往余釋褐禮部得交識東平石閻公愍愍明信敦
尚倫紀嗣後相臺棘寺宦轍相追遂稱契厚云嘉靖
己酉秋余仲子澹叨舉于鄉覽薦書東平有閻氏名
光潛者明年庚戌舉進士相見慰問則石閻伯兄之
子世講通家契厚彌篤未幾拜官戶部主事督餉雲
朔余方總督宣大見其愿愍明信如有成式備述家
乘知乃翁沙麓公之賢思賦招隱曲而未能也甲寅
余蒙 恩歸田丙辰十月余自南莊入城乃戶部君
薨然衰經持石閻公狀亟拜且泣曰家君不作矣惟

念世好惠之銘余款卽少舉匙筭止宿則以在殯辭
余勉諾之戶部君別去余呵凍頰爲文按狀公諱儒
字宗魯其先沂州人高大父大公魯大父貴貿易安
平鎮貲累充溢遂家焉籍東平州大父宏生四男子
長昂次縉封大理寺丞卽石間公之父次璋玘昂配
張氏生公於安平少穎慧日能誦數十百言甫十
餘歲值父喪哀毀骨立襄事輒知向學而叔父璋悍
妬寡恩且善使酒見公讀書卽肆詈侮公不敢與之
抗遂廢學仲父縉筮仕嘉定簿公以猶子隨行簿出
佐政舍人在衙內肅如人不知其爲猶子也簿竟以
廉靜著稱後子石間貴封簿廷尉人以爲善報云初
公祖業饒裕璋蕩費殆盡嘉定公謝政歸僦屋以居
公亦無以自存茅茨土垣教授童子章句兀坐終日
凡童子拜起步立咸遵矩度後多爲名士石間公從
遊舉進士歷官至大理少卿公性儉嗇端正善治家
人生產年四十餘買田創屋親督耕種業漸充拓一
經教子勤苦自甘屋前有岡巋然父老相傳爲沙堆
因號沙麓居士時時吟哦小詩作書楷勁類其爲人
戶部君上嚴銓曹奏公如其官配趙氏受安人封
制詞有履坦居易重道敦倫之言人士頌美爲實錄

石間謝廷尉居安平公子主事官京邸公受封家食
兄弟父子一時貴顯乃益修謙退如寒素家每恨學
舉子業不成雖拜封絕迹不入城府郡大夫過安平
登堂訪問始往答之其簡重類如此子二長光著娶
劉氏次光潛卽戶部君娶靳氏女二長遼魏汝爵次
遼季金孫男子七長奉先娶張氏孚先娶馮氏恭先
娶路氏繼先聘屈氏餘尚幼孫女子四長遼邵南餘
未聘生成化甲辰九月一日卒嘉靖丙辰三月四日
享年七十有三十以其年月日葬於某原銘曰
穆穆慶士少貞而孤行比彥方書著王符言念坎軻
仲父撫摩嘉定之譽厥相孔多有弟漸鴻匡此王國
九列式登維兄之力有子振鷺國計是司
帝曰良哉馳封侈詞毫不倦勤貴不滿假詩章吟哦
杖藜蕭灑斑衣春酒壽筵永綿胡爲乘化玄鶴翩翩
發不於身乃於弟子我銘斯丘公可已矣

桃渠趙翁墓誌銘

往余家締姻觀城趙氏知桃渠翁之行甚具余宦轍
往來燕晉道經其家接盃酒懽獨心善翁問其邑之
大夫士與街衢巷陌之人皆曰翁長者也及翁卒子
貳中仁等持清豐大叅呂君狀匍匐涕泣不兩生來

請銘按狀與聞見皆不虛余覽史傳所紀載長

詭情務許節若儻金不問認牛事列爲美談余謂
者正不必然若桃渠翁可謂不言而成蹊者矣翁諱
璽字廷寶別號桃渠世爲山東觀城人大父幹有耆
德父亮躬耕砥行以壽拜官母杜氏翁生而修儒性
剛方孝謹父嘗寢疾憂形於色衣不解帶湯藥必親
嘗及歿哀毀骨立痛自砥礪躬耕世其業家益富饒
嘉靖戊子歲饑人相食癸丑甲寅民病水濕疫大作
翁作粥糜要路以待饑者仲子義叔子禮通醫大鑊
煮藥徧飲之賴以全活甚衆咸詣翁羅拜手加額爲

卷之三

三

謝翁嘗輸粟千石有司以聞中丞可泉胡公奏請給
冠帶親書扁其門曰仗義賑荒非翁之志也邑陳廣
文病卒翁助以棺木襄其事孔令病且將死請翁於
縣齋曰翁長者敢以後事相托翁泣許諾及卒不吝
百金令其內弟徐達護柩視妻子歸廣東胡子宰邑
迎養其父於觀城偶病歿求棺木弗得胡例當解印
綬去即有蓄者斬弗之與也伯子宦泗州爲翁買杉
木極佳直如千金翁即以助之新令尹明侯至胡移
書稱其長者尚義明侯獨雅重焉恬靜沉毅尤喜讀
書關園種桃顏其亭曰樂意春曉花開子孫稱觴於

霞塢中翁頹而樂之曰吾後世子孫之繁衍宜如此
桃矣因號桃渠云節義重於鄉評儒雅風於隣壤聯
姻締好皆一時名閥大廷尉牛公太僕卿田公侍御
王公時解官泉石慎交接獨與翁爲莫逆少宗伯許
公書法擅當代以詩贈翁親爲草書可以觀桃渠矣
配張氏有淑德相敬如賓生男子四人仁同知沁州
娶張氏義國子生娶張氏禮國子生娶王氏智省祭
官娶王氏繼娶李氏女子二長適郝蒙澤次適劉東
魯孫男子七人一鵬國子生娶蘇氏南樂省祭官九
疇女一麟廩膳生娶裴氏清豐監生冠女一鳳廩膳

卷之三

三

生娶張氏濮侍御登高女一鯨一龍俱幼一鯤庠生
娶呂氏鴻臚序班承訓孫女一鶚未聘孫女子十有
五人長八姐適禮部儒士唐養性次三姐適監生姜
永年三姐許聘庠生盧永壽男僑恒姐許聘監生
呂堯卿男應科靜姐未聘喜姐許聘朝城王侍御孫
男椿齡春蘭許聘朝城江司馬男至道賽蘭許聘蘇
九疇男曉亞蘭許聘吳進士良輔孫男養浩桂蘭許
聘呂大參時中男椿孫玉蘭許聘范州守范宗仁
孫男黃菊金蘭未聘十姐許聘監生李開白男芬芳
官姐未聘生於成化癸卯三月十有二日卒於嘉靖

甲寅九月十有三日享年七十有二歲上以次年四月二十有一日塋於祖塋後之新遷惟翁儉蓄於積藏而慷慨於施舍坦夷於戚識而嚴重於子孫玉映蘭輝各能成立聞翁之抱病諸郎不解衣不內寢伯子仁奔喪盡禮幾不欲生行路之人爲之心惻無論吊者翁生平大槩視償金不問訖牛事奇節少讓而篤實過之子孫繩繩作善焉有徵矣銘曰
觀城之墟有桃滿渠蔓蔓結實翁而鬱如正家貽謨
桃天內助桃李不言以永終譽漢世論人長者是先
寥寥誰哉桃渠有馬桃衍而四載衍而七瓜瓞綿綿

瑞承旭日蟠桃結實變爲松楸桃渠已矣樂哉斯丘

監察御史教公墓誌銘

公教氏諱鉞字果之別號存菴瑞州高安人也曾大父洪贈主事妣傅贈安人大父和雲南按察僉事妣徐封安人父申大治縣丞妣鄒氏公生而岐嶷四歲已秀異不凡念憲公甚愛之謂大治公曰是步吾武者乃大治公則篤意延師授之詩學弱冠就試輒上等以是督學二泉邵公虛齋蔡公暨君守近山劉公又咸罔不愛矣正德丁卯舉於鄉立未再上春官公已榜拘署續教事續學官改監且做乃請爲

遷正教化博士習慎躬先之有第彭彬與吳時藝源用兵受檄督餉無察軍情曰亂之滋非化之湮邪易風諸於是庶得孝女烈婦四人爲之請白皆得旌典丙子聘同順天考試順天試士有千以千金者峻拒之沮去時主考則石潭汪公未齋顧公咸故雅重公簾內事多委信焉事竣已陞知宿松縣宿松故多水患兩奏蠲租及民恒以熟包荒罔堪也而湖池魚課羨餘則歲積千金奏補之皆得請居二年丁內艱去嘉靖壬午起復補潛江至泚江三日而漢水夜至則浸湯田廬城沒且壞囚拘在獄將無得脫者乃自疎放之全活者數十百命復悽然曰民饑若得請而賑當求之溝壑矣乃便宜勞倉廩濕漫之救賑焉全活者及數千百命仍爲奏蠲災租八百餘石捐璽莊於洲開恩江七百餘丈以殺水勢存縣治及請衆輕辦辦荒蕪稅糧及免積逋官銀招復流移蓋一日三創五事皆得允行明年大旱又奏蠲災租七千餘石流民多復業占據者悉究還之又縣故多武斷繩以法乃豪強之徒餘跡民忘其災矣甫十月又丁外艱去起復補龍濟則爲之修築三堰若節用愛人抑強扶弱蓋三縣如一日云憲而不費藏而不費太

且著者如此咸受知於部使者以是咸薦公戊子
召拜監察御史時有近侍殺人者則首劾之詔加
俸一級往以同舉於鄉故識桂公文襄及奉命按
貴州達文襄罷議者指為黨亦罷去年方五十耳知
公者則日期柄用公辛丑鄉飲入城府與親故盤桓
十餘日偶以頭痛不甚意也歸竟卒生成化庚子八
月戊申年六十有二往余以臺中先後故與公聲相
聞又高安諸生有教鏗者試而異之及再至瑞鏗來
悽然曰存菴公亡乃鏗實兄敢乞銘余曰何也曰
先大夫之背棄諸孤也仲兄鈞年十八歲鏗才十一

附卷之三

三

歲耳存菴公實教育之且共費餘二十年恩與父師
等鈞幸卒業太學乃今不獲見鏗之成立施者罔報
矣且存菴公平生所樹立如此實以顯揚自期迺不
得沾浩蕩恩抱恨實終天也孰謂種者殺邪不得之
人顧天亦靳之矣淚簌簌下不休余曰智者困仁者
病值天之未定者也古則然矣鏗乎何嗟按狀公狀
貌兇偉有識見顧多負氣遇事無所回互好面斥人
過善者樂從惡者不敢肆亦不憚於懷矣或以此得
云其居家事生送死追遠

水利急其幹以

法尤切切焉郡邑非公事則不至配傳孺人先公五
年卒子澍側室出娶府學生員朱寶昌女女一適新
喻黎晃亦先公卒四月日鏗等奉公柩啓金銀
嶺傳孺人虛左之壙合塋焉禮也銘曰
種者斯穫乃不逢年施者必報勉旃象賢君子有教
稽定於天貽厥孫子視茲豐阡

故妻誥封夫人伯陳墓誌銘

附卷之三

三

嘉靖丙辰春莫子妻夫人伯陳以疾終于正寢子時
携諸子孫女婦遠庭礎哭號如在夢中既見吊唁
哭於庭媵婢哭於室僕從哭於門外三日殯殮儼如
熟寐叩之不應飲食之不入子孫女婦衰絰茹荼向
予悲痛失聲于然後知夫人果不起也嗚呼百年之
期云何老懷鬱憤何以慰解家事紛冗疇將剖析生
人之痛夫復何言奄安屆期兒瀛等以誌銘請予哭
而許之既稍暇觀筆研纔舉書泪即簌簌不休旋復
置去時序遞遷輒踰百日瀛等再申前請予收泪為
文夫人姓陳氏父倫世家濮之康封里慷慨有識盛
奮身農畝卒致數千金之產母崔氏端懿沉靜克助
其家夫人之生陳翁方省其兄都督公於榆林時璽
璽痛懷鼓吹導天仙於其家覺而異之既辭幕府

東歸入門見懸悅知爲女子計其期與夢符喜不自勝母太崔察其形聲固自以爲不凡也及聞翁言乃益相珍愛奚啻掌珠甫彌月先尚書公結爲姻好十七歲歸予先母王太夫人性素嚴教初來婦尤務整肅時方抱疾食飲嗜好鮮當其意者夫人解新粧入厨下及所剪製獨默會其意自太夫人私喜悅以爲類已乃先尚書公見姻黨隣好輒稱新婦賢正德庚午王太夫人棄養予時哀毀顛蒙不知從適襄事城居越鄉庄六十里米薪咸以輿來或時不繼夫人畧無恙怨燈火勤渠佐予食飲季姊周宜人寡居一子在携每歸寧予與季姊語及王太夫人即太慟夫人亦相向悲啼予幼固爲姊所篤愛不忍遽行夫人亦能殷勤具饌言笑予于以故姊常勉留旬餘甥顯宗方在齠年就學予家或向夫人攀臂磨折索食飲乃夫人怡怡酌應無弗當其意者後甥舉進士官至漢中守腰金灼彩過舅家見夫人亦未嘗不視其若母也先尚書公方正慎許可飲食喜修潔老年劇自病每舉一蔬向明熟視來城市課予學業夫人有甘躬調盡厥心力一蔬一羹尚書公咸咀嚼稱善可無熱視向明乃夫人厨中方惴惴恐不啻意針罪尚書公

出門訪親舊余入室告語夫人始釋懷舉匙飭王太夫人既歿在尚書公左右者語多浸潤乃夫人竟無憤辭繼而尚書公察知之由是益稱新婦賢矣酉子年二十二歲叨領鄉書再上春官不第散裘偃蹇蓬蒿蒲戶夫人迎笑謾語及不下機事謙言不敢比方古人益相敬如賓余亦忘其未第也歲時伏臘過康封里陳翁敬禮若尊官夫人時坐小車翁命大兒執綏仲子執轡迎送以爲常丁丑卒業成均夫人客京邸歸途值潦水拍天舟車阻寒兒瀕方五齡長女在抱修途泥濘備極苦辛夫人慰藉如平時正德辛巳先尚書公見背喪毀予立益復無聊裏事村居嬾慢自遂時時吟哦詩草積滿篋笥不問家人生產嘗構屋成缺二窓經年不以爲意夫人爲補葺以笑余曰古人有不事一室者姑從所好尔夫人勤課紡織力催耕作農具種餉常風備余雖不問家人生產而器用自饒丙戌余年三十五歲始得釋褐禮部授令於吳具蘇之劇地繁華衝要十倍他邑余勉自建樹夫人亦能清苦自甘居三載止易金皮珥二枚金彩上縑服竟未入衙舍而臺交章薦舉已丑丁周太夫人憂遂壬辰補保定之東鹿不三日召爲廣東道御

史癸巳 皇嗣覃恩夫人得受孺人勅封是歲余出
按宣天夫人家居時雲中士卒叛殺李將軍兩鎮洶
湧余連章論奏其事山以東風傳逆變姻黨有為夫
人憂者夫人曰戡亂解禁自丈夫事何以憂為竣事
還 朝載奉 命按江北按山西夫人頻年家居教
子讀書督率農桑修葺土木倉廩益裕長姊李孺人
老而無子二女蕭條李氏持庄田券來易繒米夫人
受茲與之直俾仍耕業終其身及長姊歿姊夫李紀
哭曰必奪此紀老矣何所居食夫人聞之歎曰固李
氏之所以貧也豈有姊老而令彼無所容者哉竟耕
業如初已亥余陞江西提學副使或謂余在臺中三
巡歷倖越六載當得內補不宜副外臺夫人曰提學
固美秩况江西大文獻外臺何謝廷尉邪庚子迎夫
人于豫章十三郡士凡再校所評鑒多中而文運勃
興士從如雲底今江西諸君子相見寄問依依若骨
肉而翰苑省寺臺諫之選多向所與如夫人言壬寅
轉山西叅政分守塞下夫人家居甲辰九卿會薦人
才余叨在列是歲冬 召為大理寺少卿携夫人止
上乙巳春夫人病幾不起乃余復轉官都御史督撫
保定夫人輿病南下 聖天子廟建覃恩夫人受恭

人誥封丁未加秩副都御史督撫山西乃迎夫人于
太原已酉 召為刑部右侍郎載迎夫人于京邸既
轉兵部左右侍郎三品秩滿誥封二代夫人加封為
淑人雲朝不靖予被 命暫行總督六月出車夫人
携兒女還桑梓遣叔子潢戎服從侍瀕行以 君命
邊事相勉了無懦語斯亦近烈丈夫矣是歲冬余實
任總督迎夫人於陽和辛亥冬有長姊李孺人之喪
夫人知余悲痛乃請冒寒南歸經理其事而側室劉
氏御史時為余所納者歷官南北夫人間家居而劉
氏顧俾侍余即小星之夫人奚讓焉癸丑夏三品六
載滿秩陞右都御史夫人受實封秋八月永安堡大
捷 聖恩浩蕩告廟榜其事布諸九州陞兵部尚書
給與應得誥命廕一子錦衣正千戶夫人居喜懼
交集禁戢奴僕戒諭族黨慎勿以寵利居成功海內
名山如東岱武當既載遣禱祀尤早起膏沐誦經命
仲子澹親書觀音普門品于石上榻印數千百本如
藏施舍而僧之履帽絲粟歲施數百千正五九之月
齋素焚香心虔報謝凡佳節令辰兒女稱觴遶膝孫
子女及外孫子女攜笑學跪拜至不能容夫人心喜
慰顧毋以余遠塞為言甲寅夏 聖天子憫念衰病

與歸田里廐門迎笑鳩杖相扶東圃北墅場鵝甕酒
浮白大嚼自稱快意夫人益復感謝天恩祝延聖
壽誦經好善老而彌篤然天性勤勵膏沐未嘗見日
光憫恤貧窮眷戀姻婭婚為之衣絮衾為之殯殮窘
乏為之周濟者若而人癸丑春長女歿甲寅夏婦
許氏歿夫人素患痰氣連遭哀痛乃精神減損尚不
知倦勤丙辰早春病小愈仲春載病暫愈乃日夜手
自理綿繆製口袋四十餘條分給諸子且云作思念
若有所先知者莫春十有九日還自勿子浣所方灑
掃房帷治蚕絲乃復病竟夜不寧問市藥百無一
應廿一日不飲食猶如常時端坐默有所思目光視
尋常顧分明子孫親故來候者但熟視問之輒肯首
不答以言時或自言又皆痛鑰骨肉切緊事然亦不
二三也廿五日痰作幾危既甦目不淚顏不戚鼻不
酸竟亦不及後事如往常時廿七日早湯沐自針
嗽臂人脉其手隔帷端坐自行返坐小榻無何痰大
作兒女圍遶竟不起矣嗚呼夫人存心制行若善知
識臨大事決大疑若偉男子勤以馭下儉以奉身若
寒素家出轍入輿前呼後擁若達官長者不記人過
失不論人有無若木強人言多對偶事多比喻若機

警者聆仰書則默誦見忠孝傳奇則喜談聞烈女貞
婦事實則激昂自憤若學博士先尚書公太夫人棄
養三十餘載忌辰生日歛歔悲悅寒衣手所自製祭
飢必躬調丈人之喪棺殮皆夙備太崔獨居十餘載
閨遺略無虛日逮及喪也年且六十矣號泣若嬰抱
殆終身而慕者歟生弘治癸丑四月廿有四日卒嘉
靖丙辰三月廿有七日享年六十有四歲卒之日閭
閻罷市縉紳奔吊白衣素幘幾徧州里殯之夕微雨
零零若墮泪者每七日祭輒雨卜五月廿有八日塋
新店之原夫人所素指授地也時當炎蒸晴則苦熱
雨則苦澀且芻靈從衛沾濕奈何乃是日陰雲翳蔽
涼颼飄拂會塋萬餘人塋畢而雨虞祭畢大雨有泪
成河天人其交應矣生四子長濂選貢監生娶許氏
耆德誨之女次濬舉人娶宋氏知縣橋之女次潢河
南布政司都事娶馬氏主簿純敬之女次浣生員娶
劉氏監生明榮之女女三長遠廩膳生員許珏知縣
詠之子次遠監生高迨按察使顯之子次側室劉出
許聘聊城儒士許鵬禮部侍郎成名之子夫人慈愛
諸子女尤鍾愛少女許母王淑人既喪許公亦喪次
人憐念少孀孤弱迎館鵬於別業朝夕飲食周旋

懇而少女起居絲綫惟其所欲人不知其爲側室也
也孫男子七人祭初塋官生載塋錦衣左所正千戶
娶系氏舉人紹良女次案監生娶錢氏省祭官思儒
女次宋官生娶邢氏省祭官大順女次案聘監生張
繼德女次樂聘知縣吳道南女次本聘監生邢大治
女次案聘守備顧翱女外孫男子一人許元監生孫
女子六人長適鄆城生員全完次許聘儒士陳萬殊
次許鄆城樊大司馬之孫重耀餘尚幼曾孫男子二
人筵哥塋哥曾孫女子二人夫人歿後余履閭闔而
泣見倉庾而泣覽象教而泣過庄田而泣兒女泣解
轉相抱大慟客每慰余曰生榮死哀若夫人可以已
矣余哭而謝之既誌其畧載爲之銘曰

夫人之生帷霞鳴珂勤治絲枲震羣彌陀飯僧睦族
調乏恤疴倚與夫人其德孔多夫人之歿不悲不驚
更衣盥手端坐証盟從容委化容色若生吁哉夫人
其究孔寧夫人之塋仲夏惟期日贈弗炎雨垂弗施
會塋萬人靡不嗟咨甫襄大事厥注移時夫人之祭
七展卒哭及百之日感動姻族值陰朗霽畢祭沾沐
風旋紙錢歆茲尸祝嗚呼哀哉生歿塋祭人所必有
德澤靈異維陳蘇母偕共渝約內助嚮依今追昔

有淚沾衣新店之封庄臨之東河流如帶環繞殯官
有田有桑有園有塲內親悉附何異南鄉生於是歟
歿於是安我勒斯銘于碑刊知茲兆地實夫人素
所留意以俟余之觀者乎

勅封肅人戴母周氏墓誌銘

往余爲御史曹南魯川戴公繼爲給事中老成激烈
義氣相倚重慰勞往來即知有良配周孺人之賢云
乙亥秋余自臺中督學江西魯川業先坐言事奪職
不相通問者二十年余衰病歸田丙辰遭內陳夫人
之喪歲戊午秋兒輩始得除服相對尤數數歎歎乃
魯川手自爲書介其弟茂才來請周孺人之銘余覆
書曰山行知勞水涉知險丙辰之後余愈知喪內之
苦也按別駕張君世臣狀孺人姓周氏宋益國公必
大之後父太學竹軒公某母孔氏爲宣聖裔孫竹
軒閭範素嚴而孔孺人習知家教閭以內肅如也孺
人生而端淑爲父母所鍾愛慎聘許魯川弱冠文譽
燁然遂以歸焉孝謹儉約無所專成舅姑喜謂人曰
新婦賢家將大矣壬午魯川舉於鄉癸未遊成均孺
人偕行旅邸柔順搏節不貽夫子憂而魯川出友天
下士入簪燈朗誦翩翩乎高翔藝苑矣已丑登進士

第選授刑科給事中 郊禮告成恩侍從孺人受
寶封癸巳秋陞工科都給事中魯川賦性朴直遇事
敢言不避權貴姻識魯川者懼朝夕得罪諷孺人默
勸諭之孺人曰諫官以言為職避權貴而保祿位是
曠職也夫子能盡職禍患惟所命夫復何言乙未冬
竟以言放歸魯川慷慨就道孺人怡怡以偕抵家之
日行李蕭然蓬蒿滿戶魯川靜願遂養談玄探奧若
無意人間事者孺人敬以作勤儉以訓共課子讀書
農桑無廢魯川雖東山高卧與世無求而家用裕如
孺人之力也姑邵太孺人有弟天爵貧不能生孺人
能衣食之不待魯川視觀魯川女弟四人多空乏孺
人時為調給孺人兄德生無子病歿遺女孤孺人雖
時軫念不忍加於邵曰婦之親固當後於姑也魯川
家居兩臺剡薦二十上計得復職或勸通問朝貴人
孺人聞而止之曰君自度能隨時俯仰邪否則即通
問奚益矣魯川道然曰子能知我願學為鹿門隱蓋
質敏終其身云生男子二長光肇為邑弟子員累入
鎖闥能世其家學娶同邑令尹張君某女次光晉邑
學生娶同邑李太宰曾孫某女繼娶睢州郡伯李君
某女孫男子一錫祉聘李氏孺人自舅姑歿後魯川

不門家人生產兩節君舉子業孺人總閱政三十餘
年雍穆成風懿訓不著卒之日縉紳嗟悼士女涕洟
可不謂賢乎生弘治十六年正月廿日卒嘉靖三十
七年九月九日享年五十有六卜以是年十一月廿
四日葬於城西二十里大堤之曲從先兆也銘曰
龍章炳耀受命於天惟青瑣之前鹿門雙隱令譽昭
宣惟內助之賢有鳳釵翾有鳳孤鶩文難悲號行路
凄然鳳食琅玕雛膏以翮九京遼遠奕業亘綿惟內
則其永傳

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前兵部尚書雙巖樊公墓

誌銘

嘗讀漢書郭泰傳泰卒祭邑為文既而謂涿郡盧植
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少
保公無謝有道而余文則遜中郎若無溢美則有之
矣憶昔雲中之變余與少保公稱為患難友少保公
卒之明年其子檢校君持職方侯君和狀來請銘曰
此治命也嗟嗟余曷敢辭又曷敢有所損益按狀公
姓樊諱繼祖字孝甫別號雙巖鄆之望族其先周仲
山甫封于樊因而氏焉始祖崇高祖誠以守一公貴
俱贈刑部左侍郎始祖妣吳氏高祖妣劉氏俱贈淑

人守一為少保公曾和諸敵在洪武辛未進士仕至
刑部左侍郎有司馬德業聞望屹為名臣配黃氏
荆氏劉氏俱封淑人祖玘七品散官父沂號東泉俱
贈兵部左侍郎祖安王氏知州坦之女母侯氏左叅
議維之孫女以少保公貴俱贈淑人侯氏生二男子
長即少保公次繼宗冠帶生員少保公於成化十六
年二月十四日子時有符祖五馬之兆遂命名詳
在憲副張君傳少保公孩抱時公伯祖母傅氏戲置
馬上馬咆哮驚墮公地無變色稍長途見遺金不顧
人咸異之甫弱冠督學楊君試其文奇之輒首諸生
應璩有同試吳生者公後求先補公祖議之父東
泉公病卧床褥者幾二載公躬侍醫藥不少懈迨卒
哀毀踰禮人稱孝焉弘治辛酉領山東鄉薦正德辛
未登進士符祖之兆已驗於此初授河南臨潁知縣
時流寇猖獗攻陷城邑州縣長吏至望風引去公修
城隍嚴武備寇聞之不敢犯其他興學造士潔已愛
民有鐵臨潁之號丙子召為監察御史 武廟好游
獵公欲叩馬諫止不及遂上疏請罷游佚保 聖躬
以安人心忠義烈切聲重臺端尋奉 命陝西巡茶
法有弊振茶馬等疏詳在茶馬前 命上即位

首進四清勤聖信大臣廣聽納明賞罰又請之
詳覽執奏俯從輿論以光 聖政俱荷 嘉納以屬
力查勘畿內庄田清出侵占民田二萬二百二十九
頃有畸一時權貴歛迹公慮得罪乃養病家居託為
十友招隱各有傳乙酉病起丙戌陞河南按察司副
使剿平劇賊王長子馮華等撫按交章薦其賢庚寅
轉叅藩政十二月丁母憂先是母侯氏苦驚悸公出
入奉侍小心翼戴不聞廢聲杜研罔志稱孝深蒙我
志潔羔羊厥有徵哉祭已服闋補叅江西藩政值雲
中兵變戕殺總兵官勾虜內叛 廷議超拜右僉都
御史巡撫大同地方贊理軍務余時按次陽和公見
軍久無功因相與往會總督於聚落言不相入乃復
還陽和少保公遂有請金帛入城之 奏而余亦叅
兩節制久暴師無功竟設方內應擒斬首惡重鎮以
軍民立生祠俎豆一方十二月喇鷄屯等反斬獲首
虜八十餘級 勅諭獎勵陞俸一級乙未擒獲逆叛
楊通事等右副都御史照舊巡撫丙申取回佐理院
事丁酉遷兵部左侍郎已亥 六飛南巡 命公提
督薊州山海等處邊備庚子沙河城戍陟兵部尚書
以無左副都御史總督宣大肅清軍務兼理

禮餉特厲窮充斥縱掠闢南公是時官兵斬殺其
二百四十二級酋長一人紀功官驗中失實因相與
辯論回籍聽勘癸卯改工部尚書湖廣等處採辦大
木督發不置加太子少保仍候推用繼而言官節
論違事於公不協公曰可已矣遂絕意仕進徜徉南
園酌酒彈碁或經月不入城市公剛毅敢為忠讜結
主前後餘千者二賜金幣者五牙重者一大紅麒麟
白金花簪者一寵賚駢蕃望隆中外晉之康侯亦不
過是然能智炳先幾身享後樂泥蟠天飛始終全節
公其人也所著有秋霽玄吟南園謾興金丹百詠及
雙嚴奏議雲朔行稿懸孤徵志世恩錄諸集藏于家
公初配張氏贈淑人繼尹氏知縣邦麟女封淑人再
繼文氏皆先公卒公優游泉石壺政肅然副室陽氏
丙助之功居多男六士侶濟寧衛納級指揮僉事側
室王出士崑官生士吉官生士秀都察院檢校尹出
士科監生湯出士雲恩生文出士崑士吉士科俱早
卒女于二長適引禮楊遜次適千戶朱武臣俱張出
孫男子六重光生員娶其氏重耀聘余季子沈之女
孫女子十長適沈大寅同知振之下次聘金甯儒序
班寶之下次聘沈懋官主事之下次聘李京監生

景之下餘未聘孫男下一公卒於嘉靖戊午九月
初五日享年七十有九塋以次年己未八月廿一日
祖塋之次銘曰
奎妻之分岱宗之麓遙遙華胄樊稱出族有祖桓桓
行軍司馬開府任城望隆朝野裁裁雙嚴克繩祖
烈同登辛未本兵掀揭威震邊陲位躋宮保國之
長城朝之元老大易之訓老氏之戒見幾而作功
成身退懸車解組弛擔息肩願養天和服氣參玄戊
午季秋乃正丘首身騎箕尾七十有九祿位名壽咸
備無偏尚有 卹典光貴斯旣
封文林郎湖廣道監察御史朱翁墓誌銘
嘉靖庚戌余為兵部左樞今侍御肅菴朱君方以晉
江尹入 覲晉江人之在京師者莫不賢之侍御君
抱純履貞清修謹重即同鄉人之在京師者亦莫不
賢之曰必有本也後詢其邑之士大夫與其街衢巷
陌之人皆稱封君朱翁長者也乃益歎曰茲侍御君
之所以賢也別幾十年侍御君命其弟繡子惟肖持
廣宗尹妻君樞所為狀介其同年友鄉進士熊君兆
屬余銘狀中事多與余所聞者參合余覽史傳所紀
長者多近情取名至償金不取辨認牛不復問諸如

此類史家以爲奇而列之長自然余以爲長者正不必如此如翁在族戚能無尤惡於族戚斯已矣在鄉曲能無尤惡於鄉曲斯已矣未嘗有意爲奇節爲高名然其設心制行率悖朴不立町畦見人無親疎小大訢訢煦濡譙下聞入有急輒傾橐濟之父省祭公嘗辦事京邸二親在堂翁與李孺人小心定省不啻父母祖喜曰孝孫也當必生賢子及終喪具周悉有條省祭公歸無遺憾焉尤篤友愛與弟華自齡年以至皓首訖無間言長子紀爲翁代理家務翁惟朝夕誨侍御君積學果中嘉靖丙午鄉薦明年丁未連第授福江晉江尹迎養官舍深居簡出即與隸圉得面翁無論貴官也謹官箴勤王事日形教戒侍御君奉命無諾侍御君在晉江政通人和辛亥召爲南京河南道御史廉靖無阿雖由性成然得於過庭之訓者不少也癸丑李孺人卒服闋改湖廣道御史按晉歸考績封翁如其官母贈爲孺人制詞極其褒美君子榮之既爲封君年且高邑中推爲耆舊而翁益訢訢煦濡譙下侍御按部蘇淞便道歸省上所具冠服遠通稱賀翁咸卻之惆悵無華垂老不變若此侍御君念翁之勤於學欲去不忍欲留又難於爲言翁遂

少蓋未幾事而翁終久實已未五月一日也距生成化戊戌十二月十四日壽八十有二侍御君聞訃奔歸哀慟踰禮上以卒之年某月某日祖塋之次啓李孺人之壙而合塋焉翁名不登訟牒跡不入城府與物無競者終其身云孺人懿行詳載中丞路公所著誌中翁諱慕字文美世爲宛之曹縣人六世祖士臣居邑西魏家灣生興興生成永樂間詔民開墾荒田乃闢地於舊居北二十里子孫因家焉所謂朱家庄是也成生祥祥生亮亮五子能鑑玄朋環鑑翁之夕也省祭公娶王氏累世業農隱德弗耀侍御段君表其里曰善人殆不誣矣二子三女紀娶楊氏綱即侍御君娶鄭氏贈孺人繼李氏封孺人皆享吉田盈薛來孫男子六惟肖邑庠生娶孫氏惟寧娶鄭氏惟光聘王氏惟耀聘劉氏惟禎聘張氏惟翹孫女子三一適范永盛一適吳克念蚤卒一許聘孫常曾孫男子一銘曰

年喻八袞維耄之壽慈慈遺種維德之厚龍章馳封維躬之維簡挺王立維族之茂古語有之曰仁者必有後以今揆之庶幾匪謬哉

穀原文草卷之四

雜著

宋孝子傳

濮陽蘇祐著

濮城之南四十里有賈魯河河口之北岸有祠州守
餘千李侯緝所建祀宋孝子並其妻辛節婦以故稱
孝節祠余恐其日久湮沒無聞也乃為傳云

孝子宋氏名顯章字文光別號藻汀上世不可攷曾
大父某大父某父恒義官自明興為濮人世居孫
旺村族大以著為郡著姓孝子長身而黝端質簡重

一

不妄言笑不泛交遊意朴如也幼充郡弟子員常服
製如深衣而色純素潔白望之儼然讀書理解長負
文學之望作字用草竹筆體畫遒勁自成一家時或
吟詠出人意表應試東省時有携朱文公所書真筆
六日驅車過上陽四絕句來售問其直須四千即如
數償之人有以質疑者笑而不答悻俗慕古蓋清雅
人也其弟後以之殉葬義官公感疾愛形於色自出
近郊迎醫未至而義官公歿公歸擗踊不欲生乃勉
營兆域含殮祭塋俱依文公
用
見親之為顯也乃覽之近側

無弗憫

惻感仁以宋公有子而宋

也新盜劉

六等倡亂其黨過其廬逡巡

上塚瞻拜而去

翔鳩馴兕殆又不及亦大異矣服制周三十六月而

禪郡人東山李公晟高才能詩善屬文喜談兵氣蓋

一世與人慎許可聞孝子之行曰過於孝者也增重

士林稱不容口為詩吊之又躬往候之將風於一時

可並見其人矣既歿郡人李司徒瓚為詩輓之後數

年郡人倪侍御宗嶽以孝子之行告其友南海黃太

史佐太史追誄之歌楚夢招馬鳴呼孝子可不朽也

義官公三子仲季初艱生殖家用時不足貽母太楊

一

憂乃孝子籌畫綜理躬自率於外雖米鹽之細經紀

罔遺計日分直如姬更番其妻辛節婦又未嘗不先

之於內以故家政井井咸有秩序孝子食餼應試再

不利亦不急急於名惟恐去其必無以解於懷也年

四十無子謀之先大夫且曰不見先人見其執友所

以為告也蓋先大夫與義官公雅相敬云未幾孝子

歿竟無子立弟之子法古為嗣辛節婦者同郡縣丞

實之女出詩禮之族被刑于之化婦職甚修庭無間

言方孝子在殯自縊死故祠並稱孝節公論曰余為

孝子傳蓋傷行善者不食其報而疑天道之懵懵也

人之強悍恣睢秦越視其親者何限而多子且歷年所也孝子於其親生事塋祭皆如禮而乃不壽以死而無子又未能少沾一命以遂生平乃竟志以歿於天道何如也雖然司徒軌之太史諫之郡守祠祀之郡人信之行道之人式之是天道之有終矣余視孝子通家兄弟也知最詳孝子無後可託或信余之不佞也

祭張龍湖閣老

於平維 公文章玄識經濟奇才伊周是期賈馬與諸早握斗樞和茲鼎梅 君明臣良爰詠康哉冀

皇靈之復見親休瑞之駢來固海內相與屬目而天下之所傾懷者也豈意星拆上台山圯南衡湘雲楚水素翼舟旌無乃憂時過勞排雲闥而思叫疾疾乘躡爰大命之遂傾邪前月傳書疾未稱劇命數之談情見心語候問載通箕尾倏馭知鑒之情云何贈奠有肉在俎有酒在絮臨風寄真緬懷酸楚嗚呼哀哉

祭封宜人周氏姊文

嗚呼率姊節成烈志榮膺誥封年踰六旬可無恨矣追念母氏年幾四十始育弟諸姊者無弗懂且愛弟與姊肩相差愛尤篤也抱之負之弟孩幼無知至醫

其背寧忍痛以泣弗忍加呵詈罵弟之成立母恩罔極其推母之愛以拊護之者姊居多矣既姊寡撫孤甥也弟亦方弱冠有室而母氏歿然子立姊弟相吊歸寧之日言及母氏每相對輒大慟後弟與甥相繼舉進士相宦京師又無旬日不見姊慰藉相懽弟婦與子亦能相尊敬交往互問無曠遺父母餘慶所貽心並相念也弟督學江西也與姊相別單車赴任言笑衍衍後弟婦之南也問及起居云姊心孔悲竊意久不見懷感此離耳豈意其竟成永訣邪嗚呼痛哉江湖修阻計至已半林弟眼淚承睫中心刺慟北望長號身阻奔赴傷如之何既轉官過家聞其臨終之日輒問弟歸否一日殆數十蓋其心方享甥之志養而缺然與弟一相見思慰勞如平生景命不留奄然長逝心轉刺痛號呼不聞嗚呼天平曷其至此極也姊其鑒之否邪

祭李氏姊文

父年幾壯姊氏始生金相玉質於鑠有成啓胤開先以大慰二人之情則姊氏固早承慶於吾宗祊者也兄姊八人弟生最後母愛所鍾姊心獨厚爰當及笄以左以右燥濕勤視朝夕孔疚孩笑提携如足與手

日願月祝恐其弗壽則又姊氏推母之心以德於弟者固相望於後也迨歸李氏姑屬夫宕兩女僅育諸孩屢喪嗣似嬰心慘焉精爽家業復替嚙依嚙養姊將無所歸矣弟勉殖田廬以穡以棲養無失風雨鮮咨庶幾姊心可少安之弟之不才晚取科名今雖有立叨列九卿祿養不待將誰為光榮諸兄及仲季兩姊又咸大命早傾所喜姊長而健或時歸寧或值便道得叙家慶生平相對慰勞以暢紆骨肉之情姊忘其老弟忘其孱儼如父母之在堂不知其孤獨之相娶也方姊之無恙也弟婦及子能體弟心而加敬于姊歲時問遺有隆無已棺殮之具亦皆夙備源源相見宋郭兩女姊之壽七十有八亦可無憾矣獨以弟方秉鉞塞下時事艱虞不能力辭有懷并廬與言緬邇夢寐見之數日前尚與弟婦談及叨承 恩贈兩世之典將焚黃隧左以顯 帝施與餘穀之貽當請 姊力疾一臨雖不見父母尚冀姊之有見庶慰弟思近者計至姊於八月十有四日疾劇越兩日屬續奄然長辭迢迢千里牽制一官不能往哭盡哀以紆弟悲嗚呼痛哉諸子書來備道能經理其事諒皆如禮弟不能往今遣弟婦往視盡然心傷哀痛曷已

告

祭陳母文

嗚呼哀哉岳母太崔迺今已矣緬邇嚙背良用妻其壻之親迎陳淑人也青衿綠鬢岳丈方壯盛太崔稱意能持家一榮一莖不精備不出供壻不止宿焉不能去也壻後舉進士官御史岳丈雖漸衰憊猶冀永算逮巡察西晉還丈人石仆矣諸郎分析淑人之養太崔備至一菜一羹不精備不奉獻少聞遠和即風雨暑寒無不徇往不信宿焉不忍求也薪水之役館穀之需絡繹道途者幾二十載棺殮夙備太崔不起年八十七矣淑人在家哭之盡哀儼如嬰孺失母者淑人誠孝且賢而太崔姆訓有不足徵哉壻方提兵塞下聞計疚心吊送未能南雲哀戀于嗟乎太崔孝養備嘗於令女之貴壽祉遠過於岳翁之年宅相滿門雲仍遶榻擬嚙嚙遊地下而目瞋矣尚 饗

祭許氏女文

嗚呼吾女胡從而逝也女長而賢吾所鍾愛聞女之病日夜驚惕千里命醫期藥奏功醫既至而喪已決旬矣計音來聞至自上谷將抵左衛有輿十里痛哭失聲嚙背之夜夢至女家許甥及元藹然余後若送

莖者達曉不寐方寸倉皇甫再越日家僮告變嗚呼
哀哉往余便道過家女偕女弟歸寧繞膝余與汝母
淑人陶然終日倘遂歸休欲女一見墓已宿草矣嗚
呼哀哉官守所羈不能哭臨遣官購祭少紓哀情嗟
嗟父爲汝悲母爲汝思垂白之親其何以堪汝知邪
否邪

建立祠堂告文

維嘉靖三十四年歲次乙卯十月壬戌朔越十有八
日巳卯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孝玄孫蘇祐
謹以牲醴庶品敢昭告于 顯高祖考銅鉞公府君

顯高祖妣趙氏

顯高祖妣鄭氏

顯曾祖考訓科

公府君 顯曾祖妣王氏

顯祖考贈兵部尚書兼

都察院右都御史普薩公府君 顯祖妣贈太夫人

馮氏 顯考贈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北莊

公府君 顯妣贈太夫人周氏 顯妣贈太夫人王

氏曰報本反始人道通情 尊祖敬宗禮經明訓緬

惟 世德開肇實深祥歷官階叨承有自推原本始

敢後蒸嘗廼建祠堂用申追慕竊念仕增祿秩既得

援大夫有廟之文是以禮順人情不必泥古經尚右

之制左右秩序高曾祖考次分昭穆俱存子姓雲仍

相繼伏望 鑒斯誠意仰慰 慈靈繼別爲宗衍百
世不遷之慶如存致孝歆一堂共暢之懷謹告

祭方伯海亭黃公文

嗚呼黃公胡不永壽官階雖崇功業未究天不慙遺
哀茲旅柩命也如斯人誰云咎嗚呼哀哉公甫弱冠
虎變鳳翔海嶽儲精星宿含芒射策釋褐時維 武
皇蔚爲時望爲龍爲光剖符毘陵範我道軌詭遇不
獲聿逢詆毀改令干涉臨茲洹水鑒昔江飲並是泚
泚轉牧應州隸之雲中慈以畜衆武以禦戎歷試諸
難石惟玉攻沙磧日昏蒙吟自雄迨轉南曹司寇大

夫明慎詳刑訟獄以愉舛爾逆藩犯順狂圖倉卒惶

感人謀用忤公于斯時義形智効多所規畫司馬密

告白嚴喬公曰惟子教取重在茲蔚矣變豹陟守太

原專城是崇剛茹柔吐夙夜在公大行我義晉水溶

溶嗣時尹鐸次翁之宗初在比部曰有交遊書絕政

府爰生累尤一麾出守星紀七周乃參浙藩旬宣南

遊終忤其心嫉用西遷渭水秦山昭彼司權公議則

明臺省倡言宦輒雖次公節則全既覲 闕廷猶冀

不遘公雖不往畏彼淫威乃甘解組謝病東歸倘佯

林泉繼戀庭闈振衣高山投綸流水既耽杯酒亦弄

林泉繼戀庭闈振衣高山投綸流水既耽杯酒亦弄

林泉繼戀庭闈振衣高山投綸流水既耽杯酒亦弄

文史五載于茲亦云樂只君子是懷小人是視言宜
交薦眾宰入言 帝乃曰俞授之江藩陟右轉左方
岳之尊公清直亮惠此元元職思其居苦心瘁貌竟
爾遘疾醫罔奏効述職戒行嚴陵孔道星隕山頽吳
天弗吊嗚呼哀哉維嶽降神歷世有聞齊魯海邦貴
于人文德政申甫文章遷雲公于山川增彩揚芬嗟
余不敏與公同鄉未及識公四方翺翔余尹吳門公
守晉陽千里何聞緘辭金閭公再入朝余方出塞我
使空訊秋風增慨惠我手書千里如對鏡歌是期以
奏旋凱雲中返旆拜公京華傾蓋未久公歸海涯南
遊豫章日侍清嘉惠我珠寶煥我瑤葩比昨北牖日
往候之面無戚容口無哀詞慷慨之餘論政談詩高
山之巔明月之時公言在耳豈復公疑重陽之作絕
筆在斯流水高山愴矣其悲嗚呼哀哉權勢所在人
罔弗趨公乃絕交利害若無死生之際人罔弗亂公
曰我靜養深可驗斯其大者君子之辯生順死安奚
爲公歎鄉失雅音國殲吉士朋友之情同於兄弟酒
不縮茅言不盡意旅視越鄉殞茲淚涕嗚呼哀哉

祭浚川王公文

惟靈馨源啓晉瑤秀鍾河英明天成元化委和肇

才美早登甲科秘館抽簪鳳池鳴珂耳目簡寄青
納言載履蘭臺星炳憲垣畿內振鐸關西乘軒風裁
獨持永矢無設用忤貂璫執法買禍被逮踰時簡
奚坐華秩云奪晉道匪左卒履攸堅豈曰弗可詞林
臺諫既表時賢郡丞倅簿亦徧冗員西川東山文印
並懸爰長楚臬方岳高軒晉位中丞以綬西土熊軾
拊巡允允文武奏績獻功麗于吉甫何以報之陟時
夏部由南樞府載總西臺星紀幾迴風流化裁相余
弗類周侍孔偕度之式之實著于懷念自西江督學
告往公顧惓惓寧遠遐想豈期中邁讒忌罔象解組
歸田綸巾鶴氅曾不憖遺厭此垢紛仙籍靡刪浩氣
常存舟遷夜壑鶴化海雲吁嗟典刑矧悼斯文往歲
京師舉觴告位豈無他人門生故吏南來不果寒暑
鱗次疚焉有懷曷維其已千里緘詞偁于弗躬望河
之淚颯焉秋風公騎箕尾方在帝宮殞漢匪羞庶廣
余衷尚饗

祭陶侍御文

嗚呼克允天胡奪之遽邪往余被 上命督學江西
克允方爲弟子員一試奇其才延之內坐共食飲克
允亦感憤思不負余秋事以魁舉余不爲之喜春榜

落第余不爲之戚知克允非轅下駒也甲辰登高第
戊申爲御史風裁茂著器宇宏深人皆以公輔期之
克允益自奮庸已酉歲余入爲刑侍會晤京邸克允
依依余傍余亦不知其爲友朋庚戌夏余督軍雲朔
甲寅夏余與歸田里既有流離之行載荷優待之貺
克允仍問遺不絕忻戚相關余萍德不敢以克允爲
子克允未嘗不父事之也今春書來約會澶濮之間
余時將東遊岱宗改期四月誰知虛敷之杖方遂少
間桓典之騶遽爾遭蹶計音傳至悲疑展轉即走一
介往訊異州不數日云克允果亡矣近萬考功月洲

書來亦云克允以痰卒按地謂余門牆失佳士嗚呼
天胡奪之遽邪余官轍三十年幾半天下百無建樹
獨幸江上諸賢行業表表少追余之不敏也今克允
已矣余老泪漣如寧不益重諸賢之想邪嗚呼克允
英偉毓之山川文章煥乎星日孝友通於神明乃今
已矣他日倘南遊匡廬過柴桑舊隱尚得拉豫章諸
賢哭克允於前克允亦相信否邪嗚呼哀哉

法家裏律辭

東坡蘇子以讀律爲戲者一術君子之仕也於法律
固如是其急也曰非然也其殆有所激乎傳曰刑例

也例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斯君子盡心焉莫敢後也
夫易卦訟次需端可識矣無已則師次焉其微哉
載稽敬敷之典繼之欽恤刑之用尚矣是故虞芮質
成乎驗王道舜禹是之人心之昭應攸存豈末務哉
顧慕高玄者視爲瑣屑溺詞翰者嗤爲俗鄙一或臨
民倉皇督亂虛器無庸矣嗟夫事有精粗道無內外
褻鄙紛雜之中而有欽恤精明之政尚有不得其情
者乎從史陳永以是集見曰內臺司籍潘智手錄也
因命補綴什之一云夫名例六律提綱其所辨擬多
挈領要可與居業矣善用者引而伸之端緒可尋其
母曰律粗事也刑俗吏也於道也殆庶幾矣乎

道旃璣言題辭

道旃璣言何著璣言也夫璣屑也何著焉而繫以道
旃也以志思也何思也向也余嘗夢待先大夫於亭
扁道旃焉寤而不能忘今餘十年矣有所思焉心目
未嘗不在道旃也故繫之璣言云爾固也無所不思
則無所不著獨璣言之繫其義何居詩云獨寐寤言
永矢弗諼義可斷章取矣然而夢也可盡稽哉自先
大夫之棄背也今幾三十年矣有所感而悲有所憶
而思有所觸而痛然居長途暝坐心語或一事更端

必覆抑裁者之必培執開軌以屈曲或終伸而昭回
胡弘施之未究值玄髮之風摧悵大塊之簸弄增祥
志之憤情展簡表而歷陳紛賢哲之可哀嗟先生之
有生爰鍾靈于海嶽蹈遺軌以勵志途多艱而靡卻
間勢忤而志抑恒軻轂而顛樂既高朗以文華亦剛
大而脩約究騷雅於斷編追古人乎有作觀操觚以
長吟契哲匠之矩矱縱羈迹於紛華恒游心於寥廓
迥獨立以出塵異嬰情於好爵會體要以敷政用奚
艱夫省閣悵奄忽之告徂似襍祥之爽錯嗟關河以
遼遠憐骨肉之倉皇望雲閣而罔訊揭斗柄之瑤光
引孤帆以北指藐青齊於海鄉奠岱宗之巍巍滙渤
澥之洋洋儼精爽其若存騎箕尾而翔翔曳長虹之
陸離珮青霞而琳琅順元化以逍遙豈恒情之可詳
保嘉譽以久存森玉樹之秀芳懿不朽之永圖矧死
生之有常豁達觀而返顧滄瓊芳於酌觴

律例摘要題辭

律例摘要訖錄或曰夫律經以正常而例緯以盡變
原情麗法典則倫矣宜弗可節略也且王章有憲金
石莫踰矧茲制書炳如煥如日月麗焉要更有加
焉者乎律例相參會而載之殆於不可竊惑且懼矣

余曰嗟詩有斷章獄有引經茲取諸左右以應務而
弗敢加諸梓者也且王言如絲出如綸綽斯二書事
麗五刑義備六籍若粗而精若近而遠義多互見辭
用死章驟語謾觀豈得領要若未達條貫而聽斷何
從斯出入者端緒莫尋而高下者姦欺罔察賄府議
階所由生也昔者鄭僑鑄刑書其答叔向之問也曰
吾以救時也由是言之重講讀之制嚴條判之科黜
檢閱之煩昭引用之利吾以適用爾已其免於議也
尚當從子產之後乎或應曰然吾今乃知君子不拘
守以泥文不徇通以姦憲命之矣余曰慎哉引翼之
誠其稱凡稱一律例之辯云

歲考錄題辭

魏曹不言文以氣為主宋黃庭堅言文以理為主然
理明則氣昌寔不相離也竊自揚推如此云已亥之
夏余被命督學江西冬十月視篆閱歲庚子夏歲
考事竣爰得文之優者為錄通若干篇曰是非所謂
文邪是非所謂氣之昌者邪然亦未嘗背理矣間精
微有未致肯綮有未融時日之限知言者不以為病
譬九方臯之於馬爾余非善相馬者江西之產固多
騏驎也姑存原卷不加筆削俾覽者知多士之氣之

完或有得於驪黃之外者至若善惡浩然充之以塞
乎天地之間余不能不厚望於多士爾矣

疑和衍祉卷題辭

疑和衍祉卷壽黃公也黃公解藩史家居者十稷矣
歲乙卯壽登八袞縉紳士相為歌詩壽公題曰疑和
衍祉乃以卷端之言屬余余曰惟和所以徵祉也惟
祉所以昭和也或曰奚哉所謂和也余曰公喜怒不
形辱寵不驚冥神葆光握謙履虛此一身之和也惟
薄晏然相敬如賓子姓與隸咸遵矩矱此一家之和
也綰綬花封鳴琴燕坐慈祥樂易吏胥無擾此一邑

之

之

之和也入倅京府胥貳專城敷政宣化與民相安非
一郡之和乎遷秩王史身居輔導贊善講學有光
懿親非一藩之和乎乃今人士敬愛由衷嘉公之壽
翕然而誦之長篇短什積案盈箱恂恂然公未嘗忤
於人而人亦不忤也則和於一鄉者又可知矣夫
不乖之謂和不可之謂壽公近而一身一家遠而一
邑一郡又極而至於一藩反而在於一鄉無非和也
則亦無非壽也流令聞於不已挾聲稱於來茲不朽
之業莫大於是仲尼曰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而况
於壽乎若夫由毫而釐而期頤固其所必致者殆亦

足為公壽矣君頌曰天壽平格保乂有殷
肅曰其德不爽壽考不忘言祉也

哀辭陸母太夫人

今夕兮何夕發隕兮月鉅總帷兮載揚孝思兮罔極
右駕霓兮乘游龍導雲旗兮御清風朝翱翔兮崑崙
又夕宴兮王母修連蜷兮天際羗容與兮樽酒入不
言兮出不辭靈冥冥兮人莫知昔生戶兮蟋蟀啼水
殿颺兮風振悲歷故堦兮吊叢諼白露溥兮霜霰繁
伯召虎兮蟠王仲躋華兮司僕暮望母兮不來神恫
恍兮哀心曲帝曰嗟兮世胄邱典渥兮題湊懿德
曷紀兮哀榮文幢飄搖兮丹旌山阿鬱鬱兮佳城式
從君子兮允寧

跋啓蒙意見後

盈天地間唯氣而理寓焉乃備諸易矣是故洩精呈
秘莫大乎圖書制器尚象莫大乎卦畫成能利用莫
大乎著策趨時通志莫大乎變占圖書不本則玄虛
淆矣卦畫不原則識緒亂矣著策不明則功化滯矣
變占不考則趨避疑矣淆焉亂焉滯焉疑焉易之道
窮聖人之志衰民生何利焉造化之用不幾息乎是
君子之憂也明興教洽死洛先生早承家學茂惇

素履極研易道乃著是編首本圖書以溯其源次原卦畫以崇其象次明著策以極其數次考變占以達其用蓋循引姬孔之軌轍而造設觀玩之梯航也易之用廣矣昔者孔子作十翼以贊易書編三絕是書也非翼之翼邪屢加更定勞與勤至匪徒憂焉爾矣是繼志之大者也舊嘗刻諸河東原卦畫缺焉它多初定茲獲授讀今本始終條理大備矣乃遂刻諸上谷尚克博流述布與同志者共焉無使季札聘魯始興易象之嘆非先王之志乎

跋招隱十友傳後

右招隱傳今少司馬雙巖樊公爲御史謝病家居時所作蓋正德庚辰歲也夫隱與仕異趣也仕爲御史友以隱招何邪於戲殆有隱憂矣乎夫高拱穆清則治尚垂衣並進賢良率由舊典不易之道也是時武廟則浮舟南幸群小播克典章紊亂臺諫連章諍之不得故謝病歸田而爲此招隱者豈得已哉迨今上承統乃愔然復出歷躋膺仕達機宜定禍亂重鎮以安群情豫服是故眷倚荐至而柄用方殷良有以也非與時偕行者其孰能之傳中如侮聖之解嘲學孔子仕止攸宜允蹈之矣至於摘詞命筆

體裁談玄演空並達津軌觀者稽時審音可以知公之存與公之行矣

靈濟寺安禪碑

竊惟金仙建化啓第一之上乘玉偈演音集大千之妙利佛性遍周於沙界感而遂通竺經運轉於世途流而不息闢祗園之法旨發茲菩提心紺貝葉之靈文修是水陸會黃花翠竹俱是道場死火寒灰無非般若仰叩三乘之教冀消多劫之愆喜捨資財爰陳供養虔迎上士茂聚叢林始於辛亥十月己巳訖於壬子正月戊戌上繼祖緣下從子願各具正法眼大開總持門潮梵騰音雨花零瑞倣五天之法供誦諸佛之真詮薦苾芻之馨香禮蓮花之妙相淨行無垢雅重鷄園孤峰絕攀名標驚嶺契禪定慧九旬齋供如雲戒日吉燭三月香花繞座汎掃布金之地藹聞振玉之音拈一瓣香已有落處指向上路正是其時泛苦海之慈航同登彼岸炳昏衢之巨燭廣殖福田法鼓一鳴有聲皆聳神珠四照無隱不彰豈止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種種善根直能以多身百身千萬億身作大佛事拔沉淪於五濁業海息轉徙於三有苦輪竭口意之妄源裂雲唄之迷網非心非佛

發大慈悲心 釋然得解脫 慈眼歷億劫
種種煩惱障

東昌府濮州均田德政碑

竊聞虞制任土則壤什一而稅哀公以用不足為問
有若以益徹對之徹者均也通也均而且通斯得任
土則壤之義矣故禮之大倫以地廣狹別土地之宜
節遠邇之期量力而供歛從其薄周公之典也 國
家賦稅定額於大司農而地有肥瘠居有久近人有
遷徙賦額或什百千萬往往稱病濮田舊未均嘉靖
壬寅癸卯間均議已行分區履畝徒擾攘於麥隴之
間竟為浮言所奪乙卯越舊議一紀知府宋公以戶
部郎來剖郡符庶以律已惠以錫民罷不急之征惜
無益之費未期年下條成風窮簷安堵明年丙辰會
州民有具 奏比例均田者事下兩臺及分藩大夫
俞曰非宋東昌不能任之公往在戶曹習知賦稅偏
苦之累慷慨請行二府翟侯判府周侯推府華侯謀
議允協迺博選守令之良得胡高唐劉博平顯道
趙華縣思睿張恩縣巨弼馬觀城允升宋朝城魯張
聊城愚而何濮州汝健為地主奉行惟謹去濮東南

四十里許地名崇興集酌郡之中標準相望錯綜不
奸鑒別高下分析區畝太府公躬為倡導僚屬而下
寅清自甘時方新寒經營阡陌蠲瘼不設鄉村晏然
除 藩封子粒軍屯官道通得地四千三百二十二
頃有奇徵兩稅一萬一千六百四十石有奇賦無偏
累地有差等四境之民咸欲樹豐碑建祠塑像以香
火公廼崇興集耆民宋鵬劉汝東劉源等數十百人
詣蘇子請曰均田立標爰肇茲土而太府公野食露
寢經畫盡瘁鵬等小民知之獨詳幸先生賜之言碑
於山市蘇子曰嗟爾鵬斯民也三代直道而行詎不
信哉往均田議起民間訛言有謂鄉大夫不樂從者
太府公曰鄉大夫之表也均田為民奚而不樂有
謂學校諸生不樂從者太府公曰學校諸生民之秀
也均田為民奚而不從毅然以必均為己任乃鄉大
夫學校諸生源源而見欣欣有喜邑民之富者則曰
賦有定額里胥庶幾無擾我平民之貧者則曰賦無
偏累糊口庶幾其有望乎使非太府公有愛民之實
心有任事之定力其不為浮言所奪者鮮矣昔者先
師孔子論政謂不患寡而患不均唐儒柳宗元氏謂
賄賂行而征賦亂貧者無資以求於吏則有貧之實

而不得貧之名富者操其贏以市於吏則無富之名
而有富之實蓋傷征賦之不均也余老嫗不文愧乏
宗元之筆若宋公者其孔氏之徒與公名守志別號
節菴嘉靖丁未進士河南延津人

穀原文草卷之四

穀原文草四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蘇祐撰祐有迥旃瑣語已著錄是編乃其文集
也原分四卷每卷又自分上下詞多駢麗規仿文
選而真氣不足以充之在七子派中又爲旁支矣

穀原詩集八卷

〔明〕蘇祐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七年

樊乘德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穀原集十

卷》提要

穀原詩集目錄

卷之一

樂府二十三首

卷之二

四言古詩
藝文志共二十八首

五言古詩一百八首

卷之三

五言律詩一百八十九首

卷之四

目錄

七言律詩一百六十六首

卷之五

五言排律二十四首

卷之六

歌行四十五首

卷之七

五言絕句五十八首

卷之八

七言絕句一百一十一首

穀原詩集卷之一

濮陽蘇祐

樂府

朱鷺

朱鷺朱鷺貴于懸鼓噦噦其音翩翩其羽五音繁會
萬舞具舉天子萬年吁嗟樂習

善哉行

歌我猗蘭詠我伐檀人亦有言胡不喜歡一洪濤東
近曜靈西飛誰見令威玄裳來歸二跂足西山芊綿

卷之一

瑤草聞有至人顏色鮮好三欲往從之道逢魯叟授

我至道曰三不朽四庖丁遊刃郢人運斤吁嗟餘生

拙劣常勤五酌此沆瀣服彼朝霞來日大難千古如

何六

前緩聲歌

鹽舟平川豈無車濟重淵智驚力馳入定勝天尋途
閭津何用猜嫌岐路狹邪信駢闐六月飛雪亦有三
冬震雷陽舒陰慘是何拘見慎爾履恭正冠璜且自
長歌彈鋏坐待旦

有所思

有所思思無浮人生有極意何悠悠閉門伏枕卧
九州返轡五嶽縹馬崑丘飛靡翮假行豈脛由旋軫
停轍神往形留陸行豈無車水行豈無舟器具苟不
利思遠徒離憂

臨高臺

臨高臺望極浦九嶷蒼茫杳何許招魂不來靈獨苦
天孫倚杆盼何鼓河深無梁歌而鼓瑟棲遲將奈予

將進酒

卷之一

二

將進酒樂間陳錯華燈襲錦茵親良時接光塵獻萬
年酬千金嗟何辭不常醺流水逝曜靈沉

君馬黃

君馬黃臣馬青縹扶木涉滄溟君馬黃臣馬赤蹴炎
方通重譯君馬黃臣馬白戰流沙獵積石君馬黃臣
馬黑飲瀚海歷玄極君馬當逸臣馬當勞穆王四征
黃竹載謠

襄陽樂

大堤何逶迤青樓敞華席上棲鸛鶴下通車馬客

春風絃索鳴羅襦並瑤枕調笑江頭人常負花前飲
玉盤薦雙鯉家近臥虹橋橋邊采蓮女迴蕩雙蘭橈
明月海東生照見西陵渡菱歌不知夜斗挂江城樹
幾過龐公里常醉習家池新歡接坐密解贈珊瑚枝
行歌湏及時況復襄陽道試看芙蓉露纔挹春江草

西洲曲

三楚漫遨遊弭櫂臨西洲繁絃奮逸響佳麗十二樓
樓高入雲漢中對陽臺觀夢散神女雲望斷湘江岸
湘江春日低春草鴈鳴唳淚痕留苦竹凌亂武陵溪

卷之一

三

溪邊萬里船估客下西川書附春閨去心逐暮帆懸
帆影向空沒粉香暗銷歇鑒妾薄容光却對黃陵月
月華杳太清寒色沉江城欲隨西流影馳入隴西營
隴西音信稀搗衣復搗衣借問衡陽鴈何日塞門飛
鴈飛不可招羞簪雙鳳翹少小長千里常對可憐宵
行路難東陳子器四首

車莫行九折坂舟莫渡三峽川迴路阻已自遠履
穿衣敝應誰憐王孫春草歎行役幽夢春閨雙淚懸
川亦有梁山有徑萬里之道空如弦請君回旋自審

初曾聞複道可通天

二

有珠忌暗投有玉忌輕獻鄒陽剖心期自明下和朋
足將誰怨眼前門外幾宛轉遺矢將軍却善飯樊灌
不逢隆準公貶絳屠狗長貧賤

三

北風吹雪暗千里層冰愁渡關山寒獸伏鳥棲岐路
遠攬轡四顧空盤桓兔園司馬方授簡博鑪不動沉
煙蟠陽阿激楚進佳麗翠峰駝脯傳瑯璚虎飲博

卷之一

四

不知夜況有人間行路難

四

東陵故侯瓜五色却從蕭何定籌策當時高牙擁戟
門沛中小吏能爲役武安賓館集如雲半是覲其門
下客應侯取相只數言翟公書門竟何益丈夫骨相
如有定豈能忍辱受巾幘君不見秋江木落洞庭波
春華流光暗拋擲功名衰遲欲歸去道路聞關歎今
昔

古路臺行

上古路臺下古路臺古臺臨路岐登臨日一回上摩
青雲際下瞰洪河限登陟良獨難之子有遠懷歸寧
豈無期桑榆光摧頹駕言不得遂跂予空徘徊杳杳
日西馳千里浮黃埃

從軍行一首

苦竹繁枝節蕭瑟厭日月良人父從軍妾心如饑渴
瀚海一丈水天山九月雪歎癡兒獨持寒熱竟誰察
沉痛無晨宵音書聞燕越

二

黃河來西極東流日湯湯萬里遠戍人歸心空茫茫
洗衣濁水岸曝之沙磧岡借問水東流何時還故鄉
汨汨無情極怛增憂傷

車遥遥晚至異城縣賦

車遥遥鳴起義和鞭六龍周天幾萬里入濛汜出
扶桑雙輪逐日隨翱翔隨翔翔坐超忽流彩夕棲崦
岷山迴光朝映金銀闕車遥遥心悅悴并枝空看威
鄧林君行謾逐羲和轡

汾陰辭

浩浩洋洋兮汾水其流洞玄陰兮蒼育九州草青青
兮關戶駟飛龍兮靈紛下靈紛下兮既風以雨麗綿
約兮澹容與有醑蘭藉兮蕙蒸五音繁會兮廣庭載
雲旗兮揚虹帶萬福同兮神哉沛

猛虎行

蠢爾虎亦獸類嗟哉百獸胡爾避朝射虎暮射虎
爾強弓伏強弩虎有威亦可假妖狐善媚何為者出
虎有市虎無請君諗聽慎爾孤

采菊吟

為愛九日名偏醉九日酒東籬逢故友相對一開口
一朝采黃金花暮采黃金花服之凌紫霞相將閱歲
華二昔采黃金花乃在樓煩東朔雪飄西風衰顏借
酒紅三今采黃金花乃在樓煩西邊聲斷鼓繁何惜
醉如泥四花花自相當葉葉自相照試看今年貌不
似去年少五

日重光

日重光熙晶明帶斯環輪斯盈五色紛含和平周黃
道量紫庭聖人在上天下寧天下寧流慶澤 皇帝

愍霜謠

八月飛霜半殺穀關前農父吞聲哭我通負今奚贖
將屋耶將犢耶將耜者腹耶解一羽檄飛兮靡寧猶征
輸兮相仍闐闐凌兢市價遂騰疇恤我苦嗟嗟父母
解二

卷之一

七

穀原詩集卷之一終

穀原詩集卷之二

濮陽蘇祐著

四言贊錄附

公順堂詩

於維茲域徐揚之疆大海環之繫聯于江河濟會流
淮泗淙淙荆塗儼望天子是邦

二

沕穆神龍乘時御極翼翼皇邑四方之則有淦雲興
以輔以翼斯土之毓其麗寔億

卷之二

三

帝懷蒸民罔逸以休庶職曠鰥蔽于薶旒明目達聰
遣使分州以綏黔黎以肅諸侯

四

顧唯小臣被茲簡命四牡于邁南風與競爰歷爰止
敷教覃政淵臨永履罔敢弗敬

五

維茲中署監予弗腆猥瑣中蕃日予曷敢近取諸身
其則不遠公順攸濟思怨是衍

六

維公伊何不獲于身維順伊何不見于人寂感之常
易簡之真老尚玄同易贊幾神

七

礲礲近名辭陸涉水營營取容繳鈎探矢和乃唯同
隨則以詭無罹僇是慮終以始

八

刑之則刑生之則生欽哉恤哉載疑載矜天道是由
帝德用承敢介司節警于執旌

卷之二

二

短歌行

猗斯桐斯棟棟繫託豈其樗薪而金丹腰蘭蕙寧充
即之艾蕭曷化曷易質終焉殺惟耳與目自用匪尚
胡弗時鑒冕旒黠續嗟彼佞讒何其有極傾擠是力
載笑載色正言激之罔盡其垢反言噬之自益其醜
亂我常紀天綱既羅惑我天聽怙終奈何防口之難
甚于防川彼厲防者亦自是旃逢彼竊金我實不知
彼則畏我心焉可欺倖既云多蚬亦不少心斯慰斯
鑒茲佻巧人生有期日月其逝萬年之遺弗畏曠置

題旌節誌贈丞相周中丞

元化初涵圓精方祇倫昭僊昇爰奠兩儀乾坤首易
關睢序詩禮謹大昏萬化在茲

二

顧世衰遠伉儷齟齬德輔如毛民鮮克舉大岳之寄
錫封在許來歸于周內壺式叙

三

琴瑟初調驚風忽飄有娠莫分群言四推矢言天守
篤于世祧素心罔渝白日與昭

卷之三

三

四

黃鵠殷悲蒼麟兆協有呱其泣有孤在關以鞠以育
爰提爰挈在毋稱慈在婦顯節

五

其節伊何四教罔忒其慈伊何三遷是則君子有毅
如耕斯穡鹿鳴載歌充貢南國

六

昭哉世族駿發爾源奕葉相承相于子孫茲斯與茲
麟趾爰存四世樂只瑞霽高門

七

天不憖遺發精風隕玉父大毋繼御歸軫相此三昭
又誰能忍鬢隨紫移血與淚盡

八

終制有禮言邁帝畿帝命嘉止通籍金扉爰遂
陳情寸草春暉有燁龍光允闡懿徽

九

懿徽錫胤馳馬繡服秉鉞四巡蘭芷載馥荐錫
晉秉鈞軸孰非母遺此戰穀

卷之二

十

緬昔周宗不絕如線行之茂之賢聖善禪我皇
風光于海甸展矣士行永延景眷

贊藏銘

翔鴈贊
并序

夫鴈著于易書載于詩禮下迫月令繁露之文亦
備莫贄賓鄉之義所以導順陰陽顯發性情假彼
羽虫示茲道軌者也下而晉書大比鎖院之夕騰
飛鳴鴈爰矯辭翰不虞魚網之離如適弋人之基

回翔霜空噉止棘院以飲以啄不驚不畏至
矜之晨延引吭和鳴奮翼孤舉御輕颺以上征薄

重雲而遐度不先不後試事終始如與期者誰其
尸之於乎異哉稽之往牒原茲近事達信順於雲

遠顯羽儀於朝著殆昭瑞應于茲翔羽者也余思
紀厥事爰作贊辭灑翰標奇用徵多士贊曰

猗歟翔羽往訓式崇易表衍衍詩歌離離書微遠懷
禮重相從月令啓候繁露飭躬牛則有角象則有齒

彼羽翩翩吁嗟何以昏莫女終贊執士始角齒殊材
鳳麟媲美太歲在酉斗柄亦建文與運符奎聯璧聚

卷之二

猗歟翔羽戢翼矯翰載止載飛優游洋洋維厥初止
聿誰爾羈既終載飛聿誰爾麾應期獻吉多士維祺

多士維祺邦家之基
虛白贊有序

萬形彰用稽妙在虛五色微能受采本白顧起予
之下氏詩教由興慕忘象於李鼎易宗爰契虛白

之義厥惟大矣嗣時令哲風厭紛華卓志進脩取
以自命載頽蒼扁竝美盤銘表懿良嘉摛文爲贊

集 89—367

辭曰

虛不可盈白焉可緇至華靡繪至感何思玄素顯
山澤通氣嘉匪象名義綠斯貴

新鑄鏡銘

困敦歲在作噩月臨金錯呈範銀華獻琛體圓
形鑒星森陋尤豈貌聖契則心竊彼玉臺規我簪
虛涵明應奕世寶欽

共武箴

嘉靖歲在甲辰時予再有防秋之役乃謬取三經

卷二

六

斷章而為斯箴竊義銘盤以自勵爾已若謂地諸
般律而協焉非然矣覽者尚鑒予之衷云

共武之服我行永久周爰執事憂心孔疚豈不懷歸
思媚其婦王事靡盬怨及朋友民之多僻不顧其後
靜言思之亦孔之醜天鑒在下莫予云觀人亦有言
尚不媿于屋陋既敬既戒德音是茂寧不我矜微我
有咎

如意銘

用行舍藏文事武備屈以為伸鉅以為利蒼龍矯如

青瑤控忌意存尚象寶斯制器

劍銘

荷於子維佩陸離亦有軼鑠象服孔宜維成在良
維建未維功疇獻曰蘇子季

古詩

姑蘇詠懷七首

粵余耽文墨竊懷供奉班豈意遠出宰鳴琴山水間
山形圖參差水聲弄潏潏鵝鷺翼並引舳艫尾相銜
構文見屈宋蹈道觀曾顏既賞俗化美敢辭簿領煩

卷二

七

但媿寡昧資前賢香難扳製錦歎效始操刃苦投艱
願言矢貞素永譽獲璧環

二

麗居不慣楫水處不安轡謬言章句儒叨茲民社寄
驚馬懼顛蹶維禽患迷墜潁川慕次翁渤海想龔遂
古人竟莫追懷哉發深喟

三

步出閭闔門四顧望吳疆太湖滙具區茂苑經崇岡
層樓倚朱甍方州鼎危樞臨澤一壑通吳越則不判

清雅富文儒談笑生芬芳中流號簫鼓日晏醉高堂
朱張御華輶顧陸珮鳴鐙豈無市門隱亦有孟與梁
載歌吳趨戶惠我歧周行

四

三江滙震澤兩山峙洞庭停橈眺晨霞陟巖拂曙星
陵緬路初阻隈險戴經俯首鑒重湖瞻目矚遙垌
溪帶越來綠山連秦望青墟里散橘柚汀渚度鵲鴒
威紆俯脩矜往履徑層陁日浴水明滅石逗接伶俜
愴恍興不淺夷猶意屢停未諧向平願空欣越蠶聲

卷之二

八

五

晷度有貞運歲序遍遷移玄冥甫旋駕青皇導兩旗
脉脉土膏動習習谷風吹睠此穡事勤慕彼幽俗熙
出舍先近郊行春不知疲田鼓既闌闌零雨方祁祁
祈言歲有秋豈云田畯私上以足征輸下以慰蒸黎

六

朝登虎丘山下瞰姑蘇郭舟車如雲浮塵市何揮霍
世蓋紛奕奕烟燭繁漢漢闔閭皆全勝繁華豈殊昨
餘劍池在華嚴恨歸鶴歸石亦荒涼皓月窺虛閣

古今何足悲寒暑本代作

七

南國恒苦雨北土恒苦風顧茲一江隔雨暘迥難同
密雲翳朝旭霖雨蝕晴虹既灑姑胥臺轉暗吳王宮
竹苞青自籊苔衣翠且重拖煙映蘭渚繁絲散華叢
中溜有延響廣除無輟淙爲霖固夙抱望霓亦余衷

登恒嶽四首

卷之二

九

寨帷渡渾河矯首望恒山巍巍一何高雲霧隨躋攀
九折丹磴危百轉回巉巖玄武揚光靈奠茲幽朔間
萬里奄紫極龍沙皓漫漫伊昔阻北望側身愁燕關
振衣覽今夕綿邈開心顏

二

州里邇岱宗川原阻登眺茲辰玄朔遊躋恒覽燕微
迴風吹輕衣松日暄照耀虎谷颯歛吸龍岡鬱奔峭
埃塋蕩紛濁曠朗發孤嘯向平需婚嫁莊生悟幽妙
緬懷愜情素異代可同調

三

稽古瞻重華御天乘六龍禋祀類上帝玉帛望群宗

鳴鑾下蒲坂翠華馳雲中精誠先感格神功倏以通
石飛曲陽野燔柴禮告終回馭朝萬國四夷咸來同
秦漢良可嗤檢玉勞登封

四

鬱鬱紫芝峪杳杳黃雲塞胡馬一何驕響弓爲患害
朝園白登城暮絕青海外周宣示薄伐漢皇侈封拜
李膺胡不侯魏尚已被逮志士多扼腕古今成歎慨
含笑問彼蒼是非竟安在

贈鄭養賢一首

卷之二

十

朝日麗雲霞衆如一端綺五色紛相鮮下映扶桑水
我欲裁爲裳用補衮衣理望之遠莫致相思未終已
有鳥從西來託以申情委鳥飛不肯顧惆悵逗蒙池

二

齊國有佳人容色耀春華明月爲珮裾蘭蕙襲芳華
歸妹愆芳期含英擢靡它詎知宕子懷輕薄憐妖者
閒靜顧睽違琴瑟虛清嘉感彼終風詩中夜長咨嗟

感述

龜紐綰赤符蟬冕簪華纓珍服世所需神理超誰欺

達人洞窺妙至貴卑英瓊如何形迹拘而罹世網嬰
宗旨昧前哲習心牽俗情擾擾性靈迷汨汨耳目營
倏爾變縹緲居然摧真精已往恨莫追方來耻徒驚
執樞幹元化抱樸謝浮名願言究真銓庶以證無生

至無爲州作

水以清而渾苗用堰斯槁魚尾勞始赤繭絲急愈芒
化理貴無爲雅俗戒紛擾皇風何熙熙王道亦皞皞
易垂寂感訓晞剖有無妙漢陰耻機械周道衰恍巧
倘返結繩政願從抱甕老

卷之二

上

贈送皇甫儀部

玄鳥基景運鉅跡啓鴻休聖制崇園陵皇情昭玄丘
誠孝暢文告駿奔應賢求雲錦載龍函揚綏汎中流
晤言阻紛冗相逢訊芳洲故人欣良覲白日快遲留
寒暄辭未畢省覲駕言道清秋驚廣川轡組沃且柔
無以慰闊懷爾爾增離憂

十日登第一山得笑字

浮駘薄行遊逶迤步靈嶠百草何萋萋零雨被廣道
鴻鴈紛迴翔雲日忽照耀時節恭遷通誰能常歡笑

佳辰已昨日攜手此登眺歲寒芳古人可同調
逍遙適情志豈懼末路誚歲月無終極義命安所好

冬日維揚書院小集

翼翼頌商邑膺膺美周原茲城實佳麗畿輔維屏蕃
聖澤首霑被人文何煥繁絃歌振海隅諸生謝窺園
才賢繼登陟鸞龍接高騫清霜明玉節周行薄停轍
西南儷良朋華蓋聯翩翩雅歌奏廣庭淫哇避煩喧
既夕還臺署餘音隱層軒翛然似有得揖別笑無言

謁文山祠有作

卷之二

三

揚舲送將歸驅車止江潯肅容揖靈祠精爽儼照臨
綽楔俯通衢松栢鬱陰森正氣浩磅礴二儀極高深
仰視日西馳江流逝浸浸銷毀非金石代謝適相尋
今德昭懿軌元化爲浮沉顧彼如鬼蜮偏側厠幽陰
亮哉君子節百世宜光欽對茲增慨慷援琴寫徽音

題錦萱堂贈聞人侍御

江上麗雲構曠朗絕纖埃江山澈前除綠水相縈迴
萱草樹之背常映丹霞開餘陰挺玉樹清廟薦瑰材
彤庭流渥澤五色何昭回迨茲敷文化桃李益栽培

敬寬繁順承錫類及群才遠矣秘璿源奕世未可涯

徐孺人輓詩

西山有靈鳥矯翼凌風翔應韶管鳴五色何輝光
一朝厭紛濁羽化迴青陽何時復來歸慰此隻鳳傷

常樂園題贈薛子二首

總轡歷淮服耳節薄譙城怡然觀時拓慰茲良覲情
招要游中園心目豁餘清叢篁羣陰輝朱明散炎蒸
摘蔬止近畦樹槿已盈庭好鳥鳴音和芳醴心相傾
吐論多微詞潔已寡俗營顧予淹行役撫志慙達生

卷之二

三

二

脩脩張仲蔚穆穆謝康樂屏迹深蓬蒿養病茹蕭霍
襟抱無煩促天地同廓落羽翮鍛鷁鷁屈曲委龍蠖
清芬挹芙蓉翠靄映蘭薄明麗老氏常靜尋蘋子樂
貴玩丘園父細豈農圃託卷舒惟權度俯仰遂寥廓

車駕脩謁諸陵遂幸西山

宗祧茂周祀園陵崇漢京崇寧幸遯精神常舍并
青陽協時律玄宮牽聖情琳瑯雨露斯寧無怵惕明
駕臨飛輿下

藻幢六龍嘶蘭句八駭鳴颯颯祥飈集靄靄影雲迎
馳道清群祇關門營五丁鱗翰傾馳和士庶曠旒旌
不緒續歷服明德達清馨鈞天廣樂諧旭日襄禮成
三春麗鳳儀萬祀垂鴻名更轉東風轂遂觀西山靈
川岳增輝光草木咸將承靡侈金僊詮豈尋理應盟
凡返旬未浹游豫化兼行夏曆數歌謠帝道觀休明

白石謠贈江子

絲悲丹黥遷楠憐風土換久性殊至貴靈秘具朗煥
之子昔雲卧白石相枕薦白以素著石以堅真見
無羈玄黃淚豈以歲華變蟄蛰飛游心尚玄晏
有時懷中林載歌南山祭

度太行四首

驅車遵華旌西度太行山層巘既窈窕俯坂亦迢迢
遙峰下鳴柝重門抱雄關土屋開道側石泉瀑巖巖
履深白井陘陟危岑導蹊細徑聊可驛方軌安能前

二

負弩馳復止遲迴暫延顧北瞻趙國道雙關鬱相附
碣石杳何許流沙莽回互青泥浩漫汝長荆衡可躡步

比足司馬遊取笑張衡賦

三

朝登井陘道暮入土門口澗道紛糾纏松杉間粉柳
黃華冒層巒紫萼緣廣阜幽禽鳴樛木嘉穀被隴畝
遠行苦登頓周覽慰殊守嗟彼楊子雲白首對瓮牖

四

節序紛推斥驚風飄凜秋我行還幾時大火馳西流
時厲裳衣單寒惟何能由上黨趨潞代朔直雲州
葵晉劃分疆梁脊亘九丘氣候有乖殊踟躕增煩憂

噴醒軒作

紛擾汨性靈促迫昏化理畫想已糾纏宵夢仍疲靡
精神能幾何金骨坐銷毀良宵啓至訓定觀非弘旨
茲亭雖頗偏結構何遼委松風稍瑟瑟草露復瀰瀰
垂簾聊返觀時見金光紫真如醉夢醒水露為噴洗
元氣浩常存無殊丘壑美

答李漳堃

東風吹野草物色回春陽總繼歷晉疆周覽一何壯
曠望多所懷旌旆隨悠揚況與朋舊違徘徊故可樂

顧瞻綠雲巾雙鴈歎迴翔雅宜寡諧感赫來

再答漳望

寒城淹經旬駕言復南翔春風隔年至歲華殊已暮
輪軌無輟還抗旌凌晨度良友遠追送清觴見情素
載言羊腸險詰屈飛往路王陽良獨慎回鑣豈延顧
遵也胡弗寧叱馭犯霜露感彼垂堂訓喟焉對執御

望雲亭

太行多白雲飄飄隨風轉獨有寸草心春風暮不卷
遊子日千里迢迢何時返翹首望白雲俯首淚雙泣

卷之二

七

介子推

人謀良有造天命豈私眷二嬖助讒妬千乘聲昏亂
公子亡四國五臣奉選戀一朝矢河水沉璧慨永嘆
介推恧中抱綿山謝長賤龍蛇惻短書玉石悲炎燔

郭林宗

高張琴絕絃暗投珠委路嗟哉東都士禍福踵危步
穆穆郭林宗深心託幽素含章貞自抱識微幾早悟
僊舟即引竝隨飢豈堪顧懿彼丞民章明哲伊誰賦

府門關作四首

北登鴈門道翹首望雲中浮雲曠陽景宛轉如游龍
攬之欲盈把將以御遠風層雲不可揮跂予悲蒼穹

二

關門高且長杳杳通一鴈三河綴衣帶還顧細如線
山川會險隘胡馬何當見佇看俾左賢獻馘未央殿

三

伊昔祗皇役朔方周歷覽朝發上谷抵暮度雲州坂
峻功寧見收歲月忽復晚對茲增慨慷謾言庶稽纂

四

卷之二

七

黃河下崐崙流波到滄海人生殊少壯朱華日應改
駕言滯迴轅憂心坐成痼中山桂已花含英待攀采

貴溪別後寄贈楊丹泉五首

遠遊歷川陸南土衝炎歊良工獨苦心日夕夢林皋
靜勝不自持朋舊誰為招凄矣寡歡悵悠哉發長謠

二

謠長殷轉繁離久情彌極川鯉剖脩鱗雲鴻接高翮
德音雖屢承玉容猶未即何以祛煩鬱因之候顏色

三

顏色一以觀襟期豁高廣眷言薄暮談慰余離索想
似聞鈞樂陳真覲瑤華敞白日何忽匿青霞戀深賞

四

賞深愁解攜紛冗歎分鶩昔離會已難今見別何遽
妻斷象山雲繾綣龜峰樹未盡苦旅言居然判良晤

五

良晤殊造次但合金石心塵組攢歸念朱琴懷知音
短擢泊枉渚華旌返瑤岑遲君盈觴酒斟酌日相尋
贈歐陽洗馬曾都給舍

卷之二

六

矯矯雙雲龍乘時溢流采曰予謬攀附結交踰十載
豈意中乖別分飛不相待供奉違仙班獻納忤時宰
曾生返林皋歐子蹈嶺海相逢一水涯含情歲華改
願言慎起居慰我思如飯

夏夜移榻

結室固邃密適體須昭曠寒暑有遷斥物理殊順向
南土已鬱蒸朱鳥日高抗崇朝積塵紛浹旬妙嘉况
日晏更煩勞四體何由暢珍饈轉側執扇苦搖颺
移榻就前楹伏枕對層閣豈蘇司馬病轉厭郁生帳

星分阻晏眠月臨便靜望百慮感孔辭九逝懷楚唱

雜詩十首

大江流日夜浩浩會朝宗君子戒徒涉雙檝剡游龍
擊楫理櫂歌慷慨有深衷長風東南轉萬里乘煙空
懷哉濟川徒守時非固窮

二

悠悠涉遠道杳杳滯歸期朝登坂崎嶇夕汎川逶迤
玄髮日夜變苦心良在茲翔鳥懷故林遊魚戀舊池
瞻言遊宦子抑志何所施

卷之二

九

三

原田殖膳膳禾黍期翼翼既傾雲霓望无竭溝洫力
遭逢歲苦晚安飽何由得跂彼市井人千金遂昕夕
三倍享餘贏顧嗤沮溺忒淹速易負軌天運良靡測

四

玉衡正西指涼颺迴洞房蟋蟀迺哀吟明燈爛生光
伏枕不能寐情思鬱以長總轡遠行役周覽歷四疆
南遊忽歲隔信美殊故鄉音書不難達鴻鴈自高翔
糾紛而離居沉憂結我腸

五

秋夜耿自長寡寐愁竟夕撫絃七絃遍擁衾坐華簾
賓鴻歲旅旋訓笑孤征客明月鑒牀帷華星耀東壁
感此復徘徊攬衣更蕭索

六

北登匡廬山還顧望洪州洪州古豫章材幹等琳瑯
俱負明堂資洵符匠師求長江帶乾維湖水鏡天浮
穆穆俯雄圖邈邈鑒洪流東南信輿區高歌振林仁

七

岷江初濫觴轉與百川匯九派分固殊歸輪亦東海
原原含大化支離竟焉改多岐審初轍分流問真宰
尼父川上歎忘言固斯在

八

時俗忻巧笑傾賞輕千金一言偶朝合日夕揚徽音
東階鼓瑤瑟西序鳴朱琴殷勤申明明誓熒婉備春金
媚言啓皓齒天地易高深貞潔甘自守華髮隨侵尋

九

泊牙彈鳴琴宛在山水間我動纖指洋洋入柔絃

但憑力寡弱剖晰誰與援良友阻林樾芳華遠攀翻

回首綠雲中鳴鴈倘高騫殷勤惠來劄無使孤願言

三

璞玉生荆山再別不自售風雲非有會神龍亦希觀
傳說困胥靡鼓刀已皓首萬里市駿骨千金顧敝帚
非君獨拊膺相看一握手

四

玉衡戒開暑雲路杳青蒼迢迢遊宦子悠悠懷故鄉
岸幘坐廣庭輕綃生夜涼天漢遠迴薄華星曜東廟

卷之二

三

感茲牛女期飛鵲遵河梁人生無根蒂會晤亦何常
落葉愴流景伐木荷來章

早秋蒲谷公署賦得楓字

大火馳西流清商歌未終井梧蕭瑟起一葉已辭風
洞庭眇層波天宇曠且崇零露淅淅薄迴颺振高楓
去暮無留爽遵渚有來鴻四時歎不處九歌難爲工
結屣即良晤懿茲芳桂叢不念歲華改但傷岐路重
一彈再三歎慷慨感予衷天道信無著揮手謝絲桐

七夕分賦得樂字

六龍騁恒軌歲序無淹泊白雲滄海寧期河夜迴
既帶徐生祠亦亘江門閣煥燦有集羣羣羣羣
機杼輕塵滿絡緯妻響作如聞白頭吟似奏清商樂
雙星展嫵婉七夕接歡譁感此對樽酒良宵共斟酌
匪結高陽歡益篤汝南詰楚璋珍特遠魏瓠漸淩落
哀吟遍蟋蟀拙踪委龍螭合併良有時時時懷寥廓
返照賦得露字

衡紀貞暄涼暑度變晨暮灼灼日西頽久客懷往路
餘暉滿城隅霞綺何布漫江波澹明滅煙草莽回互

卷之二

三

纖月已半規歷歷星與度念茲屈伸理四座各延顧
命駕起旋歸厭浥戒行露

東湖聽琴得藍字

良弓寶材餘華駟珍駟驪駟駟絃絲與桐雅性何所耽
無舛初應律良朋重盍簪蘭房凄且清奧室何潭潭
七絃修以調凱風忽自南高山既嵯峨流水復潏潏
再闕水仙操中湖汎澄藍游魚動潏潏靈韻躍其間
言匿伯牙賞但恐子期慚坐久遲來歸明月相與還

章江汎月得金字

六龍騁恒軌日斜月斜
既帶徐生祠亦亘江門閣煥燦有集羣羣羣羣
機杼輕塵滿絡緯妻響作如聞白頭吟似奏清商樂
雙星展嫵婉七夕接歡譁感此對樽酒良宵共斟酌
匪結高陽歡益篤汝南詰楚璋珍特遠魏瓠漸淩落
哀吟遍蟋蟀拙踪委龍螭合併良有時時時懷寥廓
返照賦得露字

秋日出省作

驅車江南道四運無停軌奔波迅六龍渡河輦三豕
歲德歷金虎陽干幹玄水懷祿難爲言望鄉猶未已

卷之二

三

頽景方翳翳零露已瀰瀰秋風飄短藿行役復此始

贈答同年劉憲使

匣中有寶劍顧視卑連城斗間動光怪龍文燁精瑩
無事文犀裝奚取綬胡纓懸之都門市三載售無成
取飾亦已晚徒爭祗見輕長揖謝僧伯負歌行東征

贈答同年曾給諫

憶昔廁鵷行端笏侍雲陛既陳雲中略復參東閣禮
拾遺乖始願遠遊結脩軌往事焉足陳故人書尚爾
轉增岐路傷但灑素絲涕倘無同病憐誰與懷沈憂

觀瀑布泉作

夙夕慕奇賞况此嘉水山雙劍劃靈壑飛泉落雲間
天漢欲昭回瀑布一何鮮刀尺何所施機杼將無閒
安得裁爲衣被服出塵寰攬之不盈手躑躅起長歎
再至白鹿洞

廬阜高逶迤巖谷遞相屬中有五老翁顏色如蒼玉
愛客不知疲邀我洞中宿雙童垂綠髮持書俟西麓
再褰薜蘿裳共寓滄州目鳴泉弄音微爲奏清秋曲
希轂中宮商冷然傷局促天高湖水波歲月一何速

卷之二

三

思遊太始庭常御雙白鹿

塞城中秋對月簡張南墅三首

驅車駕言邁懷哉勞者歌塞城眺暮寒北山鬱嵯峨
白露滿空庭歲晚傷蹉跎圓景揚清輝金波蕩層阿
靈妃顧自笑脩容香委佗跋予終遙夕徒倚當如何

二

平星極四羅明河半清淺朗月度關山經天亦已遠
無隱憐崇岡分幽巖照見長城窟迢遞信陵緬
。孤懷竟誰傳尊酒留斟酌佳人若在眼

臨流涉沙川原曠且清不謂西園客亦抱南樓情
坐見天漢流馳景西南傾人生有離合天道信虧盈
良晤寡與諧氣結不能平清商激素飈慷慨有遺歎
讓廕詩贈司徒洪洋趙公

周雅載因心虞書稽允讓千載何湮懿友道日凋瘵
分體本固一同胞氣豈兩粟布既興譴蕘豆終成放
皇風竟誰嗣頽瀾藉以障哲人篤倫化佩玉清廟上
任子移吹簴建儲際主宰奕世襲寵珍非君誰爲貺

卷之二

五

懿哉隆所缺興言發短唱

仲秋既望寄友人

行役曷歸還長途苦汗漫歲月亦奔馳倏歎踰秋半
感此步前除蛩聲一何亂蟾兔轉屬急木葉已凋換
悽悽胡笳思悠悠關塞歎孤管不自調頻魄伊誰玩
思寄南飛鴻陳辭命篇翰

秋泉贈劉方伯

四時歎不處寒暑遍相尋韞火方投策商飈遂騷駸
萬寶獻嘉績百川杳深沉人生有殊好賞此幽泉音

宮羽自相宣絲桐謝朱琴既闕高山調復唱流水吟
適意豈有極忘彼歲華侵不有鍾子期誰宜伯牙心
大哉川上歎忘言徵在今

秋懷詩六首

徘徊古城端回顧望鄉縣禾黍被長坂蹊徑沿廣甸
西風還入塞歲華念將晏羈客有遠懷天漢亮迴眷
古人亦有言倚伏豈成算力田貴逢年遇合方善宦
高歌聊永夕寤言謾興歎

二

卷之二

七

白日經扶桑奄忽濛汜迫朗月嗣其華來往亦如客
志士有烈心小人媮昕夕日月無恒居疇能弗耕穫
公旦昔徂東飄搖振赤舄孔席暖不暇四顧日相索
往聖有遺矩行役何所惜

三

暇日臨飛閣流光逝蹢躅目何所懷良友繫我心
停雲可攬結尊酒阻招尋曠矣河無梁懷哉時載陰
杳杳西日馳汨汨寒露侵星既森列跂彼展與參
天象亦睽遠何由聞我襟

四

端居念時睽凡百無與歡展快鑒往鏡悲憤起長歎
秉燭命絲桐爰歌行路難曲長未易竟宵露淒以圓
再闕轉屬急促軫絃未安亮節鮮逸響蹇步失矩旋
音聲與政通誰能識其端

五

昔聞嚴君平賣卜成都裏疇畫各有章響應傾塵市
聲名四方動慮愴恒如水百錢足糊口下肆從此始
詎知通神術亦奪執經理古道不時售短長焉足紀

卷之二

八

揮手謝太卜無貽龜策鄙

六

白頭但如新傾蓋或如故古人重然諾交歡豈在屢
肝膽各相照金石未爲固皎皎芋蘿女容色一何嫵
臨池乍流眄驚鱗逝以度明珠輕連城暗投抵委路
知已良不易感激懷所遇

雜詩一首

南雪越犬吠北風胡馬嘶萬物安故常是用生離思
誰謂非所適而能強自持睠此迂疎生將何有宜

露宿原草清霜擢高枝寒生萬里途
展轉不能寐起視夜何其促裝候晨光命駕行東歸

春暮出郭寺內餞別裴侍御

紛冗鮮嘉陽俗務日相羈詎華不可留已縱青春歸
命駕忽出郭野寺尋芳非花飛饒綠陰鶯數寂高枝
捫手三歎息歲月馳如飛清尊相對持盡醉良莫違
明日隔山川春風空爾思

寄陳文晦侍御三首

良晤阻歡譔停雲方在茲東風吹野草綠遍瑤華池

卷二

三

嚶鳴黃鳥殷流轉綠楊枝感物各有懷婉孌惜芳時
攬轡毗連岡迢遞滯前期相思邈以綿庶用證此辭

二

青陽御東陸百昌媚川澤歲月感邇遷倏忽沮如客
矯矯雲間鴻奮迹凌高翮眷言良不任耽懷意靡適
繫足枉尺牘祗服慰斯夕所寶踰百朋鬱此尺素帛

三

伊昔溫臺綱總轡歷兩河龍門朝所臨蒲阪暮經過
唐風協律什慰我常如何別來踰十祀忝茲亦

跋予香山川令情鬱嵯峨我青驄方歷覽好繁同轡

由水泉營歷滑石澗程諸工役二首

馳車歷塞垣暑雨况維期程工奮發鼓勞軍揚旌麾
黃雲低可攀競歌導前馳下上周山坂登頓寧苦辭
豈不戒垂堂而甘升斗縻王事亮靡鹽懷哉出車詩
所期樹尺寸勲業垂清夷

朝經水泉營夕眺石澗臺峻徑鮮暇豫側嶂屢縈迴
崩奔勢可虞參錯理應裁雖乏伯昏度殊抱曼容懷
結念苦紆軫式駕良徘徊洊冒險既設蓄容衆已偕

卷之二

三

嘯謂無中策最旃圖所恢

沿毗黃河有作

停轅覽原甸西見黃河流騰踏查百川濫觴經崑丘
九折東到海日夜一何遒原泉非有託涸塵將見浮
奔駛亦勞止情事焉所求臨流振緇衣征途懷百憂
倘逢河上公稅駕從以遊

輓封君賈翁

重淵澈秘彩空谷答靈輿謂合真翁流化斬州黨
既忻色養宜亦習林居敞古人孰可方世在義皇上

厭紛御白雲順化還清沈懿哉柱史君永慕如待仙
抱朴懷斯人誄言慰遐想

雨懷簡翠巖

陽陰散煩暑零雨凌晨夕案牘有餘清苔堦上深碧
細草披蒙茸流雲蕩紛紛簷溜無輟淙庭礎有幽石
靜言願無違端居意煩適言念同懷人虛襟幾岸幘
和聲流素琴幽賞展玄籍彌旬缺歡晤塵心正勞積
塞行有懷簡謝劉侍御二首

卷之三

三

長沙高逵迤驅馬陟陰山鏡歌度清吹戎車無時閒
塞草欲零霜黃雲蕩險艱飲馬鏡窟水壯士多苦顏
風勁角弓鳴虜騎滿河灣驚鳥思一擊我行遲未還
漢道守中策秦城亘九關將收蒙趙績無忝霍衛班
又

總轡跡無停負肩時未息曠望香山川登涉劇耽食
豈不耽豫安簡書畏孔棘靡鹽亮日夷即叙亦何克
爰滯南馳旌聿凭北征賦贈章懷好音晤言阻載色
跂予望兩河驄馬何時即雲長杳塞鴻寄謝雙飛翼
送馮少洲赴南度支二首

又

萬水宗瀚海千岐會京遠將相有淹速仕籍豈恒期
大江浩雲濤帝京奠兩淮百工職所司退食良委蛇
南北均所重歸會竟有時君抱濟川畧鴻羽著光儀
津軌鬱未通底寮自奔疲茲行慰朋志緘素申此辭
晉疆遺霸圖周覽緬長驚魏原初邂逅襟期者如素
載移蒲坂守復綜雲間賦公車緣久行芳尊遂良晤
機雲不啻過顏謝奚遠慕訕訕久不伸違難終寡遇
稍登南曹薦還指舊京路臨岐一以送眷言各回顧

卷之三

三

竹亭送姪守毅服闋謁選

竹林集群彦阿咸美且都辭言謁承明迢遞雙飛鳥
秋風颯已寒顧戀意何殊援琴寫餘歡攬轡即長途
伯氏墳巖和吹簫仰自符家嚴諒有託國事多可圖
天王需才俊無爲守區區佇望翔寥瀾裝自慰潛夫
悼內詩五首

寒暑遞代謝運化坐推遷彭殤各有造淑善疇能延
念我同懷人中道成乖愆百年失良助憂淚如流泉
惜老詎可要悽斷平生緣

其二

生平爲夫婦賓敬日相親良時展嫵婉琴瑟靜以陳
鳳卜諧室家鷄鳴多苦辛甫畢尚平願豈追蒙莊展
惟宴未終極門徑喧何塵

其三

喧余桑榆境違茲糟糠伴春歌斷里廬素幘遍鄉縣
哀響徹中庭拊臆發浩歎朝出誰爲問莫歸誰與宴
傷彼上善姿剪此中壽筭

其四

壽筭既未永卜稽協大貞嘉命不可違鬱鬱佳城
廣柳被素輜脩篠樹丹旌死生本殊軌日月難久停
薤露日易晞泉臺夜長扁

其五

扁隧無還期去日難移晷簪珥餘芳華錯認臺榭塵凡
遺容杳莫即音聲若在耳豈曰無衿袂未若同袍子
端居懷所歷哀傷復此始

重陽後二日登染珠阜得高陰二字二首

佳辰續述天字次韻

卷之二

重

其二 染珠俗訛
爲丹朱

晨步城東岡言陟染珠岑土阜曠何代訛傳襲至今
卜日載改期乘風一以臨層巘既參錯緬塹亦幽深
人事偕要約世路杳飛沉憂悰出塵遣短髮隨年侵
遺被紛華軼蓋此綿邈簪飛蓋蔭林莽行厨瀝金盞
看至弗徒設酒傾無停斟託意在東山混跡同漢陰

卷之二

書

原許值卷之二終



數原詩集卷之四

五言律詩

丁丑元日

萬國空清都，雞人傍晚時。
羽旗行自列，玉珮散相扶。
三吳正使星前瑞，國慶更樓上夜銀箭幾銅壺。

聞笛

千里辭鄉縣，三年祗敝裘。
還將聞笛興，併作倚欄愁。
燕趙空雲隔，關山漢月秋。
風前楊柳樹，葉滿御溝流。

初夏

未為翼鶴張，南風入帝鄉。
我來殊未久，春去不同。
行白海邊松，瑞雲臺上草。
望在懸有漢黃。

六月八日倪鎮

短劍秋江上，孤舟野日西。
浮雲連樹沒，遠水接天低。
不語喧歸渡，漁梁斷浦溪。
蕭蕭一白鷺，不共衆鳥啼。

客夜

客夜不成寐，虛窓流月明。
關河憶鄉思，砧杵亂秋聲。

歸夢三更斷，鄉愁千里生。
音書空付雁，相逐未歸情。

九日

落木驚風候，淹留感歲華。
陰雲連紫塞，清淚對黃花。
八駿周京馬，孤蓬漢使槎。
高臺亭嶺上，不爲苦思家。

立春日

隔歲改新陽，愁添幾線長。
寒雲虛自散，春水遠相將。
柳淺宮煙杳，梅疎苑雪芳。
敝袍欣可拂，計日理牙櫓。

戊寅元日

萬里正正月，千官漢侍臣。
履端空鼓角，行在尚風塵。

春雪

烽火新通代，邊輿近向秦。
已聞催羯鼓，冬半勅巡春。

春雪

春雪拂春臺，東風入暮開。
向人輕點拂，背水杳飛來。
坐掩梨花院，吟慙柳絮才。
青皇不自主，黃鳥謾多哀。

還鄉

共結還鄉伴，春深花柳明。
官橋齊度馬，野樹正啼鶯。
日與貂裘換，風隨寶劍輕。
無端更回首，轉憶鳳凰城。

夏夜

靈彩西山下，庭空暑氣收。
雲移明月動，河向碧天流。

螢火憐低度珠光
忘暗投三年書劍客
浪作帝京遊

送舍弟遊太學

雨雪暗吳鉤
蕭蕭千里遊
抱琴須卒業
投筆豈封侯
臨水一相送
看雲獨愁填
虎還待放草
返木蘭舟

贈陳平沙

陳子幽棲處
沙平萬畝餘
窓雲閒任捲
苔草茂休除
不履羊腸險
常看鳥跡書
乘春有清興
吾欲命巾車

阻風二首

卷三

三

解纜纔三里
愁眠復此宵
檣燈虛自照
劍客香難招
偃息便春病
奔騰送海潮
風旌莽不定
偏傍戒心搖

二

逆浪誰能那
耶歌道路難
水深春草短
野曠暮雲寒
鴻鵠憐高起
蛟龍恐未安
南風頻莫欺
江上有回鑾

舟行

夜識舟師語
帆檣戒早行
乘除元有數
來往各含情
飛度亭臺影
靜聞風雨聲
逶迤懷伏枕
超越紀南征

清少

驛路逢寒食
風花晴可憐
淹留寧記日
虛薄阻朝天
楊柳連煙裊
桃花近火然
父兄應我念
何處度流年

舟中對酒同吳運甫

杳杳滄瀛夜
開尊對暮春
燈前誰共語
天畔尔相親
月影清依客
鍾聲遠傍人
屈伸應未定
雙淚肯沾襟

中秋舟中對月

天地秋飛鏡
嫦娥夜捲簾
詎知江海上
却助淚痕添
圓擬河兼湧
高應露竝沾
玉毫瞻白兔
短髮迴同纖

草堂即事

卷三

四

射策苦遼巡
歸來祗病身
人誰如鮑叔
予媿似蘇秦
道在寧爲病
年衰轉爲親
一區楊子宅
猶似去年春

贈琴士

寒日攜琴至
殷勤何太頻
曲中夢流徵
座上有陽春
更喜通書遠
兼憐抱藝貧
子期千載後
誰是賞音人

送高廉卿

春去意紛紛
關河此送君
橫經臨璧水
鼓瑟向燕雲
柳綠鶯聲喚
山青馬首分
交遊多鳳舉
好與細論文

登第後作

走馬東風陌春遊處處通看花臨上苑錫宴到南宮
千里泥金信三回辨玉功獲龍吾有託稱報矢心同

二

五夜趨宮禁鈎陳嚴帝傍金闥憐晚入華蓋鬱相
聖觀轉窺鳩鵲池臨上鳳皇願言期獻納端穆侍今

王

三

十載青燈客朝登白玉京千金非駿骨三策濫鴻名
眼見交遊重身緣感激輕它時麟閣畫元是一書生

卷五

五

大興隆寺避雨二首

寶地晴遊遍衝泥到竹林龕燈珠益正花木石堂深
明電搖清梵重雲接暝陰微涼如可託願証不塵心

二

殿外雲吞嶺城頭雨帶煙相期成避暑一笑似逃禪
砌草青堪采池蓮淨可憐陶潛元愛酒納履繡迎前

南城遊覽歸途有作

玉殿清輝麗金鋪夕照微光風泛池藻香氣襲人衣
宛轉那能記徘徊未忍歸仙槎天畔石重觀舊支機

入方

天形處

意可

通御

通御

徐酒望江淮楚郡關山迴陵自抱雲合駕曾來

追三樂典登歌陋漢臺乾坤基帝業將相會群

結

贈陸子文

卷五

六

可愛陸公子湖山草堂長杯餘三尺劍筆自八分書

門枕江流近庭滿海月虛時聞車馬客往往三幽廬

秋夜宿上方山治平寺三首

省飲朝浮權逃禪夜入山徑通雙浦細門掩萬松間

洗鉢龍僧伏翻經鶴自還上方知近遠昏黑此躋攀

二

下榻成流懸燈坐夜深林疎風落木村迥月傳砧

寒山轉苍翠小窗流水綠陰擁余正愁絕謾擬越鄉吟

一

秋盡風逾壯山高月易低遙空無鴈過高樹有鷄啼
紺殿松陰合珠壇竹色悽經行吾亦偶不用苦留題

送王履約赴寧波

驛路惜離群尊前忍送君移舟淹別浦把袂悵春雲
折獄才無敵明經世所聞餘閒游翰墨傳玩右將軍

靈巖山覽眺

荒徑倚秋空千年弔故宮琴臺堪一上箭漬香難通
池在含雲碧花留映水紅尚思環珮轉聲度廡廊風

伍大夫廟

卷三

七

遺廟臨盤水高臺儼故丘奔吳江上夜覆楚城秋
霸業消俱盡江聲咽不流至今英爽在白馬海潮頭

虎丘

一名海湧峰

海湧依城近山藏讓寺雄龍文沉劍氣虎跡起松風
明月諸天近精靈五夜通千人環坐處說法憶生公

洞庭山寺夜宿次王太傅韻

路委山藏寺戶與榜晚過旛旌懸日月樓殿起星河
澗下泉流細塔前葉落多辭榮王太傅吟筆倚松蘿

送袁邦正兼訊令弟永之

萬里春相送承明期獻書吳門遙望汝漢署香愁予
六月隨天伏穿花入禁廬懸知霄漢上兄弟並簪裾

送盧職方校文江西兼簡屠文升

最愛盧司馬持衡出漢庭鳴時非作賦華國本明經
一水浮空去千山入望青豫章從此夜奎壁動雙星

至丹陽贈谷嗣興

治邑先江左君今亦剖符琴中流白雪花外引朱鳧
歲月頻堪問江湖遠亦孤擢州多暇日近載孝廉無

元夜與吳中諸君讌集張將軍宅內

卷三

八

上元良讌會畫閣對將軍燈火輝華舟笙歌駐彩雲
開尊元好客抽筆况能文軒蓋多陶謝何辭醉夜分

新髮

白髮誰相喚秋來雙鬢生壯心臨鏡減愁眼傍簪明
爾豈無公道予寧有世情年華侵四十鄧禹笑勲名

月蝕寄任麟石侍御時解綬閑居

既望垣西月何如初出時秋光應忌滿天意杳難期
鏡掩娥誰妬弓張兔自疑世人方共仰好與日爭馳

送傅元功校河西

宵衣西顧日馳馬向涼州隴阪高無極胡雲暗未收
引旂兼出將簪筆可封侯會見黃河水常懸漢月流

懷雪堂卷題贈袁氏

昔賢惇素節卧雪動經旬原憲身非病顏淵道未貧
自應甘隱逸真是脫風塵猶使千年下餘光照後人

聞警

榆塞傳刁斗經年未罷兵竟令青海箭復度白登城
荆軻勞明主征騎選禁營軍中有頗牧萬一早留情

諸將

卷之三

九

羽檄飛秦塞兵符出漢宮嫖姚終服虜魏絳謾和戎
龍錫非今日勲名已上公天王猶按劍早獻朔方功

墨竹題贈楊夢羽

子雲百世士至性避囂紛檢篋留玄草開軒對此君
吞書晴自潤風雨靜疑聞佇看庭階下時應起鳳群

鴈

飄泊塞鴻孤回翔萬里途聲寒沉鼓角夢遠到江湖
朋侶予方念風霜爾亦行

卷之三

斧鉞臨荒塞關河屬暮秋雲黃遙鴈滅月黑暗螢流
烽火無傳箭烟塵香上樓平生孤矢志功豈在封侯

二

曾聞班定遠更數霍嫖姚虎穴收功駿龍庭轉戰遙
欣傳青海曲捷報紫宸朝今日轅門將誰能奪虜標

三

笳逐黃沙起鵬盤白草飛虜驕毘作帳戍苦鐵爲衣
戰骨多應朽遊魂遠未歸邊城雲畫合寒日淡無輝

憶書

卷之三

十

風塵殊未定三月音書塞堪傳鴈霜臺不受魚
頻播雙鬢短獨對一燈疎祗有盈觴酒煩紆暫慰予

梅夢紀微

宛宛梅花辨連枝掌上生清香浮夜夢春色滿邊城
詎是調羹手方懷種玉情因將三弄曲先寄七絃聲

星見

星見常當年今年與昨年舜齊惟幹斗楚問欲呼天
華尾纔西滅旄頭尚北懸 聖朝多感格倘見五珠

聯

桑乾河

杳杳桑乾水霜沉宿霧收
倦言去馬邑何日過盧溝
雄據關雲動清涵塞月流
巡行今幾度回首亦并州

八月十二日

去歲當今日生孫喜上京
秋風吹使節彌月向關城
鑄鑑嘗徵夢探環擬解行
昆吾古臺畔世業是書殷

中秋雲中對月

此夜燕山月孤城亦自圓
桂宮曾一上兔杵似今懸
明逼銀河淺清分玉女妍
金尊休借問正照漢營前

卷三

七

彭城謾興五首

風塵重攬轡驛路暫維舟
遠道通南服雄圖屬上游
青山還抱郭濁浪欲吞樓
龍戰今常定鷗鷺謾未休

二

寶劍曾留地烏騅不近年
楚王元力屈季札已心懸
古渡沉流水高城倚斷煙
有懷方伏枕無寐欲鳴絃

三

城郭千年在江山百戰餘
徐君無起日彭國竟遺墟
鼓角催舟楫風雲護簡書
經行有調賦慨歎豈離居

四

山上雲龍望亭攀放鶴回
禹功饒斷石漢業有荒臺
興與幽偏愜置綠靜不來
雖非謝公賞詎是晁侯家

五

九曲通星宿雙洪跨石梁
懸流噴日月競渡戒舟航
常擬蛟龍關空憐燕雀翔
無須經滌瀨亦足畏瞿唐

贈薛西原二首

海內聞吾子中園獨著書
遭回鳴鳳羽偃仰卧龍廬
與物心無競游情日晏如
翛然抱玄覽聊復賦閒居

卷三

七

二

種藥園沙砌開渠傍石田
相如今謝病楊子自談玄
逶徑行穿竹臨池坐采蓮
何年稅塵鞅共結靜中緣

東湖

東湖開泮潄水色淨秋襟
謾引滄洲興寧如鷗鷺心
客懷閒自適雲影迴虛沉
雅調徵流水予將絃素琴

秋日山亭二首

暑伏將捐扇涼生頗耐衣
露清衝鶴下雲白背人飛
元化無停軌浮生未息機
坐驚華髮變始覺素心違

二

臺敞凭軒望亭虛轉徑通蟲穀增蟋蟀樹影散梧桐
嘯豈孫登竝悲應宋玉同未辭嬰物累仰愧古人風

七夕二首

七夕坐澄宇清風生竹林靈踪不可見明月迥西沉
感歎情何極徘徊夜易深迢迢一水上又是隔年心

二

荷風香冉冉花露湛微微期是雙星會行應幾日歸
相逢還問夢未別已沾衣是夕明河下偏驚鳥鵲飛

卷三

三

冶父寺

寺僻沿谿入堂虛歷磴遊人天分上界佛日嚴中秋
雙劍今何在千金不可求驍騰想俠客揮霍動諸侯

居巢中秋對月

往歲榆城月今年湖上看分明映丹桂彷彿辨青鸞
水闊龍虛抱林疎鵲未安碧空雲盡捲高照海天寒

包城寺十六夜對月

龍象沉金色蟾蜍吐玉輝關山一葉下客路片雲飛
三似南枝減潮應汐勢非無增涸究迄返照可皈依

過香泉寺

天地調真息陰陽會秘符溫泉留此地陽谷到江湖
鑑影清沉璧翻瀾細近珠糾雲蒸夜氣甘露滴浮屠

登隋故城觀音閣東徐芝南侍御

東幸無歸日離宮秋草生今登雲閣望返照海霞晴
池曲纔通水臺高尚倚城斷橋明月夜何處聽歌聲

過瓊花觀

仙館開高譙名花失故枝芳華欣賞處鮮石半縈絲
錦纜無消息雲屏杳夢思醉游湏盡日搖落況當時

卷三

古

熙武堂簡呈柳泉中丞

軍壘虛秋苑賓筵敞暮天風塵淨雲海露布到甘泉
清酌懸燈下玄談促席前三軍同燕息莫咏出車篇

冬日送王秋曹赴太平

比部南行日天寒雪欲飛笙歌開祖席旌節引征衣
木落江流穩潮平浦樹稀光塵遠屢會相望獨依依

獨山書院奉飲柳泉中丞

枉駕攀熊羆懸燈啓象尊化行鍾子國秋入楚山村
殘菊黃金暗雕盤白玉溫瑤琴在東序流羽謝雍門

梅岡晚隱壽徐封君

冰雪西湖上丰神東閣邊臨風拊勝賞到處入春緣

臭味元相似棲遲豈獨偏春來有繁實已薦御羹筵

冬日同余水部良翰登文遊臺臺以蘇子瞻

王定國孫莘老秦少游嘗游得名

淮海高城畔登臨霽色開異時懷四子落日對孤臺

霜氣催貂服湖光隱玉杯相逢蒼水使何謝古人才

清江道院簡諸同遊二首

亭幽棲鶴羽水曲隔人家雲引風生葉霜凝露作花

卷三

五

爲尋玄圃客共卧赤城霞歸徑疎林畔西南見月華

二

苔合碁存局池深竹覆亭聽琴凭月宇移燭近雲屏

鼎內金花紫階前瑤草青相攜忘遊賞莫擬擬流萍

鶴臺

巖切棲鳥地飄蕭鶴一群坐深明月下清吹向風聞

頂麗丹砂貯衣輕皓雪分自憐仙化羽日望故山雲

園竹

浩溟懷遠瀟湘望幃勢清陰消暑氣爽饋滿庭皋

宮籀含瓊華仙姝遲鏡粧一枝移貯水虛閣迴生香

瓶梅

搖落繁霜候歲華豐雪芳歲華雖晚殿春色已孤揚

盆山

盆山

一簣伊誰覆群峰儼竝橫轉看巖岫上疑有水雲生

子晉吹笙坐麻姑跨鶴行逍遙展絃帙恍惚對嵩衡

三月四日子房山閣對雪二首

高閣凭欄望君晃接故豐徑當芳草入雪復暮雲同

卷三

六

帶雨迷黃石迴風掩赤松筵前春色在瓶杏一枝紅

二

風色侵華蓋巖容換紫芝詎知白雪興翻與晚春期

出穴八龍氣臺移戲馬時倘非近霄醉客鬢旋生絲

漂母祠

楚市多豪俠王孫誰爲哀千金能報母大將况登臺

古塚侵沙沒荒祠向水開往來負劍客瞻望幾遲迴

歌風臺

楚澤斷蛇去秦原逐鹿過重來湯沐邑醉唱大風歌

遠望華香秋深芳草多浮雲暮不止悵望意如何

濟上聞仲兄計對張兄

隔歲家空憶歸途爾爲攜解顏繞一笑洒淚却雙啼
林霜何苦傷原日易低非君能逆遠誰慰濟州西

扈駕回次沙河李園讌集

靜與春芳適開耽野興賒移尊仍藉艸歌帽故依花
暫遠鳴鑾地初旋傍斗槎星輝搖不定醉眼即吾家

湖上

龍艦移中苑電旌接御堤總看春色麗却在帝城

卷三

七

西鷗白輕相逐蒲青弱未齊昆明殊漢武疏鑿到燕
黎

宣武門左讌集和答許廷議

直閣臨初夏開筵集二難花叢移促席瓜蔓轉欲冠
纖月當尊小明河覆座寬追隨奮鵬羽向笑一枝安

井陘道中兩行

迢遞經恒野崎嶇薄井陘晚風吹雨過山色入雲青
草路愁方軌旗亭可建瓴太行真地險擬勒北山銘

韓信廟

帶礪山河在風雲世代移凄涼烹狗語飄渺

日慘煙常合林深響易悲空山陰雨夕疑復見旌旗

重陽次日讌河汾書院二首

周雅稱多士河汾簡衆材籍聯桂枝占尊接菊花開
晴日移歌席輕雲覆講臺所歡文運協非復重卿不

二

文字秋仍飲笙歌暮謾傳佳辰元昨日雅會亦明年
絳帳筵相映黃花燭懸懸宛然分鴈序珍重感興篇

黃葉

卷三

六

黃葉那堪掃蕭蕭山木踈旅遊值搖落燕坐忘悲予
風急驚龍驚雲長滯鴈書但憐秋日好適意與臨餘

寄戴屏石

戴聖躬經術遺文究萬篇轉簪騰魏闕攬轡下秦川
儲著金沙賦今歌玉井蓮盈盈間一水北斗思空懸

寄李憲副五瑞

重會京華日只今三載餘相逢設杯酒一別滯音書
杜曲花迎旆周原鳳引車揮毫多麗藻肯讓漢相知

十月望日貢院武試對月

舊曉樓仍直重來月倍明清華帶霜雪寒色滿山城
獵擬長楊賦也非細柳營中天懸寶鏡文陣正縱橫

松子嶺

松嶺度寒曠真穿虎豹群太行窮地紀上黨拂天文
千里中原臨三河下界分雙旌颭飛鳥縹緲入層雲
曉發沁陽

歲暮亦云已驅馳方自今無朋孤燭夜多事萬方心
積雪緣山嶠橫煙隔浦林迢迢仍獨往寒色滿塵襟

紫崑

卷三十一

十九

驅車紫崑下崑色換征衣寒水虛相映朝霞晴與飛
仙芝湏細辯靈鳥故常依似入天台路脩梁度采薇

迎春日作

明星猶燦夜彩杖忽分春迢遞皇華使蹉跎滄海身
鄉心偏繫客書信不逢人婉孌青陽色相撩謾太頻

長平驛

晉魯名空著公衡變故莊松巖虛振閣山色冷侵牆
戰今零落瑤琴亦杳茫年年雙燕子依舊傍雕梁

自懷唐宅夏跡

三晉驅車徧迢迢汾水東朝經虞舜井暮過禹王宮
柳色當春變山形與舊同願言歌蟋蟀千載見唐風

同何瑞山登海光樓用壁間韻

隔歲相逢處高樓竝倚時池花翻白玉盤菜饌青絲
才笑今逾拙心憐舊總癡春杯湏醉把明日有離思

望王官谷

未入王官谷空懸處士棲山川亂春草巖穴阻丹樞
靈境臨岐杳仙源入望迷曾聞碧泉水常掛草堂西

河東道中

卷三十一

二十

蒲坂水仍抱首陽山故連重華不可見孤竹轉堪憐
暖色薰楊柳春敷換杜鵑河流日滾滾萬丈禹門前

春雨二首

河上榮光散却看春雨來輕雲忽自曩尊酒爲誰開
物色寒猶飲鄉心靜轉摧忍將萬里眼更上九層臺

二

縹緲凌晨亂蕭條向夜開燈花青共落壺漏杳難分
怨調流商軫離思入楚雲但添芳草色轉散碧鍾聲

后土祠

春雨汾陰道秋風漢帝時蛟螭上苔鮮龍隼失雄
雲薄虛沉水煙寒靜裏絲佳人今不見感慨亦當時

龍門四首

太乙盤元氣洪流遏鯨功天吳常九首星野一孤蓬
山斷懸河下源分積石東至今歌禹德明祀萬方同

二

細草連秦甸輕湍瀉晉沙痕圓上楊柳浪灑沸桃花
玉女支機石靈源傍斗槎擬隨張博望叩尾攬青霞

三

卷三

星海通銀漢天津隔玉門幾時離西域九折下中原
日月互流轉煙雲紛吐吞眼看雙赤鯉龍化到崑崙

四

殿古盤蒼檜樓高接絳霄險疑巫峽水喧似浙江潮
鳳鳥吹笙引馮夷擊鼓招漢京如可見雙闕鬱岧峣

途中逢景蒲津楊舛原贈一首

弭節邀楊舛兼程候景差人皆欽雅度我又避詞華
負管經粉社開尊及杏花懸知蒲坂側雙繫木蘭槎

二

西楚多名郡南徐舊帝都一江雙建鉞千里各懸符
匡嶽風生樹維揚玉映湖聞君本中表並羨見雄圖

冷泉關寺

寺古棲靈石關高度冷泉可知性火在不向客心然
石檻朱欄遶銀瓶素綆牽相如多肺病暫借上方眠

二

最愛寒泉水常依老衲家湛雲沉貝葉蒸露浥金沙
倦倚祇園樹清餐乳竇花六塵應盡洗去駕白牛車

柳絮

卷三

飄飄揚白花客路惜春華醉憶吳姬館吟憐謝女家
帶泥依燕壘傍嶼占鷗沙莫作浮萍草東西趁水斜

寄答王巖潭

巷接勞相訪途長思獨牽殞星余燕石切玉爾龍泉
宦達重遷秩書回又隔年西征多贈略時拂遶朝鞭

五日晉苑泛舟

蒲艾爭蒼蒼南風引畫長筵臨華日敞樹曳錦雲涼
樓閣迴宮陌笙歌接苑牆凌波喧葆吹彩鷁苑中央

婁煩寺

仲夏斐頌寺風光宛似秋地偏連朔野形勝是并州
山鳥鳴笙墮池龍洗鉢收昨宵有雷雨雲氣濕鍾樓
前後看山東許戶曹

暮雨散無迹南山倚座端
層層開疊嶂巖巖見千盤
潤色青堪把清華秀可餐
魏巍伯牙志一山爲君彈
立秋

夜半西風入涼雲滿晉樓蟬
殷帶秋響螢火傍宵流
已抱張翰興能禁宋玉愁
年華浪地擲歸思繞滄洲
雨後中秋對月

孤城今夜月秋色淨金波寒
引關山闊清懸砧杵多
桂蒼高下葉榆白細橫柯
戎馬無傳箭子堪達曙歌
過陶村

雲卧北窓上理琴止一絃孤
松獨撫處五柳自成篇
人是羲皇世編存甲子年
脫巾時澆酒但醉菊花前
開先寺

雙樹臺池在三車兵燹餘
山開猶梵榜泉繞自僧居
雲裏尋瑤草苔前認石書
無須增轉語法界本空虛
乘月江行夜泊白沙驛

春江去不極朔月亦東流
虛白涵天地清寒北水
水精擎璧獻龍女弄珠游
杳杳滄洲夜悠然見驛樓
吉州至日二首

日御迴黃道星槎近赤方
履長頻作客憶遠罷升堂
泚氣浮寒水丹霞啓夕陽
梅花消息好開擬嶺雲傍
二

暖律吹葭管清歌動竹枝
向離經楚域建子對周時
途遠隨雙劍形勞問五芝
塵踪成獨徃陽長憇吾私
渡十八灘二首

亂流日南度逆浪泛風沙
舟轉江浮葉灘洄石激花
十年曾日下萬里復天涯
煩覺南中勝還憐奉使槎
二

舟楫綠灘瀨川原紀驛亭
一江贛水綠兩岸楚峰青
博望通夷嶠君平認客星
支機石應近五色動虛溟
夜泊石潭寺

石潭深不極靈刹晚相依
明月中湖滿浮雲遠樹微
已逢鳴磬侶眞傍釣魚磯
留滯江南客歸心向此飛
穀原詩集卷之三上終

數原詩集卷之三下

濮陽蘇祐著

五言律詩

瑞州迎春日作

春日簇春盤青回細葉看
宦踪真作客文印濫登壇
旋覺琴音潤仍憐劍氣寒
還因曝背意極目向長安
候館見梅漫興

素質耽幽壑鉛華謝豔姿
標期誰汝共况味爾吾師
玉筵何相妬瑤琴已受知
臨風三嘆立車馬故移時

渡鄱湖二首

南紀緣江介重湖蘊地靈
十洲連貝闕萬寶秘金庭
天勢圍同碧雲容漾轉青
辛勤懷四載飄泊寄孤舲

二

氣薄衡廬潤波涵翼軫搖
三江同貢賦九派異風潮
似接秦皇島應連漢武橋
石華如可拾乘月坐吹簫

別館即事呈寮友諸公二首

晴旭苦炎曉座編坐自翻
蟬殷切雲蟬螢火竝星繁
卷此幽深館寧忘慷慨言
自想仙侶咫尺阻華軒

二

梅署鳴驄跡篋留飛鳳吟
謬言司校閱暫爾登臨
竊抱遺珠歎常懷獻玉心
地偏芳草合披拂有朱琴

昭聖皇太后輓章二首

慈極空遺詔倦興去不還
千官臨內殿萬姓哭深山
短扇秋新捲龍髯歲久攀
併將江上浪雲灑秦陵間

二

先帝留弓劍千秋傷若何
竟遶西內養還葬北山阿
玉殿涵霜露玄宮曩薜蘿
兩朝侍臣在哭向白雲多

滕閣識別徐芝南少參

山城日欲下高閣暮雲懸
水細分江杳沙深隱樹偏
猿隨漁火入寒與鴈聲傳
多少凭欄興翻增離思牽

九日薛樓覽眺却以事阻開尊有作

樓上城秋迥佳辰與不遠
江散深入座雲氣近浮衣
醒眼花饒笑歸心鴈背飛
長歌太無那木葉向人稀

武陽道中

短劍拂霜華寒帷道轉賒
絕流度殘月啓曙辨平沙
日色翻鴉杳江津帶鴈斜
鷗鷺蒼竹裏知是幾人家

辛丑元日對雨二首

南國春城暗朝來見雨飛
頌花寒不減歌風意多違
漸覺容顏改常憐書信稀
百年今已半猶自不知非

二

江雨鳴還止江雲低復斜
應風先茁草融雪不成花
謾惜淹官序寧知閱歲華
炎蒸襲水土天地可爲家
立春日弋陽邸內試燈

霽景散風塵春回物候新
雲疑寒釀雨月解晚隨人
彩杖迎陽淺纖歌度夜頻
憐予太潦倒三對試燈辰

李三

三

元宵對雪

風雪夜漫漫江城燈火寒
自添黃竹興誰醺然姑壇
雲幕懸瑤瑟星橋倚玉鞍
狂歌今且醉凄斷夢長安

李進士子安使滇蜀還雨中過訪上藍寺留

飲同兩熊貢士覽詠贈言二首

細雨濕金沙禪房一徑斜
喜逢天北使近轉日南車
蜀國猿聲路滇池博望槎
聞君話形勝雪濺送流霞

二

閒適真如境虛空不礙心
雲來還弄影風會各成音

花氣侵簾細鑪煙佐酒深
瑤篇慰流覽暝色下高林

七夕

鵲橋歸竟夜牛渚別經年
轉覺銀河遠翻憎玉貌妍
霓裳渡窈窕雲謁杳風煙
扶木瑤華曙傷心秋水邊
再入東林寺同陶廖羅三子

散步臨流水披襟送落暉
重來亦偶到一笑已忘歸
雲白棲龍象苔蒼染衲衣
無生如可學願采北山薇

登滕王閣四首

高閣俯微茫凭欄覽四荒
浦雲棲畫拱山月落雕梁

李三

四

尊底牙橋集天中羽蓋張
逡巡搖彩筆雄藻謝三王

二

倚檻悲塵界停杯起浩歌
淳風散墟里斜日下山阿
鴈去天邊盡煙浮水上多
登臨偏送客更柰別愁何

三

杳杳餘霞落盈盈返照孤
天疑浮遠樹沙信斷平蕪
曠覽非詞客狂歌詎酒徒
行藏君莫問踪跡半江湖

四

坐久澹無慮悠然片月生
疎星雜漁火繁露濕江城

向夕橫燕望今宵習楚聲因憐竹枝好翻作謠章行

晚宿豐安莊寺

默衲幾僧在蒼苔雙樹陰晚來重問訊寒色正蕭森
日落梵煙暝風飄林葉深懸燈對虛寂禪榻夜沉沉
宣威堂避暑簡方益齋閣帥

幕府絕蕭紛相將坐夕曛葛纖疑灑雪花爛欲蒸雲
黃蘗分棋局瑤琴引劍文言懷舞雪興共訪右將軍
送楊胥江僉憲考績北上三首

久客懷歸路離筵鴈復鳴愁心若江水日夜亦東征

卷五

五

雲引吳天杳波涵楚樹明把杯無限意併入櫓歌聲

二

一別含香省憐君報政過歧予滯江漢經歲望星河
興入滄浪遠愁添白髮多如隨郎時祀好寄秦壇歌

三

迢遞閭門路逶迤星紀周有懷步入夢新思澹生秋
野曠胥臺出風恬震澤流知君幾載酒深渡百花洲

贈谷一山王孫

大雅希數久斯文跡在茲洽聞吳季札羣燕魏陳思

白玉摘陰金裏樹枝陽春如有作應寄鄧中詞

用韻答王生汝敬

稍轉竟誰料無營默自諤猶堪如尹鐸不是去長沙
瑚璉懷宗鼎風塵傍鼓笳千年龍劍氣重見識張華
五臺山行雜興四首

群山紛迤邐先上最高臺三百六十寺沿迴相向開
鐘磬驚竝轉塔影月初來重以風塵念幽懷不可裁

二

春事餘多少茲行亦壯遊五郎溝自斷七寶樹常留

卷六

六

風力因山勁谿聲帶雪流棧門窺法藏深閉水西頭

三

危石倚清涼紅塵隔上方山深春草短禪定幻形忘
雲葉開金象天花獻寶坊世人那可住浩劫本空王

四

竹林凭險絕山木澹清華抱膝無穿草翻經有墜花
春雲流石洞夜雨濕金沙塵想儵然盡歸依大士家

春暮即事

多事日經營風塵自髮生一叅行省政三入代州城

青苔寒猶短浮雲晚故平中宵雄劍動慷慨起孤征

塞下曲四首

烽火照雲中分兵下大同材官六郡長劍客五原雄
笛弄關山月旗翻瀚海風向來孤矢志不負遠臨戎

二

萬里會兵符將軍將虎鬚關高臨倒馬谷隘指飛狐
河外三城戍山前八陣圖照天傳砲火刻日破東胡

三

邊地柳條新征人淚滿巾封侯非骨象出塞任風塵

卷之三

繡甲援三屬調弓挽六鈞還看馳露布一夜達楓宸

四

八月已飛霜雲寒古戰場秦城高關塞漢受左賢王
獵火分營壘鏐歌入帝鄉笛中楊柳曲哀怨滅伊涼

塞城七夕

共乞穿鍼夕誰憐倚杆心流霞催結帶零露助沾襟
塞孤城迥星河此夜陰迢迢天漢上亦有白頭吟

寄李武川憲使

十年君不見相對塞城秋再拜移時語重來竟日留
秦官曾柱史漢制亦諸侯無使班都護尊嚴瀚海頭

晚坐

萬木蕭蕭裏庭陰多漸收雀喧偏傍晚鴈度已驚秋
落日秦城外悲笳瀚海頭明珠懷好在肯暗向人投

曉行

曉曉雙旌嬾雞聲動塞城貝裝方結束劍氣早縱橫
霜雜輕塵滿煙浮遠樹平寄言遊俠者不是少年行

塞上病懷

卷之三

拊劍歌初罷攤書枕竝支夢多心緒亂役久歲華移
嬾慢詩無草衰遲鬢有絲中山叢桂樹又負白雲期

大井溝簡答張南墅年兄

邂逅過隅晚蕭條霜露侵戰塵行處少落木坐來深
諸將防秋地孤邨薄暮心殷勤一尊酒須伴爾同斟

春日忻口道中

迢遞關南道春征尚苦寒連天沙漠漠落日雪漫漫
風色催昭暗星文拭劍看年來頻道路總是爲樓蘭

崞縣春夜卧雪

關雲不作雨飛雪滿重城烽火何時定功名爲爾輕
韶華侵早艷夜色度虛明卧想中國草池塘幾處生

鴈門送常少參赴河南二首

邊城楊柳樹折贈奈春何草短含沙淺雲黃近塞多
把杯殊造次立馬各蹉跎京洛繁華地何時許並過

二

欲去深園客追隨幾彥春出車新戰墨避馬舊行塵
廣騎憑陵地河橋悵別辰共思談劍侶好訪抱關人

立秋日初度

李季

九

百歲懸弧日孤城量服時玄龍不可繫白帝豈予期
寒入元關塞衰從已鬢絲將憑歸鴈翼好寄出車詩

邊報訊諸將

次第雲州信憑陵胡騎秋風殺上羽檄彩指旄頭
虎竹符曾剖龍沙地可收乘時諸將士唾手取封侯

謝南池李僕卿惠扇

蜀箋傳迢遞輕鮮錦不如風隨雲葉卷星傍月華舒
幽興流班賦閒情想晉書只今相贈意珍重比雙魚

落葉二首

山木擲寒宵年華迴莫招虬形驚盡瘦鶴夢醒無聊
遶砌隨風走敲簾學雨飄古來秋興客楚賦最蕭條

二

自是衰榮理休憐搖落時嗟後深尚怯宿鳥近須疑
地切清陰減天高朔氣吹上林珠樹好却有萬年枝

榆關十六夜對月簡諸同遊

既望城頭月清光似昔圓杵遲懸不下輪側望疑偏
醉眼關山上高樓霜露邊無端橫吹起客思各悽然

乍醒

李季

十

乍醒迴更折新寒擁菱荷啼鷄隔巷香誼雀傍簷多
卧想猶殘夢行吟謾短歌西樓月半沒曙色逼星河

不寐

不寐應誰語多懷轉自嗔霜憐偏耐客月妬巧窺人
莊舄孤吟夜張衡四望辰明朝清鏡裏白髮幾莢新

獨酌口號

兀坐謾招嗔東隣麴大夫醉鄉先世業緇僧舊門徒
曾識春風面同傾夜月壺陶然形迹遠歸卧影相扶

湯媼

嬾賦班姬扇寧當京氏爐熱中亦不妬履下可能汗
召履亨温肯休應假沐符雖當專夕地無奴妾難以

竹姬

冰簟宵征薦瑤琴雅御同肌膚誰秀潤性格爾玲瓏
夢轉芸窓月凉生蕙帳風向憐隨帝子灑淚楚江東

覽王摩詰山水圖

善畫憐摩詰清遊對輞川毫端雲氣煥壁上水聲懸
北斗城應近南路轉連菱歌時按拍定有曲江船

關巡雜詠十首

卷三

七

攬轡沿邊郡川原暑氣深前驅分負弩諸將總如林
斜日招搖麗高雲嶽嶼陰出車聞六月賦詠豈于今

二

團扇搖輕羽綸巾听阜紗人非諸葛侶鄉是子龍家
車賦催煩劇關河度轉賒雙旌報飛將馳騎背人斜

三

靈曜西飛急昔賢安在哉水環燕社去山對趙宮開
白玉增新市黃金圯舊臺悲歌問遺俗頗牧倘歸來

四

玉帛趨群聖冠儀備上公地形幽剏迥祀典信高同
飛石認虞祠崇壇表宋功肅瞻憶雲朔氣勢本來通

五

倒馬關逾峻盤紆度險艱諸峰迴巖巖亂水瀉潺湲
戍古凭巖立垣長接塞還宋臣遺跡在挿石箭痕斑

六

迢遞浮圖峪飛狐險至今千巖盤地軸一徑入雲岑
石墮晴雷轉林深午日陰尚聞戎馬點比歲此侵尋

七

卷三

七

斜日四山暝奔雲萬馬過雷殷咆哮雨勢走江河
懸壁翻瀉下連峰亂竊多將軍依大樹沾襟把瑠戈

八

荆蔓綠山僻松花滿目鮮當關憐鎖鑰曳屣騰攀緣
日下東瞻近雲中西望偏控弦諸將士敵愾異它年

九

晚叱龍泉馭宵期驚嶺樓徑真穿虎豹旌忽裏靈霓
燈火燃愁燼風雷去不迷誰憐習池侶醉唱白鵲歌

十

黍稌連阡陌
年慰此遊麥風迎蓋拂槐雨抱簷流
夜氣消殘暑
邊般靜早秋
論功應有日
先拜富民侯

寄陳澹泉二首

弱冠心相契
百年金石期
君身常似鶴
余髻亦成絲
秋雨聯牀夕
晨星把臂時
最憐東省譙
同聽鹿鳴詩

二

襟抱原瀟灑
行藏亦孝廉
誰言陳仲子
却似晉陶潛
業有遺經續
官無賸產添
相逢對春酒
良夜坐厭厭

中秋晚陰既而見月二首

卷三下

三

今夕關城月
誰排闥闔雲
清光忽半墮
秋色正平分
虛鑒河山影
寒侵星斗文
坐看丹桂樹
風送細香聞

二

徙倚瞻瑤闕
蕤風露微氣
深螢自伏輪
滿兔初肥
白帝遵商陸
青娥御羽衣
明河清更淺
携手可同歸

完縣有作

壯哉非昔縣
遺跡儼仍留
十月燕霜落
千秋唐水流
伊耆猶表氏
曲逆故封侯
試訪門前轍
誰多長者儔

再經唐河

沙汀如鏤重來尋
舊跡分飛尾洲起
散龍鱗
繁華寒煙外
疎林野水濱
荒封已千載
遺俗至今淳

贈龔性之還鎮江

素伴朝正客
飄飄下紫雲
車城猶暫住
關更遙分
政羨流吳詠
騷深逼楚文
他鄉清夜酌
契闊此逢君

讀史感懷三首

從軍陳述二年伯
匡逢寧機蓋制失
氣勢坐談銷
大典河前憲
燭天豈后標
翻憐賈生淚
自灑漢文朝

二

卷三下

十

漢激疑忠憤
機深似老成
厲階休竹梗
直道未終傾
議論東原清
談西晉輕
靜言懷遠
白哲士有遺榮

三

言念龍驤士
殊存豹隱姿
宣尼回晉日
李耳去秦時
殷著三風賦
周歌十月詩
迢迢江漢上
亦有鹿門期

故縣覽眺

故關望不極
懸成入雲躋
六月邊聲過
層城暑氣淒
新鎗通晉轡
輪蹄珍重增
兵意承平乍
鼓鼙

寄答謝白石

相會良時分攜望轉餘已憐才冠世况是賦成家
看伏秋蛩雲回晚電斜想同襟抱在側憶幾烏紗

贈別許嵩洛

佳談殊不厭飛旆香難攀誰念周南客言辭漢闕間
秋風吹劍珮白露滿河關想慰東人望遙從濮水還

寄近山傳侍御

闊別時仙易還吹闔闔風蒼鷹方厲節驄馬正行空
宛轉叢臺北迢遙漳水東停雲日在眼音翰若爲通

寄趙龍巖

卷之五

五

海上報書來朝天使未回轉因瞻關意翻重倚廬哀
淚盡摧秋草心傷到夜臺應知遺訓在萬里強須裁

萬壽聖節易州有作

玄鳥降祥期蒼龍望闕時東朝方視膳北斗永爲扈
錄獻千秋鑑歌稱萬壽詩小臣行役處瞻拜極恩私

寄萬青之且邀北上

問訊京華路纔看尺五天南雲應自送北斗正同懸
夜氣浮玄嶽秋雲冷碧田遲君聽過鴈莫負菊花前

中秋簡謝陳曾二部使

把酒高臺上青天片月流行還幾日相對復中秋
風笛催羌管霜砧滿塞州征人方苦戰莫照黑山頭

陳水部招同曾度支山亭讌馳

物候中山異風濤萬樹鳴招隨蒼水使來聽碧泉殷
川上秋雲薄林端晚照明還邀曾計府崖石共題名

自成晉歷九原原平崞縣雨不絕

關河曠所之塵路苦驅馳何意霓旌度常疑陰雨期
一方憂旱日六月出車時謾擬東山賦農祥喜在茲

過甘莊下視鴈代諸山有作

卷之五

五

極目川原徧雙眉紫翠間水光全貼地嵐氣半沉山
白鳥雲邊沒青驪樹杪還伯牙琴興劇何日乞身閒

松風

靜坐發清聽悠然滿北堂不知聲自起竟使意難忘
瀟灑橫枝下飄飄偃蓋傍端居生爽豁琴瑟香虛張

九日玄岡道中遇雪

佳節兼行役陰陰雨雪期轉牽竹葉興况是菊花時
密灑衝南鴈微疑阻北枝偏憐秋色裏點綴髣如絲

甘菊

甘菊嶺秋光僊經貯古方候時殊百草殿歲絕群芳
細葉含風翠繁花浥露香願言日采將何謝紫金霜

寄奉谷少岱兼簡徐子

謝病江城宰結廬泉水邊山川憐契闊首翰慰聯翩
彩筆當年夢玄文近日傳自逢徐孺子高榻解曾懸

懷寄張南墅

天畔張開府秋來誰共攜四愁新賦詠三捷舊封題
草斷秦關遠雲連隴樹低賜環應在眼心逐夕陽西

閏九日獨酌

李丰

七

最愛重陽候仍逢九日天風高穀萬籟月閨魄雙弦
赤實猶堪佩黃花益可憐歲華成荏苒獨酌塞城前

正月晦日雪中過魏侍御

微霰灑春城飄飄近蓋輕知時應候柳初榮

客訪青驄跡歌停白雪聲王謝不茂逸興坐來生

寒食二首

節序催寒食飈憐風雨多莓苔依砌上驚燕背人過
觸目太無煩蠹壤可若何南山招隱曲吟望杳煙蘿

二

宅鄉百五候風雨嘶愁生遙引松楸夢空深水竹憐
煙輕紫碧樹雲冷結重城謾折青門柳徒添白髮明

三月三日

上巳懷辛巳傷心失怙年忍看曲水譙重感夢我篇
百歲徒終暮三春祇自憐此時瞻故國寸草亦悽然

宿阻胡堡

覽勝非今日窮探更此遊晚陰沉翰海朔氣薄雲州
烽斷千山夕槎迴八月秋有人占紫氣今夜斗邊浮

宿威胡堡

李丰

大

星倚天街北地連河水東悲笳催蟋蟀長劍拂崆峒
樓櫓黃雲合關山白露通叮嚀問諸將挾纊倘相同

雙溝墩晚眺

草木當搖落山川望杳哉地形偏北下斗柄直西迴

列戍浮雲外雙溝斷磧隈登臨堪歷數今上最高臺

丫角山

膏沐周風色雙鬟倚暮天飛蓬搔首日化石望夫年
梳月釵飄燕盤雲髻拂蟬自傷秋水影心落玉臺前

紫駒馬

瑀勒赤韋鞞彎弓控紫駟嘶風沙死夕奔電柳營秋
脯抹臨天廐床登近御溝由來龍種異須向大宛求

寶劍行

寶劍礪干將韞衣玉具裝白虹宵貫斗紫電曉含霜
五色呈秦客三金獻越王鹿盧須自把朕以備非常

河汾書院招飲簡翠巖道長

千古河汾地笙歌金石流招隨驄馬使共醉碧瓊甌
月影移東閣鍾磬起北樓不辭歸路晚迢遞話防秋
冬日 晉王燕喜內殿殊煖花果敷垂黃侍

卷之三

下

御辭將出按因同賦詩

別殿笙歌奏華進煖似春清尊隨帝子寒日麗花神
地近牽牛渚期逢鳴鳳辰玉璫有遠道把袂共逡巡

二

搖落玄陰候離宮珠樹開天潢連太乙地脉接蓬萊
賓洽談基竝杯深投矢催梁園堪獻賦積雪尚皚皚

端居

麗景催韶序端居玩物華青回全萬草香吐欲開花
日暮途遲上風旌裊裊斜坐深閨谷鳥春滿萬人家

奉和翠巖食石片魚之作

細愛銀絲膾香添琥珀液筵謾追遊藻詠欲續化斤篇
鄭校憐真給荆臣泣早捐自珍石片小何羨武陽鮮
貢院譙集因談往夢翠巖有作次韻以謝

東臺譙叙即事

張燈開夕譙緩帶續春遊十載掄才地雙珠報夢秋
龍銜星似貫鳳吐月如甌泰運關文運朱衣諒與謀
時平寡紛劇良晤接春卮歌度高臺敞陰凝弱草滋
晚風初撼樹疎雨忽垂絲明日東城陌鶴鷄滿綠枝

卷之三

下

奉送黃翠巖出塞

春草寒猶短霜旌遠勞軍行瞻秦塹雪佇戀晉祠雲
能事須兼武雄圖雅屬文饒歌新入調候騎日相聞

再上鴈門

宵征一何劇遠道赴前期霽雨餘寒色韶華已暮時
山涵積凍雪花發向陽枝路草離離去塵心有所思
西岡題贈內姪陳生和甫二首

縱情靡所好雅志在閑居禮曹近通籍芸窓還著書
臨流撫瑤軫何日赴公車窈窕西岡上青山對結廬

二

伊予尚玄晏結綬四遐征茲觀躬耕地言牽高卧情
任人題鳳字堪我絆鷗盟始知巢許輩翛然塵慮輕

地城讓送沈都督

城迴臨初夏攀留共舉杯鴈門連斥堠雉堞儼樓臺
地極重關險風從萬里來醉歌堪自慰正倚出群才

曉渡汾水將赴晉祠告成

蕭鼓渡方舟旌旗夾岸浮山明汾曲曉雲白晉祠秋
桐葉飄官井蘋花薦酒甌願言崇報祀不是重遨遊

李圭

圭

太原臺中即事

返照橫煙暮高臺發興頻輕雲將作雨殘暑故隨人
座擁新秋色城依古水濱晚涼風更起獨岸小烏巾

邑中諸大夫邀護晉溪太傅別墅

懸甕山前路乘輅雨後來嘉禾歌萬寶崇構上孤臺
饌熟香秔入堂深綠野開昇平原有象共醉紫霞杯

望東莊東高憲副

跂望東莊近幽深似輞川平田白鷺下曲徑綠苔生
避俗林和靖談經漢服虔懸車何太早應懸此林

贈潘春谷少叅

潘安千載上吾子接芳華白雪今詞客朱衣舊法家
遊秦方岳重卧晉歲時賒擬著閒居賦無令早鬢花

贈張南垌度支

改服辭臺吏持籌入計曹未酬南國志誰念左司勞
驄馬歸來早滄洲偃卧高寥寥張仲蔚門掩半蓬蒿

贈李西峪僉憲

天王南狩日官府備官儀詎使鳩爲理翻令鳳見欺
九重遠北闕三徑老東籬未許排雲叫空傷貝錦詩

李圭

圭

陪祀永陵

翊聖功常在遊僊夢未歸載驚玄燧改重念紫宮遠
露氣淒明殿鑪煙遠綴衣鷄鳴今夜月壇樹迥餘暉

遊九龍池

池水開丹地源泉噴九龍暗浮東澗藻晴蘸北山峯
日月垂宸翰風雲護御松十年臺史日扈蹕幸相從

春享陪祀

清廟晨初啓新陽煖自分青回東觀草紅綻北宮雲
禁漏三更徹僊韶九奏聞瑞華霽春色縹緲注鑪薰

立春日雪

東風吹朔雪入夜滿長安忽說楊花過飄蕭萬草
燕鵲傾自得郢曲和應難紫陌春遊客清輝擁騎

元夕過隆福寺

精舍依城陌來遊已昔年載弘東度偈曾施內粧錢
清梵流雙樹名香徹九天千燈輝自照夜夜吐青蓮

省中春日

帷幄陪樞府韻鈴忝佩刀上春秦月令東省夏官曹
艱日遲遲度晴雲冉冉高委蛇歌退食虛薄豈知勞

卷三

七

送李伯承還新喻

陽帝春風裏雙鳥同望新關河通梓里星斗下楓宸
路遶匡山色舟橫楚水春金門供奉客遲爾謫仙人

送張崇質尹東光

尺五天南路重經郭隗臺王幾得茂宰科目有遺才
地屬滄瀛會城當驛路開歲時朝北斗還引赤鳬來

送張彥亭令海鹽

綰綬辭燕闕分符向越城郎官原應宿詞客舊知名
岸草過春歇江雲入夏生操刀知善割佇報政敷成

送劉進士子旭督餉南還

逢君塞垣下朔風吹缺衣言足三軍食還指大河歸
題柱情多感籌邊願未違天王念行役四牡早駢駢

送從子守毅令上蔡

爾拜淮西令余提塞上軍相逢懸墨綬不過歎青雲
沙擁河流淺春晴樹色分行行須努力爲政好音聞

冬日過飲外氏贈諸內弟四首

貳室經年外肩輿載爲過酒斟新釀蒲菊綴宿枝多
相對情無厭頻來意若何寒宵深不寐五噫謾成歌

卷三

五

二

衰白非當日門楣似昔年庶車還共輓鳳管正相連
自是青門叟休猜陸地僊朱陳今不羨契誼兄諸賢

三

爲篤如賓侶深懷玉鏡臺乘龍非自許結駟並歸來
樂奏高筵啓燈懸舊館開丈人石不朽想像幾徘徊

四

重枉招邀數相期笑語真夜深月似甕醺冷座生春
皓髮堪歸漢淳風侶避秦願言共來往常岬老綸巾

春林高柳園賞花遇雪二首

草滿芳堤路名園得賞心酒從嬌客飲雪入暮春陰
柳絮飛相雜梨花坐並深醉來揮彩筆先續鄧中吟

二

爛熳荆花樹初看火欲然轉隨東郭履翻詠北風篇
蔡琰還朝日王嬙出塞年無須輕傳粉寒壓錦貂蟬

送客過北城園

年來覺疎懶竟日不尋芳有約邀山簡隨緣看海棠
地偏苦入徑歲久樹爲牆宴坐忘歸路春郊盡轉長

卷之六

七

東甌賞花

林屋幸多暇又及賞花辰送酒香浮瓊凭欄春映人
清酣眉乍蹙紅暈臉初勻莫厭歌金縷宮粧朵朵新

南宅內牡丹

載啓花朝讌中樓錦瑟張高才非李白異品有姚黃
日映疎疎景風傳冉冉香言承環勝喜春在頤孫堂

初夏恰容園賞芍藥

沉酒那辭酒留春忽送春花枝還照眼茅屋恰容人
佳節侵沙軟園曉著雨新鷗鷺樓上處亦自遠紅塵

文陽精舍卷題贈胡弘山

江上開精舍飄飄出世情雨多點也與子有嘿然聲
伐木驚初轉研硃露自清無須慕大隱霄漢待縱橫

送李連山奉母上京并簡北山符臺

秋水滌方平迢迢賦北征鴈來寒氣早鵲噪晚風清
千里歡承母三年遂省兄美君雙彩袖對舞鳳凰城

欽定四庫全書

濮陽蘇祐

七言律詩

初入京作

飄飄書劍早辭家野店山橋綠柳斜萬里雲程隨計吏
九天春色到京華香埃高結清都霧麗日晴熏上苑花
雲裡帝城霞侶綺恍疑銀漢泛靈槎

送少宰蒲汀李公赴南都

蓋世才華李謫仙秋風遙上渡江船持衡早立金陵

卷之四

上侍草曾臨玉署前鵲觀高瞻禁月鳳凰臺古眺
江煙雲霄莫自懷宸極喉舌行看近御筵

過天津

孤舟近傍帝城迴一水常通滄海開正是暮雲回首處
猶憐春色逐人來鯨波飄香搖樓閣蜃氣分明上敵臺
乘筏設追尼父歎題橋深愧茂陵才

秋日設興

拍天滌水未全消入夜淫霖轉更驕眼見江湖行陸
地心隨雲漢切宸霄泥中短草猶爭發檻外長松不

自荆玉露清秋思往昔那看村落日蕭條

村居九日寄贈嚴兵憲

三秋霜露感年華九日風煙柰菊花地僻但聞木葉
下天空初見鴈行斜狂惟嗜酒悲元亮興阻登山憶
孟嘉賴有朱藩悖雅俗却隨鄉社到人家

江上望金山寺作

江水浮空煙霧愁暫停蘭楫倚江樓西浮湘漢來三
蜀東下滄溟散十洲翠擁芙蓉金露滴青涵螺殼紺
雲留龜鼉自識山僧語鸞鶴雙催估客舟

卷之四

舟中九日將赴丹陽有作二首

裊裊黃花寒自開盈盈彩鷁早相催風光似阻淵明
興霜露空深宋玉哀北極轉高虛望入南雲獨往不
飛回天涯佳節悲生事江上狂歌對酒杯
水落江清初授衣感時翻恨未忘機花枝此日多惆
悵淚眼中州有是非砧杵疎林秋覺杳帆檣極浦夜
何依蕭騷蓬鬢愁多少目送寒雲鴈自飛

送張石川

朔天萬里上飛鴻苑外宮雲暮雨來叱馭王郎元為

國授琴曾子尚餘哀湖邊雨霽沙還靜江上潮平棹
自開早蓋暫須隨五馬青霄會見接三台

六月六日同陳嘉定鄭長洲張將軍護游司

冠白公園亭歸舟有作東謝洛原主人四首

碧嶂丹崖潯暑收停橈舉展晚淹留虛堂錦席飛傳
餘曲徑瑤花裊對樓箇箇細飄香可御薜蘿低結翠
疑流聽歌調笑移光景新月疎林照客舟

引水鑿石開芳園谷轉溪迴真避喧池俯千章栴桂
直分百畝蕙蘭繁洞雲凝潤濕生袂山月流光寒

卷之四上

三

落尊雅集不知松徑暝醉聞林鳥群飛翻

危岩紆陟酒移頻別館重開饌列新簾展琅玕清散

暑杯浮琥珀艷生春臨風坐嘯揮紈扇倚石行吟岸

角巾隔水乍聞喧鼓吹仰天不覺上星辰

諸公落月回藍輿燈火沿溪亦返子竹徑檣籬夜色

暝山堂水閣星光虛友朋此夕醉清夜風雨東山思

敝廬半啓船窓就客枕僕夫明發將何如

送陸給事校文浙江還朝

八月觀潮江上歸懸旌還向帝城飛惜分宮殿趨

青瑣日履星辰近紫微京國早傳王吉疏庭開莫
若來衣闥楊柳明春色青眼相看願不違

己丑元日

孤身此日懷鄉國萬里春風悵酒厄幾見江城回北
斗重逢花樹變南枝漢京冠蓋填闔閭吳郡雲霞自
歲時稍喜宜人得風土盤中細菜已如絲

病中牡丹盛開感懷有作

春深抱病簾垂地庭下花開獨黯然正怯春寒憐屢
質況經長日度流年娟娟倚檻渾無賴嬈嬈依人殊

卷之四上

四

可憐擬薦金盤充貢入東風搖曳玉欄邊

五日

前歲今朝近御顏絲絲紈扇例隨頒三年書劍淹

江縣萬里旌旗憶殿班王粲登樓成獨賦賈生前席

擬先還盧絃仰見薰風盛象魏重瞻霄漢間

胥口

行春胥口此初經湖上晴看兩洞庭萬里南來探震

澤三江東下奠坤靈水花過雨紛浮碧山色連天儼

蒼蒼欲泛仙槎破煙霧直凌霄漢問雙星

贈送五嶽山人黃勉之

春聲黃鳥正相求五嶽山人賦遠遊應舉向平婚嫁
願却牽司馬著書愁牢籠萬態隨便劍長掛諸侯到
九州江上送君歸興杳吾家茅屋傍青丘

從弟宅內牡丹

去年花下姑蘇客今日尊前季弟拚芳草池塘非昨
夢故園月色好同看東籬謾想陶潛菊南國虛傳屈
子蘭但使常依春作主終將持獻玉爲盤

草堂對雨

卷之四上

五

樹杪陰雲低不飛庭前春雨漸霏霏欄枝固喜能沾
濕破塊將無尚細微絲裊苔堪對酒粟生草閣欲
添衣早厨自信蒸藜足曲徑誰知俗客稀

春雪

春王三月歲辛卯雪逐風飛寒夜生送酒尚憐猶料
峭臨粧應恨太輕盈乍隨柳絮紛纒向却壓桃花獨
自明淒斷正愁雙燕失尋常莫放一鶯鳴

送張侍御子良視學南都

僊槎杳杳引文旌驄馬嘶嘶向石城江上奎光浮水

動座中寒氣對山生橫經立地多上樹傳漢
兩京諫章定隨詩草富大微元傍紫微明

送翟青石兵備鄆州

十年臺省復西秦玉節金符照隴新瑣闥飛龍元竝
侶塞垣頗牧本無倫城臨北斗開周甸路接南山遶
漢津應有詞章陳麗藻豈唯籌策息風塵

送鄒養賢尹新鄉

早識鄒陽雙眼青幾年燕陌對談經上書迤邐回閭
闔看劍淒涼滯驛亭天上朱鳥常傍水江邊赤縣乍

卷之四上

六

涵星臨岐尊酒愁分首元是凌雲彩鳳翎

秋日天壇謾集東諸同遊

上帝靈居敞碧霄仙宮遊謾荷同招安期細謾如瓜
棗蕭史頻吹跨鳳簫瑤草不隨秋草變蘭香暗逐菊
香飄蓬萊真接青鸞駕河漢虛傳烏雀橋

送官舜鳴刺涿州

符分半虎下形闌不盡離觴悵夕暉沱水自隨征旆
轉燕雲乍背客旌飛傳經竝許如劉向作賦誰憐似
陸機獨擬趙張千載上翩翩五馬木王畿

送谷嗣興尹宜興

分符舊是丹陽尹移節今嘗陽羨茶豈止食芹懷獻
闕曾有種樹見開花窮經杜預真成癖染翰鍾繇已
作家山水蘭陵天下少應傳詞賦到京華

秋夜與李伯華共臥

邂逅君如李謫仙殷勤誦示客遊篇金龜換酒寧須
惜官錦爲袍亦固然殘月轉簷河欲沒踈燈伏枕壁
猶懸慚予淺劣迷音調流水空揮玉軫絃

送陳給事應和奉使琉球

卷之四上

七

手持丹詔下明庭萬里浮槎動使星瑣闥轉看天北
極樓船直指地東溟扶桑日映僊旌赤斷石雲連瑞
節青山海殊方亦堪紀應隨咨訪續遺經

冬至奉天殿侍班

葭管吹春衡玉涼朝臨萬國侍君王身依華蓋聆
天語珮委丹青近日光制下兩班嚴製曷曙分三殿
色蒼蒼嵩呼已徹鳴鞭起僊樂還聞滿建章

臺署即事

臺榭蒼蒼覆院陰重關深鎖畫沉沉三驅早見開湯

網五綽應知繫癖心消日朱絃頻自鼓避人驄馬對
相尋清時無補栖烏署白玉真慚升豸簪

臺中對雨柬謝陳道長美中

鬱蒸正苦歌雲漢蕭索真憐慰酒杯雨氣忽隨驄馬
入雷殷更抱書簷迴爲霖商野須同志執法虞廷魏
匪才生色殊方應共轉幽懷此日好常開

送錢中舍奉使便道省覲

瑤池更報蟠桃熟星使遙將錦纜牽謾羨乘槎曾傍
斗即看舞袖正當筵銀絲入饌江魚細玉椀堆鱸

卷之四下

八

笋鮮牲鼎擬知留愛日簡書無使滯經年

寄贈鄒新鄉

海內弟兄君我憐飛鳬晚傍黃河邊懸門杜客有雙
鯉沽酒索囊無百錢隔歲首書頗問訊何時歸履相
周旋充庖笑半衛園竹寄我望先嵩嶽篇

贈王太史

輞川僊子舊樓居聞說山中已著書東過華峰瞻玉
女北遊燕陌珮銀魚乘驄我自趨臺署秉筆君常入
禁廬門巷幸鄰希會面他年相憶欲何如

聖壽卷為慶太史題贈

新嶽天南倚翠屏，雙星江漢迥參差。
金針自繡鸞箋，諸玉簡應傳道德經。
短髮莫憐頭共白，方瞳須信眼俱青。
瞻雲太史頻回首，兩露新沾過洞庭。

張太常宅內竹蘭叢中是日竝頭蓮花始放

余偶過賞為賦四韻

奉常宅第偶過看，竝蒂芙蓉醉可拚。
鼓瑟湘靈元似竹，珮環漢女欲徵蘭。
金僊高懸雲霞暈，絳闕雙擎瑩玉盤。
好協宮商追雅曲，爭歌芝蘭侈郊壇。

卷之四上

九

送楊子夢羽奉使脩謁鳳陽 皇陵

閉戶楊雲罷草玄，清秋奉使泛吳船。
河山故抱興龍地，父老應傳逐鹿年。
弓劍鼎湖靈自秘，松楸原廟思常懸。
須知紫極愁霜露，早對丹墀慰九天。

奉壽東萊閣老毛公

清朝勛業開黃閣，白髮煙霞茹紫芝。
海內尚思還謝傳，山中真見有安期。
盤杯共獻金華露，庭砌圍看玉樹枝。
心膂四朝曾寄託，寧能不動五雲思。

秋日過居庸關

北門天險設長關，萬里風沙一瞬間。
關嶺盤人達已臨，戎霜清戍通燕化鎮。
日近雲浮木極宮，聖代車書混一寄言諸將設論功。

出塞二首

風急天高動鼓鼙，黃雲白草照旌旗。
單于秋牧榆林塞，烽火宵傳花馬池。
嚴斷悲笳胡鴈起，氣沉明月漢軍知。
長驅烏合腥羶墨，安見鷹揚節制師。

沙磧偏吹八月風，將軍盡挽六鈞弓。
漢家故重麒麟畫，秦塞元防瀚海戎。
北無須兵兩翼，

卷之四上

遼東乘槎虛擬河源使，

上谷書院作

甲士如雲偃戰戈，青衫白晝坐絃歌。
年來塞下煙塵少，春到池邊芹藻多。
劍向傳經吾未有，楊雲識字爾如何。
磨崖示徵銘，

甲子元日寄書省諸寮友

往歲元辰太乙壇，五辛獨禁禁三白。
馬常悲涕泣，

雙巖中丞謙對觀射

幕府逢春倒玉缸材官列隊散金鏐輕風扈歲將
閣殿日回陽上璫窓戰將未拋金鏐甲鳴驄故傍碧
油幢擣蒲戲客先成醉獵較經心詎可降

大同城登乾樓

高城登眺俯雲州水抱紇干山下流紫塞應餘秦鬼
哭朱旗常閃漢兵愁悲歌王粲寧懷土長嘯劉琨故
倚樓煙火萬家今代北勲名諸將更何求

尉遲敬德祠有作

卷之四

七

閣額遺像凋生色池古荒祠俯碧泉天馬千秋空渥
水雲龍一代已凌煙應騎箕尾青天上却見龍頭紫
塞前旗鼓倘仍懸天將犬羊寧復寇頻年

上谷臺中牡丹

春到花枝開不稀姚黃魏紫盡芳菲清華擬貯黃金
屋弱態愁勝翠羽衣浥露偏憐穠處好行雲應笑夢
中非一尊獨賞高臺上何謝欄干曲曲圍

春暮登鎮虜樓

上谷城邊臺千尋輕寒薄暮尚相侵遊絲半拂青林

青飛絮翻沉碧水深塞草自生春漠漠關雲不動
陰陰臨觴且盡終朝興倚檻無牽萬里心

四月晦日關中楚職方東平李水部濟南劉

司農王虛觀謙集二首

朋友殊方俱是客乾坤孤況正思家襟懷莫逆堪同
放詞賦無能敢自誇齊魯山川吾土俗咸秦人物爾
京華重看搖落憐衰草相對何須問暮笳

次第年俱四十餘逢時感激擬何如含香暫別金華
省攬轡叨乘紫塞車轉樹黃鸝音始變當階朱槿葉

卷之四上

七

全舒好將雅興傳鸚鵡謾待離思寄鯉魚

八月九日應州對菊

常年花開愁後時今年花開忽滿枝應愁至日防風
雨故遣先秋照酒卮青眼將鬚還自笑東籬有客重
相思風光流轉殊多意宋玉無增搖落悲

九日謙集對雪

連砌花枝同索笑浮城雪片亦相尋風雲豈如三秋
節天地常橫九日陰未下殊方聞鴈淚已非往昔釣
簪心關門令尹應占氣多病相如欲掛簪

入后廟

去年木落山空，今日霜飛下。寒雲徐行未雨雲，
暮色新散六羊群。林疎壘障層出，冰澁鳴泉細。
細兮交筆正慚，壯史徒乘緇莫擬漢終軍。

臺內柏竹感成口誦

四百里森森，俯弄家萬竿。脩竹更蕭蕭，仙臺漢帝歌空。
在壘悲霜露，怨未消丹鳳。四方須端實，玄霜子歲見。
三國伶倫匠石如相遇，輪扁弓旌豈後招。

淮南道中

卷之四

七

江清秋思哀，蒼然平楚謾登臺。群山舊接八公，
迢二水遙分雙闕開。鴻寶枕中丹，鼎訣茅人洞口綠。
錢苔叢蘭幽桂休，招隱鶴怨猿驚正欲迴。

廬江東行夜宿石塘館舍

巢湖湖南夕日曛，東行飛蓋趁秋雲。經過暫憩金城，
寺割據曾懸石壘。軍煙火空生，曉色鴈瀟別浦起。
歸群晚來哀柝休，爭發野燐清砧忍並瀝。

早登泗州望謁陵廟作

泗州城南淮水流，泗州城北白雲浮。洲草暗歲年，

暮華去，霜沉天地秋。射器式陳，出溪馬光靈歟聚度。
龍蚪須臾，日照江城樹。葱蘢朝霞，滌滌幽機。

九日中郎登樓簡謝三司農

帝城宮殿鳳原深，影下寒蕪起夕陰。劍佩萬年餘想，
像樓臺九口共登臨。輕煙漠漠偏浮闕，落木蕭蕭故。
傍砧賴有彩毫揮，素節真憐黃菊對華簪。

游醉翁豐樂山亭奉同崔東洲三首

宦遊無奈賞心違，此日招攜歷竹扉。山色濛濛侵坐，
濕泉聲淼隔林微。已看俯仰成今古，莫向醒酣辯。

卷之四上

古

是非一自謬通金馬籍，至今寂寞釣漁磯。
亭留豐樂憐遺跡，山接琅琊亦具瞻。霧隱深林香竈，
入天連遠水爭相。蒼蘆落日頻移蓋，空閣迴風斗。
下層六轡青驄，慙慙倦五芝。彤管羨常拈。

崑下幽亭帶澗斜，山昏將興阻琅瑯。疎燈欲亂三星，
色殘菊猶存九日華。已共神仙餐石髓，真從霄漢泛。
靈槎須更海月懸，鈎上細印青沙錦石莎。

過烏江謁項王廟

岸分采石俯龜龍，倚烏江。數峰離恨抵為，張國。

帝遂令寶劍送青娥關前九戰收秦壁夜半諸軍愛
楚歌叱咤已隨雲鳥盡興亡無便是非多

維揚閱武

金鼓聲喧江上城朔風獵獵動千旌陣雲晴覆芙蓉
苑兵氣寒沉虎豹營授鉞虛聞閑將畧登壇真覺愧
書生剽輕易作鷹揚氣白馬連翩紫絡纓

至日舟上

湖上晴雲覆畫櫺斷葭衰草共蒼蒼玉衡初轉南流
影袞鉞遙瞻北極光江岸梅花應照眼谿園楊柳自

李太尉上

五

牽腸壯遊獨滯孤征棹一線新愁逗日長

自高郵向寶應湖中作

寒日輕帆下五湖霜清水淺見菰蒲傍舟雲氣常虛
白隱水珠光乍有無鄜社舊開周沃壤澗瀾亦遶漢
中區可憐誰似張平子攜藻殷勤賦兩都

寄寄亭次韻簡呈張度支

歲暮孤舟杳託身風寒高譏正宜人梅花久滯江城
信楊柳將生淮浦春亭著鴻踪吾亦偶書傳鴈足爾
須不辭抱病開涓滴同是清朝近侍臣

臘月廿一日

年年此日慶生辰好禮堂前佳氣新臘送冰霜迴
歲謨開簫鼓接長春大宗自表高陽裔遺範猶存
水濱門閤轉高看不見幾回雙淚灑風塵

寄高玉華司農

東風江上歲華新千里驅車意未申祗想高臺歌送
酒忽看春草坐懷人隔年幾枉青雲札何日常親玉
樹神北上願須駐行色重來倘許接光塵

濠梁奉贈邊給諫

卷之四

六

帝城屢接青春宴江上相逢白鷺車柳色近含勅使
節花香猶襲侍臣裾臨風計日增瞻望對酒論文送
起居千古濠梁還此地當年莊惠果何如

武臺讌集奉答邊貞谷

漠漠陰雲鬱未收蕭蕭沙苑慰相留三春物候常逢
雨五夜壺觴迥似秋流水入絃真有調暗煙浮墨不
勝秋願言更訂金蘭約未許輕分淮海舟

寄曾前川給諫

千里書回正憶君東風蕭瑟歎離群漢書流涕憐

上楚賦招魂忍更聞竹籠春牽匡嶽草蓬窓晴走
江雲轉看前席承宣室無自哀歌九辯文

徐州登黃樓

雲旌杳杳拂黃樓樓下黃河振檻流厭勝方隅元正
色遲回天地謾閑愁帆檣盡遠青山郭村落平分白
鷺洲今古幾人同躍馬項王曾霸九諸侯

過呂梁洪

萬水東流天漢迴徐方襟帶呂梁開蛟龍不受青山
縛風雨常驚白日來寒捲細花翻亂石潤牽纖草上

卷之四上

七

孤臺初平應爲揮鞭起博望無增倚棹哀

春陰

臺館陰陰暄氣微一天風雨送春歸梁間紫燕猶私
語樹裏黃鸝却暫飛池水自牽芳草夢山人元有艾
荷衣東風好爲留情在無使韶華願竟違

曉晴

雨霽虛窓風日清簾前春色向花明飛來山鵲何多
喜垂下蛛絲杳太輕謾笑迂疎綠僻性曾無俯仰愧
平生自將雅調揮瑤瑟盡是陽春白雪聲

夏日瑞巖觀詠覽次韻奉答大中老約菴周

公

瑞鬱僊壇流紫煙巖迴帝里見晴川幽泉過雨玻璃
淨空谷籠雲錦繡鮮駕枉畫熊慚醴酌詩成倚馬羨
瑤篇驕陽已覺輸三伏曠覽誰能礙九天

下邳中秋不見月作

逢秋幾處故園思薊北淮南對月時風雨似違今夜
約雲霄詎信隔年期謾從天上論圓缺擬怯人間照
別離我亦含情怕相問懸燈獨對紫瓊危

卷之四上

大

黃樓集送王秋曹

層城危閣敞秋遙枉矢空導滯客船潭水自沉龍乍
伏嶺雲欲動鶴初驚離情杳杳停杯下遺蹟茫茫俯
檻前相會可令容易別歸雲落木正紛然

西關牛中侍盆內梅花

朔氣燕京頻苦寒梅花忽謾傍朱欄清香乍襲簪裾
潤春色先分桃李看可愛韶華移禁苑向來吟思繞
江干天涯歲暮休攀折雅調幽絃試一彈

除日

晚來爆竹滿階除，鐘鼓分更歲幾餘。千里關山青萼夢，百年勳業紫宸書。隨人向夜紛花燭，候馬侵晨集珮琚。爲惜年光不成寐，青燈相伴曙星踈。

史司封恭甫謝侍御應午枉過東謝

卜居晚傍禁垣西，踈懶尋常誰爲携。文雅只今稱二妙，黃昏能共問孤棲。晤談何翅金蘭契，轉盼那知星斗低。後夜月明具蒸黍，攀留仍擬到晨雞。

丁酉元日早朝和梁劍峰

天上青陽左个開，漏聲漸促鳳皇臺。鬱葱偏傍旌旗動，警蹕遙從霄漢來。轉聽鷄鳴催曉日，齊看嵩祝殷春雷。風光擬著青門柳，物色休占紫禁梅。

卷之四上

十九

元夕同王虛菴北城歸馬上作

帝京春色闌繁華，雲幕星橋總不遮。紫陌轉看傳玳瑁，黃金那惜換琵琶。月明故弄青陽色，燈彩齊開子夜花。迤邐環聲近，遠蘭煙晴潤五銖紗。

春日寄答舊刑曹楊升泉太守兼簡前侍御
蔣一別駕

千里傳書見面遲，春來花鳥太逶迤。春風輕暖樹初綠，

萬死轉青絲。獨引危將謝尚猶騎鶴，何須羨陸機。雲司匡時忝竊，何須問長日良宵劇夢思。

送王吉士出貳滁州

晚歲相逢淮海濤，青蘭白芷慰予深。陽春寡和，非今日霄漢常懸獨此心。岸草轉隨遷客暗，江雲應傍郡齋陰。玉堂猶爾虛前席，華髮無須變楚吟。

奉和杜研岡銀臺春日郊游之作

玉驄竝轡晚春畿，楊柳青青欲染衣。雙闕蒼龍鬱相抱，千年玄鶴杳何歸。樹分廣甸牽晴色，草映斜陽起夕暉。繾綣不知侵薄暮，娟娟新月歷岵扉。

卷之四上

二十

扈駕西山游碧雲寺東諸寮案二首

西山西望鬱蒼蒼，巉巖寶塔琳宮下。洞簫流水自隨僧舍繞，篆煙偏傍佛香飄。岩迴陰洞雪團蓋，磴轉危梁霞作標。幽砌晚涼滯歸馬，恍疑僊客坐相邀。

崎嶇細路入雲峰，宛轉流泉噴玉龍。夕照倒垂青薜荔，春陰高結翠芙蓉。鳥聲欲變中峰樹，鶴夢常醒下界鍾。蹕僊曹殊忝竊，暫游靈境亦相從。

送徐芝南按姑蘇

送君攬轡下滄洲，翻向姑蘇憶舊游。海上青山猶似

昔，鏡中華髮不勝秋。殊憐蹤跡遙無越，况愛才華竝

應劉。岐路清尊盡醉，那看陰雨接皇州。

送劉生紹夫承司寇公蔭并省其伯父侍御

還馬陵

尚書舊曳星辰履，柱史今聯鵷鷺班。趨侍仲容元倚

玉，怡閒楊寶獨遺環。名賢多在黃河曲，別業重開少

室間。染翰已看搖彩筆，傳經應爲及朱顏。

眉壽齊封爲彭新塘賦贈

卷之四

三

南極星光映楚墟，朝來太史報占書。錢鏐自住白雲

帷，王母常乘青鳥輿。玉篆最煙焚寶鴨，銀絲薦膳饌

江魚。試看五色龍文合，宸藻雙懸杜史居。

中秋貢院同藩臬長貳登樓對月二首

去年鼓櫂泛滄洲，與客今登三晉樓。物候蒹葭牽逸

興，人文奎壁動高秋。澹雲故避層城度，明月偏涵曲

檻流。不有多賢共將引，他鄉風露奈并州。

樓上秋風吹鬢絲，露華清夜浥金卮。轉星莫謾憐燈

燭，對月能無感歲時。關塞鴈鴻飛自遠，池亭猿鶴見

應遲。却慙衡鑑叨陪地，尊酒相看慰所思。

秋夜

玉露蕭蕭秋夜深，燈輝香霽靜相侵。驚飛烏鵲翻松

下，搖落黃花背石沉。戎馬堪流荒塞淚，尊罍况繫故

園心。攬衣莫撫中庭柏，河漢微茫月色陰。

冬至

至日幾年非故國，茲辰千里復旌旄。已傳禦帝陳倉

壁，正憶迎陽御赭袍。霜氣虛浮汾水落，日華晴染晉

雲高。未拚節序開清酌，先擬禳祥動彩毫。

卷之四

三

次韻寄呈胡可泉先生

僊子乘槎滄海隈，伊予東望釣魚臺。頻年濫引青驄

出，前月翻傳錦鯉來。雲裏觀峰攀日月，海中樓閣上

蓬萊。畫熊問俗經行地，多少瑤華玉篆開。

奉和 潘王

奉使虛憐賦采薇，好賢真見詠緇衣。醉沾廣譏金尊

色，寒露嚴城白雪威。未擬遊梁呈鳳藻，何如聘齊挹

清輝。鳴驄自傍黃華轉，鼓瑟非緣素願違。

對雪簡上 潘王

山城歲暮雪翩翩冰蕊瑤華殊可憐
舞柳枝春尚怯聞粧梅萼今逾妍
僊人自醉青霞酌玉女齊歌白紵篇
爲問梁園誰授簡好將詞賦向人傳

戊戌元日試筆

玉衡東指海霞明
曩曩鑪煙翠霧生
測日表分猶曙色
相風旌轉忽春聲
朝趨雙闕還元朔
按入孤城是遠征
雲物不須占太史
年來應見泰階平

人日水竹亭獨酌

千里相看水竹亭
故園風物杳雲汀
歲時忽謾逢人日

卷五

五

日尊酒蕭條對使星
汨汨細泉初泮碧
娟娟翠條欲搖青
流光荏苒重回首
塵暗當年種樹經

河東書院東何瑞山

東風搖曳入山堂
點瑟回琴靜自張
松露亦看流翰墨
嶺雲應是潤衣裳
飄飄對曩青蘿壁
宛轉高緣白石梁
岳麓武夷謾回首
奎文已映瑞池傍

真宗汾陰行宮有御製碑四金人

宋帝行宮汾水邊
翠華想像杳風煙
天書雲篆今何在
玉檢金泥竟不傳
伐石自鐫西祀日
渡河翻恨北

征年金人十二
多矣猶雙立猶看聲道前

襄陵臺中卽事二首

覆砌竹枝已自橫
點池荷葉未全生
青錢宛轉穿危藻
紫玉參差接鳳笙
春雨欲來蒼靄合
晚風不動碧雲平
坐深轉見桃華發
誰厭山城二月鶯

高山流水空妍唱
畫舫青鞋亦素期
對此轉添滄海興
憑誰爲詠北山詩
月明鷗鷺常雙下
風暖藤蘿盡倒垂
最愛泉聲當檻落
凭欄伏枕竝移時

清音亭

卷四

四

姑射山前泉水深
我來真欲洗塵襟
明珠散落蒼苔濕
蒼壁中含柳色陰
鷗駉駉回絳節
泛宮流羽謝朱琴
更疑風雨蕭蕭夜
應有蛟龍細細吟

奉問苑洛中丞勳公

謝病思從渭水歸
亦知心事近多違
雄圖自礪青萍鋌
雅調誰傳綠綺徽
海風塵直轉劇三
關烽火未全稀
釣竿謾倚滄洲地
天下蒼生忍拂衣

度天門

初入天門
見龍一省鳥道分
亂水西來應

次韻留別同年寇太山子立

羨君彩筆早生花一別常憐道轉賒行色秋陰催漢
節離思宵夢落汾滙已知西了翻驚鰓謾數東陵獨
種瓜寒鴈高翔天地闊露華回首惜汀葭

襄垣對菊

詞人獨重驂壇品秋色深橫法象臺其歷冰霜元識
面曾泰藥石故憐才纖枝繁朵絲絲裝艷蕊濃香細
細開索笑儘容烏憤岸醉歌謾待白衣來

九日謾興兼寄王介巷

奎望

共

殊方九日幾經秋疎菊層軒伴客愁博望父淹西使
節刻溪猶阻北來舟關河入暮悲明鏡時序迎寒戀
敝裘更憶往年對流水重逢今日倚高樓前歲是日候代在徐

元夕同給諫張伯操飲司功任少海宅

風塵元夕爭春城燈火西堂太劇清星彩似隨燈乍
動露華偏傍月空明九關宛宛通魚鑰雙闕沉沉起
鳳笙坐久那辭歸控晚僊郎妍唱正含情

九日彭城逢張石川

石川居士鳳鸞姿隔歲無書繫我思九日彭城逢

秋江自倚高郵權客路逢攀廬嶽軍去鴈來鴻各縹緲
有捷書萬里風雲護行色十年青鎖舊華裾

庚子元日弋陽王府談

失門細雨灑寬旌廣殿華筵度鳳笙拂曙篆煙輕裏
凝寒春色澹浮城元辰正喜趨陪地藩國誰兼石

名更有文談接尊酒真看錦瑟倚雕楹

奎望

共

元夕至進賢先日弋陽邸內試燈簡上春長
諸公

上元燈火照春山嘉譙開紫翠間戲簇魚龍紛變

衍幻增花樹遍闌珊笙歌齊送鞦韆落舞隊雙分鞋
鞦還今夕孤城傷霽翼銀河自接楚江關

夜宿上清宮簡許工部

上清樓觀晚沉沉三十六宮煙霧深丹閣自懸龍虎
氣洞簫時度鳳鸞音含雲僊嶠春常滿禮斗瑤壇夜

亦陰好唱步虛招子曹似聞笙鶴北山岑

袁州對雪簡何筭亭侍御

宜春臺邊同暮雲宜春城下雪紛紛初隨鳴雨喧相
集轉入飄風靜不聞銀燭竝迴搖乍暝金尊獨對散
微醺因懷驄馬江城夜客况曾經可問君

自萬載至上高雪不絕

一雪連宵行復深松岡檜谷度珠林梅花欲吐清相
得竹葉全欹冷不禁入幕已憐多宛轉迷津謾訝太
侵尋調高絃絕元稀和寂寞陽春竝奏吟

卷之四

艾

送大司馬東塘毛公征安南二首

樓船萬里渡瀘溪寶劍金符手竝攜海上浮雲臨水
近天南斜日向人低星辰環拱元俱北江漢分流可
獨西絕域自應同正朔先聲今已震離題
建牙樹羽獨登壇曲洞迴溪幾伏鞍司馬素閑雲鳥
陣將軍盡著駿驕冠勛華擬見標銅柱文物曾聞列
羽干况是王師無敵在蠻煙瘴雨好加餐

送夏松泉都憲赴南京

幾閣中天拂紫雲樓船江上渡斜曛留都自接璫龍

侶開府誰同周召勲劍引能轉青宛轉香凝燕窩
氤氲鳳凰臺畔應回首二水三山總憶君

建昌對雨

炎方氣候殊中土十月蕭蕭風雨多心折雲霄常北
斗夢回身世尚南柯竹枝曲好空堪聽桂樹叢深謾
復歌不用解嘲學楊子將須歸去謝松蘿

送胡仰齋工部胡舊給諫

溽暑正增南土病離情客况轉紛紛懸杯已負青原
月解纜先牽采石雲班接獲龍多舊侶音諧韶夏總

卷之五

艾

雄文相逢應念風塵色早枉瑤函慰客閒

送青門沈逸人二首

休文謝病紛華遠康樂航幽雅詠多江左遺風猶翰
藻大宗高跡亦煙蘿招尋賸有青霄侶慷慨翻憐白
石歌無使少微千象緯恐防大隱抱雲和

僊舟汗濕滄餐背宮樹聲華歎鳳毛寒談兵聞仗
劍晴窓作賦見揮毫攀留玉樹湖雲香望入清湖海
月高別路自衝洪何處新詩同聽浙江潮

次韻簡齊東

碧草滄江幾度來疎簾深酌好懷開青春不負看花
伴白晝寧辭對雨杯虛擬王猷多雅興真憐安石抱
雄才放舟故慰衝泥怯賭墅翻矜得偕回

劍江逢芝南徐少參

日落劍江逢使君欲行不行愁斷群懸燈畏暑罷傾
酒止櫺通霄仍論文書寄曾題湖上月袂分先望嶺
南雲明朝把柁中流去綠樹青山次鶴分

竹間亭圖爲一溪簡公題贈

竹間亭子臨溪水翠色清陰覆玉琴晴散圖書疑鳳

卷之四

三

引坐深風雨有龍吟王猷謾抱離塵想安石元多濟
世心更羨年來繁露裏階前茁玉轉森森

獨坐簡答江午坡學憲兼呈楊源山選部二

首

江城斜日墮殘枝尊酒青燈感歲時天上友朋書盡
絕雲邊鄉國夢虛疑犬羊輕犯中原地龍鳥誰懸大
將旗却笑腐儒多議論空驚衰鬢半如絲

悲秋江閣暮寒生獨坐蕭蕭露氣清倚玉雅懷山吏

邪交雲常想漢長卿未賡高唱慚巴曲轉念塵蹤滯

楚城欲附飛鴻先問訊彩毫應草太玄成

奉送微泉實度支還朝

江頭攜手慰離顏忽謾高標不可攀瑟調儘餘翻漢
曲棊枰勝憶對匡山正思僊露金莖香忍望彤雲玉
珮還留滯誰憐多病客應須清翰到人間

中秋不見月作

露華常愛中秋夜月影空懸終夕心鳥鵲遶枝仍不
定清砧弄杵更誰禁關山似帶風塵色尊酒虛逢河
漢陰玉遂多哀休自語行雲輕妬忍西沉

卷之四

三

江閣別楊少室薛畏齋兩兵憲

斜日晴霞高自分蕭蕭沙渚漸氤氲初攀玉樹却憐
我好對黃花遲贈君閣倚文章終有賴遂橫霜露乍
堪聞深添淚眼連秋色羽檄新徵出塞軍

人日簡答楊少室兵憲

人日邀賓雲物新疎梅翠篠弄晴春閨尚尋底元多
字貼勝屏間況此辰荆楚歲時遺俗好幽并烽火報
聲頻文儒重鎮江州上萬里應無戰伐塵

雪中石亭寺候尹洞山太史

出郭雲深雪覆沙，禪牀茗碗立袈裟。
風前遲奏陽春曲，江上新停太史槎。
應有篇章傳麗藻，豈唯邂逅慰清華。
一尊欲倚祇園樹，同嗅寒梅近水花。

登鍾樓東同遊諸公

高樓晴敞壓江干，晚暮扶攜倚醉看。
落木歸鴻紛過眼，朱門粉署下凭欄。
羅衣故怯秋陰薄，山色偏憐夕照殘。
何事臨風重懷土，天涯時序又新寒。

遊白廬洞二首

談經虛正諸生席，陟嶽真迴五老峰。
寒日猶懸青壁

卷五

三

荔晴天故削翠芙蓉，巖花徑委逢鳴榔。
硯水江涵有蟄龍，吾道亦南殊忝竊。
回琴點瑟坐從容。

青衿日日遂攀躋，入室升堂繞石梯。
亭畔浮雲移別嶼，橋邊流水過前溪。
孫登坐嘯風斯遠，曾點歸歌日已低。
潦倒緇塵太冗迫，振衣真想碧山棲。

送范莊方少參入楚

黃鶴樓前雲樹蒼，送君西望楚天長。
川迴幽渚憐鷗鷺，路轉晴峰羨鳳凰。
寶瑟未歌湘女曲，香蘭先薦屈平觴。
願言咫尺傳雙鯉，誰信音塵隔兩鄉。

次韻贈答王端溪太宰

六年不接天邊屐，歌罷傳雲自舉觴。
招隱忽勞徵伯仲，居欲傍輞川莊。
仲淹近日多新說，王吉當年有諫章。
白髮丹心應尚爾，可能清夢到羲皇。

朗溪書屋贈陳憲使

掛冠早遂中林隱，一畝官牆溪上開。
徐孺豈容縣榻待，侯芭應爲閭竒來。
窓前點易研花露，竹外談琴霽酒杯。
十載岩廊魂夢香，白鷗從此不須猜。

卷五

三

穀原詩集卷之四下

濮陽蘇祐著

七言律詩

藏菜墩下戲簡李遊戎

早歲談兵志不疎壯心常愛李輕車
朝廷此日煩征戍關塞誰人任起居
糲米謾憐青蕨菜陰符曾授白猿書
雄飛肉食元生事彈缺長歌詎少魚

送南衡童侍御解官歸越

驄馬東征繫莫留迎寒砧杵報新秋
風波滿眼寧須

卷之四

問涕淚關心可自由賈誼上書曾北闕
相如謝病且

南州他時定有雲中鴈別恨先牽越水樓

初度日歷水泉營紅門堡草塚山諸塞

行營勒馬立西山白草黃雲指顧間
千里風塵真出塞九秋虎豹本當關
霓旌背指長城宿斗柄低垂瀚海灣
兒女故鄉應共想歲華初度轉高攀

奉謝臬司諸君子簡示元宵之作

彩勝花燈簫鼓聲東風拂檻夜寒輕
宜春剪帖初翻燕倚暮徵歌試鶯樓外
星河轉清淺燕前霜柏太

分明遺簪落翠尋常事嗽玉偏憐滿晉城

寄贈李長白巡撫寧夏

幕府高開倚賀蘭聲華籍甚近登壇
孤懸塞外繞曲抱重經碧澗盤將相
古稱周吉甫山川兩河漢長安受降城
畔青青草盡日凭雲較獵看

寄代相黃梅峰

塞城的的望雲州驄馬翩翩此舊遊
投簡却懷青相國專門奚翅魯陽秋
興航水雪梅三弄夢繞關山月一鈎
爲問琴書春殿罷幾登西北最高樓

卷之四

奉書靈丘王七十

殿敞琴書白日妍過從常憶絳宮前
音塵一隔今千里子重迴又十年
華髮青山烟竝銀潢玉樹靜相牽
侍臣應有祝如松長秋萬壽

暮春石州公署登樓次韻

烟光嵐氣澹相浮孤客殊方興倚樓
日深河漢遠塞雲開石壁故臨州
猶聞不秋王宣與戎馬異雲越石愁
頻怪春風妬楊柳冷枝疏葉尚欲秋

暮送撫臺後恭奉公謝病東歸

鴈門關外羽書稀歸客乘春賦采薇折贈北楊柳
色繁留亦戀菱荷衣龍蟠谷口雲應濕鶴驚松陰露
未晞猶是宵衣西顧日綸竿謾倚釣魚磯

七夕

塞城風露傍千戈荏苒年華祗自歌金井正憐木葉
下銀河況覆瓊環過淡雲南度隨烏鵲明月西沉閃
辟蘿坐久轉驚三徑遠悲笳哀柝夜來多

八角堡對雨

百年塵事苦繁襟幽幔孤燈漏轉沉官况定隨客况

卷之四

三

盡雨絲偏助鬢絲侵拂衣遲戀今多事倚劍昂藏舊
此心寂寞迎寒千里夜關河常接九秋陰

湧泉亭

風塵迢遞苦相牽詩思于今已杳然對客謾彈流水
曲投簪欲賦卜居篇山橫屏嶂斜連郭泉逐歌聲細
入絃遲戀不知鐘磬晚諸天樓閣梵燈懸

環翠樓

薄暮山城散夕陰天高風物正蕭森申生祠畔層苔
澁韓信營前落水深返照入尊浮翠色遠烟結蓋接

林大行東下鄉關近經望還成梁甫吟

祁山泉宅內賞菊

殊方菊樹對高秋落日清尊散客愁醉裏疑過元亮
宅坐深謾擬仲宣樓風枝嫋嫋疎相映露葉纖纖迥
不收華髮年來搔欲短叢陰潭水思悠悠

白東泉南園招飲有作

東泉居士鬢眉青避地無須似管寧門外奇瓜還五
色庭前馴鶴已千齡忘機自抱臨溪甕謝病兼收種
樹經招飲歸來將入夜相看指點少微星

卷之四

四

寄範東劉中丞同年

千里舟航忽謾分十年南北總離群雅懷故自如安
石奇字今誰問子雲迢遞音書江上得清華風采日
邊聞明珠薏苡何須問玉樹朱絃幾憶君

自塞城寄贈同郡澤山桑憲使

歷山雷澤抱孤城萬綠亭前霜日清雲起龍岡占氣
色風生劍器想勳名煙塵塞上仍多警鼎鑪江頭好
自橫近見防秋諸將帥起居猶有舊牙兵

有懷同年蘆南鄭君

山木虛憊賦有枝鴈書不至可無思百年異姓如兄弟
第千里分攜幾歲時明鏡近增搔雪歎青山猶負看
雲期蘆花谿水垂綸地誰與高歌送酒卮

蔣少濟自平陽赴延綏僉臬賦贈

不見真成二十年端居却憶未央前一樽自別青驄
道數字空題彩鳳牋留滯河東曾有賦巡行朔北正
臨邛長驅早望收河套即叙徐看報罕开

寄韋西姚道夫

少日曾同燕市歌豈期雲路杳蹉跎時垂竟賦文章

卷五

五

價宦頗虛疑政事科病尚苦陰令健否貧餘先業近
如何西京形勝懷并在渭水秦山倘爲過

署中即事呈察長諸公

日長初試越羅衣綠盡清陰坐不遺過眼謾驚風物
換遠心翻愛吏人稀到簾花片依苔墮隔巷鷓鴣聲接
燕飛追逐仙曹殊溫竊春風自長故山薇

近田贈許中翰

原田漠漠水雲平侵曉時聞布穀聲華胤自宗虞天
岳高齋最近漢東京蒼龍初見繞春事白鷺低飛有

舊盟萬里趨庭兼戀 闕芳洲杜若幾回生

顧中翰宅內牡丹

絳紗雲幕護香寒十二闌干曲曲看雅麗自珍憐翰
史繁華竝闢本長安譜翻新調頻移拍洞轉歌巖故
側冠香色入簾堪送酒無須重獻紫芝盤

次谿山聯句韻贈葉柳亭中翰

紫薇花下操觚客故國遙憐舊柳亭嫩葉風前描翠
黛長條水面拂流萍濃含雨色當窓落細轉鶯聲送
客聽可是主人霄漢上芳華須信地鍾靈

卷六

六

送萬中翰奉使便道壽母

僊郎奉使日邊來宮錦高擎碧玉杯鳳吹彩幢雙鶴
導龍文紫誥五花開堂萱久抱麻姑術庭桂元多謝
氏才翟珮優游春盡永壺中甲子幾週迴

乙巳春不雨至于夏四月余有恒山之役初
八日早辭 闕是夕至良鄉雨次日日至定興
亦雨又次日至保定亦又雨十八日至真定

次日大雨乃霽足賦此識喜

迢遞北上幾居諸信宿南征畏簡書雲裏 帝城仍

近關兩懸旌節却隨車恒山入望青相逼漳水臨流
森自如四野即看生意轉先將歌頌報宸居

贈劉竹澳自太學歸省

君家科第已先朝奕葉書香清更飄瑞世鳳毛回日
月需時鵬翼薄雲霄漢臣入相曾堪數燕市行歌謾
自嘲南去庭闈今咫尺北瞻宮闕轉名峽

登大悲閣同右山裴侍御

峻嶒高閣度金鈴絕頂初捫螺髻青貝葉欲翻花似
兩瑞卮深映鬢如星共憐浮世多形迹誰譯真詮識

卷四下

七

性靈城郭萬家煙樹外晚醺易散眼雙醒

尋安肅寄贈劉春岡先生

雲中雙闕鬱嵯峨回首西曹繼絕多間俗再過燕督
亢感時虛擬趙康頗劇談建禮清霄直雅調陽春白
雲歌淺薄只今增想像尤覺何日接鳴珂

寄蒲孟山時防秋塞上

聞說輕裘鎮日閒西風重入鴈門關威靈往歲曾相
借詞賦如君杳莫攀白草黃雲通塞遠夢碧梧尋憶
清顏新詩得句知多少疑附飛鴻度遠山

寄塞東粵

聲華海內本人龍三晉諸生重所宗傾蓋襟期憐莫
逆臨岐雲樹阻相從匣中寶劍經時合囊裏朱絃竟
日封別後有懷君信否夕陽西望幾高峰

同成將軍馳鷹鷹臺因見達官營歌舞

高岡宛轉勢崔嵬鷹臺今登秋日臺古戍入雲危鰲
合重關盤地夾城開奔繡早識終軍侶談劍真看李
牧才胡舞驚歌亦應節文皇遺化照尊罍

松山

卷五下

八

東西臺省介江湖文字曾憐壯節符宋玉聲華流郢
曲豫章材幹負洪都臺前自掛青銅鑑尊底誰傾碧
玉壺晉水別來傷鳳晚停雲斜日幾踟躕

偃師有山如臺武王駐蹕時鳳鳴其上國名
鳳臺中都職方褚子取以自號蓋不忘家世
云爰賦此以贈

中州神秀日氣氣洛水臺山世竝聞已有鳳皇隨武
躍豈惟龍馬聲義文曉通紫極三川氣晴接丹鼎二
室雲帷帷談兵張九伐鍾靈先建職方勛

分勞忽設風塵、臨別進眼作吟、低轡重看臺史
遠彈琴猶憶念村、滿五花迢遞停驄馬雙玉參差接
鳳笙更有詩篇回麗藻才華真繼漢西京

贈定原呂孝伯入京

西來旌節度遙迤華燭清尊夜色遲東郡次翁曾贊
借世家尚父更疑歸朝廷此去咨方岳勲業由來
表太師回首十年條復散雲邊鴻鴈繫子思

河間迎春日雪

雪裏逢春賞不遑梨花柳絮謾爭飛入簾偏促金尊
動遶砌真看玉樹圍天上青陽迴羽節郢中高唱轉
瑤徽瀛州東望連滄海好逐僊人跨鶴歸

元夕簡裴內山太史并令弟遜山進士

住辰晚霽瑞光華
月色分明閃碧紗
蓋倚青陽聯玉樹
燈迴翠靄散銀花
壺觴迥度元宵節
詞賦重攀太史家
共想長安天上夜
星橋應接赤城霞

寄吳臯喻侍御卧病成安

聞君抱病對青春
驄馬猶嘶漳水濱
莊舄吟聲應似

越宣尼歸興詎因陳新傳藻詠珍丹訣舊見封章動
紫宸莫向東山苦懸切年來西北尚風塵

新樂對雨且聞張松谿侍御將至

曉來細雨濕孤城。裊裊陰霾淨。不生碧草向堦殊得
意。黃鸝隔樹頻含情。一時雲漢群方切。幾度關河千
里征。爲謝南巡驄馬客。隨車真遶太微旌。

倒馬關遇風

倒馬鬚前風怒。彌上城下。城行竝遭側身。曲徑已自
險轉。眼危巖仍復高。天外旌旗識。孤戍水邊聲。鼓回

卷之四下

驚飈雄未暇辨三楚雲鳥先須占六韜

怡椿堂春岡劉公侍司寇公時讀書處賦贈

燕山靈瑞徹層霄。僊木千年翠不凋。地切白雲臨畫
省。堂開清燕已先朝。履聲直接台階轉。奕葉真看鳳
翼飄。留取西曹傳盛事。名崇寶桂擬丰標。

丹泉龍巖二公攜酒夜過枉叙

朔氣關河逼暮秋江城孤客迥生愁
簷予亦枉青雲駕虛館同傾白玉甌
入夜砧聲鄰院急迎寒月色隔江流
無須旅鴈驚時序但少高歌報應劉

送胡石陵少參入 賀兼遂省觀

權歌催發楚江船細雨青沙去渺然客眼併懸雙
上鄉心先紫片帆前南山頌獻瞻華表北海尊開列
綺筵渤水翔雲俱意氣羈鴻歸鴈各風煙

送盛初陽度支

酌酒送君歌莫辭江城風雨紫離思側身天地應誰
問轉眼年華祇自知鴻鴈南飛還幾日雲山北望亦
多時青蘭白芷遠心賞折贈空攀楊柳枝

寫真戲述示蔡生

卷之早

十一

定遠勲名敢自希長康才藝世應稀一生燕領無殊
相七里羊裘有釣磯物色虛聞曾入夢年華真笑已
知非輕綃珍重開生面十載中臺老鴈衣

大水東李近江太僕

望霓虛抱濟川心苦雨翻增桴海吟江漲盡通鐵柱
觀雲深常失玉山岑蛟龍蹴浪波濤立鷗鷺浮空樓
閣陰爲問近江凭檻客幾迴流水入朱琴

卧雲樓題贈方岷趙侍御

方崑山下有樓居僊子當年已著書攬轡立推周柱

史操軀仍似漢制如水浮日月常懸浴雲巖松蘿接
檻舒四海風塵望霖雨夢思漫到卧龍廬

寄贈方岷巡按

萬里山川開貴竹九天旌節度皇華炎方日近聞蠻
語海國星明識漢槎江上音書多艱難眼中詞翰幾
名家論心喜報瓜期近回首常瞻斗柄斜

贈匡南山人

匡廬南下古洪州縹緲僊人十二樓九疊雲屏常紫
氣雙峰星劍對清秋有時流水虛絃下盡看山曲

卷之早

三

檻頭笙鶴只今王子晉更逢何地訪丹丘

薛畏齋兵憲假寓軍署有大栢賦贈

古栢陰森軍閣寒虬枝霜幹俯江湍武皇日月迴靈
觀漢相風雲接錦官正是將軍常止地暫倚司馬近
登壇策勲大樹方今日金印還從肘後看

送李進士子安奉使還京

萬里南還白鷺車瀟池閣道采風餘盡收殊俗歸文
藻屢夢清遊奉 帝居往問尉陀非陸賈道經巴蜀
似用如同袍好謝金門侶嬾慢年來少寄書

將北歸至雲山舖留別章介菴

三年祇得鬢如絲斜日滄江北望時擬取菱荷新製
服謾將叢竹更題詩良工自覺丹心苦雅曲空深白
雪思相對雲山共惆悵加餐莫遣報書遲

贈樵雲山人

霜寒木落萬山深樵斧丁丁何處尋一徑穿雲凭虎
豹幾迴和露劖球琳金銀印識千年氣山水疑聞九
奏音巖下應逢彈奕侶洞中日月靜沉沉

題松隱堂應教

卷七

七

洪崖山前松隱堂翛然高卧諸侯王玉書月上蛟龍
走寶殿風迴竿籟張共羨雅懷存禮樂謾言清夢到
羲皇返招叢桂寧須問屏翰常歌天保章

贈方益齋閩帥時余有分晉之命

西北風塵瀕洞過將軍鐵馬近如何塞垣行陣繁刁
斗江上樓船促櫓歌方叔世家勲業在子卿當日即
旄多相期瀚海無傳箭獵騎翩翩渡西河

登鴈門關

關城樓閣澹陰森積雪層冰春已深東望青書如隔

歲南侵戎馬欲沾襟代王城上雲初散李牧祠前風
不禁自笑頻年成底事重來華髮不勝簪

李牧祠下眺望作

泉源冰竇入春分鳥語花香遲客聞戍鼓寒沉秦塞
月夕烽晴結漢關雲年來近野多戎壘時過回陽幾
鴈群險絕頗憐今昔地無令唯說李將軍

遊五臺山寺二首

中臺碧殿敞雲霞四大峰巒迴不遞獨立風塵疑出
世欲辭榮祿遂還家上方鐘磬珠旛裊下界松杉石

卷七

七

澗斜問訊老僧空寂久金藍猶著賜袈裟

群山迴合此安禪劫火遺灰定幾年向夕雲煙開萬
象入春冰雪歷諸天松關盡揭金銀榜木鉢高開水
陸筵白象青猊自來往寶幢飛擁九華蓮

金閣寺望南臺示鄉僧了用

寺開金閣度深山晴對南臺咫尺間瀟灑鏡常懸紅日
滿禪關半倚白雲閒境僻有著皆真妄道悟無生是
大還僧識俗緣應未了殷勤故向說鄉關

廣武驛中作

廣武驛前春太遲
桃花幾片柳凝絲
堅冰殘雪今初
夏燕語鶯啼仍一時
上苑晴煙猶昨夢
殊方落日劇
相思王師薄伐煩
車賦感激先歌六月詩

奉壽封君賓山童翁七十時在七月

金氣初回露未晞
玉衡西指鴈南飛
煙霞長健逢初
度海嶽精華動少微
紫詔已看龍襲錦
斑斕况有鴈
爲衣行歌倘遇
君王獵應卜還期後載歸

送吳耐菴京尹赴金陵

江邊樓閣杳浮空
塞上音塵恨未同
雙闕峩峩常起

卷四

十五

鳳三山佳牋並盤龍
趙張謾擬今京兆
王謝全移昔
土風遙想霜威餘
十載路人猶指舊乘驄

雨中大悲閣識留趙二子監臨所取士

高閣凭欄幾度過
雨中登眺更如何
微茫煙樹臨關
少浩淼雲濤接檻多
恒野蹙蹙千里駕
漢京原重四
賢科襟期共許今
操縵慷慨應憐流水歌

送趙參軍赴泗州

憶昔郊圻攬轡行
江雲江草尚含情
三秋况送淮南
客十載今提塞下兵
詞賦自來傳鮑照
簡書此去慰

毛生逢人試問水霜面
應識當年舊姓名

送楊菴菴赴南都

鳳皇臺下大江流
佳牋常懷古石頭
萬里樓船銀漢
香三山砧杵
帝城秋文旌舊擁周多士
儲賦今通
夏九州別後相思俱不淺
滄江玄嶽共悠悠

送谷徵君年丈東還

海岳精華氣不群
行人爭認谷徵君
還山舊策青藜
杖染翰新留白練裙
雲裡河橋驚路斷
風前煙柳逗
秋分刪成玄草今多少
次第音書許更聞

卷四

十六

鍾吳江服闋入京過訪賦贈

風塵瀕洞未全清
最愛終軍獨請纓
攬轡自騰雙劍
氣膽廬謠誦七絃聲
過從繼繼憐知己
衰病候尋懶
近名前路故人如
借問頌歌惟對魯諸生

龐懋亭讌毗

龐外幽亭路未遙
尊前秋色興偏饒
荆卿蹟在猶堪
問菊蒹葭高亢有
招山日欲沉峰盡
赤河流忽斷樹
疑飄歸途已見中
天月不川紅紗絳燭燒

立春日陽和樓讌

雄城樓閣俯通衢春日登臨散曙煙千里王畿慚坐
鎮九天憲節喜同懸玄泉紫氣西山上華蓋彤庭北
斗邊正是萬方輶謁日欣從朗潤卜豐年

早春登樓次韻奉答近山

樓前重繫五花驄曉曉逢春此復同冰泮河流晴漾
日山圍城郭靜含風歌聲低度停杯下物色全收倚
檻中正想青陽開紫極早朝誰賦大明宮

元夕對雪

元夕陰陰雪忽飄寒寒酒興夜偏饒穿簾遶砌渾無

卷之四

七

賴臨水迴燈環自消暗度月明花滿樹巧隨風勢玉
裁綃長安此夜猶車馬劇賞清歌未寂寥

沙河臺內榴花戲擬艷曲

安否榴花開不稀千朵萬朵露霏微未傾瑪瑙傳琴
軫先染胭脂妬舞衣西子含顰顰自效東家窺望定
誰非乘槎漢使曾將護邂逅尊前賞莫違

過呂翁祠

飛僊當日御風遊祠宇常臨滄水流枕記蒼茫原有
託路人江漫苦追求三千弱水春來夢十二層城海

上樓紫氣未沉真想在無須物外訪丹丘

叢臺

河山入望憶重來曉日凭臨煙霧開萬里自通滇海
貢九關吳帝楚人材樂毅有書空報主平原無士謾
登臺何如能賦經行日尺五常瞻斗柄迴

壽禾江封君傳翁

嘉禾江上草堂深竹几屏開碧玉岑近海雲霞晴景
裏遙庭蘭桂鬱森森安期自授延年術梁甫還成抱
膝吟更向紫垣瞻氣色太微法象迥常臨

卷之四

八

留別內姪贊皇陳司訓

他鄉相見倍相憐玉樹瑤芝惜少年千里關河原赤
縣一官燈火尚青氈遺經可託諸郎盛甲第寧忘伯
氏賢已爲舊遊增夢想因君重憶太行前

度太行有作

太行重度路咸遲勞役何年是定期千里山川原識
面三關節鉞更提師牙旗高薄林峰轉羽騎回看
道馳形勝况乘驅策在擬傳露布答鴻私

將至榆次寄馬太史

三年不見幾時春
塞分旌先訪卧龍
鱗擬排綠酒新浮蟻
定解朱衣舊
繫魚清廟久須瑤瑟奏白雲
莫戀碧山居

砂澗道中兩作

砂澗雲深午未晴
雨隨旌節度山城
青木白黍還爭
長古木危巖儼並撐
澗水湧泉真任性
山花匝地不知名
煙塵已見清寰海
謾挽黃河更洗兵

自平刑山行歷圍城太安凌雲諸口

端居夙昔戒垂堂
叱馭今來肅所將
偏及連天惟鳥

卷之四

十九

道紆回終日總羊腸
河流樹裏紛仍急
衣袖雲邊濕
不妨莫向崑崙憐
道路好從清淺辨
滄桑

自鴈門寄何沅溪

憶放樓船江水頭
章門滕閣綰離愁
鳴琴自是東山
夕得句曾分九日秋
南鴈不來
邇州它時傾倒知
何地極寒相思獨倚樓

贈胡山人還台州

山人碧眼照青囊
萬里乘風鶴背長
紫塞壯遊憐仗劍
赤城真隱憶焚香
自分經緯崑崙畔
誰識驪黃牝

壯方試訪草堂臨濮水
謾同人擬卧龍岡

題高左史所藏劉忠愍李文毅二公墨蹟

箕尾神遊不計秋
至今遺墨世人留
銀鈎謾爲傳心事
鐵膽曾經對
冕旒天上玉樓雙
撰記山中丹壑並藏舟
王門左史同襟抱
寶愛偏憐斷素收

寄李吾西以未遂面代情見乎詞

首塵一別阻關河
坐念人間岐路多
節鉞有期瞻燕領
簡書無奈促驪歌
三秋月繫清宵夢
千里霜沉紫塞戈
倒馬蜚狐勞望眼
恒山雲樹日嵯峨

卷之四

二十

人日穀日雪不絕

人日穀日雪紛紛
謾向陰晴憶舊聞
佳賞隨時入酩酊
瑞華獻歲接氤氲
麥田應息螟蝗蠹
鴈塞還清虎豹群
須信太平原有象
好陳雅頌達明君

寄謝茂秦

鄴下才名世共傳
梁園賓客更誰先
半生旅客寄原能
賦千里神交况有緣
珊瑚璉共珍清廟器
鴈鴻先枉塞城篇
何年共醉長安市
拚解金龜當酒錢

寄谷侍御

中條上黨巖岵驄馬寧歌道路難別日霜華速
晚望中草色逼春殘紛紛時事何多劇杳杳烽煙
此安聞報瓜期催去節北來倘許共盤桓

奉答霍西莊

楊柳青青拂面開東風重入晉城來祗緣病減談詩
況是迂非用世才君已懸車逾十載予寧曳屣接
三台杏園春色看花伴相近常違共舉杯

送孫大行襄葬代藩便道省覲

懿親邸霍分周胤恤典哀榮出漢京日下獨啣君

卷四

壬

命渥雲中爭覲使星明關河迤邐通桑梓樽酒過逢
贈杜蘅駟馬新歸題柱客官袍應慰倚門情

蘭坡草堂題贈寇憲使時謝病并寓勸駕

蘭坡原上讀書堂淦水西來遶檻光架上牙籤細帙
滿屏間雅曲淨琴張關心藥裹應拋却轉眼年華可
放將豸服朝天須此日謾耽伏枕對滄浪

次韻奉答詹角山

才美如公世所優分符余幸傍雲州秋深戎馬無南
牧險極關河有上游興寄高山原自適歌成白雪若

為酬盛意見

九日奉和黃侍御

孤城坐繫萬方心况復登臨俯碧岑捲地霜風秋
暮極天星海晚橫陰黃花縱好寧堪采驄馬難攀
自甚流水高山知有意遲君重理伯牙琴

古意

佳人鳴瑟掩高樓明月中天似水流一夜砧聲催白
髮九臯鶴唳在丹丘貂裘盡暗風塵色龍劍偏驚山
海秋誰為含情君不見胡笳羌管迥生愁

卷四

壬

雪中簡黃侍御

寒深歲入報豐年飄雪迴風滿朔川階下謾誇瑞作
樹人間實有玉為田開尊忽枉青驄馬樂輸還成白
紵篇岸柳浦梅應並發陽春高唱已先傳

送黃侍御按河東

天馬乘空雙鉞懸霜華曉霽晉陽川山河改色蒼生
里尊酒含情賦幾篇遠樹依依汾水曲長亭杳杳臺
臺前泛宮流徵誰能和應鼓南風繼五絃

長至日次韻簡翠巖

葭琯飛灰吹律候璿臺占氣望雲期壯遊豈直如桓
典雅詠真能繼左思世正唐虞還此地名垂稷契固
其時青陽約在瞻虛遠碧海春生煖不遲

春日過巡臺有懷舊遊簡黃侍御

臺栢陰森春晝深當年曾此坐披襟關河故著青驄
迹華髮新添白玉簪細泛晴光瑤碧草淨浮蒼靄散
未琴素期雅喜同袍在相對常懸捧日心

二月朔晉苑讌遊應教

東風應律逼花朝春色開筵赴醴招玄鶴紛隨清角

卷之四

五

下紫蘭齊茁凍苔消弄晴積水浮冰片釀煖新陽上
柳條梁苑楚臺虛想像真從瀛海度雲謁

壽閩母爲其子進士廣孝

鳳簫聲度彩霞流鏡影雙涵杜若洲百兩遠將曾築
館三山近報更添籌雲邊青鳥翩翩下草上春輝澹
澹浮蕭史喜看華髮並遶庭蘭桂儼升丘

春日閱武

周家藩翰重連城漢壘旌旗擁列營雲鳥氣高紛變
化河山春麗總分明按歌深喜南風競露布還看絕

塞行擬見助名歸衛霍平原獵騎絡珠纓

代州臺中巧藥

朶朶花枝梟藥欄臨堦移榻幾回看香風故襲青雲
幕湛露偏凝絳雪盤漫擬高歌淹旅興翻緣清賞怯
春寒三年此地真憐汝華髮新添滿鴈冠

瞻雲樓次韻贈黃侍御

其先公學士司業時曾及門

湖畔樓臺愛卜居牙籤兼貯換舊書新攀驄馬能知
我舊侍銀魚重啓予文雅豈惟追魯後醇風實似避
秦餘瞻雲幾度層軒上飛鳥凌空兩袖虛

卷之四

五

巡臺召飲雷雨阻赴

高筵欲赴雷雨深苦旱誰能愁太陰莫訝翻江走平
地即揮流水入鳴琴電蛇轉掣元無定雲驄相驅愈
自駭預擬共拚成一醉喜看原隰散黃金

病中對雨

卧病高樓暑氣微晚涼雷雨欲侵衣青苔墻下層層
積白鳥雲邊片片飛嬾性頗耽穠叔夜賞心正想謝
玄暉未拋藥裏慙藥白乞拂滄洲舊釣磯

晉祠曉望

四圍蒼翠倚秋空霞彩烟光曙色通池水欲搖蘋藻
日溪亭先散稻花風摩挲金石珍唐帖指點川原說
晉宮謾擬鏡湖乞賀監願祈豐歲萬方同

入成晉大雨電

五風十雨未愆期孤驛雙旌載度時繞轍烟埃還乍
起濯枝雷電歛交馳踈簷盡捲翻盆勢委巷應傳擊
壤詩無用占年煩太史早聞省歲仰形墀

贈党牧川

一自歸辭門下省幾人先插侍中貂閑雲高卧隨舒

卷界

圭

卷雅興端居未寂寥但有姓名騰薦剡絕無翰簡入
清朝山公啓事今誰繼輪帛旌賢擬見招

平原道中

高秋絕塞杳邊聲未夕長途緩去程拂樹青虫綠雨
綴盤雲蒼鷁入風鳴漢宮應是回西顧班賦猶須紀
北征勞役周回誰計憶頗耽山色畫中行

廣武中秋不見月作

雲霧垂垂晚不開共誰相送紫霞杯九天宮闕青楓
下萬里關河白鴈來朔氣底須沉鼓角露華應自滿

懷慶安流銀漢還清淺總憶飛梯第幾回

齋居

端居三日見齋心鍊鶴燈輝遠座深律入青陽回五
琯曲成白雪在朱琴星河近抱蒼龍關歲月新添華
髮簪鼓角沉沉寒漏永西簷斜照半窓陰

冬至陪孫 郊壇

萬靈清蹕展輕鸞玄象高開絳節朔候氣順官端白
簡占雲太史立青霄燎煙欲散晨光薄輿奏還勝
帝座還真設漏聲分五夜天雞啼罷已中宵

卷界

某

送孔文谷學士再入關西

龍章迢遞入咸陽講席重開滿座春紫氣遠浮關樹
青齊陽晴捲岳雲新三千弟子今髦士百一山河古
要津攜藻久開傳大雅履台終想慰斯人

送胡雪灘巡撫雲南

天寒朔雪欲飛花萬里滇池去路賒擬逐東風開暮
府却從北斗望京華伏波銅柱雲邊塞諸葛金鉉海
上笏十載相知情不滅願言早返日南車

贈葉都憲

春來柳色綠纖纖回首山亭旅思添
正懷序史閒情謾擬晉陶潛半窓烟雨常飄視盡日風華不捲簾珍重鳳凰池上客加食好對水晶鹽

送傅侍御汴臬治河

黃河東下捲雲空迢遞誰應繼禹功
四載謾稱蒼水使五雲遙下玉花驄
鳴鶯春自隨乘傳并多人猶識米風無柰驪歌增悵望平生襟抱最相同

送張侍御轉僉汴臬

十年海內雅知君千里曾空冀北群
京甸行塵隨馬去河橋春色向人分
操觚擬賦梁園雪攬轡還清少室雲珍重臺端風采在佇看報政日邊聞

卷之四

七

送王鑑川守安慶

雙旌出守傍江涯千里王畿路未賒
謾向旗亭繫柳色應從驛使寄梅花
風煙縹緲荆吳近雲樹微茫漢沔斜五馬行春頻采納早傳嘉政到京華

寄許少華中丞

海內良朋意未疎停雲華岳杳愁予
竭來幾句重開府望入關河數致書
壁水橫經三舍近琳宮借榻半

餘當年談笑論文侶何日相尋

送曾以謙刺崇慶

十年江上識君初藻思常懷重啓予
虎竹新分唐刺史駟車不負漢相如
棧雲朝度千山外閣月秋懸萬里餘嘉政定登南薦剡逢人莫滯北來書

送閻太史督學入晉

十年染翰侍明光銜命遙臨晉水陽
未采唐風歌蟋蟀先空冀野報驪黃
臺中曾識青驄客天上初辭白玉堂併爲舊遊增悵望太行雲樹杳蒼蒼

卷之四

八

送閻太史赴南司成

僊槎南下路逶迤溽暑清尊坐莫辭
侍草正承三殿制采風暫聽六朝詩
城臨虎踞江如帶山倚雞鳴國有師想到鳳凰池上望宮雲苑月總相思

塞下送劉生汝揚南還

塞上霜清鴈影高材官慷慨結征袍
祇緣宗慙懷授筆設擬休徵贈佩刀
露布曉馳捷奏入風塵秋偃戰功勞故鄉動色應相問歸報書生有六韜

胡侍御初度贈言

近來關塞感風塵
氣懸孤鶴許長吟
北宸聞道論功重
封畧擬看生色畫麒麟

送姪孫槃南還

吾宗素業本岐黃
奕世相承愧未將
旌鉞省予頻出塞
箕裘愛汝早升堂
夢回故里青山遠
望入重關紫塞長
莫向燕雲分去住
囊中好檢濟人方

題岳水部隄石

停雲歌斷幾週星
宿草吞聲隔杳冥
一代雄文稱水

卷一

七

部千年奇氣託山靈
上書曾伏蒼龍關
撫劍時談白虎經
見有鳳毛呈五色
西風堪慰淚雙零

宣府西城樓留別胡侍御

萬家煙樹散朝曛
高閣離筵此對君
投分豈無齊鮑叔
請纓今有漢終軍
金尊深映冰霜面
鐵騎遙圍虎豹群
共倚塞雲天咫尺
捷音先報帝京聞

贈吳山人

風塵迢遞塞城邊
紫氣臨關歎汝賢
江草牽懷南國夢
磧雲入詠北征篇
出車謾擬周方叔
辭爵曾聞魯

仲連華髮流年催
並短閒情羈宦轉相憐

九日感興

西風幾見菊花斑
十載防秋朔塞間
蘇武盡銷青海鬣
班超漸老玉門關
天涯歸計今應晚
世上浮名好是閒
寄語滄洲叢桂樹
歌聲擬續小重山

西征遇雪

木落空林夜有霜
朔風重釀塞雲黃
寒生老臂猶三屬
倦入長途詎七襄
白草舊開東勝地
赤纓先繫左賢王
謾憐飛雪沾雙鬢
却笑青山亦點蒼

卷一

七

送王職方暫還魯中

魯南山色鬱嵯峨
歸卧因君感慨多
塞下風塵收豹略
湖邊煙樹傍漁蓑
夷吾心事應誰識
葛才名不翅過梁甫
吟成還抱膝
是非今古定如何

與歸入倒馬關作

南風吹雨傍關來
似爲行人洗宿埃
老去尚憐金甲在
生還重見玉門開
絃絲謾引思歸調
投鉞空懸奏捷才
聖主恩深何以報
凭高今夜愜三台

初發京邑

清秋相伴下王畿猶著尋常老布衣
寒馬夢海鷗今日可忘機
鴈投江漢翻長叫木杙
自飛象魏雲中雙鳳翥不勝回首重依依

庾廬溝

皇輶幾度過廬溝匹馬歸來感舊遊
雲氣橫陰回望水聲涵潦向東流
霜寒偏壓公孫被日久先凋季子裘
今夜知投何處宿煙光遙動旅人秋

贈趙方垕都憲

都門岐路轉翩翩十載重逢倍惘然
補袞君方依日月投簪余復杳風煙
音書先枉青雲上夢寐常牽白鴈前
三徑新開無外事願隨鄉社祝豐年

卷之四

三

過武城留別秦令

故人遠見濁河隈情問今從何事來
千里驚心知自定百年倦眼向誰開
群空冀野曾相識嘯入蘇門莫謾猜
珍重交遊情過篤絃歌益羨令君才

早秋喜谷少岱年兄至自濟上

春秋科第兩同年白首交情意轉牽
千里幽期孤命駕百年高誼幾飛箋
芙蓉弄影移歌扇蟋蟀喧聲雜

舞筵共對揮毫多翰藻才名海內久相傳

同谷少岱徵君黃梅峰右史謫李民部園亭

山居忽謫枉高朋讌會花間豈自勝
醉傍鴈池還泛蟻坐依蟬樹不聞鶯
彩毫欲灑揮瑤軫錦瑟初張捧玉冰
老去詞場真不竊謫僊地主况稱能

傳聞

消息傳來真未真孤臣草莽淚沾巾
天邊白日行疑急塞上陰雲望轉新
定遠漫言飛食肉磻谿只可坐垂綸
天時人事俱難料何日愁眉得暫伸

卷之四

三

雨中簡諸親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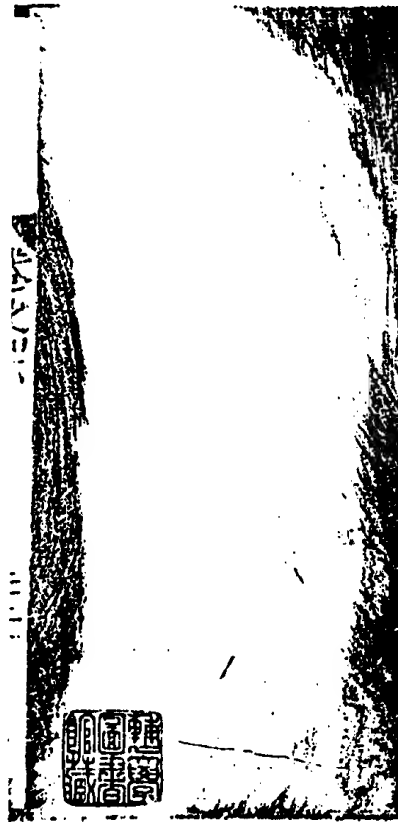
門巷相違咫尺間浹旬却阻奉清顏
陰雲乍合偏成雨泥淖方深獨閉關
景逼九秋楓葉赤草侵三徑菊斑斑
頭近輟開新釀倘許高踪得暫攀

送張二守赴吉州因寄舊遊諸友

當年憶過大江西文水潞江湓品題謾訝塞翁曾失馬
誰知仙縣尚遺鴻人還落木歸鴻背雲裏殘霞散日低
相見故人知未否米鹽白銅鞮

送張二守赴吉州因寄舊遊諸友

河上風吹楊柳斜使君開府靜萊陵九邊餉運方多
事四海車書正一家招隱謾尋丹洞草相思恰對茶
微花漳流濮水通舟楫何日論心細煮茶



穀原詩集卷之五

濮陽蘇祐

五言排律

答李水部五日聚飲潞城府第之作

群公來帝闕五日宴王孫鵬鵠金開蓋麒麟綉覆墩
歌憐鶯嚶嚶舞愛燕躑躅僊館雲常濕丹鑪火自溫
玉書看帶礪玄圃謝崑崙鳳竹新分尾虬松老屈枝
桂叢方度曲蘭草謾招魂梁客枚鄒盛周親魯衛尊
泛蒲還九節懸艾已千門急管休窺豹繁絃正擣鷄
江船懷午競戎馬報宵奔笑眼花爭發狂懷海竝吞
遙聞雷隱閣晚見雨翻盆雅興堪誰共多情向我論
醉知蒼水使豔尚錦袍痕倘許看雙栢先教具一樽

臺內雙松

鳳蓋童童並龍鬚冉冉長參雲元自直帶雪竟如常
狎客悔移榻良朋竹舉觴韻悠風瑟瑟珠綴露穠穠
靜極驚滿至哭餘見節彰翠華行蔽雨白簡對飛霜
虛辱秦封後曾凌禹社傍色含陶令柳芳映召公棠
羅虬低隨蔓苓開細切肪花香蟬自避枝勁蟻難藏

森疎凝朝露扶疎印夜光冰霜顏不改天地氣長
媚日羞掩李扶天棟廊庑斤時可得繩墨正何妨
匠石懷知已徂徠戀故鄉陰堯殿閣依杏孔官牆
僊籍曾分赤龍精擬屬蒼蓬時憐五柝獻賦笑長楊
鐵石看盤錯琳琅聽奮揚猶疑生復夢雙倚太微堂

奉題勅賜務學書院

王孫脩孔業宸翰煥堯文堪羨天潢貴高揚玉牒芬
尊蠶嗤問月詞賦陋凌雲賜帙分東觀臨池逼右軍
八公茫昧失六籍討探勤仰止高堂在書聲聞代聞

卷之五

二

七夕

會合雙星夜關山一葉秋蛛絲縈暗壁螢火薄危樓
露下涼生轆轤雲深翠抱欄橋應橫鵲度河似向人流
天上調琴瑟人間望女牛義和催早發機杼迥生愁

奉壽宗伯南莊李公

憶昔公歸日傾城祖道看君王賜乘傳千里去長安
崇秩周宗伯南郊漢時壇明裡陪玉輦慶宴侍金鑾
老謝星辰履歡承躋冠重開八袞譙應抱九還丹
暇豫滄江晚榮華白髮難他年波汾水再拜獻芝盤

清溪館招飲簡王撫泉公

幕府開賓館城隅借鷺洲朱衣扶畫戟玄洞接丹丘
臺月移凭檻湖天俯蕩舟僊橋飛可望鶴井掩仍留
叢桂緣中嶼垂楊蔭合流地疑蓬島入境豈聞風求
機務憐多暇招尋喜共游尊開浮玳瑁曲度抱篴篥
水爭雲容杳霜清海氣收塵襟消竟日逸興狎群鷗
招隱淮南賦懷歸江上樓將因解簪綬從此謝王侯
次韻送邊行甫游金陵兼遂省覲

卷之五

三

促膝幾終日解攜仍別筵詞林看妙選僊侶羨芳年
談藝無淫說承家有秘傳瑞瞻鐘阜氣雅見大江篇
省覲珠真樂登臨詎暫閑餽銀江躍鯉酌醴地生泉
子有藏經笥予無負郭田遙憐攜綬服預報計歸船
元夕雨雪作

疊疊運元化悠悠回景儀歲華復今夕旅况感良時
雨雪忽紛集風雲良未期瓊飛雜火樹珠綴流煙枝
游阻青絲控歌停白紵詞星燭應暗月樹暮空垂
桂魄自凝睇蘭蓀誰共持殊方鬱孤抱雅詠寄相思

望太白樓

白也謫僊流乾坤一酒樓至今酣飲處猶有翠雲留
龍性誰能狎鷗情迥自浮世人驚白壁羽客幻丹丘
雅調瑤華麗多言貝錦愁放歌辭北關浪跡且東州
居士青蓮宇宮袍采石舟神遊還八極名落已千秋
靈本星精墮狂胡月魄求金龜餘市肆珠塚儼江洲
梁月顏疑在鯨波氣已收魯城遺壯觀征棹悵悠悠
解梁經漢壽亭侯故里

故里今祠廟英靈耿未消江河常到海日月迴錦霄

卷之五

四

泰曲依劉計艱虞濟漢朝視曹如鬼蜮制呂失雄梟
華夏威方震荆襄勢轉搖天應厭火德松亦萎霜魘
先主旋徂落中原竟寂寥空令歎大節秉燭坐秋宵

帝堯故都有廟竝祀舜禹瞻謁謾志

古之聖德都祀放勳鳥迴宮殿勢龍煥表衣文
綽袂懸朱常懷烈烈氣真疑方就日不啻幸瞻雲
蓋壁阜瘦隼形庭舜禹分青回秀蕢蒼蒼偃繡松紋
衛士星橫劍宮嬪霧縠裾珮環紛迤邐旌旆杳氤氳
統緒開精一蒸嘗薦必芬伊耆仍故里大道婉皇墳

暮春晚坐

客思晚翩翩春燈坐不眠星河窺靜入鐘鼓傍醒懸
屈指西征日傾心北覲天幾逢莫草落常阻鴈書傳
潘岳閒居賦梁鴻五噫篇幽懷若有託併入泛宮絃

扈 駕發京色

春雨清燕甸君王出漢宮草承瑀輦綠花映袞衣紅
析羽蛟龍曩連營虎豹雄野屯分列將清問下三公
帷幄邊烽入關河御氣通歌汾莫謾擬卜洛庶應同

三月望日同曾侍御劉憲副遊青原山寺會

卷之五

五

諫議胡工曹期不果至名嶽流憇頗愜素心
良晤難并共邁朗月感而賦此亦紀遊蹤云
耳

丹嶂圍靈境青原敞化城水邊一徑入雲外幾僧迎
飛旆朋簪合凭欄濁界清豪留舊蹟曠朗適幽情
曾點元瀟灑劉楨更俊明所期憚半至遲戀梵筵鳴
送洪大行使益藩便道省覲

國典重周親星槎渡漢津玉書三殿出緝禮九賓陳
習衛元文穆斐龍本舜臣僊班鸛鷺遠民俗訪咨頻

送王憲使叔晦兵備西寧

三華開金嶽三秦擁玉京雄圖常在眼遠別若爲情
關異騎牛過袍仍繡鷹行當年曾避馬到日正馳驚
芳草鳳原合春雲僊掌平南山橫漢時北斗倚秦城
先擬長楊賦徐屯細柳營君才本吉甫文武羨勳名
渡羅溪有懷東園劉司馬劉今家居常斷橋
拒濠斬其黨溪上

卷之五

六

邑宰鳴琴日江城仗劍辰斷橋猶在眼報國肯謀身

先奪淮南魄元鍾岱嶽神鷹揚會朔漢龍臥忍風塵
丹壑棲遲久蒼生屬望頻謾言歌鳳鳥應許盡麒麟
何武仍遺愛東陵豈故貧還因今父老爲問種瓜人

送潘僉憲考績北上

尊酒章門道迢迢望帝京日懸雙闕迥霜落南湖平
鴻績陳虞典驪歌奏楚聲行塵應入夢雲樹已關情
紫氣蒼龍劍清華璧玉珩解攜助行色離思滿江城
讌北城樓得山字

散步高城晚凭欄四顧閒十洲虛想像層閣重躋攀

讌遊匡南池亭

物候餘三楚人文異百蠻沙鷗臨暮集江雁帶秋還
葉落洪崖井煙深孺子關天低圓野闊雲斷入湖閒
尊俎延清興風塵浣俗顏涼飈動北闕白露滿西山
自遠鷓鴣侶誰當虎豹關清商休盡奏客淚灑衣斑
簿書厭拘束相與放懷歌草挹王孫潤池如習氏多
倚蘭流郢曲幽竹倚湘娥雷送垂垂雨風迴細細波
浮槎牽水荇凭檻曳雲蘿吾欲常臨此披衣製芟荷

中秋汎月得中字

卷之五

七

汎月不知夜滄江舟自東幾人能共賞雙槳若浮空
晰嘒秋毫見蒼茫曙色同雲霄懸皎鏡城郭動初鐘
簫鼓青天上關山白露中漁燈沉朔氣兔杵送西風
河漢低圓野星杓近倚蓬光涵青玉索歌入水晶宮
應歷支機石虛響射虎弓早聞漢營壘烽火接居庸
奉壽後菴李公

再疏辭榮客三朝執灋臣逶迤存感激衰頹謝經綸
詔許東歸日心牽北望辰投簪緣抱病檢篋詎知貧
候館逢初度征途屬暮春庚申寧龍朔甲子甫過旬

未覺朱顏改初憐華髮新風霜增氣槩冰玉轉精神
鶴放青田遠丹生寶鼎勻星明元孕傳徽降已生申
襟抱常瀟灑行藏幾屈伸一麾三守郡雙鉞兩推輪
開府今臨代揚舲舊過秦觀光榮鳳早問俗式熊頻
雨雪關山下炎蒸嶺海濱艱虞傷道路頑洞恤風塵
溫錫中天語慈傾上帝宸晉陽收鎖鑰灤水撫松筠
歲啓看花讌時飲漉酒巾縱歌隨兎影穩卧失雞晨
自玩中孚秘誰全太古真情曾繫轡觸動可畫麒麟
塞我誠疎劣昌言謬采詢從公餘信宿設祖薄逡巡

卷之五

八

蘇李通家世陳荀接里鄰心兼知己戀眉豈效入顰
謾擬逃名侶還看報主身月華分朗潤山勢並嶙峋
五樹榮芳桂千年歌大椿恒祈保金石懿範表斯人

九日同陳史二部曹登五華臺

霜前九日杯天畔五華臺周武曾占氣燕昭故愛才
逶迤玄嶽並咫尺紫宸開風入絃絲響雲飄笳葉來
水光浮草樹菊蕊爭塵埃節應遙輟轉歌聲羯鼓催
授衣幽月令落帽晉風裁寄語諸賓從佳辰歲幾迴

虛益堂元宵對雪觀燈

莫羨抽青陸蘭膏散綺筵詎知六花瑞偏映百枝燃
僊苑銀爲樹星橋玉作毬九龍疑噴水雙鳳儼浮煙
共侍梁王讌慚慙慶謝女篇東風回朔氣謾擬物華偏

卷之五

九

穀原詩集卷之六

濮陽蘇祐著

歌行

李將軍歌

君不見李將軍近代無身長八尺微有鬚萬里推轂
北備胡金印肘後繫一斗畫戟門開趨萬夫感恩誓
欲死報國驚駘下乘徒區區射虎驍雄良可擬驅狐
壯貌真堪圖一文不取軍中錢石二能擊陣上孤張
飛赤心知有漢豈知帳前軍士變將軍頭顱已流血
亂士身軀亦被箭撫鎮循牆且走避偏裨閉門坐以
看 天子聞變按劍怒但報昏妖畫解散將軍已死
不足云沙場胡馬誰酣戰更蕪紀綱掃地盡義士忠
臣淚如霰嗚呼將軍之死果自取胡為天變星隕夜
如雨

擬燕歌行

盈盈一水限河梁牽牛織女遙相望西風颯颯天雨
霜鴻鴈嗷嗷向南翔誰能對此不悲傷終朝機杼猶
七襄一年一會河鼓郎七月七日珮鳴璫烏鵲為橋

開洞房惟娛未畢日扶桑不覺淚下沾衣裳斯事恍
惚誰能詳世人好詆竟荒唐欲排閭闔訴帝傍竊恐
不察轉徬徨天門九重空淚行

濠梁行

山川萬古開淮甸勝蹟靈踪今始見遺宮雙闕峙嵯
峨佳氣五雲鬱葱鬱岐嶷鎬舊邦肇有周沛豐故里興
炎漢禹跡茫茫分九州雍徐充冀多王侯風環氣結
有運會開基垂統獨殷周建旂乘鉞真龍出義殺仁
生刑政一始信神靈不偶生萬國仰之皎如日土壤

卷之六

二

中原幾千載九曲西來代遷改黃河噴浪下金天長
江迸勢歸滄海元人失御奔其服我 皇陟降河之
曲英雄百里齊奮揚熊罷萬旅隨馳逐沛上蕭曹即
股肱南陽耿鄧同心腹二十八宿咸麗天三十六幅
同一轂叱咤風雲紫極高汎除宇宙皇風穆文謨武
烈紀旂常賁琛獻幣開明堂山川初擬會中土富貴
非徒歸故鄉堯階三尺示樸素禹王萬國來趨蹌此
土遂為湯沐邑追王比隆周季歷馳道旌旗日月分
玄宮屋宇嶠龍立王侯將相拜封多殷夏黃虞不啻

過湛露常展周維什大風不唱漢臺歌王公設險守
其國大江天塹分南北舊京百二玉關東昌期五百
金陵側鍾阜石城遠大江奉春脫略說君王埴金鑿
笑秦淮陋定鼎卜從郊鄒長鼎成龍去經幾撰依山
尚有龍興寺跡檜常環古佛龕老僧頗悉當年事高
亭拜覽 御書碑寶函載觀開山記寺外金山像對
荆城邊瀾水遙通泗王四妃可長哀諸侯列將空
相思八衛仍屯紫禁城千官今扈玉霄京詞人擬撰
三都賦甲士常圍十二營松覆寢宮當畫閣草侵輦

卷之六

三

路入春生風雲尚接郊壇色鼓角猶傳象魏聲赤縣
神州更創建虎踞龍蟠舊稱羨聖神四海本嘉家華
夷萬里皆南面黃金倚斗貯高臺青玉當天璽寶案
止極重開日月圖南京深鎖雲霄殿

黃樓九日

羽衣僊人杳煙霧高城載遊秋已暮寒花未吐黃金
錢明河自滴芳洲露去年樓倚中都前今年舟繫彭
城遙青山萬點對尊落朗月半輪涵江懸却憶前年
上谷時寒雲朔雪凝花枝可憐此日異風候須知有

客同襟期劃北淮南載戰蔡三年奔走無停已杜甫
脩然懷暮雲莊生正爾吟秋水

邯鄲行

君不見邯鄲昔日盛繁華高起叢臺接彩霞臨翮俠
客藉珠履宛轉名倡迴寶車寶車珠履誰不美含情
共侍叢臺讌縹緲朝雲拂舞衣團圓宵月流歌扇考
鼓撾鐘日日聞願言千歲奉吾君關外自勤蘭夫子
座中誰是廉將軍河水東流日西轉臺墮城摧荒草
短重士圖存理固常徵歌速滅見何晚君不見軍覆
地叢臺草已生

卷之六

四

哀長平

長平一夕悲風起四十萬人同日死燐火蕭蕭陰雨
育膏血茫茫土花紫衰草黃沙寒日曛山空野曠度
愁雲西望咸陽杜郵道不須重弔武安君

伏生授經圖歌寄南莊李公

猶不隨秦火滅訓誓典謨自昭揭孔堂金石聲已
泯得傳火已盡如漢家天子搜得傳使者四達無

停車玄纁馬由東道一刺却造伏生廬伏生元是
秦博士年踰九十尚強記五色不種故侯瓜諸經自
抱先秦簡老不能行口能傳古文今文凡幾篇女孫
自辯鰲牙字詔使躬親卒業年天生括人元不偶耄
耄期願亦何有領孫奕葉見曾玄傳經汗竹追蝌蚪
南莊先生懸車早踰八望九眉髮好方朔年年獻絳
杔安期歲歲遺瑤草侍御承顏稀所羨千金致此丹
青絢周誥殷盤疑在耳鶴髮童顏真識面君不見古
人今人豈相殊壁上堂中一轉盼却憐持節阻橫經

卷之六

五

安得操觚侍染翰又不見 朝廷近議開明堂禮卿
詞臣日爭辯如訪當年老秋宗鸞書應下明光殿

中巖行贈李司封

泰山入青雲盤礴幾千里鷄鳴曉觀峰望見扶桑水
扶桑日照三山巖中有高人讀書屋抱膝曾成梁甫
吟致身今奏陽春曲陽春寡和無端倪義氣相看謬
與携申甫降神君自得我家空在泰山西

感恩行贈李伯和

年來炎海多遷客嗚呼李公不可得須知雲雨大翻

覆護向塗泥論今昔羈懷滿瀝不自變殊方寂寞亦
常適數極運促理亦有條歟物化風雲索屈原難招
江水魂賈誼竟淪鵬鳥魄西臺李子眼流血擗踴狂
走天爲黑扶櫬返蕤帝城東魚燈雪裏玄堂閨一朝
金雞下五雲瘴天桂嶺生春色吁嗟李公呼不聞孝
子哀思曷有極可憐翻作向隅人一闕長歌淚沾臆

桂泉行

桂樹叢生山之幽白石齒齒泉中流有美一人縹房
駟鳴琴晏坐日淹留叢桂可攀泉可鑒玉柯銀潢應

卷之六

六

自見青葱色映紫霞裳逶迤派遠清虛殿我欲臨流
捋虎鬚洗盃同傾白玉壺攀翻如挹三珠樹披覽何
須九曲圖

虛谷歌贈姚憲使

君不見見崑崙巖巖高入雲瑤池玄圃涵氤氲又不見
滄海茫茫杳煙霧黃河倒挂三珠樹西極東溟勢綿
邈蓬丘星海胡依附山澤通氣舊曾聞雲霓泉源虛
自分誰人自檢義皇文一編靜對武夷君僊人家在
三山裏石室芸窓對瓊几却笑當年鄭子真風雲自

君不見太公表東海高亭遺落營丘間安期玄鶴日
來往坐中歷見三僊山謬許塵心負奇好飛鴻曾寄
雲門調今辰何辰承下風驅車並走江南道握手真
攀玉樹枝論心更覩寒松搵眼中之人言幾見高山
流水非凡抱雅歌不廢豫章行閒情尚想遼東帽邇
來芒屨入釣天遊一月強半不梳頭藥裹關心白日晚

朝正行送海內黃方伯

君不見太公表東海高亭遺落營丘間安期玄鶴日
來往坐中歷見三僊山謬許塵心負奇好飛鴻曾寄
雲門調今辰何辰承下風驅車並走江南道握手真
攀玉樹枝論心更覩寒松搵眼中之人言幾見高山
流水非凡抱雅歌不廢豫章行閒情尚想遼東帽邇
來芒屨入釣天遊一月強半不梳頭藥裹關心白日晚

卷之六

七

帝鄉極目清江流江流江樹圍雲霧蘭舟萬里朝天
路夾岼頻催笳鼓競離筵且聽笙簫度玉几中天拂
曙開斗樞正指黃金臺雲移闔闔霓旌轉日上翠恩
雉扇迴輯瑞翺翔亦寥廓八鸞四牡動揮霍亭中僊
人更天上使我相思倍于昨方朔還棲金馬門公孫
立致平津閣留滯向憐漢太史相識豈無秦伯樂獻
頌應成情廟章寄書先枉元辰作

鴈魚圖歌為賓玉王孫題

朱門好客稀相見錦袖牙籤開萬卷顧予奔走困風

鴈魚大魚亭亭波面立小魚游泳亦翕集青沙白蘋
照人眼水腥似覺屏障濕蕭蕭飛雙翼入青雲驚旋更
見雙翻戩萬里遙空不終日奔雷飄雲轉愁急鼓瑟
吹竽本殊調王孫自愛雲和操淮南叢桂那堪數梁
王兔園何足道漫遊擊檣滄江濱世事紛紜欲問君
請君川上看流水還入山中覽白雲魚躍鴈飛亦自
適大鵬斥鷃各有極吁嗟人生貴自得不爾胡取丹
青色

卷之六

八

雙星篇奉壽姚翁暨余宜人偕七十

南極星光映河漢婺女珠聯夜將半太史抱書遲向
明奏言瑞應天南見 君王正御紫宸宮五絃日日
鼓南風阜財解愠賡歌裏廣樂華胥想像中伯同親
承誓御命伊陟自繼阿衡政解組纔謝春明門攜家
却動滄浪詠日影滄浪五色流金風玉露湛清秋蟠
桃一熟三千歲扶木雙涵十二樓樓敞金銀作門闕
手綰雲霓坐晞髮朝攀斗柄吸流霞夕拾瑤華弄海
月流霞海月隨心賞寶笈丹書散塵想清夢那遊

帝里東高歌但振瀛洲上瀛洲帝里路迢迢霧閣雲
窓俯沈寥孟光自舉梁鴻案蕭史諧調弄玉簫有時
海上乘黃鶴有時山中跨蒼猿遺安何似龐德公賜
隱曾分鏡湖曲九日展連具慶筵雙星光動汎宮絃
蓬萊清淺幾經眼莫商僊人更問年

三湖行送繆惟欽守汀州

三湖天南度重粵上書謁帝蒼龍關遭逢苦晚歎風
雲奔走何時傷歲月三獻不售荆山玉一麾却問江
陽俗拾遺補闕空有心陽春白雪難爲曲扁舟南下

卷之六

九

楚歌聲省兄還泊豫章城霜臺大夫雙眼明墳荒口
夜相和鳴鶴鶴原上回蒼昊池塘夢裡生春草寄梅
應慰江上情折柳更望閩中道憐君自是水王安爲
君先誦羔羊詩佐颺風流今及時入相次翁亦在茲

發洪州留別察案諸公

幾載經匡嶽山川悵遼邈今年渡鄱湖襟抱轉煩紆
笑語中流斷音塵邊地踈瑤琴懸別調羽檄馳長圖
江門亦有南飛鴈一札十行應繼見山川欲去尚有
情肝膈相看定如面歌聲懽入楚江雪月夜

夢君一遊瀛川青霞滿雙劍常光紫電分

三五七言賦松竹梅三友圖簡白自泉

松竹梅結交情莫逆常向雪中披素心何如江上遲
來客遲來客誰歲寒變幻似雲雨翻覆如波瀾口血
未乾心已改堪歎人間行路難行路難歌聲起此君
歲寒可偕止大夫自倚岱宗雲處士常照吳江水點
額粧生腹夢曾化葛陂龍亦引岐山鳳丰神氣緊香
風塵皎日嚴霜自伯仲歲暮如歲早相看顏色好絕
交翻憐勝有書世衰友道何草草

卷之六

十

世芳樓歌

靈寶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不覺市廛隘但見星斗低
樓居僊人愛廊爽太白終南應虛響伊洛淙淙遙舍
流斑鳩玄鶴樓之上鍾鼎山林道自尊解冠長日閉
閑門引鳥沙曲常呼子種竹淇隈自弄孫龍蟠鳳伏
時坐嘯九重復下耆英詔霖雨從知需四方梗楠
可信需廊廟裏殺府常勒茂勛安攘經略迥難群山
公奏啓流傳久范老兵戈奕世聞樓中僊人入玄府
樓燕樓雲香常主孝子忠臣豈謾傳五公四世眞堪

取蘭桂陰森玉族行松翁重步舊巖廊有時詔許
歸田里復上高樓望海鄉後先一轍已堪羨詔起
天官渥寵眷玉旨重開水竹居覃書冊下明光
殺倉卒東山促駕行紫樞黃閣樹勳名燮調豈但稱
橋梓台斗仍看有弟兄此樓此事真稀罕騷客詞人
歌頌滿腐儒謬爾濫品題草閣時時搦斑管盛蹟芳
踪竟莫酬嘉名虛美世芳樓雲臺直接煙霞麗麟閣
橫聯霧靄收密勿優閒日論道夢思空念樓居好
聖主方憐入相遲賢臣豈得還山早壽域弘開八極

卷之六

十一

長虞廷千載頌明良世芳樓上年年月常照蓬萊紫
極光

陽峰草堂

僊人有草堂中貯圖與史既看衡岳峰亦映湘江水
憶昔公居草堂日薜蘿製服弄點瑟林壑常尋麋鹿
群塵埃却有巖廊質瑞鳳文鸞難久藏釋褐謁帝
來明堂雄文自甲丹墀對藜火常分乙夜光揮毫侍
草偕文彥講讀時時被宸眷故山空夢薜蘿衣新
恩常下明光殿秩宗禋祀並瓊龍昭代勲華推數公

臺自擬丰神畫影空看雲南濠南宮和邦棠
帝喜東閣弘開奉溫旨伊傳周召不可見陽峰主
人無乃是四海承平樂有年雲中榆塞靜狼烟誰知
其闕調新曲猶憶東山草舊玄髮余淺劣真何有授
簡時今為公壽階下應看夢曉蘭山中休憶開春酒
論思啓沃淨塵氛腰玉鳴球報主身但願康侯常鶴
髮草堂衡岳日嶙峋

瓊翰流輝樓

君不見瓊翰樓突兀江邊起晚日窓飛匡阜雲夕陽

卷之六

十一

影落彭湖水辛夷為棟桂為楹瓊瑤青光陸離鼓
吹落成歡燕雀絲綸遙下隱蛟螭龜卜僉同俱協
吉定中揆日恩光赫煥頒玉軸恩宸章錫嘉
名皆帝澤鄴侯牙籤今幾傳玄彤管更森森奉
文新賜圖書府勝地還成翰墨林圖書翰墨殊雅
璨繡楠朱欄麗霄漢茲樓不讓魏凌雲主人何謝
公旦暇日登臨眺帝都河山直傾表荆吳金函
御璽恩稠疊夏日炎天暑有無只今四海稱寧
王燭躬調建皇極雲龍際會存三台魚水和同

一德贊襄密勿世春臺 天語時承咏喜哉
懷忘 帝力嚴廊柱 石藉鹽梅股肱勲業繼
閣則裁出每遲捧日正隆 當年春乘秋莫動故園
思

賦得山靜松喬壽錢太守

吳越名山昔曾見 洞庭天目鬱葱鬱
龍跨鶴僊人坐游 讎日長似年不易盡東觀海水歛
如練歸來自吹白玉簫 瑤編寶笈無塵翳時撫蒼松
發長嘯幽巖虛洞春雲飄春雲從龍起春蟄化作甘

卷之六

十三

歲滿阡陌千秋琥珀化為石 年年玄露流松液
歲充南國貢蒼生 日望東山客東山客日高卧撫松
看山誰能那散步時尋谷口真乘興或鼓山陰枕庭
前玉樹森相向年年春酒趨庭過

中玄高太史持節過恒山既遂良覲復接雅

談欵洽未能倚風增悵作相逢行贈焉

早春恒陽初欲開玉堂僊人持節來雅談揮麈坐傾
倒行色征車謾苦催大河二室多豪俊君家世握斯
文印摘藻曾傳今古文吹毫爭美東西晉金馬銀魚

氣象新宮袍日領帝城春非綠前葉遶周興安得乘
棧識漢臣已辦清尊修就道相逢惜別何草草梅花
似解風塵况隔水齊開慰孤抱星轅北轉定何時傾
蓋論文愜素期別後倘逢嵩嶽鴈早傳錦字報相思
蟠桃圖歌壽劉白石太夫人時白石錄因畿

丙

君不見海上蟠桃大如斗 麟脯駝峰亦何有又不見
蟠桃開花絳如雪 流影常拂金銀闕太乙初種不論
年扶木相依寧記月露華霞彩開金天王母西來御

卷之六

十四

紫煙翟服珠襦結雜珮乘雲東下臨飛僊飛僊歲啓
蟠桃讎桃實桃花不易薦千載歲幾始一開三山迢
邈誰應見滄洲日色五雲流散作甘霖滿畿甸青鸞
使者導前旌阿母飄飄度鄉縣大霍山前春日遲坐
看桃樹長孫枝麻姑近報壺天信還取桃核作酒卮
送內弟陳子醇

潭水東流水片片雪花欲飛夜作霰天寒歲暮道路
遠千里征人憶鄉縣梅花照眼恰及時臨岐折贈向
南枝止風吹人難暫立把酒河橋莫苦辭憶昔坦腹

東床上君騎竹馬笑相向我今華髮感二毛容顏君
亦非少壯汝姊相懷更汝憐北來幾時復南還君家
閨閣本高貴文科武胄傳當年歲月如流駒過隙氣
象聲華感今昔一度經過一惘然太山空有丈人石
尚喜北堂萱自茂亦念西山日將夕即君努力繼述
在情事相關莫相逆

海居篇寄海齋翁公

海翁結茅傍海住手種梅花向深處真訣應傳丹鼎
方俗情豈識滄洲趣清霜拂地天風寒索吟巡梅日

卷之六

十五

自看釣竿却倚珊瑚樹海錯兼登背簪盤背簪珊瑚
願自足醉歌一闕陽春曲鯨波杳杳浴天遠瑤實垂
垂向春綠商鼎和羹薦御筵海翁猶愛海居偏袖中
自拂金光草膝上聊揮玉軫絃流水高山隨所適塵
途何處尋行迹有時來坐却忽獨訪羅浮舊相識

寄傅近山侍御

南風吹旌旌轉搖玉驄北度蕭蕭正想霜威照嚴
甸應令暑氣清河橋誰言炙手可熱惠文冠柱後
校鐵揮毫文彩動流輩兼絨山川重旌節雅志亭中

茫別厄濯流湖上放舟時今辰想像還疑夢此地猶
臨總繫思憶昔曾爲柱下史風裁獨持愧吾子交談
意氣故相親開別襟期劇如此感贈臨岐出車篇鴈
門登望香風煙三杯拔劍歌且舞何異當時尊酒前

寄高甥惟時

匪虎匪兇率曠野吾道非邪何爲者絃絲泛羽罷按
劍等視虛舟與飄瓦末路年來市道多狂僭紛紛可
奈何追蹤好舉宣尼案暢意聊賡孺子歌甥平襟抱
原英發歌詠時時陋軋茁遠覽擬知入精蘊廣鑒何

卷之六

十六

管計促刺門閤輝華須汝前繫身豈直黃金千九京
瞑慰先翁目三德煩抽洪範編胡今酷愛蒙莊子故
曳綸竿釣溪水扶耜好鼓垂雲翅簸蕩滄溟九萬里
賦得陶丘寄贈許生溫如

步出衛城門跂望陶丘臺下有車馬之古道上有鐘
磬凌晨開憶昔諸侯會盟日霓旌絳節何雄哉陵谷
依然幾風雨秋日登臨杳誰語極目平原覽四荒
良田盡禾黍佳氣猶存閭井間雅歌自有雲霄侶
大姓數十家巨擘今稱朱與許許氏原從大岳

姓名貴顯周旋
下田雅伯元脩產玉緣却將圭璧種山前春來試上
時原望日氤氲生紫煙

鎮泉堡將臺眺望

北鴻噉噉城頭過西日渺渺河邊墮萬馬無聲號令
嚴戎服將軍立道左按轡徐登百丈臺振衣四望龍
沙開青塚咫尺若可見黃雲飄渺何當迴瀚海茫茫
杳一髮迎寒應墮陰山雪塞草零霜枯委沙胡兒卧
露僵看月把酒臨風殊愴然擬陳雅頌未央前漢家

卷之六

七

圖像高臺盡周室勲華薄伐篇守在四夷亦已久金
印曾聞繫左肘受降城在交河北還建牙旗拂星斗

母夢篇

明月西沉海波動啼鷄喔喔聲初送勞役方耽伏枕
眠傷心忽破趨庭夢淚眼欲開苦未開昔何往矣今
何來依稀乍接生前色想像翻增醒後哀伯姊康強
近八袞隔離千里憐衰白季姊有兒可色養已屬泉
台傷窳窳見背今餘三十年同胞兩姊常相憐歸寧
一度一相訊灑淚吞聲向遠天季姊亦亡伯姊老暫

對慈顏竟幽香夢回誰為憐
懷炯炯雙瞳望清光

櫛髮行

梧桐葉落洞庭波玉露湛湛橫秋河西風吹髮髮苦
短塞上征人白更多城頭聞五鼓發推枕燈前夜
梳髮蕭蕭似與脫木爭却擊朱纓望殘月人勞髮白
魚尾赤好逐東風舊相識尊鱸正美江水清莫謾伍
同問消息

送黃侍御督學南畿

送君不及遠岐路何屏營萬里關河憐遠道百年金

卷之六

七

石有同聲迢遞初宦年馳驅舊京路別來常擬具會
篇夢中不斷鍾陵樹羨君鼓柁石城前二水三山盡
裡僊樓船縹緲浮空去殿閣參差入鏡懸我有綠綺
琴君多白下吟一絃歌一曲山水兩知音江南江北
東風煖桃李陰陰春盡深

贈謝山人茂秦

帝京一夜條風到御溝兩岸生青草黃鳥正牽求友
情間關隔樹流春聲珠簾繡榻未寂寞煖風猶怯羅
衣薄十二欄干澗盡開垂楊正鳥啼虛閣三街六市

車馬多美人不來可若何日夕焚香望君至流水高山獨無意爲君先絃膝上桐相期共座春風中一絃一酌不知曙別君上馬朝天去

送王端溪赴南司徒

冠蓋紛紛臨廣途傾城走送南司徒宸極端居重留務簡命新衡辭帝都與君非邑同鄉土咫尺兩州隔河濟華簷西去向西魏茅屋東來近東魯東西相逢常苦遲誰知相見復相離贈遠愧無玉如意留行謾辭金屈卮臨觴望入金陵道樓船萬里何縹緲南風正吹日晶樹東河已暗天津草連天草色接銅臺金陵自此去還來要令人識星辰履暫放舟從霄漢迴

鴻洲行送龔侍御還留都

我本江海人弧矢志四方手攬青鸞轡九州半翱翔豫章校士不辭遠三載棲遲南斗傍南斗秀色紛迤邐首陟匡廬眺湖水江漢東來分九派貢章北下瀉里山川融結各有由青沙屹立橫中流鴻飛橫絕四海至今顧戀江之洲君不見考亭已去濂溪遠

疑道新安常在眼曾聞樂樂所自生侍御含情未遑緬揭來謁帝鳳皇城南去蕭蕭驄馬鳴因君亦感舊遊處三弄瑤琴志未平

賦得鴈蕩送徐司訓之樂清

曾聞李白夢天姥歷歷名山眼如睹海氣連城標作霞天風吹水飛成雨鴈蕩諸峰天下奇汗漫南遊未可期鄭虔鼓櫂向江海擬賦秋風寄所思

送朱鎮山憲副督學入閩

駟馬導華軒文旌拂曙翻飛塵爭馳道細雨霽都門

卷之六

廿

都門槐影沉沉綠王事炎征弗信宿秉笏朝辭雙闕間握符暮指三山麓漢家天子重儒宗璽書拜捧明光宮遽迓粉署遠僊侶迢遞樓船御遠風憶昔與君初邂逅春風都市今何久著作常先賈馬前詩歌不讓盧王右二十年來重所期臨岐更盡酒中卮展驥懸知崇令德附鴻端擬慰離思

送尹子莘出守汝州

南陽太守白玉面五馬翩翩出畿甸宗資畫諾誰適主諸葛廬井行且見弱冠上書見天子清曹致身

此時乃黃龍自抱匡山界伯昭章事典禮意
麾乃出中遂使十年徒入薦辭書奔走郡載歷丘園
偃仰歲屢晏顧念風塵尚瀕洞忍使醫藥無暇眩瞤
然謂帝通舊籍竭來對暑開清譙絃桐忽入山水
奏談劍坐聞龍鳥變正苦暑雨滯道路柰君行色杳
書劍嵩岳凌空天並遠河水漲濤日與換英傑識見
畧可數世情瑣細豈足辨即今時事何所亟南征車
馬且須慢莫緣書生輕五餌曾聞天山定三箭投分
脫手奚以贈臨岐語心良有筭須君乘時奮翼願

卷之六

廿

言努力加餐飯

塞城歌答尹洞山太史

塞城臘月寒風逼胡兒僵卧無顏色幕府夜弄梅花
聲起向南枝問消息牙兵踞捧雙鯉魚開械爛熳尺
素書雲中健翮風相送天上良朋日未踈寒余小奏
懷來捷百王遺恨行當雪故人投我懷來篇懸誦中
堂增激烈男兒孤矢志四方宦轍遊覽多邊疆苦心
已築高關塞怒氣期縛單于王方今天子神且武
樞密平章皆言甫受成廟筭別有術倚馬天山滅

騶虞歲歲風塵拂戰袍幾時趙朔還傳金印謫和
如斗大玉堂真羨比天高

靈岳篇壽徐母太夫人

君不見九宮山高高入雲紫泥黃道何氤氳晉安兄
弟杳莫覲九十九峰煙霧分孕靈毓秀代常有九宮
鍾結徐君母蚌海珍音衍玉璫蘭閣聲價標銀斗鳳
侶分飛鼓斷絃傷心自詠栢舟篇敢期青瑣黃門日
但守孤燈素髮年阿母降神多壽社靈岳載鍾徐孺
子竭來持節朔方行塞草逢春青盡起蹇予倚玉笑

卷之六

廿

兼設對酒君常念母家已見熊丸成赤膽轉憐霞帔
護萱花含飴弄孫榮綵服一經不負慈前讀有時青
鳥報山房無數丹簪添海屋寶籙瓊漿駐壽顏秋風
江漢共潺湲傳與瑤池諸女伴麻姑今在九宮山
雙壽篇贈霍侍御

昔聞龐德公攜妻隱鹿門遺榮不受子詔習靜人
稱處士村汾川今有隱君子夫婦齊年偕暮齒義方
奚翅寶十郎秘訣曾傳周柱史昨年封典重臺臣
玉勅金章映日新新服義冠增氣象魚軒翟珥沐

絲綸勾滿漢城不嫌砂塵姑亦既經家制中俱承
恩澤海上迢迢閱歲華壽星雙燦天南極法星
亦耀紫微側不獨壽親壽壽國百年忠孝真奇特

賦得春雨贈梅宛溪

暖風醺濃綠亂抹楊柳枝朝來一雨灑芳陌桃李紛
紛映水湄使君有美文章伯青瑣風裁承帝澤南
國甘棠不剪伐東山群盜渾辟易楊雲原識字劉向
本明經暖風披拂作春雨文宿光芒燦法星岱宗高
不窮滄海深無極登我泰山表東海尼丘洙泗皆疆

卷之六

廿

天子求賢東閣開清廟明堂需美材他年桃李
陳梁頌記

送左源沈山人入京余師青門伯子

何師別去已經秋令子南來意氣投臘醪拔留
詞賦客春風吹上帝王州深慙抱甕溪邊卧轉
羨揮毫物外遊雙闕五雲堪入畫生綃肯許寄
林丘

敬坊王湘西寄書句有懷

老母青鸞有弟兄秋風送雙鳥飛過潯陽城潯陽城
東瓜滿地余也瓜日讀周易摘瓜沽酒坐中林聞巷
喧傳佳客至雅談殊不厭別緒轉相親天上如逢看
花侶山中為道種瓜人

陸太夫人壽詩

瓊液泛靈觴貂蟬佩玉璫今日此何日超躋拜高堂
高堂母氏何嬰鑠顏如渥丹髮似鶴聖善曾貽兩國
封康寧新授九還藥嗣君股肱帝左右嘉言計謀日
而奏麟玉事誇召虎榮班欄詎舞萊生袖綠髭符卿

卷之六

三

稱仲子更羨孫枝燁金紫五侯七貴非難繼四世三
公從此始千里題詩媿未工不獨壽母兼壽公端批
結實三千歲歲歲桃花映酒紅

憶昔行贈吳自湖提學

憶昔己亥年秋入豫章郡不乘御史驄去握文宗印
上多公雲三載論文喜見君同心雅契金蘭
我從前歲解兵柄君在維揚多
法星耿相映草堂秉燭

人說項斯風君過我最相親骨肉斯文意氣真相性
清盤起時道賤有貴情過古人城
夜厭厭歌不醉不寐
門外馬嘶不
處夜夜相思

蘇東坡詩集卷之六終

原缺

送出郭北門朔風吹柳條父老板留苦無計寒雲醺
雪車遙遙使君往歲朝正日花縣飛鳧琴在膝使君
今歲去朝天五馬長鳴使闕前朔風幾何春氣早御
溝兩岸生芳草 天王譙賽恩寵稠使君得意長安
道濮陽父老望行塵北郭柳條青眼新却恐遷鶯消
越近山中無奈送行頻

賦得上元燈懷寄李西谷大叅

上元華燈照綺席急管繁絃樂茲夕對酒未竟情黯
然令人却憶潘參伯大梁自古號繁華暮布星羅十

卷之六

某

萬家高樓歌舞名王譙夾道烟花士女譁李君文彩
人中鳳壯歲功名擬梁棟大省才賢豈易推潘卿名
位由來重青春坐鎮靜風埃燈節微垣數舉杯行見
虞廷咨岳典還看商室濟川才一水盈盈阻歡咲月
明千里能相照謾說光流濮水濱遙知輪駐夷門道
夷門迢遞劇相思共賞華燈復幾時聞道 君王需
柄用應從濮水話襟期

槐樹歌次西涯文正公韻贈朱大保

盛星之精曰槐木歲歲王門吐新綠修柯映日走青

蛇嫩葉連雲翠屋常憶朱明九夏時披襟露頂相
追隨綺窓雨過琴書潤錦席風生俎豆知古來物瑞
因人瑞當時手植非無意老餘扶疎蕭鳳形深根屈
曲蟠龍勢赤日玄陰清北堂賓寮劍珮森成行已符
周禮三公貴更擬羲軒五月涼省中拜相登廊廟古
槐夜奏絲竹調雨露當朝沐聖恩貂蟬累葉承嘉
兆塞余樗櫟竊通家盛事相傳倍感嗟但願孫枝榮
奕世常依日月觀光華

酒碧軒歌題贈太守周錫

卷之六

七

濮陽之泉稱絕無茲泉之來胡爲乎續紛似斷明珠
線瑩澈常懸白玉壺涵碧冷然鑒臺髮娟娟荷菱相
爭發漢節高標承露盤越姬初試凌波機我來賞此
檻堪凭木末層山醉可登衣裳水映炎光失俎豆風
生爽氣疑挂冠我走長安陌錫已抽身居草澤塞上
空傳八陣圖漢中不愛二千石錫乎與我輩相親載
酒題詩詎厭頻醵盟雅會相將結魚樂高情取次論
今夕何夕開笑口翠袖琵琶不停手一夜無須秉燭
遊玉盤皎潔穿高柳

送張既江之大梁募馬

熱雲突兀萬千丈披襟散髮誰相訪逃人自擇臨淄
雨避暑慵開河朔釀問伯蔚香何來入門一揖懷
抱開浮觴滿爵不知暑鳳毛瑞世真奇才一壺涼風
生兩壺熱雲走嗟予老懶不解飲豪興酣酣酌大斗
中州募馬催征軺河上新秋別恨饒牝牡驥黃君自
識好馳驅足破天驕

卷之六

七

穀原詩集卷之七

濮陽蘇祐著

五言絕句

擬四時詞四首

瓊樓十二欄簾捲怯春寒燕泥香墜地知是杏花殘

二

一曲水畔亭簾展清無暑香散菱荷風涼生薜荔雨

三

露下衣裳冷夜長砧杵多流光入懷袖人如明月何

卷之七

四

寒漏滴疎窓東雲滿虛閣梅花自多情對雪開如約

新月二首

望城見新月歲華苦流邁已自感嘆生况復關山外

二

蕭蕭更鏡圓亦愛簾鉤細為捲雲幕盡清光滿階砌

草堂雪霽題樊雙巖園景十首

雪色白三尺深日出明四野謾歌陽春曲調高和者寡

桃屋春深

結子垂黃金布葉搖綠綺試問舞陽爵何似王公里

獨山獻奇

獨山儼在東舉首望可見千丈青霞色飛落書窓硯

盤溝環碧

一曲盤溝水環流碧如帶洗耳兼洗心坐游天地外

雙巖松月

堂前一丈石映月明如鏡及至堂後看石影亦圓正

香木留雲

木生幾百年挺挺千仞立不見雲往來但見枝潤濕

卷之七

菊圃凝寒

寒江木葉下菊開對重九朝采黃金花暮醉紫茱萸

書樓延秀

堂東樓百尺架上書萬卷鴻儒時笑談世業足仰仰

簫簫煙雨

蕭蕭萬竿竹對此愜情素雨聲滴古今煙色變朝暮

臺榭風霜

臺榭豈常寒但覺風霜發下有一鳴驄上有雙行鵝

雲中山行八首

黯黯綠雲同蕭蕭朔氣通飄飄紛細霰宛轉弄飛

二

又憶江春信常懷驛使來六花紛入樹忽謾幾枝開

三

月詭乘槎使今逢入幕賓周旋見襟抱清絕是精神

四

優京銀作闕瀚海玉爲堂正想鸞龍侶清齋醺上皇

五

老樹看增白連山望失青無須金作埒已有玉爲屏

六

鵬鶴起扶搖清商不可招翻憐有詩思多在灞陵橋

七

惱落暮不止林坳積漸多未乘剡溪興先放郢中歌

八

雲氣晚氤氲川原杳不分乾坤疑混沌誰辨逐初文

沁水元夕懷寄姜德華趙企仁兩侍御

皎皎關山月熒熒燈火夕宛轉弄春輝寂寞傷行役

二

山行知路險海涉知水深未經千里遊誰知千里心

三

流光已徘徊橫霽亦回亂佳人杳何許相期在霄漢

四

明日河橋上應覓河柳青愁心似楊柳偏向春風生

子夜歌

二

樓倚秦淮道楊柳綠如絲挽郎舟不轉空復顰蛾眉

相逢采蓮船含笑各分首憐君目送妾直過橫江口

三

月出大江上照見木蘭舟妾心如明月不逐水東流

四

妾家朱雀橋郎住烏衣巷不是河漢邊夜夜亦相望

七夕夜女歌

雙星隔天漢鵲橋秋一歸千里送郎去三年音信稀

秋城漫興

秋風重掃落庭樹影蕭蕭此夜關山月寒光杳欲寥

二

人散火偏愁客枕多

鴉啼方破曉鴈影亦孤
何多喜飛鳴簷樹頭

四

山高雲氣深無奈秋衣薄
孤尊不醉人擁膝聊斟酌

五

日出照羽旆軍容十萬強
橫行沙塞死先縛左賢王

六

雲來窓自暗雲去窓自白
來去亦何心光陰本如客

卷之七

五

七

耽卧饒牽夢長歌謾所思
古今有達者莊叟是吾師

八

禦虜無中策談兵愧古人
況多經濟士議論逐時新

九

端居殊不快嘿嘿向誰言
黃菊秋風裏開花亦自繁

十

有客寄書迢迢千里來
同病相憐意雙魚珍重開

題依興隆寺

空相無增減業緣若何悠悠
浮世事真想入多羅

關山月二首

月影流清漢關山動夜寒
不堪笛裏聽正倚塞門看

二

本是乘鸞侶休疑賣藥翁
天風吹兩袖飛坐玉壺中

畫冊雜詠

雲裡泉聲響窓前樹影沉
道人方晏坐山水有知音

二

花草嬌晴畫山溪曠俗緣
欲知幽絕意試誦閒居篇

卷之七

木

三

樹影晴偏結山光翠欲流
乘風將遠去湖上香橫舟

四

僊侶常青眼山人騰紫髯
何言多壽者村傍菊花潭

五

砢砢多奇石蕭蕭盡茂林
誰人結茅宇有客訪山陰

六

分辦含中色傾心倚夕陽
應羞飛燕不羨落梅粧

七

橋深通別浦亭敞納微風蕩槳中流者曾逢河上公

八

偃蓋芝爲葉橫柯鑲作枝清颺長日起潯暑幾曾知

九

萬木松杉蔭孤亭塵市賒振衣臨積水散綺眺明霞

十

象鼻宜男草輝輝婺女精浥露開丹頰臨風拖紫莖

十一

寂寂逃名客翩翩避世人琴書爲伴侶鷗鷺是比鄰

卷之十

七

十二

翠實原棲鳳蒼筠自舞鸞雉頭吳郡笋鵲尾漢時冠

穀原詩集卷之七終

穀原詩集卷之八

漢陽蘇祐著

七言絕句

明妃曲二首

琵琶聲斷朔雲橫棘鞬腥分邊馬鳴粉黛可憐翻結
虜蛾眉誰道盡傾城

二

漠漠龍沙漠使稀長城迢遞妾心遠三千里外無人
問十二樓中有夢歸

卷之八

擬閨情二首

八月殿裝觀紫宸蕭條客邸不禁貧幾回欲解金釵
寄却恐青樓贈舞人

二

天寒寂寂坐重闌雙劍那知幾日歸赤鳳隨傳雲外
信紫貂敝盡客邊衣

丁丑歲二首

大將書衙出禁闌紫衫蒙甲狩陰山胡兒已報倉皇
遁法駕應從落麗還

二

龍幕熊圍朔雪前
榆林萬嶺羽書傳
三宮愁思

關塞 九廟神靈在上天

少年行二首

早見鳴珂入建章
還聞抽筆賦長楊
飛騰多少青雲客
遊冶矜憐白面郎

二

歌扇尊前按玉娥
舞衣燈下裊春羅
金鞭醉指青樓臥
寶劍豪隨俠客過

卷之八

二

登姑蘇臺

姑蘇臺倚郡城西
水遶山圍眼欲迷
不見捧心秦媚女
那堪回首越來谿

吳宮詞

半醉西施玉色殷
君王游樂不知還
鶯春樂奏迎仙曲
避暑舟移銷夏灣

竹枝詞四首

依依江柳弄烟絲
粲粲江花映竹枝
莫把竹枝翻別調
轉愁折柳送行時

二

銀鑰金魚鎖寂寥
蘭香寶鴨散飄飄
綠窓殘夢虛驚覺
腸斷高樓碧玉簫

三

鈿蟬金鴈惜春華
寂寞東風到妾家
惟有江頭明月色
夜深共對木蘭花

四

巫峽迢迢隔暮雲
落花飛絮日紛紛
誰人更奏相思曲
縹緲餘音不忍聞

卷之八

四

擬春宮詞四首

十二樓邊楊柳枝
珠簾半捲亂春絲
橫細葉驚香細
細香裊惹紗日影遲

二

弄日花枝傍玉墀
惜春環珮試弓鞋
同心羞結香羅帶
交股愁看紫鳳釵

三

日轉春深花自飛
殘粧更換薄羅衣
香塵不動歌聲起
粉汗新沾蹴鞠歸

四

風恬大液漾晴光
女伴臨流擬鏡粧
狎水浴關兩鴈
鵝背人飛去幾鴛鴦

書詞

秋日華筵玳瑁開
畫堂歌送紫霞杯
群僊笑問東方朔
偷向蟠桃今幾回

天城逢清明二首

東風空復塞垣城
楊柳春深葉未生
落日哀聲聞野哭
問知今日是清明

二

卷之八

四

寒食年光花自飛
塞城草色尚依稀
應緣物候違風土
不道陽春有是非

砌草

細草青青尚凍痕
鄉園萬里怨王孫
憶乘款段晴原望
綠滿長堤過遠村

塞上雜歌十首

蘇武城邊春草生
李陵臺下暮笳鳴
牙旗分薄休屠帳
羽檄飛傳驃騎營

二

弓落旄頭滿月開
旗翻豹尾擁雲來
尋常休羨胡塵遠
十萬橫行瀚海迴

三

風裊雙旌幕府高
星羅諸將戰功勞
沙飄殘磧昏金甲
血染腥痕上寶刀

四

艷骨香魂幾尺墳
至今指點說昭君
能回白草生青草
應散黃雲化彩雲

五

卷之八

五

荷戈西北堪憐汝
輓粟東南太不停
一飯尚當知帝力
百年何以報朝廷

六

九十九泉遶塞流
噴珠嗽玉散雲州
漢銘虛勒燕山上
麻識空城青海頭

七

何處新從塞外還
自言家在古蕭關
射鵰曾過胡盧海
牧馬常經草垛山

八

莽莽天山雲霧黃
歸倖夜入大邊牆
先將雙淚傳通事
徐說連聲遊吉囊

九

邊人多解唱夷歌
能奪胡雛熟路駝
風起腰間常帶箭
月明枕底亦橫戈

十

雲中健兒固無賴
悖逆天誅量自驕
幽朔謾歌周屏翰
將軍誰似漢嫖姚

雪僧

卷之八

本

瘦骨稜層杖錫飛
縑塵不染素羅衣
幻形暫向風霜立
本性還從雲水歸

謝邊子惠梨燕次來韻

僊品圓凝金色黃
露華涼沁玉酥香
肺腸虛擬相如渴
冰雪真隨方朔嘗

寄朱子大按河南四首

坐船幾日出皇州
使道山城已暮秋
霜氣舊隨行劍
花枝今對酒尊浮

二

太行南下接嵩山
晉水伊川指顧間
周召敢云分陝並
夔龍謬共納言還

三

黃河東流浩淼淼
鄭陳宋許失桑田
禹績應知弘四載
周京行見奠三川

四

春來應到洛陽城
戎亦乘槎河上行
更倚龍門望綏嶺
須邀子晉共吹笙

卷之八

七

送蔣良貴二首

扁舟迢遞下金陵
回首并州思不勝
三徑豈惟猿鶴戀
九原常感露霜凝

二

秋風健翮正飛翻
莫倚鍾山望鴈門
紫塞雲仍開宦譜
烏江咫尺亦僊源

白桃谿山居二首

谿上僊桃春自生
谿邊花卉不知名
主人自是從龍客
雲卧山居儼郡城

二

臺榭含香玉篆多鳴驄無日不經過久稽天上傳鴻
鴈却向山中問薜蘿

簡李麥莊

冀北淮南慣客愁太行汾水復西遊種瓜已見相鉤
帶遣代休經抱蔓秋

望河謠二首

河上青山山下城天晴常見水西營羽書夜報搜河
套露布朝傳罷戍兵

卷之八

八

二

太子娘娘各一灘天生洲渚屹如閒崑崙縹緲馬秋毫
見細數黃河第幾灣

戲贈李伯和

謫僊豪俊早知名詩思千今馬上生爲問往來何太
遠揚鞭常遶鳳皇城

自贛州寄鄭左卿二首

南雄太守鄭當時好客今誰共舉巵領上梅花春色
早一枝折贈報相思

二

憶自清淮放舸分寄書不達倍思君停杯自酌雙江
月倚檻誰開五嶺雲

擬古宮詞十首

東風淡蕩落花稀墜素翻紅暗著衣無奈春光自來
去雙雙紫燕傍簾飛

二

水殿涼生獨不眠風來忽謾鳳笙傳尋常明月娟娟
夜似向今宵分外圓

卷之八

九

三

夜雨空階靜自鳴夢迴枕上太分明蕭蕭幾片芭蕉
葉故起秋聲滿鳳城

四

雪裏梅花巧耐寒一枝攀折背欄干壽陽傳得新宮
樣粧罷却將女伴看

五

楊柳如煙裊綠絲曉臨粧鏡闌眉時玉顏自信承恩
在那用黃金賂畫師

六

西苑新開避暑宮水晶圓殿敞簾櫳驚禽自向池邊起飛入橋西浦淑中

七

霜葉飄紅覆紫苔嬾絨幽怨向人開御溝水去曾相謝流到人間去不迴

八

侍書常近玉皇前點檢詞臣白雪篇不是君王愛文賦內家爭識太平年

九

卷之八

十

露氣橫空螢火流無須倚杼望牽牛姮娥靈藥餘多少乞向人間併耐秋

十

芳春遊樂按歌聲常把花枝傍輦行于今別在長門裏十二朱樓空月明

江中雜興十首

彭澤城邊望小孤大孤相送到鄱湖因憐游女懷交甫轉憶英皇賦郢都

二

潯聲晴壓九江城司馬琵琶哀怨生去國懷鄉秋色裏蘆花楓葉總關情

三

縹緲青鞵幾寸長左通滇渤右瀟湘乘流欲換紅塵屐先上扶桑看太陽

四

南康城下落星洲海日纔生勢欲浮定養蚌胎騰寶氣常橫鰲背砥江流

五

卷之八

十一

左蠡湖中戰日懸真龍百萬擁樓船射蛟漢武親橫弩渡海文皇自控弦

六

廟食千年報駿功精靈常聚月明中清秋涼夜天如水白馬金戈氣似虹

七

白露橫江鶴自還扁舟夜泊釣魚灣世人倘有君平術應識僊臺牛女閒

八

霜清水落湖勢平鷗汀鳬渚紛相迎待我乘閒踏黃
鵠還來江上看潮生

九

月明浮水浸江船羽服僊人坐杳然月色江聲未蕭
索遊心方在太初前

十

漁翁愛唱竹枝詞常向煙波理釣絲昨日回船入江
口却愁城市有人知

卷之八

十一

吐酒石

栗里先生醉不醒當年誰識少微星悲涼故著荆卿
什流覽聊觀山海經

洗墨池

紫霄峰下畫穿雲洗墨荒池弔右軍誰脫羅裙留妙
筆自刊苔蘚認遺文

壽陽大昌黎韻

王事馳驅苦未安山高五月曉猶寒僕夫不解煩心
病強進君謨小鳳團

黃花嶺二首

高嶺連雲半倚天崢嶸紫塞幾攀緣熊羆節制令于
里驄馬經行已十年

二

嶺上黃花金色開一時聲價滿燕臺五侯賓館須珍
重不是將軍那得來

即事四首

山入北樓雙眼明凭高遙見應州城天中寶塔層層
影風外金鈴杳杳聲

卷之八

三

二

大石相連小石開蒙茸林薄鎖墩臺據形已得高山
險制變還須大將才

三

茹越西來接馬蘭天生形勝限呼韓倘城河外三千
里不數山中十二盤

四

胡峪嶢嶢水峪平中間細路亦縱橫畫圖貼說疑無
地握筭臨時別有兵

秋雪

九月邊州散雪花三關烽火淨塵沙
見僊卧長城下
凄斷窮廬夜半笳

雪菊

白雪黃花相闢妍金粧玉佩轉堪憐
明妃撥盡琵琶怨獨擁鮮裘紫塞前

天津王子輓歌

天津王子厭塵紛玄鶴飄飄向白雲
何日歸來綠樹上笙聲還遣世人聞

靖安王壽曲

海上瑤臺覆紫霞玉簪寶笈上清家
東風一拂三千歲開徧蟠桃第一花

贈汪子敏參軍二首

一官幕府策奇勲三朝堂高世共聞
玉樹芳蘭原自異詞華應繼鮑參軍

二

雲中上谷路逶迤驄馬曾歌出塞詩
併爲懷人重問訊旌旗縹緲入離思

春日觀城歌二首

城上旌旗易易斜春深楊柳未飛花
東風絃管誰偏劇半是王孫子晉家

二

汾水常交晉水流高城遙揖太行頭
山襟河帶三千里形勝從來古冀州

塞下曲八首

將軍營外月輪高獵獵西風吹戰袍
簫聲無聲河漢轉霜華露氣滿弓刀

二

男子生來弧矢懸袖中常拂遼朝鞭
天驕駐牧交河北白草黃雲暗九邊

三

飲馬長城窟水清征人下馬灑長纓
蕭蕭短髮愁相映歲月新添兩鬢明

四

年年辛苦事防秋幾見黃河遶塞流
馬上鏡歌雙耳遠短箭聲裏古涼州

五

蓬萊宮殿五雲中華蓋鈎陳玉漏通正是宵衣西顧
日早傳露布報重瞳

六

崑崙紫塞迥連雲刁斗城頭晝夜聞傳語胡兒休近
塞鴈門今是李將軍

七

白露關山鴈影寒秋深明月滿河干轅門鼓角三更
夜却捲油幢起坐看

卷之六

七

八

熒熒華燭塞城深秋思離情兩不禁半夜雨聲頻到
枕誰人不動故園心

并州歌送宋公子東還四首

晉陽迢遞帶徐溝驛入同戈愴舊遊灑淚應懷先令
尹關心不獨古并州

二

臘月關河雪滿川并州簫鼓日喧闐異雲孤劍牽行
色旅思離情逼暮年

三

詩禮趨庭器早成箕裘繼志業猶精好將彩筆換頭
錦換取黃金榜上名

四

千里西來試壯圖萬山南下走郵符倚雲海月瞻應
近鴈塞榆關興不孤

琵琶記

一自琵琶奏越謳遂令別傳記陳留試翻十八胡笳
拍不數伊涼古塞州

卷之六

七

曼衍戲

喧豗絃管雜清彈曼衍魚龍遶座看秋意滿懷牽別
路晴光撲地屬新寒

陽武峪

陽武峪邊河不深亂流徒涉祗于今曾聞一夜雷聲
起白浪如山兩峽陰

玄岡口

玄岡積石度羊腸松栢連雲千尺強炎天不散陰崕
雪朔氣先飛八月霜

寧濟橋寺

寧濟橋成快險登却將功果付山僧馬蹄車轍多行跡深夜空山有佛燈

送安名臣赴六安

龍涎雀舌闔時新陸羽廬全苦認真飲水願君消息好無須遠寄六安春

題虹川贈周文學

川畔飛虹雨霽時幽人冥坐有奇思翔將周子圖中易寫入王維畫裏詩

卷之八

六

謝朓題詩彌大家餘霞散綺句尤佳丹青却愛虹川子彩筆應生五夜花

友筠贈曾生

大夫自奮鼎台時處士方耽冰雪姿却愛瀟湘非俗侶遂歌淇澳定交期

題嚴溪圖

曾着羊裘傲至尊何如梅福隱吳門潔身自是吾甥事冰玉相輝取次論

從梅并叙

止土鮮梅兒嶺歸目京師拂得一株寒日掃屋之春意盎然色香相襲既深賞鑒之惟亦大寶培之力乃次第爲四絕句

憶別江南不見君琴中笛裡數曾聞相逢早露米霜面好倚薰籠整髻雲

賞梅

傳呼驛使送春來錦席華堂旦旦開醉眼轉疑花似雪郢中妍唱更須裁

留梅

卷之八

九

莫惜風塵兩鬢斑已祈大藥駐朱顏願言誓袖調羹手坐對東風盡日閒

餞梅

纔看春色照南枝漫逐東風劇夢思無奈臨歧歌送酒素心莫負歲寒期

集唐句送表姪吳生鵬自涪下還郡

男兒本自重橫行高適客路常逢送客時劉長卿年少不應辭苦節嚴維多慚名在魯諸生司空圖

太行關路戰塵收劉滄每見瓜時憶故丘杜甫三晉

雲山皆北向崔嵬朔風吹葉鴈門秋郭知

欲將書劍學從軍溫庭海上青山隔暮雲李白前憐

汾陽紆道駕沈佺北人南去雪紛紛皇甫

留君不住益悽其高適美酒香茶慰所思李益為報

東州故人道李益鄉音無改髣毛衰賀知

惟君與我最相親高適莫厭傷多酒入唇杜甫去鴈

遠衝雲夢雪李頻汶陽歸客淚沾巾王維

流澌臘月下河陽李願却望并州是故鄉賈島怨別

自驚千里外高適風流誰繼漢田郎錢起

卷之八

今日相逢落葉前賈至故園歸去又新年李頻高歌

取醉欲自慰李白繫馬高樓垂柳邊王維

邵平瓜地接吾廬杜甫為報家人數寄書柳宗萬里

寒光生積雪祖詠嗟君此別意何如賈至

輓陳東阜正郎

聞道高人陳太丘葉官採藥臥蒼洲丹成揮手謝塵

世笑指蓬壺十二樓

寄平對行使君

太行南下候夷梁九曲黃河入海長續為使君增

頃頃聲應繼漢循良



穀原集十卷

山東巡撫
採進本

明蘇祐撰此編乃其詩集大旨宗李攀龍之說不
肯作唐以後格而亦不能變唐以前格故音節琅
琅都無新意

念菴羅先生集十三卷(一)

〔明〕羅洪先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二年劉玠

刻本

念菴羅先生文集叙

夫文字撰著非賢聖之得已也太

矣中古以來有百官焉有萬民焉書與

文惡可已也然當是時言即其心文即

其行今世所誦習若謨典誓詰訓命敷

奏與雅頌二南之什三禮諸書大都是

矣願自姬室東王跡熄小雅漸廢而陽

明之道日消禮壞樂崩失次渝節詩書

繁猥譌舛淆亂陵夷至於敬定之世時

則有若孔子出而身任之志欲力行周

公之道挽而西之而竟不可得至於衰

老退而與門人弟子刪述論贊脩明緒

正故其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要

非大而誇矣乃其時已不能無怪奇幽

玄之士出乎其間倡為奇說妙論以自

詭仲尼蓋嘗憂而歎之曰索隱行怪後

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又曰道之不明
不行也賢智者過之也於乎此其微意
可睹已然幸天之未喪斯文所與從游
類皆忠信篤敬謹守其師說不敢過爲
增衍游飾以自依託使天下之人皆知
魯國孔氏家法之爲尚以不畔於道自
是去聖日遠諸子散處列國罔所統一
異說乘之浸淫漸漬而楊朱墨翟之言
盈天下矣天雖未欲平治天下而猶欲
開牖斯人時則有若孟子出而距放之
而堯舜周孔以來相傳之道復著斯人
不遂至於禽獸夷狄使百世之下皆知
尊孔氏黜異說儒者以配仲尼而謂其
功不在禹下諒矣由漢而來學術岐分
不純出於孔孟故雖有豪傑之士崛起
有作然往往窺其近似語其槩凡而其

本真要切精微之蘊吳之或睹雖謂之
不知而作可也歐陽永叔乃欲以韓繼
孟而蘇子瞻又推永叔於退之之域嗟
乎此豈可竝年而語耶殆難與不知者
道也至宋濂溪明道諸先生易通定性
諸書醇乎無以議爲矣自是又數百年
浸晦而支海內有志希聖者徒知執簡
冊襲訓故以謂爲賢作聖之要在是矣
然弗知反求諸心之要且約故雖勤勞
而無成苦難而不相入要無惑其然也
近世白沙陳先生舉以似人庶矣而旨
深語約非上智未易究竟惟陽明王先
生致良知之說至爲明切蓋良知即良
心之別名學者能致此知於倫物感應
酬酢云爲之著無內外無動靜無顯微
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弗欲由強而

安由勉而熟天下之能事畢茲矣然自指出此竅以來學者執德不宏少悟即歇樂其簡捷謂知即行徒知執靈明以爲用假精魂以爲神而忘其所謂戒慎恐懼戰兢惕厲之功而其高明穎異者又或時出微言妙論以佐其狂而不知莽蕩空疎日流於支離詖遁而不自覺此其害不知視楊墨爲何如也蓋往年

山中嘗見羅子冬夏兩遊諸記所與諸賢論難酬荅時涉斯津竊自嘆曰賢者亦爲是語乎蓋嘗貽書以請而羅子不余忤也報書曰願以子言爲時砭石比年盜起閩廣言撫斯邦提兵往來輒式其廬因以就正且索比所撰著間出數篇若所與蔣聶王錢諸君子論學諸書與其記正學書院序困辯錄若良知復

古異端諸論所以憂墮溺拯詖離正人心端士習而防其淫且蕩者真復扶腎腸嘔心肺其心更切於余之所感此與仲尼之傷賢智孟子之放陂陷異乎哉其有功斯世學者侈矣顧其說時以示相知而不以告人人余懼士之學之日流於詖且遁也則從其友人王子昭明所鈔得數帙爰付撫守劉子刻之郡閣

庶其傳可以廣乎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讀者其尚知羅子不得已之心乎若其集中歌行似杜子美近律似王摩詰劉長卿序論表志諸文似歐陽永叔曾子固則覽者當自得之斯又不足爲賢者道矣集九十有三卷內書二卷雜著一卷序記傳狀銘表各一卷祭及雜文二卷古律詩二卷

嘉靖癸亥夏四月同年友滁易胡松序

念菴羅先生文集序

卷之二

念菴先生集總目錄

卷之一

書四十

金

荅蔣道林 丙辰

寄尹道興 丙辰

荅友人 丙辰

別蔡可泉 丁未

荅郭平川 庚戌

荅劉月川 戊申

荅胡青厓 丙辰

荅門人問學 甲寅

金菴文集

卷之二

與友人論咸艮二卦 甲寅

與王龍谿 丙辰

荅萬曰忠 乙未

復東廓公 丁未

荅王敬所 丁巳

荅董生 丙辰

寄王龍谿 丙辰

荅董蓉山 丙辰

荅同志 甲寅

荅戚生 辛亥

荅戴伯常 丙辰

與李石麓	丙辰
荅成井居	甲寅
荅項甌東	辛亥
荅雙江公	丁未
荅翁見海	乙巳
荅王西石	戊申
與靳兩城	丁未
寄雙江公	乙卯
荅王敬所	丁巳
與蕭雲阜	巳未
荅周洞巖	丙辰
金華文集 卷之六 不題目錄	
荅趙浚谷	癸卯
荅唐荆川	甲辰
荅李子	丁未
荅何善山	丁未
寄雙江公	巳酉
荅薛畏齋	壬寅
荅友人論學	辛丑
荅戚南玄	二壬寅
卷之二	
書二十六	
寄雙江公	癸丑
石	

荅趙浚谷	辛亥
荅問喪禮	甲辰
與周生論易	甲寅
荅王劈泉	甲辰
上郡公	乙巳
荅表叔周七泉	乙巳
與謝與槐	丙午
寄雙江公	辛亥
寄謝高泉	丙辰
寄王龍谿	丙辰
謝整庵先生	丙午
金華文集 卷之六 不題目錄	
荅黃洛村	丁未
荅劉櫟亭	二與戌
荅金存庵	辛亥
荅成井居	乙卯
寄胡鹿厓	丙辰
荅東廓公	丁巳
謝尹洞山	丁巳
荅同年	乙巳
與王西石	巳酉
與陳兩湖	巳未
復何古陽	戊午
三	

謝介翁相公

與臺省諸公論駁

寄唐荆川

與劉重菴

荅荆川

荅李中溪

與詹毅齋

簡陳子為

荅曾月塘

與雙江公

謝卻姻友祝年

荅陳明水

卷之三

雜著

良知辨

荅復古問

中庸解

寐言

跋顏魯公帖

書萬日忠翊二章

贈周洞巖

書楊武東卷

書馬鍾陽卷

別周龍岡

讀釋氏論

民齋贅荅

書廖氏遺墨後

宗論

異端論

主和論

卷之四

序

續刻南嶽志序

讀困辨錄抄序

刻雪浪閣集序

尹道與令太和序

水厓集序

別汪周潭序

流芳集序

贈潘天泉序

王母六十序

李母六十序

遺王錄序

壽外舅曾翁序

贈蔡可泉序

壽林太孺人序	贈黃滄溪序	昭陵寶墨序	贈靳兩城序	重刻一峯集序	白潭詩集序	諸儒理學要語序	喪禮序	毛白山五十序	族叔母彭壽序	麻陳私錄序	壽族叔祖序	贈何平利序	代贈李侯序	送王西石序	谷平先生文集序	送季第序	尹翁七十序	海豐縣志序	劉氏族譜序	重刻文山集序	解學士文集序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中丞栢泉胡公平寇序	卷之五	記二十二	龍場陽明祠記	幻悲閣記	尊經閣記	韶州南軒書院記	富田文山祠堂記	寶慶忠節祠記	寧國府學門記	南樵書院記	水雲樂立記	韞齋記	依仁堂記	安湖書院記	東溪記	前王村新墓記	雪峯書院記	正學書院記	峽江練公祠記	陳氏遺忠祠記	少林寺初祖殿記
------------	-----	------	--------	------	------	---------	---------	--------	--------	-------	-------	-----	------	-------	-----	--------	-------	-------	--------	--------	---------

石鐘山記

戰馬記

崇仁新建兩城記

卷之六

傳七

善菴府君傳

周宜人傳

懋齋李公傳

先大夫傳

先宜人傳

張簡肅公傳

沈紫江戰功後序

卷之七

行狀四

谷平李先生行狀

東川先生行狀

東塘毛公行狀

劉忠愍公死事狀

卷之八

墓志銘二十一

王東華墓志銘

三符曾公合葬墓志銘

匏

竹

何孟衡墓志銘

林石樓墓志銘

吳雲泉墓志銘

何善山墓志銘

茫湖李翁合葬墓志銘

歎齋張公墓志銘

亡妻墓志銘

三厓歐公墓志銘

祝岫巖墓志銘

羅三潭墓志銘

周魯齋壽藏銘

何武畧合葬墓志銘

張野塘墓志銘

水厓彭公墓志銘

胡嶺泉墓志銘

劉良溪墓志銘

龍北山墓志銘

秦白厓墓志銘

胡雙華墓志銘

卷之九

墓表五

東潭蕭公墓表

匏

劉櫟亭墓表

貢胡涯墓表

彭鵝溪墓表

岷山胡公暨配墓表

卷之十

祭文二十二

告白沙先生祠

祭魏莊渠先生

祭李谷平先生

祭楊文襄公

祭林東城

念菴文集

祭外父符翁合塋祖奠

祭牟禾山先生

祭周天臣

祭周七泉

奠李氏妹

祭歐南野公

祭項甌東

祭彭石屋公

奠亡室

除夕奠亡室

祭劉良溪

土

祭曾梅臺公

祭尹道輿

祭趙子良

祭李省菴

祭程松溪

祭周簡肅公

卷之十一

雜文十一

吊大義塚文

代雙江公橋祭文

檇溪嘉會堂上梁文

念菴文集

祭

俯清樓上梁文

桐臯芸館上梁文

遠翠山莊上梁文

玄潭雪浪閣上梁文

秀川羅氏祠堂上梁文

桐江水次倉上梁文

新居上梁文

石蓮洞正學堂上梁文

卷之十二

詩

開述三十二首

革

土

雜詩四十首

昭君詞十八首

歸田

王山贈詹少華給舍

同黃洛村宿羅田巖

荅王筆峯

石塘叔如洵陽

白石埤夜棹玄潭

解劍行

王虛山秋齋

戲荅妻舅問薦剡

金華文集

卷之四

十三

閑居

荅夏爲齋年兄

與陳嘉善

與萬鹿園三首

寄牟禾山公

贈陶滙溪

何郡公入覲

走馬行

同萬鹿園遊皂閣

生日

寄洛村會試

貽相者

甲辰新春

餞同年薛畏齋

贈彭石屋

別廷質弟

友人除廬州推官二首

寄程松溪

庭中鷓鴣

述懷示友人

挽羅汝奎九弟

李子謁選

金華文集

卷之四

十三

雙江分粟

逢鴈

聞虜犯保定

太保司馬毛公歸田

贈曾梅臺

聞蟬

壽外父符翁

古佛堂

荅友人問訊

三字吟

次禾川黃郡公追餞

悼歌聲	湘江懷古	上封	祝融絕頂石	穿雲入方廣	出方廣道	魏元君仙臺	荅楚石僧	別何謝二子	贈王勞泉	重別何謝二子	鄒山人六十	重別道輿	謁孺子祠	龍池	吊余忠宣公	訪唐荊川	別戚生	酬萬履庵	塵外樓	書永慶寺壁	別荊川
-----	------	----	-------	-------	------	-------	------	-------	------	--------	-------	------	------	----	-------	------	-----	------	-----	-------	-----

洗心亭二首	次荅屠竹墟	僧別	千陵祠	開徑	送周龍岡二首	尹道輿會試	吳雲泉初遊石蓮洞	上元里會	傳山人	暮坐	贈歐兩川兄	遂夫弟南雍三首	獨卧	倭劍歌	澗谷公墓四首	訪隱原	洞中懷雙江	送客	洞中荅戚南玄	青原山次韻	送蔡可泉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平陽勘雙江公獄事

宿龍華寺二首

龍虎山二首

彭蠡中秋

別寧遠桃生

洞中石梅

歲暮懷雙江公

嶺南令

展先墓

訪劉晴川

贈王明府四首

洞中寄趙浚谷

登雙江公凌空閣

靳兩城考績

東萊洞菴

寄同年畢望江

夜雨玩易

寄京師孫錦水四首

三舍山中二首

夢訪道興二首

寄萬鹿園

放歌贈友人二首

獨坐二首

午日青原山

寄吳九江

李將軍歌

世寶樓

雙江公赴薊州二首

病中

張石洲赴武昌

寄牟禾山公

荅問病

哭仲弟造夫

春遊

寄趙浚谷

洞中對客

會荊川歸

望廬山

劉忠愍諱日

送朱子

次韻別柴子

除夕二首

彭節婦二首

贈黃洛村

空齋	青原山再疊韻	將遊廬山別道興	遊開先	後主書堂二首	白鹿洞	登文殊峯	與行者	栗里	重至圓通	東林寺	竹林寺	與日者	送河南教諭	我昔	次韻蒼趙浚谷	權生行	九仙臺四首	何君洞	練中丞故墅	古意	寄鄭環清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雪浪閣次韻	與相者	示僧二首	青原山三疊韻	外內	次贈東廓公	五疊青原韻	贈穀菴叔	趨龍溪潯陽約	入匡廬	拜靖節墓	謁濂溪祠墓五首	詠真洞天	天池寺	自佛手入慈雲菴	凌虛閣	文殊臺	石峯僧	贈九江陳兵憲四首	贈楊武東二首	寄王東谷	別遠夫弟二首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別王明齋

先天

知幾吟

次康節觀物吟

陶朱公二首

入山

卷之十三

詩

夜坐十首

默坐二首

病懷六首

覽勝樓

訪李中丞

壽劉五齋

夢中別友

廖氏草亭

鄧壽亭

送李台岡應貢

病

洞中平道

答趙浚谷二首

有感

登舟

恩江二首

遣懷

羅嵩明

默坐雜詩二首

七月十一日作

水後荅洛村

寄尹道興

寄葉綱齋

夜夢峯頂默坐有成

別緒山

夜夢

晨起讀書

寄壽松溪

李忠定公祠

贈別雙江諸公二首

贈羅鎮峯

別宋陽山

送王生養大

山中雜詩三首

舟中生日

劉少衡令南昌

七泉故宅
丙辰再至洞
種射干
寄李石岡
靜觀
丙辰除夕
丁巳六日洞中作
洞中雨
謝藩臬諸公
寄荅胡總制
飲酒
掃墓
湖上
陽府寺候荆川
贈范軸山
悼亡四首
貽竹泉弟
次王敬所韻三首
中秋洞中
李澹齋詩
山中
洞中荅省菴

贈周受菴中丞
青原六疊韻
稱拙
荅朱尚書
洞中雪
符丞憂歸
出洞述懷
贈亡弟內舅
聞薦
夢中贈道士
玄潭
謝張秋泉
夢松溪
閏己丑讀表記
上墓行
送劉鳳西
別季第三首
重別季弟
秋夜
題海蟾圖
李鴻洲守海州
疊韻別况郭山

雜詩	閉關	送李檀坡	偶成	莎鷄	送王養大	道與旅櫬	寄丁安仁	寄劉鳳西	別鄭雲門二首	贈張南川	壽東廓公	松亭	題西湖圖	已未除夕	齒搖	感昔	蕭雲臯知麗水	天籟	生日荅貽	對松	禁語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叙故有感	別洪元脩	贈楊虛所	十一月廿九日	冬燠	有喜	湖口友人贈石	寄鎮山中丞	寄原山三首	階前黃葉	悼友	口占	寄劔州第	生日荅貽三首	方僧三首	報貢受軒	客歸	荅友	夜喜	撫劍有懷	別贊公秀二首
------	------	------	--------	----	----	--------	-------	-------	------	----	----	------	--------	------	------	----	----	----	------	--------

夜坐

荅曹紀山

重別陽岡憲使

作書寄弟

寄茂州弟

張寒泉丈人

寄張中丞

賑饑

荅蔡白石

別白石

獨坐

偶感

跌坐

寄劉高郵

靜坐

送張南川二首

紀亂四首

辛酉閏五月廿六日

湖西

報至

別尤尉

周學諭赴試官聘

河口白沙

聽友人誦晁仲約事

揆悶

別劉龍山

月

京貴書數至

官軍謠

會月塘返家

贈右轄敬所王公

誤傳寇至降曲盡奔

愁

十九團鄉兵戍桐江

末市

耜奴行

新淦賊退志喜

閣上

秋晚

之子篇

寄胡梅林贊府

晏母孤節二首

世光子赴鄉試

山八乞字

傷逝

訟往

雨中客談衡山感賦

梅溪

遺世三首

荅同年楊虞坡官保

白山毛君六十

晨述

贈王存齋

辛酉中秋次夕

問月篇

全集

不錄目錄

重陽

螺川捷音歌

晨起

別月泉張郡公

贈果齋郡守

壽石岡兄六十

胡甥歌

落架

辛酉生日

蕭麗水謝病

劉師泉七十

寄祠部曾見臺

羅山泉六十

新正

寄李石岡吏部

後園雜詠十首

後園續詠六首

栢泉胡公巡撫捷詩

全集

不錄目錄

手本

羅先生集

羅先生集卷之一目錄

荅蔣道林 丙辰

寄尹道與 丙辰

荅友人 丙辰

別蔡可泉 丁未

荅郭平川 庚戌

荅劉月川 戊申

荅胡青崖 丙辰

荅門人問學 甲寅

與友人論咸艮二卦 甲寅

與王龍谿 丙辰

荅萬曰忠 二巳未

復東廓公 丁未

荅王敬所 丁巳

荅董生 丙辰

寄王龍谿 丙辰

荅董蓉山 丙辰

荅同志 甲寅

荅戚生 辛亥

金卷一 荅戴伯常 丙辰

與李石麓 丙辰

荅成井居 甲寅

荅項曉東 辛亥

荅雙江公 丁未

荅翁見海 乙巳

荅王西石 戊申

與靳兩坡 丁未

寄雙江公 乙卯

荅王敬所 丁巳

與蕭雲章 巳未

荅周洞巖 丙辰

荅趙浚谷 癸卯

荅唐荆川 甲辰

荅李子 丁未

荅何善山 丁未

寄雙江公 巳酉

荅薛畏齋 壬寅

荅友人論學 辛丑

荅戚南玄 二壬寅

金卷一 荅蔣道林

荅蔣道林

往來惠書論大學之旨并孟子諸義縷縷數千百言極感提誨當時讀之至再至三理極明暢第於言下未有灑然快心處以是未敢率意奉荅來幾入深山靜僻絕人往來每日塊坐一榻更不展卷如是者三載月而旋以病廢當極靜時恍然覺吾此心中虛無物旁通無窮有如長空雲氣流行無有止極有如大海魚龍變化無有間隔無內外可指無動靜可分上下四方往古來今渾成一片所謂無在而無不在吾之一身乃其發竅固非形質所能限也是故經吾之目而天地不滿於吾視傾吾之耳而天地不出於吾聽瞋吾之心而天地不迤於吾思古人往矣其精神所存即吾之精神未嘗往也否則聞其行事而能慨然憤然矣乎四海遠矣其疾痛相關即吾之疾痛未嘗遠也否則聞其患難而能惻然盡然矣乎是故感於親而親焉吾無分於親也有分於吾與親斯不親矣感於民而仁焉吾無分於民也有分於吾與民斯不仁矣感於物而愛焉吾無分於物也有分於吾與物斯不愛矣是乃得之於天者固然如是而後可以既天也故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同體也者謂在我

者亦即在物合吾與物而同爲一體則前所謂中庸而能旁通渾上下四方往古來今內外動靜而一之者也故曰視不見聽不聞而體物不遺體之不遺也者與之爲一體也故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盡己之性則亦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東西南北之四海與千萬萬之上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其有不同焉蓋即非此心與此理乃異端也是故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非創任也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匹夫匹婦不蒙澤如已推而納之溝中天下之饑溺由已饑溺之也孔孟之皇皇豈孔孟之得已哉天下有道丘不與易如欲平治舍我其誰分定故也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隱居求志行義達道在孔子之時蓋已未見其人况於學絕道喪之後哉是故曰小其心自私其身執一隅之見以爲學若二氏者有見於已無見於物養一指而失其有背比於白賊其身焉耳諸儒闢二氏矣猥瑣于掃除防檢之勤而迷謬於體統該括之大安於近小而弗睹其全矜其智能而不適於用譬之一家不知承藉祖父之遺光復門祚而顧栖栖於一室身口是計其學與未窺其積聚未復終無遊於樊遲細民之譏其視夫子禮義與信之云終莫知其爲何說也則亦何

以服二氏之心也哉自是而後回視向之書冊所載者皆先得我心之同然向之心志所趨又若未嘗必以聖人爲可學蓋知吾心體之大則回邪非僻之念自無所容得吾心體之存則營欲卜度之私自無所措然此亦自知之耳持以語之人人第應曰此萬物一體之舊說未有省也歸而後取執事數千百言反覆觀之而後知良工苦心不覺有默契者凡余之所欲言固已盡於執事而執事之所未言者又若有待於余獨不辭前之未快於心者果何爲今之有契於心者復何自也以執事之懇到與余之向慕有年矣猶然參差若此彼一時議論之異同一言意氣之賞許又烏足稱爲離合哉且所謂大學者蓋言大人之學將以別於異端則明德親民是也至善言其體也虛而能通何善如之知止則自定靜安慮復其虛而通者是謂能得知止者言其功也格物以致知知止矣通天下與吾爲一物莫非物也而身爲本有身則天下國家兼之矣莫非事也而修身爲始身修則齊治平兼之矣知所先後而後所止不疑得其一萬事畢執事所謂觀破此物是也致知者至所知也致知何在在吾與天下感動交涉通爲一體而無有乎間隔則物格知至得所止矣知本故也是故知所先後真知也所謂識仁所謂明善所謂知性是也致知而

不於格物則不足以開物成務此聖學與二氏端緒同異所由辨也故格物而後知行合一聖學之全功也白沙所謂見得體統該括後更有分殊處合當理會義理儘無窮工夫儘無窮者正所以格物而不使間隔非必觀破時一齊便了只須守之而已此執事所未言者今果以爲如何哉所恨年來衰病日侵禍變繼作將來日月幾何不知能了此事否尹道與行值有喪事不暇裁問非有他疑面質無從願各珍重

寄尹道與

改歲欲謝絕人事嘿坐以待盡即非待盡人亦當如待盡人之心始有結果處冬來與子良每商量至此輒恨不得與道與共之學問蹊徑似有可着力只是未純熟然自打坐後亦覺爲力稍易道與居官與打坐雖動靜二境不同却好操練存習若操存熟便與打坐者相似精神自散漫不得時時有幹當處矣近來見得吾之一身當以天下爲已任不論出與處莫不皆然真以天下爲已任者即分毫躲閃不得亦分毫牽係不得古人立志之初便分蹊徑入此蹊徑乃是聖學不入此蹊徑乃是異端陽明公萬物一體之論亦是此胚胎此方是天地同流此方是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此方是天下皆吾度內此方是仁體孔門開口教人從此立跟脚後儒失之只作得必信必

果經經小人之事而聖學亡矣西銘一篇稍盡此段所謂大丈夫事小報器不足以當之識得此理更覺目前別長一格不是尋行數墨計錙銖照人眼目過日到眼皆是吾人當爲居官奉職乃是了吾本分事不是求免毀譽畏法度不得不爾此便是安勉王霸之分與尋常講究是非理道迥是殊別緣尋常只是了格局不是了吾本分事了格局便有勝不勝處了吾本分即力無不足俱是朴實底事由中達外自無周羅支吾之弊古人汲汲皇皇與隱居求志行義達道是達此理今人言學或至踈脫雖極力向進終無成就是不達此理以此與他人言絕不見有一人承當即不承當亦不見有一人聞之生嘆美者不知何也陽明公後殊未見其比豈無謂耶區區不足法只此一蹊徑似出於天之誘衷却非有沿襲處吾身縱不能至願諸君出身承當承當處非屬意氣興致只是理合如此此方是做人底道理此方是配天地的道理能有諸已何事不了真不係今與後已與人也萬里通書既不易得故不復以寒暄爲勤渠珍重自任

答友人

前後來書知與友人究竟此學既敬悅之又糾正之且憫悼之愛人之誠與衛道之切並行不悖視世之

耕勝心任習氣主於攻擊摧創無復含蓄煦育者太
不侔矣嘆仰嘆仰鄙人近日亦有深懲於此者試一
質之竊以為學術之明不在言說之歸一而在躬行
之密實不在言說之直諒而在躬行之觀磨朋友之
益誠密實矣不言而信千里應之耻躬弗逮藏辨於
訥固不至如米書所憂云云也予不云乎忠告善道
不可則止此非有隱乎爾彼此相長則入之者深故
聞言而悅回非助我其教之不倦者由其學之不厭
故也此猶自夫子與朋友言之爾大舜聖人也當時
耕稼陶漁之徒即使迥異於今人亦豈能有加於聖
人者大舜不以其身為耕稼陶漁之師而皆取諸耕
稼陶漁之徒以為善耕稼陶漁且然其於朋友可知
矣此猶自大舜與人言之爾當其居深山之中精神
意態一無以異於野人以其無異於野人觀之則亦
何嘗有片善寸長自執於已而足以加於人者乎惟
其聞善言見善行而此中畧無凝滯若江河之沛然
然後乃異於野人也此亦自孟子深知其心為之形
容言之爾當其沛然所謂舍己從人隱惡揚善之時
也此亦何暇嘵嘵於彼此是非之辨而自覺其有異
於野人矣乎野人且然其於朋友可知矣是何也執
中而用者謂其能以虛受人非擇合而受執有不化
者可幾也彼內無所主隨言靡順固未可以語此矣

言說歸一猶不免於人已之別亦豈得為虛受哉今
使甲乙曰吾不能從乙以為虛吾執吾之中而已
之語中曰吾不能從甲以為虛吾執吾之中而已夫
中無定體非可言說甲不能信乙之為中猶乙不能
斷甲之非中也甲一亦是非乙一亦是非安知其不
以執己為執中而能執中者安知其不在於用人之
中哉使中而可以言說則不必回能擇之也使中而
無所得失則不必回能擇之而既得之又漢季奉服
膺也即有應者曰吾能執中而又能用人之中即可
許其如舜否歟知其未能而數語之即可許其擇而
得之又服膺之如回否歟象山有言敬仲說一某不
說一某常箴他當時讀之不知所指而今而後乃知
古人不貴言說且病執言說者無益有害固莫若躬
行密實使人相觀者之為待也象山箴敬仲矣鵝湖
之會後人疵之非謂陸之言說未歸一也為其勝心
習氣猶有未化即非德性之用為在其能尊之也故
曰以善服人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
天下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人自化不戰而
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雖然以善養人亦非以此致
其終屈於已也彼通天下為一身與萬物為一體視
在人者猶其在己故善則亟揚之惡則亟掩之其情
適最其感速理固然也苟誘其善矣而不免好臣其

所教聞者其能以不耻乎苟抹其過矣而未能無於作惡聞者其能以不憤乎彼憤而耻者誠卑矣吾固進之又動其憤耻以阻其入譬之愛身者之於癰疽也將不觀其痛楚毒其體而割裂之乎亦將從容待其將潰而後決之乎形踪疑似之間傳述影響之事所宜屏人耳語深求其故微辭曲譬共成其美衆惡必察固未可輕信而公言之也其或違已之責望而遂忿疾於頑防人之流弊而豫文致其罪播騰論列載之簡書雖出於愛人無已之心然使人人援爲斷案指其舊瑕掩其新得不知於欲並生哉之意又如何也數年以來朋友凋落此學不絕如綫所賴於金季之集

卷一

別蔡可泉

弟與兄號爲同袍者一十九年而未嘗一日相聚比者劍江一日之聚意繼是或可一再見遂輕爲別不謂當遠去也劍江一日之聚蓋嘗期之於三年之前繼是而一日之聚不知何地恐爲期不止於三年而弟之來日不知復有一十九年否也然三年之間書問止一再通耳一日之聚既未得吐心腹盡問難而欲一再書問之間有所論說發膏肓微隱求爲抹藥

其難也古人有言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彼得其精微者且爾况於迷謬者哉雖然病甚者之於醫惟其未有是人耳苟有之雖不見其人不聞其語越數千百里意固懇懇不置也况於書問可通則雖隱癖之故不能窺痛苦之情不能吐而其形與聲必且寓之言矣矧來書自欺之謂乃明醫已試之藥直須病者自取而飲之而又何以他求哉弟之妄意於此學二十餘年矣亦嘗自矢以爲吾之於世無所厚厚自欺二字或者不至如人之甚守其已能而漸進焉庶幾其可免於是病也而兩年以來稍加懲艾則見爲吾之所安而不懼者正世之所謂大欺而所指以爲可惡而可耻者皆吾之虞心積慮陰託之命而恃以終身者也其使吾之安而不懼者乃先儒論說之餘而冒以自足以知解爲智以意氣爲能而虞心積慮於可惡可耻之物則知解之所不及意氣之所不行覺其缺漏則蒙以一說欲爲宛轉則加以衆證先儒論說愈多而吾之所安日密譬之方技俱通而痿痺不恤搔爬能談而痛癢未知甘心於服醪而自以爲神劑如此者不知日凡幾矣至聞長生久視之妙津津然同聲應之不謂其自遠也於乎以是爲學雖日有聞時有習明師臨之良友翼之猶恐成其私也况於日之所聞時之所習出入於世俗之內而又無明師

友之益其能免於前病乎夫所安者在此則惟
或我親所象者在彼則惟恐人不我與託命既堅
固難於拔除用力已深益巧於蔽伏於是毀譽得失
之際始不能不用其情此其觸機而動緣繫而起乃
餘登標見所謂已病不治者也且以隨用隨足之體
而寄寓於他人口吻之間以不加不損之真而食籍
於古人唾棄之穢至樂不尋而伺人之顏色以為欣
戚至寶不惜而冀時之取予以為歡盈如失路人之
忘歸如喪家子之丐食流離奔逐至死不休此其人之
智愚能否為何如哉孟子之所謂哀哉非過甚諱
也於此不一動心悵然自失者無足論矣有所動而
舊習之搖將信將疑此生死之辨也於此憤發決裂
而不復他顧直就舊習反之而不憚其難不畏其阻
煅煉磨擦期於自立此更生之機也於此而是非漸
明好惡漸端行止從違漸有可據此生理之初復也
至於自有可安以何為失我自非偽毀者何施是則
生鳥可已欲罷不能之機也不肖雖未足以語此而
一念之誠亦欲指此為歸願兄共與勉之脫此痛苦
來諭有直攻其過之語此人人之所誦而兄不吝口
兄之生理大過於人非信疑相半可知也夫過由心
作豈待言攻人以言攻皆其標末自心自攻則其未
形者也雖然既已託為命矣其能反而攻之乎此言

之不可以已也而其自攻與否人固不得而與力
所安何如耳第惜一日之聚於既往而畏無窮之別
於將來同袍之義未嘗少盡是以不復遜讓縱言求
正倘不以為誚而謂其或有所中時報以言而督責
之雖無一日之聚固千里而促膝也

答郭平川

陽明先生良知之教本之孟子故常以入井怵惕孩
提愛敬平旦好惡三言為證入井怵惕蓋指乍見之
時未動納交要譽惡聲而言孩提愛敬蓋指不學不
慮自知自能而言平旦好惡蓋指日夜所息牿之未
至反覆而言是三言者以其皆未有發者存故謂之良
朱子以為良者自然之謂是也然以其一端之發見
而未能力復其本體故言怵惕矣必以擴充繼之言
好惡矣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矣必以達之天下繼
之孟子之意可見矣先生得其意者也故亦不以良
知為足而以致知為工試以三言思之其言充也將
即怵惕之已發者充之乎將求之乍見之真乎無亦
不動於納交要譽惡聲之私已乎其言發也將即好
惡之已發者養之乎將求之平旦之氣乎無亦不牿
於旦晝所為矣乎其言達也將即愛敬之已發者達
之乎將不失孩提之心乎無亦不涉於思慮矯強矣
乎終日之間不動於思不牿於為不涉於思慮矯強

以是為致知之功則其意為有不誠而亦為用以誠二字附益之也今也不然但取足於知而不原其所以良故失養其端而惟任其所以發遂以見存之知為事物之則而不察理欲之混淆以外交之物為知覺之體而不知物我之倒置理欲混淆故多認欲以為理物我倒置故常率已以逐物來教所謂平時不能專一翕聚縱一時有見安能常得炯炯又况自私用智之心勝往往欺其所不可欺蓋已得之竊意陽明公之本旨或不若是相遠也夫食實而不澆其根飲流而不濬其源世以為忘本者之譬今以一念之明為極則以一覺之頃為實際不已過於鹵莽乎

金華集 卷一 十一

審如是則良知二字足矣何必贅之以致審如是凡怵惕者皆有火然泉達之勢矣何必贅之以充凡好惡者皆有出入無時之妙矣何必贅之以養凡天下之人自孩提以上者皆仁義之君子矣何必贅之以達此殊有所未解也

荅劉月川

龍華薨聚終以人事紛拏未得靜對別後輒復有戀戀也來書具見忠實語能自道心腹中隱態即此可以入道僕平日不敢持多言語人大抵向人口誑緣自己未有真得又懼騰口翻為世俗作障邇來覺得對交便有許多感觸儘好商量而吾人當初起念發

心亦由有此講說然後萌動以是竊計安知人之心不猶我哉所患在我未能入真却恐為人口實阻人嚮往罪戾大矣故凡會友亦所以堅吾之初心去吾之私意而起吾之情氣也世未有為其事而能去友者即工商農圃類皆有所取益蓋與人為善亦是吾人生理本合如此若一向不欲拈起即是自身有所回互遂成避忌亦可以驗操習之專否若事靜嘿實修隱微內訟即在稠衆又何可忘不獨閉戶始為慎獨但覺一涉功能或牽知解又常省却酬應盡斥言論隨事調停未可以為定則也力行是孔門第一義今之言不睹不聞者亦是欲力行至精密處非有二義也凡事狀之萌有作有止而吾心之知無斷無續即事狀而應之不涉放肆可謂有依據矣安知非安排理道與打貼世情彌縫人意乎即使無是數者應事既已作何歸宿此不為虛過日月哉又况處事原屬此心心有時而不存即事亦有時而不謹所謹者在人之可見聞因見聞而後有着力此之謂為人非君子反求諸己之學也故戒慎於不睹不聞者乃全吾忠實之本然而不睹不聞即吾心之常知處自其常知不可以形求者謂之不睹自其常知不可以言顯者謂之不聞固非窈冥之狀此處不令他意撓和即是必有事焉又何茫蕩之有此等辨別言不能悉

金華集 卷一 十二

要在默坐澄心耳目之雜不入自尋自索自悟自證始是觀面相見也

答胡青嶠

舟中奉懷漫有所呈返棹又嘗往復一書然十五年別來彼此用工節次與所經營者未嘗細扣近過玄潭見手題徘徊久之念人生如隙駒消却白日竟何所成容易嘆老而悲窮朋友分攜安能為謀徒以切磋之誼慷慨相許不為有識者所嗤乎於是獨卧蓬窓愴然抱千古之思歲聿云暮百感方集忽沈文學親持書幣多儀及門發緘拜教耿耿余昔又若神交默應者亦何奇也既感善念無以為報復愧學未成章不足以酬嘉惠茲土之盛心躊躇自顧又不獨徘徊雪浪之上而已夫學貴近裡密實有足安頓然後從此論進退若一向支吾於見解議論之間縱得友切磋無益也近裡安頓乃在收斂枯槁一番後精神自不走透然後得之至此方可語良知之通塞論語所論耻惡衣惡食不患人不知與言之不出皆是防走透之病皆是枯槁收斂之功若不從此路磨剝至極便欲隨事隨物流行感應恐不止一暴十寒而已兩年走居廬與他境屏棄外物默默料理正在於此今歲體會得內外兩忘一言真是致良知之功良知本無內外今人未經磨剝却都在逐外一邊走透

須知反觀而不得其要又容易在守內一邊執着脫此門種始入內外兩忘路徑始是近裏有安頓人此非收斂枯槁後未易言也兩日正作龍場祠記發揮此件意味只是不工於文又無筆力不得此件意味明白顯露以為一快俟脫稿請正白鹿之聚所謂嘉惠茲土盛心耿耿不已必有能應之者區區非其人也夫學之在己者既不可以見解議論抵當支吾其推以教人者亦不容以見解議論鼓舞興發即能鼓舞興發所令反所好民且不從況士人乎精神感召有不待言說而豐臺焉者此則誠動於此而機動於彼教之不倦乃學之不厭者致然非有二也執事其務近裡俾有蓄蒸融液之益而毋汲汲於匪人之求以辱多士哉然此處亦發揮不得明白顯露為執事一快又足以驗區區志非其人矣何日相對盡此懷抱

答門人問學

周子所謂主靜者乃無極以來真脉路其自注云無欲故靜是一切染不得一切動不得無然欲美無然畔援莊生所言混沌者近之故能為立極種子非就識情中認得個幽閒暇逸者便可代替為此物也指其立極處與天地合德則發育不窮與日月合明則照應不遺與四時合序則錯行不忒與鬼神合吉凶

則感應不爽修此而忘安排故謂之吉悖此而費勞
據故謂之凶觀周子爭死囚即欲去位趙清獻無少
納交叶疾敵篋無錢行部深入感疾未嘗有分毫不
盡分處此是真能主靜者蓋樂則行憂則遠或為季
桓子之仕或為膳肉之去孔門相傳脉絡至周子始
相續也若識認幽閑暇逸以為主靜便與野狐禪相
似便是有欲一切享用玩弄安頓便宜厭忽縱弛隱
忍狠狽之弊紛然潛入而不自覺即使孤介清潔自
守一隅亦不免於偏聽獨任不足以倡率防檢以濟
天下之務其與未知學者何以相異是可不深省而
致思也哉

與友人論咸艮二卦

承示咸卦要其歸于咸膺與艮背相似志末當云心
無私係此正艮背之義生何足以辨此前書有斷來
章之戒又念執事之取善無已不可無對夫易變易
也所以盡心之變也故其為卦不相假借其為文不
可混淆蓋心之變無窮則其辭亦無窮引而伸之觸
類而長之雖聖人復出不能盡也艮何以言背也言
乎陽止于上而内外之不相入有背之象也如是恐
疑于止而不應矣故其彖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非
不行不止也時也止其所則時矣又曰内外敵應非
不應也相與於無相與應而敵矣是艮背之說也若

夫咸膺異於是咸言感也象曰以虛受人感之正也
貞吉悔亡是也咸拇咸腓咸股咸輔逐於動也咸脢
墮於靜也或失則動或失則靜皆非虛也失其正焉
耳咸脢何以無悔也冥然塊然何動之有動斯悔矣
悔生於心無所用心悔何從生何言其志末也志可
以通於天下而一物自居斯末矣本之則無如之何
得其本萬事理於感也何有故艮背也者無我無人
敵應也咸膺也者是內非外絕應也二者相去何啻
千里是何也背可以言止膺不可以言感言各有當
不可易也即使易辭而曰艮其脢脢猶可以言艮也
如曰咸其背背非可感之物猶夫脢也知脢不可咸

之義而後學始不偏何也艮其體感其用體用不離
非言可判也艮言止之義矣然不以內為是而曰不
獲其身不以外為非而曰不見其人無我無人夫固
可以感也故其象曰思不出位言思而止也含思而
言不出位非訓矣咸言虛矣必曰受人脢非受人者
也含受人而言虛非訓矣故夫以咸脢為艮背者離
體用而言之也離用則有不思而不出位者存告子
之不動心是也體在用中用在體中無為而無不為
周公夜以繼日之思是也體用之離與否毫釐之差
耳今之離體用者必曰吾但為脢而已無問其為咸
與否也猶之曰吾但不出位而已無問其有思與否

也夫求成於晦不猶索照於冥鑑乎聖人不爲也
曰二氏得之則佛老之作用顯矣佛遊於儒其爲言
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應生所無住心未嘗兩言之
也近見禪者與之語深以落靜爲戒每語必曰道能
應物余始聞而愧之彼非主於應物者也而拳拳以
應物言乃知儒異於禪未易言也畧不棄括遂爾曉
曉惟正其得失幸甚

與王龍谿

來諭靈知徹動靜聖賢經綸無所倚與血脉路數言
甚切弟只玩味易中艮背不獲身不見入一路却不
是分別動靜亦不是有倚亦不是息緣住靜此中又

金華集

卷一

十一

安得凡心習氣包裹此件工夫豈容歇手日昨王濟
甫書來亦言弟不合良知外提出知止字面以爲良
知無內外無動靜無先後一以貫之除此更無事除
此別無格物言語雖似條暢只不知緣何便無分毫
出入操則存舍則亡非即良知而何終日談本體不
說工夫纔拈工夫便指爲外道此等處使陽明先生
復生亦當攢眉也千古聖賢兢兢業業所言何事物
學下手便說了手話惟恐爲工夫束縛今住靜者誰
歎不受動應牽擾者誰歎往往聞用工話輒生記訝
相公相習更無止泊弟久不復開口向人只覺心不
安耳死水源泉之喻其切都是執境話真知良肯源

泉中自然安流常如止水經綸與二氏不同第已
破今更不向此輩口中拾唾凡亦當戒之但欲似此
圓融活潑信手拈來無非本色又似高禪路徑與千
聖經綸所謂坐以待旦不敢暇逸者殊科弟本是鈍
根下器望此殊非易至如所謂眼前所得非究竟處
又極的確曉曉之說亦當於靈知自生分別寧容走
透有走透知便不靈他人難下口也

荅萬曰忠

秋來京澤氣候不齊蓬跣一室未堪酬應然扣戶入
者紛如却不似盛暑中及優逸也正擬數時得相對
憶楓潭翁歸省且入楚矣使書來不中所料馳想可

金華集

卷一

十一

知書中致疑皆實力合併非漫說理道所謂機括豈
已得而言之耶細觀語意尚有過於思索照管把捉
處白沙有云學患不用心用心滋牽纏非謂是耶念
之起伏如生龍活蛇捕縛不定此不得機括者耳此
必知解技能心安貼不下若識得心體自不應有此
靜中隱然有物此即是心體不昧處此處常作主宰
是一生不了念一切放下是千休千處得是真作得
主宰定感動時變換是把捉大緊故有厭動之病此
失之於動未可疑於靜也時時覺之便又是此物分
曉處一屬操持即入把捉此處正好調停求其至當
不可畏其難操持非動靜皆作疑也合併不來只是

未久如服藥人藥力未至不須疑病淺深曰忠力量不小識得病根何事不了此處總難問人人言總難著病自病自痛自藥自得力也諸疑答如別幅餘俟面時盡之

又

心動物也神物也攝之固難疑之尤難絕利一源用師十倍與極深研幾同功半生口向此談心終爲他途分析不耐堅苦千古作聖屈指可盡要之神爲心役心不自主樂事趣外雜習行之宜其成者寡也象山立大之論於疑衆處煞有地步故議論雖若近於振揚而離此不遠今人質非粹美加之泛愛多岐虛美易蝕精華稍涉影響便思發露以此希聖不亦難乎閨月靜卧洞中頗辨半生根崇誓當從此畢力不復他移與曰忠言之期共登途無徒望洋生嘆也

復東廓公

留石室數日得對清溫真如醉春風不在言說解釋令人不忍別也所聞諸語一一無疑克己之教途中已能了了克己之已即由己之已亦即己私之已莫非已也稍不能忘便屬己私故已字甚微惟堯舜然後能舍己惟夫子然後能無我非顏子承當克己二字不得克字只應作克治看若訓作克去不特不盡夫子之學且不完夫子嘗言脩己以敬即是

克己之意使不忘有我即脩己亦只成就一個私豈能安人安百姓哉但謂山己之己更無私意可成却又微涉執着俱不類當下本色話矣先生謂如何仲弓持養與顏子復禮先儒提開作乾道坤道二項看却是緊要語前相對時衆言紛紛先生亦未盡指豈以言有時會耶凡此皆不敢以文義煩瀆恐孔門脉路有當辨者乞指示之

荅王敬所

卧病野舍使書遠貽加之重幣推獎大過不覺汗顏不肖髫年以來妄意古人謂可希冀既長遊谷平李先生之門以濂洛之說自考已而徧友四方之士談論徒勤躬行缺失譬之趨遠役者入于迷肆東奔西馳取道泥淖未有騁步京國之期今老矣後志不酬懲創日切加之家難灰心屏氣若有改圖而疾病纏裹天若桎梏此烏可以辱盛意哉拜賜拜教且以心謝惟執事銳意斯文振衰起廢必有相應於不言者蓋精神之感乎勝於言語之諄復和粹之融液深於法制之詳密優游浸漬使人鼓舞而不自知乃所以爲道化至於講究聚會雖不可少先後輕重君子自有節度非不肖所能窺也濂洛而後興廢不一當時翕然風動其機蓋可想見若襲其故跡而觸發之猶未易以歲計又况故跡不易襲也舍講究聚會固無

以約其渙散操進退予奪之柄而勸懲之乃法制
得為執事身又為之矜式吾道其有望乎不肖竊伏
下風道揚餘隱絃誦咏嘆以畢餘生幸甚幸甚支離
其形強以非任是益其罪也惟亮之

荅董生

日者區區所言乃千古聖賢體統匡廓平甫能記憶
入心足見不忽獨不記云默默一室中便是了得天
下萬物一句乎知默默一室中亦是了天下萬物了
天下萬物亦與默默室中無加損堂上一隅之辨在
心術在身分不盡在身之出與不出此等處却非一
言可盡平甫且辦個是了得天下萬物無有分辨無
念書集 卷一

有界限平甫自視此身果如何與古人相應否此處
一切意氣見解力量謬妄承當不得要有真物在故
言學不厭教不倦而必先之默默識非細事非易
能也舍已田而與人田聖人以爲病今人以爲勇吾
不知其說矣試有得後彼此兩證之別後水至室廬
湯然無存百不足恤獨病體遭此勞頓幾於不支今
僦居野舍瞑坐待盡更不知此身何歸吾家何在
爲畫出真靜景象敢不敬承之

寄王龍谿

前復書中間似大分析亦以近來見得友朋聞主靜
語便掉頭失笑聞超脫自然流行語便是知已已而

一掉頭者或多失枝落節爲人指目稍爲人所
同必皆沉實人乃知彼非作偽爲議論所誤不覺已
力而諍張王其說以爲真得故也第往年恍惚於操
持正受此病今真見得此病流注不細故每每言之
言之患病者見將來流注不已其勤懃有言或不爲
明醫厭憎兄必亮之矣荅道林書乃出近來鄙見難
向人開口此件我 朝惟陽明公一人悟得行得故
暗室屋漏不敢自欺乃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而輕
棄其身與凡心俗態終始不辨雖終日奔走四方號
於衆而提撕之皆所謂塗生民耳目此等語意恨無
從與兄面盡之年來見得同志類靡不嘗卓然以斯
道自命謂之混俗則有餘謂之立教則未也孔孟事
業恐終無人理會斯道之傳兄自謂如何凡泄泄然
不甚緊要皆謂無志覺得有病不能受藥皆謂自暴
第日與死爲隣追思少年一段苦心竟無成就誠有
不瞑目者然汎觀同志亦復皆然兄若泄泄然則終
已矣斯道殆而可不悲哉

荅董蓉山

主靜立極濂溪嘗有是言矣此非濂溪之言也戒懼
於不睹不聞于思嘗言之矣不睹不聞靜也微而隱
而見焉顯焉非不動也此無欲之體無極之真大
以上生非有物以爲之根原靜爲動根

中故也此即所謂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妙萬物者也故曰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彼得意而忘言故不執言而直顯其意若此兄所引動靜一原顯微無間是也而指以靜為時動時靜則淺之為靜矣易言顯也見也凡天地之交錯變易日月之酬應作止皆易也皆動也而其根則本靜本於無極此即所謂根原也兄恐其執靜一偏而不識此根原誠可憂矣雖然動靜兩言未有能實明之者果明之則靜之一言盡之矣不必兼之以動而後為完具也吾不能復無極之真者執為之乎蓋動而後有不善有欲而後有動動於欲而後有學學者學其未動焉者也學其未動而動斯善矣動無動矣此其大畧也至其所指無欲與所以至於無欲之機非面面相臨言固不能窮也今之言良知者惡聞靜之一言以為良知該動靜合內外而今主於靜焉偏矣何以動應此恐執言而或未盡其意也夫良知該動靜合內外其體統也吾之主靜所以致之蓋言學也學必有所由而入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苟入矣雖謂良知本靜亦可也雖謂致知為慎動亦可也此非生之言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良知也不識不知固至靜也若於知識中認得幽閒澹逸者以為根原却不免於識情有所去此豈特非陽明公之本旨近

金卷之

卷一

五

曰生且非之矣兄謂如何

荅同志

游記所書乃庚戌春中漫筆當時雖據一時所見尚落言詮所謂法華轉也大段此件須於用工久之自有覺悟至於有悟自我知之自我言之難以盡語之人即語之亦不過因言寓意若其端的非功與已齊亦未可以想像而言解釋而得也故所指諸公二書往日讀之輒有是非今日讀之兩難措口以其猶有言詮故也莊子有言有以為有物者矣有以為未始有物者矣有以為為未始有未始有物者矣此善狀人之進也故學有所進則見有所移苟執以為道果在是皆障也良知之無分於動靜舍知覺精神無所謂良知今之學者孰不知之孰不談之至實有見於動靜之間而能辨知覺精神之歛散者有幾即使歸靜歛實一意內顧尚有厭煩喜靜之疑又况隨感發知任意流動以為吾之良知本無所分則亦未嘗有所喪失其亦誣矣前避賢王筍山反覆定性書於自私二字頗有自發吾輩用功未切實與作用不應良知者皆此物作祟耳知其為祟從寡以至於無此宋儒嘗言之明道固異是也直令人擴然太公物來順應而已矣夫以憧憧往來之境而遽令其擴然順應奚啻什百之於千萬不已闊畧高遠矣乎願人覺悟如

金卷之

卷一

五

倒耳譬之於射火力強弱不齊其的不可得而破也
答橫渠則惡其絕外物見學者靜坐則嘆其善學彼
非以靜為教也而固若此然則欲得明道之意果
可求以言詮否耶

荅戚生

老宋來得昆仲書總戀有相慕意且悔向來同聚時
漫過此甚是好消息慰甚慰甚今世子第輩恨無賢
父兄為之儀刑且驢之善為之儀刑且驅之矣所患
恃其聰明以知解自是無謙謙受益之誠故雖有賢
父兄為明師良友翻足為長傲遂非之資無益也來
書所言若此其特免於是病矣乎豈不為慰雖然特
承遣使不遠千里舍此更不吐實不為自負此心耶
故不復避忌言之來書謂悔昆陵錯過不能竭盡請
益此善言也不知所請者果指藝文否抑抑指已身
過失耶若指藝文則海內過區區數倍者何可勝數
自應隨地求之隨問隨足無俟於悔且懣也若指已
身過失則此心本明自能覺察未有待人指點始分
別者分別必待人則克去亦將待人耶細玩來書發
揮後輩講學之病既原其起於意興又究其巧於機
關此已自能分別路徑矣若此則過在昆仲更無可
改矣乎如有過可改又何暇作此責人語不自責而
責人則有是已非人之見存於胸臆當下對境不免

卷八

卷八

卷八

卷八

為受益之累已邪魔作祟尚不自知又欲向人
求符水鮮不為邪魔斷送矣此病惟聰明能知解者
特甚其他篤實者便自可免由是言之區區尋相慕
者將又不為邪魔資耶此區區所自懼也人之是已
非人者其所見常近高明所見既近高明則足以安
其身而又可以形人之短宜其不自責而責人也來
書既悔錯過於昆陵矣得無復錯過於斯言乎承尊
君骨肉之愛而昆仲又復推其一日之長故指其病
痛言之然却不得見此輒有面赤追悔作書之念此
念起即為邪魔知此念作祟奮然悔恨斷在必改即
是降魔符水推而至於好高使氣先人妨俗皆能悔
念竟集

卷八

卷八

卷八

荅戴伯常

楚中習靜入山得疾冒暑言歸室人先逝喪中無事
發尹子所帶手書拳拳下問於不肖所謬述咸有質
疑贊助今世求此事於佔畢之輩難矣求之縉紳間
益見其難况執事執金吾侍陞楯其所肅心有士大
夫所不暇者不尤難乎讀之起敬起畏雖然中心有
欲獻於執事者不敢不盡夫子言學不厭教不倦必
先以默識何哉欲人自得於心而後可以及於人也
學之不明久矣自談學者出即謗毀日甚豈人人皆
妄於習俗作惡正道如此哉蓋有由也彼以為好名

之心大勝務實之意或寡急於求人之知而不急於自足其知此其所望於談學者固不細也象山有言曰古之人言論未形事實先著有味乎其言之也夫解釋理道分辯是非此儒者審問慎思明辨之事不可廢也言之不出耻躬不逮顏子終日如愚非不問與思與辯也彼及之於心有未協考之於行有未一則思所以自克而自脩焉此其為問與思與辨也大矣恐人知其有也抑亦其下者也躬之不逮於言自古已然況今日哉不肖向者云云聊以質一時之疑不謂友朋梓而傳播不復可掩故有昔以為是今又覺其非昔者以為非今又有當察者非敢謂月異而愈變文集 卷一 三十八

幸執事如有疑於不肖乎請試證之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也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乎延平隴然如田夫野老夫與野人田夫無異必有不知人之所知而能行人之所不能行者矣執事以為何如不肖以病體遭喪情思糾鬱血氣遂耗恐非可久人間者與執事往來書不知幾通每通書不可不盡惟不以其相拂為怪即道在執事者猶其在我也豈必盡出於區區之言與其去取者哉

與李石麓

內外兩忘乃千古入聖秘密語凡照應掃除皆屬內境安排酬應皆屬外境二境了不相干此心渾然中存非所謂止其所乎此非靜極何以入悟

荅成井居

手論夜氣一章條示明切尤見別後案牘中學問益密此非有所致力未易及也敬服敬服僕嘗細玩此章重在日夜之所息一句故先儒有夜氣之說蓋言旦日伐之之後至於日夜一息則百竅皆閉諸機盡忘猶夫夫地之冬歲以起元正日月之晦昧以回朔望翕聚之極必有發生故平日好惡猶能同人使從此善養更不以日晝紛紜者格亡之則旦晝皆夜氣也日用動靜莫非真性顯見矣豈特平日好惡而已

故曰得養則長又曰操存舍亡蓋極言不可不養也息之功大矣哉非夫退藏於密而齋戒以神明其德者烏足以語此夜之息天地自然之運也至於目盡而一於息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所謂動而無動時時戒懼于不覩不聞而不以外境奪吾真所謂行庭而不見其人也如是而耳目視聽刑政簿書皆非在外誠如手諭云云矣此君子法天之學也然僕每自察之倏忽之間便分得失小小誘觸即易泄漏欲如夜之息也豈不難哉如是而望無一毫粘帶無一毫障蔽如手教云云又誠不知何脩以致之也

念菴文集

卷一

三十

荅項甌東

此月十九日葉益泉兄枉顧敝廬出示兄手書并新刻私錄十冊左銘訓右箴警應接不暇且喜且愧以兄不負光陰若是而第踈情猶昔也其中有記憶未審者益泉復留草紙一部俾為詮注秋來友朋見過稍密未能專業陶郡公處發來遠緘啓視之則夏遊記駁論又至矣弟平生不敢下筆要有紀載非甘自棄亦俟稍有所得方敢請正向因見以踈情面詰偶值朋友以良知見問遂書所疑竊謂與龍谿論辨當先納之龍谿未可他出比日納之兄者用解嘲耳兄

頃時吐語引其不逮惟恐謬長尚在迷途譬之多

病人登候一見或操砭石或熨艾火旁觀者苦其寒所迺遁而病人畏死裸袒承當識者方慶其所遭不偶而殘喘或因是以存也弟亦何幸深僻野妙義日聞如侍諸兄於一堂之上心心相對口相授矣乎踈然反躬默然息念以此承兄之愛可矣而兄於末篇丁寧至再必欲弟有言猶豫不知所裁雖然弟之病不待有言而始有則亦不以無言而遽無矣向使此記不出兄何以知弟之謬妄一至于此而得以施其砭艾矣乎雖然弟與兄言者非徒言也將以證所學也學庸者孔門之學旨也欲論古人之學旨而不以身之所學者為論猶注本草解參同而不知己

念菴文集

卷一

三十一

病之深痼即令岐伯領首伯陽解頤何所用之此弟所以不能不言也又自愧其言且懼終不達於兄與兄之言終不同於弟則弟終謬妄而已同與異不足計也何也言有所指固非言之所及也有言同而指不同者則固未嘗與之同也有言異而指實同者則固未嘗與之異也此其同異豈可草草於筆舌間哉兄之異於弟者在不睹不聞與知止兩言耳使兄於不睹不聞獨幽之處而能慎之未嘗有須臾之離則與弟之所解雖不同而實無以異也何也以其不睹不聞者未嘗有所混失故也又何必論其為性與非性即使兄不以能解所當止之處為知止而常知此

心之至善不容有支離大綱紛紜之患則
之所解雖不同而實無以異也何也以其無支離
裂錯雜紛紜即常止也又何必論其爲知所止與
常止耶第非不知先儒先正之言爲已明盡不可
加然而云云者亦於體驗稍有脗契即據爲已之
案耳兄必欲其證據文義以解之則視不見聽不聞
而體物不遺乃中庸之直指而君子之不可及者惟
在於人之所不見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者皆是也非
第強名之也即言微而隱矣而又可以睹聞耶此不
可以睹聞者何時可離耶舍此更何所用力耶中庸
憂道之失傳而故作其形容道體更無餘蘊恐人有
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故直指天性以爲啓端以
爲歸宿而中間每至用功處輒點撥其旨要言之言
道之原即曰不睹不聞曰微曰獨曰未發啓其
端也言學之終即曰淡簡溫曰人不見曰不動不言
曰不賞不怒曰不顯曰無聲無臭要其歸也言學之
功即曰不可能曰有所不知有所不能曰莫能破曰
不可度思曰不見不動無爲曰不思不勉曰無倚懼
失旨也然則不睹不聞之所指斷可識矣朱子以不
睹不聞屬靜爲未動念時以獨屬動爲初動念時此
動靜交脩無所滲漏也兄以不睹不聞之時專屬念
動又比朱子失却一邊不知所訓達之面目

子政事猶爲不睹不聞時耶否耶豈無念時遂無所
謂戒慎恐懼耶豈聖賢皆時時動念耶知止二字乃
指最重兄試思吾輩眼前曾知止否止之地步何以
兄亦謂知至善之在吾心必欲盡夫天理之極而無
一毫人欲之私知止也此誠是也兄試思盡天理至
於極處而一毫人欲不留此是何等境界猶謂未至
於得所止即凡古之聖人言止言定言靜言安言慮
皆是說用功到至處未有以一念一事言者言大學
之道在止至善矣即繼之曰知止豈是解得所當止
之處而已耶只解得當止之處安能即有定耶致知
在格物知止之功也物格知至則知止矣意誠心正
至治平定靜安慮之實也當時朱子之註亦已云然
得者得善於已即常止也定靜安而能慮乃所以爲
至善而八條目者所以反覆終此條之意何謂無安
頓處耶且第於知止看得別者亦以此章文字完正
純粹更無錯謬釋氏但言覺而已一覺之外他無所
與吾儒主於經世也此節既言知止即天下之事已
畢又恐有遺棄事物之嫌故下文言物有本末言物
本於知也事有終始言事止於知也知此先後而不
或用全力以盡知止之功不近大學之道矣乎明知
止之外無所事於他求而又無所不該者也曰知止
曰知所先後曰致知曰知本曰知之至無二知也曰

物有本末曰格物曰物格不離於知也知之所係此而今以解識訓之豈不失聖經之意哉此又第玩索文意而云然也若泥而後有三字以爲知止尚屬初學時事則八條目而後二字其文同也豈物格知止之後亦有何等待耶龍谿所言世情淡淡字與淡而不厭淡字不同淡而不厭是本體世情淡是效驗效驗必由用力非可以混話得能一向於不睹不聞處戒懼便自淡而不厭與落在此已發照應者不同故類取之蓋通篇意也若斷章而議無頭之潮不能易矣按本塞源之論所以破除後世之習氣夫人之學實不外此今講學者既於人情物理渙然本睹不聞又往往假萬物一體之論以營己私反爲拔本塞源增一障礙是以欲別白之但語意不瑩不能自達宜無逃於兄之明也凡此皆就兄之所及者以言釋言乃應對常節耳至於與兄切磋及第所以承兄之愛者固不在此第少年談學垂老無成初不自解一二年間忽有所省浩然泣岐莫能補過蓋以身之所立與古之聖賢所言不啻天淵之相遠也白沙有言此心與此理未有吻合湊泊處此語合湊泊知識意見猶不能及况於鮮釋文義而已乎即使弟之所言字字中肯綮句句發妙義而於自身了不相干猶爲夢中說夢自增口過又况言出而謬妄隨之若此又

政負戾文之力顧以筆舌相博乎而兄之來書乃欲爲之梓行是蓋速其過而不待其改非愛人以德者也萬萬不敢聞命郡使立催回復會有佳客在座不暇驟括求正其中謬妄當不減昔不妨往復以教之而於其言之所不及者各思默默反之於心務求不落文義意見則吾二人之交益豈有窮哉言不逮心徒有含愧

荅雙江公

日者遠承教劄惻然見生積過而思拯之以爲生之爲人可與言改過而人未有舉其過以相告者如未有真實力量受變於人而不能變人於遊泛之樂有念菴文集 卷一 無之見與凡好名之類盡與撥除以求收歛且欲報其骨肉之愛引鬼神而證之辭苦意切諄諄不已若無從推心而置其腹當今愛我而思有以成之者寧復有如執事者哉某嘗謂友朋之義不明久矣其相與言者率多誑耳非有誠心切磋者也夫舉天下之友朋而謂之未有誠心相與何也以其自處未有誠爲聖人之心而一切所爲徒營人之耳目所爲徒營人之耳目則其相與皆耳目之營而未有誠心此無足怪也不肖誠不敢以時人待友朋而友人之間鮮以不肖之心相報者乃今首獲于執事即是足以驗執事之自處故生亦不徒以感謝云爾而且爲執事

幸也雖然執事之自處既有誠爲聖人之心矣則
以拯朋友之過者亦不徒一言之切磋而已也而生
之積過此特其標見之一二耳其深伏隱匿雖生有
終身不能察者不賴執事屢言相攻固未有速愈之
期然未知其過之所由來雖欲以言攻之無益也何
也其所攻者非其所深患者故也故某於執事所云
不敢漫以聽受爲應而必自述其所由來正所以求
踐執事之言而充其發其所未言焉生謬妄不自量
嘗融時人之耳目而慨然欲求聖人之心以爲心以
爲聖人之心未有能知而求之者知而求之者數世
始一再見耳聖人之心何心也依倣言之如所謂意
念卷文集 卷一 三
必固我之絕無而視聽言動之皆禮庶乎其似矣而
非即據是數言可以模倣而得之蓋即吾之性命往
往易至於喪失而不知惜之於幾希者是也惟其爲
吾之性命而非可以數言模倣之故非如執事所言
真實收歛卒無以幾其至欲真實收歛以幾其至則
舍師友之切磋亦卒無以去其散而歸其全也孔子
之志學至於能立不惑其力量足以自信矣子貢猶
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夫子亦曰聖人吾
不得而見之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孟子論尚友則友
天下之士爲未足而必曰古之人夫曰不得見曰友
其人必非斯人之我就而當時奔走於宋衛齊梁之

墟席不暇煖食不及飽者夫亦冀其有所遇以自益
此聖人真實之心也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
無所成名彼誠見其問禮問官學琴學射以爲博矣
而不知夫子之所求者在此不在彼也及其老也不
復夢見周公孔子於周公與孟子之願學孔子皆所
謂友天下之士爲未足而尚論古人一驗也由孔孟
而後濂溪太極圖得之利穆伊川之易取證成都康
節歷多方四十而後閉戶橫渠遇二程始徹畢比朱
陸呂張之往復議論古之人不敢小其身淺其學而
皇皇於旁求又如此夫聖賢莫如孔孟而傳孔孟者
莫如周程數子即使其不由師傳獨立無伍亦將自
念卷文集 卷一 三
量其力以求必得蓋不惟其跡惟其心理之所不容
已也又况其事已如此生乎其後質居其下者顧可
假收歛之說而遽自以爲足乎生少多病當其未聞
養生之說而畏死之速也問藥抄方形之憂寐恨不
越疆往就其人有不以其人告者輒私怨之何也吾
愛生之心真實故也今之學者未有真實收歛之心
斯已矣如有是心則越疆以求其人如病之於醫亦
理之所不容已也生雖未有真實之心然於求人則
已至矣有益於我爲我所不逮者必虛心相向蓋自
求其短而非舍此以趨之至其有益必捐身而不顧
難與幾寒經跋涉重湖驚濤之險逆旅梓置之加以

爲吾之宴安所以伐性而喪生不知幾倍於此而吾之茲行正所以勝之至於時禁體貌規格之間漠然無所芥蒂於中以爲平日蓋嘗脩飾於名而此庶幾爲對病之藥是以舉世士大夫莫不深居養望盛賓從而尊容儀生則獨往獨來有豫且之辱爭寵爭席起楊朱之慢蓋揆之庸行則怪僻矯戾誠不得辭凡此皆生之過所由來也雖然生之不得辭其過而改之不容稍緩者無待論矣執事聞其由來如此亦將易其改之之方而有進於此乎抑惟止於前所言乎蓋凡受變於人者不患於變而患其無主如其有主則其變也乃所以爲進使中無以主之而徒恃所見以爲力量受變者謂之羣已其拒而不受者不至於輕人矣乎夫此亦一變也彼亦一變也從不變之說亦受變也後世異端爲聖人之憂者果皆受變乎亦正患其不變乎又况力生於心其心堅者其力厚以固又非可以激而強也遊泛之說前已盡之蓋世俗之所甚苦而未見爲樂若未至於聖人之所樂又當勉其然未可以爲禁也今之深居簡出者其有饑寒蹶涉危險梓嘗之警否乎既享宴安而又無怪僻矯戾之謗如是者誰所不樂雖然不知於聖人之心果何所當也如以爲士大夫之出遊者鮮不密有所染當其跡之嫌生則以爲世之可嫌者何限顧吾之

所切者何如耳嫌於遠聖人之心而不嫌於遠時人之耳目者生之見也聖人之心其隱者也遠聖人之心則見聞不及見聞不及則人不可得而言故可得而誑時人之耳目其顯者也遠時人之耳目則見聞可及見聞可及則人皆可言而言故不可得而誑而生獨不以爲然者聖人之心不可訛也此生之將來真實以求收歛之功也生於好名之心未盡撥除者種種不獨在此一事而更有入無之見生誠未有所至又將以言模範之則得罪於聖人益甚惟真實收歛四字當書紳以報執事執事亦勿自執所見恃其力量以爲聖人之心止於如是而必盡友天下之士以進於古人又生所以報成我之恩也悚又悚又

荅翁見海

往昔京師中謬妄自持雖於當世君子心慕嚮者非有紹介之通不欲往見以爲近時泛交色取皆屬於通融而吾姑以是自守庶乎其不踰敝俗也不謂固陋日甚而於親賢取善之道遂成背戾歸田以來稍自省改雖不敢諂於上交然視往跡頗有時媿發而不復迷者思江逐棹承手書特示既追背戾之莫及而又動其媿發之心即此受益不細若見枉之意失不豫知非敢吝過而望於終迷如執事所教也不肖賦質不敏氣蕭志弱無能有成然妄意問學者二士

年矣幸而此身猶存家難頻仍得因砥礪乃知性
善之非而省改焉亦欲置此身於天地之間不敢有
所退託深山寡交切劘者少常恐虛度時日枉過此
生所謂一切加意於經世者雖每入思竟未有統緒
也雖然博厚淵泉之教則能俛焉從事以冀終身之
必可學此非敢以虛言相調也且此身可為天地立
心為生民立命何物哉非以此心之虛而能神乎而
吾未免有欲則窒其源而遏其流者不察其何紀極
也如是而以經世適縱其所欲而濟之多才即使力
能展布能如天地生民何哉吾欲果能忘矣天地生
民莫非一體未有一體而不知愛者知愛其一體矣
則所以維持保護以不拂其心而遂其命者自不容
已知所以維持保護矣則如來教所謂天文地理人
材吏治兵政國儲以至民間疾苦之故其肯畧而不
講忽而不行而有若不相涉者乎譬之水然自源徂
流可以幾於放四海者而欲之難忘則自有身以來
歲深月積膠固根蒂牢不可解非夫實以聖人為必
可學而於世俗毀譽愛惡爭競習尚反視易聽使內
無留滯外無牽引深靜明遠惟吾心之為安固未能
無少歲蓄以為科臼而遂其滋蔓者也能以聖人為
大可學而於欲必無歲蓄矣然後此心之虛不窒而
乃流通自其無不乘載而言謂之博厚而非指

以爲富麗也自其無窮盡而言謂之淵泉而
指幹濟酬給以爲權變也蓋欲為天地立心必其
以天地之心為心欲為生民立命必其能以生民
之命為命今吾人之心與其所謂命者果安在乎能
無媿於天地而不負生民矣乎誠有意於經世者固
不能一日悠悠爾矣古者澹飲食惡衣服輕財利卑
宮室甘苦分餘以求得此心者正所以為煅煉之功
而必與諸欲不並存者也以此從事隨力所至以為
經綸在家益家在國益國在天下益天下大用之不
愧四海小用之不媿四境不用亦不媿雖壁此不為
磊磊大丈夫哉執事教我者至矣亦切中其膏肓者
也十餘年前不肯固有意乎絕交息澆習懶成癖近
始悔之然於來教不徒曰受益而必迷其所從事者
正欲藉以求正以盡親賢取善之道以快嗣音而請
益焉不然則所謂不有益於彼必有益於我者亦竊
有願也不肖嘗與友人書曰今之凡有意於我者皆
欲成我者也感來教聲靈故不覺盡言相對無期萬
萬自愛

卷王西石

冬寒惟風興視政為勞候問缺然知其罪也仰承下
問謙謙不自止足至指其浮躁之氣而示之則此一
言已是人甚難者况其他乎不肖少時讀性偏難克

之句反而求之不甚解至于今數年來始悟其一二
大抵工夫未下手即不知自己何病難去又事未對
境即病亦不甚害事稍涉人事乃知為病又未知去
病之方蓋方任已便欲回互有回互則病乃是痛心
處豈肯割去譬之浮躁起於快意有快意為之根則
浮躁之標未自現欲去標未當去其根其根為吾之
所回互安肯遽克此其所以難也而執事乃能指以
相示非實下手決不自知而又不為之諱夫不為之
諱即不回互可知然猶以無長進為憂此不肖所重
嘆也使執事於快意處必詳察而未即喜於不快意
處必詳察而未即怒言不以快意而易入人不以快
意而易任古水攷最豈獨為江右頌哉

與靳兩城

別來舊業稍切尋求惟是意中未能盡淨害性之物
猶能入中知雖少進遠在目前譬之探物實未至手
總是凡心俗骨煅煉不真今已甘受割磨即恐此等
終非可成器也向者所示微疑膏消釋否今之靜根
高明所據比前何似夫悟生於疑疑之所在即是本
靈愈疑愈明更不行處若非本靈至虛安得不倚一
隅遂成障蔽此惟達者乃能愛惜不肖執有為病又
以知解為自性何異認賊作子者乎古者賢聖於
有入處及其既得回視所入了不相干如入室

問途自是兩境在室猶執途轍即是心病故孔門
仁不執一說孟子善信更無發揮必以一言盡一
理此達者所以病後儒之拘也執事不泥前因不粘
已得惟心之安以為極至將來所詣豈可測量倘示
新功亦學步者所殊慕也

寄雙江公

僕往得長者與槐野書末簡有云萬一事勢不偶便
當引去每誦斯言未嘗不為壯氣然竊恐斯言或驗
又未嘗不為含悲也人巨海扁舟得歸畔岸空空白
聚可期共嘗守道不變鬼神相之固如是乎僕頃入
山人跡罕到四月始聞長者事言者前後凡五至亦
且五變其說初聞禍在叵測徬徨而繼以泣涕者五
日其後每一二日其說一變悲亦漸減至旬有五日
得致仕報乃更躍然以喜回視向之言者悲者皆虛
妄也是時初習靜坐晝夜不休體方厭苦遭此魔害
精神意態若不能堪此特傳聞耳長者入京四五年
其屢變之說與可悲之事身既親歷為心魔害者不
知幾百倍於山中一旦得釋去之盡成虛妄精神意
態不問可知自僕與長者別每恨不得置身其側獻
其所欲言今聞長者歸又恨不得置身其側言其所
未獻故雖躍然以喜而亦不能無所邑邑長者念僕
在於僕念長者常思得歸時過桐江必握手追歡一

吐五年悲喜思念之情以快懷抱且素不喜僕之
山近於好奇今長者所期不效而僕又犯戒彼此相
望不異未歸時其邑邑又不知幾倍於山中也念在
家時每為外境所擾苦無所避恨不踵康節留原山
中故事屏居巖谷與世不聞靜觀吾心存亡有無之
故以盡去其渣滓然卒不得便近入山月餘內境之
擾又無所避不覺爽然始知在山在家無所去取內
境外境本自相緣僕不能視在家如在山其擾於外
者復擾於內亦何怪也然不因在山即不自知以其
在山而後知則在家有不盡知者矣既不盡知安能
盡除譬之濁水乘風揚波渣滓不見置之靜地清濁
漸分濁水既除動靜何擇心既有擾須以靜除欲其
盡除必令盡忘內外俱忘動始不動質之定性語亦
不殊從此靜坐頗不厭苦縱使不能盡如古人在
山當亦不似前日之在家也此言煩細不足聞但恐
長者邑邑不釋率爾自述此書三四轉手計難速至
書至不免又動長者思念莫又添魔害否七月小价
來幸以數言見遺如見顏色

荅王敬所

洞中默坐忽徐生齋手書諸集遠來惠問啓讀之獎
借大殷而持謙彌下此即見進進不已之機所以興
起不肖者深矣感激感激往劉生奉詩教至鏗然雅

與蕭雲舉

昔日夕與士友誦之竟以調高未能即和比見徐
始強為之可以知其懶慢拙陋矣洞中坐閱炎涼故
吾無少長進方切內懼而來書亦以不息自然往往
有不奏合之憾知非詘語冗中與靜處為力自有難
易不同宜執事之兢兢也夫不息其真體也然而不
能不息非真體果亡也其湯而失之者多也請以吾
之經歷者為執事言之吾嘗歸靜以為之主其動
而不括也然視則逐於景聽則逐於聲思則逐於事
與物而吾之靜不復存矣夫思與視聽既不可少而
逐與不逐其機常存乎倏忽微眇之間任之則成馳
驚執之則拂生理於此調停保常若有行而不敢忘
久之至於無所存而自無不存此吾之所自勉而猶
未之能也執事其有合乎哉若夫技能之精敏嗜好
之沉濃鏘鏘針芒元氣盡敗江海之積洩於漏卮此
更不可不慎也其向背輕重足以移精而易智象山
所謂是非可以立辨尤為扼吭語在自察自決而已

雖真則當撤臯比而聽易矣雖然恨不肖非其人耳
如真有益於兄而兄能以身下之將不為末俗自賢
與自暴者之勸與不肖於此又重以自責也夫學有
可以一言盡者有不可以一言盡者如收斂精神併
歸一處常令疑聚能為萬物萬事主宰此可一言而
盡亦可以一息測識而悟惟夫出入於酬應牽引於
情思轉移於利害纏固於計算則微駿萬變孔竅百
出非堅心苦志持之歲月萬死一生莫能幾及也况
得以言相度哉兄資本謹實可以坐進此道惟覺嚴
謹中或傷於畏怯而無奮迅必往之志篤實中或傷
於拘滯而無撒脫不累之操此二病不肖所素嘗者

金卷

卷一

四

七

荅周洞巖

相違幾十載每見京國人來輒稱兄鎮密靜重雖未
及面承學問宗旨知已先得此心歛實處竊謂可以
自附於知已之後固不在言說之同與異肯與合也
揚兄來自荊州遠辱存念惠以多儀復手裁示新得
與學問宗旨惟恐不肖無所砥礪或至背於致知格
物之訓交游切瑣不聞此義久矣獨學寡聞之人得

此何啻百朋之錫領教領教憶幼時讀陽明公答整
翁書其中惻怛懇到能見之至其疾首可哀處殊未
知所指只以文字漫擬耳若止以文字漫擬其口氣
而斷論之而未及深究其疾首可哀之誠則安得不
來整翁之辨斥而且嚴為之防範自以為大有功於
聖門不知當面失却良友徒令後人生慨卒無補於
生者之拳拳以為千古之憾此非遠事難驗也生何
敢望陽明公之萬一若耿耿一念亦欲不負于陽明
公所言今亦不欲復爾曉曉以增口過惟自勉進所
知俟他日相見執手目逆而笑即是與兄千里合席
者也生日衰矣百念皆廢日惟汲汲于此心期如秋

金卷

卷一

四

七

荅趙浚谷

今春得書知倩况甚佳為慰兄家居作何功課弟在
家三年愧負時日近治小園結數椽其間杜門謝客
灌畦種樹暇則對古書吟誦自適若此可以終老靜
中回視往日誠有心粗氣揚之病若古人鎮靜舒徐
不動聲色不騁材氣事自立辦深用疚心吾兄於此
當更得力否此處關係匪輕學問未入細宜不達此
未可各安所至遂爾自足也

荅唐荊川

得同野書云吾兄在越中或動匡廬之興弟遊
頗覺衰頹杜門謝客是何等受用此生精神既不
知愛養又不知向正路幹當今衰老矣更無收拾倘
從世路馳騁真是罔生也近來覺存主疑定處煞難
只覺別時承當常從此心一句猶屬欺罔吾兄當更
超脫得自性作用否近於友人處見序程子語各直
下斬然開口見臧令人躍然弟不知未嘗纖毫致力
處作如何解果不屬脩為乎改過遷善皆屬自然乎
抑此二者尚須解悟而後自信乎不覺多口正俟指
迷

荅李子

念善文集

卷一

四十九

遠承惠書簡抽情思讀之令人酸楚宇宙內萬類咸
聚升沉得失憂愉榮悴何所不有何往非人承當安
能一一俱中人意若解悟者視往昔事有如夢幻其
順遂乃偶然則其拂逆亦係偶然若執着前緣但求
順遂譬之夢醒說夢又求夢中境界可得耶不可得
耶往日東坡所紀春夢婆一事去仙鄉應不甚遠安
知今日夢非前日之夢但求今日人不愧前日解夢
人即吾所當有事耳執事居海濱去此更無因緣相
會斷未可期所願止身求物使鄉閭多美俗邪國多
善人所謂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者於吾
公事業儘有可着力未嘗真成阨塞也由此言之

報前地步區區於夢中境界為智耶為不智耶執
當解悟矣不肖所罹多故不一惟是仲弟大亡更為
痛迫歸田以來前緣盡捐於此稍稍自釋乃知生前
骨肉已無常聚之理此外又何足云年來得一洞於
里中名曰石蓮其傍可田可樹分將終老於此罷官
後室人舉一子可了繼續一念自此飄然世外打貼
身心今其泰然了無一事以此復還造化可免鬼戮
神譴今已次第有少路徑不虞前途險隘也人生營
營者衣食計耳裘葛饘粥外凡有贏羨俱為長物吾
能以無窮之實易此無用長物耶當時每會晤專執
事不以為迂而病軀至今十年始通一書一書千萬
語更不直吐心腹不虛交游耶願執事頗乘前緣別
求生機灑灑熙熙作嶺南人物異日縱無會面至還
造化時共委於大和中彼不為祥雲此則為甘雨斷
不落沴氣中去即所謂同心合德過於同堂合席者
也嶺雲限隔神往形留

荅何善山

昨日曾往一東冀此後別有見教然後方敢以言句
相荅不然縱兄積疑不敢輕有所言非不為言實非
言可及也夫能自信者乃能取諸人以為善執一說
者必見善而不能遷此二句亦姑據來章言之耳猶
未足以盡弟意也弟之取諸人者但能於自性自命

變緊用力有稍傷損即如眼中釘時刻無可停留無可替換自朝至暮如絲過細斬釘截鐵放過不得此纔是有求為聖人之志為吾益友不知向此用工即在話頭上拈弄至於自性自命既已傷損尚不能知當下動氣處自以為發強剛毅纏粘處自以為文理密察加意奉陪却謂恭敬明白依阿却謂寬仁如此之類千言萬語莫能狀其情變總之以一言只是鶻突到了雖自稱為學而於自身毫不相干却又說精說一說感說應如此者豈特騎驢覓驢已哉吾輩如今但可自謂挨傍度日非真知痛癢與所謂能知言也往昔冊中所論亦實有見於當下痛癢然猶寬鬆未是狠手猶彼道理作障容易遮瞞弟雖不才却有隻眼自照不肯將就冒認若是猛健漢直窮到底尋根究源斷不容時刻粘帶即非此物既非此物何為性命此等處非是各人自悟縱終日爭辨未有出頭時也佛與吾儒之辨須是自身已有下落方可開口然此亦是閒話辨若明白亦於吾身何干吾身若既了時縱不開口誰不取證老兄此言豈不將此等作大事件以為講論不明將至誤世弟則以為伊川講明後又出幾個聖人濂溪未嘗講明又何曾誤了春陵夫子無生之說門面終是不同何須深論今縱談禪決未見有人削髮棄妻薄視死生拋却名

位此數事乃吾儒詆毀佛氏大節目處既不相犯自可無憂老兄吾為此懼一言似可稍解矣然此亦姑妄言之又步分析吾輩一個性命千瘡百孔醫治不暇何得有許多為人說長道短耶弟願老兄將精一還堯舜感應還孔子良知還陽明無生還佛直將當下胸中粘帶設計斷除眼前紛紜設計平安原來性命設計恢復益於我者取之而非徇其言也害於我者遠之而非徒以言也弟有附會包襲之病即直言攻之非以相勝欲同歸於是也兄有泥糊塗之病即誠心攻之非以自卑欲各歸其極也如是尚何說之不同而懼之不早已乎舍弟促促言別信口

奇雙江公

邑使來重得手翰別紙指示會友無益極中近世肯緊嚴絕而過懲之不為非學即其拒人者堅則所以自守者不得不密譬之遇盜與之為敵當自設備從而附和夾藩破垣不患窺伺我矣此亦自辨處也不肖所以泄泄致辱慮者止不能為辭色耳然當時亦猶說凡吾之以一藝稱雄長者莫不各有自得處能

心取之皆足以爲觀法之助故有持異說與我迥
不類者亦詳察以求其故而不取遽有忿心以來行
之勢比至一無足取然後從而棄之或病有所在
亦將按其證而嚴爲之治使彼無未盡之情而吾有
難勝之實以爲此乃成已成物之用實則聞於聽言
而緩於處事其性行固然也幸其性行而往使卒無
足取而又貽之害然後從而禁之驅之亦自有不容
已矣朋友之弊誠無自解大要存乎其人如學求益
則相觀更速不必不會如不知學則會誠爲盡如來
論云云爲今之計非必以不會矯會之弊求爲益我
者耳所謂棄之禁之驅之自不妨與於其中猶畢公
保釐東郊旌別淑慝乃爲善也長者謂如何

荅薛畏齋

近聞振武揚威不墮宴安即象山剪爪學騎射意不
特可以警服山寇將來多故亦賴之矣語云刀劍利
則倡優拙又云婦人任軍中兵氣恐不揚鼓舞奮迅
之餘何物可相干涉世間脂韋之氣脫洗當盡何謂
弄道耶近觀史至任俠輩未嘗不爲之三嘆吾輩不
入道只爲尚有兒女子態終日裝綴耳目不肯直心
直意向前承當即有承當亦是商量利害中尋得方
便此去任俠孰真孰偽古人佩劍之義良有以也兄
賦亦感及此否

荅友人論學

承手書追歲月之逾邁悲志意之遼遠令人悚然仰
見夙念之耿耿也往歲浪漫一出得與四方士友君
子聚論稍有省悟近世談學不爲不衆求其畢竟就
實充盈頗亦落落良知一語乃陽明公指袖珠示人
者自此說一傳漸失其真至有以恣情縱欲附於作
用變化之妙而此語未始離人一語遂爲出脫私意
旁門遮飾面目話柄其爲害乃甚於未談學者豈不
甚可懼哉譬之童蒙學字稍能指認點畫雖未執筆
亦足開顏以其將來可馴進也已而弱且冠矣已而
壯且室矣猶不知旁通書灋惟指向來所認指畫任
意塗模以爲能書其不見笑於人者幾希方陽明公
之誘掖無方啓蒙時也今之空談則有似於冠而室
者之不通筆灋矣弟歸田幸全首領得以餘力畢此
事恐習氣深重未知何日始得泰泊亦願吾兄共勉
之

荅戚南玄

來諭安身立命一段至利害是非之說尤近世所未
察古來聖賢所言利害是非更無小大輕重識得則
通體天地觸處是覺顧人爲議論張王恐不免有分
析得本心爲利失本心爲害是本心爲是非本心爲
非本心原不滯在一隅真能用力日可見之然稍涉

意興撥入精米亦未能使其勃然生長爽然退聽也
海內言語承當者不為不多果能發憤忘食者亦未
多見其人吾儒固有本業第能專業者亦頗少在辭
受取與眼前種種何事不相關涉何處不藏欲根欲
根固不分清與濁小與大也如何如何鄉里人傳吾
丈家居與邑大夫頗有掣肘此又何耶若問之在朝
不知問之在野不知即元精固密真是欲根潔淨此
方真能業儒吾丈有勇力者請先驅馳弟當促步、

又

來諭辭受取與雖開行檢看來亦小此言最害事辭
受取與元關心術本無小大以此當天來大事看即
堯舜事業亦是浮雲過日若幸吾真心而行即一介
非義不取不與亦是大道非小事業而大一介也此
心無物可尚故也故第與人言只辨存心心存者時
時是吾本來不以議論意與氣魄掩和得於此未能
究竟即是自身不離凡胎終日談玄說妙總是俗套
耳

慈菴羅先生集卷之二目錄

三十一

寄雙江公	癸丑	荅趙浚谷	辛亥
荅問喪禮	甲辰	與周生論易	甲寅
荅王野泉	甲辰	上郡公	乙巳
荅朱叔周七泉	乙巳	與謝與槐	丙午
寄雙江公	辛亥	寄謝高泉	丙辰
寄王龍谿	丙辰	謝教庵先生	丙午
荅黃洛村	丁未	荅劉櫟亭	二庚戌
荅金存庵	辛亥	荅成井居	乙卯
寄胡鹿厓	丙辰	荅東廓公	丁巳
謝尹洞山	丁巳	荅同年	乙巳
與王西石	巳酉	與陳兩湖	巳未
復何吉陽	戊午	謝介翁相公	庚申
與臺省諸公論震	丁午	寄唐荆川	庚申二月一日
與劉重菴	戊午	荅荆川	庚申二月十一日
荅李中溪	庚申	與詹教齋	
簡陳子為		荅曾月塘	
與雙江公		謝邵姻友祝年	
荅陳明水	庚戌		

寄雙江公

今歲不數數得執事書前兩書率易有請皆甚謬不足入覽聽盛使貴二持十月所寄書儀高文華卷厚幣重觴茅屋窮窓照耀赫奕犬馬之齒倏及五十衰矣分與糞草同委山野稱借之過錫資之蕃何以堪之對之幾至掩泣愛之深不自覺其惠之傷固如此也感愧豈言可譬將來日月稍餘敢不自勉少進以副期待耶執事功業寵渥日盛此不獨知感之喜謹列狀稱慶別紙見諭當道欲以軍旅物色荆川與生者極力說阻恐終不免聞之且愕且喜荆川命世之傑也其行峻潔其學精進其志堅剛其精力壯健世不用則已小用則小益速用則速效而又無擇於遲速小大之間此世道之賴也故可喜若生非其倫也非其倫而緊求之故可憫願執事為我圖之也往年銳意功名以為人生不展拓則已立乎其位務使君享其成民被其澤然後奉身以退斯無靦顏即使卑官下僚無所厭悔不幸殺身碎首亦當談笑從之故嘗高魯連東海之節壯少游馬革之語蓋得之天性固然不自解歸田以來攻苦茹澹凌冒寒暑躍馬彎弧身圖觀史出盡險夷意謂任其職

庶幾即有其具不至束手擁位而已庚戌之久警報疊至當是時目不交睫者月餘已而病作幾於不起兩年以來齒落二三鬢已半白稍近書冊則頭眩目痛夜寢熟寢即飲食不甘乃自悲曰吾已不復可久人間世乎則又自反曰使吾無身吾復何為則又自反曰使吾有身又有所為於性分亦何干涉性分不有大於此者乎於是固顧向之所嗜慕者湯如飄風澹如嚼蠟脫如振槁雖寥寥相對如處深山收視歛聽坐以待盡一切章句見解世俗技能甚若傷我不能復親蓋緩急輕重之辨其勢然也執事知我者豈不以為誠然哉知其誠然聽人之求而不為之所何也違期之罪在近例不過為民而止拊為民即可無事第不免形迹怪異驚動耳目故莫若豫計而默寢之彼此為兩得也執事豈謂當道姑以軍旅行召旋復他移或還舊物其職不過供應入直講讀諸務殊不妨碍此在少年可耳以向衰之年俯首規筆竭心思微寵利未見其可至於假途躡榮累資待次左其所不欲聞也若憐其早歲登第立朝不踰再期枯槁山林不無可惜此特待之大卑爾吾儒名教所守何事退不失已進不尸位其道同其貴同且性分固有真貴存乎在我外物何得而與哉古人有迫於饑寒苦於僕賃不得已而為之者矣生幸有薄田百餘畝

歲入可給體弱多疾福量輕淺正不欲以厚藏
美業累之雖近日移栖多所稱貸二僮敗易父亦可
子吾何求哉且仕非爲貧而吾之官亦非爲貧者所
宜居也夫子有言邦有道穀耻耻之於人太美生不
幸得之天性者耻心最重稍有違拂輒憤懣恨不即
死自其少時已不能被華袪新與群兒競侈其後取
科名官翰苑他人以爲至榮也每旦候鑰入朝坐史
館書公會出則垂鞭緩轡歸舍偃卧對食嚙嚙不能
甘飽誠不欲以此身爲養養物爾及被罪歸祿服乘
蹇出大通橋行道指目有可憐之色自顧此身若釋
重負夫翰苑無政事之煩有儲養之貴杖當時低徊
余集卷二
倪心守其常度積日累月位可序登然人競進而已
顧思退人競榮而已甘受辱此其不能自解者亦其
福量輕淺一驗也昨得書歸語之婦婦曰不做罷無
若往年被罪恐嚇人也嗚呼婦人之見何遽至此哉
彼相從於患難見其害不見其利又習知其平生所
安故能以是相勉也聖賢遠矣東方朔避世金馬門
汲黯願出入禁闥趙充國請擊先零彼三人者所業
不同然皆視天下如一家知其力足以任之故皆無
所嫌避如此天之與我者何如哉苟得性分之真出
其緒餘以委曲當時大小必有所濟三子者何足道
哉顧其所不能者有四學問空疎高之不能善世利

物性氣倖直卑之不能諧俗同人識見淺陋內之不
能追陪督御筋力綿縱外之不能效死封疆上負
聖主知人之明下負諸公知己之愛亦竊以此自悲
卒莫如之何也已人之置身有如置器其安其危定
計於早大要由已者可以進可以退由人者進亦難
退亦難故衰者不可以語勇病者不可以遠跡何則
在已有所不足也生豈不知長往不返者爲苦節爲
我自私者爲末志而與時消息者爲中行譬之飲酒
有數升而醉者有數斗而醉者有一石而醉者及其
既醉不復可強亦性分則然也故量已而進進則不
辱非力而取取必爲災生自丈夫矣去歲與荆川別
余集卷二
湖上論及出處謂之曰兄不可不出吾則終老山林
耳荆川不甚許可彼蓋足以任之故其見與生稍異
執事聞之得無又以爲希高慕大好奇喜新矣乎生
年五十縱有希慕時已不待虛名無實於我何有然
而云云然者亦稍有見於性分之真不欲負其平生
也天果有意於我乎必不令其多疾而早衰天如無
意於我乎相知雖衆何能爲我果有聞於道乎舍之
不足以爲損我如無聞於道乎用之益非其所宜已
矣已矣幸勿復言長林邃谷一介不通瞑目委形百
念皆弛考其言無一編之書責其實無尺寸之效泯
泯默默以還造化豈於性分遂有歉乎哉望執事成

之不爾終為聖人罪人耳事有關係故不避諱惟就事不以為迂幸甚

荅趙浚谷

得雙江書叙兄近况兼受知聖明之詳且云去歲稍遷將為巡撫地會黃洛村工部復能道振鞍上馬狀故人遠地聞此喜慰可知去夏與荆川汎重湖登康郎山謁忠臣廟聚首七日無日不思兄正欠連床握手一快素生持手書來留之信宿頗能盡諸作用便似連床握手矣喜慰可知兄以誠心出其素長雖經險阻不少挫折使建挺荷鉏輩皆為強兵國家倚以為重可謂不負此行幸而克遂授首天日開明竭全力以報殊知復何顧惜所望審固深蓄百發百中矣憶執別闕下時曾以不矜不伐兩言為贈自古處功名難於謙退曲盡下情人人得獻所能吾之智將日益廣第何敢望兄勗堯之言幸無見棄書中拳拳未敢聞命荆川精力強勝視昔加倍蓋自病後養回生意其所見與向時亦不同弟所心服庚戌辛亥以來賤體多病鬚齒更變無復向時容貌表生目親睹近移居就耕俟足食絕無他事此生著落大槩已定人各有能有不能兄無多事及累手也六七年前面前路徑未明或有馳騫今收拾亡魂全自身性命劉得入手時與兄相見各滿志願弟不嘆空白頭願

不嘆空過歲月即為莽驅並駕人矣

荅問喪禮

喪禮之廢久矣士大夫鮮談及之孰能於昏迷中勤勤懇懇惟恐不合於禮耶夫禮緣人情為之非有一定制古之禮節未可盡同於今今之人情未始頓異於古君子者權衡其間耳禮曰支子不祭又曰廟無二主此為宗法言之也又曰仕於他國別為祖立廟此權衡身為國賓不得以終喪請今制也情之在已者不有得為者乎禮聞喪未得奔即為位而成服此虛位也古之為位若此後世有以衣冠有以几杖有以圖像而程子曾用木牌紙書此可為法禮曰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可謂達鬼神之神之情有所感洋洋如臨何嫌於兩在乎即寓設位朝夕朔望奠如禮居則哀床終喪出則襲衰從事錦綺不御宴飲不赴此皆情所得為者也古有墨衰今不行惟襲衰近之妙制也青布國制如有國君之事則易衰以行國制如衰麻衣之類非特年之內事有可已者姑遲待吉此決曰故可也非特年之內事有可已者姑遲待吉此皆所謂權衡也差遠行之類雖然此文耳至於衰親之情行乎其人如其哀未忘也雖服吉何害如以義文耳矣雖衰終身何益哉故曰三年之喪如白駒過隙時易情渙鮮能終禮此古人所以病厚慈而薄孝也吾再執親之喪者也知其難故言之不易孔子曰

喪事不敢不勉聖人且然矧吾輩乎

與周生論易

書來知留心於學喜甚數往者順三句往時亦如來說如此則與上文何相干涉夫往者陽之舒也來者陰之歛也陽自內而達外故順陰自外而反內故逆即上文圖意也自震而兌而乾乃一陽至三陽而巽而艮而坤乃一陰至三陰此天地消息盈虛之理自然而然也陰之歛不極則一陽不能復生此所以次剝也易者生生也然必本於歛靜則所謂逆數也造化以之卦爻象之所謂從中起者始有下落又之吾心所謂從未發者始有印證此逆字與地理金丹

卷二

卷二

卷二

卷二

荅王劈泉

表第歸得手書并賻及亡第拜受滋然感謝感謝書中指吾輩濃情厚意俱是病痛具見吾兄問學平實密緻處不徒誨人已也弟近來亦於難堪處反而自思稍有破損只為虛泛入心隨緣附會以此未有見咸受用處若一路從此不回比於乾乾窮年奔馳俗累者相去非遠故種種善念起於善名種種好名緣

於好利若於便利一切不染則高卑清濁厚薄疎密種種與常人何異然此見解俱未發手拈掇是以展來書倍有愧恨耳

上郡公

陰雨連旬塊然杜門讀書罷行中庭忽聞哭聲四起驚問童子對云問羅縣南諸鄉染瘴而死日六七十人矣已而每日靜坐以聽則新哭之聲相續不絕計半里若此將十里之內不下百餘人可知也染者且爾居瘴鄉又可知也縣故無瘴今忽有之又延之縣北可駭也亦可畏也此地入九月必驟寒入冬必霜今十月雷電蜩螗蟪蛄旦夕鳴嚙欲人無瘴不可得也

卷二

卷二

卷二

卷二

今幸得雨農皆種麥然菜蔬在園者皆為蟲蝻所傷是麥亦且難保鄉人恐土寇起各相約束連旬來止一二發差得安枕不知未甚發者皆緣病困非果無也竊謂平糶之令已緩莫如遣人隨鎮集處禁稻舟毋北下不二日可使市價平稍平即又弛禁間月一行之商民兩便今不患價踊所患稻舟不至敵鄉仰糶桐江桐江旬餘無一稻舟矣倘行前說自郡城以下凡有鎮集處限日立禁禁日須一廉正人員下令截流無至病商此在執事一致思耳

荅表叔周七泉

日俟歸報一春杳然忽承分廩豈貧官可能辦耶山

人食之不能力行爲善有規頽矣感謝感謝承惠
表及荆川文兼指吾與荆川爲文之病此誠骨肉
之愛非徒以文已也夫文非藝也本之吾心而發之
於言不可以僞爲也故中不惑於名義則詞措而理
顯名不泥於精粗則興至而格立神定者其力專疑
解者其見直學也而文在其中故論文即道也自吾
悔昔之迷謬而稍知措身之地也於是乎亦有見於
文又且知讀他人文讀執事之文矣塏迅發飄逸輕
脫則知高視濶步由獨見而出之者也讀荆川之文
沉着根據委曲往復則知欽容肅氣由精思而出之
者也雖然亦欲各盡其愚焉任情思者吾尚疑其與

念養文集

卷二

九

道爲二而費探討披索之力故布置甚密紀分明
然時而峭刻時而鬱怒猶有故態之形焉是養之猶
未盡純也任獨見者則若特立而旁無與伍重於任
已而忽於取人其猶有驕汰之氣乎故言不免於少
夸而其中則若挾其所有此非小病也執事指吾與
荆川之病其形也非證也猶爲之號云爾也謂當各
留意於韓歐此未可以判荆川止醫吾病則可耳愚
意心之病非韓歐可醫必當於故習迷謬觀之從其
重而反之可也夫病能自見者其根淺不自見者其
根深其根淺者其禍顯而小其根深者其禍微而大
寒濕滯之中庸也其人必呻吟迷替而微砭湯

爲可隨而施之惟骨髓之流注血脈之蘊毒其人以
爲故常而庸醫以爲無恙者非夫內養觀微不可得
而反何也謂其與吾命相近而同用外物無所與
其力也畧不遜遂盡言未知果然否幸更有以發其
蒙

與謝與槐

承致華筵長簡乃知渡江之日彼此遙望當俱在雲
霞間此景此情可想也兄氣豪才雋駕出一時一時
人易生睚眦自古頓挫人才往往於其性之不堪身
所不欲居者強以處之然後磨於其內振飾於其外
出生意於枯槁而發其光輝於晦昧晚節末路人之
品潔已定而吾之器用方成此所謂兩下相因者也
後世好惡既不足準習氣亦不堅耐以一言而退人
可謂輕率矣然遂以一時之遇置身不謹使萬鎰之
璧墮於深淵其亦涉於自計不審固當分任其過可
也至毘陵適兄舟過六七日聞語荆川有不忍摧頽
之意甚慰故交懷抱出與處固皆有道未可相警假
如收攝不定無安身立命地即山林中便爲高致耶
度其勢果不可爲方求脫然乃其時也如何

念養文集

卷二

十

寄雙江公

得潯陽書知柄用之速得臘月書知柄用之專凡在
桐鄉莫不懽慶况於親交如洪先哉然朋輩如晴川

參諸君者時時促其為知已書聚以為百年
不知其愚無足為歎執事當其任選其時矣即諸
君所言觀之屬目於舉措者何限不知果遂展布否
執事力既足以有為又素見信於上下務求長利無
苟目前必有不待終日者洪先何幸見之別來冬至
弱體感寒遂作殍泄自是益堅閉關之誓近始悟向
來所習猶屬浮見未能時時著裡今於不睹不聞之
體稍覺分別易言良背以背半體貼此處可謂親切
精神聚此自無憧憧之擾視聽言動自此發用儘有
準則凡過失叢生意念紛出皆由內無所據不免逐
外搖蕩耳此處安適廣太言不能似終身守此貴富
論後集 卷二 十二

莫比執事已得其門橫斜曲直當甚便利顧益穩益
密勿遺絲毫俗情撓入勿違時刻事務漫過固千里
懸懸也白沙云廊廟江湖俱有事今人忙處古人閒
當與執事分任之

寄謝高泉

今之展卷者有欲一見古人不可得之嘆然往往忽
於當世之人夫當世之人不在山林必在朝廷之上
同處山林矣勢既不容奔走於天下以徧訪其人其
在朝廷之上又不得以名位相近數與往來即往來
為當世名人或未必皆有志於聖賢之學即志於學
以各持意見意見既不相下水其於古人皆懸今

不異又其甚難者也不論固處山林者也十五六年
來亦嘗慨然於離群索居而欲奔走天下以徧訪其
人然出不能踰城輒有所嫌避以去去歲嘗入楚得
與楚之何吉陽氏相見吉陽固在朝廷之上者也彼
方行役歸執手語纔一二時耳於一二時欲吐心腹
相示固不能也病歸即有室人之變稚子悲號思慕
勢不得更出戶自分取友四方一時已矣不意擁衾
敝廬乃得執事書累數百言雖未嘗一接面欸欸若
執手語而又相許可以心腹者此可不謂奇遇哉至
所記龍場之遊載其山川風謠興究陽明公學問
肯綮皆極詳盡反覆數四又若相隨攀躋歷筭夷猶
金華集 卷二 十三

詠歌於何陋之軒侍諸君子之側上下其議論而得
其風旨也文之不可以已若是然則天下固有不
姓名之通足跡之勤而可以徧訪名人無勞展卷之
嘆而可即與古人相見者乎龍場之事聞之童時其
懲創所得近時稍窺其一二只是描畫不盡如來記
所云費却辭說點不出者然私心慕之遂因承命少
有述叙以附千里執賢之義倘獲可否又不特比於
頻頻執手相語蓋終身論交之始也良知二字今人
皆容易說得至如來紀所云點出此意者不是只覺
見在知是知非一念而已蓋不由學慮而自能分曉
主宰不失此非經枯槁寂寞之後一切退聽而天理

雖然未易及此不肖三四年間亦曾以主靜一言為談良知者告以為良知固出於稟受之自然而未嘗與戚然欲得流行發見常如孩提之時必有致之之功如孟子所謂日夜所息與愛敬之達四端之擴充始有入手處陽明公之龍場是也學者舍龍場之懲創而第談晚年之熟化譬之趨萬里者不能臨險出幽而欲從容於九達之途豈止病躓等而已哉然聞之者惟恐失其師傳之語而不究竟其師之入手何在往往辨詰易生徒增慨惜執事如有取焉固千里而同心也

寄王龍谿

昨東華轉來手書贈儀即不知何處聞此不祥事細玩書中竊喜所遭之禍足以相抵術者之言此雖出於至愛無可奈何之情不知此乃速客之漸也洛村有約二月為期獨與兄隔越每一念至不能奮飛小兒聘尚未舉人事不相合非拘於禮也了此固當擴然即不了亦擴然不累眼前凡事已看得輕省意者天以此啓之耶與樊江舟中僅一夕緣是時吊唁方嚴故去頗迫別來意思雖未能盡傾倒大畧吐露似無異同春來不免往賀生辰且謝來帛或有數月之留當快合併此件路徑自出山經多故似有妥帖處近日龍場祠索記乃卑趙麟陽之託中間欲發梗概

無筆力又非信手拈出者故卒晦鬱且不盡言去為一指教吾輩在世間尚公出身擔當此學不免以口耳支吾接應過去若真擔當此學一切俗情雜欲俱自退聽眼前溫飽與所識窮乏者得我不惟不暇顧亦有不忍者矣非是一番寒徹骨未可語此兩年累見此意東奔西馳有家不得暫息至使妻死庸醫之藥器物狼藉交游嗤怪無少動於中者良有以也外間藉藉於諸公雖出於好非詆與誣善之口然責備過嚴亦是以成人望我可盡置之不思乎王彥方一篤行之士致使為盜者不敢以其名相聞豈今天下士大夫不比於一盜哉未聞有畏其見知者何彥方之難得也前以此語之友人友人聞者莫不垂首學問異同却是第二義古所謂禮樂示之者不患人不動患吾無以動人耳今諸公年俱老大正收拾成就之時更使人有遺議當何以報師恩於九京哉後之視今猶今視昔回首白沙門下得力者有幾其行事心術今豈能赴於吾輩一瞬學問蹊徑已極明白更無可疑而乃錯過一生不得受用真可憐可憤也吾兄家居與誰聚首亦曾撇脫各件專心於此否千里遙遙不得出門往謝來惠徒恃此紙往復故不復為寒暄語將以為報惟兄直指教之

謝整菴先生

去久趨謁仰辱款誨撫愛眷眷不欲去側近者手
幕幣復勞賢孫遠來拜受感激匪意可盡手書示
之動靜之道深以不潔之跡曲軫高懷此其款誨撫
愛又出於尋常萬萬蓋所謂成我之恩也某齒長矣
猶以守身之節貽長者憂其為罪戾何可文飾毘陵
唐應德莫逆友也相與別者五六年而相期者數矣
一旦因友人之舟不及奉告遂往某之始焉決於往
者蓋亦有說以為斯道之不明由師友之不立師友
不立由守已大堅而取善不廣欲舍已而取善非必
待人之我告也有當就而問者矣故曰友一國之善
士友天下之善士夫既謂之天下之善士要必觀諸
四方而後可決也昔邵子之遊齊魯燕趙而歸也曰
道在是矣其所謂道雖未能遽測其所指縱使得之
於已而悔遠探旁搜之無益其亦必由遠探旁搜而
後得之於已者可決不然問辨者之於學於行宜皆
無所事也今非取必於邵而後有所往也度已之善
而求足焉不必古之有與無則其一念之自決也故
嘗以為苟遇其人吾雖崎嶇而奔馳所不恤也苟不
得其人則吾之崎嶇奔馳者亦將可以為動忍之助
而懲宴安之習固所不悔也蓋視其身之不足乃學
而求益者也非可語於成德範俗者也誠不自意
而臨深之戒與退藏之常致厯長者諄切訓戒

莫追其既往然不徒唯唯嘿受必述其故者亦欲因
是求正以聽遺訓且以釋長者之懷知其非敢於自
肆而為之也辭不飲肅惟終教之

答黃洛村

伏承遠書多惠感念感念近始知性命緊切平日收
拾不密只幾微處未是絲毫不掛仍容害性命者
藏躲若是逼真漢眼前更有何碍手何物敢來作祟
此處更無貼襯更無等待一切言詞中撇脫得下說
寒是雨說熱是日更不須取證何方以是益思共兄
究竟耳昨聞兄在官斬截嚴正上下相孚甚慰不知
此處緊切否政事中不犯手脚否能不入世情與照
應世情不疑否能於是非兩途憂然別白不撓和得
絲毫否時時若雲外道人無煩惱否便中幸示之
與劉懋亭論水次

昔宋人議青苗之弊以為民間貸錢富人不相逼迫
及其取責多方相濟然行之官府不便者以吏胥貪
緣作奸非良不售非賄不納故也是議青苗者問之
貧民必謂不便問之吏胥必謂便問者當何所從耶
敝邑瘠土民也奉行法令獨稱淳謹雖額外科條不
煩多用箠楚至於兌運尤知嚴謹蓋糧里諸役大抵
皆有數口之家且曉道理兌運米國初以來皆有
米次倉廩以便歛發所在鄉村故址猶存不知何年

總於縣倉然正德以前官刑明肅士論端平成規可
踵其後弊端百出巨猾宿蠹糾結莫解如所謂磴戶
者乃粮里之蛇虎也自磴戶之弊興而粮里始困敗
家鬻子歲歲有之乙巳之夏復遭凶歉不肖不勝痛
苦告於前令月川王君王君不以其言為迂慨然行
之鄉米不盡入縣總倉各於附近米次任便屯積司
計者豫為立法至期舡舫四發前後驢呼未聞有一
人後期及不如數者西石王君畫一是守行之四年
民頌其惠昨聞有以水次不便告執事者執事疑而
問之市人市人皆以為然已而問之粮里承應者承
應者亦以為然執事者不之甚信豈已洞見茲事始
末固然耶何其神明也夫市人不之便其故可知也
粮里承應者不之便以承應之人亦即市人故也今
之言水次與縣倉於執事者不過曰均一米也止遠
近之異耳水次不一莫考有無莫定遲速故無若縣
倉便此善罔上也彼固不言主水次者用米之利於
農主縣倉者用銀糴米之利市人也蓋米出於鄉米
賤銀貴用米則破屋窮簷春杵立辦肩擔背負朝夕
可前大者倉箱小者甕盎不事鑄鑄人自為守米既
堅好允自便利兩年以來軍無刁難民免稱貸此水
次之成効也縣倉去納戶既遠米不易達催征轉換
交納守支非獨力可能縱米入倉必經多手需索侵

十不餘五又况歎家與磴戶表裏為奸磴戶把持
歎家從更勢不得不至於以銀糴米方有着落至於
用銀糴米則已入磴戶掌握雖官府百計防範不能
制也且倉已久廢一旦脩復費固不啻止累該年人
心不服納米者樂於用米米已成熟卒然改籩又金
變銀穀價甚低傷農為甚故不肖私臆執事必不川
世入言其磴戶作奸始末昔告之月川王君者其草
尚存謹錄以獻倘賜力斷將來困窮獲庇皆執事之
遺惠也

又

來書云恕已則為善不勇須先以敬敬則心存心存
而行恕方為有根苟非實向裏未易語此此是夫子
告仲弓正脉路復有何疑但下手亦須明白節奏試
言敬之與恕果二時乎則忠以行恕又若悻美果一
時乎則敬屬持已恕屬待人敬似不可斷而恕若有
行與不行之時如何方得常為持守合一不至斷續
耶且敬時意思何似所言心存指何為有此等處乞
一一分疎挑剔明白庶生亦得藉以自老謹實下手
非道理可支撐駕過也有根二字極有蒼涼滋味得
上教者明白即歸根處應不漫浪他人言學語言耳
執事力量既足而又時時不肯放過其進執禦哉萬
萬珍重

金存菴

河許一晤幾不能別又數月鄉中張友來聞一翁起居甚適益用仰嘆慈湖解四十不惑處以為學術凡似是而非者夫子能辨別之不為拙奪慈湖學雖有病此言却甚入細到實下手處方知種種門戶得失執事得庭訓為多故於明道所指未發處勘得親切須時時各有難毅足處切磋儘是無窮也

荅成井居

適得手書清惠極感存念且好學懇懇如有追而弗獲持此終身不患上達也又何不肖之問哉第虛懷厚意不可仰負聊試質之手書不睹不聞只是此

念菴文集

卷二

九

中戒慎恐懼亦求合此中此二言乃書中肯綮也不知認不睹不聞為此中果欲雜念反觀而得之耶亦於應酬紛擾中體驗而得之耶亦於見聞中觸悟或推道理且然耶此處分得明白即能自知何往路徑所謂戒懼為求合此中果持守此心令入規矩耶亦須掃除雜念耶亦只是不起別念直任自然耶此處分得明白即能自知結果其所以不察流漫而日墜於激亢頽弛恐未可求之人只一念之微是非炯然所患或遺失之不患欲與調燮顧又因循怠玩也如欲調燮而又因循怠玩則必不識病瘥之危與藥之良如此即使日待淳扁日誦素難何益於事

謹疾忌醫有年矣今稍有省又似衰謝執事銳進有闢闢不已之勢而不肖所請若此似不相類然欲竟副堅志非有豁然悔其平日之流漫未易即真境也

寄胡鹿屋

數年入滇者多不知往來必經貴地又多速別促促不暇敘述而病體數年更羸憊不喜執筆作遠書常恐別者輒有他索得早出戶若解重負以是於執事久不通書即欲通書又不遇入滇人執事以無書為疑誠可疑也憶維揚一別便無接叙時不肖孟浪一言遂成枯株朽木而執事高才雄志亦復懸車大早豈不更可惜耶然吾輩所賴者此心耿耿不隨出處

念菴文集

卷二

十

有變出則為天下表率以昌斯道處則脩身見世風動四方不令士類盡受聾瞽之誚如是則出亦得處亦得何往不為安身地耶而世之悻悻於向進鬱鬱於失志者顧以一身為物輕重靡所自持亦可憐矣往與執事所期者何在是時彼此俱屬虛與經歷之久恍然若或啓之舍此大道更無着脚朝聞夕死不復他顧似有可以相報者不識執事自視與昔何似即今俛俛應復有可據否果能如此真不負一生相遇矣如何如何

荅東廓公

前領批荅具悉指踪每自考驗身之所際與吾之所

見似涉二種身未奏見譬猶足目兩不相建於此
言感爲同爲異奚但夢寐語耶寂感無二時體用
無二界即使周程復生何以易此惟指獨處與所以
謹者由人識取故煩誨言之勤俟根柢堅凝流應無
滯然後執其所見辨別取裁今縱唯諾未免懷異梗
中飾外非事長之道也總會文冊之議鄙見畧同敝
縣所奉派糧額曾自查對視二十七年科則已有暗
增兌准升斗有加折色升斗有減此其暗增廢也因
查庚辰歲督賦條規吉水各縣與南新共爲一則今
云南新二縣田糧有一畝起科一斗六升者本縣各
都何嘗不然三十年來迥然改易南新日從輕省吉
水日從增加誠不知所據者何人之言將來何有紀
極也里甲新派比壬寅年多七百餘兩其中加公費
銀一百七十兩亦爲南新分肩不知已往何以割算
惜去家稍遠未得一一條上若請議稍緩得俟面質
固百年之利也

謝尹洞山

承手書兼分俸佐治屋豈誤辱憐惜不覺過與哉古
之聖賢出則使斯民被其澤至自處棄羹不糝挺衿
肝見竊嘗疑之將固不屑於此歟不然以彼其智宜
詳於盈縮出納之問即可使自足其身仁及三族以
濟萬物一體之愛胡爲三致千金獨見於去越之陶

朱而賜也貨殖即來不受命之譏不以其道得之
然不去是何說也若不肖又有可言者躬耕終歲不
能朝夕訓之惰農惰農必見斥於田畯如是而緣鮑
管之義恒取資於朋友恐非聖賢所與執事且欲履
庇群生萬間廣夏以吐握爲法願留念故交若此豈
亦克勤小物故歟第以非分之獲又營其私尤所不
安會敬所文宗助脩洞屋遂合來惠共作正學堂於
洞南俾來學有聚講處他日解機務而南訪故交山
中商訂舊學授几布席命童子歌抑詩代合樂未聞
時時與二三子推原所聞而服習之萬一不背什訓
亦爲斯文增勝事即謂之執事行窩可也

卷二

卷二

三

詩

答同年

吾人歲月甚速百凡自宜醒心省力獨往獨來峭然
無累便是到頭好結果一切貪着俱成魔障吾兄自
覺比前如何長生一念已勘破否古人言此者藉以
引誘愚人觀於純陽長春可見既云酒色財氣生死
利害盡須拚棄方可入道則一身所享更是何物世
人捨性命不得者只爲前此數者未盡受用既無數
者望生何爲乃知所指長生不在年歲於此有悟始
堪承傳故其書中往往以忠孝淨明四字爲首務云
爭云明正爲一切不貪着一切不糊塗此其宗旨端
約了了可想後世下根妄求多壽其言雖似其心去

伶流不減分毫亦云冷淡亦云快活至究其冷淡快活只是恣情縱欲不與世人着力任其理亂漠不動心晉室坐此以喪其國文成五利坐此以殺其身此正與忠孝爭明四字相反烏得自欺欺人附於仙家耶弟亦剖判未早兩年以來始盡掃除不復入念縱饒真仙乘雲下界旌幢笙鶴擁車尊迎王母聖童左右捧侍亦只作一段紛霞過目無意結攬此可與神明對者也吾尤此處能更不犯手否萬萬澄慮洗心堅守 高皇國法孔門名教一舉一措務合民心勿以此身拋作誇實令人指道這積果報不特吾兄自受清福近而朋友遠而子孫咸被借榮光愈於舉族飛昇矣

與王西石

自二月來連得手教中間吐露心腑無少隱避蓋身雖離而情益親矣士民之感思以惠也生之感思異於是自講學以來高談妙語不為少矣莫不自以為足悻悻然持以加人未聞實能自及於念慮之微深懲默答若不自寧者也此豈易得哉雖然此執事之已能也由是而進固又有可言者凡虛見與實際不同自平時議論觀之宇宙皆吾度內小小得失奚足介意至於對景則一言一動亦有不能強者此虛實之辨也夫得失之動不生於動之時而積於計算之

昔孟敏墮甕不顧人皆難之敏非能割截於倉卒之際也平時以甕視甕而人人於甕鉢必較是以遠而今之得失亦若是而已矣有所愛憎必有所趨避此皆惑於世情未嘗根究真實者也使卑賤勞頓皆非可顧今當之者不少矣彼非夫也哉而吾何德以加之可免於此也且必求免此而有所顧於彼果何取爾哉又況有所顧者乃其大可畏而顧不之擇可謂惑矣凡此皆於得失之中言之爾吾之可顧果安在哉此處若不分曉將來為吾觸迫者且且相尋其於死生禍福何以排遣此非小節目也上蔡有云過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脚生於此猶是被盤詰者未能投繯但一向在此磨研或可望出頭耳

荅陳兩湖

僕自少嘗有文字之癖稍長聞學不忍役心此事嚴禁者十餘年久之不能自已竊漫為之而蹊徑繆誤知不足觀尋復罷去近年不復計其為文與否直欲自見已意肆筆所書陳言就語參雜無擇固知絕不類文而血氣日衰又不能淘洗煅煉則已自分棄擲於人必矣兄本以文名家乃時時相向虛心借問如不及者可笑也當其肆筆時亦竊以為文有源委非人所能強為也夫子不云乎辭達而已是辭其後也所以達意實先之故有蓄意而不盡形之辭者矣

未自辭至而意不足者也意不足辭無所於至譬之
於水混混有源以出之矣然後春擊而為濤濤湮而
為淵迅駛而為湍繁迴而為瀾衍迤而為波光浮紋
擊沫濺狀射隨其所遇各效奇巧以盡變態而又品
獎澄澈不入滓穢至其經流之連絡又且詰屈宛復
自源達委靡有斷絕使人迫而觀之心神昭曠徘徊
而不能舍夫文不可以強為也何以異於是古之人
有能之者必其中有自得實見此道之流行橫斜曲
直小大清濁無所不在於是觸機發微或緣彼而歸
此或即古以顯今細則取巨巨則取細常藏於變變
藏於常紛紜輻輳不可終窮雖欲不為波濤湮瀾之
類不可得也辭盡其變而意始融意融而後辭乃益
至雖欲文之無傳亦不可得也不見丹訣禪偈乎辭
若鄙俚然而終必傳者其中誠有之也僕則安能為
若兄之文脫去往日蹊徑正與僕同而造辭之工則
沉穠敷腴句穢字刮使讀者茫然停思而後能悟其
措意如送范東明文立論正大無復可議獨欠專欠
斷時復野戰雖多淵瀾却於經流不免分殺其勢此
僕一隅之見非所語於大方不識以為疵蔽否兄往
日論遵巖文亦云肥皮厚肉然此但據其辭云耳眼
前人若遵巖於文忒殺有見雖辭甚豐厚然意之所
趨出入變化不其拘常而就卑故其辭皆能

金華集

卷二

五

辭

意之所極而後止不徒為應酬而已惜其頗覺探索
非盡胸臆流出視荆川不免讓步然斷斷必傳無疑
也冬至後因病默坐不復對客承遣使多遺又有重
委不敢虛辱輒破戒草此惟教之

復何吉陽

伏承遣使惠以試錄賦冊教養兼備感何可言夫默
識本體一言乃學者希聖切要處未有學射而不知
的者生雖至愚固未嘗嘗然於此所欲請者正以錄
中諸語稍不一耳據來書有云既謂之默則非思慮
意見可及默識之外豈復有工夫哉而錄中亦曰即
其主宰察其流行取之於澄汰廓清之餘立之於齋
莊疑聚之地游之乎平常易直之中日用之間若有
見乎生生之幾不假人力不分時境云云此其工夫
可謂密矣已而曰默識雖非工夫所能為而要其所
由致未有出於工夫之外者是以默識為工夫之極
致其前又似別有所悟而工夫為最粗者矣此與前
語一乎二乎將所謂即主宰而察流行果非初學可
及乎聖賢誘人入門要當平實簡易使人易從不應
遽限以高遠若此也嘗觀明道有學者須先識仁體
一章而心契焉來書所云默識本體得無似乎其後
有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至言存之道不越乎
必有事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且加一語曰未嘗致

金華集

卷二

五

辭

纖毫之力不猶所云不假人力乎然彼所指仁體者渾然與物同體而已至其真見其為同體既非可以言傳明道亦不復更下一語則真有得於仁體者也夫守是而存之人人可以勉進至曰久則可奪舊習是其進為次序中人以下皆不至於苦難也吾人有血氣智慮之運自不能遽與道合非假存習斷無頓悟超入之理此處辨之不審則信其生之本直而遺分殊從茲始矣射之於的也必先見而後中至於中則見有不足言者學者之於道也亦如是學至離見然後身與道一此未易及也生弱且暗實無以幾之今幸聞默識之教即主宰而察流行可守是而存之矣錄中諸語尚未歸一生是以不盡釋然而復敢有請惟執事不吝教之

謝介翁相公

某家幸於門下舊矣邇來以犬馬摧頽之故上厓尊懷恐其遂至乾沒獨出力提論之又數數惠書慰藉若有不能自釋者某誠不知何遭以致此也感激感激某福緣極淺早嬰疾放斤以來加之多故不善攝養衰因病增今年纔五十七耳齒半落鬚已盡白動作稍動痰火空發旋致眩暈非獨自覺無能有為即交游與閭里莫不相對詫惜蓋稟受至薄理數有限氣衰智短百務妨弛縱在任職亦必仰仗鈞力營

讓脫解求便其私矧坐罪戾適足載拙安敢尚有希冀此念自斷已久不敢輒以聞者自知謀身之鄙計不足以稱為國之公心故也然不言則尊懷不釋言之不免疑於憐愛夫乘時建立誰無是心非有甚不得已忍自擠棄此非明公誰則亮之荆川某其逆友也學識才力皆非其比然此心共許形跡久忘間相謂曰事變之來固當有任之者非甲為即乙為為者不避其勞不能為者不耻其相下譬之負戴在途多寡遠近各求稱力但令心安固不係已與人用與否也往歲荆川特受深知破格拔用凡平日深願於荆川而不可必者遂得之一旦豈私荆川哉彼誠足以任之也病且衰矣所欲為而未能者彼誠任之即比于自效可也豈必盡出於我哉且以荆川學識才力纔一出猶不免人言如尊諭所云至煩向人指其議論注措為之解設有如某者議論注措素出其下逮甚則其招尤集詬當復何若又將何解於人言哉然荆川自竭圖報宜不暇計人言何若久之當自白耳某病以來分與荆川出處萬萬斷不能同所恃愛人善揀成物不遺曲加保全不令狼狽幾殘喘少延畢願林壑即自今以後皆拜賜之日也其為厚德何如哉懇切懇切至後卧病閉戶忽手書與新刻稠疊下頰快觀直廬之建恩出曠古上下交愛

若此誠天下治平之慶兼聞荆川序中所載論說
教旨使學者知所從入尤私忻躍夫詩至於率意爲
之乃見性情之實然非繩削素定固不足以語此其
病衰雖不得他有所爲猶得因言以平性情之所未
至其所得又孰爲淺深也謹因宋大理使便裁狀陳
謝中間直吐情實不覺肆言縷縷伏乞原宥臨楮皇
悚皇悚

與臺省諸公論覈丁

按攢造京省黃冊不敢虧損原額丁口曰遵制也府
縣編派別有實徵數目曰便民也原額不敢虧損故
假立推收冊無可據實徵便於編派故丁有新舊歲
念卷文集 卷二 丁

必增除此江右之通例也吉水成丁男子一十四萬
二千二百零七丁猶永豐一十一萬有零蓋洪武初
年之原額也嘉靖年間止有九萬七百一十丁而永
豐則減爲五萬八千八百有零二十六年前令王君
之誥奉本院刊刻實徵以革宿弊事例研除補奏止
有七萬九百一十七丁刊冊申繳水豐亦減而爲四
萬五千七百此編派之所據也二十七年使司類撰
總會文冊吉水仍以九萬舊丁載入課程項下而永
豐得書新丁四萬五千由永豐推之他縣可知也是
時申訴再三未得允改三十六年使司編派皇木又
以原額十四萬丁起數而仍舊從實徵日者詳查

本府三十一年改造實徵總冊吉水仍載十四萬
額而永豐又書五萬舊丁彼此舛錯竟無歸一夫縣
一也實徵有舊有新之不齊此欲請者一也編派一
也有用原額用實徵新丁之不齊此欲請者二也府
冊一也有書原額書實徵舊丁之不齊此其欲請者
三也切思當道文移浩繁宜難稽覈至此極者要之
有司不及周知愚民不敢哀籲而珥筆者又欲肆請
幻以存營窟耳自貽伊戚失復何言茲者伏遇執事
下車之初詳問疾苦而永豐有辭欲地種派此正更
生之一機也故敢盡言以聞且里甲之派縣里起數
逐里徵收此國初以來舊制也自巡撫潘南胡公

念卷文集 卷二 丁

因坐派增加慮里有虛耗難於均平始改算丁糧以
便徵收此在嘉靖十四年間非遠事也夫論里甲則
當勻里甲論丁糧則當覈丁糧今欲一切以丁糧科
派而更冒原額爲實徵指新丁而算舊丁似不可謂
均平矣且吉水比他縣所當憐惻者有三曰田則重
曰驛路衝曰物產瘠查得嘉靖四年督賦條規吉水
與南新共爲一則蓋田畝皆屬重則故也南新一起
起科一斗六升吉水則一斗二三升少亦不下一斗
有零至二十九年刊行派糧節畧於田科則例項下
獨遺吉水縣分不爲開載致與七八升輕則同筭又
至原額虛丁不爲豁除此其可憐惻者一也吉水民

性愚懦畏威守法往來公差下人聽信他縣刁猾
使肆意需索稍動笞朴無不滿意雖云水夫夫馬九
縣均攤其供應館夫鋪陳庫役甚無津貼多致傾家
再查十七年刊刻里甲定則於歲派生派項下明載
吉水與安仁一十三縣同爲一則俱係地當衝要合
量減派今吉水既生煩擾之害且與簡僻各縣歲派
生派一則同徵並無減免又生原額虛丁不爲豁除
此其可憐惻者二也萬安泰和廬陵三縣與吉水俱
當衝煩而地產各有豐耗獨吉水貧瘠更無他仰兼
之陂塘圯敗水旱無備終歲動輒不自聊典鬻償
官無階控訴而又坐原額虛丁不爲豁除此其可憐
者三也夫執事愛民惟恐傷之不啻父母之於子
也予雖遠於父母其欲言之情可憐之狀嘗若存乎
心目非心待其相聞也使隱忍遏抑幽隱不達不亦
孤父母之慈矣乎意激辭直近於唐突亦恃有執事
之慈不罪其躑躅跳號耳其不任拳拳

寄荊川

王生行聞榮擢報未甚的其後往來者能言過家與
蒞鎮之期幸慰幸慰淮揚一帶連歲師旅饑饉極難
整頓兄適承其故當用力百倍視師時勞瘁役役蓋
可想見精力可能勝否惟願節縮自愛寬容待人使
人人可親皆得進言便是兄得力處也古人作用誠

外間藉藉若於兄有畏心似所謂夏日之喻
彼自覺形穢又爲先聲所警耶抑亦納汙藏疾
或末廣也在兄自處可謂出於形跡之外極爲脫畧
即與士卒同甘苦者亦不是過視弟之拘碍何啻萬
萬猶不能使人相忘何也弟既不得以身相許有所
聞不敢不盡此爲士卒言不盡爲郡邑言也別來衰
瘠日見冬盡自閉一室應酬盡絕兩月外餘事可斷
念尚不斷夫念念俱空與念念不漏總是一語躬在
此一念不空與兄在官一念有漏總是同科但兄處
其勞躬處其逸只此稍分便宜與否然一榻之上未
嘗不與兄相對也因念不空血氣竟難料理今只默
默待之耳虛負狂心奈何奈何外抄稿一紙乃第實
心招伏兄千萬相體象山所謂一錢單客自合如此
萬一血氣可回凡或脫離苦海尚得相從武夷山中
了此夙約不然終身作贅物矣諸不盡言

與劉重菴

昨小价回敬領手簡今毛上舍人來遠承裁書見存
不以鄙人之言爲可怪而以爲可信不以敝邑之請
爲可厭而以爲可憫此誠好察之虛懷卹下之盛心
也至於委曲調停恐驟損丁重加新派不惟駭各邑
之聽而且動諸名公之疑此又防微周智慮事專誠
不徒取具於一時而已生與一邑士民何幸何幸

勞心如此生豈復有云云然尚有欲請者亦
承至德而非敢肆其胸臆惟執事原恕而終聽之
來書云滄溪公均平賦役悉以總會為準諸邑無不
悅服此不獨諸邑也亦敝邑士民之所同也獨敝邑
虛丁未之豁耳當送別文江時首以虛丁為請公亦
肯肯且云吉水七萬恐是實徵使他邑皆以實徵請
難塞口矣公固未察各邑別無實徵數目安福之三
萬一千永豐之四萬五千永新之二萬六千其在黃
冊者即實徵也三邑數止若此忍復求減乎又云文
移惜已申矣今當面言請駁下行查庶幾可以改議
此言與北溪公共聞之公觀歸固可覆也不然公為
金華文集 卷二 三
賢守其議必且速行兩道肯駁下乎觀駁下文移致
美於公則出公美意可知矣執事恐失滄溪公初意
不知此正欲改者也來書又云欲減敝邑之虛丁均
難於八縣安福當加銀一百三十一兩永豐當加銀
一百一十兩恐各縣諸名公較計盈縮紛紛執辨又
不止如雙翁一位而已此固不敢謂必無也雖然永
豐一議而加吉水銀三百三十七兩生欲無言得乎
生雖不言可以通於執事者不獨生一人而已獨能
已乎生所言者非因加銀而後爭也據刊冊之丁言
之蓋嘗用以派差用以徵撫鈔非無據而以意增損
者也執事亦惟望之是非耳尚何顧忌之有且吉水

路當衝煩合行量派明著里甲定則歲派坐派項下
今一無所饒免乃與簡僻一例同科此尤未敢伸喙
今又加銀三百三十七兩以寬簡僻永豐之力執事
視九縣如諸子然一子不得其所恐餘子有言而委
曲調停慈則甚矣竊謂以嚴著而正家餘子者又何
敢爾嘻嘻乎是惟執事一斷而已今春侍前翁永豐
亦訝吉水虛丁之多責生不能力言日者雙翁面對
時曾見語曰昨見貴邑加銀心實不安兄但以虛丁
為言縱敝邑有加固所不辭又出糧儲凌公書謂翁
與生同心同業豈宜遽有不合生向翁笑曰勿被此
公道着翁亦出平心語曰某固不敢阻兄之論雙翁
金華文集 卷二 三
出言不苟固可覆也夫以永豐減銀至一千七百有
奇敝縣能忍而不敢與爭今加銀一百一十一兩而
永豐遽不能忍乎惟言之不合於理則已使他縣復
有當言者即敝縣敢強爭而力止之乎是惟執事一
斷而已來書又云前令之咎是固然矣然未可過咎
也夫惟士著乃知士俗苟非利害切心即士著不盡
知也凡為令未有不寄耳目於下人者問冊事必於
縣之總書總書若曰黃冊固有定制不敢增損實徵
之數難以入冊執不信之彼又安知他縣固以實徵
入黃冊也生前謂有司不及周知者此也總書不減
虛丁者何也丁多則需亦多生前謂珥筆者肆譁

幻以存管宿者此也總書責之里書里書責之各里
各里責之各甲轉相漁食習以爲常自各甲望縣令
其情隔越不啻千里故古水爲里長者一年賠賂不
下百金而永豐止用四兩此亦丁之虛實一驗也生
前謂民愚不敢哀籲者此也雖然使前令而利害切
心必不然矣古人有言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使
有周知而不爲之所自今視之復如何哉書末又承
責其明言以便申請此又人已兩忘所謂不自用者
也生誠恃愛不知避諱請以盡除一萬九千虛丁與
先除一萬之說設爲兩請以待當道之斷而勿遽以
來書所言調停之意爲決辭賴天之靈得從盡除固
愈書卷之二卷
徵執事之惠也不然稍緩旬日當啟縣具呈當道并
屬臺下以聽詳議執事亦且有辭於各邑似亦委曲
調停之一機如何如何蓋清明如執事詳慎如執事
後來視爲蒼蠅者也今謂止應戒除一萬將來不知
主於調停而以爲理合如此遂爲定額誰敢復與執
事異議者乎生戶無虛丁亦無多粮所以酬應鄉人
見責者不於朝則於夕不爲之慰遣則爲之飲食而
又以衰病之軀當土木之擾不敢少置厭心者誠念
食土之毛無以爲報有枉不伸養嘿自逸是重得罪
於鄉人也故寧受各邑疑怒而不恤惟執事終信而
憐之事關利害不止一日故言之不敢不盡惟執事

荅荆川

終恕之不以爲罪生與一邑士民何幸何幸

方遣人附張高郵書忽王生來遞手諭并諸稿且能
述精神好處快慰不可言近畏書冊披覽奉使集自
辰至申不能釋手是又對兄一日聽許多吟咏話言
觀許多戰陣摺數但兄不知耳手諭有云我憐我兩
言憐則誠有之若笑既非所敗亦非所忍果獨坐
一龕不通半點風然須念念盡空方是真能爲已了
事兄縱奔走風雨中却念念爲國家事事縱不了
心已破碎又况饑民數萬嗷嗷待哺非兄何以能濟
此豈打坐人可能相抵第嘗有言能活千人命便甘
愈書卷之二卷
心不向世外走今打坐求得自己精神全在方纔抵
對得兄過兄南北奔走亦病弟打坐衰病亦未曾少
減此其得失安在但自笑耳詳觀南邊事體始知人
言無根崇明事傳不甚訛廟灣事外間頗動口舌謂
兄執泥太過至損千人由集中觀之人言勿性已亦
曰不可往便爲曉達軍機人言勿性已曰當往便爲
執泥太過如此則人之畏怯者亦即爲曉達軍情耶
可笑也弟閉戶以年歲計九華五老之約尚未可期
貴體既經前患亦當節齋痛戒過勞疏稿皆善調停
至借漕粮疏尤慷慨計亦圓活似此籌措 聖明當
屬目矣兄軍旅中橫槊賦詩旦夕不輟打坐人乃不

龍寄數言以歌頌出兵制勝之績懶慢如此拙訥如此兄其笑我哉

荅李中溪

承示心性四圖并諸說分別心意情與性識與知皆極精辨讀之一一皆無逆於心非執事脫去儒家言語見解斷未易至此受益受惠多矣詩有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已明言示人第人不自覺察為陳言所蔽汨沒以終身耳僕自己酉以後幸亦稍覺以為知識之與良知感中有寂之與隨物流轉皆似是而非漫有所論世之談學者聞之謂與良知之說不類頗費詞說今已不復向人開口惟從此自尋路徑要

金華集

卷二

七

七

之如執事所謂悟之一字不同宜其曉曉不自覺也惟飲宋儒毒一句斷盡訓詁人更復何說雖然僕亦竊有請焉悟之一字似亦當辨有因言而悟者有不因言而悟者不因言而悟真悟也上也因言而悟者亦當辨前人有此言吾體驗得之適與契合此亦真悟即謂之不因言而悟可也有因前人有此言思惟反觀而後悟此雖自我得之却不免因言而起其次也有因人解說前人之言從而持行漸漸後悟若無此言便無此悟是又其次矣悟有不同則見性亦有不同見性不同則立言亦有不同立言不同則入道亦不同彼真悟者橫說豎說無所不可即衆人之

言便可上達所謂言近指遠不落言詮者也因言而悟者舍此言便無所託必守一說尋一路雖未嘗非學去聖域亦遠矣執事所言其無所因乎抑亦有所從入而後悟乎有所從入而言說不除恐於本性尚未能了無一物如不識不知之云是猶有可進而求也末後拚棄家緣一着只可作比擬看若即真又是佛家作用儒仙佛三家自有不同知其不同又不疑其所同夫是謂之真悟此不惑二字夫子所以待四十也僕無所悟不獨道與為然辱不鄙下問不敢不盡其愚風使更教之

與詹毅齋

金華集

卷二

七

七

每讀白沙公詩有言白頭不負垂髫志記得城西就館時適與心契蓋僕未嘗忘仙居寺則當時諸兄亦未嘗不往來于懷忽忽老至感念今昔誰能已於悲乎李子為郵時領教札又如對面語第未見顏色耳中庸說首尾貫徹受益不細惟獨知惡幾與慎獨工夫微有未合謂良知與物無對故謂之獨誠是也獨知之明良知固不泯矣卜度擬議果皆良知矣乎中庸言獨而注增獨知字言良知者因喜附之或非子思意也來諭謂獨指天命之性言得之矣知幾其神幾者動之微也微者道心而謂有惡幾可乎故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猶曰動而無動之云也而後人以

念頭初動當之遠矣知此則幾前爲二氏幾後爲三伯而研幾者爲動靜不偏來則似皆未盡周子幾善惡之言惟幾故別善惡能知幾非一念之善可能盡故曰吉之先見蓋至善也常以至善爲主是天命自主常能慎獨常依中庸常服膺此一善是謂先幾如是而有失有過其復而改方不甚遠若使兩物對待去彼就此此豈所謂齋明豈所謂擇善固執者乎此宋儒傳述失宗云然象山先立乎大固不若是勞擾補湊也且當物欲意見之舉障即時消改以之言事之大者可矣一言一動頃刻倏忽之間其何以自謀乎來論精研審察各依天則而行之凡得端緒但

金卷之集

卷二

三

四

而諄諄也兄謂如何

簡陳子爲

前孔氏人去曾順致一書茲復附此所云增脩德義以厭人心足見勉勵邁進誠有意於古人之事區區近來衰病絕應酬一切雜務終日讀書與古之聖賢爲偶何等高爽以此例執事想見靜中快樂也今人罵行甚難風俗日見汗下貴地近海濱尚有淳樸意味執事能樸厚誠實躬行力學內而事親毋違顏外而交友無違心言信事敬後輩可視以爲法所謂是亦爲政豈必有名位然後稱得志哉願執事終身成

之區區亦不敢不自振飭無負知舊相期共成千古芳業千里神交亦庶幾可瞑矣執事閒中勘破得古來聖賢在人世中拳拳盡道初爲何故是爲自心有所不安湏如此乎是爲他人屬望不容放恣湏如此乎此處若見得分曉即過於讀萬卷書却從自心自性上磨研真意所在朝暮溫繹使此處時時了心時時涌意時時不敢放恣便是千古真正美業區區有志未就執事能爲前驅區區敢不畢力從事

谷曾月塘

吾兄能於平風靜浪中識得風波此方有入處詳來論凡應酬未盡是良知本然條理故於精神足時大

金卷之集

卷二

四

五

涉周旋似有所加到困憊後便生厭心似有所損此已說到良知本然條理不可加不可損處但湏於尋常言動處識得此條理方時時有辨別又湏於尋常中調習得熟方處處有工夫豈特遇人有厭心爲有加損即閒中快活處亦皆有之湏看得工夫方是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不然見人生厭心無人生快活心總是心隨境轉不是境隨心轉也事上磨煉正謂如此此是格物譬之服藥此是正方如生近日盡絕應酬又是隨病立方譬之飲食隨物可以養生若身有疾便素食亦是養生若傷食便減食亦是養生故精神如常即應酬是格物精神當養即少事是格物

此是一事不是兩事執定一說教人不得執定一說
自學不得要之有益是真工夫也

與雙江公

編觀致知畧實語大要長者詳辨工夫只在致知不
在物只在內不在外只在不學不慮自知自能不在
致此良知於事事物物只在由仁義行不在行仁義
斬斬截截不少混淆長者苦心豈好辨哉要令此學
工夫明白不少粘帶故必如是挑剔耳嘗思孔門之
學其要領已於大傳寂感兩言開示明白至其教人
只隨處提撥便是如論語喫緊工夫無過告顏冉者
言克己不離視聽言動言敬恕不離出門使民施人

卷之五

二卷

四

在家在邦非是教之只在視聽各處做工夫緣已與
敬恕無可着口形容不得故須指其時與事示之未
嘗避諱涉於事事物物與在外也至教弟子亦只在
孝弟謹信愛衆親仁論君子好學只在教事慎言其
他門人隨問隨答若色難言詞之類皆是實指其事
提醒人未嘗處處說寂何也欲其即實事求之俟其
自得所謂語不能顯者也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
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其立教之方固又若此是時
惟老莊始有妙論與孔門便分兩宗後世分內分外
分心分事自宋以來覺與孔門稍不類以佛氏入
中國談空說妙後之儒者因之辨析遂一口哉故區

愚亦願長兄知格物諸解釋處更乞
令與論語教人相似即他必更不得肆其口舌其
亦自易見否則不獨無以服其心亦恐落禪之機隱
然四起使長者苦心卒未得達如何如何

謝卻姻友祝年

今世風俗凡男婦稍有可資逢四五十謂之滿十則
多援顯貴禮際以修大之為之交游親友者亦皆曰
某將滿十不可無儀也則又釀金以為之壽至乞言
于名家與名家之以言相假者又必過為文飾以傳
之而其名益張凡此皆數十年以來所甚重數十年
以前無有是也夫滿十而不容無言交游親友知之

卷之五

二卷

四

矣然在人亦有宜不宜者洪先今年十月十有四日
幸滿六十回思先人保抱維持之艱與夫饋借教誨
之專誠不意遽至于今至于今年且六十不可謂非
壽矣而先人所以望之于與子所以自待以終其身
者反之絲毫無有也故凡滿十而悲傷益甚者惟洪
先為最以悲傷負罪之人而納賓客之禮際與其言
是非忘哀以為樂乎自洪先有知以來以生日未能
奉一觴于先人以為報也故未嘗受妻子之奉以自
為樂平日不敢自為樂一旦而納賓客之禮際與其
言以為樂非君子所取也非君子所取者君子所不
行雖執事亮之且古者六七十之養於學校者尊其

行由故養之以乞言又其老也則意老而不改之
惜其勞也是安其老者將以乞言未嘗以言修之
也不敢少增其勞未嘗以飲食煩之也不肖空生無
比數固矣繫以古昔其不敢又若此是以先期力疾
以辭不然將掃跡一樓是絕其承教于君子也惟執
事憐之

荅陳明水

玄潭之聚衆賓群集而執事又越疆遠隔尤爲奇稀
松風潭月清明倍昔不知此後閣中復有此等勝事
否六月批荅猶未披誦想留會省令耶來承手書奉
奉誠懼終於迷途不復知返欲以指南爲之相導其

金華文集

卷二

四

爲惠愛何如可云然於不肖近所持行似或稍左姑
以聽受而不復深論以待衆人可也不肖於執事何
如哉來教云吾輩學問大要在自識本心庶工夫有
下落此言誠是也雖然本心果易識哉來教云心無
定體感無停機凡可以致思着力者感也而所以出
思發知者不可得而指也謂心有感而無寂是執事
之識本心也不肖驗之於心則謂心有定體寂然不
動是也感無定體時動時靜是也心體惟其寂也故
雖出思發知不可以見聞指然其凝聚純一淵默精
察者亦惟能著已近裏者能默識之亦不容以言指
謂天下之至誠動應惟其有時也故雖出思發

莫不爲感然其或作或息或行或止或語或默或
動或靜萬有不齊而機難豫定固未始有常也是謂
天下之至神惟至誠者乃可以語至神此中庸通篇
意也來教云欲於感前求寂是謂畫蛇添足欲於感
中求寂是謂騎驢覓驢不肖驗之於心又皆有可言
者自其後念之未生而吾寂然者未始不存謂之感
前有寂可也自其今念之未生而吾寂然者未始不
存謂之感中有寂可也感有時而變易而寂然者未
始變易感者萬殊而寂然者惟一此中與和情與性
所由以名也來教云學至于研幾神矣易曰幾者動
之微周子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曰幾夫既曰動則
不可以言靜聖人知幾故動無不善也細觀密旨似
以幾爲心之微動不肖驗之於心又有大不然者當
吾心之動機在倏忽有與無俱未形也期時也若何
致力以爲善惡之辨乎且來教云感無停機是又以
心爲動體不見所謂靜矣夫感無停機無停運頃
刻之間前機方微後機將著牽連不斷微著相尋不
爲乍起乍滅矣乎是正所謂相左者也竊詳周易與
周子之旨亦與來教稍異易贊知幾爲神而以介石
先之朱子曰介石理素定也是素定者非所謂寂
然者乎又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而以惟深先
之朱子曰極深者至精也所幾者至變也是精深者

非寂然者乎此大易之書可考也周子言幾必先以誠故其言曰誠無爲幾善惡又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而後繼之以幾夫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謂之神故曰應而妙不落有無者謂之幾故曰微而幽夫妙與幽不可爲也惟誠則精而明矣此周子之書可考也蓋言吾心之感似涉於有矣然雖顯而實微雖見而實隱又近於無以其有無不形故謂之幾幾善惡者言惟幾故能辨善惡猶云非幾即惡焉耳必常戒懼常能寂然而後不逐於動是乃所謂研幾也今之議者咸曰寂然矣無爲矣又何戒懼之有將以工夫皆屬於動無所謂靜者不知無欲故靜周子立極之功也誠則無事果確無難周子思誠之功也皆非見止非爲爲不止者周子立靜之功也假使知幾之說如來教所云是乃聖門第一關頭何至畧示其意於易之文而周子亦不諄諄以告人耶子思之傳中庸固憂聖門之失其傳也使其工夫如來教所云則必曰戒慎乎其初可睹恐懼乎其初可聞何乃以不睹不聞爲言如今之謎語乎惟其於不睹不聞而戒懼焉則是所持者至微至隱故凡念之動皆能入微而不至於有形凡思之用皆可通微而不至於憧憧如此乃謂之知幾如此乃可以語神亦謂之先幾之學此其欄柄端可識矣今以戒懼疑於

爲動既失了思之本旨又因戒懼而疑吾心無寂然併大易周子之旨而滅之無亦言之未瑩矣乎曰出吊泰和途中友人往往以是詰問其言不同所則一推原其故大抵誤認良知爲祟耳今爲良知說者曰知是知非不可欺瞞者良知也常令此知炯炯不昧便是致吾心之良知聞者未嘗怪之也雖然此言似美而實有辨也夫孟子所言良知指不學不慮當之是知乃所以良也知者感也而所以爲良者非感也傳習錄有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即無善無惡是謂至善夫至善者非良乎此陽明公之本旨也而今之言良知者一切以知覺爲弄終日精神隨知流轉無復有疑聚純一之時此豈所謂不失赤子之心者乎恐陽明公復出不能不矯前言而易之以它辭也洛村常問獨知時有念否公荅以戒懼亦是念戒懼之念無時可息自朝至暮自少至老更無無念之時蓋指用工而言亦即所謂不失赤子之心非浮漫流轉之謂也今之學者誤相援引便指一切凡心俱謂是念實以遂其放縱恣肆之習今傳習錄具在稍加玩味亦易辨別執事所見雖高然大要以心屬感似與此輩微覺相類自未聞良知之說以前諸公之學頗多得力自良知之說盛行今二十餘年矣後之得力較之先進似

或不勇此豈無故耶不肖一二年間初有向裏之意
近日頗知用力而日月已逝不復可追所論寂感與
知幾之獎皆身所經歷且有歲年譬之貧人得金之
期雖未可知然沿門逐戶所見多矣固執事不鄙且
念此事關涉甚大若不明白不獨擔閣後生自身將
米向何結果故具以所知為問惟執事剖示之

金卷羅先生集卷之三目錄

雜著十六

良知辯

中庸解荅門人

跋顏魯公帖

贈周洞巖

書馬鍾陽卷

讀釋氏論

書廖氏遺墨後

異端論三

荅復古問

寐言四

書萬曰忠廟二章

書楊武東卷

別周龍岡

尺齋贊荅

宗論三

主和論

雜著

良知辨

余問於龍谿子曰吾記熙光樓若何曰將以抹病非言學也曰何曰良知者感觸神應愚夫愚婦與聖人一也奚以寂奚以收攝為余不荅已而腹饑索食龍谿子曰是須寂否須收攝否余曰若是則安取於學饕餮與禮食固無辨乎他日龍谿子曰更知本寂無取乎歸寂歸寂者心稿矣良知本神應無取乎照應照應者義襲矣吾人不能神應不可持以病良知良知未嘗增損也余曰吾人常寂乎曰不能曰不能則收攝以歸寂於子何病吾人不能神應謂良知有蔽可乎曰然曰然則去蔽則良知明謂聖愚有辨奚不可求則得合則失不有存亡乎養則長失則消不有增損乎擬而言議而動不有照應乎是故不容泯者理之常也是謂性不易定者氣之動也是謂欲不敢忘者志之凝命之主也是謂學任性而不知辨欲失之罔談學而不本真性失之鑿見性而不務力學失之蕩吾懼言之近於蕩也龍谿子曰若子之言固未足以病良知也

答復古問

嘉靖壬寅余訪東廓先生於復古書院自是丙午庚

凡三至至則邑之諸鄉先生咸在門人弟子從列坐者又若干人相與稠難必數日乃能去問有問復古之說於余者余荅之曰字義有之十口為古古之為言傳述之也夫心之精微不可以嘿授也不得不託之於言言之流布不可以遠致也不得不筆之於書自書之所載與口之所授固有間矣自其形之於言與其不能自言者又有間矣六經者聖人以其心之精微授人者也始而為訓詁久而為傳注又久而發為議論數為辭章果皆不謬於聖人否歟是故六經古矣人之傳述六經者未必其皆古也為之奈何復古之六經而已古之六經何也不於其傳述而於聖人之心之精微是也聖人遠矣心之精微不可得而求矣復之奈何復吾心之精微不異於聖人之心之精微斯可矣吾嘗睹宋儒手筆為之寶愛為之顧惜若不能釋手非以其書也念其年歲之久不易見也矧曰闕里之履周寧之鼎乎今吾之心非獨吾一人然也宋儒如是孔子如是自文武至於堯舜藏皇以上如是即謂之天地之先亦可也不亦父乎夫以一物始於天地之先其傳至於今日其當寶愛顧惜宜如何耶甘於棄失而不求其復者則又何也陽明夫子所謂良知固指其心之精微言之於先生者也去其世不數十年非若十口傳述之也也學於

先生者或失則深或失則易或性其言而不知其
以言求其實反之吾心所以不異於夫子者乃不數
數則又且奈何哉夫相去不數十年而傳述之謬正
自不免乃欲求不異義皇以來聖人之心吾懼其難
也夫形之言者尚不可得又欲因言以求聖人之心
之精微一無所謬至於天地之先其為尤難又可知
也畏其難而沮者無論矣不知其難自以為聖人之
言如是如是闕闕然而不知復不亦反古之道哉問
者曰瞿余亦神悚

中庸解答門人

智愚賢不肖之過不及正原民鮮能之故天下人品
只智愚賢不肖四種智者是了悟的人其知解伶俐
似於道儘能分曉但認定了悟處便是道又被知解
超脫大甚看得道之條理都沒緊要不屑盡分幹當
事稍涉於卑近便忽易之如莊子誚魯史之行是也
故其於道不是不明却是不行至於愚者雖無此病
又鶻突了縱說亦難曉安望其有為也賢者是篤實
的人其執持嚴密似於道儘有定守但認定篤實處
便是道又被執持苦迫大甚看得道之體段過於狹
小不肯開拓推求言稍涉於高深便信不及如子路
疑佛肸之往是也故於道不是不行却是不明至於
不肖雖無此病又被放肆了縱束縛尚不受安望其

自知也故道之在人固是鶻突不得知解也用不
是放肆不得執着也用不得高深不能使之加卑
近不能使之貶所以然者正為此道原是中原是庸
與家常茶飯相似人人日用而不自知却是當面錯
過也愚不肖者不足責所賴以明此道者賢智耳又
為知解所誤執着所拘是以千古聖人不數數得見
故曰道其不行矣夫蓋甚嘆之也然則如之何必也
大智大賢之人乎大智必如大舜之好問好察執兩
端而用民之中自己一切知解俱忘始無智者之過
大賢必如顏回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勿失只是一處
緊要始無賢者之過能如此道豈有不行不明者哉
故事物有智慮可能得志行可能得氣魄可能得性
中庸不由人驕得些子精采只不混淆於內不受變
於外便是能自強也凡思而不學者近於智者之知
解故謂之殆殆則不能平實止不行之驗學而不思
者近於賢者之執着故謂之罔罔則不免瞞昧正不
明之驗此漸入知與賢兩邊路徑也夫賢知之與愚
不肖遠矣至其無得於道相去不能以寸學者可不
就其質之所近與學之所得察其不足者而善反之
以求免於賢智之過哉

謀言

天高地下日東月西山起有原水地有委春近必

近必風自然之體也茲伏羲之圖于非也自震而
而兌而乾陽之浸也自巽而坎而艮而坤陰之浸
也其在陰陽動靜之交乎觀日以亥子觀月以晦朔
觀歲以冬至先天不可圖也圖其一陰一陽者觀之
周子於太極也亦若是

自內如外謂之往往主發生由震而乾是也自外返
內謂之來來主歸復由巽而坤是也數往者順順其
後天乎知來者逆逆其先天乎故曰易有太極者逆
也生兩儀則順矣逆順相感而化行故月從逆為朔
嗚呼是道也其微乎

月借日光信也陽稟陰育其精平合是天地無所施
金卷之集 卷三 卷三

其功陽全陰半語隱矣宋儒黑九之喻又何億也象
之以兔猶坎之中陽兔本卯神所謂借之日者也又
曰額兔象其額而孕也又曰兔者吐也吐生光也易
曰日月相推而明生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莫不見
之莫或知之

先天之為逆也曷微之吾微之身目不逐境而內觀
耳不逐聲而返聽心絕物誘而忘智口絕言詮而守
嘿自外來感者我無馳也其可以大生廣生矣乎老
氏言之老氏匪私喜哀樂未發謂之中夫子遺之
子思

跋顏魯公帖

右中丞羅雙江先生家藏魯公手書祭季明文稿自
乾元戊戌至于今幾八百餘年紙墨猶新世間何物
不朽獨此完好其故蓋可知也後有陳文三君跋皆
能明其書灑而伯敷叙季明事根據史傳甚悉獨言
某卿之葬稍為失實當泉明購尸時問之行刑者云
其父死時先斷一足故泉明啓纓謙之瘞以無足者
為驗此謂止獲一足豈未之深考耶憶嘉靖戊戌冬
訪先生翠微莊始得捧讀當時留意書灑徒生羨慕
而已今年庚戌冬先生攜之舟中諦觀數過則有不
勝其慨然者人之意氣激烈往往蹈險如夷不畏白
刃久之意衰氣竭瞻顧利害悔心繼之矣惟發於天
性而又能以聖賢之學輔養之是以當其處變委曲
審時不失之疎抗而足以成天下之事至於勢不可
為然後從容中道視死如歸此夫子之所謂強浩然
所以塞天地也公祭季明時年五十一耳骨肉凋殘
親黨離散犯難得禍就不知悲公幸脫於虎口使稍
有所瞻顧尚能留念世事耶而希烈之難乃出於二
十六年之後齒近耄矣英英如壯夫不少挫折此豈
無其故哉識者謂公之文雜出於神仙浮屠以為不
合於理彼神仙浮屠之於世事視聖賢較然殊也獨
其所謂靜定者則幾於無辨漢唐以來聖賢之學不
致二氏者竊擬以神其說公之喜談而不置得非

金卷之集 卷三 卷三

六

以其近似而取爾乎當時之人既不足以語此而傳
史者之智又不足以發之使公之學不顯而等其忠
義至真意氣激發者同科後之儒者亦不深究凡語
近於二氏者輒指以為非道而迂緩自處顧謂當然
何怪無採於世事也羨慕書淫者淺矣感公之忠義
莫有知其所由此豈善論世者耶先生之學亦本於
靜定故凡所在皆有建立今以中丞之節出鎮漁陽
乃公故欲恢復之地而先生受知 聖明遭時久泰
微千載之威靈將使邊圉寧謐以伸其未遂之志矣
乎

書萬曰忠廟二章

金華文集

卷三

七

七

寂然不動者誠也言藏於無也感而遂通者神也言
發於有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言有而未嘗
有也三言皆扶心也常有而不使其雜於有是謂研
幾真能不雜於有則常幽常微而感應之妙是知幾
之神謂幾為一念之始者何足以知此

能以天地萬物為體則我大不以天地萬物為累則
我貴夫以天地萬物為體者與物為體本無體也於
無體之中而大用流行發而未嘗發也靜坐而清適
執事而安肅處家而和婉皆謂之發而不可執以為
體常寂常虛可卷可舒全體廓如

贈周洞巖

易言知幾其神而濂溪申之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
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幾微故
幽是故其明之體常中主宰雖流行不息而未嘗有
所作為如石之介內外敵應兩不相與寂之至也是
謂之幽其神感也謂之動有其未形也謂之靜無微
則吉形則凶有無之間幾之所以辨也是故君子知
幾學者研幾眾人失幾知是非非不明也失而後
復者也貞明之體常為主宰無非是矣故言寂者其
幾先也戒慎恐懼惟寂之歸微而彰柔而剛萬感萬
應各中其節萬夫以為矜式君子莫之與也是謂先
天之學洞巖過余論學至知幾之義有真蘊者於其
行次第其語贈之

書楊武東卷

金華文集

卷三

八

七

余邂逅武東君澄江上覽東沔前川諸君贈行詩遂
次其後席間因論招譏賈怨之由與遺跡得便之助
武東矍然起躍索余識之嗟夫余已不能慎行其身
至今猶無所就立以立其德其何以益君願友誼久廢
而虛懷受言不易得也於是乎有贅辭

吾輩學問未至於寧靜堅固不免一時為意氣激發
世俗動搖激發則易踈動搖則多欺二者交并人始
有言或據跡而未察其心或吹聲而遂疑其形於是
情說繼之謂之已甚則可未有無因而至前者也

廉溪遇清獻明道語介甫深沉不耀和易可親此正用世之軌範世之遭猜嫌者眾矣果能如二賢否乎語曰聖人無死地非智足以勝之也誠一故也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而身誠身誠而人歸之矣

易言困為德辨為威速辨與速惟善學者知之人處順則觸忤不生無觸忤者情境兩適小過不及易至混淆利害得失不切於己惟夫處困行不自得動見拂違學稍不密怨尤隨之是乃能辨而速也西山就道徒跣流血元城被命就寢待盡庶幾乎若夫厲未至於薰心災不至於剥膚則猶未足為困也使為學之意不切尚何懲艾頓挫之有哉

金華文集

卷三

九

聖賢居危臨變莫不省躬改過霜雪不疑則生意不斂精神不固則作用不力孟子論天將降大任一節盡之然於此却有深辨自心術中料理則為聖學自時態料理則為俗情二者雖相去懸絕然皆有收斂慎密增益不能之效此正人鬼分胎不可不自察也嘗愛趙忠簡表辭有曰皓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此是何等心術孟子所言增益與改作者指其氣性未平情欲未盡與才力未充正求此心不移爾而世人性往折節於隕獲諸俗於圓熟以為增益在是不亦左乎

其背不獲其身行其處不見其人者也常止

於不見不動之地則身非我有物不我干此千聖之歸藏大業之所由生也榮辱得喪恭慢贊毀一切變乎吾前而吾不與知夫然後居上不驕為下不倍無入不自得天下之能事畢矣故人之恭敬乎我者非於我有加也以勢位權力之在我也以勢位權力在我居人之恭敬而不疑不近於可耻矣乎人之忽慢乎我者非於我有損也以勢位權力之不在我也以勢位權力之不在我惡人之忽慢而不解者不近於可笑矣乎然未有不惑於是者何也惟夫物不我干者無不敬無敢慢敬者自敬吾不媚其敬也慢者自慢吾不受其慢也是謂不為萬物役是謂至樂是謂

金華文集

卷三

十

立天下之正位

書馬鍾陽卷

余去歲走匡廬冒暑歸鍾陽馬君將期會南浦風便舟駛不竟初盟踰月以是卷索余近作久之未暇執筆今夏復入天池往來湖上每瞻棠樹輒動依依抵舍覽卷勃然興懷方擬之辭而君山東之報至矣回憶初盟翻成別調豈非數耶君書札往來未嘗不率以躬行為先以寡欲為要尤以空言少信為深耻聞其人即欲痛絕嚴拒不少假以辭色往往以余之不擇為嘆其居官謹於持法敏於集事而厚於用情雖未嘗繳繳炫暴而聲問四馳官至右轄尊榮矣聞

其家朽樛敗瓦歲人不是以自給閨之士論以為
首嗚呼使講學者皆如君其尚有遺議以病吾黨者
乎今且別矣切察既未可期則將何以為贈聞之古
之善寡欲者非有欲之後而務去之之謂也防於未
然不復萌動焉爾矣吾心固不能以無欲也防之而
使不復動則亦未有自然廓清之期如是而學猶之
聚兵峙糧以冀寇之不我虞比於無備者遠矣彼寇
猶與我相持非所謂傲威無虞也善為治者保無虞
善寡欲者保無欲無欲者吾心之真體天下無以尚
之者也辨乎此而順以存之虛以養之譬之於民耕
田鑿井養生送死以各遂其有生之樂如是四境之
內皆吾之赤子弧矢之利皆所以自守也誰為寇我
所謂天下歸仁雖有萌動焉者寡矣夫是之謂寡欲
率是寡欲者以施之身是躬行也推是寡欲者以加
之民是美政也夫是之謂聖學生有悟於此而愧未
之能行君有其具得其端在致其精而已矣敢述以
請若謂心無無欲之體而以理欲交雜為疑則至善
終不可得而止也若謂保無欲者頗難為功此則存
乎其人不可得而執一論也矧君孳孳然問於不肖
有不曉然於是者乎深山寡侶足音竟然輒有喜心
况此學蕪昧久矣他日窺測稍其而君之造詣日粹
熾生動色於足音則斯卷也未必非左券也

別周龍岡
人所生幸存者予與女兄二人女兄許聘龍岡
原君已而以目青遂婚于我踰年而天故予視龍岡
猶女兄存也予年十四未屬文龍岡時時為語東泉
師舉業法其後師事陽明王先生于穎又時時為語
學問正傳及其開齊篤力薦予於是慨然有志聖賢
之業父母憐愛不令出戶庭然每見龍岡未嘗不自
憤憤也龍岡身多病舉業不竟然其性行淳實一無
改於相語之時予雖以二業冒虛名亦誠有感於當
時之語而年已垂老卒無所成白沙有云白頭不負
垂碧志記得城西就館時同心之言一字一涕當垂
髮時何意遂至白頭而白頭何意所期止此交游滿
前誰復可告故每見龍岡又未嘗不自惻惻也龍岡
長予六年今以大學生待次公車且三就矣當語二
業時其自視何若亦何意遂止于此昔不能改性行
於久病豈以一命之寄受變流俗耶憶龍岡嘗自顧
病歸附廬陵劉子吉舟劉與陽明先生素厚善會舟
死往請墓志實以濂事暗相邀結不合而返顧龍岡
呻吟昏瞶意其熟寢也呼門人王儲嘆曰初意專倚
陽明兩日數調以言若不喻意更不得一肯綮不上
此船明矣此事將遂已乎且吾安得以一身當重擔
也儲拱手曰先生氣弱今天下大事屬先生先生安

所退託陽明何足為有無哉劉曰是固在我多得
人更好陽明曾經用其爾儲曰先生以陽明為才平
吾見其怯也劉曰誠然顧州峒賊斃頭耳乃終日練
兵若對大敵何其張皇哉相與大笑而罷龍岡反舍
語予若此已卯二月也其年六月濠反子吉與儲附
之七月陽明先生以兵討賊八月俘濠是時議者紛
然曰是附濠而資以為利者也或曰與劉期而中變
賣友也或曰擒濠者伍吉安而援為功也予與龍岡
竊嘆莫能辨比見詆先生者問之曰吾惡其言是而
行非蓋其偽也龍岡古尚在至京師見四方人士猶
有為前言者否乎蓋以語予者語之以解其惑且告
之曰其及時自脩賢聖之業乎無若予之垂老而徒
悵悵為也

讀釋氏論

考亭作釋氏論謂釋經皆出唐人手取莊列書推衍
而成引宋景文所誤李蔚傳為證比考其傳有云
譯差殊不可研詰華人之譏誕者又援莊周列禦寇
之說佐其高層累架騰直出其表以言上不可加為
勝妄相夸脇而倡其風其意不過述當時士大夫崇
信假飾大過而已非盡以其經為華人之所改竄與
某人之為其經歷歷可據如治訟之賊伏然似亦未
為確論也嘗讀楞嚴出房融受筆今房融文字可考

能獨出已見如經中所言否融不足言目莊列來
更相模寫勸說者何限獨未有一文一論與釋氏
衡抑又何也故謂華人之於諸經典言句有所增損則
可謂代立議論則不可釋氏何足相庇不知言無以
知人考亭百世之師也而於言豈苟故書以貨之知
者

良齋贅荅

良之彖曰內外敵應不相與也不相與言不相入也
內與外不相入非內自固密者不能止其所乃固密
也止其所之所非言可及人之身至近而不可見不
易動不容執者惟背為然取象於背使人反求必如
是而後無所入者可幾矣是故內無所欲外無所合
不向道理生知解不逐作用增安排獨往獨來隨其
所在不出其位非定性之君子為足以語此哉君伯
常書來曰吾少也學千龍山楚望臺以為此生已矣
安能如古人執陞楯自效以不辱先君子之教乎其
後攀附輩較以來猶以楚望名吾齋懼忘也比數十
年宿衛周廬得列下士思為臣止敬之義朝夕惴惴
焉其尚敢有他望則又以良名吾齋以庶幾知止不
殆其亦可以無咎矣乎往見雙江聶公稱其門有善
問者每談周易諸書即劄記其所言以傳意者其即
伯常乎如是則良之義蓋習聞之矣俟余言而凡言

之所不可及者雖思索推求無益也如是則又奚獨於公平使公能言其形似而伯常又即劄記之以傳是輔與頰舌之象非背之象也姑寓問之

書廖氏遺墨後

余嘗讀解春兩六君子傳其詞烈其意傷終焉而有幽憂之思撫卷戚然竊為嘆曰好脩者多不遇而福澤於善人若相畏而背馳者其故何哉當春兩作傳時固有遭矣卒之得禍視六人者為更慘今之視昔與後之視今當孰為悲豈佑善之天竟難謀耶若孔子於魯之君子取其相觀為善爾矣其善而思得見者惟以不知不愠當之夫事變無常善端易隱苟非自盡其心世之引而去之者固甚眾也故曰此天之所以與我立其大小者弗能奪矣是故孤特不失其確震撼不失其靜紛華不失其素蘊沛不失其常猜嫌不失其辨汗辱不失其晦彼非不知有引之者也在我者大無足以相易也此又何冀於人之已知而汲汲於表見矣乎蓋於不已知者猶懷重寶而常懼其外露也尚何含愠之有由是推之魯之君子所遭者雖不可考例以君子之事其多屈抑無疑矣此豈為君子之傷乎余所見者劉氏家藏本也劉為六人之一名子景傳中有廖氏兩昆仲長曰敬先幼曰敬存又皆出於同產心尤奇之每恨不獲盡聞其行事

以考所遭為何若嘉靖乙卯諸生有廖縉持巨冊題展而讀之長公之傳銘表誅俱在細則其裔孫也既以自慰因追思其語于後使後之有志者毋感於所遭而搖動其志特余邑君子之風其尚有興起也乎

宗論

余讀宋濮王典禮乃知載籍能惑人也當是時言禮之臣皆賢智其發明宗法與為後之義可謂切至矣然考其事不合揆其義未盡豈因襲者其入父師承者其守專附和者其言辨卒無以自解哉學者以其言本三禮又訂於伊川之疏遂為百世不易至論不復詳考本末同異余恐將來之誤不特一濮議也乃著論俟君子斷焉

按宗法載在小記大傳其言曰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蓋言諸侯絕宗不可與族人齒也是諸侯以上無宗法可知矣又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稱者為小宗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蓋言宗法為公族卿大夫設也諸侯之始封也有人民社稷之寄有朝覲聘享祭祀有助之政勢不能自領其宗而公族無統國人不可得而治也諸侯絕宗大夫不可得而祖也故設宗法繫之別子者始封始徙之諸

孫之嫡次子繼別者嫡次子之世嫡也世嫡相傳廟
祀別子百世不遷謂之大宗大宗百世廟祀別子則
聯屬別子之子孫亦百世而不改宗者大故曰此大
宗也繼稱者世嫡之弟及其次子或嫡或庶者也生
則從世嫡以祭沒則其子稱之至於五世則遷謂之
小宗小宗祀稱則聯屬者止於稱之子孫五世親盡
祖遷於上宗易于下宗者小故曰此小宗也是皆自
始封諸侯言之者也又曰有小宗而無大宗有大宗
而無小宗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
道公子之子其爲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
者公子之宗道也蓋言諸侯之適世居君位而世世
金華文集 卷三
又有嫡庶次子所謂公子也公子不比於始封之別
子爲祖無二統也一君必立一宗使領群公子及公
孫而其宗亦有大小焉宗其嫡者爲大宗宗其庶者
爲小宗大宗小宗皆五世而遷者也有嫡無庶則宗
嫡是謂有大宗而無小宗有庶無嫡則宗庶是謂有
小宗而無大宗嫡庶惟一是一謂有無宗而亦莫之宗
嫡庶惟一者無群公子也已無宗亦莫爲人宗多嫡
與庶即所謂以其庶宗其嫡乃公子宗法之正也是
皆自繼世諸侯言之者也宗法盡於此則知庶人以
下無宗法又可知矣蓋天子諸侯者統夫人者也非
五宗之謂也庶人者統於人者也比閭族黨之謂也

刑不上大夫而後豫制之以禮故曰宗法爲公族
大夫設也古制廢貴賤殊勢宗法不復可行矣世儒
守陳言而不察時變乃比附曰天子大宗也諸侯小
宗也入繼大統者不得顧私親此爲後之義也於乎
易父子之名失君臣之義禮樂不興刑罰失措其必
由此也夫蓋其不詳考之過也禮喪服斬衰爲人後
者子夏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以尊服服之蓋言
受重大宗始有此名非大宗則無爲人後者也又曰
如何而可謂之後同宗則可言惟慎所擇不必其親
者也又曰如何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則可知不奪
人之宗以承重也又曰爲所後之祖父母妻妻之父
金華文集 卷三
毋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言若子明承重情不可二也
又曰爲人後者爲之子申若子之義所謂推類至義
之盡也齊衰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
不二斬也持重大宗者降所導也又曰導者導統於
上卑者導統於下大宗者導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
也蓋言尊統於上君也宗子收族統於下有君之道
焉比君之義故降服降其服不沒父母之名恩與義
兩得者也又曰爲人後者就後後大宗也蓋懼昧爲
後之義亂父子之服故申言以別之是知爲後止於
大宗無二後也小記曰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
無後者從祖祔食無後者有祔則知小宗雖無後可

也先一封君大宗一而小宗四大宗之主一而四宗之主不知凡幾必大宗而始成此服則知非為後者其服不必皆斬而降者不必皆不杖而則也必為後而後降則知天子諸侯之與庶人不可以類推也明矣是何也天子諸侯無降服則知無為後者也天子諸侯之禮也有子則繼無子則及故公子各有大小宗而不比於別子之祖其死也公子附於公子而不各為廟蓋以序或相及必至奪宗故也故當其及也即公子之長子亦當承之何必拘於支子乎其不及也則雖庶不得以干嫡何至擇於同宗乎不著其服者臣於君服必斬不問其序而皆以先君之道終焉

金華集 卷三 十九

則魯之閔信是也太閔信以弟傳兄諸侯也而其禮已若父子况為伯叔姪者哉又况為天子者哉蓋其統不止於公族故其義亦不止於為後義有所重則禮有所加不敢以卑者之辭名之所謂尊者尊統於上是也庶人無為後則又其微也先王之為政也雖寡孤獨有養而死徙者無出鄉禮不下庶人其喪也人得而主之所謂擇之五服之內擇之前後家東西家或其里尹主之是也故曰喪有無後無主有主則不必後此聖人之責實也故天子諸侯之後也皆不可比於大宗強以大宗推之持重比於為君而父降服比於族人之不敢以戚也止矣族人不敢戚

君君未始即後則命而令之為後者改父母之姓其義也何居且擇後於同宗亦不必皆伯叔姪也禮曰族人以支子後大宗是亦將以族人之名稱父母乎稱以族人而服以齊衰恐聖人之裁禮不如是之舛且背也此亦不詳考之過也

右宗論上

大宗有為後而小宗無後何也按禮大宗子之喪也五服之內親者月算如邦人月算者服之月數也邦人五服之外者也宗子及母與妻之喪丈夫婦人皆齊衰三月其親者月數從五服制服從邦人是自三月至于期合親疎而皆以齊衰服之雖大夫之期不敢降焉何其尊也庶人為國君喪內之民為天子齊衰三月而已邦人服宗子無少殺焉何哉以宗子有君道故比其義也何謂義尊統是也天子國君統世人世人非此統不治故謂之世統世統者尊無上前所謂尊者尊統於上是也宗子統宗人宗人非此統不治故謂之宗統宗統者尊亦無上前所謂尊者尊統於下是也小宗子之喪也父為之三年曰繼吾祖也丈夫婦人之為小宗各如其親之服非獨遵大宗也其統小義故微也故大宗立後所以收族也收族所以尊祖也尊祖者不敢以先祖之遺遺於刑戮故折宗法治之尊祖故敬宗敬宗故為所後尊服齊衰

金華集 卷三 二十

而而斬三月遷于三年尊之至也族人支子不
得而私焉曰是吾先祖之所托非吾所獨尊也有宗
而後族可收宗廟可嚴是吾考吾祖吾曾吾高皆從
此而有托吾何愛焉故為人後者不言所後父雷氏
之言曰其所後或祖或曾或高未可豫定故謂之也
嗚呼似矣而未盡也為後者獨為彼乎哉蓋其祖也
為其祖故所後不得以為子而已亦不得斬於父是
乃至公之心聖人所自裁者也小宗無為後也勢也
祖遷於上宗易於下五世易無復續矣其族統於大
宗而其親分於四宗喪主於其親祭祔於其祖又何
後之有其為大夫士者則為之置後置後者皆假以

命書文集

卷之三

三

三

行大夫士之禮蓋主其喪者也其無爵也男主同姓
女主異姓則皆其親也其廟也繼高者絕繼曾者得
主之矣繼曾者絕繼祖者得主之矣繼祖者絕繼祧
者得主之矣繼祧者祔祖繼祖者祔曾繼曾者祔高
則皆其祖也舍是而必於為後則是專其貨財處其
官室而以為己私有識者必所深耻而不為而庶子
昆弟之旁親無賴者皆可觀觀而幸其禍及是開自
私之端聖人所必禁也而何以為訓哉故曰小宗無
後者當絕非聖人之忍也勢也天子諸侯不言後則
又其重者也天子奉天命以臨天下諸侯者稟天
子命而致之國人繼天而為子者謂之天子諸侯

命書文集

卷之三

三

三

之公孫有封為國君者則世世祖是父也不祖公
子夫公孫非自絕於公子也以其有所稟命非公
子所獨專也故封君之子臣昆弟封君之孫臣諸父昆
弟言稟命之重無弗斬焉者矣周之郊也以稷配而
明堂以文王不專於祖父何也以其奉天故先尊而
後親也故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保有天
命而後先祖之祀可以無墜此天子之所守也故崩
薨者有世及而無為後踐祚者無尊卑而稱先君大
宗之後必擇支子固不奪人之宗又以肖賢也走君
之繼必順統序固不逆天之倫亦以防亂也此其說
不可得而同者也宗子殤而死庶子弗為後蓋代其
宗不成其廟也非殤則擇之族人故宗子之後無兄
弟及兄弟是殤之矣而天子諸侯有世有及是豈以
殤事先君乎此其說不可得而通者也事以先君則
先君后夫人無弗斬焉者矣事先君之祖父母父母
昆弟無弗若子焉者矣事之若子而不稱子不敢以
私昵辱先君先君之義重於父也已之父毋享其尊
養而不易其封受之先君非已所獨專也故曰幼不
誅長賤不誅貴又曰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
大夫何不以大夫葬也重先君之命不忍死其親也
其或重私恩致殷禮則亦不可瀆於廟不可齒於先

之親此會通之宜禮雖不言可以義起矣自夫牀
宗統者既隨君於奉親昧於世統者復隨君以干
正使聖人制禮曲折之詳皆為固辭難繼之說則世
儒之陋載籍之繁啓之也傳曰舉多而削五喪多而
服五上附下附列也嗚呼彼固附於上下矣而卒以
隨君則又何說哉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
而後行

右宗論中

宗法不可行於今者有三封建不復舉學校不復脩
井田不復制其不可行者勢也古者風氣醇穆靈哲
彙生故聖人之立極也必分土置牧以共天位而建
封之典行焉是故諸侯世其國別子世大夫於是立
三廟設壇墠得干祫祭有圭田食有菜邑有冢老以
治其事有僕圉臺與以供其役夫物備而後禮嚴禮
嚴而後義立義立而後勢行勢行而後法可盡故名
之宗子而族人莫不聽焉若功以下莫敢戚焉此名
實之應者也今之大夫起於白屋非有尺寸之藉也
載符而出受代而非有定位可以長子孫也致其
事即食其力非有貌之隆於族類也故統傍之後
同於隸斯至不自則轉徙而流亡其或懷貽敗官
又怙怙惡汗俗其身之不自淑而又皇恤其他此其
不可行者一也畢命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散化膏

麗萬世同流蓋自成周之時有然其不至陵蕩者
持之素耳是故師氏正其行保氏授其文成切養其
和司諫考其過司馬正其射不幸而族人罹刑王曰
宥者三有司曰辟者三而卒致于甸人此豫道論而
防禁之故其教易尊而後爵可命也及其風俗既成
耳目不雜則蒸清優游餘韻不殄雖以春秋之衰僭
亂已極而名卿大夫國不乏人如魯之孟獻子
范齊之平仲鄭之子產秦之蹇叔吳之季札楚之叔
敖何易哉是皆禮教之效也漢承秦制郡縣破滅世
家二十石皆以勦治疆宗豪右為政又懼其勢未易
解也遷其宗于近郊以離貳之於是景屈諸田之族
皆為關內編氓不得復續其世業其後經術盛而禮
教衰功利熾而爭奪起淮南七國連從以畔而功臣
得侯封者不數傳皆以罪惡國除此皆奉朝請天子
所親治猶且爾况今其分土得專制哉此其不可行
者二也夫人之為惡非必其性成也要亦有以驅之
矣古之選士不於商賈為所計者卑而所存者溝志
分則業不精力劬則慮不遠故為善者貴有賴也三
代之制必有夫田分業定衣食足然後責其不肖雖
有非僻之心不敢肆矣夫養食不至父子不能保其
親况眾人乎是故行劫起于攘伐攘伐起于聚積聚
積起于慮不足無不足則亂國之民可使由禮今上

非不尊也。家範典并具也。榜掠咎黥刀頭。剔之器非不慘且毒也。卒不能使游食者外無異謀。乃欲假服制聯屬抗宗法以復古道。豈不謬哉。此其不可行者三也。於勢稍順而分得爲諸惟藩封與勳戚近之然所存者勢而已。非其要也。欲維持族類以附于小宗其爲說亦有二尊尊老老賢賢性所遇焉斯可也。視其族行輩長者得主之斯尊尊矣。無已行卑而年高者得主之斯老老矣。無已而德誼足稱年行雖卑亦得主之斯賢賢矣。此宗法之變也。宗法變爲後之義亦變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世儒兩考之嫌必是之取矣。雖然得其常則父母一不得其常則父三而母八獨兩考哉。彼其實固未變也。詩曰。豺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蓋言恩也是故一者指所生而言實之謂也。變者指其恩而言情之謂也。情有變實不可變。斯固物之一本民之宜也。禮斬衰曰慈母何也。子夏曰。妾之無子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生養之死喪之皆得如母貴父命也是故慈母之名本於父命非其生之謂也。情也。無子而後人之子其父母命之所後者幼而畜之若子然將不得比附矣。平附其列矣。其於所後雖父母名之可也。此載之律令聖人所不遺也。既死而人爲之後比於置後執其

養奉其祭事其親屬而不得以父母名之則循行古之道可也。今之民散久矣。各私所有而莫與相謀。惟有後則攘伐之奸不作。斯固所謂民之宜也。與民宜之聖人亦安得而違之。嗚呼。此固古今之辨也。

右宗論下

異端論上

昔者夫子自叙所學之進四十而始不惑。夫志學至能立寧復有可惑者。必待四十何哉。解者曰。非謂理之是非曉然在人心者也。學術之是非疑似兩在其端。至於極微而不可辨。吾皆原其見之所由來。究其弊之所必至。如孟子之知言無俟乎比擬校量推測億度之勞。信非聖人之智弗能照矣。儒者指釋氏莫不曰異端異端及考其故則棄倫理遺事物二者其大也。夫聖人立中國生民之命。設名教以絕禍亂之源。莫大於明物而察倫。而釋氏顧遺棄之。其相去不啻南北之背馳。豈俟聖人而後見哉。不必聖人而後見。則是二者決非端緒所在。審矣。今夫桃李梅李不能相同。不必見其萼也。於種辨矣。如使桃種而李萼入孰不以爲怪。儒者乃曰三教根源固未嘗異其少異者。乃其假權顯真承傳之流弊。非實然也。而善於融會又陰用其所長。若以爲兼收而不害者。蓋樂其簡易直截。即其情所便安。外雖依托名教而內實決

繼以從已聞其所傳則曰吾聖人之學固如是蓋
明之士之所真超而前所指異端云者不過習其常
談未有察其所以然也夫生死者生人之所必有聖
人不以為病而不為生死之所拘故能與世同其好
惡而為佛之說者首欲脫之惟其首欲脫之不見所
也縱橫善變不可窮詰若超無始而睹鴻蒙為吾儒
者習而不察既不能遠有窺以破其蔽而高明善悟
驟聞其妙又往往易於受變而助之主有非區區議
論所遽能勝然則釋氏端緒所在其孰能知之易曰
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蓋必有見於千里之謬始於毫
釐夫是之謂異端然歷千有餘年以來止以棄倫理
遺事物為釋之謬而毫釐之間卒不可指信乎似是
而非非聖人莫能明而四十不惑夫子所以獨覺其
進也

異端論中

夫子嘗曰道之不明不行也我知之矣智愚賢不肖
之過不及者為之也夫愚不肖者之不及謂其不明
不行可也此其等於賢智之過不已甚乎已而曰夫
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而不及賢智又何與卑
近而惡高明也豈所謂百姓日用者即所謂道而索
隱行性固其所必弗為者乎夫子之道何道也行乎
乎臣弟友之間而常若未能固未嘗遠人為之也夫

惟當若未能也是故言不敢盡其有餘行不敢不
其不足蓋其視已果無以異於愚與不肖其相異
者特學與不學焉耳釋氏則不然彼其下陋塵世名
為五濁而讚自性本覺圓融淨妙至為希有故其言
曰上天下地惟吾獨尊夫獨尊其身而濁視塵世又
何有於愚不肖哉愚不肖者無論矣彼視聖人宜亦
有甚不屑者何以明之聖人之教人也中人以上可
以語上中人以下可以語上因其材也彼則有一衆
生未得成佛不取泥洹又何神乎聖人之與人也以
直報怨以德報德欲其稱也彼則無有冤親恩仇平
等又何大乎聖人之急人也由已溺之由已饑之然
可逝不可陷也彼則割截支體行于布施又何慈乎
夫是三考聖人豈謂弗能哉道不遠人人情大遠即
不敢矯強為之先而易知易從夫人皆可學而至是
乃所謂中庸也譬之於天九天之上天也九地之下
亦天也使其清虛善覆而不能持載亦何以成容保
之功聖人亦天而已矣故曰知崇獲卑崇效天卑法
地高卑兼該聖人之天也彼釋氏者達上而不根于
下周遠而不詳于近好怪而不拘于常輕為難能而
不切日用極其闡揚之妙不可以能所求不可議思
盡不可以修證得不可以權實顯非大智慧大神力
則秘而不傳何大高也惟其大高故卒不可以語聖

人不敢之心惟無是心未然後張皇泰肆得以入之而兢業祗畏之真一無所動揆之中庸非過歟卿雲甘露非不奇也而不可以資生資生之常固無踰于風雨也玉醴亦芝非不異也而不可以療饑療饑之常固無踰于五穀也數月而無風雨則災數日而無五穀則餓數十年而甘露不零亦芝不耀人不為病是故隆古之治奇策必斥聖人之道不可斯須而去身即是推之儒釋之得失辨矣善乎先儒之言曰儒為大公佛為自私夫自私者非物累也謂其不能同人而處已誠人高也又曰佛氏無實夫無實者非謂言之偽誕也謂其過高不益於實用也夫卑近之失

金卷大集

卷三

三

三

異端論下

記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是言也其有所本乎故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夫身毒之國處中國之西得金氣之專者也其民剛梗暴烈健聞喜殺淫酒貪盜而無紀度然重信好潔嗜音樂而少機智此可以計誘不可以力挾也故釋氏多方設科調伏之於是為之慈忍以消其忿為之澹素以坐其性為

之戒律以攝其欲為之果報迴輪之說以恐怖其為之苦空寂樂上乘之門以安其上智為之免網遊戲以和其俗為之偈呪讚頌以暢其情即意之所便安而陰以為利使之聽順而不疑故列子謂之西方之聖人蓋謂其不以刑憲法制而人自不亂甚異之也夫自西方言之斯可耳東西之必不可易猶南北之不相謀也夫南北之極或祝髮而裸或鞞巾而裘輒沐之食于儀渠之焚親其得之若素習其從之若性成此未易以常情度也今居中國情變百出諱說珍行寇攘奸宄自堯舜之世已不能恭嘿無為而化乃欲誦習西方之教比於聖道以行於倫理事物之間不亦謬乎豈惟地固限之耶一家之內父祖子孫所遇之時不同亦自有不可得而強者三皇之於後世是也夫三皇者治中國之始道也譬之父母於乳哺也訶禁提撕一無所用何則彼其知識固未開也老莊之學實遠宗之楊氏出於老而墨氏近於佛故皆不可以治天下以異端治天下譬三皇之治治後世不至於湯而無制固不止非三皇之道則然守三皇之治不知變者為之也雖然學吾儒者亦有異端否乎其或近於楊墨釋老抑亦楊墨釋老固有耻而不為者乎如是又何儒者之是而楊墨釋老之獨非雖然孟氏不云乎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儒者之

固治中國之繩墨也又曰伯夷伊尹皆古之聖
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言繩墨誠審
其所已試也嗚呼彼於夷尹猶有辨矣况又出於異
端且非中國之人其不見斥於孟氏者幾希斥於孟
氏而人固昵之抑又何也嗚呼此學術是非所以必
俟聖人而後不惑也

主和論

岳飛之見殺也以恢復也檜之殺飛也以主和也恢
復天下公憤也主和一人私利也以私利沮公憤故
羅織飛者為甚冤飛冤而檜之死有餘辜矣故檜
者至于今猶不釋雖然處囚不盡其情囚即死辭必
不服檜不足道也論高宗者亦有遺議否乎方檜之
逝金而歸也就縱之則撻懶也非撻懶也金國之謀
也虜人父母劫人兄弟凌暴其骨肉能無寒心乎於
是思所以制其命而愚之而得二質二質存金人可
以得志於宋高枕無憂矣昔者孟子答桃應以為舜
之負警瞽而逃也親為重天下為輕天理人情之至
人不得而奪也是故生則望其歸沒則請其槨順之
則禍遠逆之則禍速趙苞徐庶之事亦足以鑒高宗
其能忍然乎此一質也淵聖兄也建炎弟也淵聖護
其必不從建炎讓則手足之禍旦夕且至保富貴
無是心高宗其能脫然乎此一質也有父母

發牽於前有兄弟之嫌迫於後自非出世之資庸人
之勇固不足以辦此宋不足以辦此其命固已懸於
金之掌握雖無檜和其終無成乎故二帝之計諱歛
不諱徽徽之聞計在三年而歛則莫知久近其意以
為徽即死歛足為質歛不諱宋之畏我者去矣檜之
既歸也一日而入對再日而得美官數月而和議成
明年而相此非檜之奸狡能致然也譬之於疾砭石
授其會湯熨解其煩方恨醫藥相見之晚高宗蓄疾
久矣忠義之士急於成功而正論之士謬於達變未
有能通其鬱者故檜得以乘其間嗚呼文告之往來
誠意之懷惻可施於與國而不可施於盜賊之前項
藉嘗獲大公呂后矣分羹之語至為不仁然藉之不
敢果於烹者未必非斯言之力也正言若反高宗其
知之乎正統土木之變不幸類是善乎肅愍之言曰
吾國已有君矣日治兵不少懈是以虜情破而不及
禍嗚呼惟無肅愍之智故不免以身劫於人惟無漢
高之雄故受親之心適以益其畏愛心適以益其畏
於是甘為金人愚而不自覺宋之儒臣方且攻檜之
奸而以隱忍責其君是止渴而奪之漿投蠶以清中
蠶也其不入奚疑

念菴羅先生集卷之四目錄

序 三十七

續刻南嶽志序

讀困辨錄抄序

刻雪浪閣集序

尹道與令太和序

水厓集序

別汪周潭序

流芳集序

贈潘天泉序

王母六十序

李母六十序

遺王錄序

壽外舅曾翁序

贈蔡可泉序

壽林太孺人序

贈黃滄溪序

昭陵寶墨序

贈靳兩城序

重刻一峯集序

念菴文集

卷四目錄

白潭詩集序

諸儒理學要語序

喪禮序

毛白山五十序

族叔母彭壽序

困辨錄序

甌東私錄序

壽族叔祖序

贈何平利序

代贈李侯序

送王西石序

谷平先生文集序

送季弟序

尹翁七十序

海豐縣志序

劉氏族譜序

重刻文山集序

解學士文集序

大中丞栢泉胡公平寇序



念菴羅先生集卷之四

序

續刻南嶽志序

衡嶽南方宗山也舜之巡也五載一至衡舉望祀之典南方諸侯咸受命焉夫望祀諸山則諸山之神聚而享於衡其諸侯亦以受命畢至於是衡遂以宗宗衡所以宗舜也文中子曰五載數矣何居儀衛寡而征求少也是故儀衛征求聖人之政所必竄如其不節雖聖人不可以至衡時變而文周之時巡踈於舜矣然諸侯之至者必有食邑以食邑共天子之事則其事不為患於民及其後也求金索車不勝其困於念菴文集

是包茅不入於楚而王者之迹熄矣秦漢封禪復湯沐之邑而衡以險遠乃獨不與當是時也釋老者出伺以神奸鼓其術以役民而又能竭已以終之故其居代明堂而恣專據其以儒得至者非羈族之人則老而倦休者也彼羈族者既無力以自振矣而倦休之心則又絕外而厭勤其能兼而有之乎夫問俗必之野登高而賦大夫之事也舒抑鬱局縮之懷而蕩迷替煩寃之疾張弛其意而和柔其政者莫善於遊觀異時聞以職事至者縣官具車徒道置食少亦不下數百十人是其勢自不可久也以其至之難而復不得久其瞻望不及者不已多乎夫上之不蒙王者

之迹而下焉棄於采風之吏其次又多不遇於羈縻
隱休之人則二氏之據而專焉宜也然民困矣今二
氏者無從而給役之故其居亦隨以敗然則衡之宗
者果何歟余往讀邑舊令彭君簪所為衡志心慨慕
焉後二十年而始至考問其志所載若觀海日俯洞
庭諸希奇事大抵出於騷人寓言無盡信者今令章
君某續刻志文因邑人楊子續問序于余遂為論次
自舜以下且附已見若此使至衡者或有取於余言
則可以求聖人為政而得民所患其限於勢者能不
惑於寓言而原其所以為宗則衡猶諸山也亦何戚
於未至哉

金卷

卷四

二

讀因辨錄抄序

因辨錄者聶雙江公拘幽所書其下附語余往年手
所箋也同年貴溪原山江君懋桓獲而讀之取其契
於心者抄以自隨已而作令新寧將刻以授諸生問
決于余余惟白沙主靜之言出而人以禪諍至於陽
明諍益甚以致良知之與主靜無殊旨也而人之言
良知者乃復以主靜諍其言曰良知者人人自能知
覺本無分於動靜獨以靜言是病心也自夫指知覺
為良知而以靜病心於是摠摠然但知即百姓之口
用以證聖人之精微而不知反小人之中庸以嚴君
子之戒懼不獨二先生之學脉目荒即使禪者聞之

金卷

卷四

三

亦且咄咄而失笑不亦遠乎夫言有攸當不知言無
以學也良知猶言良心上靜者求以致之收攝歛聚
自戒懼以入精微彼徒知覺焉者雜真妄而出之者
也主靜則不逐於妄學之功也何言乎其雜真妄也
譬之於水良知源泉也知覺其流也流不能不雜於
物故須靜以澄汰之與出於源泉者其旨不能以不
殊此雙江公所為辨也雖然余始手箋是錄以為字
字句句無一弗少當于心自今觀之亦稍有辨矣公
之言曰心主乎內應於外而後有外外其影也心果
有內外乎又曰未發非體也於未發之時而見吾之
寂體夫未發非時也寂無體不可見也見之謂仁見
之謂知道之鮮也余懼見寂之非寂也是故自其發
而不出位者言之謂之寂自其常寂而通微者言之
謂之發蓋原其能戒懼而無思為非實有可指得以
示之人也故收攝歛聚可以言靜而不可謂為寂然
之體喜怒哀樂可以言時而不可謂無未發之中何
也心無時亦無體執見而後有可指也易曰聖人立
象以盡意繫辭以盡言言固不盡意也坤之震剝之
復得之于言外以證吾之學焉可也必也時而靜時
而動截然內外如卦爻然果聖人意哉余不見公者
四年不知今之進退復如何也江君早年亦嘗以禪
靜學已而入象山得之靜坐旁然慎證遂深有契於

公新寧故新會地白沙之鄉也豈無傳其遺言者乎
如有言主靜而異於公者幸反覆之不有益於我必
有益於人是良知也

刻雪浪閣集序

余雅有山水之癖然病不能遠出每觀圖經雜志必
考其幽隱以寓所好往往見名山大川多假仙翁羽
客事張其奇秘甚則指嵩石泉竇詭異人所不經見
者以神異之至吾聖賢之經畫建置頑泯滅莫究竊
嘗疑焉豈長於遺世得以恣其窮探而然耶抑其心
未能忘世故假神物以遂其濟物度人意耶抑其致
用之殊而人得以訛言相蒙耶夫既不能忘世而術

餘養文集

卷四

四

序

不能遠致欲致其用而必假神物用殊於人而言從
以訛是三者皆吾聖賢之所無則山川假以稱奇秘
者必於仙翁羽客而不敢加之於吾聖賢也亦宜矣
夫既以相假矣至於淪沒摧敗而猶不泯其傳豈亦
以其去道近而致志專耶夫近道則不累於外而志
專者乃疑於神為吾聖賢之道者頑難而不精日營
焉而不知自返實既不足以相勝矣則其不容已於
媿服羨慕而彼之相假者陰藉以久傳固勢之所必
至也章貢之水至吾水之境益衍以肆無有當其衝
者及境之半為玄潭群山夾水涯中流怪石多伏上
下其狀若相抗拒水壅至不得驟洩則憤怒鬱積

為驚濤縈為急湍瀾為飛沫兩涯望之若削風釀
噴目沁心毛骨悚竦堅凜乎其不可久佇也東崖故為
崇元觀瞰水而翼然起者為雪浪閣登高俯視勢益
高水益奇而世傳許旌陽試劍山石石迸裂乃入水
斬蛟留劍於觀而去其後呂純陽嘗題詩閣上墨皆
透壁閣中所見既奇而其傳聞又皆變幻可駭故凡
達人高士寓所好於此者真若投筆躍劍之勢猶存
而又或意其有神助之然者故其詠歌必皆極其形
容以各致其媿服羨慕之意閣廢至今數百載而詠
歌者不休亦豈偶然之故哉道士欲重建閣而力不
足乃增刻王元福所集詠歌以傳夫淪沒摧敗而或
一興焉其盛而復衰蓋亦所謂勢也雖然豈獨在彼
然哉安知其興廢不由此之盛衰也哉故因序其事
也而言以驗之

餘養文集

卷四

五

序

尹道與令太和序

道與與余栖巖欽壑不相離者十餘年以親老就養
得蘇之崇明崇明在東海中數百里奔謁承稟諸部
使必駕快舸乘風颿竟日始得艤岸海風欻忽無定
東西趨蕩失尺寸橋傾舵敗往往不掠而其民以漁
為業出沒驚濤巨浸之中性不畏死眾寡不敵即彼
此更相屠磔盡入其貨以歸不為諱余同年進士有
除其地者號哭連日走吏部以死自誓不敢往當道

試令時已得浦城爲有力者所奪易以是地道與色不懼欣然就道有相吊者應之曰前吾而往後吾而來不知幾何人矣令崇明者獨余乎哉余方大觀於天地間浮海適得素願甚幸無慮在崇明二年風軻往來瀕於危者數四意卒不動爲之獨徃省費實祇禁暴崇明之民戴若父母不敢爲盜負明府恩德邑嚙于海出其餘力將徙避之會以毋憂去民泣追送有至家者行至浙而倭難作若有天幸起復如京師京師諸貴人聞崇明治狀各競爲鄉邑異得之當道不能決乃補滇之太和諸貴人以爲恨詠歌以壯之太和去雲南且三十餘舍去中土萬里外言者憐其親老莫不嘖嘖道與色不懼欣然就道歸而視其親尙健雖遠離無戚戚也余送之曰古之仕者不獨無擇於地與民而且以艱大困疲爲請者其意以爲吾之力足以勝之固未可以遜勞於人人之慮或未之及斯亦必且有待於已使其地善而民淳人人可以卧治矣奚必我哉太和視崇明遠近有間矣吾聞大理爲滇名郡其山川奇詭實西南大觀太史公所欲聘望而不可得者其風謠俗尙視中土幾無辨其七人多雅秀而博碩其道路所經崇山深箐幽絕突兀之狀要皆可以解體飭而發性靈視驚濤巨浸汨沒之變未可同日語也子誠何懼且與子巖栖壑飲

相期者何若將以天地爲一體萬物爲生機疾痛瘼癢通乎天下而我擴然無所繫累其遠近險夷萬萬不伴者皆吾所當投足處也而又何辨乎吾知子以是眷親之志而毋以口體爲念余且有炊臼之變既不能詠歌繼京師諸貴人後因叙所見與所語者俟政成併考之

水厓集序

自聖人之道不明學者往往溺於神仙之說大要握固守氣可以遺世而久視故貪生與廢務者必趨之彼方守氣其於向人出一語已爲損漏矧肯與世酬應役役文字間哉惟呂純陽白海瓊則各多所著述然皆縱逸不範法度又出入變幻於怪異之事不過偶以自適而溺者傳焉如以質于聖人之道同不同奚足辨也然聞其說而不動於心者甚鮮彼蓋確乎有遺而此失所主吾嘗即是以測人之淺深未有不驗者也弘治間京師多傳尹蓬頭尹善絕粒每食輒又數升不畏寒暑或雜乞丐宿閭閻下人無異者而士大夫爭邀致之不去顧時時假館於水厓彭公公是時爲南京刑部尹來必索食食已相對危坐間出幻術相調復試以隱語後公出守兗州尹涕泣別去於是人皆疑公得仙比爲布政使去位無以爲家年八十餘氣甚壯或曰飲水數碗人益疑之余往見公

公好議論張揖視語琅琅終日不休公既卒讀其詩文數百首皆據理道關風俗其意欲追作者之軌度是豈有所溺者哉當公守官時侃侃持法律多忤人人遂以是尼之故其官止于方伯不大顯而公於去就無少憾尹之戀戀蓋知其中有所主而世之視公者真若羽化獨立無復塵埃垢穢之跡然公固不以是自多也余獨悲世之溺仙者其遺世反不若公而取材於世者其識公反不若尹余又以悲世之溺者固不在仙而仙之於世當亦恒悲其鮮所遇也夫以神仙之說人所易溺者猶且如此又況為聖人之道者耶余幸生公之鄉而先大夫復在莫逆既得見公又得論次行事于墓石茲復集其詩文若干卷藏之家因叙其所存且以悟人之疑者

別汪周潭序

始余舉進士與周潭汪君同居隆興僧舍同舉者弱冠上下七八人獨君之貌似最少型其容如處子聽其言如不出諸口蓋不問可知中無他也遂樂與之交而是時陽明先生良知簡易之說方騰于縉紳間是者半非者半獨君意解時時向余問難余亦漫以問之人者應之於是同年雖莫不知有汪君而知君之深固真有過於余者其後彼此以他故去不相聞十餘年君以兖州郡守相遇京師其恂恂不其然時

中舍人莫能屈於是喜其器之可大受又竊悲虛長五年而支離踈弛竟無所裁對之心復自慚也未幾余坐罪廢還山而君為方岳大原有聲已而復自光祿卿擢副都御史提督江湖閩廣軍務開府贛州贛州乃先生舊遊處君之官與至官之年皆符于先生君乃益自竒踵先生諸所行事日與諸生講學考業恂恂然如舉進士時不知有軍旅之事也然亦坐是不為時調所容踰年罷歸君往來取道余鄉余既以病不獲一見追憶隆興往跡寥落幾二十年前古以三十年為一世余於是非獨有衰壯聚散之感蓋

念菴文集

卷八

序

人之一生至此大較已定又不能不為之深懼而悔矣當與君慷慨問難彼此齒皆尚少而為良知之說者又極簡易易從逆計加之二三十年雖古之聖人不敢妄擬斷亦不至甚悖於先生非獨吾之默計則然即君之自視與視吾者豈異是哉今君已居先生之位而又得歸正如先生扁舟越溪之後不知向之逆計者果無弗酬否耶逆計者姑未暇論即今之所從事者果可以幾其簡易否耶夫謂良知簡易易從則誠簡易易從也吾為其煩且難者而不自覺而顧以簡易易從者語諸人則非不知良知之過也過在於說信先生之論良知而不自信其良知也天下之

事未有不自求而可徒手得之人者何則得既由失亦由人由已而不由人顏氏子之所以庶幾也母誤信必如先生之學歷試於險阻艱難之中而獨得夫此心之端倪欲形容之而不可得然後假良知二字以爲之辭斯自信矣果自信矣先生曰良知吾亦曰良知非誤信也即使更爲之他辭非悖也乃爲善學先生者也君將謂此如何哉余嘗誤信者也故能形之言不言之他人而言之君蓋恃知君之深莫過於余又自念衰病日甚與君再見應無期故一以是請益一以是全交也

流芳集序

卷之四

四

十一

四

余童時見先大夫聞司空勗李公計泣下曰公志固未盡施而今乃若是耶對客述公行事甚悉余既不能記憶然大畧知公副正人也後侍太僕曹公言及正德間流賊事則曰李公丈夫也當巡撫畿甸時劉六之黨匿天津王指揮家公追捕甚急王指揮故錢寧腹心錢是時方以義子禮戚柄聞王指揮告急欲嫁禍公公不爲動已而擢公兵部侍郎陰以相中公覺之遂致仕去及余官京師司空將公論劉六初起時自山東敗後潛歸泊垣屋將謀自脫將爲巡按御史公與議招撫乃遣回安典史諭降劉六聞言羅史公其姊自首乞命公連疏其事乞赦勿治不

會場上賊劫圍營軍器大監張永疑爲劉六發其家劉不得脫乃敵殺指揮及諸官軍既解圍與鄉里慟哭別去遂劫掠州縣自北直隸山東以南無不殘破者余聞而識之會公子原道集公傳記諸文以來余細考之亦畧見此兩事不甚備此兩事雖細使當時公之疏行賊必可除使公不即擢去賊縱起亦可即撲滅不至流毒四方若是之慘余以是重有悲矣世之競功能者拘目前常算不知消患於未形往往以小利激大變至於權勢休迫即畏縮束手不一置問其視公志何如哉公之志即此兩事可見大畧其施與未施何足爲公悲獨悲斯世不遇公耳先

卷之四

四

十一

四

宜人出李氏往在京師逮事公淑人嘗往來其家而先大夫素厚教於公公之行事頗盡知之其聞計而感亦不徒以婚舊也公故吉水人今家蕪湖余每從鄉人詢問其家知原道守官不覲於公敬叙所聞歸之使人知集之所載者皆實可據且知在位者不必皆取合於世而後能立其不盡施於世者雖其既久固將有所繼也

贈潘天泉序

聖人之學不明於天下與今之學者不至於聖人其患無他大抵皆悠悠爲之也夫悠悠者徐徐云爾其爲心也於善未始不顯然美之而於惡未始不沮然

也有責之者亦曰吾姑徐徐云爾固未始怫然然
不足為而復肆然敢於為惡也夫惟有顯然壯
之心則好惡未始不與人同而又無肆然怫然之
心則人好惡之者亦不覺其大矣於已生於其心而
無可疚見於其事而過不顯然而謂為大患何也有
人於此指其失而示之其速改者必其情所大不安
也如強顏引謝笑而不應此豈有甚難知者哉非堅
於為計則恐於自遂而已故顯然於聞善得矣然不
免於悠悠焉是為之不力也為之不力而有善以相
形寧不怫然以嫌乎沮然於耻惡得矣然不免於悠
悠焉是去之不力也去之不力而同惡以相比寧不
肆然以快乎其始止於不力耳不知肆然怫然之機
即已伏藏其中是無疚於心者乃所以先為之主而
過之不顯固得以匿其跡而逃人之責也斯不為大
患矣乎天泉潘子時乘之謫筠也嘗以吏事至吉水
訪余於玄潭之上問學焉三宿而後能去其將去也
與余誓曰不踐所言無再見也余學之二十有三年
矣悠悠至今今無聞於聖人之道而潘子決烈乃若
此嗚呼其可量哉戰者之量敵也一鼓而進再而衰
三而竭所憑者氣也誑逆族者語其鄉廬與丘壠莫
不蘊然悲號他日返其真悲乃不逮意有時而盡也
以意氣別於悠悠者何以異於是雖然世嘗譬僕

復矣其於醉與繫之具未始不知之也悠悠焉卒不
免於醉而被繫有所嗜於物也苟無所嗜自不藉於
意氣其顯然沮然之心孰能禦之潘子審其所嗜也
孰無若余之及於患而後知悔也

王母六十序

坤之六三推無成有終之義比於婁道以為妻於夫
臣於君事相類也余觀往史鞠躬盡瘁託孤寄命忠
蓋純一之士視彤管紀贊端操烈節誠莫可軒輊至
較其所據與其所資又若有不盡然者夫爵賞酬功
勤而刑戮以懲弗恪人君奔走天下豪傑而致其勞
力者持此具也風聲鼓舞雖中人以上皆可自勉而
不致於敗閑即使立綴旒之朝當土崩之勢事變倉
卒人心危疑孑然無可他仰顧其位已崇矣責已重
矣近而傳類之猜嫌遠而筆削之毀譽豈無損輿以
成名者乎故有幸而獲聞矯而必為者此其所據與
所資則誠便也至於女婦閨闈之親嚴不敵光儀之
赫奕酒漿之供給不關外閭之謀慮及其遭坎珂撫
孤遺百責之叢委隻影之悲辛而又食貧作苦歲悠
日積無聊憤懣感時摧懷姆傳之訓不聞背貳之俗
踵習苟其志成矣寸縷勺水誰為貽之窮鄉僻野誰
為傳之彼何恃而甘心哉例之委質食祿之人此其
不待辨也大外無所據而後知根於中者之

為誠外無所資而後知發於中者之為力余每聞義事輒慨然戚於心而於女婦益有深省遊余門有王生暹者母羅孺人蓋其一也孺人年十八歸王象翹象翹病且卒顧暹纔十歲而母老弟幼懼孺人有他也謂之曰汝能終我事乎孺人掩泣剪髮以示象翹復堅之輒又走取刀向象翹自斷指翹持之曰果然吾與矣象翹素喜言張公藝事至是目數顧諸弟孺人測其意即與諸弟婦合食孺人所生止暹一人而諸弟稍長皆有子已而婚嫁又皆有子與女矣早夜劬劬無有厚薄是時年二十八耳諸弟婦與群從子婦視孺人如其母至於今亦無有厚薄也噫嘻此

念善集

不四卷

十

不四卷

乃論而序之

李母六十序

聞人之善悅而敬之又從而誦之而婦人之善得誦於人者蓋鮮有之必其夫與其子之賢者也聞人之善而獲報者嘆而信之又從而揚之而婦人之獲報見揚於人者蓋鮮有之必其夫與其子之賢者也夫婦人豈不足與為善哉閨闈之中所為不越乎瀟瀟甘滑之齊織絰縫紉之細而無所謂境外之事所見不越乎妯娌姑姊妹姪滅復之類而無所謂閭外之人其人既近則為之聞者必不遠其事既常則聞之者必不駭且異而其夫與子之賢又皆不可必得也如是而婦人之善誦而揚之之鮮也何疑劉向之傳列女也書千餘年之間為書八篇而所書以為善者僅數十人耳此數十人者自后妃以下非其夫與子之賢則皆不幸之極與流離饑困之餘者也夫不幸之極非人所深願而流離饑困之餘則將益遠於人即有誦而揚之者世無向矣孰為聞之使有人如向矣取數十人於千有餘年之間其暇及其事之常者乎如是則婦人之勉於善而與其獲報於天者其鮮亦宜夫生致愛敬病致其憂夫子所以教曾子者豈問於為子婦者哉此非其難能者也使為人婦者能舉其言其不為夫子之所取乎見取於夫子則與

念善集

不四卷

五

不四卷

之書不書宜無足計也然向之書時收其難能者
偶人之不能者耳非此數十人能盡千有餘年之善
亦非以善不在於閭閻之常蓋史氏之法也余先
宜人出谷平李氏李氏之族有司公肅夫人者居
蕪湖肅夫人從宦京師先宜人朝夕見之常誦其得
婦貢氏至孝也肅夫人病亟貢氏為露禱以身代如是
者累月不止衣不解帶藥必手進肅夫人竟壽康無
恙是時貢年三十餘未有子人皆為孝婦惜也已而
承寵承武二子生人曰善報善報自夫子之教言之
可謂似矣然皆以為閭閻之常未有為之誦而揚之
者豈過信於何然哉余嘗為史氏續向之業者也而

金華文集

卷四

十六

金華文集

金華文集

遺王錄序

儒者之學以經世為用而其實以無欲為本夫惟用
之經世也於是事變酬酢之故人物利害之原家國
重今之宜陰陽消息之理無一或遺然後萬物得

金華文集

卷四

十七

金華文集

所夫惟本於無欲也於是死生禍福毀譽得喪榮辱
喧寂憂愉順逆之來無一或動然後用之經世者智
精而力專在孔門漆雕開曾點以下自信有未及者
往往畧於外而疑於所行夫子不以為非此其本末
先後之故可推也夫子既沒百家並起相雄長鄒魯
之士失其所傳本末倒易而盡主於多識太史公叙
儒家以為博而寡要至贊夫子一則曰不能瞻其說
一則曰不能究其禮嗚呼使夫子若然豈特失之寡
要已哉天地之運不息必有所寓以顯其神失於此
得於彼低昂勝負之勢不得不歸之釋老之徒為釋
氏者又能遠俗捐累以充其志其偏長殊力足以駕
出其上而儒者邈不知返顧於舊說立赤幟而與之
角可謂不知量矣釋氏之說吾雖未之能窮彼其所
舉不生不滅之指視吾儒無將迎者亦或似之至其
反聞逆源秘極發慧通達圓融或不自覺若有默啓
其秘盜發其機而巧值其間彼雖無意專擅顧其獨
得已足先物而驚群然則二氏之中儒者獨稱釋為
近理是豈偶然之故抑儒者能不自惑於本末之故
取其所長以相激發比之陶漁芻蕘則周程大儒固
多有之若夫存於所勝始排而終屈其不及矯愈者
宜無足怪也余往遊衡山見楚石僧聽其言察其貌
湛然幾於反聞者異境無人遂留而樂與之居既二

年其徒持巨帙名遺王集來徵言則皆當時名公
贈遺也戲謂之曰諸仙密肯心心相傳不屬言句上
人能反聞復奚用此為因復竊愧未能克其志得因
所長而挽之又慨贈遺者必有同余所感可以語激
發也則為叙而歸之若謂生以善變幻以混俗玩世
為用意者釋氏之教或然儒者固無是也

壽外舅曾翁序

洪先嘗考周制三老坐千里門出入必詔之事意其
當時教化漸被豈無性行夙成其言足以樂率鄉里
者然必歸重三老豈以尚齒故耶已而思之無亦取
其更歷之久兄聞之詳成就磨礪之定且固有非早

金華文集

卷四

上

壽外舅曾翁序

論速化可以幾及者矣夫更歷不至不足以達變而
謬於故常之習聞見不親不可以論世而惑於揣臆
之說成就磨礪之不脩嘗則不能守正而動於矜浮
驕佚之私故高年性行或有不齊然是三者皆坐據
其所長古人用意何其深且切也當時之人咸稱君
子固其風氣淳龐要之志出於一無有乖戾猶受物
約束統馭而支離散漫之患自無從生每論至是未
嘗不撫卷竊慕於成周矣洪先侍外舅大僕三符曾
公於朝行親見公為大理平反庶獄折辱權貴是時
有武臣恃寵撓法為言者所訐公案其罪上之
天子為罷其兵柄削太傅銜而往在正德間以執法

錢軍張銳輩雖頻危險卒不易念氣何烈也至
居鄉獨處簡出不齒家事終日讀書不輟有踰儒生
以為士君子進退理則宜然若未足異者爾來縱觀
于世志有所在者不能畢効於所施才足以自致者
不能忘情於勢利行名動朝廷者不能早見甘棄於
田野能如公者幾何人哉謂非有得於更歷見聞與
夫成就磨礪之力宜不至是也往聞長老言論每畏
其迂僻而煩贅不見有所謂高年之所長者乃今於
公居則恐不數見見則恐不吾言言則恐不詳且盡
至諸長老莫不皆然然後乃知成周之時不獨三老
之言可以表率鄉里亦其當時之才子弟善受其言
而不敢忽易故其耆老既勤乞言又為之祝哽祝噎
其意可知也公年七十有五而貌不衰公之戚屬咸
來為壽洪先言於衆曰盍共祝公之年乎無若洪先
今而後知敬公之言也

贈蔡可泉序

今天下譬之人身北虜為傳背之疽而南夷二三竊
發猶指眦之瘡誠病矣使榮衛和關厥利猶可飲食
稱壯太南都據長江之上千里之轉輸四方之輻輳
在天衣則胃腑也自高皇帝破海牙軍奪水柵而
大業定於是新江口營屢收橫海下瀨之績今數軍
實不下步騎三之一當其馮江誓師鳴鏡進糧亦何

盛也其後常以都御史蒞其軍蓋宿將至是盡矣抑或以爲鳴鶴快鵲盡載梟雄苟一旦倉猝相機宜制驕悍聯數郡聲援以佐緩急非文武智畧重臣固所不可時平俗弛抱鼓之聲不聞敗衄疲卒取具故事而在上亦以閒局自處除目至時時然又復他往已亥庚子之間崇明一夫奮臂而南都爲之戒嚴致煩遣將徵兵父乃撲滅其實敗鹽盜耳萬一奸宄出此輩上何以待之不知每歲安用此坐食爲也余嘗汎彭蠡詣秣陵登舟四顧埃成蕭然鹽盜充斥估客結纒伺便始敢寸進嗚呼毒積於歲年而病發於旦暮使廬扁望之而走是尚可採藥乎今年夏倭寇入黃巖殺官吏諸城邑沿海騷動天子既有行遣通江防都御史報缺吏部擇江西右布政使可泉蔡若以進蔡君以強仕之年負朗融之器才識文學行輩推讓往自刑部謫廬州稍起歷江浙嶺南藩臬長江上下乃其舊經處廟堂計之審矣傳言倭寇留海上日久抄畧且盡必入江窺畿輔諸郡議者咸謂倭利於海入江爲投檻之虎可以早除往時秦蕃之機計出於此然倭善劔槊礮石其人桀悍機變多招亡命爲鄉導以故出入不挫折今江上之兵老弱相半器物朽頓不識與往時何若此當以謀勝也蔡君爲廟堂所知亦恐除目且至而江防所係不獨倭寇君子以

爲天下機會可乘固當慮又遠利且暮事何有哉得蔡君別書曰子必有以贈我而參政鍾陽馬君復遣使相迫余與蔡君同年進士每見論天下事意氣慨然若有所欲爲者喜其可以少試志身病而爲之言

壽林太孺人序

天地之氣氤氲薰蒸久而融液千萬物雖頑石敗礫靡有不達甚則枯枿腐株亦化而爲芝菌此其故何哉蓋所感者入之以漸積故滲合流通非體質所能限也惟人亦然古之言曰至誠貫金石感鬼神夫鬼神雖隱然究其機緘固莫測若金石則無知矣無知之感此不易推也然則血氣有知之類積以歲年之久而謂惻怛慈愛之類至有不盡乎者哉余聞同安東明李君述其母林太孺人行事有感焉林故名家其父縣令素軒公重內教教女一不異其子於是通諸經子見所載列女傳心嚮慕之比長歸肅齋李公李公自是不復有續厥賓服之慮已而自念所產弗乳則爲連置側室二人未幾得東明東明始生其母病竊林氏抱中曰含食相哺懼其饑且寒時時摩撫之不頃刻釋手即勞困身且疾猶強支抱兒不忍令斃去已入他人抱中也七歲肅齋公卒而東明有二季俱幼弱其家素仇公者乘釁假辭侵割爲利

林以禮自衛拒杆外侮旦夕從抱中瞥見書聲授意
解務令背誦至熟乃已不爾則伺睡稍醒復解授如
前東明竟以是有名諸生中旋成進士為刑部郎嘗
錄囚至吉訪余石蓮洞中語及家淚盈睫下問之一
一為余述故若此蓋林是時年且七十有四其相離
纔數月也嗟夫嫡庶之間至難矣願然冠弁為常夫
夫服習詩禮談古今賢達人孰不嘖嘖稱金讓爵
保孤報主為盛德事恨不身與頡頏一旦刻繒紳間
即見名利相軋爭勝負或睚眦即生傾奪惟恐功能
不自己出其視林何如執人情不能見遠彼此較量
常易生忿其不相能於嫡庶之間者不過謂彼且生
兒終不我親耳今觀東明於林奚啻屬毛離裏者耶
天性至不可解者固莫若父與母如使少不識面目
則感觸懷思亦必不甚何則感生於恩恩生於愛愛
生於情情復為感故凡醞釀之不素而意念之不勤
者皆未可以語積誠未可以語積誠固難責感於人
人也漸且積矣問者合疎者戚天地且不相遠而况
母之於子也耶東明錄囚且畢以書來曰春芳無似
今有潮州郡守之命且得拜吾母以迎養余嘗病世
教之不古尤莫甚於嫡庶間聞太孺人行事因序而
傳之俾持以壽且遺為婦人者之勸亦以告吾黨之
士其庶有感於此否乎

讀黃洽溪序

古之述良吏者必先公儀休至漢之世多必良二千
石拜丞相其人雖眾然獨黃霸為首稱此二人者跡
其行事擬之聖門諸子即由求豈多讓哉然論道術
者恒莫之與何也吾嘗考之道術之人其行與罷如
繼之於食渴之於飲求其自足而已固無與於人之
知與否也其於人之利害如肌膚之必愛疾痛之必
去求以自安而已亦無與於人之譽與否也夫是之
謂盡實若夫其行也必甚有可喜者而非必人之皆
有利也其罷也必甚有所逆者而非必人之皆有害
也是則有以悅人之耳目而不求稱吾心夫人之耳
目短淺取效呼吸之間而不能遲之於歲月之外波
事功之遠且大者固非歲月之外不可速就則是
吾未足憑也必求耳目之悅而不求稱心則必有
心之行行至遠心治狀雖章忠信微矣夫是之謂徇
名徇名者盡實之反也人之言曰三代而上惟恐
名三代而下惟恐不好名嗚呼此矯世之論非其
也夫破矩規夾綱維恣其胸臆無所顧藉其視蹈
而行擇句而語者不亦大相遠哉故曰莫若好名錄
然名由盡實而後生斯固道術之表而積善之徵也
一有徇焉致其飾而至於遠心以悅人之耳目則
親地疾謫世拂常之變日起故夫拔葵去織之儉道

鳥亭猪之察者是休與霸之所為君子者弗之尚也
而推之凡惇惇質直遲鈍簡默節抑謙退若是者
人雖不同要之皆盡實之類然非今世之所取也今
聞廣交敏給多能巧文銳功若是者人雖不同要之
皆徇名之類然非今世之所惡也豈惟莫或惡之求
其庶幾焉者猶不可得况其近於盡實者哉以今世
而有若人焉為君子者其驚嗟愛慕宜如何也余未
聞君子之道然竊有感於滄溪黃公為吉安四年
矣不獨余之固陋者能知公也即吉安士民無遠近
眾寡莫不稱之如出一口余是以知盡實者未嘗不
為今世所取顧所取或不在是其亦可以推類也夫

金華集

不四卷

五

五

公為人朴茂無華應接唯諾必以情其於寮友恂恂
焉如其家之昆季肝南畢露未嘗立異相高下也其
於屬吏於士民歐歐然如其家之子弟休戚相係未
嘗立威相彈壓也治獄有哀矜之仁而不好訐以為
明事上有守正之節而不亂法以相附譽呼囑喝之
苦不及里間而苞苴浮羨之征不入公府此衆人耳
目之所及非其難也人之持風裁者必不敢輒干以
私公自處甚潔遇人有恩為之言者未嘗逆其有他
俱得自盡然其裁鑒固不病也於死囚尤極寬慈終
撤除穢食飲以時守者必事間至逸禁左右奔告公
第曰責而已未嘗怒守者也此就逮公猶貶服待

罪如故未嘗藉口遽釋念也公之意以為吾惟決
理之是非爾於人言乎何恤幽隱或遺固非為民父
母之道也且人既蹈於罪求其生而不得矣即使須
更無死猶足以致吾之惻怛而遽有死之心所不
忍也蓋有公儀休之廉而不為絕物有黃霸之明而
不為已甚抱謙抑恂直之德而無功能敏巧之聲故
出於不得已而後行非其有所喜也與民休息而後
罷非其有所拂也寧受人之疑而不能拒人以自明
寧受人之欺而不能勝人以自利然卒莫有疑而欺
之者公亦不之與知也此雖內與心謀而於衆人耳
目不復計者然後足以語此是豈近世功名之士可
及哉公之道術不聞聞詳即其不喜近名之心推之
其榮得矣公將入觀治九邑者若別駕陳君如愚
節推節君大經縣令馮君符陳君瓚常君三省曾君
造王君敦照磨朱君綬咸索言為贈余復之曰公不
近名慎無以譽言獻既而懼其不釋也則為叙其故
併未深知公者咸有取焉亦以廣公教令俟他日傳
食吏者得類書云

金華集

不四卷

五

五

昭陵寶曆序

邑中螺陂蕭氏世家也異時侍郎公定基在宋仁宗
朝以制置安撫鎮留管交趾甲馬洞蠻亂公奏方畧
討之更帥仁宗賜收復各委任益隆已而卒致平定

校歸秘閣求樂間翰林學士解公縉紳讀書禁中於
敗楮見之驚曰此吾邑世家寶也取以歸蕭之長老
其後奉藏不謹僅存其半逸字二十有餘汗損者又
若干今福建布政晚侍郎公十八世族孫也繼廣意
時命工潢飾復取先世所錄全文并宋大理寺丞葛
閣跋附載于後且遺季子職持以示余余受而讀之
興千古之思焉侍郎公以政事受知仁宗仁宗嘗題
名殿柱間敕中材畧深知之語本淵衷也嗚呼提數
萬之師臨萬里之夷以御謫詐巨測叛背不常之情
苟內間而遙制之雖良平執籌頗牧折馘無濟矣使
人蹈水火而無恐者恩信結之也侍郎公之善政仁
宗之善任可不謂千古一時乎史言昭陵之朝兵以
不用為功由是觀之兵非不用也上之所用者在人
不在兵故功之成兵不勞而人不知也嗚呼豈獨兵
為然哉敕不載年月按閣跋稱康定元年則是敕當
在景祐寶元之間古人臨文質直不煩若此其歸秘
閣不知何時往見宋人章疏檄進詞頭必緣故事然
靖康之遷紹熙之災三館所儲盡聞逸散獨此經數
百年離而復還可異也布政公勲名日著在廣時
朝廷將征交趾實董其役而諸子多賢又酷與殿中
諸君相類他日有以材畧受知于上紀之秘閣不
知視侍郎公又如何也

贈新兩城序

聖人之為教非以繩束也導其自適而已聖人之為
刑非以迫蹴也禁其不自適而已導之不從始為之
禁大抵約民於生全而休息之此官師所為設也聖
人莫盛於堯舜尚書所記皆其重且大者五品不遷
敷教在寬冠裳攸先刑期于無故曰使自得之自得
者自適之謂也此君所以命臣也至於伯益矢謨則
曰罔遘道于百姓之譽罔咈百姓從已之欲不咈其
欲故無怒不干其譽故無喜民之自適莫便於此此
臣所以望君也當是時明時治水征苗放罪非無所
事事矣而君臣之間敕戒懇篤不越於此聖人之道
余奉文集 卷四
其不可見乎雖然使人無怒人之所易解也至於無
一足譽則是無可喜之政矣以聖人在位緝績百年
明良都俞無敢逸豫顧不足以取悅於民何哉道固
有然也凡不足於已者始欲借譽於人譽言之至必
皆役已以徇之故上有安妥之休則下有渾渾之俗
內有幽玄之德故外有恬愉之治恭已無為者不作
好與惡而民莫能名者相忘於無言聖人豈以簡靜
自適哉不敢違是道焉耳聖人不作教與刑悖遂利
矜名縱其已私凡所謂說者大抵張才美競威明炫
飾雅度與其智慮者也夫深文苛法發奸擿伏而不
適讓禮讓勤文告於其士民此四者皆世所謂吏治

然朝而施一政焉以就功夕而下一令焉以示信
使齊民頌然廢衣食捐軀命以從之猶恐或後今
人情節絀不當則取平折傷支體者法抵罪彼委積
饋勞與壞繕治而不節則口破千金之產不知凡幾
此揖讓而劫奪者也鈎鉅傳致鉗鉞敲朴死者相踵
上若不聞而下不以告此持情而代刃者也巧賊隱
蠹綠絕文書窺伺好尚以施其淫毒已惠奸矣又從
而搏執之以爲聰察此又何異於蘇等誘之入而利
其負也聞者顧曰是何踔絕也燕人者也嗚呼彼暇
計民之自適何如哉兩城靳先生山東之豪傑也始
以進士起家文學爲一時冠意若不屑屏居寡欲積
有歲年一旦出爲州郡諸難更試所在畫一嘉靖丙
午來守吉安吉安於江西十三郡地最廣號難治先
生下車罷諸供備與期會條教刑無妄施微不置繫
食任糠覈器絕錯采未數月郡中少事父之民役於
官者如在其野野不識官府人府中吏未嘗押宴廢
書晨起抱文書上堂印署畢竟日坐舍中無所容請
然終歲侍左右不蒙詬訾士大夫居其土無起居伏
謂之煩先生故精詩書傳易象歌詩騷文追逼
古雅不一持示諸生諸生有所疑問隨言解譬而已
亦不樂著論說使其流誦既三年當考吏民士庶不
悉其去問大守何以得此即吏民士庶不能盡言其

也嗚呼此非以生全休息爲政矣乎先生問謂余
曰昔令吏取文書久不至心將唏然旋悟曰是將以
自戕矣夫不忍動念於去來遲速之間以爲自戕其
忍以張飾競眩勞其心乎而又忍以張飾競眩戚其
民乎世之質近於厚而似簡靜者非其難諧於俗則
無所主於中此無論矣強力足以撼重絕識足以刺
擊介節足以鎮浮博學足以測遠有如先生者卒不
能役已少有所徇顧曰是戕心與否嗟夫豈可與尋
常道哉先生行於滿之次日九邑之令某某相聚謀
曰孰能發吾吏民士庶之情以祝其復來乎則相率
而問於余惟吉郡舊守論考嘗以九年爲限其吏民
士庶願留者則進其秩而許之今時其能行乎不可
必也雖然先生以聖人之道自適於已者與吉郡之
民生全休息忍棄而不歸乎余不佞謹叙以俟之使
九邑之令守其故以待先生之來且望後政務師先
生而求進焉無或急人之譽輕於違道以自戕也
重刻一峯集序

爲萬世法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也嗚呼若吾羅文毅公其將庶幾乎公名滿天下童孺皆能道其行事至其所得雖學者不能盡識也死生之際大矣公家貧日中不能舉火而對客談學不倦得新衣遇道殣輒解以瘞而身無完裳今之言處貧賤者未必皆困於衣食者也困於衣食者少矣至於凍且餒者益加少矣公凍餒幾於死亡而一無足以動其中他尚何有哉名位不能使之榮擯斥不能使之辱功能不能使之榮禍患不能使之憂言論不能使之惑意氣不能使之改所謂浩然而剛大者性成然也非有事於勉強者也吾獨念舊文集

怪夫學者之爲言也或病其僻或疑其矯纏纏乎聽之非不和且平也語其平生雖絲髮之微亦足以動心而變色而猶自以爲知道豈非世教之慮哉洪先幼聞公於人輒有不獲執鞭之歎且欲以身私淑之然止歎其難能耳固亦未知求所得也三二年來漸悔其謬於是再讀所謂一峯集者不牽章句不泥蹊徑不執意象不事雕鐫慨乎其於辭沛乎其於氣而皎乎其於光得之心出之言懦者慚鄙者懼然後乃知孟氏之學至公一明其言實天地義氣之所發也而烏可視以空文爲桂林張君思默以進士來令求豐首考文獻風厲諸生聞公之文有遺刻者請千雙

江蘇君蒐輯編次俾爲全集以傳遂因君索言於余嗚呼公之所得不係集之有無與全否也有欲知吾之浩然者觀於是集將不爲濯熱之清風蘇蟄之迅銳也夫

白潭詩集序

我朝 孝廟時最稱得人議者擬之慶曆之盛其人才力雖不同大要寧爲骯髒以窮不欲以媿媚而進皎然出于清議之上若是者無不同也夫畏禍而恤其私此人之常情也捐其私以就所不欲雖刑賞之尚不爲耻勸而往往甘心焉者豈獨無丘壘之舊委子之託哉且是時四方無兵革不測之事足以危其應而感於心者然不忍以一食之暇遂其優游此又何也嘗竊聞之 朝廷以敢諫爲賢而士大夫未嘗以失言獲譴優容成全之意過於懲創之威故感激報稱之誠自出於職事之外其不奪於常情皆上之作養爲之也自是之後終 武宗之世十有六年以三數人維持其間晏然拱手而難不作嗚呼得人之盛豈細故哉石首白潭劉公某登第於弘治末年自翰林庶吉士出爲監察御史正德初奪瑾當權惡其直而美其才百計羅之不至怒甚特坐巡按雲南京師如雲南必出荊州且以往者多特險遠自肆取敗自公承遺時時使人償之求絲髮隨不能得償者既

故露其跡以邀賄公堅不應卒為偵者所誣下
獄獄數年楚不死則令荷校日中旬餘復不死久之
乃得除名里居公是時年纔二十四五京師呼剛梗
人必曰汝小劉御史耶過而聞者不問可知其為公
也公在 孝廟時固未甚久然至於跌頓挫折而峻
潔剛嚴日厲不撓非有賴於作養之素其能然乎又
十餘年而當 今上即位海內更新向之尼公者既
伏其辜還公于臺公益感上知遇數數上封事已而
出補福建按察僉事公曰可以休矣遂致仕去公前
後在朝不踰三年雖常言路言出輒又見忤蓄其才
力無所售盡於詩辭發之其為詩傲兀雄偉縱意所
如未嘗有拘檢窘約之病其藻思奔逸不可馴伏猶
捕龍蛇扼虎豹至於束手間觀乃益見其氣有餘也
公年既盛而業不暫廢歲月所積多至不可收拾公
塔王之誥來令吉水携其所刻草堂集者數百篇索
余為叙余素喜談 孝廟時事悲公之不盡用然猶
幸得見其才於詩也雖然詩之有無奚足病公有如
公者止於為詩其亦有足觀矣乎詩未繁奏疏若干
篇讀者宜得之

諸儒理學要語序

古之學者無多言也各得其本心爾耳方其未得也
必苦山岳以入所入之途雖有不同而其為力皆苦

有不客已者惟其不已於力而後所求者不阻於難
惟其有待於悟而後所得者不假於外既得矣於其
心已不能有所意必况欲執其所從入哉於心且然
况於人之言哉譬之適國跬步者其不客已也自問
途至國門雖有遠近之殊則皆所由入也居國中矣
回視向之所問者猶不免於驚而闔焉則得與未得
之辨也六經四子聖賢所以示人適國者也吾之資
有難易力有勤怠故於擇言亦因以殊惟夫用力者
鮮而不究其所以難則既未有得矣乃或病其累而
求益之嗚呼果言之罪耶自有宋至於今諸儒之語
六經四子者不啻六經四子之多也彼既未有得於
六經四子矣求之諸儒而猶阻於難於是乃更病其
繁而約取之嗚呼果言之罪耶失未跬步而談登坂
涉川穿林入簣之宜雖詳畧何補於道路六經四子
所以未大明於世者非皆阻於難而未之有求矣乎
如使其一日不能自安於心而奮然有不客已者焉
則必求所以為用力之方欲求用力之方則必攷聖
賢已試之法用其說而取足於自得則是終身誦之
非畧也終日語之非詳也蓋吾得以為用力之方雖
道聽亦益矣况於六經四子乎如反之而不為吾用
雖義盡亦贅矣况於六經四子乎甚矣夫人之身未
經戶而言則觀國也方其言之不已合也則亦以為

不容已而力爭之不知所不容已者日吾遇而不自覺蓋有大辨焉而不免於為言欺嗚呼其必有待其人乎吾觀泰和曾明卿所撰諸儒理學要語自宋至近世凡十有五家意曰求於此者亦已足乎吾以為苟得其人自有擇矣非某人不猶以為游談乎夫游談者不必其遠於事之謂也非吾之不容已者皆是也嗚呼吾已不能自免於此而暇愛入乎明卿知吾必有正之者

喪禮序

吾叔屏崖子居母喪也無事必稽其儀文盡其曲折復采諸喪禮為居喪集訓言以類附時誦讀以自要

余在交游間見後生衣冠與馬美好堅良進退容與眉目姣麗其柔辭足以通關說而偽貌足以奪疑訟從而問焉必降貴之子弟也不然則其所與婚姻也私心鄙之及退而處于阡陌之中其群居而聲揚起趨而足高行者避道逆者俯揖悻悻而問焉必家餘擔石之儲者也不然則其所與婚姻也乃更嗤之既其久也憑力藉氣有不免於對然者即擔石之家莫不皆然不獨隆貴之子弟也又其父也聲豪勢竭有不免於報侮者即隆貴之家莫不皆然不獨擔石之儲者也則又為之憮然而心憐然徒憐之爾矣欲曉譬

而禮顧有所不及也夫禮也者履也無弗履焉者也而顧有所不及所謂本之人情者果安在哉是今之人情已喪其初而不可為準而今之所謂禮者徒具其末而於其本日以背馳明矣夫號為勤於禮矣而乃日以背馳將欲反之人情而在我者復不可準然則求古禮之興也豈不難哉故曰誦詩三百不足以當一獻又曰如承大祭古人不取易用其情如此求古禮者將何所先也夫禮近之行於鄉黨遠之可以治天下未有不能於近而遠可至者吾叔素有志又每自比於古人其必致辨於此哉愚也固願學而病未能也

毛白山五十序

余在交游間見後生衣冠與馬美好堅良進退容與眉目姣麗其柔辭足以通關說而偽貌足以奪疑訟從而問焉必降貴之子弟也不然則其所與婚姻也私心鄙之及退而處于阡陌之中其群居而聲揚起趨而足高行者避道逆者俯揖悻悻而問焉必家餘擔石之儲者也不然則其所與婚姻也乃更嗤之既其久也憑力藉氣有不免於對然者即擔石之家莫不皆然不獨隆貴之子弟也又其父也聲豪勢竭有不免於報侮者即隆貴之家莫不皆然不獨擔石之儲者也則又為之憮然而心憐然徒憐之爾矣欲曉譬

以言無從入也當太保毛公在位時四方之士爭奔走願出入門下求識一面奉一言不可得此其聲華如何也而白山君為公長子自幼居宦邸未嘗遭遇組鑿懲創之事又素愛念于公不忍督以言動防檢之節然君顧恂恂長厚如出阡陌之中始來謁者仰公之威固不辨君為公之子間指而示之掉頭竊笑不能遽信也即來謁者感公之惠而又辨君為公之子間請而私之君亦掉頭竊笑不能遽見也其不識君者或多失容與欲私君者或有他望君一不以介次于中而察視之內外戚好田僮門客至不畏公之威而憚君之知亦有因君之厚而全公之惠蓋終公之世盛滿之咎不聞于外睚眦之隙不入于門者君為之也噫嘻以余所見較君之所處其相去何等然在此不待於矯強而在彼不可以曉譬人生智量相遠豈有算哉君雖質重少文而中懷涇渭多識國典典故善甄別人物苟非意會訥訥未嘗出諸其口予世卿舉鄉試人以華君君不少見顏色而益持退遜昔石中消世守淳謹子孫食祿不絕晉卿既貴望縣門而趨鄉人化其恭敬故未有不延於清約而失於侈肆亦未有不興於仁厚而損於暴戾者也毛氏自大守公而下厚施於人而君之行事又復若此天其昌毛氏而為一邑之勸乎憶太保公嘗向余班君

金華集

卷四

二十六

七

智余解之曰公胡責細行而忘大節公驚曰何余禮不云乎不敢失色失言於人而使父曰幸哉有子此孝子之大節也公乃起謝君之生先余兩年今年八月十有二日年滿五十與世卿友者趙子良尹道與王養明李鶴卿劉行甫王養大輩咸請余言為壽余曰毛氏曰昌無待於余言也有欲慕君行事持以曉譬之人人則余言可信也又何讓哉又何讓哉族叔母彭壽序

金華集

卷四

二十七

八

歐古有服絲以爲悅含養以爲獻者矣彼有得於
俗之所珍重間里之所罕遇者孰無忻慕歡愛之心
哉苟可以得其忻慕歡愛之心則雖一物之微千萬
里之遠猶將致之以盡吾人子之願而况文辭之所
稱引揚盛美而錫純嘏其於事爲甚切而於孝爲尤
大使取之不勞而傳之可遠其能已乎是固備物之
一道也彭孺人者吾族祖謹齋公配也公善治生資
產嘗雄里中孺人佐以勤儉尤喜詩書教諸子必就
儒業嘗曰使兒子硃硃衣食此不足稱吾志也公中
年捐館而長子柵爲縣諸生柵之子文煒未冠接踵
青衿之列其弟桐極兢兢守先業不敢廢尺寸故其
養孺人也必以情嘉靖甲寅正月十一日孺人壽七
十文煒奉柵命乞言於余余以拙訥寡言而人謬以
其言爲重於是文煒請至再不能已噫嘻余安能組
織經訓爲文章如古之祝頌者足以膾炙人之口乎
譬之海錯見嗜者少然雜陳俎豆或足以清唇吻而
解沉酣若是則孺人聞余言豈有不悅而文煒之得
其請也其亦可以致養也哉

既東私錄序

余與既東項君同登第數相見於相國張公之門間
論學默默茫視無酬語已而授南部以出故事銓司
視南北有輕重規便者多方取援君故與相國連姻

顧不一藉手比在告道出儀其疾羸大作親交無
過者君在分司爲之館穀日坐榻上問安否蓋自是
始知君每遇縉紳輒問其行事莫不嘖嘖誦述如數
羹之古雲穢聞然如山岳之重林卉鬱然如雷霆之
迅伏勢醒然益自信知君不謬而又因君推之以爲
利害不能回者其人必足以遠致而大受可無疑也
然身以憂罪前後卧田里且二十年雖欲面質所學
竟不可得自已酉至辛亥凡兩見傾倒不能舍已而
遺以私錄十冊俾訂可否則見君之生平無間職之
勞佚境之順逆咸資經義以自輔而於心思所得出
處所經與夫見聞所及日有劄記以庶幾古人精思
而力踐者既未嘗主一家之言以拒衆善亦未嘗成
一家之言以勸衆說遠意以爲辭無所歸也據理以
爲見無所擇也讀之者雖未與接而亦可以知其爲
人洪先至是徒抱過時之悲且疑知君猶未盡矣雖
然自致知窮理之辨出而學日分徑趨者惡考索之
寡要務博者疑存守之拘方門戶既殊離論益遠君
於二者疑有鑒別且以爲有先後耶且以爲並進耶
且以爲皆似是而非耶抑其利害不能回與行事之
可誦述者得之天而堅於學耶抑學之所在有不止
於是錄耶君嘗以著述爲諷余亦復默默茫視無酬
語數年以來既有少契於經義而因覺力踐之愈難

敬寧無汎應不可一日而釋卷寧無多識不可一息而問生蓋今而後乃能以身取益於君而又悔昔之孤陋未能一言為君益也君二子文煥文蔚年少而質美足以繼志書來以是錄為問有厚望焉遂序其平生以復或言錄中語激切近於憤世辨析簡出同異統紀末一則謂之曰此賢者所同衆人弗識也君誠知存守所在進進不已安知終無損益特耶

壽族叔祖序

余緝秀川族譜止于二十五世自二十五世逆而上至于十九蓋及見者七百餘人而世之相懸者凡六七七世之間五服宜不及矣然族會之禮行立拜揖

命孝之集

卷四

四十一

以世不以疎戚已而燕飲觴豆酬酢以行不以年齒族有大事咨署以序不以貴賤茶行在二十有三當行禮時立懂得進于階飲必後欲有所請於尊者必越次而後可達仰而望之長者亦何其遠絕哉然九世之長者纔二三人而又坐他故每歲避遜率推平軒公為之長公為人魁岸舒怡文雅醇慈自其少時承行人節判兩世詩書之教居常慎畏無肆言僻行取侮於其鄉人亦無宿忿含怒責備於其家之子第事之是非可否其辨析矣而未嘗輒形之口人之笑惡得失其禮均矣而未嘗不審於交蓋有斷斷老成忠厚之風焉公之世為二十葉長於五世之人

庚戌十一月二日年七十九五世之人喜公之也莫不稱觴其家公朱頰白髮據上席納拜無與衡視者在禮六十曰者指以指使者言得以意指使令人不以身親行事也至于七十宜加干是矣雖然夫人有不免襁褓者矣則是獲年者至不易也有班白負戴者矣則是有子若孫以任指使者矣不易也有嘆杖杜者矣則是目見五世者又不易也有不識俎豆之容者矣則是與聞於禮者又不易也年七十矣有任指使者矣任指使者不獨其子若孫且五世矣與五世之人行先人之禮而人人咸視一言以為行罷進退莫敢違越其可不謂難得哉國之治猶家之俗也國之將興也必有敦龐純實之壽考以壯元氣倫典刑不獨其國人執子弟之禮以尊養之而天子亦數數焉就而問政然也是人也智識技能皆非所計古所謂斷斷之思是也余之世雖甚後然有如公其人以為之長者吾族其殆有與乎則是凡稱觴而來者皆可慶也叔某第某姪某皆在五世稱觴之列於其往也序其事以代祝辭

命孝之集

卷四

四十二

贈何平利序

今之為縣令者莫不卑其官而難其職其言曰流俗不可遽馴積弊不可驟理是下之心不易得也汗蠟之樵易蒙賤效之威易肆足上之心不易得也無以

下則事不集而臨我者又將毛舉以相持無以
乎上則譽不脩而事我者亦將面諛以相玩上持
下玩未免一朝之辱且不可得而暇他幾乎嗚呼不
友之身而求之人亦何異乎其言之也夫身者我可
得而自治而人者我不可得而取必也譽其可得為
而取必於不可致詰之間不已惑哉自余歸耕吳楚
之野跡雖不能遍天下然自目之所見亦不數數遇
善令族叔津自陝之平利憂歸則為余言平利何侯
乎利下邑也地險遠而俗鄙固令之廳事僅二進支
柱蔓草頽垣中無階除門廡解次民自林谷中來見
所謂邦君者如此靡可憚畏日肆其驚懼指擗之態
余集 卷四 四
自侯至而堂始有廉少有寧宇鍾鼓以節出入可議
故事計里上供不復問丁產侯易其制自是八里中
貧弱得稍休息而繁富者無詭匿之幸復捐舊令公
田七八畝歲入租以助給之邑四境在南山中林深
谷邃輪廣千里奸猾多假公符取賕甚於盜畧侯引
重例行遣其患遂息而林谷盜畧者月數發不止侯
曰是職比無法而奸猾猶有所容也倣古者保甲法
每十戶為甲十甲為團一團為保保有保老以寡御
衆遙相糾察詭匿者輒出之坐之復據要害立堡舍有
警即各甲率衆鳴鉦如戍鼓之制數月盜果出境
侯既勤於謀政然博經一尚風教政稍暇即督促諸

生課業復去常調獎翼之務公之有成即里胥公事進
說罷口與誦誦法律聞節婦朱氏孝子李肅之行躬
至其門禮問之自臺史蒲泉郡守以下見季令所請
白事輒與美辭嘗舉以厲他邑之令無相凌踐疑問
者而平利之民常患其去之速曰願留常庇我人嗚
呼若是者豈庶幾能求諸已而不取必於人者耶亦
所遇之地固不齊也然漢中諸邑大抵與平利相埒
管轄大吏近在州郡遠且東至於郡皆得以耳目謬
誤黜罰人而何侯所處顧得此然則為令者豈必盡
罪夫官職之卑且難而人之知與不知亦豈可豫計
哉宋人有言天下之治係乎宰相與令宰相得行之
余集 卷四 四
天下而令則行之一邑一邑之事天下之事也吾嘗
有志於一邑而竟不得遂聞為令者之言恒不之信
今乃一驗於何侯又以族叔津者可據也叙以勉之
侯其成余言而不負也夫何侯名承撰字汝誠弱冠
領鄉薦蜀之南充人
代贈李侯序
今之為政者莫善于順導之其次檢防之而躡迫為
下順導之者因其所欲而行之者也人得其所欲則
令易行而患不及故為善檢防之者上下相疑者也
疑乎其下則上之計勞疑乎其下則下之智專專者
察而勞者寡得失半矣故謂之次躡迫者彼期以赴

責者也不勝其弊而又不能遽更其法苟且以就
是謂無策故爲下雖然吾見爲政者矣始於急人之
舉既而厭其難終焉而怠是三者未始不爲相乘而
惟履祗爲甚吾不知何術可以免此也古人有言利
不十倍不得變法又曰治道去大甚於乎可謂知言
矣嘉靖辛卯壬辰之間吉之安福未豐臨之峽江相
繼言履祗之善余是時年少喜事聞鄉紳嗷嗷苦於
虛稅常愧無以自效於邑人間言之巡撫三峯高公
公笑曰君何得易此言余固以高公爲快未之省也
後十年辛丑余邑亦舉是役三日而余悔焉蓋國莽
於創議紛更於數代播擻於浮言曾未幾邑果病矣
夫是役者貧民不得已之請而富民所不樂聞者也
貧而至不得已則力不足以支其後不樂而挾貨富
則勢足以撓其成故始者貧民欲除擔石之虛久則
費不止於擔石其虛者不得而盡除也始者欲明富
家一二之奸於千百之數久則化千百爲一二而奸
請不可窮詰也貧既苦於重費欲求已而不能富得
以行其奸計愈久而益密至是然後乃嘆高公爲先
智而自傷少年之見未達於政體矣是時萬安與吾
邑並舉每問之萬安士人莫不自詫其善而刻期甚
速心竊疑焉又八年數驗其言則皆所謂愈久而計
愈密也己酉二月當道以其邑人之請檄李侯其

之侯率水豐李永鑰吉水楊丞蓋永寧施丞偉花薄
魁往蒞其事相與盟于神而後行於是分地度野覆
射稽虛不數月盡得其數乃廣祗薄賦去煩畫一邑
人大喜撫按兩臺以下咸以爲難移文嘉之九邑之
令各以禮幣慶侯辭曰烏敢爲功有能紀其實使他
日考郡田賦者於不敏有取焉足矣於是吉水令王
君之誥使來請文余再辭不獲而又有感於吾邑之
事也夫決八年積疑於數月之間因其困頓之餘以
休其力不汨於多議而匱其財其致之何術耶惜吾
邑之不相逮也然則履祗卒不可行乎曰何爲其不
可也古人爲政有不忍欺不能欺與不敢欺者矣如
是者行之何爲其不可也審利病而嚴爲之防乘其
謀之未集而速且果焉固愈於蹙迫爲之於乎此或
侯之所已試也

送王西石序

嘉靖丙午春石首王君之誥來爲邑侯六月余自毘
陵歸始聞其政向操切而慕踵厲邑有均田之役行
之數年不決者以旬月登載而告成民咸神之然君
之心猶懼懷矯拂者或以嘗我也明年丁未觀歸
罷一切費以寬民力鋤強植桑以行其惠上官譽之
然君之心猶懼懷疑二者或以窺我也又明年戊申
訪函隱禮才賢簡任使清覽斷當道多其能邑人感

利君亦自悔曰吾邑不能無歸客而欲人之無歸
不可得也吾邑不自信而欲人之見信亦不可得
也於是延九邑之賢者相與從事於學舉其平生所
不能忘者求濯滌焉父之嘆曰自吾求除夙心而氣
降於內色溫於外民之至吾前者無不灼見其情猶
家至而戶到也行法而默體其情民之吾從猶馬之
受銜勒示之以鞭策而左右疾速中節數也吾今而
後知所以為邑若不能舍矣已酉以滿告當道知士
民之不釋也皆相尼之而君不復請是年歲大稔邑
用和遂天子聞之會吏部以臺諫缺召君以歸於
是學之諸子弟告於其師長曰自吾之為絃誦未聞
金卷之集 卷之四 四十五
邑長吏群諸弟子問學者有之自王君始今其去矣
何其師長相率謀於余余惟久任不行而內外均勞
止於三年者時也歷試而後任之左右耳目天子
之明也而豈暇一邑計哉雖然為王君謀則有之古
之學者求以自盡其心而已固非以異人之知也吾
之心有未盡知我者恕焉可也而非可以為心之限
也且君得行於邑也猶饑渴之於飲食望者切而力
力固然也去此而上之利害足以疑其言權利足
以疑其行其亦有異乎否耶雖然昔之所謂嘗我者
今皆不欲舍而去所謂疑我者且將以身次第常之
則君之所自處者即推以處人其果有異乎否耶公

與外察其職有尊卑其臨乎下者無不同也一
邑之與天下其地有大小其仰乎上者無不同也君
從事於學而三年之內上下之間政聽易視若二人
之事然則學之可恃而不可已者其待盡言乎哉
夫前政者後事之鑒而一邑者天下之積又烏知來
者之不取法而君之庇吾邑者其於後當如何也於
其行叙以送之
谷平先生文集序
孔氏之傳自濂洛關閩諸大儒出而其說益詳說之
詳其指不能以不異學者視諸大儒之說有如法家
律例一字既不得輕有出入又必一一求合於異同
金卷之集 卷之四 四十六
之間以為按據否則人且以杜撰譏之於是自宋以
來號為理學者無慮數十家其書至連數十百卷往
往輾轉於理氣之有無動靜之存省轉相駁難至於
漫衍贅複顧益無以見聖人用意之微讀之使人
煩而目眩斯亦孔氏之一厄也我朝理學始推薛
胡其後乃歸白沙此三家者其說異矣今其書並傳
而不廢豈皆有自得耶谷平李先生抱渾朴之資負
剛正之氣早緣授經有感師訓即能獨立於童穉之
後絕意於財利之媒習忘累感恍若得門其大要以
求仁為的以閑邪為端以自作主宰不致纖毫之力
為功以生生不息不與以已為體以心正而動自有

川以脫然無繫常如太虛為樂以避世無
人知為至其他一切支離纏繞駢雜之說
不足以及於中而推其聽蓋不似朋友之助異不
如佛老之緒餘真可謂雄偉不常者矣已而見世之
學者務高虛而遺行實則益耽耽於簡條嘿省而且
以從事講論為切戒待其側者未至密契固莫知先
生之為深也先生平生無習染之繫故其簡靜近於
風成無逆億之懷故其知識全於質任而又益以精
思深詣之勤固能直信乎已而無分於外視州和他
人口吻依違似是自以為得者豈直不可同日語哉
議者謂先生倦於海人緩於從政疑有所誦此非然

金華集

卷八

四

此非然

也昔橫渠晚歲勇撤阜止延平隴然有如野老不揣
本而齊末誰則無疵必比而同之是參魯柴愚固有
歉於速肖而公綽之短於滕薛又安所取於成人也
豈不悖哉洪先弱冠執業老益固陋無以光顯舊聞
濯就湮沒乃與先生之子元生庚生手錄遺教次第
刪訂將以傳之嗚呼先生之學固不求知於人矣乃
若詳說而反之約可無求正於先生哉里諱官行附
在末編蓋諱諱讀書必且尚論其世亦曰忠不知人
固孔氏家法也

送李第序

運夫以戊午夏待次吏部其冬十有一月

判官有自京邸來者為言未上名時當道傳
令少待遠夫笑曰劍即遠州將不復有判耶竟不聽
或者悔之余謂悔者擇地計耳余之意不在是夫交
有道法有體政有經三者不得吾則憂之今夫上下
等則尊卑叙而教令行蒲伏奔走敏給而趨事者所
以承德意而致之民俾知觀效尊仰不敢恣慢易耳
亢則偃簡則怠偃與怠上能安乎上不能安而欲自
安其身難矣此道之所存也飲食語言坐次進退具
有定體弗可違也朝廷將表民而先以士人寵之以
纓綬辨之以襲服異之以車蓋非為飾也亦曰視其
動而則者以為師帥使象之耳若夫流涵崖兀縱弛

金華集

卷八

四

此非然

不歸人即相昵下民其將謂何彼之有侵於我者正
其期會而已過此不得而擾也彼之有訴於我者聽
其是非而已過此不得而忿也吾忿而擾怨讎且生
夫怨讎者刑所不禁而威之所不能戢其何豈第父
母之有夫刑威者聖人假之以正民而治焉以遂猶
剝膚以哺吾口其威惟均不威則身不吾屬非拂經
乎是三者吾語遠夫屢矣今猶不能釋然若所云悔
則固非吾意也雖然吾人處家與從宦殊昔徐公有
言吾固弗若鄉忌而災者數至則知言者愛我也畏
我也有所求於我也故三者之不盡行於家情有異
矣今為州者固皆適然之遇非有終身長久之情與

飲食任粗糲一無所擇鄉之子弟與道與兄弟友者既喜其壽而歌之余素知翁因稟其平生以爲叙嘗觀尚友千古者必誦其詩與其書然後可以知其人夫子答樊遲問稼圃者小其志非小其事也應下之備伯通不識而鹿門之耘劉表愧之噫嘻彼其所業豈直誦習之末而其所養豈直爲溫飽計哉夫澹泊恬愉足以凝吾之虛而遠心之疲甚於剝膚渾朴舒泰足以厚吾之誠而矢已之悲苦於褊腹形神之更爲勞逸非深於道者固不足以語此此志士所爲高瞻長趨咄咄惜人之噓餘而不顧者也每讀高士傳自二君出而東漢之風爲之一變令人慨慕有不得並生之嘆翁近之矣獨未有賞音者豈古今人果不相遠抑亦智量有大小歟然終身東吳其子竟成其志而鳳雛之譽亞匹伏龍且能繼其父之未及爲者皆與道與兄身行事頗類獨余抱膝老無所爲但可止於高恢華山之跡他日鼓琴托栖不患無侶則翁可以不去故鄉而常得所欲又二君昔所未有茲不爲尤異歟特觴而歌者間與翁之諸孫申之亦稱引詩書之素尚也

海豐縣志序

海豐故漢邑也州郡之名號數易而邑未有改其地海多虞習尚推質問是邑昔所由起父老莫辨在

何歲月蓋圖經之缺失久矣於邑之名號且若此諸凡建置始末與夫名人良史出處之詳幽貞之士孤嫠之懿沉伏於山谷廬井者其撰記并遺又何怪也余友南川張君道甫來爲令初入境采故問俗靡得而述心竊慨焉會其時有兵革之役當道廉其守官數率撤奔走境外視事之日歲無幾既五年漸以無事始自執官蓋去舊志之謬誤而究其大者勒輿地人物上下兩編凡事懸於輿地人物者類從之於是邑之大都頗可考次覽其書雖在數千里外如登五坡泛三江以望大海與其父老子弟指畫問對於蒼烟白葦之間雲潮風汛之涯洙也豈非茲邑之盛典哉今夫爭訟事至徵也不究其端而卒然以告緹掇才智不能決是非談鴻荒之神聖雖極模稜未有以爲信然而歆羨之者其故何也論事者原本始揆物者根情實孔子聖人也入廟必問非過慎也見聞不及則舉措懷疑從海賈而遊者觸鯨波不測之險入龍伯浩渺之區而心不畏懼則鄉導在前可恃也故惡害已者先去藉徘徊敗墜而示之事莫不憮然蓋不達與廢之因則無以酌損益之宜不徵善惡之跡則無以動懲勸之感人之情固固然也張君於輿地所附關利害者纖悉不遺且傳已見爲著論皆可稽之行事而所取人物寧嚴毋泛又皆耳目所逮未

嘗遠引博收飾疎述以惑觀聽其有補於茲邑甚微豈直稱盛典已哉而考張君之政者亦將有在蓋識其大者故也張君名濟時出余同邑通敏而文於已愛人故能善其役

劉氏族譜序

儒者論風俗必先立宗顧未有原其所以為宗者夫宗之為言相率尊之云爾先王深知人之常情耳目之視聽必有習心志之趨嚮必有歸不可無與宗也則又以為敦恂啓迪不逮於表儀之崇嚴氣類感孚每資於戶庭之浸漬於是即其骨肉至戚立之五宗假祿秩以統之約其視聽之所注趨嚮之所主而不

金華文集

卷四

序

七

至於渙散是宗法也宗必有祿秩而後立故其尊比於君道五宗之人不敢以其戚臨之而其法亦易以行後世貴不世祿代不襲賢二者常不相值故有業足致遠不自行於族黨之間言當垂世不即信於朝夕之內若漢之石周宋之陳呂乃幸而間值焉耳如是而談古之立宗不已左乎吉安多巨族各以閥閱相侈競又能嚴祠祀以率聯離緝譜牒以明昭穆其意皆本儒者所論將以補宗法之不及而維持之非不勤也然觀風俗惟萬安橫街劉氏稱最善嘗就而誦焉其先自汴為萬安永有惠政民愛之子孫留家西門仕漸融顯七世以來凡一尚書一侍郎兩布

金華文集

卷四

序

七

政使其他都轉連使將政行人州郡要僚然至數十人而舉于鄉者歲不絕踵其處亦繁父子兄弟相繼與省華家世頗類侍即公直達特歸躬範後視正獻原明亦若近之世為天官無德比之周仁其或高下其家規訓謹嚴與之交際不遺尺寸童孺靡不盡服之飾冠裳帶阿之居蓋有闕關所狎而滅獲見唯純純所安而閭閻不識肫肫乎中消之遺風也將非得之濡染以成其性傳之唯諾以豫其防歟抑亦鼓舞於聲望之重裁正於端疑之操歟吾於是益知宗法之立必有所藉儒者之論其亦未槩今古矣嘉靖己未劉氏長老咸恩知縣璜懼譜牒不續六十有七年而名不登者二三世謀於群從分任其事以庶幾所謂補宗法者其年九月因參政君慈與其子弟索言於余憶侍先大夫言名臣必及侍即往歲與繼卿氏游稱其逆得聞參政昆仲歷名藩皆為良吏比見與之偕者又皆氣柔而貌恭無近世宦家態喜其維持者衆將風俗日復于古可期也為之慶曰古之宗法不行於今矣然今之為譜者統於上而為父母祖父母以至千高曾孰非五世之宗聯於旁而為兄弟伯叔以至千曾祖伯叔孰非五宗之人此郡邑諸族可得而同也五宗之人親聽之所習趨嚮之所歸咸知相率尊信其高曾所

遠而不至於渙散惟劉氏則然如邑諸族不可得而
同矣夫所貴於賢者謂能以身爲人宗而不必見之
于其身身信於人此至難也人信之矣身且有位位
且世焉此又難也世其位矣相望而起將尊信者太
而彌固此尤難也然則劉氏誠亦何幸而爲之賢者
將何以待之語云登高而招不必力順風雨呼不必
疾審若是即謂古之宗法猶存可也嗚呼古以其法
今以其實以其法故可常以其實必有俟乎間值劉
氏是矣論風俗者其尚有考於斯乎

重刻文山集序

吉安書刻文山先生文集簡帙麗雜篇句脫誤歲久
漫漶幾不可讀中丞德安何公某來撫江右既出素
所養者布之教令復采章列郡先哲以風厲士人會
郡守浦江張公某始至即舉屬之張公手自編緝釐
類剔說出美帑選良梓刻將半復致中丞之命於余
俾序所以校刻之意嘗觀孟子論北宮黝孟施舍之
養勇而有感焉彼其不挫與無懼者若詛盟而要結
之終其身不可解也夫二子憑氣者也猶有爲之所
者以主於中矧其進於是者耶余於是反覆先生之
事取證其詩與書因得其平生之詳而論之始先生
弱冠及第憂歸四年授京兆幕未上而邊遽起董蒼
主和議首應詔數其罪乞斬之以安社稷且自罷

免既改洪州復自罷尋用故事以館職召進刑部
而董奄復用耶又上疏求罷自知瑞州轉江西提刑
爲臺臣論罷後兼御史士爲福建提刑即又連論罷如
江西已而權學士院草制忤贊似道嘆臺臣効之罷
其少監及除湖南運判又論罷之遂引錢若水例致
仕去當是時年纔三十七耳當其甫入朝者非有兵
革艱大之委而國事他屬又無臺諫糾弼之權其言
與否宜未有嘗及者乃不能一日稍待何哉人之遭
蹇跌者往往回顧而改步三已不愠古人難之今罷
而仕仕而復罷經歷推創至于六七志愈堅氣愈烈
曾一不以自悔此其中必有爲之所者矣且自始進
而遽早休當盛年而甘退處目爲猖狂而不辭置之
危地而不變彼非異人之情也亦曰爲世道計吾之
心未能已也與吾相持而不使其直遂者勢也吾屈
勢而違心耶亦求以自盡耶故言寧不用不能容嘿
以避權事寧無成不敢隱忍以阿世身寧終廢不可
苟且以趨時其必爲此不爲彼決絕審固於死生之
間秋毫無所辜感是先生之平生也余觀其文辭矯
乎如雲鴻之出風塵汎乎如渚鷗之志機械凜乎如
匣劍之蘊鋒芒至於陳告敷宣肝膽畢露旁引廣喻
曲盡事情則又沛乎如長江大河百折東下莫有當
其騰迅者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偶得之者哉及其遷

入衛捐家餉軍流離頓出萬死一生以圖興復
力既不支猶以拘囚之餘從容燕市收三百年養士
之功跡愈久而聲光不減使天下後世曉然知有人
臣之義莫不以爲處死之難古今未若是烈者不知
其屢罷而不悔誠有以爲之也使幸而不值其變則
處死者人必不聞不幸而聞於人人且歎其難矣或
擬之憑氣而莫能原其所以爲心使先生平生所養
卒不暴白於天下後世是尚爲知論世矣乎夫不幸
非人所常值也值其幸而能自盡則亦何至於屢罷
夫惟不免於屢罷則知決絕審固於死生之間者乃
所以豫爲之所而非先生所願亦明矣非所願而必
爲之其所知不免而不爲之動古之知所養者蓋如
此彼擬先生於憑氣而徒自幸其值者其尚憮然於
此否乎余生先生之鄉想慕其平生設以身處而深
有憾於養氣之說因序集而并著之嗚呼使人人皆
知所養不徒仰歎先生之難其於世道將必有賴二
公風厲之意至是效矣

鮮學士文集序

始余遊東山經三麓而後躋浮黎浮黎者東山之巖
也據是返顧培塿層疊環以百數當是時第謂高厚
必資積累理固然耳後數年友人相期于衡百里而
近望其高與東山似即而仰攀百折縈紆窮日乃至

之岑自峯頂下視旁無倚附綠麓一谷橫四十
蓋援坤維入漢紀特立而博數諸山非其倫也又
年入匡廬其他不異東山獨五老峭峙得衡一體
於是悟曰物固有至鉅者乎彼名岳者山之至鉅不
由積累而高厚者也匡以五老亦得名岳譬之形貌
兩人戴立豈不矗然而不可爲鉅偏長拘行無以諧
聖賢之大亦猶是也夫聖賢至矣彼羣賢輕利害
視天下事無不可爲而不可罔以世俗之見故卒應
王佐而稱豪傑若是者亦謂鉅人春兩解公幾之方
高皇揮斥英雄濯拭宇宙此何時也而公未弱冠天
眷獨隆成祖之初契待魚水觀其應制高麗封事
犯顏有鄭公之正孔兒朝貴散爵位有方類之奇
忤權蹈危投荒厲節有太白之遺保儲忘身從家成
邊有東之之烈是果積累得之否乎即使有數於聖
賢亦當不失爲豪傑何則其才固自殊也世之知公
者淺類以詞翰賞之至論平生其定題品伏聞
仁廟嘗曰人言鮮縉狂縉非狂士嗚呼非日月之明
哉公亦有言寧爲有瑕玉其作無瑕石斯固且自況
矣公愛既酷薰拊外氏某再過其下款款嘆息不
忍輒去柱史遵化古松段君來按江省弔古采言
縉縉刻其遺文以傳公天才逸發援筆萬言
不事雕琢而又經籍淹故多散亡從孫桐緝錄凡

卷求加詮次稍別其偽不盡刪繁亦以見公不爲屑尺寸間所謂不由積累一驗也嗚呼覽者其辨人中之岳安在無徒高卑之校哉

大中丞栢泉胡公平寇序

里中有二醫遊東鄰者憂毒瘍之將作也宜湯其鏐滯和理其榮衛檢方烹劑幸而復常人莫謂功游西鄰者苦毒瘍之方結也搗五金煉八石箴砭刺裂病者譽呼跳號危乃復安盡出厚糈以謝夫二醫心力一也而報不齊所遇異也先王之蒐田也有司親鼓振鐸驅車鳴鑼立表圖禁弊火咥枚而後較獲其獲也大禽公之小禽私之明從手不博非一人能致也

卷之四

六十一

六十一

事之取諸衆力者何以異於是嘉靖辛酉疆場不戒閩廣盜逸虔吉禍變卒起不及籌措天子震怒乃擇今大中丞栢泉胡公經理軍事公南滁人也直已守道博學工文慨然有志當世之務自督學三晉上書數千言論邊計天子動色立進之秩將嚮用焉忌者兄沮十餘八年稍用薦歷秦越藩臬政聲益著至是聞命疾趨湖上聞盜犯撫建晝夜騎行數百里盜驚宵遁公撫賊傷殘始上行臺布號今建三營萬安南豐鉛山張左右翼督以南昌中營簡郡邑兵各三千分蒞之時其校閱有警則掎角以進勢便而力分又置守望視兵遍城市都里統以黨正副而街

以村各立之長使人自爲其畫地而守不復他圖部署定閩中以張連告急念虔北惟湖東連汀鄞地且曠遠盜必內窺會此諸道以夾攻請得俞旨於是移軍建昌境上爲閩廣聲援遣食憲盧君岐嶷某兵伏平初龍巖平和龍巖連巢蓋諸軍前驅也公乃懸賞格募勇敢利器械慮財用密問牒嚴堡戍據要害以聯助之奸踪詭聲雖數百里外動得情實豫策來去設覆以待之攻圍越月璉陰遣人遮漳州運道我軍擒之璉始奪氣自是各軍得以漸入饒平璉竟就縛閩廣遂平議者曰自公未至災近剽膚時我民朝夕圖戎焉生郊寧保室廬自公之來相慶

卷之四

六十一

六十一

無虞寇隙全繫堅城完郭守在四境野無夜呼往視我公公貌爲癯舍車而騎自晨逮晡寢不交睫食則糜哺孤軍深入千里轉輸主客形分春秋時踰鼓行無前大慙成倖勞者弗錄士顧而吁公禽之義其終何居解之曰是何知公之淺未足以語大也手足傷而心腹痛非形之所拘也血氣美而爪髮榮非知之所及也吾心通乎天下疆域豈足限耶營之蒐田主於除害黷武以爭利不可訓矣且夫得之倖者久必損之功之侈者過亦稱之故善於社稷之計者與其得能臣無寧得純臣君子之川世也與其隱於心無寧其功今公衛我民猶慈母於嬰兒不獨愛惜之

勸懲寒无切慮矣屹屹校軍書牙旗中聞聲溢即
貨干 朝不為諱耳目心思之營恒在郡邑時時肅
刑以禁厲之此其心寧以勞逸自計哉公移軍建
昌至畢事返行臺半暮矣左布政使姚君一元右布
政使王君遵按察副使季君德甫以為古者振旅禮
當飲至而盛烈不紀恐來者無所述也使來告予予
既叙所聞見次第書之復為言曰繼公後者其毋忘
公心平節用而愛民者已亂之本要不競工巧而治
未病者醫之上者也

卷之四

四卷

卷之四

羅先生集卷之四終

羅先生集卷之五目錄
記二十一

龍場陽明祠記

幻悲閣記

尊經閣記

韶州南軒書院記

富田文山祠堂記

寶慶忠節祠記

寧國府學門記

南樵書院記

水雲樂丘記

樞齋記

依仁堂記

安湖書院記

東溪記

前王村新墓記

雪峯書院記

正學書院記

映江練公祠記

陳氏遺忠祠記

少林寺初祖殿記

石鐘山記

歐陽記

崇仁新建兩城記

念菴羅先生集卷之五

記

竹

龍塲陽明祠記

陽明王先生揭良知之學倡于天下天下之人師其說而鼓舞不怠者所在祠之無間曾至其地與否龍塲故謫宦處當時所居皆手自築樹其祠遲誅歌之跡至今宛然能無思乎葺何陋軒君子亭之腐撓復亭其北龕主以奉之者始千憲副雪山某公某撤亭北壁夷坎剔穢中堂三楹旁翼兩序前爲門題曰龍岡書院周垣繚之守以傳人者侍御麟陽趙公錦趙爲先生鄉人有氣節而又嗜學故其勤若此祠成致侍御之命索余記者爲憲使仰齋胡公堯時增飾未備親視其役復自爲文以祀且遣使速記者令還撫都御史須野張公鶚翼與憲使龍山張公堯年參政楓潭萬公虞愷學憲高泉謝公東山也余嘗考龍塲之事於先生之學有大辨焉夫所謂良知云者本之孩童固有而不假於學慮雖匹夫匹婦之愚固與聖人無異也乃先生自叙則謂困于龍塲三年而後得之固有也夫然則天地不常有其功一氣之歛閉而成冬風露之憾薄霜霰之嚴凝隕穫摧敗生意蕭然其可謂寂寞而枯槁矣鬱極而輒雷霆奮焉百壑啓祥卉

鬱氣蠢動盪于宇宙之間者則向之風霰爲之也層故藏不深則化不速蓄不固則致不遠屈伸剝復之際天地且不能遣而况人乎先生以豪傑之才邁往之志振迅雄偉脫屣于故常於是一變而爲文章再變而爲氣節當其倡言于逆瑾蠱政之時捷之朝而不悔其憂思懇欵意氣激烈識論鏗訇真足以凌駕一時而託名後世豈不快哉及其橫斥流離于萬里絕域荒煙深箐狸鼯豺虎之區形影孑立朝夕惴惴既無一可騁者而且疾病之與居瘴癘之與親情迫於中忘之有不能勢限於外去之有不可輾轉煩者以成動忍之益蓋吾之一身已非吾有而又何有於吾身之外至于是而後如大夢之醒強者柔淫者實凡平日所挾以自快者不惟不可以常恃而實足以增吾之機械盜吾之聰明其塊然而生塊然而死與吾獨存而未始加損者則固有之良知也然則先生之學出之而愈長晦之而愈光鼓舞天下之人至於今日不怠者非雷霆之震前日之龍塲其風霰也哉嗟乎今之言良知者莫不曰固有固有問其致知之功亦莫不曰任其固有焉耳亦嘗於枯槁寂寞而求之矣乎所謂盜聰明增機械者亦嘗有辨於中否乎夫良知虛寂無體其速發而善應不啻雷霆之鼓其機而人之憂愉恐喜弗順拘肆之態磊砢出沒於胸

日不知其凡幾又不啻一龍場也然未有知之者
動忍若彼其根株蔓引之潛滋而勉強格禁於既發
此雖困頓扼抑之極將亦何益於進退生於憂患死
於安樂豈亦有待其人乎蓋憂悔吝而後可以言補
過齊天壽而後可以言脩身大受而不懼者內無所
係者也苦難而不入者近有所安者也龍場固傳舍
也先生遇之一以爲風霰一以爲雷霆非先生其人
荒烟深箐狸鼯豺虎故區而已矣誰爲過之誰爲福
之世之勢位加於龍場何謂考其所至猶傳舍然而
人之遇之者亦如逆旅之過目吾又未嘗不有感於
賢愚相遠而嘆先生厚自貽也先生去龍場四十有
餘年矣

五
志

幻悲閣記

嘉靖壬午五月余與劉孔脩雷時孚共學大雲寺主
機上人劉以世契雷爲余說尚書覽莫逆交旁舍則
蕭其士艾千中雖異火侶然飽而嬉夕而游必此四
人俱非抵掌而談時事則倡歎而誦古文而其年俱
長余謹兄事之居兩月各以事解去當其去也由由
而後能別蓋不知其屋之虧蔽與湫隘也明

年冬余與劉至寺書機上人墓碣又明年雷以疾
乙未文客死信豐而劉以丁酉病不起三年已亥余
再至寺訪其故廬有門闕然有圃蔚然余仰瞻登俯
而瞰外之溪流山色無異於昔其下則化蘗蔽爲蹊
通易湫隘爲軒豁而此三人者長已矣不可復睹矣
於是潛然涕下而悲不禁又因以悟爲佛之說者必
且相啗固莫知吾之所爲悲者何也凡爲佛之說者
以破除世界爲宗彼所謂世自其流傳不斷言之者
也彼所謂界自其分別不混言之者也其意以爲凡
人之有身皆緣情想之注而身之所食著者皆因割
據之明前後相公彼此不相假而吾與人始多事矣
余幸之集
今視此三人者自其少而壯壯而老已不能自必於
其身況其身之後乎又况後此三人者乎而吾與此
三人所居者其爲鬱鬱湫隘此地也其爲疏通軒豁
此地也彼易其視者土木之飾終爲劫火餘燼耳從
而推之凡物之美惡得失者果異是耶又從而推之
凡人之厚薄疎戚者果異是耶又從而推之則凡所
謂不壞者果何物耶若是則焉往而不爲世焉往而
不爲界亦焉往而不爲幻吾處於大幻之中乃爲今
昔俛仰之悲以貽佛之嗤不已惑乎雖然幻者不得
不幻幻何擇於悲悲者不得不悲悲何碍於幻是幻
幻也悲亦幻也若是則持佛之說者亦不免於惑

矣乎自余去此而他遊也其侶衆其地易其日久
有甚於此者矣然而獨此爲悲則是交物之始所謂
創見焉者也凡創見者先入以爲主而寓意重及其
稔也緣習以俱忘雖然有物奪之則漫交者亦不能
爲悲故少能記憶老則健忘其精專之故也嗚呼安
知後之不爲悲者之迷於幻也耶若是則又何惑
於悲於是題其閣曰幻悲而追書以警學佛者建閣
爲機之徒尚聰道正二人勤苦不懈凡以起廢者
不遺餘力而正又知持佛之說故余樂與之記記成
於乙巳四月後閣成之十有六年

尊經閣記

經之爲教古矣經之名則非古也經之爲道尊矣經
之尊則非古也古者聖王欲人各得其本心以明倫
也聯之以比閭族黨之師群之以學校庠序之地齊
之以智仁聖義中和之德異之以孝友睦姻任卹之
行而節養磨練之以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其所以節
養而磨練者則習禮之進退升降周旋俯仰之容以
束其體合樂之疾徐清濁屈伸綴兆之度以平其氣
操射御勞役之事精書數煩細之業以出其知力長
其技能使通達而不滯於方安便而不匱於用蓋接
其精神而有可師承其指意而無難論其教之行有
進於名位之外者是人即爲經未有經之可名也又

其學成而授以政也則饗親養老勞農讀法所以行
吾之禮也放薦陳風敷言興道所以行吾之樂也選
材衡徵治賦執箴所以行吾之射御與書數也蓋衰
則以憲老禮之沒則以樂祖祀之其道之尊有出於
名位之上者是經即其人未有經之可尊也及周之
衰教弛道喪孔子生於魯而魯則周公之遺也易象
詩樂之書猶有存焉孔子悲列國不皆魯而後世不
可以無遺也自衛反魯正其舛雜而竊取之義莫大
於春秋然猶曰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蓋深慨無
能自致夫節養磨練而徒託之於經焉爾孔子沒未
及百年諸侯去籍處士橫議其紛裂而捐毀不待秦
火之爲烈也夫人亡經存猶爲糟粕而又出於燬燼
之後緝於蠹蝕之餘是所存者千百之十一耳然千
載之下有欲窺古人精神指意之所歸與當時士大
夫出處之所及者尚有所據以得其彷彿然則經之
必明於後世與後世必經之是尊者豈得已哉漢唐
而下訓詁專門人皆數十百萬言其於經也蔽昧割
剗而靡所助其去燬燼蠹蝕亦無幾也雖然今之爲
經未有因以數十百萬言之皆通者有能諷誦其義
備飭其身苟不至於踰戾即爲今人所取材而或善
讀書之語工程試之士苟不至於背時即可不棄於
庸司固非若古之僂僂蠹辟酬酢授受以爲禮拊搏

考憂擇持鈞調以爲樂而又縱送趨驟推布衍繹以爲射御書數其從事爲甚密其計時爲甚專也然未聞人之可尊如前所云者出乎其間而甚則賓與常期數百里之邑曾一無以應明詔豈節養磨揉卒不可廢經雖存亦必有待其人乎吉水令石首王君之誥以明經起家興學禮士而丞以長沙陳君時中繕治起廢之才嘉靖丙午冬值令入 覲邑以無事建尊經閣於儒學之後高幾四尋廣踰六咫而深與高稱不開公儲旬月就緒明年王君返翼以兩廂薨閣棟楹具備且飾未幾丹徒朱君錫來爲學諭日督學者講習而程試之然尤拳拳於古人之說又以爲經之不完則閣猶虛器也既三年將齋膳金入大學躬市之白于巡按御史曹君忭復得罰錢若干以行明年辛亥至自大學遂有漳州之命乃礪石謁余文記其役余惟孔子之於六經猶后羿之教率王良之範馳驅也爲羿與良者非必率範之拘也然舍率範無以造乎羿與良六經者吾心之率範也即經求之而吾心存焉其弗樂於吾心者必經之言有不盡也而不可以不反之吾心即吾心求之而經存焉其不合於經者必吾心之誠有不盡也而不可以不准之經反之吾心而後得孔子之全經雖謂經無損於煨燼蠹蝕可也准之經而後得五之本心雖謂經有補於

卷之五

五

七

七

節養磨揉亦可也以經爲節養磨揉之具則質之者不得不移習之深者不得不變立其大以致明倫之實而出其餘以應令甲之求凡吾之悅諸心者不啻聞蕭韶於齊庭而言動可則唐虞揖遜於一堂也凡吾之研諸慮者不啻觀河圖於周室而喜怒不愾周孔刑賞於兩觀也始之以爲節養磨揉之具而卒冲融流動於精神指意出處措設之間蓋經之可尊者固如此若夫度閣之嚴亦猶古者懸象觀而徇以不鐸固有司之所不廢也諸君烏得而巳諸鳴呼學者其毋盡其力以自棄於今將務反其本以自進於古也哉其無比經於虛器也哉朱君所市御製書之爲卷義經之爲卷幾子之爲卷義史之爲卷義集之爲卷義總之爲卷義嚴局大積歲數千有司授代必稽欽舒必時任在來者

卷之五

五

八

八

韶州南軒書院記

司馬晉江張公某鎮嶺南之三年民夷大和兵戢不舉考故正典以嚴神人曰惟余姓出南軒先生先生實後文獻韶無特祀不可以微郡守於是韶守南寧陳君某祗相其役建南軒書院城十爲希顏堂若干楹門垣寢廡牲帛器物咸秩以虔記工陳以余厚善俾爲之記且曰幸有以告希先生者昔者歸先生之爲西學者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無所爲而然意之

所向一涉於有為皆不免於利之也當是時余持義
妄之見而未嘗實致其力以爲之日用苟未至於
有所爲斯已矣而豈必盡絕於其意之所向苟未
沉溺斯已矣而豈能遂無少於其故聞沉溺而害甚
者若將免焉而自視固義之歸也已而求之動靜之
間而後負大慙焉夫天之於人不能無食色居室貨
財以相養則亦不能無爵位聲譽技能以相矜也吾
以有生重其累而又以有知雜其誘以外誘之知而
觸有生之累其心既無以自勝矣則亦不得不從而
寄寓其間故意之所向不之於食色則之於居室不
之於貨財則之於爵位聲譽技能而心之無所爲者
日紛紜矣方其始也固知其不可以相兼也及其緣
累當機轉輾依附失者之慄得者之燥營營然且滅
且生而不知悟也然以其虛妄之見則亦豈無驅逐
懲創之力哉惟其強於暫者不能自必於其久勉於
外者不能盡忘於其中吾之日用以爲未嘗有所爲
者乃其勉強之少間而意有所向固即彼之所以爲
沉溺特吾有以文之不若彼之暴露焉耳嗚呼植其
根而惡其枝蔓濟其源而禁其末流豈徒無益而已
哉不知吾心之無所爲足以自勝而不羨於彼者自
作止食息以至出入進退之有節也可以免於從逆
之凶自應酬宰制以至家國天下之有道也可以周

其一體之愛用之而不見其窮測之而不見其兆
於天地而不爲大橫乎四海而不爲遠傳之萬世而
不爲久貴而無足以爲榮賤而無足以爲辱生死而
無足以爲變而輕重低昂之勢有不待於論量者而
以較吾之所謂營營此何啻康莊之於荆棘清泚之
於汙淖也而猶以驅逐懲創之力交戰而迭爲之主
不已深感而可哀矣乎嗟夫三代而下父厚於慈而
子薄於孝君德其下而民慢其上反唇鬪牆之怨譁
張譏諂傾奪爭鬪之禍接踵而不休者果孰爲之其
能足以自勝而不屑於免已者幾何人哉此先生不
能已於言也吾因慙於先生之言而有憤焉孔子曰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今之有以小人相毀者夫
人莫不怒之夫直毀之而已不必其嘗爲也而顧以
怒焉怒而不出於僞是小人之不可爲而利之不可
懷者夫人而知之也有以君子相譽者夫人莫不喜
之夫直譽之而已不必其能爲也而顧以喜焉喜而
不出於僞是君子之不可不爲而義之不可舍者夫
人而知之也知小人之不可爲矣而吾之所喻或不
免於食色之類則是可怒者又將望而趨之知君子
之不可不爲矣而吾之所喻或不出於天下之公則
是可害者又將遠而去之入喜怒之於毀譽若彼而
於其身又若此非弗思之也世也乎以余之不肖懼人

之不相遠也故不諱其慙憤者而具以爲告雖然時
未有志於希先生者亦孰聽而信之哉先生蜀產而
楚寓也非文獻無所徵於韶非欲希先生韶不必於
特祀嗚呼即祀事之行可以知其人之辨已

富田文山祠堂記

文山先生生於廬陵富田出而仕遭變於臨安更歷
筠宜洪慶湖南諸地赴國之難間關於平江毘陵真
揚閩浙流離顛頓於空坑五坡嶺海之間而死於燕
京之柴市世以先生之死足以鑒萬世之人臣也踪
跡所至皆特祠嚴奉之而郡中祠故不特其在富田
則又隘迫至無以布俎豆君子悲之將毀漏祠以就

金鑑

卷五

十一

其役持議不果久乃特祠于郡東之螺山富田去郡
稍遠無相問者夫先生功行應祭法其缺典猶若此
今佛老之廬一郡至數十而一廬直且千萬獨不之
厭曷故耶士庶服舍有定制閭里憑凌貴畜居擬王
者而先生爵列上卿茅茨不掩觀風者亦將謂何今
祠堂廣三十餘尺後寢前廊僅可旋武則嗣孫熙請
於分巡叅政張公元冲得廢末宰寺基而半給公帑
始議而盡力者富田巡檢蔡五美也蔡以微官乃急
其職之所不及彼何求哉議之始在某年某月歷數
年重明猶不能備蓋熙之獨力也或言先生捐身死
國何有於家炎社已屋而故鄉乃專特祀夫豈其所

金鑑

卷五

十一

欲哉嗚呼是固先生之心而非所以事先生也海上
之役同侶陪瘁黨寓題識悲不自勝此亦先生之心
也而桑梓粉榆不戒剪伐阜陶珍而若教饒吾心其
忍乎猶子吾兒之語固知不甚遠於人情矣蓋當其
在國國爲重而身爲輕及其不抹悲其身者亦何以
異於悲人之國而豈悻悻於溝瀆之見哉使元果於
不殺黃冠故里出脩顧問彼固以箕子之事自處而
或摧殘以畢旦夕之謀引決以絕飲食之奉取必於
一死而不免矯俗以立異宜其甚不屑矣惜也言不
卒驗使萬世之下徒仰其忠而不見先生之大比之
取必於一死者之所爲而未深知其心則事會使然
也夫取必於一死者大抵激發於意氣蹙迫於利害
拚割於倉卒而是三者又多係其所遭謂非忠於事
主固不可繫之以大則未也功名滅性忠孝勞生非
先生語乎必至於於是而後謂之有悟夫有悟者生貴
乎順不以生自嫌死貴乎安不以死塞責與人同情
而不爲人情之所牽人皆易從而非示人以絕德此
先生之忠所以爲大而謂有擇於故鄉之祀與否固
非訓矣神遊八極無乎弗在風馬雲車亦或徘徊先
世丘壠而歎歎過其故鄉歲時烝嘗隨感而至有不
望之洋洋者乎夫忘家而家存捐其身而身乃萬世
聞其姓者咸以不獲屬昭穆效駿奔爲深耻而當時

赴難之人竊伏鄉園目鼠喙息敢於負國者抑亦何
限卒之煙沉漸盡迄無唯類使人入其里聞姓名即
唾晉之縱今子孫有也亦不敢直書為祖故墅雖存
曾不得享麥孟之獻其於得失何如哉嗚呼此亦萬
世之鑒也因大息而附于記

寶慶忠節祠記

論事者理常詘而勢常勝君子處事未嘗奪於所勝
而病於所詘夫君子豈不欲成天下之事哉天之廢
興不可取必時之得失不可強為以其不可強為而
取必者橫於中則顧慮觀望之象漸生而貞固迫切
之誠日損固有假雖死無益之言以文其過而逃其
金卷之集 卷五 十五

譏皆失之於利害之較大深而是非之斷不早易素
履而蹈大諱其職此矣是故君子寧過於愚無寧失
之巧寧正以敗無寧倖以成寧決性命於萬一不測
之虞無寧覲面目以取償於歲月不可希冀之會非
昧時變也吾之是非其理固然不容解於心也不逆
利鈍故能成武侯之忠不必禍福故能大魏公之量
然二公之時猶可言也屈平殞身於楚王疎斥之餘
令女矢志於曹氏盡絕之後生不足以圖存沒不足
以獨憤雖比於自經溝瀆可也彼暇計夫成與敗益
與否哉然而君子至今誦之宋至德祐誓之垂絕不
可抹藥之人四友土崩非有同盟敵愾之連也萬里

孤臣非有殊知深結之恩也淵嶺播遷朝命不通非
有重購嚴憲之誘迫也遠近送款靡沸成風非有卑
辭微文之蕪撓也而寶慶以彈丸之地在楚西南之
徽泰和魯公通判攝事守孤懸無援之量當乘勝得
志之首畢命遂志與城俱亡其視國家創造之始臣
主兩得之秋果可同日語哉先儒有言曰死天下事
易成天下事難此為不善處死者言之也雖然死而
不足以成事者有矣未有能成天下之事而其身不
能死者也故求成於事之可為者非難求成於事之
不可為者為難死於事之必可為者非難而死於事
之必不可為者有甚難也公非其人歟公名如驥字

金卷之集 卷五 十五

德清舉淳祐十年進士歷宜春大冶兩縣簿書昌軍
判官轉教授知進賢縣改鎮東制置江東安撫二司
機置文字所在俱有善政不為赫赫之名最後用呂
文德等薦擢寶慶其死事之狀郡史與家之志銘稍
異按宋黃裳所為志銘元兵將薄寶慶也公遣弟如
駿歸曰吾既以身許國不得顧先人宗祀矣汝其圖
之涕泣與別復取考功印紙題其上曰謹將節義二
字結果印紙一宗了却神遊何處澄江明月清風澄
江指泰和故鄉也事亟矣書舍生取義一章于壁以
明已志城將陷左右請迎降公叱之登子城投劍江
死郡人義而殮厝之明年建炎改元大學生上書叙

公功超五官贈敷文閣待制謚忠愍而郡史所云家口七人同死鄧江志乃不載又二年第如龍歸撫與夫人鍾氏同葬不言死地豈志銘亦少畧耶公死宋故元不為祠弘治丁巳巡按御史魯公昂檄郡中馬公自然具奏下巡撫都御史沈公暉議戊午合祀公參政賀公祠中春秋行事著為令而分守楊公逢春署曰忠節昭其實也嘉靖甲申邑人劉公魁判寶慶增祭田若干畝戊午撫苗參政游公震得問俗敦典謂祠無碑無以垂遠而郡守郭公學書政先風教章隱勸來將事恐後復請于分守李公萬實謂洪先為公郡人宜知其詳專使來請祠記祠故在郡東門外洪武初特祀賀公賀名興隆長沙人嘗從總制胡海洋克寶慶擒元將唐隆以功授寶慶指揮同知會元左丞周文貴復寶慶賀與力戰死中鄉高皇帝聞而悼之贈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而褒死之詞擬之巡遠榮光昭回堂廡有秩獨公死異代莫悉其事故次第始末用補郡史之缺余嘗悲夫規計後利者多忽持身之正諠而高談達節者輕決繼世之大閑因為記而寓私慨焉嗚呼後之儲莫祠下者聞二公死事低徊嚮慕必且得其不容解於心者而無復惑於時勢之變將於是非利害之際其亦尚有辨哉

寧國府學門記

聖人之學在古易成而獨難於今者何也古之志道者專一而所從入者恒不一今之專一以志道者既鮮而問其所入者恒以一言蔽之夫以一言塞人而不俟其力之所及則入之之難無足怪矣蓋嘗讀魯論而疑之孔門以求仁為教宜其言無異同也夷考弟子荅問乃有大不然者克已復禮惟顏子得聞之至仲弓輒易其語此猶二人耳若夫樊遲則三問而三變抑又何歟譬之於路其至一也而人之居處不一則亦不得不時其進而善誘之而後無扞格齟齬遠越不達之患資稟之於道亦猶是也各得其本心者謂之仁此聖人教人入德之門也然能自識其心之所必為心與即其資之所近以各得其本心非徒師不能以授之弟子與弟子不能得之於師也即吾一人之身自少至壯自壯至老亦有不可得而必者非徒一身為然也即吾一日之間自朝至晷自晷至夕亦有不可得而必者而況於人人哉故經嘗不周則改過不密踐履不久則實際不純非忘成心去故智絕多岐而歸一原則吾之本心必不可復其亦可謂艱厲矣雖然不如是不足以致曲而極深以吾之資去道固有遠與近也故曰人一己百人十已千得門者寡在夫子之時已然吾何疑於今之世乎是知魯論荅問之不一者乃其所以為致一而欲以一言

樂人不計真偽不淺深獨倡群和即見成能伐異
黨同應聲擇合求簡易者未得其約而先失之輕務
徑直者未得其速而先失之肆矜少得者不能內固
妙玄解者不能厚終其亦異於魯論之所載矣寧國
府儒學在凌陽峯之南其形勢右昂左傾面午而道
出于子形家忌之建昌東源朱君自秋官大夫來守
是邦潔已愛人治行稱最既多休暇乃日校視諸生
課業而口授之尤拳拳於藏脩之地築臺崇宇輔其
傾仄於是而有文昌閣辨忠堂龍首亭既而嗟曰形家
相宅數起於步猶學必有所從入之門也而向背錯
抵於法不可乃毀舊塗立新門於震方若曰庶其有
余卷之五
振起者乎工始於戊午某月又幾旬而告成復遣諸
生胡元澄齋書帛直走敝廬委之記且欲有以告諸
生俾知所由以入聖人之門者余觀朱君不憚更置
室闢之費以求形家之善利其於聖門所入豈有遺
哉夫不捐其故不可以圖新猶不改行不可幾於脩
業也彼可以力致者若易然矣吾之於學不有甚難
者乎談聖人之道之所從入若易然矣及其身求與
道合不限於資之所稟而各得其本心不又有甚難
者乎不惟其言之一而求其所至之不一一艱厲而
底實際必自改行始能改行者可以由是出入是
門不費於朱君也已朱君名大器舉嘉靖甲辰進士

是役也時誠而用不告隱事集而力不知疲其勞宜
特書而是時虞君其韓君其為郡倅江君一川為郡
司理皆樂其成宋與江出余同鄉而余於寧國又多
故交故委記也不能遜

南譙書院記

嘉靖己亥冬余如京師訪南玄戚君賢於全椒入南
譙書院會聚樂堂初成遂偕落之將行戚君率諸生
康貢等索余言為記且曰毋令他日忘斯遊也余諾
之未幾謫歸不果為後十二年為庚戌之冬戚君書
來理前語而余方病明年辛亥夏走使敝廬促曰碑
久蕪矣病不得謝因追書其事以復之憶落成之日
余卷之五
諸生有問可欲謂善之旨戚君遜余余出所聞為答
不以自疑聞者莫不首肯亦未有以余言為非者自
今視之固不勝愧發也夫所謂可欲云者猶曰自慊
云爾天之與我者至善也而不可以指陳於不可指
陳之中而欲言之以示人則亦不得不即人心之所
自慊與其所自疚者使自求之當人心之自慊也必
有可欲者存不啻如芻豢之悅我口而不容已焉苟
為不然胡為而不厭棄之乎故即其可欲而善可知
矣當人心之自疚也必有不可欲者存不啻如疾痛
之危身而恐相免焉苟為不然胡為而不隱忍之乎
故即其不可欲而不善可知矣是心也不特好仁者

為然有指善而告之雖庸夫稚子亦將感激而動於中不特改過者為然有指不善而告之雖元惡大憝亦且沮喪而掩其外故曰此天之所以與我也異時所答固不能詳然於善不善之間不以自疑亦曰余既已知之矣而十有二年以來謂之知善矣而自慊或不在是是未嘗知其可欲也不知善之可欲猶不知芻豢之悅口者也不知芻豢之悅口者未嘗遇芻豢焉耳世有遇悅口之味而不好者乎則亦未嘗知善之類也謂之知不善矣而自疚或不在是是未嘗知其不可欲也不知不善之不可欲猶不知疾病之危身也不知疾病之危身者未嘗蒙疾病焉耳世有蒙危身之禍而不惡者乎則亦未嘗知不善之類也未嘗知善與不善而不以自疑人亦不以為非何也此出于口彼入耳耳皆未嘗求諸已故也夫以庸夫稚子之恫愚猶知感激矣而出於口者顧無得於體會之餘以元惡大憝之悍厲猶知沮喪矣而入于耳者竟無得於悔悟之後則又何也天所與者為性而求諸已者為學彼庸雅陋惡之可與於知者天性之所以不泯出口入耳之不足以為知者以其無益於學而又適以害之也知口耳無益於學而後知求諸已者之為功余勉焉而未之得也有能終免於愧心乎而尚可以有言乎若諸生則亦自有責矣國家養

士於學建之師長別之齋署厚之餽糗肄之器業凡謂脩美有司推法外之意擇名勝而館穀之以有書院之役毋亦曰善游息之地以順遂其性將無有相觀而善者出於其間近之足以善鄉國而遠之足以善天下其猶勞來弛張之道哉而諸生者亦既群聚而樂其成矣苟於善不善之間萬一有如余所言者惟口耳之傳而莫知在已之所得不亦負有司之望而重養士之累哉是在戚君倡率之者如何也書院舊為尼菴嘉靖壬午有司逐其侶而屬之學後署為南譙書院前廡後寢庖湜有序繡以周垣垣下為池外為門而聚樂堂在其左出美幣而嗣葺之者清屯

御史項君淵巡鹽御史陳君縞吳君悌知縣李君舜其後者義民彭齡吳橋王創堂則士民所自治也全椒邑僻而曠惟此地溪谷稍邃近以戚君之故遊人過客無虛歲諸生相從登眺於斯有如誦其愧心之言而取以相益又思有以正之則是記也獨舊遊之私而已乎

水雲樂丘記

樂丘故浮圖也在末豐雙江橋之東異時有名僧善望氣者過之曰後百幾十年當有異人處其下其後語洩窺竊者漸起乃造浮圖高數十尺鎮之鄰浮圖出焉焉氏謂氏水雲先生豁達人也平居自視恒不

欲下人聞名僧言適其期意謂惟已足以當此而
圖故若有相待者其西距先墓數十武故居據其中
所謂歌哭聚族者無瞻望不及之恨則既心樂之嘉
靖辛卯先生卒其子用徒君洪與其季憲副君豹市
地易浮圖以明年之冬治玄室又幾年毋鄉夫人卒
并奉以附於是內而附郭與外而飾表衛者得脩乎
禮復取公叔所云樂丘者名之以著先生之心余嘗
因憲副君聞先生諸所行事大抵於義所當為則鏗
訇軒跌不啻若將捐之以身其視世之錙銖焉者真
若穢垢餘滓無益失得而反足以自涅漠然其無所
繫也夫無繫於外矣而必擇地以居能捐身矣而不
念卷之集 卷五 五
免身後之慘情眈眈然取足於斯位以眩其目達者
然歟且人之一身與其爪髮一也及其去吾身也投
水火無惜者不曰委蛇也哉自吾生而視身後一委
蛇也今奉委蛇也若此而謂持生也顧若彼又何歟
噫嘻茲其所以為達也凡縱無厭之欲以冀難必之
獲者皆自待以不盡之年惟其自待以不盡之年則
必深忌夫不諱之事何則吾之營日熏心而窮其智
者懼無以自給而瘠吾身也如吾身之歸也卒不免
於浮埃焉飄風焉而又不免於旦且暮焉其暇役役
以自病乎蓋知成之必敗者則保成之心必不若是
人堅知美之為惡者則惜美之心必不若是其甚

諸知生之速死者則持生之心必不若是其過勞是
故居室未可以已取其安體焉矣櫛櫛櫛櫛不朽者
固無益於棺槨數寸之外也衣食未可以已取其辛
歲焉矣文繡膏粱不置者固無益於含殮委藉之餘
也交游未可以已取其酣世焉矣恭敬聲譽不休者
固無益於吊唁罷散之後也故與其奉身以非所有
孰若并所愛而忘之與其以身而取人憐孰若就所
據而息之與其托身於不可逆親孰若早自見而決
擇之哉且人之外寓而不返也言故鄉則津津以喜
雖富斧資盛館穀未若息肩之為樂也古言死為歸
者何以異於是故鬼神不能為之制陰陽不能為
之侵極名位而不知其榮鄰乎寂寞而不能令其懼
窮元會以為壽含渾灝以為靈視世之萬有夫孰為
可易者先生輕於捐身而重於擇此或以是歟以深
可忌者而獨能安之此其甚異於人而必有豫為之
所者宜非誣矣先生達矣為之表衛之飾何居曰古
之達者宜莫如孔子負杖行歌何其適也而不能已
於防墓之悲為之封也高四尺曰丘也東西南北之
人不可以無識也則固惟恐傷之比於中野衣薪有
間矣是故知不能久而委之者孔子也如不欲傷而
慎之者亦孔子也憲副君學孔子者故廬其側而奉
飲食之祭可以不越乎尊俎余嘗造焉低回久

然歎於先人之奉蓋自吾之歎也乃益慕夫
之為校也即孔子未之行吾何疑乎而況有
乎先生名王治以憲副君為華亭知縣封如其
而鄒母封孺人丹徒君有子靜嘗自縣為給事中
故其封也視先生卒四年而憲副君始委余記

韞齋記

世之談物美者莫不以慢藏為戒以深蓄久積為功
然獨於藏王則言韞而不以他名豈太損之歟嚴為
複鑰之謹護者盡為瑤琳琬琰者耶蓋嘗思之凡物
之聚美少而含精薄則其致用也微而取利也近取
利近則必乘虛射時投好而獻妍然後可以為速化

余文集

卷五

五

之方不然色惡味臭莫有就之者矣若橘柚竹箭之
美纖縞縠綺之文雕鏤鏤金之器之類皆是也彼方
為庸人孺子之所喜委巷通都之所需豈不欲自秘
以為盈縮哉顧其中之所具者不足以久待不足以
久待故皆不得以韞言也王則不然溫栗以為容無
晶瑩之飾詘然以為聲無震雷之音瑕瑜不掩人得
以指其疵神明自居物無以入其朕然其氣也若虹
而土石不能閱其輝其聚美也衆其含精也厚故非
有大人之德不足以比象非有王公之尊不可以享
食非有朝廷宗廟陳奠之事不得以展儀而著誠此
雖曰陳平肆夫孰為晚之者故塵而韞之不能為之

傷琢而器之不能為之榮隱伏於嚴局複鑰大櫝之
中而恒自足何則其中之所具者足以自信足以自
信彼何事於急術哉惟人亦然行中平矩度言中平
聽聞朝而悻悻然計其功夕而僕僕然呈其能巧發
而曲當促節而小成是人也吾雖未之盡知彼其中
之的然者則可知也棄之不見其有餘用之不見其
不足引之繩尺而不盡合雜之庸衆而不可侮其為
術也拙其為目也疎是人也吾雖未之盡知彼其中
之淵然者則可知也故寧懷寸璧而不可易以溢市
之珍寧淹歲年而不可輕為一日之遇嗚呼此豈可
與淺淺者論哉趙翁琳字克潤抱乎尹之器敦廉鎮
之操少而業儒不偶於時貧居八十載無境外之交
四鄰士人無問識不識言今之篤厚君子必曰趙翁
趙翁翁固未嘗形著之事潤發之言詞也彼知之者
曷自哉此吾言之一驗也翁嘗以韞名齋而其子弼
問學於余余固異其能致遠者必有以啓之嗚呼使
若翁然持之久而無銜於外將不有持價過門而就
問者乎

依仁堂記

余少讀往史遇言人之善也即歛而羨慕之甚則若
不得見其人而親炙之遇言人之惡也即忿恨而嫉
之然則若不得見其人而誅夷之自以為是心也吾

與聖人所必同也至觀大舜隱惡揚善微若與已
者然竟莫能究其由自夫行多蹟言多本也於是
而得所以然夫聖人豈絕好惡哉惟其心同於人故
常以人之心為心而體之也周見人之惡也其必曰
將無有大不得已乎若然安知其不改也其於善也
固將中心悅之惟恐其不達也衆人者之心不能同
於人故常以己之心為心而體之不周見人之惡其
必曰得無有更為已甚乎若然安知其能改也其於
善也固將中心疑之惟恐其不誠也故聖人寧過於
容而衆人常過於察蓋嘗近取之身而得之箴砭矣
雍疽之戕身也夫人而知之也至於箴砭隱然若有
不忍豈固愛疾而薄身哉一體故也又嘗遠取之物
而得之天地矣蛇虎之不善也夫人而知之也其在
天地擴然與之俱忘豈固厚毒而傷善哉一體故也
由是言之大舜與吾之別亦在是而已以一體視者
不特隱之云爾也固將望其並生而不能已也以異
類視者不特察之云爾也固將幸其相形而不自知
也嗚呼幸其相形而無有乎並生之意豈獨好惡之
偏哉遇其饑寒迫切而莫為之助見其顛連無告而
莫為之援聞其抑鬱無聊而莫為之慶凡所謂殘刻
鄙薄之行駸駸乎必皆有所不免吾是以知昔者之
蔽幾陷於不仁猶幸今而後之或可及也又因以知

縮口節身者之能施其亦可謂取譬之方而未始
仁也天下由已溺者忘胼胝之役匹夫必被澤者
割烹之譏古之善視一體蓋如此存齋王君與余同
遊谷平先生之門蓋聞求仁之說者二十年于茲而
皆未之有得也豈所謂仁之難成者哉甲辰王君移
居鳳洲之野開余所以名堂者余書依仁貽之而因
附以今昔好惡之異嗚呼倘有懲於余言其亦可以
無負先生而得所未得矣乎

安湖書院記

禮為學者動必釋奠于先師而後行事其有國故則
釋奠無合也所謂國故謂其國之昔人可以為師有
是入必不遠取合祀矣夫遠取合祀豈無有過於
人者而必國故用之何哉古者仕不去國幼而學壯
而行其政與教固國人聞見之所及也取其聞見者
而為之師在上者不特俸物釋奠爾矣自邑宰下上
以至方伯連率之尊其鄉社飲酒養老勞農獻賦訊
囚之政必於學焉意曰此昔人政之所出吾得無有
怠棄乎是於政而求其至者所弗容已也在下者不
特奔走執事爾矣自郊人進等以至俊選學士之賢
其弦誦禮書干戈羽籥德事曲藝之教必於學焉意
曰此昔人教之所出吾得無有汙壞乎是於教而求
其至者所弗容已也本其所信而導之入率其所知

兩程其功不強以難能而衆可勸移其不變而入於
非之聖人教易行而久不廢用此道矣後世仕既遠
於其國所謂釋奠大抵文具泛視之而或荒傲弗共
問其國故何如人其人可師者何在樂莫之舉也宋
咸淳壬午興國何令時以前令程大中識濂溪于南
安司理遣二子師事之而聖人之學自是發明于世
是三程者興國之國故也於是爲書院安湖祠其左
祀之而侑以濂溪其廢與興往莫可攷正德己卯黃
令泗慮安湖地遠改建邑東前爲堂以正祀事其後
復以提督陽明王公弭寇之功多在諸邑而其學固
周程之遺也則別祀于尊經閣下然物典不脩久且
余嘗文集 卷五 二十七
就弛嘉靖丙午冬林郡推萬潮攝邑事因校官徐某
與諸生之議得請于巡撫傳公某參政張公某而副
使高公某督學蔡公克廉咸樂其成林復躬計相之
於是發帑飾材以儉爲功汎掃牲帛令載徒賦春秋
之吉諸生告期令率屬率牲奠于堂由北階經脩省
堂入奠尊經閣下接而行事禮如堂閣左右名宦鄉
賢兩祠以次徧舉畢事乃退非釋奠入謁諸生聚講
脩省堂誓對所疑朔望亦如之五日校官即祠前主
靜定性持敬致知四齋考業諸生祠二齋齋各四舍
凡十有六舍諸生餘三十人必雋乃選斥其不率與
暴慢者闢之令以上事事得請盡列諸碑乃遣諸生

王世昌呂雲來徵文惟昔之創始今之舉廢皆與
之國故甚應而道率勸戒視昔益密可謂有志于古
之政教興國之俗將駸駸日且變矣雖然由孔子而
後千五百年郡國之學所祀以爲師者非諸經學官
與所謂隨事以就功名者乎無欲以學聖濂溪之前
有是乎否也二程自述所受乃謂天理實由體貼而
後得之是方其體貼而未得也固亦疑於無欲矣及
其既得則盡吾無欲之所流行固皆所謂天理之理也
陽明處困之後慨然犯群疑而爲良知之說蓋亦有
見於吾心是非之昭昭者未始有欲而何者非理能
察是而致之以至無往不然則去聖人不遠矣嗚呼
余嘗文集 卷五 二十八
是數先生所以出其政與教者孰不各有自得而其
所以能自得者非知聖人之所以爲聖而極力以求
其至乎今比於國故且師之矣將求其所謂無欲者
極力以致之乎將惟假借剽飾於物典求免於怠棄
汙壞而已乎夫古之選舉邑宰即有司與諸生之身
而今之政教不載於簿書傳記即誦於長老婦孺臺
輿商販之口不獨有司諸生素所聞見又皆身嘗從
事固非若禮之所言養老執訊干戈羽籥之類可行
於古與今不甚應者也其位近其居而或假借剽
飾無以少異於聞見縱選舉而專用之其不爲長老
婦孺臺輿商販之所訾歟假人於嘉賓不知而過者

無議也爲之授館與聚矣而色有不在其不遠而去者幾希嗚呼爲有司與諸生者其無徒以遵豆事先生而求自信於國人也哉洪先寡昧竊嘗以無欲爲學而愧未有所至既與林知厚逆其志之必有成又幸與國之有遭也因爲記而俗論焉蓋欲以來者國故望人不徒以國故告來者也

東溪記

吉水蘭溪曾氏所居之傍有峯嵬然東峙曰寨山泉出其下冷冷潺潺鳴如沸釜少焉淙淙演迤虺盤纒引匯爲東溪春雨驟至潢潦四集其聲壯怒萬雷隱地秋水既澄明月吐華夜氣寂寥心與境會曾君佐

金華文集

卷五

五

朝氏樂之朝汲而暮游暑浴而渴飲洩其餘以溉膏壤歲獲幾千萬斛而魚鼈蒲茨之利不謀於他州而自給於是棄去儒生衣冠製居士服以居非有大故未嘗一日去東溪也嘗自言曰世之泛江湖踰河濟逐名利之所聚而趨焉者我知之矣其始也利斧資選徒族戒糗糒而易舟楫更彌歲月而後能達然猶不免乎風濤之驚湍石之險其峭岸之崩壓暗沈之橫潰晨夕凌突不測之變十恒居其一二焉而所逐者又有得有不得其徒手完歸又其最幸者也吾以是戚心焉吾嘗泊南浦望彭蠡巨浸未之迫觀而神已先禱爲之悲曰茲非昔日陳氏赴南昌之役敗於

死攻處耶想其建黃屋鳴旗鼓戰兵甲以餘艘揚而上亦欲決勝一戰保富貴於無窮也乃今所見江湖宿莽與烟濤過鳥而已又昔陸走長沙訪賈誼之宅吊湘江之魂又有大慨焉人生逝水耳逝有遲速時有後先即使功成名遂終不能挽頽波而返故壑吾擇其順而不累焉者可也且汨沒於濁流使人相訾竊指其後孰與吾被髮行歌東溪之上不出戶庭十餘武足以肆志而畢願不猶愈於浮沉之士乎念菴子聞之謂門弟子曰昔也吾誦緇林丈人之事登岸而歎拏船而去孔子拱立向之退而自失以爲是寓言也乃今觀東溪君信矣彼所謂往而不返有懲於溺焉者也雖然豈必仕者之爲溺哉夫人亦有之貴止其所思不出位焉爾矣小子記之吾少與之同師東泉先生吾見其佔畢矣吾見其綴文矣彼非不慕仕者也然乃其樂止于東溪是果有懲者耶抑亦其跡似耶吾不能測也小子記之

前王村新墓記

世之治墓者率卜堪輿家之說爲準持是說者夸嚴利敗善使人恐喜不能忘情究其理則湜湜謬悠不可窮詰以其不可窮詰又不能忘乎利與敗也於是趨之者始衆其惑也孝子非此無以安其親慈父非無以庇其子隱然成俗群以爲然至於詭訟墮貴

攘伐爲奸而不知止甚矣其說之入人也無錫九
王公異於是嘗遺書曰吾邑貴富人丘壠必之惠能
諸山師柳池和雍曲而往者無虛歲山亦幾無虛壤
矣吾惻焉今夫犯簷楹迫寢處競尺寸以自封殖其
於人謂何吾嘗觀稼于前王村視吾田疇中而四垂
五患之所不及也心誠樂之因虛若干畝濟其卑以
爲池而增其高以爲山垣屋其前擇所宜木環樹之
以待吾老而居焉清風之吾披茂林之吾依逍遙乎
曠莽之墟與造物嬉不愈於遊人牧豎躑躅酣歌而
戲歎其上者乎若夫四獸吉凶吾弗知也子爲我記
之蓋公之智於是乎遠矣人之生也必有死猶夫春
冬養之集 卷五 五
苗而秋稿其老釋皆不可遺而利敗之在吾身與在
吾之子若孫者猶夫春播而秋穫其豐儉不可得而
必也彼其眈眈顧惜於其內而又逐逐然取盈於
其外雖事之出於浼瀼謬悠者必且稱其力以圖之
何哉誠懼夫自奉之不足而不虞今日之不可以常
存誠懼夫遺後之不足而不虞將來之不可以強致
蓋身之所據者有限而心之所欲者無窮非是因無
以私慊其中而暫紓其計也嗟夫電滅漸盡光景幾
何草萊露零世代相促凡室家之所積者已有不能
盡享之歎而其子孫之所遭者又皆其不及逆睹之
時乃以旦夕之間希冀夫意望之外不已愚乎是非

堪輿之說固能入人人之俯仰堪輿間者多自惑而
不可解宜公之有是舉也公諱表字邦正爲人好脩
博聞體清羸若不勝衣然猶素寡合不可輕犯自進
士爲戶部浙江司主事求便母養改南京禮部祠祭
滿考擢主客郎中理曹務稱勤敏尤以文學爲當道
所重在祠祭時長子立道懋中舉進士入爲翰林編
脩刻厲篤學守身端約如處子未嘗失色言於人解
輒告病去久之卒得致仕家居多推食掩骼之事公
父子既賢達而次子重道望道皆大學生其幼子信
道與諸孫七八人蘭茁林立婚媾名閥世所謂至樂
也養之集 卷五 五
不可兼與夫有力能致之者宜其莫與公競然公方
且營人之所諱者不啻赴時而避人之所趨者有如
遠害此可與世俗道哉蓋取所不爭者非難而有所
不爭者爲難安其所不足者固難而有以自足者尤
難此未可以細故觀也憶昔同年進士中唐君應德
嘗以宿學推公唐文弟適編脩君於是余三人在同
官覲莫逆其後訪應德于家讀其所爲唐孺人墓銘
是時編脩君適在告別未幾而計且至余爲之下涕
乃今記墓則公之卒又已數月蓋於聚散不常而益
有感於公之所爲又私恨踐諾不早不及公之存以
鄙言聞俾爲知己一快也墓制公居中相去若干尺

其緒脩君唐孺人孺人塋以丙午正月三日編脩
以又明年戊申十一月二十五日公則乙卯臘月十
九日始為請記今給事中秦君梁遣使速記者直道
也闕堪與家云山自芙蓉東北行至前王村位乎攝
提左右帶溪前匯為澤澤兩通出一自與塘入常航
一自白蕩入江陰境皆逆東北上其深可運數千斛
舟而舟之入于溪者亦不下數百斛夾溪外為堤膠
高斗諸山而九龍山馬鞍塢前當坤維起而四望張
帷之與伏几也夫水深逆為上瀦次之東北艮也為
貴垣余不能辨倘其言不妄是公無意相值卒莫遊
於物之數而為堪輿說者後事取驗亦莫過於公之
智也惑者其亦有辨乎

雪峯書院記

雪峯書院監察御史雪峯董公讀書處也公少孤母
貞節王夫人鞠之為兒時酷好奕至避人踰河隄柳
陰中與群兒奕王夫人責之曰吾所以忍死報汝父
者以有汝也今若此何望乎公聞言淚迸下自是折
簪務學不更晚奕侶嘗從師學官師暴卒公孺而加
其子已而刻厲誦讀不一窺戶外人試之故敵戲
劇舍前公正襟坐室中若不聞是時進士劉肅菴一
峯先生交也公訪之問其言著之躬行比舉成化癸
卯鄉試甲辰第進士北去如漢不改儒素以苞苴

者至其前不敢舉齒免王夫人喪授監察御史方
耿竭力職事時以骨鯁期之越三月病卒年纔三十
有九君子曰志不終業不顯者天也有孫曰燧曰煥
世其學即公讀書處建書院遺後人燧為後軍府
經歷嘗與余往還語其事余汎觀世人終日營營不
自休暇垂老卒無所成者豈其甘為苦楚哉中無所
主不得不寓其好於物物有可好不得不奉已從之
從物所好而中無所主則隨時轉移更迭以為主客
者固未始有窮已至是而吾之一身始有日亦不足
之嘆而於所當為者亦且不及實致其力而又不
不徇其名以相應雖所病不齊其大較未有出於此
者矣方雪峯公之幼也一聞言而遂絕乎奕此其心
何心哉夫奕戲菴直在物有清濁之殊適中其好他
言固不足以相譬也故能無動於物者則亦不動於
戲劇能無動於戲劇者則亦不動於菴直之來菴直
於我何有哉自識者觀之猶夫奕戲之類自好者觀
之奕與戲固亦猶夫菴直也以其深快甚樂乎此而
決絕於一言非真有見於是非輕重之間而去之惟
恐不速改之惟恐不勇此正明暗往來之幾邪正向
背之辨蓋有強之而不能復使之合誘之而不能復
使之惑所謂中有所主則然也以此而學性澹泊而
智日明以此而仕躬危險而節彌厲若公平生是矣

嗚呼中有所主且然又況中有所得者耶公之所
吾未能詳淺深若何即其不為物好所動則作聖之
基蓋已得其大較矣後之學於斯者將思毋忝而事
脩乎請自辨其所好始孟氏有言其為人也寡欲雖
有不存焉者寡矣夫所有者斯有所得學至有所
得矣舉天下之物無以尚之又况瑣瑣者耶余慕實
峯公為人而熒嘗以子姪君和君靜君直從余遊且
來索記累歲不輟愧無所得而又不能嘿也則舉公
之大較申之并書為公書院記

正學書院記

督學憲使敬所王公因貢院改復取完壞成材輔以

念書文集

卷五

三

記

帑幣建書院其上於是巡撫吉陽何公巡按五台徐
公東泉鄭公咸助之成中為崇迪堂廣義軒後為退
食之軒燕休之館庖寢園涵巨細咸具左右為號舍
者凡幾所堂室門墀各限畧雜外為夾道繚以周垣
總為屋若干可容生徒數百十人扁其門曰正學書
院始干嘉靖戊午某月又幾月而垂成遣使委記于
余未幾王公遷參政而憲使滄溪黃公代為督學增
其未備復申往命余未嘗得造其門覽書與圖其愛
士辰勤而規畫至弘遠矣夫名以正學者所以別其
學為聖賢不雜於他道云爾嘗考正學之明獨在孔
孟之時而其後莫盛於宋然夫子方且責原壤惡鄉

慝而病異端楊墨之辨孟子自謂出不得已二程
陸之於佛徒往若敵壘之吾便是當時之人惑於他
道亦甚矣夫當極明之時邪正紛紜乃自不免此何
說哉凡吾之言學未有不篤於躬行者於躬行之中
而議論稍偏意念稍蔽其始止於毫釐而流弊乃或
千里之謬初非與聖賢之道背馳而不類則原壤楊
墨之類是矣以其偏蔽之流固不得不為之防而躬
行所至各有自得又足以易視聽而傳久遠向非見
正於聖賢固莫知察其微而絕其患此他道之辨所
以必出於斯道極明之時亦其勢使然也夫聖賢之
學何學哉求以復吾之心焉耳以吾心之能應也而
遇之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焉於是有五倫之
交以吾心之能應常不違其本體之則也而形之為
親義序別信焉於是有明倫之實即五倫之交而善
吾酬酢變化之用必博學以竭其才即明倫之實而
敦吾主宰靜定之本必約禮以立其大此聖賢之學
所以周徧而不涉於流蕩精深而不失之高虛皆所
以篤躬行而非以空談相誘長其知見而已也傳此
者謂之六經言此者謂之課試而盡此者謂之賢才
其不出於此者皆他道也非吾聖賢之正也濂洛之
後至今日講學之風遍天下其亦可謂盛矣其皆篤
於躬行矣乎亦有失之偏蔽者乎抑亦尚不免於

談而偏蔽之患猶不鮮乎慨自江門致虛之說出
俗學為之一醒然所謂分殊處合當理會者固未始
忽遺也紹興言致良知不離格物誠周徧矣其言曰
良知者未發之中寂然大公之本體便自能感而遂
通便自能物來順應又曰當知未發之中常人亦未
能皆有是必致之而後可謂之學未嘗廢學言良知
也夫正學不明聖賢汲汲於奔走者不啻拯饑溺之
切也然當極明之時而他道即已叅雜其間然則議
論之從違意念之輕重其在今日烏可無慎也哉雖
然吾方幸其偏且蔽者止於空談而卒無所成自不
足以易視聽又懼求正學者未有躬行之驗則亦無
以取信而不受變於外也群公書院之設固聖賢之
汲汲矣遊息講授而來者亦嘗以是隱於其心否乎
致不慮之良知以存未發之本體而勿執感應自然
以至於廢學斯可免於偏蔽之患而務躬行者尤當
竭才以立其大然後可進於賢且才其或竊六經之
文以工課試不復知有其他俗學也此於人已無算
尚何以抹人之偏與蔽哉求正學者自得之

峽江練公祠記

余往讀金川王眉集不勝慨慕練公之為人然未詳
其生何地也嘉靖癸丑登王雱九僊臺道經廢穴上
人告以練氏先塋徘徊久之不遽信已而入未與辨

先僧自述生累往往以練氏沒田言且曰由此
三里許潁江有地曰三洲即其故居又南一
上峽分爲縣公實今峽人也聞之躍然乃令
至則荒烟衰草中門堂階垣遺跡隱隱階右數
畝歸之人姓名猶可歷指遂與趙生子良不覺痛
流涕近鄰黃氏長幼聚觀者亦皆相向灑泣因道其
家世甚悉練本淦東東山人至伯尚遷三洲是生公
比及第復居淦城洪熙改元赦其家盡復故業於是
東山三洲仍歸練而以城居畀陳壻諸黃所言如此
練故與黎黃劉三氏著聞黃鄰練且世嫺受禍獨慘
其土疆大牙相入不怨厲已乃灑泣吐所未聞嗚呼
此豈有所利而爲之乎始錢守珩因峽之諸祠公鳳
凰山巖淦之人士諱曰公淦人也何與於峽至爲書
詔晉之峽不爲變富是時故老凋喪惜未有以三洲
告者三洲隸淦則淦祀隸峽則峽祀淦與峽皆公故
鄉何擇焉陳喬名系廬陵臨有俎豆六一座于吉水
廟食思江神不可度知其在此乎祭於廟釋
於枋兩地交至自古已然淦人又何疑于峽也余獨
念淦之爭者譬之家寶他攘是懼以公在淦則淦重
也峽之爭者譬之宗廟執事爲祭以公在峽則峽重
也夫能爲淦與峽重者止一死爾夫人孰無死公獨
以死重淦與峽何哉忠於所事知其不得而然而又

能即其心之所安故也故知公不得不死之心則
淦與峽不得不祀之心推今日不得不祀之心可
幾前日不得不祀之心此不得不祀與不得不祀之
心公不能要之淦與峽之人淦與峽之人亦不能私
於公峽之爭也淦固有言矣不謂吾可以已也而必
祀之其心蓋曰彼在淦者何與於我哉雖蒙詔誓無
避也公之難也人固有辭矣不謂吾可以已也而必
死之其心蓋曰彼在人者何與於我哉雖戮妻孥無
避也夫是謂之自靖自靖焉者自盡其心而後能安
也夫仁人心也盡乎心則求仁得仁夷齊所以見賢
于夫子也夷齊餓而商不亡百世以下聞者莫不興
起宜峽在所必爭矣嗚呼淦之祀公得所重矣獨不
思吾身亦有當重者乎峽之祀公得所安矣獨不思
吾心尤有當安者乎夫心之不得不然不獨臨難有
之自言動食息至於綱常倫理日與吾遇者不知凡
幾而未有能即所安如峽之爭祀者亦又何哉即使
安之亦倏忽轉移之間耳豈足比於公之一死也哉
不是之辨而徒慨慕於公以為重其亦未矣錢之祠
曰自靖故事悼登涉率請主祀之行署通判何公堅
行縣病其非禮始議改遷而知縣王君陳第漢君桂
相繼成之漢移置山腹制頗湫隘何復捐俸闢其舊
併倉址與故剝地廣之下為求仁書院峻碑紀之

縣之祠朗豁弘深祀有常度仍亭其巔曰高山仰止
延眺其上三洲烟草盡入指顧嗚呼公無身與家矣
豈計夫人之祀與祀之去三洲遠與近哉然近三洲
不之祀固益無以慰峽人之心也因記其役備論之
告後之慨慕于公者

陳氏遺忠祠記

贈戶部浙江清吏司主事松軒陳君錫以德慶判官
死于賊州人悲之請祀于忠景祠已而南寧鄉人復
舉鄉賢祀郡學顧其家未有專祠嘉靖丁巳其子韶
州知府大綸始即居右近郡城五華峯之麓東向為
堂後翼以寢各四楹旁為幕外緣以垣署其門曰陳
氏遺忠之祠本 敕中語比公於古之遺忠憐而美
之云也工始五月明年七月告成遂舉歲事又明年
因丁戌傳山人索余記夫死于勤事應祭法韶州位
大夫禮當別宗由韶州貴祭以大夫斯舉也順而不
僭矧曰萬世人臣之鑒哉往聞士人云嶺以南患不
在賊在禦賊賊不在徭徭在通徭徭非盜也擅土產弗
售不可以生而主於通山通山既徂詐專贏利復收
歲例假禍福語相報且為鄉導分所畧非通山徭何
恃也故曰賊不在徭徭是防變兵衛錯峙通山開說
上下接附急則竄緩則來或泄泄居中應之根節盤
固民莫敢斷故曰患不在賊異時總督張公頂察其

奸謀於肇慶知府曾公直用遼東馬市故事開市德慶之灘滂淶水辣墟三地各為期監以指揮李松屏卒徒辭刀劍無敢或諱公以判官攝州亟其成時出計佐之間與李往當是時徭極稱便而通山與兵衛懼市成奪已利互譁幻械徭曰官市餌也盍自偷徭信之會公與李在灘滂車從稍衆乃伏莽先數人甲而前李訶曰汝何得爾將又耶甲者進刃公起揺手不為止市中潰奔獨與從人掖李趨舟伏起并遇害事聞總督疑故機曾公閱焉忌有連不可發獨上死事明公心於是張公給卹金歸其妻嘉靖七年七月也後四年新建伯王公守仁始獲徭賊趙木子首職

少林寺初祖殿記

達磨止少林寺面壁九年未嘗誦經却時時顯釋迦以來教外別傳是常誦真經密義答衆武論功德不數造寺却屢屢立妙淨莊嚴佛土是常造寶寺縱使具長廣舌盡十二部妙論徧三千大千界中殷臺亭閣櫺蓋香花魚磬鼓鐘種種色色微細徧足一切俱令滅度了無所在亦無餘剩方名究竟平等又况西

來單傳直指有說法否有三十二相否雖然釋氏少林猶吾黨洙泗洙泗所傳一貫當時實鮮與聞又謂能距楊墨即聖人徒灑掃應對精義無二由是而觀有能升孔子堂群洙泗弟子數千人鳴絃歌習俎豆其間不厭不倦此其人難耶易耶有不與其進耶自達磨入震旦稱初祖五傳黃梅法門益盛雖煩漸分途總歸含育持偈禮像隨資應機至於千皁衣鉢乃在初來嶺南獨標必俟雪中斷臂始堪顧盼則堂前茂草誰誘衆生是知有言無言有為無為迷悟差殊不可執着蓋其設教彌近故易熾而不墜若此然超此二見亦必待人以是少林住持咸相避讓餘

三十年而今有宗書宗書者大章本順德南和李氏子自幼受度歷叩名僧參詣省鮮京師貴人延供揚譽嘉靖三十六年丁巳河南府廉其名招致受牒曾未四載起廢約渙朝梵夕定玄風流遠舉單傳直指行與揆疑千人降心并食聚仰間出餘力大葺故刹已未臘月八日重建初祖殿舊面壁處高三十二尺廣增二十有二而深視高強其三楹棟壯堅甌甌澤好儀序丹藻靡有損缺凡八越月告成累千百金不動聲色左右兩翼各聯七室區息禪誦身依菱舍披露席聲律戒謹嚴少林大衆嘆未曾有其侶天真往遊衡山假此因緣遣徒光護千里重趺乞言表信

謂曰吾當此揚墨寧爾貸辭光護哀請旬決費
其車誠足以激發吾黨且資廣譽為記建殿歲月
書貽以歸

石鐘山記

漢酈氏水經載石鐘山以為風起微波激石有聲不
詳其故東坡夜舫漁舟山下聽其所以鳴者本石多
竅遂為辨以捕遺丙午春余過湖口臨淵上下顧山
皆若鐘形而上鐘尤奇是時水未深山麓露出綠石
以登始若伏軾昆陽旌旗矛戟森然成列稍深則
觀咸陽千門萬戶羅幃繡幕掩映低垂入其中猶佛
氏言海若默深珊瑚珠貝金光碧彩錯出於驚濤巨
浪莫可辨擇睇而視之垂者磬懸側者筍茁缺者藕
拆環者玦連自吾栖巖穴以來舉危歷險未有若是
奇者矣夫音固由窾以出苟窾其中亦得喑然故鐘
之制甬則震弁則響是石鐘者中虛外窾為之也虛
者大窾者小故出之有餘而應且遠今夫窾蓋豎而
鈞虛器也注之水則窾蓋不若豎而注之聲此中外小
大之驗也東坡臆涯未目其麓故猶有遺論嗚呼石
本無聲虛猶足以召之又况人之心乎是石當彭蠡
入江震衆流進駛湍迴洑射日刺月消石雖堅不勝
其力之久故其形亦備鑄研磨削之工瑩白如玉其
素入於水者色黯理疏頑悍而輪囷畧不相肖然則

風靡波蕩其亦有助於石而致虛者固有道耶因記
以俟好古者

戰馬記

王葵齋公楨濟陽公孫也濟陽死靖難公死賊獲贈
于朝任一子廣吉水稱忠義家莫過之至其戰馬
事有足為世戒者始公以大學生除夔州府通判
五月會荆襄賊石和尚流劫入夔焚巫山縣治是時
同知蘇州王公授滕捕賊性柔怯而險猾故託疾不
敢出一兵公忿忿而數之曰汝食朝廷祿所主何
事忍委赤子餓虎口耶即代勒所部民兵晝夜行至
則巫山已破賊方聚山中索擊之殺渠桀三十三人
余盡遁乃行縣撫傷殘招潰散久乃得歸居三日賊
復劫屬邑大昌公促王王又不行而瞿塘衛指揮曹
能崇成兩人與王素黨結避禍多方詭辭庇之且激
公曰公誠為國家出氣力肯慨然復行乎公即整
應曹崇成兩人故酌酒賀更許以身相翼實為脫王計
公即日勒民兵夾曹崇成兩人赴之與賊夾水陣已而
麾民兵畢渡越戰曹崇成走公陷圍中自寅及申人
馬疲誤入淖田不得脫賊欲降之公大奮罵賊怒以
刀斷其喉及右臂墮淖中馬逸去成化丙戌五月九
日也始公赴大昌道宿木商家商故新淦人且徐公
知賊不敵不敢言是日將歸有物嘯于山者商驚視

國為王公耶果爾當三廟止如其言商家與家人
實往尋亂尸見衣白紗半臂者公也載贄上令不潔
沒自死所至府三百餘里馬奔歸府門闔長嘶踉其
肩若告急狀守者納之血淋漓毛鬣盡赤衆始駭公
已死而賊尤不解後死之二十五日子廣始隨木商
往殮之面如生不以暑腐然貪甚不能歸盡售行李
與馬為資而王意在馬不償直竟徒手得之櫬既行
距發之二十五日夜且半馬哀鳴特異土命秣者加
坐豆不為止王疑秣者給已自起視櫬馬驟前嚙其
項不釋口久乃得脫復奮首搏胸仆之地不省人翌
日喉血數升死賊既平有司正功罪曹柴亦被誅焉
呼自昔相傳義馬事不一二皆言臨難能相濟也若
夫辨讎怨微隱間切齒碎膚期在必報即在人猶且
難之豈公忠義之氣通於鬼神有使之然哉彼欺人
不見中以機既得自全復利其所有此其計至深秘
也然卒不可逃若此世嘗言至靈者人畜之至賤宜
莫大焉若也街衢所制鞭策所驅固有衣冠介冑所
不逮者至於施報反覆巧發開仇奇崛變怪反出於
貴賤靈蠢之外是孰為之主而一不少錯嗚呼可不
畏哉可不戒哉公志狀載此事不盡情實公之孫鑾
嘗灑涕言之余疑未信後十餘年始得實為之記而
鑾死已久則授鑾之子植用補狀志之畧且藉以告

世人

崇仁新建兩城記

自撫西行九十里為崇仁山谷秀遠中豁衍夷四出
履郡境非僻微要衝四方奇詭鮮至數百年城郭不
備莫有急者治臨邑水連市錯居南北相阻不辨錫
野地號三者北者列官寺廟學南有東西兩耆民輻
輳淳朴無他苦嘉靖辛酉夏疆場不戒閩廣寇猝入
建撫犯崇者三焚畧靡餘其秋都御史胡公松奉命
督軍入境赴急脫撫于寇殘傷用甦拊戰至崇惻然
嗟曰匪城曷邑匪人曷城是則在我既得上
請會冬李李知縣呈英交代公帑過發工吏勸能伐
石于山質堅且方礪石覆甍高卑色異遂建南北兩
城北城廣為丈八百一十奇高踰丈九減尺之五
以為厚署門五南近民北拱極東東作西西成當梁
水而南者曰通津南城高厚視北其廣增丈之十門
五如北署名如其方南北樓櫓壯飾冠門在通津為
登雲閣閣右級石梯連遞學宮象士之升士以奮起
民駭且嬉重墉疊雉駢峙夾輔聯帶溪嶺屹成鉅坊
載始夏五冬初訖工用力以工計幾萬幾千川財以
金計幾千幾百章程簡裕期以不愆君子謂公大造
于撫尤厚遺于崇也於是李令思公之功俾父勿壞
碑諸生方湖余時越疆請記按三者為號莫知何

解者曰耆致也老也不煩力役致老耆也或曰耆長
 也雄隣邑也惟聖人役民先其事必備以待變之未
 萌故常豫而不至于急惟豫也恒忽視而弗之切惟
 急也故懷懼而多所懲懲而為之就所欲違所惡其
 誰忍後崇之兩城是矣逮炎紹定而後崇之禍視年
 酉不知凡幾荷過其入則兩城之役宜不俟令蠲然
 嚴抗棘而城朔方徐淮興而築費邑豈聖人亦有弗
 豫乎惟其善懲則為之疾者乃所以豫乎其後而事
 之不可逆觀固亦不得先時以喻諸人也嗚呼今之
 役民其勞費視兩城不知凡幾猶且終歲動動時時
 然不得休息彼知民之所急何哉吾悲善懲者之難
 念卷之五
 其人數百年未始一遇循幸崇得遇公將後此數百
 年無復力役之煩也兩生之來也聞歌于北城者曰
 惟北有閩惟南有隣我飲我食壽考我親保有聚積
 敢侮我民南城之歌曰門則有閩郭則有隣戰西載
 東執戴親不有我公孰惠我民嗚呼乃今可求三
 者三者之號驗矣是役也隣邑同而崇以兩城望比
 重鎮獨稱雄長皆公主之公之勲略方和茲特餘續
 巡按御史段公顧言陳公志分守參議崔公都分巡
 僉事崔公近思體要明察克協謀斷知府劉君外達
 觀定位究度罔遺而李則率作威叔脩書之告後之
 後民者
 卷之五

念菴羅先生集卷之六目錄

傳七

善菴府君傳

周宜人傳

懋齋李公傳

先大夫傳

先宜人傳

張簡肅公傳

沈紫江戰功後序

念菴文集

六六卷目錄

善菴羅先生集卷之六

傳七

善菴府君傳

羅之先湘東人由豫章徙廬陵唐懿宗時有諱則者居化龍鄉折桂里之戡村則生達愷五代亂南唐兵起獨以更錢助成晉家達生較愷生議善居積以貴雄鄉里議上遵及珣遵之後其貴顯而珣所傳十餘世肥腴里中無所表見珣生達達生龔龔生仕遷仕遷始自戡村徙里之霧山仕遷生子文子文生元圭元圭生仲魯仲魯生思立思立生應熾字才父號慈齋有文學以明經為人師出其門者咸取高第其卒也族父朝請大夫澗谷子遠為文悲之慈齋生善學幾學生志大字庭蘭號蘭谷為人重厚長者有器識壻于吉水谷平李翁李翁故無子盡以產于壻比得善子蘭谷乃盡歸產而自為室鄰翁輔之於是遂為吉水人蘭谷生微傳通陰陽識緯諸書乃擇地黃橙溪以居有二子長伯琛次仲瑛皆以詩賦擅名與里中李子儀輩號十才子洪武中舉茂才有司連上其名伯琛故豪健踈豁易觸禁辭不赴未幾故所善諸才子皆在朝廷伯琛乃扶杖縱遊金陵與之倡和宴飲交驩嘗召銀工治酒器工故出入京國公卿家未幾王以謀逆伏誅遽新與往來人於是并

誅銀工自銀工店曆中所載諸治酒器人姓名皆具為黨有司捕治甚急伯琛業已潛入川蜀不能得則隱沒其田廬于官仲瑛既被薦為宣城縣丞調仁和治尚嚴不為奸猾所便競騰飛語中之監司廉其冤拘於法仍貶西寧老鴉驛丞九年調交趾文體縣之忙悅交趾有子朋壽天而伯琛子思益弱且癯始生嗣慶而室李天於是交趾鞠之為朋壽後是為善菴公當是時黨禁起家庭群從以黨事却思益思益匿不敢出善菴公七歲猶不識父顏色何似則故為好語向群從賓客請曰父與田廬孰重誠能與父連和請以吾祖所佃田廬歸之賓客以告群從私喜約日置酒大會賓客出思益書田廬券善菴公既得見父相抱大慟感動賓客已復請曰我為人後田廬券某當署名不爾孰保他日無異語者群從詬詈欲勿聽諸賓客解曰稚子云云君亦安得易之強群從如其言比出券伏案書押則故為縮瑟狀曰我稚子也不善執筆幸毋迫視我諸賓客然之咸退坐善菴公乃裂券突入衆空中從間出走外舅家群從追索不能得賓客愕駭嗟曰稚子智過我輩仲瑛其有後乎是歲已卯下登極詔大赦黨人勿問事尋解仲瑛調交趾二年卒於瘴年七十三其便道歸省也以書囑善菴公曰吾垂老不得致仕今復走萬里自知無

還理故豫與汝訣也吾居官二十餘年惟以清
勤三事自味雖澹至甚吾終無所易也吾無過人
但鄉里稱為善人耳凡人不能守已者汝切以為戒
慎毋効之謹奉公上孝敬有禮嚴視祠墓不貽祖宗
羞吾目瞑矣善菴公泣而受之交趾計至善菴公乃
倍出貲募人歸其喪善菴公名慶同嗣慶其弟更博
樂易而急人不能纖細封殖然多蓄僮奴治藥劑以
給人人與直顧數倍他賈乃益肆其施給以為義至
其雍容文墨間學士大夫或不逮也思益再娶子郭
有三子未及婚而卒善菴公乃復命僮僕既婚皆有
子始分異復自割產益之人五畝人以相售者聞有
急事即陰增其直多不自言有彭敏敬者得田直
曰我翁誤耶何金多也答曰我既誤出第持去而後
以不道自敗者樂與常直無所增也里有謀陂堰灌
民田六十餘頃歲久淤淤於灘人稱分業不可窮詰
善菴公自買田為瀟湘山麓下通田間歲獲厚利嘗
大雪夜半聞扣戶聲亟起問之則境外儒生為母市
藥者也延之入坐而嘆曰夜市藥者多矣要皆急其
妻與子未有為母者也予其孝者歟因勞其良苦飲
食之儒生出金銀幣問之曰而母命之乎曰病困
不知也善菴公曰而母病間聞市藥必問所質云去
心當悲念是益其病也亟持去手授良藥復

人衛行歲且暮僮奴來會藥直負券者數焚棄不
為常是時儒生券未酬僮奴持之曰券直若干奈何
善菴公晒曰汝為吾惜金耶救之火竟不問明年春
有騎從帷車來者問之則負券儒生母子也其母手
執金布拜且泣曰微翁大人不得至今日翁大人兒
女視我我無以報病起手織此布為壽是以後期願
翁大人後世子孫綿綿纒纒如此布矣善菴公不能
卻復遺贈之僮奴常受藥直得金釧二父之令銀工
火其一知其偽并毀之曰毋令誤人即不復責僮奴
追償也其輕財利若此是時里中長老多以後棄行
義相高善菴公起自孤危頡頏其間每燕集人率視
其語默進退為準雖坐家難廢學顧日對書史工草
書書本趙吳興一點畫不敢失法度求逼真體乃已
日暮呼諸孫前誦所業書暑解大義或味古今名人
格言問指意所在且令各以已意訓釋已乃予芋栗
梨柚多寡以寓勸懲客至壺矢觴豆長進豐殺盡歡
乃已遠者飭館授衣日請所欲食立辦以應依依旬
月不能舍至強求去泣下與別客既去召諸孫問客
日夕何所言其情態何若何言可終身常誦不解者
即一一為覆言之公生洪武癸酉十月十七日卒成
化甲午閏六月七日年八十有二臨訣謂諸孫曰
吾不乳兒也今至此復何憾雖然吾所以至此者亦

有說也夫人莫善於以量容人量有小大福亦因之
吾平生未嘗以錙銖自動怒亦未嘗以顏色動人怒
女輩所習見者汝識之公娶櫟陂周氏贈監察御史
仲昇女治家嚴而有法先公五年卒同塋居後玉虛
山已丙向子良奇恭高良以歲貢爲廣海衛經歷經
歷生王王三子復循徵循奉弘治己未進士仕至山
東按察司副使是爲余先大夫得准 恩贈王爲奉
直大夫兵部武選清吏司員外郎小子滋先嘗侍先
大夫每詔曰吾及見善菴公厚福人也然卒無多藏
與子孫顧今之間里間莫不頌其德惠者嗟乎吾敢
忘所自乎小子念哉洪先退而謹識之其後過公墓
下輒悚然如聞言常內省發媿今老矣既無能以身
光顯上世又忍令其行事泯沒無傳耶余八少物相
易貴賤不抵尚顏面含怒或所捐不毫髮悻悻負德
色責報孰能過與之直秘不告耶自余談學三十年
來每遇財利未嘗苟取尚懼不忘較量仰負先德於
是乃益見府君古所謂光而不耀其玄德耶府君嘗
言順德者昌逆德者亡至於臨終訓教子孫炳烺數
言又若操習不懈焉者洪先滋兢兢矣後府君者其
重有省哉

周宜人傳

周外公配周氏余王大母也以先大夫貴始 贈安

人進宜人父德柔祖參議公紀宜人長宦即貴重矣
比歸員外公主家政故無長物食指繁日有賓客之
事經衛公剛嚴難事飲食供具稍違程節輒詬怒不
御員外公率諸孫跪解或竟日不得命宜人自入門
兢兢抹過以織紵補不給聞堂上詬怒聲即以手自
搏含涕向杆袖亦竟日不敢食諸如嫗慰勞良苦宜
人曰我不善爲婦取怒翁大人非翁大人苦我也自
非大疾病與大故未嘗一日不在杆袖間亦未嘗一
日不欬歎含涕然竟不能令家有長物先大夫在三
子中最善事母宜人亦鍾愛之先大夫從外傳書歸
宜人顧曰兒饑來耶耶投杆取殘食哺之先大夫見
之無烟受食返半意以讓母也宜人曰何不盡啖先
大夫曰我飽固不能強宜人心憐之撫其首遣曰我
兒何慧也耶又及面涕泫然承睫下不忍令兒見之
悲呼悲矣悲矣宜人年三十九夫於產難後二十四
年而員外公卒余皆不得見第歲時侍先大夫御燕
慈或節序持觴爲壽輒掩泣曰天平胡不令我父母
嘗饌肉卮酒少厭兒心乎因自述少時事若此又言
宜人背棄後從外傳不能償東脩傳強持書篋去乃
發憤自閉空舍中誦書父不我省也一日聞書聲從
戶外窺曰汝能然乎則又掩泣曰使母在能織紵斷
不令我至此嗚呼吾從兄弟且八九子姪十餘人牛

宜人之一身也此數十人者今且餘蠹書而殘鼠
夫家無噍噉之威人負詆訛之色雖強之學不從也
而見人菜色鵲衣者即族屬莫肯與揖即相揖首不
俯目且流視彼知昔日何如哉公與宜人日遠先大
夫遺言不聞將無有見遺器而訕譏者乎噫嘻

懋齋李公傳

懋齋李公者吉水谷平人也名勳字功大吉水李氏
谷平最著先世多顯官而公會祖仲和為會昌訓導
仲和生從遜從遜生即溫即溫為人長者少敦貞介
之行年三十不知卜婚里人號為拙隱君後娶蕭氏
生三子而公在仲少微吃兄熙數苦楚之聞不逮對

金華文集 卷六

七

七

輒擲面固不容啼泣也母見面墳赤疑曰兄汝擲耶
曰無也於是家人莫不憐公拙隱君賢懷寧有息產
公因留為懷寧弟子員是時年且三十有一同舍生
咸以課業推公及背誦諸經子書又不遺字其餘貫
肯綮悉有口傳屢為督學御史賞識比鄉試輒忘試
目所坐以是竟不一遇又二十年以歲貢上禮部而
拙隱君年又甚高求便養得河南新野訓導訓導故
不得抗學諭督諸生諸生課業既無口傳每試教諭
未有知指摘者公乃日夕為說書正課業人人聞所
未聞即有品評一一皆當莫敢背語有勤業者助膏
炙夜且具食勞之於是教諭讓服而諸生亦競文相

高舊習一變新野久不舉鄉試陰陽家指學宮

儲為解會御史戴忠行縣公白徒舍木幾諸生

齊雲相繼舉而新野地易數市妖游食甚眾公病之

號於眾曰教化所以開風俗風俗不經教之辱也今

聚倡優誘無賴為奸汗諸生行又樗蒲蹴鞠射注能

傾人家夫民性若水易下也耳目染濡將室家奔潰

敗產廢業父兄何利焉其共逐之隱弗告者治如法

未幾奇衰為之越境而徙公故奕奕善濟事成化乙

巳河南大饑流移載道令不能抹公捐俸施粥待之

多所全活嘗攝縣 朝通遣中使嚮太和山沿途

怙威索賄公一莫應且獻縣民輓車訴貧中使懼夜

遁去當道數廉其才而公亦以九載當代至京師考

最陞末豐王教授末豐 懷順王者賢王也文而下

士往時衛教授老而罷教 王諸子無狀數蒙詬詈

及見公豐願長髯有背負鍾衣冠甚偉乃大喜謂諸

子曰李先生真教授也而輩無若視衛然公朝 王

從容援古今賢哲事為諷 王亦從容引謝退必起

送盡階乃已未幾 懷順王薨而 長子嗣王不敬

喪公為書以諫其畧曰臣聞三年之喪 天子達

於庶人無隆殺者本人情也今 王喪未及暮而飾

柩輿馬國人駭嗟臣竊悲先王之盛志不續矣臣聞

祖訓者 高皇帝所以保佑後人慮至遠也今有

千金之產猶思念其祖父獨奈何輕身犯不諱乎去
鄉女太早則體不內充馳馬逐獸則氣狂奔而易竭
內外交蔽欲求末年猶冀自焚而藝之薪也茂不慮
矣且制節謹度滿而不溢者諸侯之孝也今王歲祿
不增而賜子太濫薄視先王親戚婚嫁不時宮室蕪
穢殆未可以聞于上也臣愚謂非痛抑而力改之不
可以保國謹上十事一曰法祖二曰厚倫三曰勉喪
四曰親賢五曰遠色六曰謹玩好七曰絕射獵八曰
馭下九曰別嫌十曰節用惟王財幸焉書上王
頗悔悟而公亦有拙隱君喪將告奔王曰嘻吾可
一日無先生乃上教授善狀請無注代而自給半俸
金華文集 卷六 王禮
終喪公傳王十六年宮中事無弗與聞後王禮
意稍衰公覺之棄官歸王弗能留念公勤勞請進
階准王右長史致仕復終身上從之公家居十
五年族戚無少長莫不敬憚公公正容體謹言笑性
峭直喜面折人人有過多自掩匿懼相聞後里中盜
起白晝殺人過公門呼曰公幸無恐我輩何敢傷善
人蓋助勸二年竟如言公娶曹宜人子四子璞璘璿
璣女俊嬌適先大夫山東按察副使羅某封宜人曹
宜人者石瀨曹文簡女也性質木勤女紅公居貧賴
之年三十二卒懷寧懷寧張慶遠者重許女而慕公
聞曹宜人卒以女歸是為張宜人生子琬女阿嬌適

子員張京魯宜人之卒也四子幼先夫人
宜人婚嫁無所分異以慈惠稱自公一世多壽考
公隱居壽九十有九而公亦九十有二卒且二十年
不得葬洪先悲焉嘉靖戊戌正月壬午葬公周嶺杜
山前甲後與兩宜人附左右是時子璞璘孫倪健先
卒視塋者獨子璿玢孫儼侃常佐六人示
洪先曰余侍先夫自叙初婚時事恩公至厚也公治
家有法教子女嚴而正當是時納幣之禮甚儉不計
也顧日督其課業已又令習禮容舉足出言緩急有
則自居室食飲莫不告戒二年而始子璿蓋終身父
視公云而余見公則釋也公授以越走唯應諷誦書
札諸節目且執其手曰汝必為大丈夫幸毋忘我公
卒十年而余待罪史官無能自効公諸子孫顧未有
成公志者嗚呼悲夫公之治家善盈縮遷化累賞數
千金以是義發任事多損俸不自惜晚年聞諸僮奴
啜宿糗輒涕下不忍見今子孫貧甚宿糗日且不充
幸公不及見耳嗚呼悲夫公居室常觀曆酷類戴仁
所為故得壽考然鄉人往往因公子孫之貧咸疑天
道福善不甚驗解之曰屈伸盛衰數有適然者雖聖
賢不能違吉凶禍福理有固然者雖聖賢不能必知
其不能違也故未可擇所遇於外知其不能必也故
未可易所趨於中何則斯二者皆天也由是言之公

之至斯極也即謂之天道亦可也又何疑
公之生卒為宣德戊申八月六日正德己卯四月
十七日曾為人後二年庚戌四月二日曾為
先公正統九年十二月一日正德己卯九月
辛酉四月十九日辛酉四月十九日曾為
江蘇家湖祖生而曾宜其年六十有一始歸
追木社山之從也蓋改附一以避忠云

先大夫傳

先按察府君諱循字導善員外公仲子也為人魁碩
齋額巨目隆準方頤鬚鬣長尺餘吐聲如鍾性
剛嚴慷慨急於義而厭屑自幼從父經歷公授
尚書未幾公入國子監而員外公素貧常不能得師
府君乃發憤自閉一舍晨夜誦讀不輟同舍生嫌其
異已邀與觀里賽劇戲府君給曰我固畏夜行已而
舍外數有怪同舍生避去府君顧益自喜得專誦讀
十四生為文章即有魁壘長老輩見而奇之於是長
史李公勲許妻以女是為李宜入李公為新野訓導
府君年二十二往就婚始至試令背誦書不遺一字
誠為文操筆立就李公喜曰鵲鳥豈直博鼠耶延二
師為解尚書及諸史傳踰年曰可矣乃婚新野去漢
中白河數百里府君因群從往來遂留為諸生白河
諸生聞有南人至懼其壓已也黨惡少為誣訟府君
為之官罪坐訟者卒不得証而俗故以酒食徵逐不
喜詩書府君日與高會飲酒夜則程書鵲鳴乃罷

公一清為督學會事試府君驚曰此非白河生
也故則又自喜曰我固能知之今當不失魁選他
年必為良吏也遂指目以戒諸生諸生慙曰今日乃
為南人所屈府君聞之是年引疾不復就鄉試弘治
乙卯舉鄉試第三人上春官不第楊公延為其子師
已未登進士第觀政刑部諸進士登第者率假貸師
僕馬服舍府君布袍蔬食不異平日是時尚書閔公
珪侍郎白公昂皆精濠家令諸進士詰問獄日幾狀
府君時時持刑書就長官問所疑有所註識一一取
長官可否閱狀已即又代閱諸進士狀已而代長官
署獄事莫不當濫遂以刑名聞于時辛酉授南京刑
部廣東司主事廣東司主事京城內外獄訟繁冗府
君剖決無滯凡五月以員外公憂歸甲子起復補工
部都水主事會徐州洪故事役夫輓上供及漕索漕
舟美米而民舟則予其錢官為東分濠者陰減其
算甚則指他費盡沒入之諸舟爭道日起訟府君至
首罷漕米總役夫以甲乙而什伍之民舟先後次步
下入所募數役自甲乙持籌往已事受錢于舟還籌
而休終則復始官府晏然常以暇日治隄防水復植
木其上以固之役夫往來不知道暑三年聲譽大著
戊辰代歸適武庫主事缺兵部以武庫為閒局有力
者爭欲得之是時許襄毅公進為冢宰鵠者踵至

曰吾已得人比奏下府君也府君謂吏部許公謂曰
所知所以待此乎汝能絕外交故以媿競進者也已
已署車駕員外郎巡視皇城是時逆瑾當權而
武皇帝好微行中官義子出入禁內府君微其變
每夜偵伺防守嚴門拆埃鉅管立馬風雪中鬚冰結
衣領上不敢懈庚午陞員外郎署武選郎中瑾私人
多在武衛武衛陞罷必關白始行弘治間有已革乳
母官三百人援瑾求復府君駁其不可復者五事以
為內降非制名器宜惜議出劉公大夏不可輕改且
恐啓倖門廉賊給奏竟寢會考選武衛而金吾右衛
指揮張某等二十餘人為瑾爪牙府君罷其管事尚
書王故以副入告瑾大怒罵曰汝老侍獨不知張某
等可用耶故滕行前曰郎中輩為之故不知也則又
罵曰不能制郎中安用尚書為故免冠請曰幸無怒
即更奏矣故歸召府君怒曰汝後生不曉事乃令我
輩受辱萬一召禍汝獨得免乎即濡筆嚴奏府君走
前持奏曰勿毀成牘但示姓名足矣敵不得已以別
楷書二十餘人投府君府君退召書史數十人將別
為奏上當是時瑾氣焰傾中外稍遺意即置之死府
君分必就逮其存初奏與所書別楷書自明也後四
日瑾敗敵拂曙入部口囁囁向府君索初奏上之以
已且曰謝爾早見不令毀奏也瑾既誅敵亦罷

國官以是多府君是時天下被瑾害盜賊蜂起而
江為甚辛未春有詔選賢守令要害地以弭亂楊
文襄公為冢宰故知府君乃為屈常調擢鎮江府知
府鎮江當饑饉州敵之後廩不餘粟藏不餘錢解無
完舍百務就弛府君嘆曰是尚可以應緩急乎為之
去奸胥縮浮費捐官洲清風焚積贖金甃垣壁備弓
弩明年巨寇劉七等自南京流入境鎮江郭外居民
皆奔城而指揮使閉門自守君聞之罵曰是誠人耶
為城將以衛民未聞棄民嬰空城也乃斧荷鎗納之
迨夜乃止復多為旗幟江上諸山復以小舟載砲石
發常洲中為疑兵府君自乘城鳴砲鼓令老弱各執
戈矛擊金鉦助軍勢呼聲震天地寇遙望不敢逼未
幾朝廷遣四將軍將北邊軍來而總督諸大臣十
餘人且至凡軍行易糧器仗舟艦馱馬犒賞諸費盡
取之府諸僚佐多避事引疾府君曰初出伏調諸司
致供餼受命今日曷始徧出則促辦諸費不就寢者
四十餘日須髮為白已而狼山奏捷上功賜大紅衣
一襲府君初屈常調為守至是又能弭亂而諸寮中
悍其方嚴不得聘其郡人貴顯者又以請謁不行交
構騰謗文襄公不能辨復以才堪保障調淮安前守
劉君祥嘗辱於寇而諸縣殘破尤甚府君一以寬厚
作養之始錄囚縱釋九十餘人訟者令持詞往逮至

周印相引證情服則薄譴毀其詞以夫於是獄無繫
黨御史驟見疑之比得實以爲庶幾固空虛之效
上治行詣郡第一癸酉擢山東按察司副使奉 敕
整飭徐州淮揚等處兵備徐州既習府君行事令下
不嚴而肅是時宸濠懷不軌沂邳間私販橫行府君
以南北咽喉不可無堅城壯軍遏其衝乃跡境內諸
盜面授將士方畧往必成擒所得衣糧錢帛甚衆則
爲召募武士凡射穿札及力能舉重超乘抵距者悉
得應募既與歲給而旬日輒再閱試試有重賞於是
遠近聞者莫不景赴久之得武士數百人一可當百
會河決西岸城有圯者乃益發其瑕壘鑿石爲墊而
崇厚其墉乙亥以總兵李氏憂歸比去積穀數萬銀
五千六百有奇布帛雜物稱是府君既歸而代者捲
爲私橐於是武士解散引去戊寅起復補密雲兵備
密雲去京師百餘里異時 武皇帝出遊日至其
地兵備官被戎服擁橐欃伏迎界上有所幸即令前
導趣馬行且跋曳中官益馳驟相逼或以馬箠敲朴
爲戲必入賄中官乞憐乃復騎而其地去古北口遠
五十里中官監軍事者肆武斷戾削士卒士卒困甚
有警猝不可用府君聞之嘆曰凡若此皆非我能堪
也今顧得之其命矣夫雖然吾以憲臣奉 璽書行
不出尺寸力何以報 天子即日就道是時鎮守

太監張信驕橫密請以得節制兵備官聞府君
岸不相下必不利已乃入跪以兵備官爲冗員請省
之撫巡臺臣爭不能得府君上官止一日而報者至
遂促裝曰此私幸也不能復待次吏部棄官歸寓縣城
終歲杜門以詩書課子當道貴人訪之門者託辭以
謝即縣令多不得見已而曰此非所以長子孫也則
又返鄉之故居自居鄉日與田夫野老談耕牧事晨
夜令小童取芻飯牛豢魚或視春稻食稀秋至耕者
告獲率子弟開廩執漿散簪汗津津下不自止鄉人
見者笑曰憲副公乃親農人事耶府君應曰我固農
人不知憲副者誰也蓋辛勤十餘年家始足食丁亥
吏部用薦者復除山東按察副使檄且至府君嘆曰
吾亦願有所爲顧今老矣譬之戎舟已有定步又向
風波行耶引疾力辭於是巡撫江西都御史陳洪議
上疏曰天之生才不數而才之際世甚難臣治境內
如憲使羅循貳秩憲司非不際世也然部檄且至益
堅肥遯之節循之自處得矣然用之未究其所長恐
非天生才之意也况其資稟淳雅理識精敏分曹司
馬擅老練之才歷知名郡者循良之譽近者居家一
十餘年安貧守道素無干於有司善行高風實可敦
乎流俗年力未衰遽投田野揆之野無遺賢之治似
若未愜惟 聖明爲惜才番意吏部以府君所辭甚

力因不復強已正長子洪先舉進士及第第一人爲
書以戒曰吾無厚德遺汝汝微祖宗餘惠蒙天子
厚恩何以自處今而後免爲完人以圖稱塞嚮者之
言勿留于耳令汝二三其心也始洪先會試時府君
命得第後須求歸省以爲汝盡忠之日長而吾見汝
之日短故云云若此蓋府君得洪先年甚遲其撫育
又至艱也庚寅洪先得告府君教之不殊童穉言動
少錯辭色必厲客至令衣冠行酒拂席授几見客
踏起則謂曰君謂勞耶固所以愛之也又明年有詔
覈諸告者過期除名府君曰委質爲臣不得顧其私
矣汝可以小故廢大義乎遂遣行癸巳四月三日府
君以微疾卒于家前一日猶手作晚書遺洪先侃侃
無眷戀態卒之日方對客起便旋端坐榻上而逝醫
者走抱呼曰公竟往乎顧其首者三計與洪先別七
越月耳悲夫悲夫府君天性之厚非言可狀當壯時
輕財好施有俠士風至晚歲故衣菲食矻矻勤生又
若與寒士無異蓋取之不妄故以儉用厚其節也然
遇急難不復吝惜即分少必以時處家庭甚狎而長
幼之序不少假借帛裏問疾未嘗不先於人與鄉里
寡合矣士人親父往來務接以禮而尤不忘故舊即
魚一盂酒一注情意款款無雙吟也與人鮮爭斬然
是非不爲兩可語置諸距其故雖忿怒詈罵聞者

往往心醉人之忠佞校直絲毫莫欺然不欲自炫以
爲明有相忤者絕口不叙亦不欲向人發其陰私始
以進士試給事中上姓名第三公卿賀者踵至明日
奏下得之者同年張某也張爲中人養子事以賄成
有相告者府君不對其後當遷員外郎而競進者又
攘其次諸曹不能平嗾府君曰曷自明府君曰彼之
進必以賢也主事年久且爲員外郎何汲汲耶於是
時論鄙二人而益多府君然府君素有識量不以外
物瑣瑣動心不獨此一二事爾也當會試時身故貧
一日亡其囊中扇榻同舍唐君鵬內不自安物色其
人給府君訪之比入坐唐故戲探其囊出扇示府君
曰是不類君家物耶府君目逆曰汝毋戲言唐又持
榻端手識相辨府君趨出向其人曰物固相類唐醉
語也唐歸怒曰君失榻不取何也府君曰不然吾失
榻不甚損彼張惡名尚得爲士人乎唐始遜謝不及
當倉卒之際曲爲拚覆使形跡不露非素有輕重於
中不至此理既專權喜援鄉里爲羽翼吏部尚書張
綏通政李憲皆府君同年舉于陝者也張相見輒爲
溫語相投李則願爲先容于瑾府君皆婉避之瑾敗
綏伏誅憲且除名憲黨端鼠竄免禍府君載酒與
別李伏地哭曰昔之仰我者無一人至公不用鄙言
乃復憐我公其古人乎蓋府君有完身之智而不矜

能有擇交之介而不遺俗有鎮浮之節而不專譽
返古之朴而不泥跡有容物之度而不示恩自其年
少時固已然矣始如白河嘗從商舟泊襄陽族舍有
來奔者府君伴若不諭意促之出曰此非子宜留也
其人吐實則忿怒脫走比舉鄉試出校道郵亭亭長
告曰惡地不可留也強入之夜半戶開月色中美女
娉婷來坐榻上府君意其奔也不之咎遂繼殺少頃
從者作魘語起問之已為鬼物所侵返視戶戶固
也明日以告亭長亭長曰此妖殺人多矣而莫能動
公公福德未可量也此二事較之魯男希文何所軒
輊府君乃屢遇而易視之豈非天性有所長乎此雖
余幸之集 十九

結於此而從所好其於人何如哉洪先在侍時麻
嘗病其所持瑣瑣無高朗宗畧之行今遠府君二十
餘年年且五十餘矣妄意該學猶不足以舉府君一
言之教常恐奄忽無以相見地下然後為之戚然以
悲雖然自非戚然於洪先之悲者亦豈能深知府君
平生也哉

先宜人傳

先宜人淮府長史谷村慈齋李公勲長女也幼有至
性事繼母張宜人以孝聞張病嘗禱天乞以身代張
已長子女乃獨憐愛先宜人亦不異所生慈齋公為新
野訓導擇配里中得先君至期親迎試以文驚曰遠
到器也吾當成之為延師傳督之學二年始婚於是
先宜人生二十一年矣未幾先君遊白河番為諸生
先宜人生長宦邸人難其行比寓白河卸飾操作親
爨治食不異貧婦諸生有用先君者先宜人見其婦
怡怡有禮其婦交相敬重而諸生亦漸自慚其後從
先君官兩京鎮江淮安兩郡守備兵徐州在邸署謹
扃戶嚴出納清約特甚諸寮婦往來不敢以賄相聞
凡十七年而先君以憂歸是時且再受封有冠帔矣
視白河勤苦一日也平居不能厚藏有餘即推與人
見人饑寒窘迫輒涕下思貸之即其人負貸不恨每
食見幼穉無問貴賤必停筯分給冬未寒取舊裳浣

解紉補衣諸減復成令完厚以是敝篋中常無餘
諸女奴違命既不加責又且躬代其役素善醢雖天
寒手且僵木浙浙寢盜間夜分不置家人訝曰夫人
不畏勞耶應曰女奴不稱吾氣寧自爲之省氣也當
洪先登第歸年且六十餘盛暑中猶向爨室視食飲
即突煤蒙面不計其慈厚蓋如此始納側室自有娠
家人尼之不爲止而視之絕少嫌忌已而聞其以言
相侵掩耳走甚則爲之歛泣不能出一語前後所生
子綺衮洪光女內懿內相內貞皆早夭獨洪先與內
德存內德洪先女兄也及笄而有目嘗婚一年卒而
洪先自幼至長時時多疾洪先宜人於子女苦楚矣
然視洪先問學不少憐貸至於取子交際之有節施
給推讓之以情輒首領而贊其決曾不迂其所爲疾
亟將終氣已微猶顧側室子女淚泣泣下又數指目
示洪先意以相屬也哀哉哀懿德至矣自洪先有
知未嘗見其衣繒帛食重味待諸姘姘執禮甚卑諸
舅兄弟來不欲輕與相見見他婦對客辭旨清辨善
折是非每爲色亦然聽客語言又能逆知其人賢否
訓外氏諸幼必以道義斬斬不假辭色嗚呼遺言細
行諸如此類甚衆不能殫述也昔求叔子瞻能文鄭
國而安傳于後世洪先不肖既不能力養以爲報又
不能文使懿德章顯豈不重可憾哉嗚呼後之爲婦

有因洪先之言聞先宜人勤苦能不迂其所爲

張簡肅公傳

國家當盛治之時必有維持培植之人生乎其間其
博厚純實剛介平恕若出於天性而不可已未嘗有
矯戾眩飾纖靡慘薄之態入於耳聞是以朝廷刑賞
簡當公議清明天下趨向咸歸一時君子恃之得以
無惡警之少壯之年元氣充滿起居以時嗜好有節
自足以凝精而握固不待服食導引之外助嗚呼此
其所係如何哉某數歲有知聞先大夫與客談皆弘
治時事且謂當時六卿大臣江右有安成張公浮梁
戴公二公行事酷類古人至若剛嚴難犯張公又其
最也我朝政在內閣士之始進以翰林爲極選而
競進者率規計恐後公與華容劉公聖避不往且曰
願就部曹習聞民事爲國家建勲業甚幸沒沒徒老
文字竊所恥也於是自兵部郎中出爲浙湖兩藩擢
副都御史巡撫山陝進尚書都御史掌院事歷仕凡
四十年所在咸有樹立縉紳之間倚以爲重其後閱
瑾用事憚公執瀆相尼一日假內降促令致仕公去
而紀綱廢矣悲夫公致仕時瑾遣人道偵之禁假官
年且不得與有司見公乘敝艇至徐州洪觸石敗溺
大夫以工部治洪夜且半聞扣署聲問之知爲

公也於是密往慰勞時寒甚衣盡濡乃解裳治具相授鷄且鳴易所乘便舟以行臨發公慨然曰吾受先帝厚恩恨莫能報賴君復生吾有孫當以今夕事語之必且遂吾志也先大夫灑泣而別後洪先既長見公孫御史鰲山詢其所聞於公良然御史者即公所指之孫也御史嘗爲余言公初爲郎中奉使畿內夜遇盜劫其囊得俸銀兩慚悔而去一日屠人告衙隸易公銀同官給之曰焉知非張衙銀乎屠叩首曰張衙惟有俸銀以是知之是時爲浙右轄尊貴家口衆矣日料肉止一斤公于某以歲久來省體魁碩食兼數人公笑曰吾固慮汝不飽也尋遣歸楚中任滿

念菴文集

卷六

三

路夫人

結納因李西涯戴浮梁傳新喻三公通姓名復以名香爲壽其得往謝公固辭曰三公以公會故得朝夕其則不敢三公強之公不得已各報以幣使者纔入內城急追還曰幾誤矣吾平生無內交忍一旦自敗乎其後劉公薦公於上上曰朕非不知張敦華但忒難爲人耳公之處已若此然遇人無問善惡休戚相通不爲峭厲山西鎮守閩人劉瑯以公不便已入賄于朝移之陝西及代者至相視無禮悔思至干泣下掌院當考察京朝官三山林公爲吏部欲清汰鄙薄以厚風俗公於中獨多保全有坐帷箔謗者咸欲黜之公曰彼不幸而有遭非其罪也曷謫之使自勵

念菴文集

卷六

三

路夫人

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公不其庶幾乎宜其遭遇聖明先資畢效以身壯國連擢斥而不悔也蓋嘗因先大夫所論推之堂弘治時朝廷之上未嘗無小人也雖其智於公議限於刑賞欲亂君子之所爲而不可得亦以君子者以其道相勝是以得久於位稍行其言以遂其維持培植之力若公者是也彼徇俗以就功名之會委曲以拯時之艱斯人也吾莫得而詰矣惟任已者悻悻以自是傲傲以自異其始未嘗不藉口於公輩也然饑寒之慮或奪於妻孥利害之機或間於朋友責育則訐陰細而忘大體好剛則觸凶虐而啓讎端理不制欲之流誠不勝私之積內乏堅凝外無乎感卒之不免於矯戾眩飾纖靡慘薄之歸而小人相乘翻爲鑒戒國家元氣因以摧傷若是者視公何哉使其有以自勝即不幸擯斥矣其於世豈竟無所補哉此余所以語公行事語若頌而不厭也御史所述皆志銘行狀所未載且憶先大夫遺言不敢忘忽竊緣世誼別爲列傳抑亦脩史闕文異或風於君子云爾

沈紫江戰功後序

荆川唐太史叙紫江沈公戰功皆擢慶以前事公爲參將最久在擢慶十有三年始以淑濂故其功在擢慶亦最多其後總兵貴州且謝會北虜入寇詔

屯宣大未幾以署都督僉事兵江淮二年調應城三年復爲貴州自淑濂後每歲必有擒斬然體數被創天陰雨不勝痛楚故數請告其在江淮江淮間素聞公名齷齪之警幾絕日以無事廣西貴州大小十數戰最大者則有賀崖銅平之役始公爲參將時知狼兵能制諸猺獨土官猺倖不用命每調發土官與共飲食寢處昵昵耳語如其父兄比罷多與生口牛羊金帛勞遣之諸土官喜競以復兵從公或土官死其妻割愛子十餘歲者遺來且囑之曰汝依沈爺勿怖遠離我也以是公所嚮輒有功賀縣諸猺據上下礮石諸峒之險出沒焚劫三十餘年未有窺其巢者總督都御史張公岳謙之諸軍咸曰須沈公來沈公不來即拚死枉死耳而是時公初去江淮番道中其倖功者日上計策數十張公不納伺公再問計所出公曰此難以口舌對也夫兵貴神速因敵變化道有迂直亦有易險寇有聚散亦有堅瑕日有遠近亦有便阻謀有巧拙亦有忠佞疑而示之棄而擊之見形而移觸聲而應者何可縷數也而乃欲刻畫進退持已然以待之不已悻乎且今爲將者貪暴而昧算者也夫惟無算故不得不授計於上禁貪止暴上亦不得不遙制之事機敗於札牘之煩緩急左於期會之豫往則空壁歸則說功而軍又已耗此失之於不擇

任將之過也今去賊巢十餘日爾耳目不接安
得其形狀哉公能聽儀請以便宜許之誠得便宜以
行而一不效儀固無所逃刑也公喜執手謂曰吾今
乃知沈公遂以諸軍付之入巢數日而殲龔廷虎五
百餘人餘黨奔富川公曰不窮根株他日拱藥未可
量也乃復深入凡五旬得級三千餘俘獲倍是張公
上其功實授公都督僉事是役也使張公惑於倖功
者之口不俟公至諸軍必觀望遷延功不可成使公
制於張公動必仰成即有功亦不能弭患公多謀善
斷凡此類也又明年而崖州變作崖在瓊之南背五
指山面大海黎岐兩姓蠻數居之而黎姓最衆土人

黎黎

黎黎

黎黎

黎呼爲黎黎有生熟二種熟黎奉令應公徭如制獨
畏漢法不敢踐更而歲出更錢其性顯愚可計給而
土產香藥奇貨又重利中州監使數歲不一至禁網
關弛州縣恣爲奸盜市猾導官奴戶徵諸黎更錢以
便賂削每至墟落中解鞍投鞭分懸諸黎門戶諸黎
恐具食飲土物相餽然後聽算更錢錢直十數倍不
敢丐免而知州邵濬者既贖貨其所遣官奴尤黠桀
無賴既懸戶鞭復私隱之以責黎首那燕飲痛出一
牛以償而以一牛自贖官奴不嫌縛置庭中笞撻之
諸女婦更出叩首服罪不許其子不勝忿強起解縛
追逐官奴官奴驚之以反狀給邵邵遽上變而官軍

者又關格死那燕知不免連結感恩古鎮諸黎爲變
八年不休都御史歐陽公必進上疏議勦且以公將
兵請既報可於是崖感萬州古鎮陵水五道部署既
定刻期待發而公以病愈始至謂歐陽公曰濠宋斷
罪必分正從殺人者那燕使那燕殺人者誰乎今崖
感古鎮相煽從逆如虎投奔其勢不可釋矣萬州陵
水未有黨惡之實特踪跡之嫌爾而并欲除之其視
首禍如何哉且其被勦撫定數年未聞有他也疑而
誅之則傷仁撫而誅之則肅信儀以爲莫若止出三
哨則兵并而力不分三哨捷雖有異志者且梟魂矣
是公以生賜萬州也歐陽公曰善遂并五道兵以中

黎黎

黎黎

黎黎

哨入崖州而以左右哨當感恩古鎮俾公總之且謂
公軍中之事惟所進退不相尼也公渡海斬不用
命者二人諸軍股慄攀蘿緣磴以入直至五指山下
縛其首惡符門欽那燕那樟等五千四百有奇俘男
女二萬餘人既班師而有貴州之命捷聞進公都督
同知賜金幣公以征黎之年至貴州再征銅仁叛苗
擒首惡龍許保龍七保等九百有奇其入銅平策甚
奇公秘不以告人人亦莫有知其說者或人謂公征
賀則索富川征黎則指萬州擒縱迭施猶鬼神不可
測度然識者以爲今之將領患功不成級不多耳甚
嘗謂村堡掠子女以取盈此亦邊徼故智而嶺南又

其最甚者公生長其地獨不蹈襲且以一言全數萬
生靈之命此其心可與衆人道哉憶嘉靖戊子余計
偕至京師聞西粵士人請公于司馬嶺得以爲柳慶
參將於是始聞公名其後讀荆川戰功叙心益慕之
荆川既善爲文而公總兵江淮開府鎮江與公數相
見其所叙皆公口中語以故情狀曲盡每誦之如親
見其躍馬彎弧叱咤之勢其借箸籌畫彈劍決勝眉
目霍耀人前又可想也賀崖諸役惜不令荆川聞之
盡入摸焉以補百將傳之所未備然善觀人者即其
一二事亦失要矣惟叙柳慶時不著劉現廬回事
豈以爲非戰功耶劉現廬回者思恩土酋與他酋徐
吾章貴相仇者也徐章與爭峒地不勝思嫁禍于我
以千金賄他將上變都御史蔡公經從衆議勦之而
劉廬連敗徐章乘勝攻圍武緣勢張甚公自柳慶謝
病家居而安南議起用事者數強公堅不應至是蔡
令參議陳公茂義都指揮白公法就問計公大言曰
二公不畏死事濟矣陳曰奈何公默然良久曰非謂
即死顧膽大耳陳曰豈少我耶公曰不然吾知公足
辦此以故冒禍出此言也夫劉廬爲仇所迫非故反
我其愛生惡死豈與吾人殊哉誠用儀計至武緣盡
遣諸軍而以數老弱卒白手從公入其營數言可撫
而定也陳曰彼瞰吾不備見番奈何公曰彼固求生

安敢犯公幸諭之曰若輩爭峒地今攻武緣何也
仇家欲甘心久矣奈何又以武緣爲口實若不自愛
乎彼感泣悔罪則又諭之曰今朝廷有事安南若
誠悔罪胡不束身自效而還衆其于峒仇家其將若
何二酋必踴躍聽命公以善言撫之可不棄一矢牽
萬人聞志也陳曰若是而公以爲出言冒禍何也公
曰他將得千金業已舉事今欲散軍保無危言相激
乎二酋仗公以出保無他慮今中變乎吾既行必見
仇於他將此吾禍之所始也陳毅然曰吾爲公保之
公起手納牘陳袖中曰投之蔡公此吾之招狀也二
公至武緣如公計不失分寸兵遂解以二酋歸而他
將入千金者終始相尼一一墮公計中不果行即此
一事可謂折衝尊俎者矣余既不獲見公聽其談論
而都御史張公烜爲余語者僅僅得此且云今謝病
去自貴州以來大小諸戰不知有爲叙錄者否其秘
不以告人不知何也法曰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
勇功不戰而屈人之兵倘公進於是乎人雖善爲言
亦安所用之哉

念菴羅先生集卷之七目錄

行狀

谷平李先生行狀

東川先生行狀

東塘毛公行狀

劉忠愍公死事狀

竹

念菴文集

六七卷目錄

一



念菴羅先生集卷之七

行狀

谷平李先生行狀

竹

昔孔子沒顏氏又復天死門弟子無所歸命欲師有
 若當是時非賴曾子數言其事固未止也夫因言而
 止亦必因言而遷其於是非之微固非斬然辨也明
 矣彼皆親炙聖人而終身其速肖亦且七十不可謂
 不衆也而易惑猶且若此又况其遠者哉自孔門至
 宋儒得數人矣自宋以後其言愈明其實愈晦於極
 晦之餘有能得其立言之旨雖未計其所至淺深要
 之皆可以追逸駕於諸子豈虛語哉夫學至不易矣
 而端緒之別又且什百而千萬於什百千萬之中歷
 世既遠幸一人焉有志者聞之其不切思審問求其
 傳述探其紀載固非情也今世之於宋儒宋儒之於
 孔門槩可見矣後之視今豈異昔哉故谷平先生之
 行無問巨細洪先必究終始次第言之要亦有待其
 人焉謹按先生姓李氏諱中字子庸吉水谷平里人
 也李氏居谷平久而繁世爲著姓宋有諱次魚者以
 道鳴南軒晦翁善之學者尊爲復齋先生又幾世爲
 先生高祖沂沭沂沭生復泰復泰生爾肅爾肅生崇
 道號坦翁是生先生先生貴自坦翁二世俱贈中
 大夫四川布政司右叅政配羅氏歐陽氏俱贈淑人

先生生有異質不假訓習而穎悟絕人在樞樞歐陽
人撫之曰汝繼舅氏業乎蓋歐陽出文忠公後其
父西原先生有道者也五六歲未識書解爲聲偶數
試之不能窮八歲讀書忘寢食大父嘆曰是兒必昌
吾家然自高祖以下世敦行誼無厚貲會叔人亡束
脩不常繼弘治壬子年十四始授尚書學舉子業明
年從坦翁如郡城道出周文襄公墓下聞行事心慕
之丁巳受學王齋楊先生之門王齋先生名珠里之
謙溪人歐陽淑人毋舅也其學自傳註濂洛能躬
理道不苟榮勢貧老瞽而無子橫經授徒未嘗見戚
容出其門者以解釋考據爲名家然自謂所學不在
金華文集 卷七

是也晚得先生與語喜曰吾甥女固未亡乎盡以其
學授之且謂曰吾言本之明道明道其醇者也而吾
未嘗輕語人驗其資皆不足多也聖人與人何異亦
爲之而已矣子勉之夫財利者人所至欲而易以迷
動意於此不可以語道吾嘗有言金用火試人用財
試未有役於財而強於義者子勉之先生自是慨然
有志聖賢之學戊午遊澧江爲子弟師明年冬坦翁
攜如楚寓景陵景陵多師之辛酉訪大父寓舍如隨
州是時大司馬李公士脩初爲州守見其文異之薦
爲州學增廣生明年議婚又明年年二十有六張淑
人始來歸然猶不能市書一日見一峯先生集手錄

嘆曰大丈夫不當如是耶始獨居遇大雪食且寒
室無烟火誦書不輟忘其饑寒在身也比爲州學生
月廩矣復分以給鄉之寒人寒人異之聞於隨愈益
敬俾先生故不假辭色即州守子弟來學意不吝不
能少番以是行輩私語不名而指所居里稱爲白石
先生正德丁卯舉湖廣鄉試第一人甲戌賜進士出
身高等楊少師一清爲吏部將舉臺諫數召試不往
六月授刑部浙江司主事是時 武宗皇帝縱西
僧出入禁內宦官用事居中先生憂之上疏切諫疏
有曰今日大權未收儲位未建義子未革紀綱日弛
風俗日壞小人日進君子日退士氣日靡言路日閉
金華文集 卷七

名器日輕賄賂日行禮樂日廢刑罰日濫民財日殫
軍政日敝天變於上地變於下此道之不明不行陛
下之心惑於異端故也其他指斥忌諱辭氣激壯疏
入 武宗大怒人人危之先生薰坐飽食待罪從
容以當道採解得免踰月忽出 內降請通衢驛丞
播紳嗟曰先生辭言職矣顧以言去豈常情哉爭爲
詩歌之乙亥奉坦翁之通衢開愛梅亭讀易其中戊
寅病移長樂學官新建伯王公守仁鎮贛州檄先生
與王公思議軍事已卯三月至贛而宸濠方謀不軌
時論煽搖王公問計先生豫策其敗引古爲證力贊
其決變作王公邀以助已平居不屑自叙語其得觀

平返通衢辛巳

今上即位有詔叙復未

壬午擢廣東按察司僉事八月監鄉試事多仰成部下有訐鄉貴人奪民田鄉貴人方恃寵多畏憚之聞監司受訴求質語甚厲先生不與辨無何竟還民田張都御史某鎮梧州家人自鄉維商販來為巡檢所詰張將罪之先生嘆曰逢人怒以奪官為用法為不聽判張心銜之以他故上疏論劾為朝中所理不行癸未春陞廣西布政司左叅議其夏陞廣西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先生憫俗學支離喪失真性凡教一本於身不事言語嘗曰聖書所載迪正道崇正學此吾職也又曰感于此應干彼不行而至自有以落奪汙俗興起善心誠之不可拊固如此於是擇諸生聚處五經書院五日登堂講說數悉自辰至暮不休人多嚮之甲申夏以繼母某氏憂歸諸生追送有泣下者丁亥起復補前職廣西人士聞者交賀已丑陞浙江布政司右叅政督糧儲除催科苛令辛卯夏陞廣東按察使八月監鄉試九月監武舉十月以坦翁憂歸往先生官廣浙必奉坦翁行曲盡娛樂是年再強入廣不聽計至即日就途不復候謁同官以賻金至盡卻之乙未起復陞廣東右布政使巡按御史戴某用法峻刻欲罷南海番禺吏六十人先生驗無實直戴戴不樂且曰是六十人者寧無枉法意耶先

念書文集

卷七

四

言

念書文集

卷七

五

言

面發赤曰法者治其太甚者也以意罪人何以堪過且不聞有故入律耶徑趨出戴既慙怒會曹叅議卒于官都御史以婚故令賻千金先生曰不能還鄉者法得賻曹也何待賻賻即賻豈必千金也竟賻以法同官請益不可都御史面語又不可而故事平大盜布政必具宴犒諸司藉以賂者數十百金先生舉宴不以賂都御史愈怒故拒宴嘗先生既無所謝而前宴金亦不復償於是與戴交誼坐不稱職當罷朝中顧諱都御史而直先生為疏解曰李某素著廉節復有才望第不能俯仰為衆所嫉應晉用以責後效蓋霍公渭先筆也而時宰中復以先生無關說為慢已竟謫四川布政司右叅政督糧儲始先生在廣東聞彈章欣然且歸荅同官書曰此事於余無損益但恐仕者以余為懲則薄俗日流于苟媚世道何賴獨此不忘情耳及是之蜀無倖倖狀丁酉至官數月乃具疏乞休人有問者復之曰士君子行止自有孔門家法不可苟焉自小也所謂家法吾心天理是也進退遲速莫非天理之流行參以毫髮意氣不免為過高之病皆私也同官力沮乃止明年告之撫巡不允已亥明堂禮成得推恩三世先生以為方切感恩未可言私其夏假入賀歸道陞浙江按察使未上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庚子春至歷下

謁學廟見車馬取道屏外先生瞿然曰是不可
行耶命撤之曲阜三氏學生舊無廩建議增給曰使
東土人知天子敬學庶其興乎是年大歉蝗蝻且
起餓者流離道路先生會計郡縣不足取泰山祠金
以待賑乃命流民捕蝗與穀與蝻數倍蝗數又慮盜
賊將熾下令曰官軍非郡縣得調緩急待民兵今
應募多白丁游食不識弓矢萬一何計其限郡縣募
驍勇籍記練之河南關繼先點盜也能數金帛得死
力嘗被擒鉗鎖加三木守衛之其黨竟穴地入獄脫
去不能得遂流劫燕趙韓魏間數十年無敢當者至
是由燕入青先生部下設法擒之而燕之撫臣援以
金奉文集 卷七 六

人出次寅生庚生俱縣諸生出側室楊氏孫男
五人長大學生曾次縣諸生春次兆華次兆宗兆龍
孫女三人皆幼嘉靖癸卯十二月二十三日元生等
奉柩葬桐江赤石潭某山遷張淑人合窆焉先生氣
剛而豪貌莊重聲吐震厲對客終日危坐身不傾倚
步趨如有循手容張拱望之嚴不可犯然意態安舒
不甚求異言有可采雖田夫孺子皆得曲盡其情意
有不存雖王公大人未嘗輒阿所好每默坐問答注
目傾聽隨言剖析億逆比昵之態不少藏蓄平生於
物價低昂事情微賤曾不經意至當大事大疑聞
大謗衆人牽係於利害得失喋而不敢發者灑然脫
卸若江河百折東下而不可回蓋其性成然也是以
平生雖極窮苦而出納之間校量不形自入仕至按
察副使十餘年俸入不足以供朝夕居憂嘗晉門人
飯貸米乏薪至爨浴器日暮矣竟不及飯而別起復
見時宰無一帕以為贊終其身官且顯而田廬居室
敗壁腐椽難堪豚豕不蔽風雨然竟不知支一木覆
一瓦爲子孫計其興致蕭曠若處九層之臺俯萬有
而享百珍也蓋先生早年聞王齋先生之言即以聖
賢爲必可至以學爲必不可已停涵操習之久失復
困頓之煩於是性命一委於斯道而無一毫常情俗
見參雜其中惟其不知不愠不見是而無悶故懲

履蹈必極其茂實信其可信闢其可疑故辨難往
必極其精研早悟高明則以何思何慮為標準而
嘗冒古昔之訓以為門戶晚循漸次則以知及仁守
為難能而未嘗矯世人之弊以為高奇嘗述程子之
言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
由是觀之先生之學雖受之王齋至其主張斯道以
求仁為主本以閒邪為入手以直任天命流行無事
安排而心中洞然四無畔岸為實際則其植立擴充
濯磨究竟豈一朝一夕之故哉雖其一時嫌忤萑斐橫
生而燕居閒言不一致辨家庭族黨或有不悅而出
入接見會不加損至於日侍左右不善觸穢則又沉

念菴文集

卷七

八

九

默渾淪畧無強聒此其積累之厚蘊藉之深即謂之
間世一遇猶未足以喻其難也如是而視其泯沒不
為撰述以傳于世而待乎其人嗚呼將非自絕於先
生哉洪先不自丙戌歲與王龜年周子恭輩始趨
門墻得聞緒論躬行不遠實負儀刑尚冀來者可追
期之末路而天不憖遺遽爾痛割悲夫先生祭于齋
文曰斯文未墜天覺在茲竊喁喁晚境以報風知是在
先生猶有未已者也况於門人小子哉諸孤俾撰至
行得效管窺不愧冥愚輒加詮次先生晚年好易不
尚語言諸所著述竟未筆札應酬感述咸寓道機手
澤所存謹各輯錄總為疏草二十有八日錄二百餘

條書問三十有三詩與文一百六十有五歲諸其
并示來者

東川先生行狀

東川先生吉水鄉先生也先生居富溪東而行又甚
高聞士大夫間於是學者尊先生率稱東川先生先
生姓羅氏名僑字維升生天順壬午十月二十六日
幼有奇名六歲偶文句應聲成十二通文詞是時父
通判君為南京大學生先生因學大學中閉戶誦習
貌甚壯諸大學生見之呼為小先生長為邑弟子員
有文聲是時弟子員拘制業咸有門戶牽綴試目窮
年不得休息而南昌張東白公元慎以道術鳴先生

念菴文集

卷七

九

往從之居半載盡得其說以歸自是授生徒輒以收
放心為言於是行輩益推先生乙卯舉鄉試明年試
春官不第為南京大學生祭酒劉震聞其名特禮之
已未舉進士癸亥授廣東新會縣知縣新會廣東劇
縣號難治先生治尚風化謂學者溺章句無本實而
專內業者輒目為異端於古人甚倖於是表陳白沙
公言辭行事令學者誦法朔望坐學宮講論不輟諸
所行罷多放故事之善者三年民安之已巳內召補
大理評事是時閩人劉瑾擅王命用淫刑先生自
念刑官無狀庚午歲早上封事其畧曰臣聞人道理
陽和今旦夕齋戒而雨澤尚滯臣竊以為天心

愛木已也夫先王視朝遊觀咸有常度故賢

鷄鳴之警召莫陳卷阿之詩此敦穆穆之化也今陛下日晏不朝戲狎群小殆非所以基大業矣宰相諫官者將以輔政通蔽者也今文法大添誅求大急盜賊白晝殺人流移載道元氣竭矣而宰執諫臣噤不為語安得不致壅蔽為大患哉是以黜劾之刑上於大夫竄戍之罪加之耆舊如劉次夏忠蓋置之行伍潘蕃謫遠幾無生還陛下置而不問是豈勸大臣之道歟先朝律例裁酌古今咸足以禁奸而懲罪今往往比附深巧隱中善人竊臣之所不忍也詩云殆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日防患如護巢然

金華文集

卷七

十一

防不密則巢傾天下固大器也愛惜預防可不如鳥

乎當是時瑾肆虐立威道路以目無敢言時政者先生疏上瑾意疏語隱約咸有所指將廢之極刑大學士李東陽力解得免官歸其年秋瑾敗於是御史凌相上疏謂評事羅僑燭事幾之未露遺氣燭於方張君子之所難也宜大用以勸忠直明年復大理評事病作復告歸又明年喪母與伯兄獨居者三年已卯宸濠交都御史王守仁起兵吉安討之聘先生居守吉水濠既擒王奏功疏先生名而前後臺諫亦交薦已今上即位有召旨先生感激就道數日檄

台州府知府先生自辛未病告家居十餘年

食讀書於公府無所干謁及治台惟好惠良興學

士愷悌宜民民訟歐歐語利害多鮮去歲時循行陌舉冠婚喪祭禮教民布衣張尺賢而貧延之上坐訪民間何所疾苦尺具以所聞對乃為尺置僮僕給侍於是台人因多感悟成衛食倚各郡餉前守漁其中即溢取畜出之入觀治裝咸苦民先生首除羨餉而觀行自給無他與於是吏部上天下守令殿最以先生治行第一賜襲衣半醴旌異之癸未二月巡撫延綏都御史姚鏌奏云人君之道莫大於納諫入臣之道莫大於進諫諫固難也而勢尤難者則獨處雷霆之下與首擊豺狼之橫有耳臣聞

金華文集

卷七

十一

武皇

臨御八黨擅權皆逆臣劉瑾為之魁也故尚書韓文伏闕倡言旋遭斥逐其後敢有嬰其禍鋒者乎而給事中劉瑾復言之已而評事羅僑繼言之已而竟不復聞是所謂獨處雷霆之下與首擊豺狼之橫者也今遇聖明首宜獎擢以風天下顧臣知長沙僑知台州皆常調也夫以懷忠盡節之士而待以常調人將何勸臣伏悲之四月擢廣東布政司左叅政台人呼號晉之不得強脫靴去而郡縣咸為立去思碑甲申先生至廣東分守嶺西道是時西山諸賊猖獗先生設擒捕法竟多斂避八月以故事當引年即上疏乞

官歸總制都御史張嶺巡按御史熊蘭奏畧曰

政羅僑學靡詞章志趨道義効權奸而直氣不
上疏詞言哀懇而吏部移檄以先生忠貞在朝廷
急先生不得已復至韶州固以疾辭於是總制都御
史盛應期疏其事竟得請云先生既歸杜門謝客日
對書史著潛心錄探索理道謂學須寡欲則心中無
事平生自處甚儉食無兼味家無奇玩賓客至具常
食無所計量事伯兄終身怡怡歲獲歲分給諸族時
聚謂誨以孝友故終先生之世家人鮮有違教令者
先生早年以學自命故諸制行必謹規矩為新會厓
念季文集 卷七

山在治境感宋死事諸臣歲泛海祠焉在台建忠節
祠祠方孝孺置祀田若干壬午東鄭鄒子講學青原
山中時與往來議論而洪先君喪不廢業先生以為
不應古禮責以書曰講學之功尊德性之資未為無
補也何獨憮於喪次乎愚以為取益於友不若取益
於心取益於天子何不自信而過遜哉恐索子者當
於牝牡驪黃外矣是時先生方病痰書皆口授而撰
禮嚴振無少讓九月五日對客理前語端坐卒矣嗚
呼儒者之學至近世門戶各異先生獨遠探玄覽古
昔是尚雖宗旨異同砥礪蹊蹊未敢溢詞然自壯不
是然樹奇履坦不雜浮鄙其可不謂志士哉

民俗朴而士負氣故多偉人自先生所及見張
諫番大臣諫死劉觀好學棄官貧居素道守法暴
嶺南劉恒令上邑家無帛錢先生行事視此四人者
頗相類豈亦地使然哉語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先人與先生同舉進士皆以行誼相高洪先以故得
幸侍側時受成訓悉聞諸懿恐盛美不傳後世何述
於是攷先生操向列其行事俾風流遠遺尚有與者
先生子二孫男一孫女四長子卿谷孫李宜人出次
子宰側室濟寧于氏出卿子志俱縣諸生先生上世
曰必先宋季由廬陵大安家湖南再徙吉水富溪曾
祖支順富而好士祖聲振精易學負時名屢聘不就
念季文集 卷七

父穎世其學後為大平府通判有惠政壬午先生以
恩澤請於是教贈穎承德郎職如故妣宋氏配李氏
俱贈安人而先生墓在所居南半里

前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東塘毛
公行狀

公諱伯溫字汝厲姓毛氏毛之先為浙三衢人宋初
曰休者來守吉州因家龍城其後遂為吉水人十八
世叙倫為公曾祖以祖超貴 贈奉直大夫兵部武
選員外郎曾祖妣張氏 贈宜人超仕至廣西府知
府祖妣劉氏 贈宜人父諱榮舉鄉試為浙江布政
使歷以公貴封大理寺寺丞而妣楊氏封宜人

公娶祖恩自曾祖以下 累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
少保其部尚書曾祖妣以下皆一品夫人公娘時嘗
見寶塔色相具條稍長輒有異識為童子隨寺丞
公與宦遊子弟處無驕侈態補諸生提學副使邵
公奇其文正德丁卯舉鄉試明年第進士授紹興
府推官每斷獄委曲詳慎務中人情不深文以矯名
郡人呼為毛青天當道判訴者咸求詣公為幸或吏
事疑似牽制與輟轉不可致詰者必相羈以是攝判
嘗半越中辛未徵拜河南道監察御史巡按福建左
布政某用賄入為大理卿公論劾不貸郡縣征民賦
率廣額外美目舟車耗息幾埒正筆箠校釐正必復

金華大集

卷七

十四

故常丙子巡按河南禁諸司人和買諸司有所科遣
必親校勘如均徭大戶皆酌丁稅為準鎮中大監孫
某往在山東許御史得直人多畏之至是巾箱羅求
匿府中為奸利公發其罪狀窮逮頗急孫怒謂人曰
是鉗辱我我將甘心公聞之一日至其府謂曰吾未
朝食曷食我食我必宴樂醉飽始得孫不能測強具
食食半謂曰外間聞公有言故來相就能付吾食已
耶孫驚曰是何言是何言公 天子法官也吾何
敢公哂曰我固知無是事也聞公在山東許御史費
金二萬乃得直御史為公許遂有名人多憐之公耽
笑利且誰不切齒者吾知若有懲也相與大笑痛飲

而罷戊寅巡按湖廣壽王軍校凌官吏虐民一
法仍請詰治輔導官無所縱洞庭水寇出沒湖中
剽掠多在郡縣巡徼與邏湖官軍互相抵訕冠不
拜公移守備武臣居岳州兼統之患以漸息明年宸
濠及督兵九江斷上游奔逸已而果獲殘黨賜敕加
俸湖廣視河南時事孔棘然政體練習激揚有方至
今湖南北婦人孺子談稀奇事必曰是出毛御史雖
踵訛言不易以他姓也河南湖廣兩遇比士曲防精
鑒得人為多辛巳 今上即位大監張銳張忠十
九人奸罪敗露論獄當斬其黨陰庇假汙奏牘冀得
易辭公上言忠銳輩在正德間濁穢朝政誤國不忠

金華大集

卷七

十五

使 先帝聖德不光人人痛憤陛下即位之詔歷數
其惡天下鼓舞如日再中今復緩於行刑坐視詭法
豈新政所宜有哉此必司禮大監蕭敬章夥同惡相
濟默與賁緣蓋其利害相關欲俱掩飾臣謂敬章不
誅恐明詔不信於天下也疏入中官為之屏氣壬午
擢大理右寺丞甲申轉左寺丞丁亥擢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巡撫寧夏寧夏北鄰套虜恃兵為命首罷衙
前標軍三百人歸營諸司無敢以兵自衛檢屯田沒
干河者蠲其軍租夏地早寒禾黍未實而霜隕墮于
神仲冬始霜歲大熟未幾大獄事起以公嘗在大監
例當坐論未受代 宗室以下三千餘人上疏乞留

不報戊子罷職歸壬辰九月用薦者復起奉 敕
督門等關巡撫山西未行十月改提督蔚州等處
邊備巡撫順天未上十一月改理院事明年三月陞
右副都御史四月同吏部考察京朝官六月以註誤
復罷歸是年公始五十有二而寺丞公與楊夫人壽
康無恙歲時奉觴鄉人咸聚觀榮之甲午十一月丁
楊夫人憂乙未寺丞公繼卒丙申 皇太子立將
詔諭外國 上以安南久缺朝貢詔使不通議與
師責問而難其人廷臣舉公可任大事丁酉春以右
都御史召公起復公懇辭不允復遣官促上道不得
已拜命五月至京師上疏言朝貢不至由莫登庸爭
奪奪奪奪奪奪奪奪奪奪奪奪奪奪奪奪奪奪奪奪
亂所致宜馳檄問罪而赦其脇從交首且嚴誅矣其
或不恭必行天討則諸方畧不可不面謹上六事曰
正名曰用兵曰用人曰理財曰明賞罰曰一事體以
廷議不果行有旨理院事是時雖逾大祥猶託疾乞
終制八月服闋始視事十一月陞工部尚書奉 敕
提督天壽山工程諸陵石柱道遠車推勞費千萬公
以意制八輪車前後聯絡隨地險夷為低昂工作易
就 上聞之喜賜繡囊銀勺各一戊戌復議安南
陞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上五事欲均管轄以便行
事處錢糧以急濟用備官屬以供委任破常格以作
銳氣縣重賞以激人心大約申前說而增其未備餘

以議不果協理院事己亥春 聖駕南巡慮宣
諸方切近畿甸 敕公總理整飭宣大山西三關
務將發賜大紅金絲飛魚羅衣錦袋銀刀箸各一
公至邊簡將帥嚴開謀峻關隘增斥堠均犒賞而諸
邊靖大同之北川原漫衍難以守望往年巡撫張公
文錦議建五堡參將賈鑑不能和拊士卒激禍隕身
是後論者競以五堡為諱公謂昔之情事由處置失
宜勞逸不均非堡之害也於是即舊弘賜鎮川二堡
廣之於鎮川東增堡曰鎮邊弘賜之西增鎮虜鎮河
二堡堡相去各二十五里募新軍三千實其中獨廢
田之租使之屯耕以一參將督五指揮分守之先是
虜入大同無虛歲至是五堡橫峙聲援易及警報鮮
至五月還院以 皇太子恩贈祖母父母母如其官
庶一子國子生其年置官寮加太子賓客仍協理院
事秋七月復同吏部考察京朝官八月 上決意
南征加公叅贊軍務九月同總兵官戚寧侯仇鸞南
行十月兵部論五堡功陞太子少保賜銀綺復廢一
子國子生庚子夏至廣徧求計畫安南者始安南黎
利代陳而王四傳至調為陳嵩等所殺嗣無嗣國內
爭亂其臣莫登庸父子割據其地黎氏舊臣鄭惟瞻
等告變且以黎寧為請登庸懼納表乞降朝廷遣官
之未得至是 敕公得以便宜行事且視誠偽為

行罷議者多主黎氏欲乘機取故地郡縣之公既勝
集謀策遣人宣布朝廷威德又覆利害夷民上狀
為莫登庸送款者甚衆公懼夷性叵測未可輕信下
令籍諸省土漠狼達水兵二十餘萬兩廣分三道以
入一自憑祥一自龍州一自思陵而以歸順欽州烏
山三哨援之雲南分三道自蓮花灘以入利兵儲糧
刻期待發九月至南寧擇地布營登庸聞益懼屢使
請罪且言黎氏已絕無可推擇朝廷曲赦其死願
歸欽州四峒抄地世世奉朝貢正朔如制辭極悲懇
公念安南罹禍已久聖天子全覆宇內不忍一
夫失所平其毒虜豈以貪利土地為心且窮治大害
非羈縻遠夷之道遂定計以十一月納降鎮南關至
期築壇具儀登庸率屬繫頸徒跣北面蒲伏獻降表
候命遣姪莫文明代詣闕下公為疏請上從之
以登庸為安南都統使分治其地處惟祿等內地厚
予田宅訪黎氏之裔館之他州進公太子太保加賜
銀綺詔班師明年八月促入院九月自陳乞休不
允壬寅正月至京師辭免進秩上慰諭有加公益感
激舉時弊當釐革者列為八事一禁酷刑二慎舉劾
三革騷擾四懲勢豪三省繁文六明職守七正士風
八脩兩造意以近世刑獄任情民多冤死官司上下
相蒙多承風旨伺喜怒利民為供張鈞取機利御史

既不能辨奸偽日肆貴賤化習風靡俗流漸不可
請一一覺察如制上報曰民不得所皆有司貪酷
所致御史舉劾失實都察院不嚴考覈吏部不公黜
陟給事中不能糾正國家何賴焉卿言切中時弊其
今所司務實舉行是時巡按遼東御史胡某縱左右
受賄公劾罷之朝廷紀綱為之稍振北虜犯邊兵部
有所建白必令公覆議以上屬嘗越三關畿輔震怒
公以都城無郭恐一旦倉猝無備欲徵南都為輔城
以衛軍民疏上不果行十一月理兵部事往時諸邊
將領轉運計納賂厚薄為遲速莫不稱貸以行謂之
債帥帥不能償輒假科條沒入軍士衣糧戍削日甚
念卷之六 不七卷 九
以是邊兵貧弱不支敗衄公謂此弊不除雖有奇策
不可取效痛禁抑調發以杜倖門已而奉敕提督
團營軍務營內丁耗方議招募公上言兵貴精不貴
多都城招募良民未必肯行而賈盡游食緣以括利
莫若簡閱為先又言兵不用命以法令太寬上無節
制故也夫退無必死之患孰肯冒鋒鏑以致命哉如
步逗遛自都指揮以下斬以徇首將則令巡撫狀罪
以聞如是而威不行者無是理也親軍衛士多勲戚
中貴子弟怙勢干寵名實莫究冗食濫爵未有齒及
者公銳意清汰怨讟日起不為動公善任人有所咨
詢靡已相下即厮卒皆得盡言以是將領勇怯知

無不周知應劇尤轉不少執各諸邊兵力財用不
疏至即議遣發無遺制之患甲辰六月以一品肅
進光祿大夫柱國給四代諡命上遣奉諱賀俊
賜指幣少牢上尊十月巡撫順天都御史朱方以邊
境無事乞罷戍兵已而戒嚴方得罪公亦坐是罷為
民歸家二月疽發背卒垂卒郡邑大夫來問疾危坐
談國家事不少亂鄉人聞訃無少長咸大息嗟惋
公平生豁達友愛和易與人居言語歐歐不為
崖岸急人之難援之不克邑邑如有虧失以是宦遊
四方無間識不識鮮不願與納交者氣宇沉緩臨大
事剖疑折奸聲氣不露言人之善若出諸已即授文
念孝文集 卷七 十一

聖家歸夫人以疾道卒王山子三長朴益王府引禮
舍人次棟廕補國子生次楠女一適國子生藍教孫
男想宗以廕補國子生舉江西癸卯鄉試孫女一曾
孫男一棟楠出側室鄧氏女出郭氏然夫人視之猶
朴也夫人既卒上遣布政司叅政趙鏗諭祭進士
徐需營葬郡城北真武之東山公以坐罷卹典未行
公生成化壬寅七月六日卒嘉靖乙巳六月一日壽
六十有四夫人生先公二日卒已亥十一月三十日
先公六年惟先大夫與廣西公同為南京刑部故公
於先大夫踐行輩其家世積累之久與其政事不肖
嘗得與聞又侍公同朝辱不鄙取其尺寸而奇之方
念孝文集 卷七 十一

劉忠愍公死事狀

鄉人錦衣指揮彭德清往來王振門下頗用事諸公
卿率趨謁而公獨不為禮彭啗之會公上疏彭欲假
以相報乃激振曰劉某疏中權不下移之言暗指公
也振既大怒而公疏中嘗言大常不可用道士宜以
進士處之未幾編脩董璘自陳願為太常少卿振因

誣公與璘同謀故先以言為璘地并逮下獄已而璘
喉錦衣衛使馬順以計殺公順是時掌衛事一日五
更携一小校推監門入公與董璘同用小校前持公
公知有變大呼曰 太祖 太宗之靈在天汝
何得擅殺我小校持刀斷頸流血被體屹立不動順
走前舉足踢倒因曰如此無禮遂支解之裝以蒲包
埋衛後空處董從旁匿其血指數日密歸公家家人
始知公死乃以血裙為襯歸葬小校失其姓名本廬
氏人與耿公九疇為鄉鄰耿素愛其年少俊美因與
往來後久不至甚訝之一日見耿耿視其貌羸黃不
類惜之曰得無有他疾乎何就至是小校吐實且曰
順先一夕密語某曰今夜有事汝當早來至期令懷
刃相隨迫於勢不敢不行比聞劉公為忠臣是某無
故作逆天理事死有餘罪特來別公且謝誤愛耳因
慟哭悔恨不自已未幾果卒耿與廣信會都御史高
公明嘗言之高語未盡鍾恭愍子知縣啓啓以語東
廓先生而洪先讀先行人如墉手記公下獄在正統
八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一日而變作二十三日家
人始得聞之又二日乃敢發喪當是時親朋無相吊
者踰月而歸此事固秘莫得其詳公家諱祭自二十
一日後連三舉蓋亦疑之不知實二十一日也先行
人手記日載晴雨諸細碎此事甚大且經目擊其必

事不謬且數往哭其家無所嫌畏土木之難壯心廣
首豈朝夕之故哉始鍾公復與公同館相厚善封事
實約與偕蹕成爲妻所窺泣勸乃止明日公如其家
鍾他往妻大罵曰汝自幹事何得累及他人乎公驚
走且嘆曰鍾固謀及妻耶遂獨舉未數日鍾病死
妻亟悔之每號輒曰早知若是曷與劉侍講公同死
耶其子同年尚稭習聞之比長疑以相問毋告故同
懷忿恨常欲申父志比後諫易儲杖死入祀郡中忠
節祠與公同日迎主且聯坐云

念菴羅先生集卷之八目錄

墓誌銘二十一

王東華墓誌銘

三符曾公合墓誌銘

何孟循墓誌銘

林石樓墓誌銘

吳雲泉墓誌銘

何善山墓誌銘

茫湖李翁合墓誌銘

歎齋張公墓誌銘

亡妻墓誌銘

三厓歐公墓誌銘

祝岫巖墓誌銘

羅三潭墓誌銘

周魯齋壽藏銘

何武畧合墓誌銘

張野塘墓誌銘

水厓彭公墓誌銘

胡嶺泉墓誌銘

劉良溪墓誌銘

八卷目錄

龍北山墓誌銘

秦白厓墓誌銘

胡雙華墓誌銘

念菴羅先生集卷之八

墓誌銘

苑

明故廣東按察司僉事贈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王東華墓誌銘

天其有意斯世乎必生任事之人維持而倡作之生平所期率汲汲於吾身是非利害之外幸而學焉斯聖賢其歸也不然意氣激發尤當雄偉豪傑振越一世而天下治亂恒必賴之吾嘗持以定士品而莫有信其然者往年嘗晤東華王子衣御醫所當是時王子為進士年纔弱冠色潔白若冰雪竟日不一接語後十四年王子棄廣東兵備僉事東歸過余慨然身相許為語在兵科時募兵山東曲折與兵備嶺南諸事甚悉其後數以書問又三年為丙辰倭擾海上漸入溫官府熟視不知計王子主族議練鄉兵待之其年十月倭渡南溪入蒲洲殲之於上金斬首十有六擒十四人拔其脇刃八十人還之鄉明年復殲于梅頭斬七首自是倭畏未嘉場不敢犯未嘉場王子之所居也戊午四月六日倭至梅頭王子伯祖散官沛死之王子憤曰所不能戮力復沛讎者有如此海大日斬二首擒七人而他酋數千方圖樂清十四日王子納其家郡城十九日兵備袁君祖庚來告急遂移袁寧村以便策應其日參將張鈇來附是時倭圍

甚急表請援以張進進王子許之凌晨簡銳從隨
道往日晏伏起金鼎送遇害當變作時手猶射殺數
人張兵相視甚通無一抹者倭以鄉兵少之不知為
王子也總督胡公宗憲上死事于朝詔贈太僕寺
少卿立祠郡城廕子世襲百戶已而當道聞狀為之
黜袁罪張以伸王子則何及矣嗚呼當王子為六科
為兵憲以兵死死職也今死溫何哉夫金不彈雀尸
不代庖此易知也出門反顧誰則無情且儒者之論
多主委任權力而敵愾弭亂率譏武人即任職者猶
且以此藉口彼肯營其所不及乎士大夫居鄉養
驕情臨事則高拱綏頰譙責不至議者方以持重歸
之王子計不出此而所汲汲乃在吾身是非利害之
外嗚呼王子其有大不容已者乎或言王子有母在
郡郡圖則毋危王子殆死毋也嗚呼是或然矣使無
毋其遂已諸王子其有大不容已者乎吾不悲王子
任事之心不見知而悲天子其生不待深究而遽止
者其謂何也王子既殞西墩其子如圭自為狀走使
不遠數千里索余為銘且曰先君靡日不言先生幸
卒憐之余持書泣曰余後死矣恐不為銘按狀王子
名德字汝脩少英異有大志舉丁酉鄉試戊戌第進
士庚子授東昌推官善治獄巡撫曾公銑壯其人已
而見纓弱冠乃更改容管署高唐民病沒開北門便

之鑿土得石石文有曰北門開王德來人語為神
且臨清外城成以督工陞俸一級六月丁父憂丁未
補大名會河南盜掠湖廣貢金衆疑在滑且指四人
姓名為證有詔逮捕王子聞之自府趨滑驗狀無
實執弗與河南將上奏未幾得真盜京師遂釋四人
滑立生祠祀焉自登第至是十年不遷不知榮進比
滿考會選臺諫乃與沈君東堅不赴考為當道所薦
授戶科給事中二旬上疏言時政所忌上不加罪
旋主光祿罷無名費才三月省四萬餘金庚戌北虜
入寇條陳十餘事首議開北門納奔民平通太二倉
米價活諸餓者夜半遣中官至家傳旨允之無何
募兵山東軍資乏懼不足數則假便調簡民兵直以
償之易其名曰義勇兵始大集是時詔下特舉才
望格於議出為廣東按察僉事兵備嶺南至則以身
率海兵鵬勦村堡動至數百人飲食兵器呼吸立
具變寨惴惴莫測次第就降會英德民兵盜庫金為
海兵所獲知縣吳希魯畏罪反坐海兵爭之不得遂
引疾棄官不悅者劾其擅遣竟罷職異時王子所語
募兵與兵備即此兩事此兩事在王子尤不甚奇其
居官廉慎過於處子執古喪禮不眩時俗在諫垣歲
餘凡四十疏詞極剛懇雖至忤人而其人喜怒又足
以張綱福曾不委曲少徇其意生平所期惟知進則

澤被天下退則福及一鄉以必不負此心為主蓋
視以為無益而已在所必為人或以為可緩而已
不容以朝夕者惟其氣極憤烈而和易藹然出於天
性赤色厲聲未嘗或及僮隸嗚呼是果可以死乎王
子自五代世居英橋宋有諱惠者以長厚望于鄉高
祖毓曾祖珽祖錫父池號橘泉以王子貴贈文林郎
直隸大名府推官母林氏封太孺人娶邵氏封孺人
子二長如圭府學生次汝璧襲百戶女四長適禮部
儒士張鳴球次許項光祖二尚幼王子生正德丁丑
閏十二月十二日午時卒嘉靖戊午四月二十日申
時年纔四十二銘曰

念卷之八

四

執不愛親而殺其身微之聖人聖人曰成仁執不愛
已而輕其死告之 天子 天子曰勤事情之所激
嘗恐罔生謂非天與其成則既見之躬行事之可為
尚不止此惟其心有不已夫是謂之志士

明故中大夫太僕寺卿三符曾公合墓志銘

今上皇帝之初習於政事百司庶獄覽決必親武臣
有侍寵撓法者嘗受賂違 詔改配軍人縛遣將為
御史趙鏜所劾復強辯逆 旨下朝議眾以其嘗與
大議又與戚里有連戚顧望三符曾公為大理左少
卿獨言罪當死得減為幸何得復計其他數以語侵
法司凡再下議公色益厲至拂袖起不署篆慶陽伯

有甥張柱驕橫敗人毋死為東廠錦衣衛所覺既伏
辜法司以賂移獄坐其于朝議謂敵衛乃 天子私
人不可偏聽致輕法司公言當計是非不當有所向
背 上先後遣人偵知之大怒為罷尚書都御史大
理卿各一人用公議奪武臣兵柄削保衛街及其祿
三之一而竟誅柱且曰滿朝之人惟曾某孤立無黨
將以為刑部侍郎用事者不能平嗾言官交章論劾
公上章請去疏至八九累 旨慰留猶忿忿不自已
公之名自是滿朝廷而忌公者益因以衆已而擢太
僕卿實以抑之居歲餘以守藏吏為奸自劾致仕去
自公去朝廷不復有此兩事亦不聞以少卿廷爭忤

念卷之八

五

衆者矣公起家弘治壬戌進士知鄆縣三年鄆人受
之如父毋父而不衰有西漢良吏風丁卯以毋憂去
已已起復補保定之新城未幾擢工部營繕司主事
分司通州滿考調刑部山西司主事擢署山東司員
外郎明年甲戌轉署郎中忤閹銳引病去丁丑徵召
補陝西司署郎中遇都御史彭澤獄起戊寅復在告
終 武宗之世不復再出辛巳 今上即位用薦者
起為肇慶知府且錄已卯勤王功增常俸一級丁亥
擢福建按察副使未上擢大理右少卿至京轉左少
卿自入仕二十六年履危陷險晚始遇矣然畧不自
矜顧惜莫少進嗚呼是可以凡心窺哉平生剛介寡

事直前不知畏忌勢利免寧死弗移好客
人情以制幾事人或以言嘗試輒嫌以爲誚已怒
自任矯之雖或少過無悔也當進士奉使歸日持律
就叔父憲使昂講說疑義假獄辭斷議如爲諸生除
縣未上郵諸掾番京者百七十人率卑禮問所宜行
諸掾感其義人技所知滿數僊公擇可信者爲便簡
出入袖中至郵有所行罷動中幽隱豪猾驚曰公神
明耶何自聞之握手戒不相犯閱瑾嬭虐民多爲盜
瑾舉連坐無辜者踵繫於道新城去京師甚邇公上
盆狀多以野處爲戒瑾遣二校實之公曰土廣人稀
始便爲盜何更實爲二校不能迫厲坊使假瑾威性
愈恭大集 卷八 卷八
米畿內郡邑吏數遭撻辱而括財至數百金不止公
用市猾詭計新城獨得不擾計其費纔十金分司通
州與諸閹同事禁索錢丹人籍諸軍陶甓月課閹人
長之張銳者主東廠大閹也其私人馬宗以指揮遣
法當罷銳百計求免不聽且數言銳銳怒甚代奏誣
公入罪不審下法司久乃得釋都御史彭澤將復哈
各中人素以子弟不與從征銜怨會土魯番用奸細
稿亦虎仙計誣澤激禍遂與縉紳忌功者構獄陷澤
公判虎仙反覆變亂誣忠勤大臣法在必誅虎仙懼
賄內外以計逐公公不得已再引疾去公爲大理延
寶萬難矣是時以卽署再抗衆怒病歸瘞救忍饑不

知關說機利妻孥相向日嗟對若不聞也在肇慶公
年政尚威廉總督大臣數以撫撫之策問公公言非
用國成法自守互市法相詰詰不可撫言數十萬多
見未用嘗憤兵衛縱賊自利至許上下幾不自免蓋
公之不屈得之天性之素如此致仕歸十有七年杜
門絕交同里罕得識面非其人即親屬不樂與接偶
遇之終日相對噤不能曲出一語閒居聞脂膏姸姸
者當食必置之噉罵事關 國家終日邑邑不辭性
喜讀書頃刻不能釋手自經史至於星曆地理譜牒
積歲覃研咸有著論堅持一說不可破文多頃刻立
具不求煅煉策劃爲工所著年集家譜凡十餘種藏
于家獨地理諸書得世公名直字叔溫號三符一號
惺惺叟世居吉水竹山湖曾祖沂贈監察御史祖椿
父煜以公貴贈中大夫太僕寺卿母周氏贈淑人前
室夫人彭氏廬陵進士縣女繼許氏金灘許泰女封
安人進淑人皆先公卒無子側室王氏廬陵迪功郎
鍾女生子二人長子布府學生幼子萃女二人長適
前左春坊贊善羅洪先幼適縣學生羅宰孫二人中
立中行孫女三人長適劉聞詩餘尚幼許氏善治家
事公最久自食貧至公致仕內宗外甥男女歸聘繼
續田蓄給使生息咸出制裁故公岳老不識衡量公
在成化丁亥八月二十九日卒嘉靖丁未十二月十

三日享年八十有七許氏生成化壬辰八月三日卒
嘉靖丁酉某月某日享年六十有六公卒三年十月
乙酉子布以許氏合葬六十二都龍陽岡已山亥向
而子布妻周氏附其右稍前洪先先君少許可然於
公莫逆嘗命洪先曰汝婦翁性難犯可嚴事之吾敬
其爲人也其後得侍于朝親睹前爲大理時事比
罪歸侍朝夕者又七年嘗病亟密遺子布書曰吾生
無所益於鄉仕無所補於國即死慎勿祈恩澤且亡
屬銘長婚足辦此矣至是子布出其書洪先讀而悲
之不得遜書其數事大者見公銘曰

剛毅於仁近者其質流風所移百不存一於乎公乎
念卷之八

氣降萬夫人所趨避獨視若無就不禁進退以禍及
寧捐公卿力抵貴戚嘗不顧軀尚計其餘或是之迂
彼終何如古譬士品定價莫強利鈍是程豈辨下上
聖主知臣孤立無黨以是銘公可謂不爽

明故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贈奉議大夫尚寶

寺卿何公墓志銘

武皇帝朝瑾彬相繼用事縉紳往往以諫死議者以
爲於事無益徒累聖德非人臣所宜或謂死者多
緣意氣鼓動遭觸不幸實非得已自兩說出縉紳競
慕持重以脫禍人亦莫或非之於乎若何孟循之死
後又何說哉彬方導上南巡禱祠名山取道魯衛

淮徐江漢中土騷沸而是時寧濠方謀以侍子入朝
倚彬內應比詔下彬幸得便窺伺乃爲危言憾衆懼
中沮衆亦相視搖手戒莫敢出何語甚則以諛言媚
彬彬氣益盛兵部郎中黃輦翰林脩撰舒芬疏入諸
曹稍稍踵之武皇帝怒罪輦等彬復揚言輦旦夕
且死輦以脇衆孟循業已隨衆入疏力言淫祀無補
敗亂辭極剴切且曰萬一宗藩藉口奉迎潛懷不軌
則福未降而禍已萌蓋直指濠不諱也彬畏事泄不
以進御孟循性復謹默矜伐人亦未有知者至是
慮衆爲彬所脇又以輦罪巨測復與同官林大輅蔣
山卿乞自今罷巡幸勿爲左右奸佞蒙蔽輦等無罪

念卷之八

八卷

九

願特寬宥毋使後世有殺諫臣名不爾臣與同死彬
既欲杜衆口聞是言愈自懼則更四出機弄既下孟
循等于獄陰使衛卒多方拷之復嗾其黨指劾言者
懷奸訕上無人臣禮武皇帝信之益大怒榜示朝
堂毋得效尤遵等獄上被旨荷校暴午門外五日杖
五十罷遣彬自請視杖杖者素視賄爲重輕至是密
受彬意而賄又不至杖視他人嚴甚孟循體故羸又
憤所言不達而瘡潰骨靡不可復療越二日竟卒正
德已卯四月十九日也即舍僦僦奴何安一人當草
疏時安覺之前持哭曰主君縱不自計獨不念老親
子且今又垂空囊耶孟循執筆從容曰無多言歸

又安知死之榮辱與榮辱之所為辨也臨江使人言曰昔世守幼不能共大事致墓石有闕典幸有以思之余嘗忿議者之言不達於死者之心也因志墓備書之於乎聞者其毋以余言為無益也乎銘曰謂死為足重耶人之死不必如公謂死為不足重耶非公死不可以風有墓公者求其所以其榮與否在其後世

明故文林郎贛州府推官林君墓志銘

嘉靖丙午余訪唐子應德于毘陵屏居僧舍一夕唐以衣冠之士來其形癯然其容異然其氣溫然而視營然類有道者問之曰石樓林君也余於是始知其姓名明日復謁與之飯君觴不濡齒七不及五其意時時乃在余兩人兩人更互有言言且錯出君一無所逆猶恐不為之俱盡也已而報客至遂起避意其倦且休矣客出戶則已遣人俟于外間可納謂否當是時載妻孥赴贛州推官天且暑舟人告速不聽如是者三日而後去余於是又得其為人而與之定交余既返林以是秋檄南昌往來桐江必至余舍自慎行務學居官使民以至讀書文辭之事靡所不問其後聞諸吏人云嘗代君作余啓事字稍誤可增改者必易牘更書今盡善乃已他又移皆然已疑其用心過勤移書言之又半載絕不聞耗一日君之從子

死恩至問之曰君死矣來請銘余於是為之流涕悲傷又且有遺恨於君也始君以嘉靖甲午舉鄉試歲戌成進士為寧波推官未幾聞父侍郎公計去繼以擢淑人憂至是始補贛州其為寧波也以侍郎公嘗守是郡歸請所以治獄者而後行郡人素已奇君比至恂恂然不敢以喜怒加人當斷獄務求所以生之者旬日不得不即斷則相與驚曰固吾僕之子乎何其肖吾侯也倭人入貢道故出郡中率爭市以鬪當關時持矛戟攘劫官司無敢誰何然獨畏君廉君出市倭即釋關以寬贛當江廣之衝重商大賈之所往來異時為關征以濟軍而守者輒無應譽君以次當代固辭不受已而撤攝興國其猾胥善巧伺以愚令至是故進敝器以嘗君異少怒即得詐為機利君覺之不一問左右請易器君曰於余甚宜由是猾胥搗手相戒未幾信豐大水當道檄賁幣往賑之君懼民急食聞命即行是時水初退地卑者猶在沮洳中君冒暑暑乘肩輿泥行公村塢計口給授夜則會數而哀分之率不得寢凡生活數千人而身病矣君雖病不見辭色當道不之察顧益壯其才取煩劇難辦事坐之君憊甚猶時時作手牘令吏人代為詰難聽遣家人泣諫則曰吾身猶食祿而可後事乎竟以痢卒于官年纔三十有八卒之日囊無餘金篋中止古書

數十卷自提督大府而下莫不往吊郡守林君功懋
為之棺殮贈乃得歸悲夫悲夫使其少延以交金
兩入者而取友于千古復以治兩郡者推之天下豈
不為千古一快哉奈之何竟不自卹以死也君之天
性孝友去寧波時以哀毀致疾醫者誤藥幾不起喪
柳淑人踰年而伯兄天君益悲不自勝坐是體常廢
絕不類壯夫當七歲時已能為詩稍長好讀史遷為
古文辭人多傳之已而鄉試不利嘆曰吾不能乘時
自憤何以空文為於是更為時文即又出儋輩上其
後聞侍郎公與陽明王先生往來議論則益闢闢有
獨基意雖長於官遊能絕紛華侈靡之好居家徒步
金華集 卷八 十四
敝蓋遇者不知為侍郎子也攝興國事重建安湖書
院聚諸生課業其中時為誦說書院者故祀周程與
陽明先生者也余嘗求友于世欲得質美而力足以
任重者與之共學而恒不多遇及遇君可謂有美質
而擅完力矣乃又不足於其年豈其固有限之不能
自免者歟悲夫悲夫林世居莆之赤柱巷出唐端州
刺史常公之後曾祖訓導彌宣祖垠皆贈通議大夫
兵部左侍郎侍郎公名富嘗以兵部兼都察院出鎮
兩廣為時名臣妣淑人張氏繼翁氏柳氏君柳所出
也名萬潮字養麟別號石樓後以侍郎公葬石門山
別號石門山人而君之葬亦在其上公生正德庚午

正月二十四日卒嘉靖丁未七月二日娶鄭氏侍郎
岳之女子四人兆憲兆魚兆瓊兆校而兆恩則伯兄
萬仞子也君四弟萬載萬峯皆先卒萬殊萬言為諸
生而兆恩在諸生中有文辭其請銘也其悲嗚呼
君望於余者何哉而今以銘也雖然忍不銘銘曰
自昔相見君也嗜善如聞外虎不拍寸長當食而忘
何有其軀惟道之人所貴者力其進有餘人之自畫
以十為百君有弗居余敢望君日異有聞今也何如
豈云乎天速奪其年不以翼余抑忌美好自愛其實
閔之幽墟余何為哉辭以告哀來者歎歎
明故四川按察司副使雲泉吳君墓志銘
金華集 卷八 十五
新塗雲泉吳君卒于嘉靖癸丑九月朔距其生弘治
辛亥五月六日年六十有三吉水羅洪先友人最厚
善者也走哭其家紀後事通術者得卜于欽風鄉大
墟山丙午其孤胤祥輒哭請曰先大夫遺言寔窆之
役不敢後茲將行事幸詔之洪先為之諏期得丑月
己丑則又請曰知先大夫者稀勒石奈何洪先曰是
固在我後旬日胤祥以鄉貢士蘭克良縣學生朱洛
扶來乃復為之銘而序其世代官行特詳蓋悲君之
難再而又自悲其無侶也君名達字近光別號雲泉
東嘉靖壬午鄉試已丑進士出身授兵部武選司主
事會 郊恩進承德郎請便養改南京兵部職方司

轉車駕司員外郎進郎中奉敕督發南直隸江西湖廣坐派料銀殿工成加俸一級滿考進奉政大夫以才堪治劇出為福建興化府知府滿考擢四川按察司副使奉敕撫治重慶兼達州兵備無何以母老棄官歸君生而剛嚴方介負氣寡合善任事事可疑弗顧可為弗沮人莫撓其鋒有嘗試者輒窘自救不暇以故所至有聲初至武選例當入內府查武官黃籍籍繁浩閱人恣奸病恐見察則多方誤我君入舉內今序坐內令久秘不傳聞人固已服其練達會校人竊籍被執詞相連諸閣恐達尚書所丐免誓不敢有他武選火尚書以下皆得罪君已致南京得免

金華集 卷八 表 十七

兩京以南北為重輕君意誠在毋不擇官不知竟以自全也南京守備魏國公與兵部尚書爭道尚書不勝忿密問計君曰彼擅役營卒豈制耶尚書悟發其事魏國果屈還卒數千人然以此銜君君聞之即疏其諸不法事有詔奪職魏國怒曰我拚一鐵券殺吳某如搏鼠爾同寮咸危之君一不動時有偽印獄久不服君遣人私脫囚簪示其妻曰爾夫不勝苦業已吐實令汝抱印來緩死此簪取汝信也妻果不疑出諸印榻下獄遂成車駕主驛傳舟車馬船頭陳其特賁千公卿避役君不可走京師賂閣人以特旨免君曰不獨一陳某也今兵馬司定諸船戶差遣以貧富

為籍衆為語曰通朝廷易撼矣郎中難江南難役遣江淮衛水夫為上猾所把費數倍君請入直于官附網運至部分給之軍民兩便凡工役諸直出納者多美目蔽吏銀工得鈞機利至是痛割其弊無相染者每歲嚴舟上供慮閹人張其數以便私賈會計乃行不聽濫取會同館官馬私乘不禁取律語刻木懸官馬首借者凜然豪貴屏跡吏部將超資相待為忌者所尼補興化以劇郡難之是時母年高不可往留妻子侍止隨二僮至官囊篋不絨嘗即卧內延見賓客賓客見其寒素無敢言私民健訟難治君聽決如流頃刻道數十事各中情實死囚爭傷無驗疑其隱於賄命燔水不得納鹽自臨濯骸果得傷且左失二肋語囚曰毆者右手人則左傷隱傷失肋非驗而何有自殺妻而誣其讎云耕田爭水被毆死他吏上獄明年君慮囚追憶其時大霖雨因詰之曰得雨爭水何為竟坐殺妻誣不行郡中惡少數十人善速訟或投緼火燒人屋搜財市中夜盜數起謀其姓名寘之法訟益衰少每聽訟管手執券或延問他疾苦殊休暇鄉士夫以為異間易服旁窺之無不嘆駭訟已歸贖銀各縣庭無留人日晏走學官為諸生談經義校試其文精鑒不爽君雖勤敏然存大體不苛細李御史行郡喜杖人內股下吏畏罪多竄君豫戒隸

金華集 卷八 表 十七

聽即面告御史某已戒隸令勿杖內恐多死人爲
爲德乃敢復爾命縛去易他隸御史故憚君聞言錯
愕唯唯明日引避於是興化獨無死御史杖者王御
史禁乘轎各郡多給報君月上役與夫者千王服其
不欺禁隨弛管入觀一無所賞歸而藏金爲同知
所侵故不省弟緩交割期俾得自計卒不損君故不
畏強禦至於興利除害尤勇健有法先是病旱禱雨
民請祠山中神曰聖君者君許之爲文祝神期三日
必雨否且有後患如是者七日不雨君諭民曰徒邀
福而不卹灾物盡也當爲若等除之焚其偶大雨過
至衆驚服莫敢譁幻於是詢南北兩洋水利奪其開
金卷之八
於橫民者建石堤章漁港別爲東山石閘以時猶洩
塞西湖港尾斗門咸埭田草蕩涇洞刻石紀成爲之
守者既而以萬連歲大獲獲異奏額禾海寇數至多
爲疑兵走之且曰此番船所招也戒自今毋得納船
其後倭入市擾海上諸郡一如君言管捐俸爲義塚
收棄骸且罪人不羣與水堊者去郡之日民追號若
失父母在達州罷有司供張日省數金貪吏歛縮開
市通和會與御史忤旬月解去御史遣人追謝巡撫
都御史以擅離奏皆不顧閑居十有二年當道數四
論薦居視之泊如也君爲人守道理不動聲色而意
常烈烈蓋自少時已然七歲學舍暮歸爲掠者負走

開樓中假寐給守者夜且半起緣屋匿樊圃中遇
能得比曉乃問途歸諸生旅見總制陳公公臨諸生
威以君抗言遂降色舉鄉試未嘗輕謁縣官縣官有
所請亦未嘗不盡利害性脩潔不能愛晚即居官一
疏果不輕取薄業僅足餬粥部使問遺郡邑交際皆
謝不納室無婢媵行無輿馬臨終遺言嚮宅以償所
貸遺子環泣正色麾之曰毋亂我我縱晉終不能庇
若等也儵然而逝孝友淳厚踰于常情達州歸母病
難不解帶者數旬比卒壽九十有一君年五十餘哀
毀至嘔血厥兄弟田宅惟所取弟適死杭州奔喪如
其子少從兄還學故事之終身如其父還子胤抵大
金卷之八
哭之慟未幾還復死君素壯實少病至是號哭奔走
卜地志寢食至羸猶以不及視寢爲恨與人交務成
其美赴急分甘有如風負荷拂所好雖知厚不得里
一面也故及君之存人多畏之聞其卒無間識不識
涕泣悼惜好學博聞耻爲章句少受易于蕭教諭潛
喜習識綿陰陽卜筮之說稍長旁通醫藥星卜諸技
及國朝典故勲戚世次邊圉險易論斷一出已意
不苟附和爲文雄渾簡核尤長於歌詞草書吳氏先
世居縉雲自吉州助教彭年始徙清沂遂爲新淦人
六世爲澤潞同知克敏又三世爲邑諸生時維岳岳
祖也曾祖咸濟祖春阜父昌舉鄉試卒湖廣穀城縣

知縣以君貴贈奉政大夫南京兵部車駕司郎中
其氏封太宜人配謝氏封宜人有賢行子男一即
君為邑諸生女一適蕭克恭克恭天年纔二十五
不更嫁云銘曰

謂剛者折有勁如鐵百挫不缺若彼縣既潔以通
一芥弗容仁以友輔壁立寡與身元行舉民之無坊
川梁崩亡哀以銘章

明故承德郎南京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善山

何君墓志銘

嘉靖戊子余計偕北上求友四方咸曰君不聞陽明
之門所評乎江有何黃湖有錢王蓋指雪都何善山

秦黃洛村弘綱與紹興錢緒山寬王龍谿繼也未幾

遇何黃兩君于途黃為入方厚簡重而何君則魁形

長髯廣目而豐準與人語必依所學無少長敏銳

歐歎欬援證喻譬指畫歎美如有味乎其中而不能

吐者必伺聽者意解乃已否則雖假宿傳食連日夕

不為倦也其煦濡而且統變若此自是定交相與問

難辨析不少隱避後君歸田靡歲不相見見必踰月

乃去庚戌冬大水雪君留最久相語益合方期與余

結鄰終老而病不可作矣又八年其子進恒瑩君城

東之東岳廟後之乙辰向黃為之志而以銘屬余余

知君者無踰於余二人是為敢銘若初名崇字廷

仁晚以字行字性之號善山當陽明先生以提督

節駐輅也常聚四方君子論學君聞黃所聞於先生

者慨然曰吾恨不及白沙之門先生今之白沙也又

可失耶友人以不利舉業尼之不為聽會先生征補

同舉糧追從相見于南康未幾丁繼母憂歸斬然以

禮自度不徇流俗先生聞之曰是能講以身者久之

授以萬物一體之論與致良知之說終夜思之達旦

不寐忽有省悟嘗曰吾人須從起端發念處察識於

此有得思過半矣又曰知過即是良知改過即是本

體其語學皆毋曰學務無情斷滅天性學務有情緣

情起累不識本心二者皆病又曰執有無論其若

兩忘只聽良知是非善惡莫能自欺有懷無懷自無

不知知至至之更無可知此皆苦心察識而驗其必

然不以人言少搖奪也惟其悟之甚艱執之甚堅故

言之甚詳而不憚重復蓋謂會此無以為致良知之

實持此處人自庶幾於一體之義而於言句稍涉精

深微密輒搖手戒曰先生之言無是無是凡海內談

學之士人人善君君亦人人視為知已至論學昧未

嘗輕許誰何也若以諸生事先生在輅趨輅在南浦

趨南浦在越趨越一不以舉業為念每試擇理直書

願往往出人右壬午舉鄉試上春官久不第辛丑授

新會知縣喜曰吾雖不及白沙之門今幸聞其學又

仕其鄉吾敢以俗吏臨其子弟耶始至釋菜于祠
後視事乙巳遷南京工部也田清吏司主事分司儀
真歲餘權貨蕪湖所至有聲滿考授牒吏部乞致仕
去不少濡滯是時年纔六十有四而貌又壯實時論
莫不以爲高君少善治生家故豐而自奉極嗇及聞
學勇於克己而急於就義卒之日囊無餘金稱貸而
後裹事嗚呼君之見重於師門者有以也夫何之先
有伯勝者以好脩聞里中四世至景忠景忠生汝礪
汝礪生克平克平生潛字若愚若愚公質直長厚以
君貴贈承德郎南京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配孫氏
贈安人三子長泰武平知縣次春歷詔安舍山霍山
金華集 卷八 三十一
三縣知縣君居幼霍山與君同事先生而性慷慨有
大節皆能不負師門君生成化丙午十月三日卒嘉
靖辛亥五月二十五日享年六十有六配李氏封安
人無出賢明著稱通達理道尤善處嫡庶之間故竟
有子二進德進恒進德側室李出早天進恒吳出今
爲國子生三女二出李氏幼出杜氏婿爲丘循輝郭
鳳嶺李子廉君卒諸生即北郭舊游之地爲專祠明
年督學憲使鄭公擬檄有司祀之鄉賢祠又七年督
學王公宗沐配享先生于爵孤臺于羅田巖而在新
會儀真蕪湖皆樹碑識思此於君宜不足輕重然回
首少年所爲若兩人然向使卒爲友人所尼沉埋

某役役於一隅其所就宜未可知矣然則君所謂
識於起端發念者非已試之藥歟自戊子至今三十
餘年三君皆無恙獨君結鄰之約奄忽不待余既不
能無悲君所學若此而余自顧未知底麗即恐無以
酬往昔之初心蓋不獨悲君亦重以自悲也銘曰
江門崛起世有真儒孰出僻阻懷彼步趨達俗就師
決於一念邁往無前良知自驗遷善改過不昧此知
持以淑人念茲在茲有覺方來毋易厥視能尊所聞
古人鮮是
明故誥封奉政大夫刑部山東清吏司郎中汪
湖李翁合墓志銘
金華集 卷八 三十二
嘉靖壬辰豐城汪湖李翁以季子遂刑部郎中恩
封如其官而次子逢爲給事中相與迎養京邸是季
俱美官其祿既足以養而是時鄉里官京師者又皆
爭爲酒食壽翁久之名聞公卿間翁長身豐頤背負
鐘音響震發自常布與賂貴語意態閒雅曾不沮忤
即素以禁黨聞者倅然相遇莫不欽聽至是公卿相
物色翁衣冠以容禮見顯然有儀語時政及古今成
敗事聲譽不絕於久淹仕途歷多故者諸公卿咸敬
重翁大中丞王公廷相善譽裁尤數嘆賞謂人曰使
李翁爲方面郡守可不試而效奈何僅爲封君耶其
未與終者望其父子賢達莫不羨慕稱爲福人福人

其行事非其子與家庭群從能久受教今者未登
知之者也翁二歲而孤潛鞠於母氏遺家訟侵迫
獨力支拒嘗詣御史劉公某劄奇其狀貌謂訟者曰
是兒且長雄偉一世若等豈其敵哉特取氣肩勞遣
之翁既出孤危益折節問學資故穎異童時已能為
聲偶句動諸長老比試諸生又為督學蔡虛齋邵二
泉兩公所獎拔然顧刻厲行誼務脫流俗求與古人
頡頏聞于世非直工文辭而已毋育翁艱辛矣翁事
母尤極孝謹居喪哀毀出至性即垂老言及猶嗚咽
悲泣不休與人交慎取予即纖微必嚴義利之辨嘗
曰父子兄弟懷利相與古人以為亡徵非過論也以
是累世雖貴官絕不知操切盈縮求增尺寸而其家
乃日益起翁故闊畧豪爽亦隨手施給又絕不能為
寒上態至於自奉無素壯其儉素如一日也平居動
止端凝不喜諧謔不蓄媵侍即廢燕私虎踞山峙漂
不可狎督諸子學嚴於官府後登第歸終日侍立無
敢跛倚比在官下時時舉平生所欲為而未得自盡
與其所必不為者訓飭之會同時各以職事為大臣
所中下詔獄翁倉卒聞報不少見幾微第曰升沉
常事奚足計旋遣人持書督過不令摧萎晚年益明
消長之故署所居曰抑畏旁書虧盈益謙四句以自
敬雖以高年據榮寵見戚屬卑幼賤役亦必欽容為

封君二十年不能以片楮入公府而郡縣數處鄉飲
賓席以待深避不就遂二子相繼舉鄉試自視欲
若有所畏而不能色喜視遂與逢登第時不異也遂
自外謫稍進為中丞是時翁且八十先期迎賀于留
都翁辭曰余以三世一身遭罹多難乃苟延大耋干
今孫曾三十餘遶膝稱觴已為過望汝乃欲假公卿
之重以為一日之榮吾恐造物忌多取也竟不赴已
而北虜犯順召中丞督兵于薊翁直責以捐身許國
之誼不令內顧未幾遂得釋政三年而翁感微疾謂
遂曰吾必不起雖然得汝在侍殊非平生意及也家
人環泣問所欲語曰吾平生語甚悉若等能守忠孝
勤儉宅心保家吾目瞑矣何泣為已而曰人多怖死
遂令神識昏亂吾心曠無一事欲了便了不見可恐
怖者言訖端坐而逝自翁遭家訟迄于終不一言訟
者名字其意以為毋使吾子孫不忘於心且脩怨也
其大節隱行磊磊若此然拘于命不得達凡七試場
屋不第輒棄去而微寓其意於詩詩成日吟詠以自
適歲時家庭宴會或自度長短句令童子倚音歌之
以代鼓吹然亦不欲以是名家筆墨散逸今所存惟
饒豹穴遊桑榆諸稿十餘卷耳其平生所欲為與其
所必不為者既以傳之於子與其家庭群從今衣冠
諸門勲名方甚顯赫至於敦博之氣孝謹之風即基

子與家庭群從咸自推讓以爲不及諸公卿數歎賞
英又拘於時未有以其名薦者故翁行事雖近古人
而竟以封君終其身翁諸萬平字惟衡姓李氏李氏
自臨汝徙茫湖在天福五年歲士從始至翁二十有
八世世有聞人曾祖南輝封監察御史贈按察司僉
事曾祖妣屈氏封孺人贈宜人祖考諱藏號牧麟以
進士爲監察御史改四川按察司副使松潘兵備祖
妣黃氏贈宜人考諱與錫負才志年二十夭母林氏
茹苦立後有司上其事于 朝旌表節婦翁生成化
辛卯某月某日卒嘉靖癸丑十月二日享年八十有
三配劉氏諱慶艾岡章甫女也善治家慈義掩瑕俾
翁全其嚴重尤能以儉約成其子及封宜人身貴矣
一御命服返布素無所改也生成化戊子二月十六
日先翁十二年卒爲辛卯十二月二日葬驢山子四
人選大學生逢官至德安府知府遠河東鹽運司知
事遂今以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鳳陽女一適丹徒
主簿饒廉孫男十三人櫟橡格選出惠德慈達出杭
櫟楠橫遠出枳材壽壽遂出孫女四曾孫男二十幾
人公及見者幾人某某某甲寅冬十月某日葬翁
里中香社寺後戌山辰向以宜人遷附後二年而中
丞委銘洪先洪先始壽翁京邸徒懷慕慕不盡聞其
行事也蓋歸田始知之方欲請益而翁已不作訪其

念庵文集

卷八

二十五

李

而拜焉故不辭爲銘翁從子吏部侍郎璣狀翁
年有云翁年四十八時得奇疾氣絕三日而寤云至
帝所伏庭下遙見殿中紫衣者麾黃衣人掖以出道
遇群狙圍之翁躍馬奮刀殺數狙墮至野市憩酒肆
主人持簿相示覽之即翁詩稿所與語皆身後事病
且愈後二日盥手狙之毛血凝爪甲間乃知非真夢
也嗚呼翁處死之際誠異矣其子若孫與夢語相
符不謬翁果異人哉其不盡用於世者豈亦有斬之
者乎嗚呼銘曰
維古立賢不專一途或引自代或同大夫叔季競能
浮藝是拘不量器受守資以除譬彼豫章輪囷數腴
委棄弗睨見側垂輪元璞遺珠元精所儲亦有神物
時欽以舒人莫可測機與化俱鬱鬱茲丘天實閔諸
儂德克享孰敢覬覦不足于前後則有餘揆厥終初
理也弗渝
明故中奉大夫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布
政使歙縣張公墓志銘
正德初韓忠定率部院大臣伏闕請誅近聞八黨當
是時 武皇帝將行遣輔臣有狎於聞者密泄之竟
敗計不四年而閣璋之禍徧天下及瑾誅輔臣又將
論功廢于南京監察御史張公聞之上疏曰李某者
竊希大臣當與 陛下同休戚者也方劉瑾亂政

念庵文集

卷八

二十六

張

不能防微杜漸又不能力與之爭顧降禮屈辱且
革制語極褒美遂使驕橫恣肆荼毒天下其罪已不
可贖乃冒他人功受恩賞他日何以見先帝哉竊
見國家大臣正直者多不容於瑾方得志之時奸
邪者多見熟於瑾已伏誅之後惟某始終無恙臣不
知其何善為身謀若此也疏入輔臣持之涕泣不能
辨天下一日知有張御史墓其人必以為雄傑偉特
性梗棘不可近自余見其退休時恂恂儒生布素徒
步道過之不知其為貴人方欲相從問當時忠定伏
闕始末與正德間諸大政事以補史官之缺不一再
見卒矣悲夫公名芹字文林世居新淦之峽江後荷
念菴先生

八卷

二十一

地今為峽江縣人祖某父某歲貢為蒲臺教諭以公
貴封御史公為諸生博學有時名弘治戊午舉鄉試
壬戌第進士授福州推官以薦召為御史出知徽州
府宸濠反言者過計恐脇公家取道于徽請改杭州
公方誓死守要害斬賊間諜命下乃去已而當道因
徽人之思復遣還郡又謂宜於杭自徽陞浙江按察
副使巡視海道進布政司右叅政終右布政在官餘
二十年所至皆有可述不獨論輔臣一事而已初為
福州習吏事嘗奉檄訊縣尉獄尉貪而昵於清吏御
史御史右之不為聽按閩者數論薦之及為御史論
輔臣禍且不測會都御史林公俊亦自蜀上疏論時

事俱得削俸於是益感激自效當屬草木嘗一避人其朴實明諫馳馬兩事尤爲人所誦實明刑科給事中也曾以言下獄公論朴有言曰言官天子耳目也善遇之人人思奮而寒諤之風起不善遇之則人人畏避而循默之風成自古治亂興廢之驗莫不由此頃歲賊瑾陰懷異志挫辱言官寘之極典以箝制人使不敢發其奸惡卒之禍亂相尋幾危社稷可懼也今瑾誅矣然群盜未平灾異迭見雖夙夜憂皇孜孜求言猶恐不及柰何復有此舉動哉其言懇切宛致明竟以是得釋 武皇帝好禁中馳馬射獵嘗墮馬病諫者數人重得罪公聞之謂同列曰彼不以諫名

氏事旋定公且去爲參政權右轄當道責其失策竟坐罷公性至孝善事繼母在杭屢乞終養不許及去官垂老矣聞廖怒即長跪聞外不命之起不敢起廖卒哭奠三年不以病廢家居絕泛交無公府之謁桌袍蔬食儉以終其身又嘗考靖難諸君逸事人爲之傳於平昔之侃而直者出於性成亦有所慕乎公生正統丙戌某月某日沒嘉靖辛丑七月某日年七十有六沒之明年徵人都御史汪公玄錫追慕之致祠而碑其墓提學憲副蘇公佑檄有司歲時禮于鄉賢祠中公娶胡氏贈孺人繼吳氏封孺人皆無子一女適大學生李一德同居兄弟之子爲公後者某人

念菴文集

卷八

二十九

某年某月某日塋公水東某山蒲臺公墓次癸卯一德奉尊君食憲公所爲狀來徵銘於平公之疏傳矣吾何愛於辭銘曰

繫古有諺天子是憑自彼儉人乃以禍懲持顛扶危彼相有覲邦之司直在公其選一言爲智矧惟其多聚如莫聞國將謂何不逮厥猷亦職斯故公寧無歸胡是弗悟于牧于藩考素之履世云不死豈必孫子孰全于默孰毀于剛無迷厥方尚卜公藏

亡妻曾氏墓志銘

太僕卿三符曾公始舉進士與先大夫憲副府君交好甚篤公未有子而余二兄早殤友人以酒盟曰願

二君一生男一生女我將媒焉弘治甲子余生於京師而公爲鄞縣明年乙丑六月四日王夫人舉女于鄞名曰浙府君問盟許以帕聘不入他儀辛巳來歸是爲魯孺人孺人生而慈柔雅秀以事母者事嫡母許夫人未嘗纖細逆旨兩夫人憐愛之然體清羸畏肉食日啖羹羹者爲常先妣李宜人憐愛之也甚於兩夫人也宜人免府君喪病瘵最久又以事兩夫人者事宜人除垢滌淪守視夜分宜人弗能忍數數勉令休寢弗聽余再居喪前後六年不入內畜牧蓋藏釀治調齊不見其異於宜人未病也其初歸公爲郎中家甚貧貸貲爲奩已而貴顯曾不能指索器物以

念菴文集

卷八

三十一

自益當此時余已及第人意其弗屑也後余以言見發昆季分業既無所取餽遺交際又多拘泥不敢妄納戚屬仰給漸衆賓友問學日不下十數人倉卒率至稱假人見其稱假也固已疑其不足也入門而爵醕盤餐豐約有等縮費佐急言出輒發則又咸疑其爲有餘即余亦且自忘有無嘗從賓友外遊問學踰數月不一歸於余之所拘泥者拒謝之嚴乃或過之固不能遲徊也蓋自資養已能不校故其視分業之推也常若同乎已自稱假已能多施故其視餽遺之來也常恐病乎人爲曾氏之婦者念其享薄而身比於女御之勞爲可悲爲羅氏之婦者訝其身貴而情

於婢之常為可賀其罕覩於魯也非得命而
不踰戶而於羅之歲時饋勞吉凶贈送有不待問而
得余意余忘而為之請者余以已丑及第官翰林明
年孺人扶侍來會在告返滄洲壬辰假滿入謁孺人
晉家癸巳遭喪又七年已亥而皇太子立推恩百
官余亦赴召宮寮始以家隨於是孺人當封安人例
得自言因竊念待罪太史十餘年罔所建白遽及其
私不可微以嘗孺人孺人曰君意甚善吾豈必冠帔
始稱貴人妻哉庚子季冬疏請東宮禮儀外議洵
洵禍在巨測孺人怖欲死諸寮內子怪不為止孺人
曰彼舉職事我婦人也安敢可否比得除名解顏慰

金華文集

卷八

三十二

藉無幾微不滿歸田聞有薦者輒頻顧曰官不易做
勿又恐嚇人也以是及第二十有七年而孺人終不
得封亦終不以為言孺人既連遭多故所生不數而
又難久存壬午子元戊子子冠僅一歲壬辰女蕙秀
已亥女則異乙巳女則伏皆止數月除名之既月而
子世光生張家灣逆旅中今十五年憐愛矣督教之
必以正始聘今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永豐聶公女八
歲天未續聘孺人自以獨子於側室故甚恩乙卯余
遊楚七月側室生子不舉心已邑邑八月十日聞余
被病憂悸轉劇選藥載輔促使來迎明日痢作痛至
不可忍猶目侍者問余消息何若顧見側室驚曰而

以我故遽離產室耶是增病我也迫之寢又如宜人
相憐時先是不食已數日醫誤以為結熱連投大黃
劑遂不起侍者悲泣問後事應曰我何言啓篋襲殮
皆初歸時衣無半金遺也嗚呼入免終窶之譏出忘
反顧之懷余之得植其平生者有以也志未竟而奪
其助天平其終有意否乎孺人卒于八月二十二日
又十二日而余始歸以丙辰十二月十二日丁酉葬
于桐江石羊磯冷水坑之原壬山丙向嗚呼存而無
一日之逸以休其形死而無一言之訣以慰其情一
坏之掩宜其不能瞑矣余之平生竟何成哉竟何成
哉嗚呼銘曰

金華文集

卷八

三十三

昔後余而生今先余而死死者本非期生者豈無止
皇皇其行將有以終與爾兮同歸此

明故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三厓歐陽

公墓志銘

公名重字子重別號三厓吉安廬陵人也吉安著姓
歐陽氏最繁公出安福今萬衍後世居釣源二十世
祖觀善徙水陂高祖憲文明初仕為翰林檢閱曾
祖用堅祖元器考權以公貴封奉直大夫刑部郎中
母曲山蕭氏封宜人子三人公其仲也年二十二舉
弘治甲子鄉試高等戊辰禮部中式廷試對策力詆
弊政缺失讀卷官畏禍不敢上抑寘進士出身第五

入為許大宰進所知初授刑部浙江司主事進承德
郎歷員外郎改山西司郎中進奉直大夫擢四川按
察司副使奉敕提督學校以毋憂去服除補雲南督
學轉浙江按察使未上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敕
總理蘇松糧儲兼巡撫應天等處會尋甸賊安銓反
以公熟于滇事遂改巡撫雲南二年致仕公為人眉
目皎皙溫美望之如羽人處子比居官刻厲謹約數
以職守忤權倖有武夫俠客顧望而寒心者嘗曰先
民有言君子全身遠害惟有不仕而已既為官又避
禍有是理乎此某所以終身者也故自入仕以來未
嘗一日不治事亦未嘗一事不守法法有所在即朝
議曲為鮮有不敢聽法有不可雖俗情習為隱忍不
能甘始為刑部逆瑾柄國擅生殺百官除拜必詣私
宅蒲伏叩頭如廷謝禮瑾兄死百官往哭必四拜以
序班籍名驗至不公獨違衆不一往瑾不加害瑾敗
而餘黨錢寧張銳誣述搢紳前後相踵公於田畝邑
仁李穩余祐樊準之獄皆出死力相爭即嚴旨切
責不為動銳不勝忿以他事中公下廷尉久之索擬
不得竟還職於是獄之根株難治者衆多遜公嘗決
囚南直隸勘事河南錄浙江囚每臨訊不更閱辭人
出數言輕重其罪各中情隱其郡縣如監司或欲有
所出入公即歷歷摘招伏誣詰如經生背誦書不

一字難者貽聘紫口人皆稱神其後兩為督學即
入善說書史指畫經義士人宗之安銓之變斬關殺
更攻圍鎮城而阿迷嶧峨新興蒙自武定騰衝諸賊
相煽且起是時老撾潛通交趾木邦孟養與緬甸孟
密互相讎殺師宗納樓思陀八寨廣南亦佐威遠皆
亂勢亟矣公聞命自金陵晝夜行三十五日入滇不
四月銓等授首上以銀幣勞公公謂前都御史傅
習以死勤事而身享其成不可上疏固辭且以滇夷
獸面鳥言不易馴伏有司恃險遠恣為戕割則獐狝
跳躑相報苟拊徇不至兵革未有休息時也於是籍
諸郡縣殘破者給食散種差其免租之限如含薄糜
哺弱子而於諸夷或判疆域解怨爭搆黨與而歸種
落則如投善劑以消毒瘍滅月例家火以寬農戢武
官職田以代俸止蒼石玩器之害定土官替習之規
又如積餘餼以充虛素至若鹽鐵銅錢商稅之辦納
徭役里甲之踈數稅糧輸積之遠近軍屯民田之隱
漏又皆酌地力時變而精研之則治家者之於米鹽
粟碎蓋藏之不遺算也上既知公可任數下璽書
褒公公益感奮而總兵沐紹勛以上公世守茲土與
鎮守巨瑞杜唐表裏為奸招剽境內歲且至數十萬
公已切齒而近歲上供金寶浮羨過正直且二倍
所出入公即歷歷摘招伏誣詰如經生背誦書不

之而唐庭私人不受理公遂疏唐不法數十事復以
他事疏紹勛兩人併力行賄撼公使去公疏此兩人
至十餘上兩人益懼嗾軍士以索糧不得呼署颺公
公既伐其隱謀乃更自以三疏乞休而輔臣方角黨
求勝至是為賄者所乘卒右兩人坐公不能調停與
致仕且連巡按御史謫調給事中論拯者奪俸一月
公請自坐除名賈御史追奪已俸贖給事中不聽公
慮所言不效來者藉口實將事體更壞於是復上兩
人交構狀以為佞人不可不遠累數千言明已非輔
臣黨人願弛前此黨禁復諸逐臣蓋公已離滇久矣
不以去位為嫌而以後政為慮不以去官為辱而以
完名為榮聞者莫不危公恐禍 上怒而公之懇款
若未效百一於君父前者為郎中時 乾清宮災應
詔陳言五事中如早朝帳房番僧官市皆人所難言
至指老兒黨者即寧銳諸人且嘗其反噬者也顧斷
斷不肯釋口豈所謂胥靡忘險故耶正德間權倖用
事公數數相忤不及禍 今上初號為治朝公又屢
受知遇宜得展布矣乃卒為權倖所中致仕時年纔
四十七家居視入仕之日為多使得就日力以盡展
布其可稱述何限將有靳之然者豈非命乎其後邊
方多故許大宰讚數薦其才不報大宰讚者前大宰
子也公自致仕輒引避絕無外交部使者至郡或不

念菴文集

卷八

三十五

公傳

知有公即聞公名以不得見竟不知公為何如久之
亦無有薦公者公性孝友嘗兩疏扶持奉直公省毋
宜人在官聞母計即日就道既華廬墓下久不去
官中無一長物出餘俸治室廬與兄弟共居無分異
收族教子周貧郵寡稱其力不懈也公既廉而多施
所居去城市二舍許未嘗一見郡縣官即在鄉未嘗
以辭色忤人鄉與鄰者若不知有公即相見不信能
忤權倖為人難為一至是也公生成化癸卯十二月
十二日卒癸丑七月二十一日年七十有一娶劉氏
封安人進宜人先公幾月卒于二長庠次薦皆府學
諸生孫男本孫女載英許聘汝源王庠諸孤以是年
十二月十二日附公第四都傅家坑宋水部員外祖
墳右以宗人南京大理寺正瑜所為狀來請銘且曰
公治命也洪先嘗聞公于外父太僕曾公則已想慕
其為人乃今讀狀與諸奏稿既悔生同郡未獲識面
以快所欲見又悔近其居不及侍語以請所欲聞然
幸銘墓傳其平生以酬所欲得猶可以自解也銘曰
侃侃直秉文開誠有服克恭邦憲孔明四星斯皇
寔躡天步果正我行履險若素式時陳臬弼教用成
帝曰休茲作朕股肱于畿于滇無間遐邇臣拜稽首
矢志弗弛過蠻戒戎反側以馴懷哉萬里如疾去身
瞻是宵人敗度千紀我其治之歸報 天子封囊扣

念菴文集

卷八

三十六

公傳

天聰匪高禍曾不悔以其黨驕執云罔懲奸氣泯
位胡不終竊位者恒臣敢辱祖廬陵歐陽故史誅
銘副于大常

明故陝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叅政岫巖祝
君墓志銘

嘉靖己丑進士中有碩然偉丈夫豐頤環睛而更聳
舉辭遲訥不問可知為剛正恢弘人者衡陽岫巖祝
君也余少時喜與同年談學君嘗師事湛甘泉先生
向余無支語慨然若有餘思心竊奇之以為他日磊
磊搢紳間必是人也是年授戶科給事中壬辰轉兵
科給事中在言路七年竟以方鯁忤時倖臣請內府
念養文集 卷八 墓志銘

白糧代俸戶部許之君疏不可擅損上供竟發開奏
已星變有巡撫黨執政者故指事應為解君應詔
力破其奸其辭曰瑞因德應變緣政起古之明訓也
某本市井無賴輔臣引驟至顯融不知圖報敢以
瞽史飾辭榮感聖聰罪在不赦執政懼面詰曰子
何獨無舊情君拱手曰某不敢以門生私先生負天
下執政心術之無所泄會甘肅諸夷入貢誣訐撫鎮
大臣聽之懼損威拂之懼激禍朝議不能決乃命公
同大理少卿蔡君某往驗將陰中之比驗覆君以所
訐坐諸夷群小不復株連事尋解執政計沮而君出
入邊境目擊險易虛實之故數數論列如燒河套復

屯田諸議又為當事所忌乃乘其未返諷吏部出為
太平知府三載訖辭視昔不變巡按于貨馬虐民且
挾有司為利君怒將執之而巡按又惡其直已嫁不
根語劾君事下巡撫君兩疏其冤竟得理仍左遷兩
淮鹽運司同知未幾補贛州知府贛境多盜督府憲
司蒞之憲司嘗令賞捕盜者君謂其贓不實乃舁人
謂曰吾知某非盜若奈何枉之賄目視捕者捕者搶
首不能對具吐實立反其獄憲司不勝忿與巡按共
擠君君再引疾求去上不聽尋陞四川按察副使備
兵松潘是時西南夷騷動君乃兼程往親出鳥道徧
歷林峒撫視籌畫條其病利與巡撫王公大用意合
念養文集 卷八 墓志銘

二年松潘無事擢陝西布政司左叅政而疾漸作無
何罷歸是時士風尚通君所持乃直信已意不少貶
其抑鑿齟齬無足怪也君雖屢挫然屹屹民事惟恐
一旦蠶食在戶科嘗論賦飲里甲數事行之民間衡
卒輪成廣西邊衛多瘡死追逋日密公私兩困君疏
罷之全活甚衆初至太平禱雨兩至蝗不為灾減贛
郡供應即督府憲司無所避至今賴人德之自罷歸
即居岫巖不復往來城市城市人亦不知有岫巖關
說偽禮不至庭戶嘗與余為衡山盟間數歲必遣人
問訊今年復書不再月而君逝矣嗚呼君不磊磊已
君名諱宇鳴盛其先郴州桂陽人遠祖仲原始戊

衡陽高祖瀨曾祖鑑祖鳳音皆不仕父壽華號誌木翁以公貴贈徵仕郎戶科給事中母顏氏妻黃氏皆贈孺人繼譚氏封孺人側室王氏楊氏子二人宗大學生宋府學生女四適大學生黃策指揮龍堂府學生易棟伍文守君生弘治己酉十二月二十二日卒嘉靖丙辰七月二十九日享年六十有八君處父母兄弟孝友治先世祠墓不遺力待子弟有恩外若難犯而中無他腸所遺有兩科奏疏使西漫興蜀中稿祝氏家譜堇祭禮式存于家宗等以八月某日堇君樟關某山某向畢事以從子舉入完狀奏請銘君嘗依誌木翁墓治塋域而屋于前索記于余余名之曰

墓志銘

卷八

三

墓志銘

知生堂聞君將屬續視子弟陳舍殮具顏色不變嗚呼君果知生哉吾又何銘雖然知君稀矣吾烏得無銘乃為招辭銘之辭曰

君之生兮名州衡之山兮湘流荒信美兮靈脩衆姱妒兮誰尤君之居兮岫嶠望誌木兮夷猶生無恒化兮死且神遊白雲為車兮明月為儔悠悠樟關兮孰知春秋

三潭羅君墓志銘

三潭羅君曠達人也方順豐準性度純謹與猶與人處無疾言狂態而心常煦煦若不涉世務者故善詩結書音宗顏氏皆有法度喜飲酒遇醉不能辭時時

至至辱復止嘿嘿工苦於詩詩不得孟魯舉止如遊龍核譽刻不知倦或主人勸酬至其醉目光傍流輒拱手告寢鼻息訥訥主人不厭雖累月如是者去往年常遊金陵金陵多鄉貴人好為詩及頗氏相遇甚驩飲之酒見其狀若此更相稱善交引詩為子弟師居無何忽忽不樂棄歸嘉靖壬午始與生大夫相見先大夫高晚一世無當貴態常鬱鬱不欲與俗人交杜門城市中巷無轍跡遇君至啞啞笑言且至暮不休每席地坐共持尊酒倚筆床鳴嗚長吟彼廢此倡揮灑滿紙當是時余弱冠旁侍謂君文墨耳未之多也他主人或相招招皆不樂往而先大夫座中無君輒惓惓不樂乃延為子弟師歲且暮猶相對予至是益愛敬君間與語周程之學悚然俯聽歎曰惜吾老矣枉此生無可贖者遂為詩贊谷平李先生願師事焉不獲請退而日誦陽明語予笑曰得無勞乎應曰誠有聞即死何憾久之詩類白沙字類陽明見後生輒談先大夫與谷平先生口不置也又歲餘先大夫捐館君且病方病時聞計伏枕痛哭不自己故病日甚勢且亟猶欲為誄辭舉筆淚涕交下竟不成語後二月亦卒平生不知計算事少嘗學為諸生以門戶廢業而身亦窘于第東脩養無停滯家不能舉火對客不少見戚容日遊山谷中跌坐盤石以此

墓志銘

卷八

四

墓志銘

納帝辛卯縣令吳惺廉其老貧禮為鄉飲賓固辭不
可乃以謙辭延翰而自為介衆謂稍自媚即可以謂
得謝而君不一動齒卒之日其子理無以為殮又十
餘年不得葬而素所交游日多零落今無復有談其
事者悲夫君名輅字木夫世為山原羅氏始祖時濟
為宋吉州推官高祖敬簡曾祖存淵祖丕冠父效祖
毋石鼓周氏君生成化戊子六月二日卒嘉靖癸巳
六月十四日娶謹源周氏生二十長理次玳玳早卒
理娶莞草胡氏繼劉氏女適楓山劉氏孫文靜英丁
巳十月丁酉附墓本里象形祖丕冠墓左癸山丁向
皆理力貧終其事銘曰

金華集

卷八

四十三

若有人兮山之阿殯沉瀟兮被芟荷行無頗兮志匪
他莫我好兮謂我何歸去來兮擇所處孔鸞相從兮
俟鶴與侶逝而不返兮將遐舉延味麻腐兮奚足語
潭有月兮松有風生此樂兮沒此終相贈遺兮留無
窮後千秋兮何悲恫九地脩文兮多君子異丘墟兮
同寢止勒室銘兮考終始天地為徵兮未安此

魯齋周君及配宋孺人壽藏銘

魯齋周君名鍊字愈豐世為吉水森塘著姓曾祖峻
魁祖廷伏父履循復循嘗為諸生苦疾棄去問醫于
婆精其術歸用治他疾輒已遂有名郡邑中以其不
日散人君散人長于長身豐骨準柱中起晴微

必為人剛嚴質任而達於事計慷慨不為委瑣狀
必已出當散人問醫時君六歲獨與姊李啓學書
年而散人歸君已背誦書史趨拱拜揖如成人又五
年毋卒而散人益無家念郡邑人聞其能已疾又性
善酒迎去率日夜飲之散人得酒不復求歸而門戶
呼召宗戚訊勞但知有君君既學不能專又因出侍
散人通其術郡邑故奇散人逆計當有秘方隱說私
其子來迎者得與同載為幸以是君未弱冠踪跡亦
且徧郡邑中散人卒君之名顯出其上方藥間用
李東垣朱彥脩而一聽增損於脉不復拘牽舊法或
疑之君應曰吾用藥如韓信之兵多多益辦吾製藥

金華集

卷八

四十三

如武穆之陣運用在心蓋因病以立方方無定用若
拘方而待病病豈常形此非若輩所知也然君脉人
動移數刻已復如初或至三四乃言狀言則病者頷
首絕不令自叙苦楚何在又能即脉之浮沉徐數微
洪利滯斷人禍福殊驗如言某病合死何日或前數
十年言某當祿食與他人失得時月詢其後果然余
先大夫數禮重之余以故聞其斷驗甚畏至脉余又
獨不失一言然傳者失實又多憚其剛嚴莫敢與狎
君亦落落寡合即隆貴人每儕輩岸視之不能綺語
相調以卑卑啜噉為容遇稍不當意拂袖去雖累金
幣追謝弗顧即郡邑大夫欲招之非有人左右莫能

其後英韶慶臨諸郡有奇疾輒謂非君不可然
已難效數省君君意久亦厭之嘗語吾曰歲在某
支吾當死不一兩吾不復言脉乃擇材為棺又幾年為
嘉靖丙午買地二十一都某山去家五里許以丁未
元日治二穴其上以自待一待其配宋孺人余聞
往勞之執余手曰人生固然耳獨不憶間者言乎雖
然昨臨封淚泫泫不自已非有懼也吾少失母遺弟
鍾四歲吾與妻宋再事繼母而子視鍾其困瘁吾兩
人知耳吾父坐誣法必死吾忘饑寒累跋涉求見長
吏頭搶地乞代幸得白當是時寧知有今日乎鍾有
室求分異倍與父產而自取其一哀其早孤也其敗
也復與合食而姪渾者顧又甚少何意鍾已死吾獨
存耶伯父履泰負官賦四十餘金以誣逮代償之獲
釋者三從叔幼無歸吾食而婚之又婚其子其子死
鍾罷食凡為食者以為祖宗之遺也今吾已矣誰當
復念之者所置田宅僅中人之資固養生者不廢也
不知此身所藉者數尺地耳縱深錮而厚藏又何益
於此身即後朽又安從而知之然而為之者毋使子
孫之我累也則又曰歸是地者吾宗也不敢迫其祖
而從其下庶與死者兩適焉他日能為吾書乎余曰
公叔之丘靖節之挽惟古人之能不諱耶今何辭
善余聞通於理與數者皆能前知以息其心

而推於其故君豈通禍福死生之說於林者耶自
識君衣履布素垂二十年如一日兩造其家見其茹
苦食力而不敢怠夫奉之厚則捐之不輕愛其小則
難反其重彼恒化者皆不早見而去其累也君之自
待其身若此其篤於為義有以哉君之脉未必自驗
即其果驗當訣時知不惑於所歸也宋孺人出郡城
土巷名家處士諱某女敦樸慈惠足以濟君之剛嚴
若之兩合食也食指繁孺人早暮操作不怠告勞以
敗義舉人以疾迎君君嘗厭怒則解之曰彼皆人也
疾苦在身恨見君不早孰無父母情乎罷戒與馬相
其行先宜人聞其然語諸婦曰是酷類我病且亟猶
命曰汝無忘宋孺人孺人二子長淑次渠渠為縣諸
生二女長適宋豐張最捷次適富難梁錫君生成化
已亥八月十四日年纔六十有九孺人生後二年而
月先三日皆甚康強而謀及此吁噫可以為之歌而
銘也已銘曰
有形之為贅兮疾病疴瘵交為侵大患是用貴兮藥
石炳刺其相尋計脩折以恐惴兮不虞跳踉而呻吟
詎知自寶汗穢兮乃謬咎夫愆陽與伏陰持以語儕
類兮莫或懷余之好音何伊人之哲慧兮先得同然
於我心臯如如並窈窕兮曰與同室其將臨來者月
日昧昧兮聊以樂夫斯今孰能歌而在隧兮又自穴

而鼓琴出入生羈易位兮譬則躍冶之金大壽期以
元會兮攬煙雲為裳食田廬僮僕委背兮與逆旅而
浮沉飲且食而無悻兮翩然視其居歆去來志自遂
兮寧大塊之我禁待木拱而積歲兮吾將索子於高
深

明故武畧將軍介菴何公合葬志銘

何武畧名某字某號介菴榆林人也父曰某自某而
上凡四傳皆世官其先居淳鄉有諱某者以謀勇事
偽漢歐普祥偽漢滅勸歐內附後以功授武德衛百
戶百戶傳綏德衛鎮撫撫卒子某代某卒子某代
有五丈夫子長煥代為千戶以勦陞指揮同知而武

介菴志銘

四十五

畧次三為人頽面脩髯廣輔豐頰慷慨義自少任
父事而序不當得官意氣磊磊不能下恒思自表見
而無所於試則少混其跡於邊賈稍出計畫即駕諸
賈上不數年手致千金者三即不自惜隨手揮盡而
賈益日增嘗曰凡吾降志為此者將以遂其平生不
爾直財虜耳鳥用賈為於是輸果塞下助軍粟甚多
當道寵之以為勸且舉常格如制遂補兄炤弟燧
皆國子生而已為武畧將軍某衛千戶是時次兄輝
已在仕籍後為社榆縣丞父子兄弟衣服甚偉於是
榆林頗推何氏然武畧不以自多復出奇贏大起宅
第視所乏服器次第充初其中與諸兄弟共之父毋

介菴志銘

四十六

死例任丘壠之役諸兄弟謝不聽乃蓋推田宅修
奴美贈者而居其疲羸父疾革時指索金相目曰此
王威寧寓物也幸卒致之死不恨殮爾畢武畧以騎
載索如滑王公閱之皆故封也駭曰今世乃有而父
子耶餽以千金拒不受徑馳去其後轉買江淮王適
起總制諸邊軍事乃移檄物色將以相報武畧聞之
嗟曰彼豈謂吾未忘情耶堅避不就王不自釋陰損
已功署其名授百戶武畧不可然業已上籍竟與從
子曰汝或甘此吾不能安也於是人兩賢之以為非
王公不能讓非武畧不能辭武畧以賈晉維揚故以
者海之利正德末勢閼專擅冒禁賈多緣附武畧頗
不復賈多賈人金錢或捐其息而貸又日增江淮士
人間其然且愛士能致客多與之遊於是門不絕軌
而宴飲吹彈日夕不倦性故喜施雖極豪富尤汲汲
於人之患難藉其力無不意滿鄉鄰自榆來權其毋
千貨之加於他人復更其衣冠使與座客等得徧交
其士人而宗戚番榆相去雖五千里其歲用入有常
期猶其在堂與左右也榆有俠客湯五疆義而力不
足數稱貸於人不能償武畧揣知其情既多乞假已
而復自出券示諸貸者曰湯五困矣吾已不復望息
諸君若何咸曰願奉教湯得已責而揚人徐三峯為
所迫尤甚則又以數言解爭而陰捐五百金助之

不聞于人其重義大抵若此至於數藝道僅至數百
十不為厭與縱倫兒使之遠去城跡又與古人行市
相似然其心始於不惑而力固足以庇之不自知與
合於古人行事也始在榆林娶劉氏延安千戶某女
比番維揚娶于楊生三子劉之歸也善事舅姑姑性
嚴獨劉當其情武畧遠賈代治家巨細有緒舉二女
閑以禮訓養外氏之孤極有恩因省武畧疾卒于楊
年幾十幾楊為義官某女某死康濟河而楊獨與
女居持笄武畧媒焉其善治家不異于劉故武畧得
遂致客施貸之事武畧卒負貸者反辭迺責家漸消
落楊節縮撐拒延名師教其子時時舉武畧語務令
諸子謹習不致教蕩年七十以疾終與劉皆附武畧
傍三子長城舉進士為山西按察副使次堅舉應天
鄉試臨江府通判填為縣諸生孫男幾人某某武畧
生天順己卯某月某日卒正德丁丑某月某日諸孤
以其年某月某日治葬某地之原久未有銘又幾年
堅為臨江以公務往來吉峽間數與相見因叙其狀
若此且謂先人故居漢中白河蓋皆鄉人而徙者也
委以執筆余讀武畧歸彙事持信義畏禍福者皆可
勉為至於讓爵非輕富貴而不屑薄功名而不為者
必不及此其鏗訇振厲使人矍然而氣作儵然而心
夷泛觀人世孰為可愛孰為可重又孰為汝為我名

式夫者不當如是耶故為之銘也不以悲銘曰
惟古達士方智若轉丸得喪取與兮身莫與干豈
世官兮虎服而冠匪分所宜兮貌若飛翰萬金來去
考立致匪難彼困不解兮惻為深患朔方其產兮淮
海其觀生而不滯兮沒將以安二媛同穴兮奚所歎
我歌聞遠兮求弗刊

張野塘墓志銘

空同李先生督學江西負文而知人矜重許可嚴旌
別絕諸生諸生試文高等序受廩無以新聞舊者或
特賞識則又薦引揚推不置口有司舉鄉試務取合
其言以為公而是時吉水田心張氏居高等三人其
一即署學生越序給廩以寵之者野塘張公鳳儀也
一時士人既以空同行法不守故常為可駭又皆慕
公不知出何等語乃令主司破調相待若此爭傳以
為奇比秋試衆且屬目而場中吉水為飛語所嫌已
中而復擯者蓋十餘人公名在擯中聞者咸為扼腕
然猶以為公之齒方壯不足憂也其後督學於諸生
法守稍稍寬假而公之榮賞識者無復有如在空同
時凡十入鄉試竟不一偶而公之顛亦且種種矣人
為語曰毋效述詔破的秋毫假其弓沒述詔者公字
也公為人敦信孝友木嘗有聲容之過而獨蒙於自
許至是與公同試高等而獲解者或據高位且致其

事而公猶向諸生中講而不輟每酒後向知已吐
平生意氣慨然若無與當公者不以爲過也始公
之先饒於財但與通父素純尤好施不貴償息鄉人
恩之曰後世必昌至公之身而僣寒更甚爲怪鄙者
所笑又張氏故無祠公與諸從議舉其役出贏計息
累千金半藏於公爲盜所窺一夕燬廬入盡掠以去
群從以金坐公公不辨貸其腴田上屋相償而家日
益落於是議者益以文窮爲疑未幾公三子純純鑑
皆有文廩食于學而純舉嘉靖丁酉鄉試又五年公
以歲貢與純會于京師稍伸失不旋踵而公卒旅舍
計其生成化已亥某月某日至嘉靖壬寅某月某日
金華集 卷八 八
年纔六十有四人更憐之特所謂不在其身在其子
孫者歟純等以其年某月某日塋公某地之原洪先
在嫻及中故知公書來請銘辭甚悲純今爲武昌府
通判有能聲其諸孫男凡幾人孫女幾人然則天之
於報施其未可遽論也爲之銘解之銘曰
同業或異售兮轉盼更上下齟齬視嗜好兮時乘乃
速化一言見智愚兮聽者豈相借甘苦紛錯入兮貴
賤宜定價連人齊物我兮奚悲以喜咤屈伸之理然
兮生死猶晝夜作銘爲左券兮來今將可藉
明故湖廣左布政使水崖彭先生墓志銘
晉孔子言必稱丘明此老彭至于中行而不得則深

嗚歎於狂狷何其慕者遠而就者忽歟蓋見世之
下而悲人之難立也故曰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
善士嗚呼孔孟之時且若此又况百世而下能有所
立者哉洪先於水崖先生猶幸其見而深悲其亡也
先生者今之剛介人也其貌於有爲頗近於狂而所
守則甚狷嗚呼可易得哉先生姓彭諱杰字景俊吉
水龍江人世出五代刺史玠後曾祖和祀釣膳寧縣
教諭以幼子敦推 恩封翰林院脩撰父占以先生
推 恩封南京刑部主事毋林氏贈安人繼母李氏
封安人教大順甲申賜進士及第第一人名行重一
時先生與從弟恭政桓少同事強記人奇之號
金華集 卷八 八
爲二彭弘治己酉舉鄉試庚戌賜進士出身第四人
壬子授南京刑部浙江清吏司主事陞雲南廣東二
司員外郎庚申用尚書戴珊薦陞兗州知府未幾以
繼母憂去乙丑起復補廣平調真定戊辰復丁父憂
癸酉起復補順德乙亥用兵部尚書彭澤薦陞四川
左叅政以平夷功陞按察使辛巳春陞雲南右布政
使是冬轉湖廣左布政使癸未以引年致仕先生學
有師承多讀書爲文章汪洋恣肆而準于義理嘗負
大志以爲天下事無不可爲者故入仕三十四年所
在必稱其官多於難能者談笑舉之而氣不能下人
亦竟以此爲抑不能大顯初釋褐爲刑部取案牘繕

閱數日笑曰刑名止若是乎於是操斷即踰老吏以爲治獄當得人情而不可拘於律今當先權要而不可過求於寡弱凡所奏議雖隆貴子弟無所回避人竟莫有難者乃爲知府文案山積手自批答吏胥拱手無敢舞文而所屬州縣皆得別其賢否使得以已意爲治大率主於愛民而不取其文法四川十八寨變夷叛先生以叅政督餉出險道師賴以捷歸至叙州宣慰使冉儀所部妄有所掠按察使事郭公某廉其首筭之儀部下鼓譟且叛城門盡閉先生適至行其嘗呼儀曰若與吾非征變夷來乎奈何復以身家效變夷儀感悟復爲畫計謝郭得全軍歸初變夷爲人挾誘頗悔禍先生欲撫定之而議者貪功遂致用兵士卒死者十六七乃得小捷當道始多先生事聞朝廷特賜白金文綺他皆僅免罪而已故事土官父老子代者必納賄諸司始得請緣是土官押諸司征調輒爲無狀播州宣慰使楊斌病請代而賂不至數年爲諸司所格先生至即奏代以金謝不受涕泣持去其爲雲南司鹽法在湖廣宗室甚繁歲入祿米多羨餘二者人咸藉以自利先生一無所染而下州所產丹砂蛇艾諸物當道有物色者既不之應或詬置之其心以爲吾之自處若此則亦以此望之人人而莫以爲簡亢或以爲矯激於是忌者始衆矣澤既薦

先生爲四川忌者口起又外官朝覲有引年例而先生年且六十有六足時忌者既幸得間又惡澤侵已權竟予致仕以歸歸之日人咸寬之而先生之意灑如也方在郡時每發憤輒爲詩見志傳者愛其詞多爲悲賞然足時忌者素以文字號相知乃獨乘間若此豈亦忌其文耶劉瑾用事威震中外畿內郡邑皆歲有所獻先生爲廣平止具二帕瑾笑曰是非清苦太守耶飯其使遣之雲南黔國公沐紹勛禮絕方岳先生與分庭相抗武定侯郭勛鎮湖廣肆武斷二司不敢馳中道行先生強其門以入二人者竟亦無所報夫能行於逆閹武夫而不能使故交之無忌心則是勢利奪之也先生澹於勢利故絕識非人所及每軒輊孫吳排斥佛老拔識名士嬰犯避諱而無畏沮蓋其所追步者皆古之人而不取必於衆故也少嘗思范文正義田恨不能償每割產分俸以自效家居貧薄絕跡公府康隣里親友不異儒生性喜飲飲必擇酒酒必引滿醉則歇髯高論者無與伍冬月能飲水數升經年不浴身無垢穢往在南京仙人尹蓬頭常來乞食每假宿戲語他貴人邀之即不去先生年至八十有五強壯不衰人遂以爲得仙一日偶病酒檢道仙詩自默誦已而索脩真書忽不能視遂瞑目寢家人驚問曰有分付否先生曰分付何用又

問曰心明白否性目應曰此汝更明有頃遂逝嗚呼其所立如此何假於仙術哉先生家告同邑有東川羅公先考雙泉公數人十餘年不一相問訊然心許可事砥礪各以古人自期待數年以來相繼淪落而士風亦隨以變相彈以勢相援以利使後生小子爭為交游嫵媚以資衣食而莫知其流之所極談古人行事不以為迂濶則以為背時不適於用有志者為之皇惑而無所取裁則洪先所為悲者豈獨先生一身哉先生生天順戊寅正月十日卒嘉靖壬寅二月十二日初娶泰和鍾華表氏貴璋女封安人生子駒再娶南京傅氏金吾倫鎮撫安女生子騞繼娶湖廣金卷之妻

潛江章氏蜀府審理時選女生子歲天女二適錢蕩徐有年孫男五垣圻增城堵垣塔堵皆府學生塔為泰政桓後孫女一適泰和梅山曹桐曾孫男七元錫元鑑元鍊元鉅元鑾元銓元鐫曾孫女四駒等以壬寅十一月八日塋先生于所居之近大山之陽申向訖洪先為銘嗚呼知先生者鮮矣可無銘銘曰

龍之水其流如頽瀧之厓其石崔嵬神物之潛乎孰測其去來或見而躍胡然而摧噫嘻大山天之所培其氣為雲為雲為雷被于八垓茲惟先生哉

明故廣東按察司副使廣永胡君墓志銘

弟諱水成字思貞號嶺泉吉之安福人嘉靖己丑進

主授涇縣知縣能其官四年用薦者入為刑部某司主事斷張延齡獄忤旨例謫和州同知稍遷徽州府同知南雄知府自為州郡而能益著復用薦擢廣東按察司副使整飭瓊崖兵備卒于官年四十有九士大夫聞者莫不惜其才而卒之日又無疾於是聞者又莫不哀其促余與君同年舉進士而生于同郡是年同郡舉進士者十有一人先卒者五君於五人稍後矣而又以能顯余因得以父交心雅愛之余待罪歸田君嘗再訪于家所言侃侃多古人風節不欲以世俗瑣屑事入口故余於其卒也不獨惜其才而憐其志不獨悲其促而疑其故又有異於他人之聞焉

金卷之妻

既踰年其子宏宗來請銘余既雅慕而哀憐之何忍辭然君在州郡余以告去其政事不盡聞大要君之政事必欲其是非斷於已而不能以毀譽徇乎人已以為是雖貴官尊官沮之不止也已以為非雖甘言滑說強之不從也以是其能著而人亦多忤涇嚴邑也民喜訟匿不受捕君為條教使民知今意不在根株有枉抑來自言即可得理於是訟者無敢囂傲久之旁邑求歸平建平王貫五者坐逆黨多誣逮積十餘年不能決至是獲釋者五人君之治獄主於不誣而已然頑梗自速盜賊簡息當是時儉菴梁公為司

集 89 - 669

縣行之郡縣多虛文相給獨涇以君故廉吏皆實
民所隱稅既不得幸而歲漕所也嚴舍舊在邑者更
置澤止水陸交便比君滿考再至涇歲果大饑施給
有序涇民得以不困嘗署其廩曰積之者誰散之者
誰知我者此罪我者此其為遠慮又若此去之日民
擁道挽之不得泣番其衣服以別入刑部為司寇漁
石唐公所知主視諸司奏牘諸司有大疑獄及當矜
恕者屬今代署奏牘上皆得 俞旨及謫和州會
章聖皇太后梓宮南祔所過州郡多以供調弗嚴得
罪至和州官吏無受譴者然自和州至為徽州以副
倅得不事事時時與儒生學士遊儒生學士聞若在
金華集 卷八 五十五
涇崇獎文學領其說者射科輒中於是從而學易者
甚衆南雄當江嶺襟喉天順間於太平橋權稅助軍
餉而郡司其管郡不得人往往有所沒入前守同邑
劉公實獨以節介鳴於時時人號曰鐵板若至嘆曰
吾縱不能為劉鐵板將不得為木板乎既以權委他
倅季一易人以防蠹漁得請因著為例而民間稅額
歲虧者復分遣所屬覈之會議者言小明路事君復
建六難之說始使嶺未開時道入東河抵烏進出信
豐至今商鹽用之而射利者欲從西河入南安小明
店之六難說曰塞烏進路廢小民業一西河在下流
移橋關費鉅二減鹽牙稅勢須增民料價三新道險

必多增巡徼四開道撤江嶺藩籬五西河淺小水
利不便六議者謂其說事竟寢自六難出而君益多
然人亦更以此多君瓊崖之役本以備黎君則曰
凡病吾民者即黎也何黎之責不此之詔而但欲備
黎黎將我有辭矣且黎亦人也使吾有以處之彼食
其上烏庸絕乎於是籍墨吏之效尤與疆宗之怙勢
者必抵于法瓊限海外往時官其地者自以遠鄉井
入絕域懼其有他又多貪奇香珠翠罕貝諸貨不為
籠罩計不可滿欲於法故無所操斷若斷斷獨不為
身計民始知有官刑而名酋如那紅狗黃猪次第且
俱送款君方以效職自喜嘗獨卧警齋晨起衣冠將
視事忽手足逆冷不能舉家人請召醫猶曰毋擅出
我門戶語畢卒君既卒無能明其為何疾者悲夫安
成胡氏出南唐長史滙滙十八世為仲瞻明初以入
粟二千石敕旌義民義民生宜昇是為君高祖曾祖
萬通祖敬父憲憲喜任俠酷類義民君未弱冠舉鄉
試而家世固且非寒約矣然平生自衣食使令無少
吝者偕處家孝友而恩及群下聞甘泉陽明二先生之
學皆能不逆其說居常以其說訓子弟然則能其官
而卒以死者其有自哉君生弘治丁巳三月二日卒
嘉靖乙巳八月二十二日涇縣滿考封其父文林郎
涇縣知縣并劉氏前室李氏皆贈孺人繼母李氏

周氏皆封孺人子宏宗爲新諸生以丙午十月十一日塋里中上坑山而以雅愛哀憐之故爲之銘者洪先也銘曰

謂君弗時宜兮在郡邑則治之謂時弗君知兮去郡邑則祠之生必有死海南美疑死如有傳奚以君悲明故處士劉良溪墓志銘

劉良溪者萬安西門鉅姓也西門劉氏本祥符人宋季功甫丞萬安因家焉四世爲昭昭生俊英以魯祖刑部尚書廣衡貴贈如其官祖某翰林某官父琮峨眉典史至是九世而有良溪良溪生有異質淳篤慈惠不教而能衣服飲食嗜好澹素惡音樂劇戲與衰念卷之集 八卷 五十一 嫌卑鄙語耳目觸之掩避如穢於財利尤澹然無所染早歲勤誦讀善記憶督學李空同取爲縣學諸生已而以弱病棄去事毋李孺人以孝聞李疾而瘖遇寒輒甚良溪十餘歲已能左右扶掖其後有室猶晝夜侍榻前孺人卒哀毀動人倚廬水西殯側至終喪不歸所遺衣飾盡與幼妹及兄弟之女即犬豕畜之殯前死則瘞之不忍呵斥也而兄弟之間尤無分異往往捐已助給之囊篋雖不甚豐親疎食其德者甚衆其性慈惠淳篤若是至與人謀勦力周慮過於在已食殯掩骼設漿施橋不遺餘力事不諧邑邑不能輒發晨起趨之如是者亦無間於人之親疎劉氏本

鍾姓有大小宗祠良溪爲簿正會祀儀物默寓聯族之意其食指嘗數千子弟無敢以挑達浮蕩聞者或爭辨忤競不之官府願得一言爲夾良溪和聲氣降顏色撫諭詳細務令爭者愧屈一聽于已乃已其子弟則教之孝弟仁讓引古藍田慈湖訓約及書史故事解譬或與互答詩歌以興起其志意父之人益信服友人陳雪筠之子弗順而避于野一日忽心動就父所邀良溪泣曰吾已不容於天地理固宜死柰吾父何公仁人也敢以死請良溪諾之明日其子果死則爲治其塋數年雪筠死亦如之而嘉溪李具顯病且死慮其妻子無所依也則盡籍其田廬屬之良溪念卷之集 八卷 五十一 良溪曰君與吾昧平生而居又相遠力固不足以庇君奈何顯泣曰小人知公公不憐小人何耶良溪不得已諾之每歲跋涉經紀其家俟子長且歸田廬視所籍不損也君之視人若此故絕不能乘罅隙以微利邑人劉濃兄弟貸百金爲商耗其貲計田廬稱以微償貸良溪曰吾不能奪人衣食以自肥盡焚其券聞蔣召清者將鬻妻償債顧遣人慰勞之不復言如待濃而梁士誠者發疾人也待妻以爲食遭誣訟將鬻妻良溪聞而悲之貸以十五金其後士誠卒不能償無悔也當是時陽明王先生倡道于虔吉之摺紳多從之而出入者亦復不少良溪早有篤行之名至

是從諸播紳聞其議論即脫脫服習不辭聞有談是學者無問誠偽必倒屣迎之諸播紳有所邀雖大寒節今必赴其始鄉里以出入者為戒咸耻言之見良溪若此稍稍相率就問莫不隨其往來已而來者漸衆期會于妙香山寺復慮久遠度道里適均建書舍梅陂以待之間走吳越訪諸先生長者冀以自益或納弟子禮野服侍側不知年齒長少也自與鄉里談學有言徑超頓悟而陋持守者群然和之咸若自得良溪兀兀衆中但求寡過無所增改已而言者出入日甚或覺愧屈而良溪未嘗自多聞人過亟掩之不能出諸口也良溪名調字繼卿生弘治辛亥正月

念卷文集

卷八

五十九

附錄

十八日午卒嘉靖丁未十月二十八日戌配縣前蕭氏有賢德良溪篤行蓋有助之者蕭之父曰某早卒無子良溪養其母賴為之荏祭凡三世七喪賴將分產授之良溪固辭其對蕭也如嘉賓而視誠獲也如其子然良溪竟無子又不得高年以卒鄉里莫不悲而憐之其諸談學者以為古之功德施於民與行誼可師法應祀典若良溪者謂為鄉先生非耶將請于有司余與良溪交最久嘗託季弟偕之晉都未幾遂病病歸舍月餘卒良溪故急人之難至是友朋鮮在側者蓋悲憐特甚莫過於余又愧力之不足不能正事姑書行事納之墓以示後人必有為之起敬

者基在二都麻園鳥鴉泊田形首庚趾甲虛其右以侯蕭甘山余所相度其為後者伯兄紹之次子鯤良溪更名宗類曰庶幾類我嗚呼其底弗類矣乎銘曰欲辨君子一介辭受欲辨匪人見色單豆孰處不足而惠有餘持以希聖如水投渠雖志弗究行則有考來者省躬可定品藻

明故直隸滁州判官北山龍翁墓志銘

正德丁丑陽明王先生以都御史督軍戡南日與士人談學於是虔吉士人多出門下吉水國子生龍後祥將往其父北山翁怒罵曰是皆飾虛名誑人者汝何得爾廢食偃卧不起履祥至涕泣請不輟不得已

念卷文集

卷八

六十一

附錄

許之履祥故倖汰驕逸難近數月歸馴馴如處子翁喜曰吾今乃知王先生因履祥以見願執事終身翁為人跌宕慷慨喜交游大起庭宇常歌舞飲燕為豪絕不類吉水士人然與之策事九轉機發莫能相難貌清古昂鼻多髯頗似先生先生悅之以為軍門參謀携之巡視閩中至豐城聞震濤及同事者錯愕口禁莫知計所出先生易舟南趨吉安翁實贊之義兵起集田壩百十人傾貲備鎧仗以從先生慮濠速發南都無備欲以偽符疑兵綴之然濠謀四出諸郡士人積劫於威多以耳目應計泄事且不測獨翁出入壘懷密授方畧親信義予割愛遣之往往陷虎口不

吉水士人素重自守而耻外援見翁先後所為
是其不鄙薄之謂有他望如翁昔日罵復祥云云者
翁亦避匿不敢露濠既擒先生上公卿書曰致仕縣
空龍某等或詐為兵檄以撓其進止壞其事機或偽
書及間以離其心腹散其黨與陰謀秘計蓋有諸將
士所不與知而辛苦艱難亦有諸部領所未嘗歷蓋
紀實也嘉靖初論功賞以翁嘗為大足丞既致仕適
授直隸滁州判官閒住廕一子為冠帶總旗論者多
以為屈而昔之鄙薄者口實益張翁不為憐後九年
先生有田州之役復檄以從是時將撫廬蘇王受而
二首方疑先生給已陰持兩端擁衆二萬人投降實
來觀象先生遺翁諭意翁乃數騎往蘇受之表露刃
如雪環之數十重呼聲震天翁坐胡床引二首跪前
宣朝廷威德與軍門寬厚不殺之意辭懇聲厲意態
閒暇二首故嘗物色先生形貌竊疑以為先生潛來
咸俯首獻款誓不敢負議遂定自先生擒濠以來權
閣以護攝擢功公卿以猜嫌嫁禍翁為之說辭款函
遠偵防變得於目授意使之餘而應於謾對立談之
頃有高才弟子不能為力而獨倚心腹瓜牙以出萬
死於一生者先生既卒功賞廢閣翁抱耿耿無所向
退而垂老於家年八十有五以卒蓋非經世故之久
擅才智之用莫有知翁之為奇也翁名光字冲庵其

為永新人有曰龍聖祐始徙吉水又六世為躍川
七世為時霖八世為翔宇翁之曾祖父也翔宇員義
氣入粟于官為義民娶東溪廖氏以成化庚寅正月
三十日生翁八歲為諸生十二入貴為國子生三十
六為大足丞六年致仕娶東坊毛氏以明文先翁幾
年卒生于一烏即復祥女一適三都周某側室禁氏
無子復祥子子壽以善書選為中書科儒士辦事文
華歿與復祥皆早天子壽子雲今纔十二歲翁卒於
甲寅正月六日後翁幾月禁氏亦卒其年九月二十
三日塋翁仁壽鄉一都黎洞李家山虎形首戊乾趾
巽辰與毛氏合而禁氏附其塋稍下翁與先君數往
來而余及交其三世近始奇翁所為并欲訪先生行
事而翁亦已老不待請而銘其塋蓋有以也銘曰
方歿選乘指驪為黃鹽車驥服孰辨駕良芳草懷人
知已病士千載一時才幾畢試欲施後世必附青雲
志業有聞其又何云

明故白崖秦君墓志銘

君家居十有四年用薦者稍起為兵部職方主事其
婿故所王君問訪余山中謂曰翁蘊蓄最久於世事
尤練達茲行其有遭乎未數月忽以訃來且曰間者
之言竟爾爾其命也夫其命也夫則又列狀加幣請
曰諸祇以某年某月某日某地翁已矣某恩翁甚厚

非世所謂婦翁者其何為報倘辱一言俾平生不終
泯沒亦足慰其鬱鬱於地下也某謝不敏不見釋因
思先人與厥考食事公為同年而余與君同官又幾
一歲以世誼數嘗往來俛仰今昔惻然於存亡之感
固不獨王君之情有足念者乃次第其狀銘之君名
鳴夏字子亨號白崖浙之臨海人也食事公娶包宜
人嘗夢仙妃懷數棋子遺之於是連舉三子而君居
其次其長刑部員外郎鳴春其季則翰林脩撰鳴雷
也食事公按察福建時君年纔十歲已能日記數千
言且善屬文文多敏思食事公故不樂仕一日攜君
解官去行次崇安發病卒君以重釋扶視執禮如成
人伯父參政公奇之曰吾弟不死矣授以家學不煩
而成嘉靖辛卯舉鄉試明年第進士改翰林庶吉士
是年選擇皆出上意教習去留視諸科為特嚴君
質既高爽而文故俊逸不喜道常語至是感激殊
遇益自刻礪務為博雅名家二年以才授翰林編脩
乙未會試為同考試官丙申奉命冊立魯王戊戌
廷試進士為殿官扈從謁山陵應制撰太上神冊
表己亥春哀冲皇太子立簡用輔導諸臣上意
屬素所選擇者於是拜君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脩
撰庚子補經筵官同脩大明會典諸書是時同拜者
三十餘人獨壬辰科稱最盛而君在衆中魁偉長髯

隱準而白晳尤為人所注目辛丑再奉命冊立
至明年以校正五經四書性理諸書例賜白金文綺
綵卯主順天鄉試同官不掩言者力擊以去獨君諸
所取士一一稱當絕無可疑明年會試故宰相子兩
入同舉進士其試文若宿構或疑有他久之影辭漸
騰為紛事中所論下諸試官詔獄根株取驗而兩人
鄉試故在君所取士中於是御史劾語連君併置獄
問當是時右公者執兩公試文為據然進士中同逮
者業已坐他官賊私狀不敢單辭激禍其獄遂成而
上怒亦解兩公止除名君雖罷秩猶得以衣冠還
鄉里蓋後罪疑輕典非盡法也君氣素豪重以嚴振
自飾不忍墮行輩後每念順天在輦轂下門客進士
多途穴奸不易防抵始受命主試動小察週密若
禦寇而竟以註誤見廢心跡不白固已不能無少邑
邑則益肆力詩文表見素志會倭夷內寇鄉邑糜潰
日夕盼盼不休未幾盡得其利害情實與夫戢守攻
取之勢乃更慨然懷憤時時出議中其機牙於是撫
按亦皆交薦其才以為可備緩急而尚書趙公視師
北歸復以名聞新命下君方慶幸得少有藉以售
其所為踴躍就道至彭城疽發背卒丁巳七月六日
也距其生正德戊辰某月某日年僅五十君雖魁梧
與人款款胸次肅拔不為深次所有措意俱究根極

春坊時御史論薛文清應祀典有詔館閣諸臣上
議或謂瑄無著述而欲祀孔廟猶無汗馬之勞而欲
配帝享於義不稱君獨謂不然上疏有曰興王之業
固有不盡恃夫汗馬者而況吾道之於著述耶自秦
火烈異端熾諸儒之傳經守正其功有足多者時也
迨大理學既明家喻戶曉枝葉滋蔓戕伐本根瑄獨
及躬實踐厭斥支流邇尋正脉使學者曉然知所趨
向此其功不在著述下矣臣以爲昭代必欲崇異從
祀以風示學者非瑄不可其策倭寇則曰不守海而
守城猶納寇於門而拒之堂也不引水戰而角於陸
是示人走而責其死敵也其諸擇將練兵設守節財
李孝文集 卷八 十五
其有條議未及盡試聞者悲之秦之先自天寶始以
避亂居剡溪再徙閩之南安大順間復居黃巖徙臨
海幾十世矣高祖世琪曾祖宗傳祖彥彬以參政公
貴封郎中於是臨海之秦日以盛大君娶林氏解州
知州某女封安人子六人懋功懋德懋敬懋恒懋達
懋基懋功與懋達出側室某氏而懋德舉鄉試女一
人吳姬適江西按察副使王君宗沐封安人始君一
見王君之文異其人即許以女未之識也此舉進士
而君適罷去是時諸子尚幼王君共載以南觀見諸
所行事故狀其所遭齟齬爲獨詳而爲之悲悼爲獨
嗚呼觀君所以知王君與王君不忍其泯沒者可

次推君平生矣銘曰
英器與才大受方來既奮而躋孰召之灾有文日肆
比于武事將武以興亦稱歟試寧就族殯不宿于家
志也謂何而命不遐又曷咎耶
明故泉州府同知雙華胡君墓志銘
嘉靖乙酉雙華胡君舉江西鄉試第六人其列既在
高等而君長身方頤端肅靜懿言笑不苟余與同榜
屬目蓋不問可知其人已而不一再會又數十年有
人言君在泉郡衙中清冷如僧舍入其室惟散篋囊
書數卷未幾以給由歸棄去不復投牒當道移文促
之不聽家居不踰戶閭終日對書史吟詠里中罕窺
李孝文集 卷八 十六
其面然後乃益知君方期邀爲社會而竟不可作矣
卒之明年君之子崇榮持蕭節推其所爲狀來索銘
余愴然曰吾慕君有年未及數與往來今得紀其後
事幸甚其何敢辭君名文宗字在魯別號雙華曾大
父道大父光輝世居廬陵之堯草父鋒號一中爲縣
學諸生有聲以直諒爲里中所敬公生負異質兒時
無嬉遊之好九歲喪母黃孺人即斬斬自立堅苦學
嘗十三補邑諸生督學邵二泉公器重之問所之書
曰大學衍義耳命邑令給之乃今受學郡推尹公自
是傳通諸經子史百家公據考覈務盡曲隱前後督
學器重之如邵公乙酉之舉也試官王公度欲寘之

育以他故見抑毋為之屈於是君之文八名滿人耳以
上春官不第入胃監胃監之士推先之君之名既竟
然削跡自秘不知上謁有司鄰郡有司聞其然走禮
幣聘為弟子師君亦勉出應之為文不事雕刻紆餘
繁連出之不絕而操行篤實與俗無競故經其門者
咸有所就然卒不第辛丑出判廬州府甲辰擢泉州
府同知君雖博學工文不涉外事至率其性行為政
又絕出時輩上在廬主牧政故事任群長為奸率以
考驗取利而督馬滁陽或奉表京師各屬具贖金為
常君至盡除之更立科條民咸稱便在泉凡郡務艱
遽與疑獄久不辨者必以相屬剖決無滯猶夫在廬
而蠲浮冗鋤豪猾自效尤多蓋心存乎愛民故於振
風教植善類者惟恐為之不力事主於奉公故於干
貴勢逆上官者惟恐執之不堅前後在郡且十年衣
無重帛食不二味惆悵雅淡有儒生所不堪者其始
入廬也喪其配楊宜人室無勝侍至終其身嘗為詩
曰一力自隨官署足獨衾無愧夢魂清而泉之士人
有三不要之謠指君於財於色於官也夫人寡慾則
思慮清思慮清故無所用而不可奚直博學工文而
篤行矣乎君生弘治庚戌六月五日遭小疾丙辰歲
除日方作字遽卒享年六十有七平生孝友能晉意
祠祀之禮捐已行之歸田以來鄉鄰欽實得君一

至為重而去泉之日祀君名宦祠中所遺詩文若干
卷藏于家宜人出遊塘巨族生二子即業榮皆縣諸
生一女吳玉適劉墳孫男三人煜煒英孫女二人懿
珠愛英皆許名家曾孫男一人賀生裴榮以丁巳十
一月某日塋本里神坑之原洪先無似不敢自外於
君子然既與君同舉而所居相去不及兩舍其踪跡
顧若此可愧也然猶幸得執筆於此石也銘曰
學之疆行之方其政允臧闡而逾章是惟君子之藏
其忍傷

念菴羅先生集卷之八終

卷羅先生集卷之九目錄

墓表

東潭蕭公墓表

劉標亭墓表

貢湖涯墓表

彭鷺溪墓表

岷山胡公暨配墓表

念菴文集

卷九目錄

卷羅先生集卷之九

墓表

明故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東潭蕭公墓表

是為福建左布政東潭蕭公之墓在墨潭將軍山先墓之原其系出螺陂宋侍郎定基之族侍郎政事得荆公之文而益傳後侍郎數百年而有公其敝歷中外與侍郎正相等而政事所施有古良吏所未嘗者即無荆公墓上之石其可虛乎自公起進士為南京刑部廣西清吏司主事三年以承德郎進山西司署員外郎未幾即真為奉直大夫轉郎中以薦出為岳州知府失上官意調瓊州歷中憲大夫廣西按察副使右江兵備廣東布政使司右叅政按察使福建右布政使尋轉左三年上疏乞骸骨遂致仕近世郎署被薦即不補郡守郡守惟瓊州多不遷而又以他調來者必不得藩臬為藩長積資二十七年無有訾議即當次九卿又孰肯自致其仕以去觀公進退若此其政事大畧見矣在刑部時以持法律忤近貴有聲故聞佛保謫死挾禁物貨無所屬而火者徐美發其狀大開高陰者思沒入之公得狀密遣邏者逮美以贓物至封識于官高聞之怒使人來曰若為郎中侵司禮監職事何也速還我若不者我且論奏若不顧官

壽耶公不應高言之尚書尚書直郎中高益不勝忿
上疏誣公待理久之不得白會考察京朝官高復以
浮言中傷賴尚書力救乃免又歲餘適尚書改北京
都御史始上章白其冤而公以無事當是時使公為
摸稜語即不及禍或畏禍見幾微亦不為尚書所庇
尚書者嘉魚李公承勛蓋名人也公既為李所知又
數數言之于朝顧得岳州以行岳當孔道困于供
張公至一切罷損而日斫斫民事常德牒逸盜十二
人藏華容屬公踪跡既置獄未及訊而十二人者干
鄉貴飲公求貸公不知也或洩于公公笑而不荅明
日出十二人于庭曉之曰汝怖死求貸于某乎使汝

金華文集

卷九

三

實為盜五豈以一飲廢法使汝實不為盜吾亦不以
一飲自嫌故有出入汝慎無受誑也已而迄無左驗
列其狀上下盡釋之公治獄用情不以喜怒輕重手
無深文微名大抵皆此類也公為岳州勤苦矣而巡
撫都御史者以私怨斲公索垢不得則第以為儒緩
不宜于岳改知瓊州至瓊值黎佛二之變往歲瓊人
利黎田而懼其逼聚兵護耕歲四更番卒五百人兵
寄溪峒半疲死而黎數出攻劫莫制至是佛二殺官
更厲村堡勢張甚督府欲以大兵蹙之公曰庸係未
歸而急之是促其死也吾且觀之兵而攜其黨庶可
圖乎乃遣人招降十八村至則厚其餼勞善諭之察

其尤雄桀者倍與衣物寄心腹語令歸所虜生口
授方畧密擒佛二以自效佛二素雄桀手挽疆三百
斤人莫敢近降者既受戒應賊逃無以解口乃陰導
官兵設伏諸隘而身給佛二以走俟稍倦分負其刀
弩諸械族走隘至則伏發因成擒佛二既得以大兵
綴之諸酋恐奉約束輸稅者四百餘戶歲省防兵二
千計活疫死者幾百人永淳今激淥里賊為變且薄
賓州公在右江以兵請于督府不聽因自計曰此斷
之我者也既謀其虛實出沒而是時思恩土兵適罷
古田之役遂檄以從更摘他兵佐之據險深索藏潘
公廣常公抱等一百七十有奇俘老幼六百籍所捕

金華文集

卷九

三

獲給軍餉而出其美以報督府督府口雖壯之實嫌
其異已不以捷聞公在瓊擒佛二無所叙至是復見
沮抑一不為意且欲乘勝以兵臨八寨招藍昇降八
寨本南丹屯地為徭所據朝廷分隸土酋羈縻之
然恃險遠數出為患至是藍昇聞淥里之捷自懼禍
及因請內附當事持勦撫守三說不能決公上議以
為受其降而襲之兵威驥而疑衆信其降而忘為備
法弛而貽侮先以撫守二說俟有他變徐制其後可
也於是納其請以屬思恩密建屯皆遣官列戍梗其
出入而右江漸以無事陽明王公田州之役既降府
為州應岑猛嫡孫芝幼不可立立其季子邦相為判

官頭目盧蘇爲土巡檢統其衆邦相思之爲後患而蘇素驍悍利立幼且樹黨思兩除之蘇覺嗾之毋攜孤走軍門爭立而自與邦相相拒既殺邦相迎立之諸土酋與猛庶子邦佐乘機亂朝議令土酋自相擒治而督府先有所入陰爲蘇掩罪蘇益橫嘗以兵衛六千人聲言見巡按賓州營城下御史引病不出諸司倉猝噤口公曰蘇罪人也何敢爾遽千戶持符逮蘇蘇懼退營十五里囚首隨符來公辭色俱厲宣朝廷威令令自計蘇益恐怖請輸通賦斬首虜自贖至叩首而死乃許之因勒獄辭列罪狀停各酋官職爲請命于 朝督府不能奪是時議者以搖撞難制欲割隸土酋以其積威可劫又自保分地無外望可恃爲安公執不可且謂之曰朝廷以流官制徭非不知其勢輕也亦欲用夏變夷不忍化爲異類也今八寨固屬土酋未嘗不叛而田州用其富貴安保吾豈不能斥疆土而顧以藉寇兵乎議者始詘先是岑璿以思恩叛朝廷既誅璿更置守而璿之餘孽金者潛他境至是諸故酋挾以邀我擁衆二千人南寧城下沈參將希儀慮爲變召以好語款之俾來見公公令候于賓州而密語沈曰金在則無思思無思恩則廣右必危此不可不除也且其腹心楊番在賓州爲募兵已往附金金來而番應之是尚有賓州乎今日

之事在我與公公膽智而達變吾所不逮惟所命無避也沈知無他勝乃與公計欲徐徐以他故散遣金衆而後圖之公至賓州犒金牛五軼載酒五十盟就給之金大喜沈給之曰汝欲得官胡不納我與兵備公金千金訴貧則納帖子爲證沈復謂曰如兵備公何金曰聞兵備公素不受錢小人不欲沈欲堅其意則以目瞬之曰弟以帖子來沈納于公公笑而密焚之亦更以好語時時款金間出漫語相調金既伏公不疑會御史巡柳沈與公說金相隨而沈卒擒金于柳即又以殺金爲番功而謬賞以張之番愧見給又恐爲諸故酋所圖旋憂病死此事載唐荊川所爲

沈紫江戰功序中序中功多歸沈故公語不盡載然非公沈故不能獨任也公嘗以兩事忤督府似少慙其與沈圖金機發圍轉意授聲應又若甚敏捷者是豈儒緩者耶爲廣閩藩臬議加賦決疑獄所執者尤衆公平生喜誦胡文定教子書故其爲人一一主於恂謹篤茂與服寢食競競如寒素而當官行法不敢失尺寸以徇人至論人必取其長而諱其所短少時爲里中惡少所凌幾不免比貴以衆人遇之無所脩怨兒子輩聞其事間以探公絕口不言爲誰氏也公年六十有七素無疾卒之日殊整暇三子恪爲縣諸生職登進士令仁和轍舉鄉試皆能世其家學蕭氏在

螺陂以進士起者先後相望而位登大僚至公綏
人侍即以政事受知仁宗而公為布政使輒引年不
盡其用意者有所待歟墓去螺陂四十里而近公之
處家雖細行鄉人莫不知之至其政事有士大夫不
盡聞者故書其柴鐫之石俾將來者得踵承焉

明故吉安府推官標亭劉君墓表

世言儒術不切吏治以為為吏將以整齊奸偽畢順
軌則也處上下之間則情不兩得承偷慢之後則譽
不獨起故必有遠心之行借色之言揣摩柔曼操切
武健之說工而吏治多端矣儒者薄功能拘繩墨循
善人之事于惠休息此隆古之訓非以責之叔季也

念菴文集

卷九

六

墓表

自斯言出而吏相誹幻民之得被膏澤者日益鮮以
今觀於標亭劉君豈盡然哉君名脩已字以敬汝寧
新蔡人也舉丁未進士為吉安府推官君為人簡素
伉直於辭貌無所脩設每郡會遠俯揖如儒生退
則垂首拱立若不甚解事者當道厭其所為將予毀
課郡守靳君學顏力抹乃免間謂君曰忠信篤敬四
字吾平生學而未能汝第勉之無憂齟齬也君既感
激受教而郡故健訟君明習法今日夕于獄獄辭不
他寄耳目或當道有所輕重君第唯唯比上獄必中
情法不少徇當道或不見聽露微指即番旬月上
俟其自解否則從容懇款言故不少見顏色久之當

道莫不目逆敬之且多其才督委檢括往來郡邑
虛日其後俾署吉水吉水在臨吉間號繁衝異時揭
令新故交承莫知緩急吏多索故牘難詞相嘗以窺
能否而陰把其勢君至吏抱文書嘗君涉目指曰某
事已竟某事未起吾不召而持此何為也吏計溫相
戒不敢面給邑以無事民受賦役率因俗安便不盡
更異豪右怙拒者遣人諭意必聽乃已無何朝廷以
邊遽遣使索逋旁邑受煤梓辦民多庾死君召是歲
掌賦者期日入賦民相謂曰公素庇我我不可負公
未旬日畢如期無一人受鞭笞者乃逆計積歲久逋
曰此非貧瘠弗勝寔網解主寄之欺隱也夫網解主

念菴文集

卷九

七

墓表

寄者皆市猾耳老骨悍卒為之後先以行其詞攫貧
瘠安所逃責哉既入其彙復舞智以文亂而上不之
察苟不踪跡而漸治之逋不可償也君之事集力省
大抵類是然務為韜晦不少自暴著每聽訟據案嘿
坐徐折以片言或摘單詞相詰莫不愧服情既白令
休外舍月餘不召始者以君明而少斷久之多悔悟
去不復追逮其敦行教化如此邑遠驛三十里嘗調
民傳食名曰小日其後驛遷而調不止或競侈媚為
私覲君曰是不可以已乎盡罷之與士人交終歲未
嘗以一蔬為敬懷謁入者服其風旨噤不能發君為
羅官三年強半居吉水其在郡一言無所假借至為

吉水即三尺童子可以牽衣告語君亦時時降色
慰之故吉水之民率視其來去為喜愠聞新令且至
無問其人賢否莫不感額君感疾雷郡輒怒其避事
無何聞君卒人人頓足揮涕即深山婦孺亦嘆息嗟
駭不啻喪其家之長老與其親戚也是日會巡撫都
御史吳君鵬參政魏君一恭食事類君嘉會行郡燕
廉其治行各為文哀之而郡中臨其喪至失聲君父
价早夭獨奉其母張以養俸入既薄而又自食于外
比卒家無遺金知府陶君大年為棺衾以殮紀其喪
乃得歸翟公有言一死一生乃知交情言不可偽也
且志合於上者動寮友之猜慮周於民者缺吏卒之
望利穴室則滯訟寡而井市清關說廢則無告伸而
士人怨故有獻頌於堂階而交對於門屏者此雖擅
才智知取與未可以苛禁而甘誘也君今已矣媚之
不足以徼恩薄之不足以構侮舉知之矣然無貴賤
尊卑遠近新故痛惜不置此曷故耶人之死也在骨
肉則痛惜之在道路則畏避之在仇讎則幸甚之以
痛惜之情貴之道路不能也故凡死而哀之者必有
至愛於其生愛人者人恒愛之是道路亦骨肉也嗚
呼死即等耳柰何不為可痛惜而為所幸喜者哉吾
故始為君悲而復悲君不多見也自余所見君之前
幾有危君獄闕有陳君士儀其官同而事亦相類陳

以解而危喜任事其卒也人亦痛惜之然余獨
於君者其所志誠足取矣君嘗為余言當勤懇時
力過之而不能止每懼棄然失言於人害將不細余
觀於世求不惑於吏治者其鮮如君者又加難矣
使假之年而充其所志以行之天下豈有不效哉然
遽止也是可悲也雖然吾獨以悲君也哉書其事錄
之墓石使過而覽者相與傳之君生正德乙亥二月
十二日卒辛亥五月二十六日年三十有七云
明故登仕郎翰林院待詔湖涯貢君墓表
自古磊落奇崛之士懷孤憤惜休明垂老而不肯休
者豈值赴日月之光美膏澤之潤哉亦其中有所負
而不忍棄與其時有所值而不易得蓋悲河清之難
俟耻覆篋之無成固亦不容自已云爾憶在嘉靖癸
巳余再職史官聞諸館閣噴噴稱宣城貢君之才而
未詳其為人其後歸田識君之子安國銳然有志於
道遂與定交久之以貢授水豐縣學訓導數得朝夕
於是聞君平生大都為之慨然悲焉方君始為郡諸
生年纔十四五業舉子課試耳每閉戶累黍于管定
黃鍾候冬至氣沉思其損益數務與宋儒之議相當
助祭孔廟禮成仰而歎曰大丈夫不以孔孟為法耶
隆貴豈足多哉而是時海內人士有傳白沙先生之
學者競目為禪獨君欣然願從之遊聞于督學林公

心奇之乃令師南陽王文莊公鴻儒京口丁補齋公
某二公皆當世博雅君子有行業者也君至門聽其
言遂潛心宋儒格物之說於是參訂三禮為之註釋
至攷證古今治亂之由推而極於陰陽進退之變靡
不通究而尤長于易正德癸酉舉應天鄉試屢上春
官不第則一致其餘力於禮書思益遠而辭益古期
以獻之朝廷布之天下不徒充簡冊而已會今上
脩明禮樂肇正郊廟百神之祀自以為百世一時之
奇邁也集其平生所論著者將上之而禮官方聘天
下儒生通知古雅者撰脩祀儀成典於是名在選中
書成蒙賜金帛如例是年乙未 莊靜皇后喪議者

九卷

十

謂當絕服君未應聘獨以衰經出入京師中又明年
丁酉以輔臣薦除翰林待詔待詔久不備員常以待
奇士之淹滯者凡因撰書之役乃間選補君一日起
自刻薦人莫不以為榮明年預史館校錄諸經史給
大官酒饌君既感激知遇乃益發憤將以表見所學
上復古治策十五事其言滿三萬七千有餘戊戌冬
章聖慈壽皇太后喪咸遵以日易月之制君復請三
年喪以風天下踰兩上俱留中聞者莫不韙之己亥
二月 今上南巡立皇太子君乃輯古昔教養太子
法為書三卷名曰保傳補病作不果上君在翰林纔
二載所言屢上不一采用欲棄去於是告病者三

仕者一輔臣惜其才強留之竟卒于宣年止六十餘
四其所志雖不酬然其平生畧可睹矣君之先多文
學忠義之士世遠弗載而元集賢直學士奎禮部尚
書師恭為最顯 國朝車駕即中時之時之生乾乾
生順順生鏞鏞生君自乾以下皆以儒業相傳鏞之
學宗伊川程氏而不用於世卒謚文貞君為人丰神
俊逸坦無他腸自少穎敏常恐辱其先人文貞病自
刳股和藥以進病立愈其後執喪甚嚴倚廬者三年
與兄弟居誓無分異既不得遂田產任所推與弗問
至鬻田市書日夕誦讀不知計笑作業家耗落泊如
也久之博極群書含腴咀華詩文取法漢魏先秦而
用意尤深于禮所著有禮纂注三大禮賦南陽畧
保傳補諸書而詩文則有和齋集湖涯二稿倚厠于
燕市吹劍集杜機子瀛海集市昂腊鍊湖涯劍吹集
籟野集其亦可謂博矣嗚呼是豈能隱忍乾沒於聖
明之世而甘與瑣瑣者為僭伍哉夫聖學不明士無
歸命雄偉傑特不欲以俗終者其人既鮮幸而有之
乃復遭值厄塞坐坎壈以貴志如君之類是也雖然
其志誠不酬矣然其言幸且上聞而君之子又將竟
其所未至不猶足以自鮮乎於是既為之悲而復以
慰言書之基上之石無亦使其鬱鬱於地下也君三
子訓導居長四夷館譯字生持國次之昌國又次之

九卷

十二

女二閨真適建監生姚彤親自適同邑給事中
潘孫男克明孫八其具生卒配氏在志銘者不復表

驚溪彭表

習俗之移人豈不甚微而師友之功可少乎哉昔
武皇帝朝尚代功喜單絞之服鉦鏡之音且詔天下
富人皆得入粟拜爵爵自列校至將軍騎尉鷄冠虎
服殆滿郡國士大夫欲抹之而不能也則競賦詩飲
酒以文雅自表異而廬陵驚溪彭君席乃考樂堯之
豐貴婚相國莊靖之華閱自其少小好奇儻不羈之
行思男子不能以文墨取榮顯便當乘時累賞異日
有少緩急得效尺寸於窮遠遠夷其亦可以瞑目也

卷九

九卷

十二

於是起布衣奉詔為吉安守禦千戶而又懼不齒於
士大夫猶未足以傾動遠邇而極其志意之所得也
則又學為近體詩與館閣山林諸賢往復上下其議
論若徐南峯鄒東廓輩莫不折節下之與為婚姻行
輩交當是時君之轉盼投足軒如也 武皇帝末年
陽明王先生督兵虔州首以理學授士人虔吉之間
豪傑響應君雖不能頓棄夙好私心固不能無羨慕
以為古今詩歌之上又有所謂理學者誠足以取重
於人也然業與東廓為友氣稟勃勃不相下歲時問
訊不失舊歡而已又十七年為嘉靖甲午東廓大會
諸友於青原君嘗以故交來東廓素善解譬懇致悃

卷九

九卷

十二

君志意漸已消奪而語之所指一一潛中其肺腑
又若盡為已設者乃內愧發汗沾衣前席蹙曰今而
後知淪之所以自責也強納弟子禮于東廓而歸取
昔之衣冠與馬盡屏之宴飲賓祭一以深衣從事躡
敝食樸寒畯殆不若也君年已五十餘長東廓且八
歲而鬚髮又早白自是每會必至至則先諸弟子請
益拜起執禮視諸弟子恭甚旁觀者多指目之東廓
亦引席相就君退然如忘也夫此一彭君也由前觀
之車從赫奕吹彈喧還鄉人之所侈大也由後觀之
寒暑累業山水忘疲鄉人之所鄙笑也而君子者一
或嘗之一或與之君何所見而不惑於鄉人哉雖然
彼侈大而鄙笑者暫也其既也即鄉人亦未嘗不陋
前之為貪得而服其後之為善變也夫昔之不免見
陋於鄉人而今乃得見與於君子人性豈有殊哉顧
所習與導之者何如耳余識君二十年之前而相信
於十年之後見其以將衰之年而欲捐其厭棄之事
以內疚之悔而求償於樂易之心故幾希之辨吾未
知其如何至其知善之必可為者固不以小利而移
也瞬息之間吾未知其如何至其知過之必當改者
固不以顯露而文也其將病也訪余石蓮洞再宿不
能去已而訪彭石室東廓疑若預為未訣者蓋既
歸而即病始病而治之棺殮贈遺條存井井病亟

聚家之長幼拱手告終神氣不亂余隨東顧視定在其里之北岸下莊之山與妻陳同穴東顧既述世次名字年齒子女以志而余復書其墓上之石如此於平君之乃可以瞑目矣後之溺於習俗而求援於師友者誰乎求諸師與友矣幡然今昔之有間者誰乎於乎

誥封奉直大夫南京職方清吏司員外郎岷山胡公暨配倪太宜人墓表

封南京職方員外郎岷山胡公暨配倪太宜人既次第卒其子栢泉君以丙辰十一月二十九日合塋鳳凰山之麓是時王君惟中適為滁大僕少卿凡員外

公與太宜人致誦于人及耳聞者既盡其推木仁厚慈惠之詳與躍馬健步狀莫不備載墓石又六年八月君自浙右轄督軍江西填撫其民既二年迄以無事進右司馬至是由吉安枉敝廬頓首再四曰吾父與母為人所知者幸昔已累王君子惟同榜且吾信吾親猶若親也其忍有遺則又再拜涕不置明日反覆大僕墓志有深感焉方栢泉君始仕為州守為職方為膳部公之不敢相撓者其意或在顧惜以冀自全如世所謂封君焉者雖甚推木此猶未足奇也比為督學上章言邊事既擢參政明年奪歸公如以出於常職外也則必力沮於其始如以或有遇而偶合

既失也必其悔之而公一不少次意恢恢乎幾夫自公視君與君之自視豈有異哉即公計之則知出常職而言者必多欲言者多而卒無所遂此其內有顧惜以冀自全而不敢以非常之見入之其力為沮而時其訓戒以必所期蓋亦有所不免矣及君之以參政歸也論薦者歲不絕口而諸為顯官者往往至得奇禍以去太宜人乃謂曰人言以必仕為榮使如吾母子煦煦然相守一室豈易得哉則相顧而咲若與公意不然者洪先嘗求之當公不逆督學之疏以為其言也必有所刺於中其失也必有所拂於外非吾所當與也言之而聽是違其意也言之不聽

是苦其意而又益以過皆吾罪也為太宜人則曰彼自忘以徇國家之急其身之不恤矣又何有於其親今幸不用而能安之以母他動而戚其中是至情之感也夫人不能相隱無若母子之間母子之間不相隱而惟用情此蓋轉移之微不獨意氣稱許而已故公之推木為其奇而太宜人之意為甚真雖然又有甚大者焉往公一話言必曰天理天理其始人之聽之熟語耳及稽所為不少背負以為常於是莫不嗟異謂為信人嗚呼公豈取必口實自我言之自我為之以為慚哉惟其在我者固當如是是乃可見乎上也是故性成匪資於矯強質任不緣於創懲憚而

後漢不如因心之爲誠也知其美而爲之不如直覺
之自然莫辨其誰使之也始太宜人所生二子一女
其次名楠者既夭而女適張鶴年者長矣君猶未廣
嗣也則督其子從子耀爲之聘于劉復屢言于公進
盧氏其側久之盧亦生子二曰梯曰梗女一許聘盛
氏而太宜人之顧復也不啻其所生也夫屬毛離裏
一體之親不可僞爲者也今日不異所生此其心何
心哉蓋其視參政也一無以異於公參政廣嗣是公
爲益行也且參政之身四方之身也不以廣嗣累其
心以勤職事是固所以益參政也洪先既有感於墓
志則復于君曰公與太宜人之墓無以予言爲也君
在江西而曰吾以報父若母也則君將來之政凡有
係乎人之誦與聞者其所遺有既哉有既哉

念李文集

卷九

十六

墓志